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史部第七冊目次

松陵文獻十五卷

〔清〕潘耒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潘耒刻本

康濟譜二十五卷

〔明〕潘游龍輯  
明崇禎刻本



松陵文獻十五卷

〔清〕潘耒章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潘耒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松陵文獻序

吳江始立縣在錢氏有國時志書昉於宋長文之國經實德遠吳本史鑑陳理周永年皆有作並佚不傳唯莫氏徐氏二志存焉莫志詳而體裁未備徐志簡而疎漏甚多自嘉靖至明末又百餘年曠無紀述亡兄力田乃爲松陵文獻一書獻以紀先賢之事蹟文以錄邑人之詩文集未成而遭漳溪之禍獻集得諸燼餘後三十年來乃克校而梓之嗚呼史學之廢文人爲之也史以載事欲其核事苟核矣文卽不

松陵文獻

序

勝無害事未核而緣飾之以文失實亂真貽誤千載弊孰甚焉昔人以曠世之才作一書嘗三四十十年而後成豈其文詞之難耶罔羅事跡博考而精裁之是爲難耳今之自命爲文人者方其讀史專求文章之波瀾意度用以資其爲文一旦操史筆亦惟求工於文詞而事跡之虛實紀載之牴牾有所不暇計若然則苟據一家之書稍加潤色卽可成史馬班氏何須父子世爲之溫公何用集天下博達之士十九年而後成通鑑耶亡兄與吳先生草創明史先作長編聚

松陵文獻

序

二

一代之書而分割之或以事類或以人類條分件繫彙羣言而駢列之異同自出泰伍鈞稽歸於至當然後筆之於書其詳且慎如此庶幾不失古人著書之法若松陵文獻一邑之書耳亦用此法爲之凡閱前代之史明朝之實錄天下之志乘古今人之文集有一字涉於吾邑者卽鈎摘疏記積累成編非直嘉靖以後自撰百二十餘傳而已也於徐莫二志更定者六十餘傳增立者又六十餘傳訂謬補闕確有根柢文辭簡質不事浮華無溢美無支辭嗚呼良史如馬遷而班固稱之不過曰其文直其事核苟直且核史家之能事畢矣自歐陽公後知此義者益寡未嘗偏員史館博觀近代文人之作而益服亡兄之善著書漢痛其史之散佚而幸此書猶存謹刻之以行世蓋吾邑之文獻得此而後足徵且使人因此書以想見亡兄史書之大畧與其結撰之苦心則雖不傳猶傳也已

康熙癸酉臘月旣望弟耒拜述

潘樞章傳

邑人戴笠撰 載發潛錄

潘樞章字聖木一字力田泰政志伊之曾孫父凱邑諸生高才績學德清章日矧其婦翁也來知吳江縣凱漢自胸匿惟陰言民間利病雪人冤抑一無所私人多其義樞章生有異稟穎悟絕人九歲從父受文裁過目燼於燈責令覆寫不差一字年十五補桐鄉弟子員亂後棄去隱居韭溪肆力於學綜貫百家天文地理皇極太乙之學無不通曉已乃專精史事謂

松陵文獻

諸史惟馬遷書最有條理後人多失其意欲倣之作明史記而友人吳炎所見略同遂與同事樞章分撰本紀及諸志炎分撰世家列傳其年表曆法則屬諸王錫闡流寇志則笠任之私家最難得者實錄樞章鬻產購得之而崑山顧炎武江陰李遜之長洲陳濟生皆熟於典故家多藏書並出以相佐樞章長於考核炎長於叙事互相討論間出其藁質之錢宗伯諫益諫益大善之歎曰老夫耄矣不圖今日復見二君粹雲樓餘燼尚在當悉以相付連舟載其書歸諫益

有實錄辨證樞章作國史考異頗加嚴正數貽書往復諫益不能奪也撰述數年其書既成十之六七而南潯莊氏史獄起泰閣有樞章及炎名俱及於難莊氏書以故閣臣朱國禎史檠爲粉本自與苕士共足成之刻成兩人未嘗寓目徒以名重爲所撼引遂罹慘禍天下既惜兩人之才更痛其書之不就并已就者亦不傳也樞章被逮神色揚揚如平時在獄賦詩不輟癸卯六月死於杭年三十八妻沈氏中書自炳之女隨坐北徙以有身不卽死齋藥自隨既免身至

松陵文獻

廣寧所生子又死卽日飲藥自殺樞章秀眉廣額目光炯炯射人論事鬚髯戟張事親孝與人忠疾惡如讐赴義若渴所著自史藁外有今樂府國史考異松陵文獻杜詩博議星名考士林韭溪集凡若干卷

松陵文獻目錄 獻集

第一卷

人物志一

莊忌 子助

張翰

顧野王

陸龜蒙

第二卷

人物志二

謝濤 子絳

王份

莫大猷 子子文

譚大年

王原傑 子思忠

章德剛

第三卷

人物志三

吳禮

張堯李鼎徐行馬達

竇德遠

目錄

魏憲

范成大

趙禧老附

盛明遠

甯居仁

徐仁榮

崔天德

子麟

程德昭

曾日章

何源

盛景

梅倫

莫震

莫昂

沈信

第四卷

松陵文獻

人物志四

汝訥

父思聰子泰

葉紳

孫可成

王哲

陸全

第五卷

人物志五

盛應期

曹鐸

吳簡

平思忠

黃玘 子著

范琮

馬忠

鈕文

徐瑛 父真

目錄

吳瑤

從子宏

吳洪

子山樞

沈漢

何遵

王望

陳天祥

王守

廟用

顧曷

毛衢

沈啓 孫季文

張源

顧曾唯

周大章

弟大韶

第六卷

人物志六

孫從龍

潘志伊

袁黃

吳默

沈瓚

沈琦 弟琬琦

松陵文獻

目錄

三

孫養正

陳良模

趙士諤

從子廕

周道登

第七卷

人物志七

周宗建

吳煥

潘有功

葉紹袁

朱天麟

盛王贊

汝可起

吳易 祖邦桤

孫兆奎

王景亮

趙庾 顧祖奎張起

吳有涯

第八卷

人物志八

儒林

王嶺

從子諲從孫楫

陳長方

楊邦弼

沈義甫

徐師曾

張德載

孫世偉

杜偉

朱陞宣

顧文亨

松陵文獻

目錄

四

孝義

陸十七

華翥

奚士能

陳和甫

李真

陳晉

徐孝祥

盛逮

莫轅

徐昌伯

弟李昭

鈕釗

沈希曼

龐景華

陸琦

吳璋

潘翼

吳瑄

顧寬

龐鏞

吳成

顧宗義

李濟

沈忠 弟孝

陸恒

陸雲衢

戴天叙

吳承恩

蕭雲程

吳允夏 曾祖秀

陳國珍

孔尚賢

陳清

廷紹原

陳允滋

松陵文獻



目錄

五

第九卷

人物志九

文學

謝景初

盛興

張淵

黃本

凌昌

陳謨 徐彰

陳玠 從弟琬

鄒爽

沈猷

蕭規

朱應辰

陶振

梁時

吳驥 子鉉

莫旦

趙寬

姚明

崔微

王寵

陳九章

陳理

朱旦

陳策

張銓

顧大典

沈璟

莊元臣

俞安期

潘一桂

卜舜年 莊汝培孫二俊

松陵文獻



目錄

六

周永年

沈自然

吳翻

史玄 趙漢

第十卷

人物志十

隱逸

朱象先

松江漁翁

李無晦

孫銳

朱良實


顧諒


張璠

謝常

尹寬	史鑑
曹孚	王雲
王叔承	沈汝和
朱鷺	翁遜
包捷	徐白 <small>趙瀚</small>
戴笠 <small>章夢易顧偉</small>	吳宗潛 <small>弟宗漢宗泌從子炎葉繼武吳珂</small>
張雋 <small>董二酉</small>	吳祖錫
王錫闡	朱鶴齡
顧有孝 <small>周安</small>	朱明德 <small>計大章王載</small>
松陵文獻 <small>目錄</small>	七
張嘉玲	
第十一卷	
人物志十一	
高僧	
德一	善如
祖瑛	原妙
弘道	古拙俊
真正堂	寶南琛
瑋無瑕	智瑄

真可	性冲
通問	通賢
道術	
陳昉	富恕
雲外道者	胡道安
楊茂林	鄧青陽
俞嗣宗	
藝能	
馬孜	盛寅 <small>弟宏子傑從子倫</small>
松陵文獻 <small>目錄</small>	八
盛伯瑄	康仲康
周孟堅	陸復
鄧明	沈與齡
周叔宗	張金
皇甫焯	黃宸
第十二卷	
人物志十二	
列女	
張二娘	獨吉氏

阮妙贍	楊六娘
錢氏	陸氏
凌淑貞	張福真
王氏	沈氏
顧氏	陸潔
錢如鑒 <small>沈氏附</small>	黃氏
費氏	沈氏
沈氏	姜氏
凌貞文	沈氏
松陵文獻  目錄	九
何氏	周氏
張氏 <small>張氏程氏附</small>	顧氏
許氏徐氏顧氏沈氏	張氏 <small>邵七妻附</small>
張氏	顧詭妻 <small>陳氏吳氏附</small>
徐氏 <small>吳氏附</small>	沈氏 <small>邵一妻附</small>
陳五娘	徽商二婦
徐氏	
寓賢	
方滋	楊維楨

錢惟善	倪瓚
丁敏	董遠
王禕	李幹
張明善	
第十三卷	
官師志一	
盛斌	司馬福
趙球	馬等
李問	王庭堅
松陵文獻  目錄	十
張先	裴煜
孫覺	林肇
程端	向子諱
曾懋	程俱
徐勛	李光
石公輒	徐似道
李衡	柳楹
趙廣	莫若冲
袁詔	張達明



呂祖惠

之枯

哈喇哈孫

皇甫璧

張顯祖

于文傳

第十四卷

官師志二

孔克中

松陵文獻

廖欽

陳耘

陳敏

李昇

葉錫

劉彪

韓槃

孫顯

金洪

孫子秀

王柔

唐棣

高仁

段廷珍

那海

張居頤

劉幹

蔣奎

邢寬

賈忠

王懋本

梁和

陳亮弼

王鑑

郭郭

士

劉澤

徐欽

喻時

萬思謙

李遷梧

李三省

第十五卷

官師志三

劉時俊

松陵文獻

崔維華

熊開元

葉翼雲

趙鈞 以下教職

袁時億

楊弼

陳賓

陳用貞

王維孝

張玄

張明道

王國光

楊芷

吳一本

馮任

晏清

章日新

柯嘯

翟莊

丁侃

林彤

劉文輝

梁矩

蔣弘憲

士

解學皋

陳國器

全書文目

目錄

主

人物志一

漢

莊忌 子助

莊忌會稽吳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  
濞招致遊士忌與齊鄒陽淮陰枚乘等俱仕吳皆以  
文辭著名而忌尤尊重號曰莊夫子久之吳王以太  
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鄒陽奏書諷之不納

松陵文獻

卷一

於是忌等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是時梁孝王以景  
帝少弟貴盛好詞賦得忌等大喜皆善遇之嘗從入  
朝蜀人司馬相如見而悅焉因免官客遊梁於是諸  
侯遊士莫不畢至而齊人羊勝公孫詭多奇邪計得  
幸於王敬王求爲漢嗣刺殺議臣袁盎等天子疑之  
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王始與勝詭有謀鄒陽爭以  
爲不可被讒下吏忌等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死  
王幾危賴陽入長安說王長君乃得解事具漢書鄒  
陽傳忌有高節善辭賦亞於相如作哀時命篇宋朱

熹以爲得騷人遺旨云

莊助忌之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  
人武帝善助對獨擢助爲中大夫其後征伐四夷軍  
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屢舉賢良文學之士公  
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  
觀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  
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誦其尤親幸者助與東方  
朔枚舉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嘗稱疾遜事朔舉  
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

松陵文獻

卷一

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  
帝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  
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詰  
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誡能何故棄之且秦  
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  
子不振尚安所慰又何以千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  
與計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  
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  
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

聞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聞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會聞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出踰嶺而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卽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奉詔書諭淮南王王上書陳謝上大悅助緣是與淮南王相結王志堅曰東觀漢記是二事一時王志上書句然則何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婿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厥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雷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遣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爲助

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始助與邑子朱買臣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爲小吏趨走二人前後湯排陷助又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害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潘子曰漢書稱莊夫子義至高然見幾遠引不肯正言強諫用免於禍武帝征伐之謀發端於南越而助贊成之世咸惜張湯陷助以漢文然楚士漢怨奸招權利其爲人與朱買臣相類先後並爲會稽守而誅死亦同豈不哀哉莊氏後避孝明帝諱改爲嚴氏今忌墓在邑西南境爛溪之傍號爲嚴墓邨郡邑二志皆誤以爲助墓考嘉興志助墓在郡城天寧寺後忌墓在嘉興縣新城鎮今助墓在寺後者碑記尚存而新城之忌墓莫知其處以地圖考之嚴墓在新城北僅數里舊屬秀州則其爲忌墓也明矣吳郡志有嚴助傳頗畧姑蘇志差詳而皆不載其父忌豈以在衣輕於侍中耶余故因漢書本傳稍爲詮次著於篇

吳

張儼 子勃

張儼字子節吳時縣境未分故吳錄稱儼吳人儼童少知名常與張純朱異同詣將軍朱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爲吾各賦一物夫腰裏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三人皆隨目立成據大悅儼賦大云守則有感出則有獲韓盧宋鵲善名竹帛儼經緯博識族人張溫稱之曰吾家顏子也拜大鴻臚吳寶鼎元年正月與五官中郎將使晉弔文帝喪吳王皓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儼對曰皇皇者

松陵文獻

卷一

五

華臣蒙其榮惟古人延譽之美磨勵鋒鋦思不辱命既至晉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倣以所不知而不能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顓並與結好及還道卒子勃撰吳錄三十卷翰自有傳

晉

張翰

張翰字季鷹有清才善屬文詞義新麗造次立成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維經吳闔門于舟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語大悅

之問循知其入維曰吾亦有事北京即同載而去不

告家人晉泰安元年齊王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薇飲三江水耳翰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臣數千里以要名爵手作思吳江歌遂命駕歸俄而周敗人謂之見幾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

松陵文獻

卷一

六

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性至乖遭母喪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百丘賦及詩文數十篇宋乾道三年知縣起伯虛祀翰與范蠡陸龜蒙於淞江之上題曰三高祠至今有司春秋奉祀弗絕也

梁

陸雲公 子璩

陸雲公字子龍父完字楚卿梁寧遠長史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璉與沛國

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稱異之及長州舉秀才累遷宜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釋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召爲尚書儀曹郎入直壽光省知著作郎事累遷中書黃門郎兼掌著作雲公善奕碁常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鰋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唯引劉之遴到溉朱異雲公年位尚輕亦與焉人以爲寵太清元年辛

松陵文獻

卷一

七

年三十七薨橫山至今居人呼爲陸墓山在邑西北徐志以雲公爲梁門下侍郎不考之過耳張纘與其叔襄兄晏子書曰黃門頌逝非惟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其爲士流推重如此有文集傳於世子瓊字伯玉六歲能詩大同末父雲公受武帝詔較定碁品刊觀朱異並集瓊時八歲於客前覆局繇是都下號曰神童武帝召見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年十一居父喪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及侯景亂攜母避地於縣之西鄉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

屬文陳天嘉中以文學遷尚書殿中郎爲文帝所知會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勅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官管記宣帝爲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識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乃除司徒左西掾等兼通直散騎常侍齊大建中爲給事黃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卽位直中書省掌詔詔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選事初雲公奉梁武帝敕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迄於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

松陵文獻

卷一

八

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諸牒雅有識鑒居吏部號爲稱職性謙儉位望雖隆執志愈下第宅與服不尚侈靡俸祿所入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淡懷止足思避權要恒稱疾不視事會遭母喪詔加贈卹後主自製誌銘瓊哀毀太過至德四年卒有文集二十卷子從典自有傳

陳

顧野王

顧野王字希馮是時吳江地屬吳縣故吳郡志以爲

吳縣人祖子喬梁東中武陵王府參軍事父恒信咸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並以儒術知名野王七歲讀五經畧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常製日賦朱异見而奇之年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及長編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初爲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瑯和王袁竝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袁書贊時稱二絕及侯景亂野王以父愛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京師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詞作色見者莫不壯之城陷逃會稽陳天嘉中勅補撰史學士大建中爲太子率更令等領大著作掌撰國史知梁史事後爲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卒贈秘書監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而厲精力學人所莫及季弟克國早卒野王撫幼孤恩義甚備所撰玉篇輿地志各三十卷符瑞圖顧氏譜傳各十卷分野樞

要續洞冥記玄象表各一卷文集二十卷又撰通史要畧一百卷國史記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楊慎曰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篆籀十說其九識者憾之莫旦曰玉篇云梁大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顧野王撰本而不及記室按綱目臨賀王正德宣城王大器俱謀反伏誅若依此言未免助亂而所輔不正矣郡志云侯景之寇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公口占便就未嘗立草按綱目吳郡太守袁君正以郡叛附侯景而不及公以郡志言之則公在梁爲記室在陳爲黃門而袁君正爲忠臣以玉篇及綱目言之則公在梁爲黃門而袁君正爲反賊今當以玉篇綱目爲是徐師曾曰余觀南史載野王事鑿鑿可信而綱目書袁君正以郡降景據此則君正未常赴援而野王亦不爲用陳書所云大謬也舊志因此并疑臨賀宣城之事今按綱目臨賀宣城雖皆有反謀而野王爲記室時謀尚未露則亦自不相妨也余傳其事並以南史爲正潘子曰莫志所論雖覈而近苛徐志辨

之當矣但以本傳考之則爲臨賀王記室者公之父  
烜非公也或烜已歿而公繼掌其職事跡既無所考  
則公之依臨賀亦暫耳不足以病公郡志所書袁君  
正舉兵事皆本陳書南史既削不載而增城陷逃會  
稽一語蓋君正初以義集兵名爲赴援公適居憂遂  
羣衰從戎文微之任理或有之所謂杖戈被甲抗詞  
作色卽其事也及君正逗遛觀望按兵不前內有異  
志公度不能與爭始潔身逃之耳初同末異心事皦  
然亦何足爲公諱哉莫志載吳江北門外有地曰顧  
松陵文獻

卷一

七

墟是公舊宅今立廟致祭公墓在縣北二十里石湖  
之西下周邨有巨石橫覆人稱曰野王墳此公始終  
爲邑人之明徵也

陸從典

陸從典字由儀瓊之子也年八歲誦沈約回文硯銘  
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尤美從父瑜  
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從典乃集  
瑜文爲廿卷仍自製序從典好學博涉羣書位太子  
洗馬司徒左西掾陳亡入隋位著作佐郎楊素奏從

與續司馬遷史記迄於隋未就而卒

唐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吳興掌故集云吳江人故相元方七  
世孫父賓虞以進士歷官侍御史龜蒙少高放舉進  
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遊搏歷湖蘇二郡辟  
以自佐

松陵文獻

卷一

七

與顏斂松陵集作顏實皮日休羅隱吳融爲友咸通中崔璞  
守吳郡日休爲部從事與龜蒙爲文會風雨晦冥蓬  
蒿翳薈未嘗不作詩璞問爲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  
名士多與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哀爲十通名曰  
松陵集初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中和  
中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而卒光化中韋莊表龜  
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龜蒙自號天隨子江  
湖散人甫里先生常自爲甫里先生傳曰甫里先生  
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先生性野



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援六籍識人義就中樂春  
秋扶摘微指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傳作而  
春秋散漫以爲然貞元中韓晉公常著春秋通例刻  
之於石意以是學爲已任而顛倒漫悲翳塞無一通  
者殆將百年人不取指斥疵類先生恐疑誤後學乃  
著書櫛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  
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  
歷投於篋箱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  
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

松陵文獻

卷一

七

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較輾波濤  
穿穴險固因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  
潔几格窓戶硯席剪然無滓埃得一書許然然後置  
於方冊值本卽較不以再三爲限朱黃二毫未嘗一  
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傳人書有編簡  
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爲學講評通  
借不倦有無賴者毀拆揉汚或藏去不返先生戚然  
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  
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

之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有牛不  
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疇下暑雨一晝夜則  
與江通無別已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食無斗  
升畜積乃躬負舂鋤率耕夫以爲具云每歲波雖狂  
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微瑕  
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爲  
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蛭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  
生磨瓦置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十餘萬爲甌犧  
之實自爲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南陽張又

松陵文獻

卷一

七

新常爲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其二曰虎  
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淞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  
高僧邈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  
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尊置罍但不  
復引滿向口耳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  
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  
往或寒暑得中體性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齋一束  
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詰小不會意徑還  
不畱雖水禽憂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

醉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與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情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等復悔之屢改不能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人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通考晁氏云甫里先生傳新史多取之而獨不云工歌詩笠澤者淞江地名也其集自序云自乾符六年春臥病笠澤時亦隱凡著書詩賦銘記往往雜混而錄之故曰叢書今按其集歌詩爲多又比他文最工新史疎漏如此楊億談苑云龜蒙善爲

松陵文獻

卷一

五

賦人有收得賦材皆綴緝屬對差次比擬凡數百有題而未就蓋其構思用功之非淺相傳龜蒙多智數役猶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小童奴以小舟驅羣鴨出內養彈其一綠頭筆鴨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曰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內養少長宮禁不知外事信然甚驚駭厚以金帛遣之龜蒙乃止因徐問龜蒙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巧捷多類此葉茵云茵所居視甫里無一舍遠其地荒僻

眇在淞江之東去驛程猶有數十里使者無由過也自武宗暨昭宗凡六十三載未嘗遣內養使杭州揆之地理考之唐紀信其爲誣豈談苑別有所據乎潘子曰余考先生所居是不一地一在歸頓橋幽居賦云陸子居全吳東距長洲故苑一里又云地接虎丘門歸鶴市是也一在甫里爲先生躬耕處沒即葬之傷有白蓮寺嘉定中錢塘龔時備建祠堂祀之其後有醉人壞其像則先生所爲詩文卓皆在腹中是也一在震澤鎮亦名笠澤集中自遺詩爲震澤別業所

松陵文獻

卷一

六

作有云更感下峰顏色好曉雲纔散使當門一派溪隨簑下流春來無處不汀洲而胡宿損碑亦稱笠澤幽居南直弁峰之色西帶重湖之尤弁峰即下峰在吳興境與震澤接壤而鎮之西有所謂桃源洞者乃宋楊侍郎紹雲故居其後則養鴨欄故址在焉自唐湖州刺史丁頔築塘之後此堤常爲吳越孔道皮日休所云入震澤穿松陵抵杭適越亦此道也內養事有無雖不可知獨怪茵以一隅之見謂使杭不當經甫里是未知談苑所言笠澤卽今之震澤而先生固

非局促爲一鄉之士而已也莫志云先生震澤鎮人後居甫里徐志云郡城人晚營別業於震澤蓋各以所見言之未有定論然考先生所著曰吳興實錄曰松陵集曰笠澤叢書皆邑中之作因以爲名則斷以先生系之松陵可也吳興實錄四十卷今不傳僅有笠澤叢書八十餘篇合之松陵集凡四百八十一篇祐五年甫里人葉茵于文籍中哀集別得一百七十一篇總爲二十卷刻置義莊以廣觀覽先生詩文始盛行於世

松陵文獻

卷一

潘子曰吳江之爲縣自梁開平三年吳越王錢鏐割吳縣松陵鎮地始置也其先縣境或入吳郡或入吳興卽有達人志士無由翹然表見然卽其地邇其人亦時有可考者舊志多弗言載卽所載又多別立名類如文苑隱逸之屬余以其人數既少乃合而一之第以時代分其先後自立縣以後始爲類傳噫此數賢者能以人重地非以地重人也則論文獻者斷以是爲權輿云

松陵文獻 蘇集卷二

邑人潘樞章方田撰

人物志二

宋

謝濤 子裕

謝濤字濟之其先居富春父崇禮爲中吳軍節度推官因家焉濤幼奇敏年十四講左氏春秋會劉繼元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數人皆不愜意濤私自草之吳士見者大驚常讀書陽山澄照寺

松陵文獻

卷二

十

知吳縣羅處約知長洲王禹偁皆與定交曰濟之吾曹敵也淳化三年進士起家爲梓州權鹽院判官李順反成都濤畫策守禦以功遷觀察推官權益州華陽縣時亂後田廬荒廢有詔能占田而倍入租者予之於是映田悉爲豪右所據流民無所歸濤收詔書悉以田還主改著作佐郎通判濤州知興國軍真宗卽位銳意人物內出朝士有治跡者二十四人各付門下省濤與焉召對長春殿會京東盜起命以屯田員外郎知曹州斬大猾趙諫於市曹人相賀尋命安

撫益利兩路旣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

濤曰有罪願連坐於是奉使者舉官連坐自濤始上用馮拯薦復召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尋兼御史知雜事真宗山陵靈駕所經道路有司請悉壞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濤言先帝車駕封祀儀物大備不聞有所毀撤且遺詔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屢以疾求分司明道元年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子絳字希淡十歲能屬文十五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舉

松陵文獻

卷二

二

進士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累數千言以楊億薦召試擢秘閣校理仁宗初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宣祖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請以真宗配議格不行天聖中天下水旱蝗起河決滑州絳上書引洪範京房傳推災異爲天譴告之意極陳闕失無所諱仁宗嘉納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時濤官西京年老因求便養通判河南府請闕內館以恢景德之制又上書論妖人方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

處士號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一切鐵石舂錘之需皆不取於民而足歲滿權開封府判官言蝗亘田野乃吏不稱職所致願除煩苛之命損聚斂之役郭皇后廢絳陳詩白華引申氏褒姒爲諷詞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初詔禁用織密花透背云白掖庭始旣而賜內人衣復取於有司又後苑制玳瑁器索龜筒於市龜筒禁物非民間所有絳皆論罷之又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繇中書樞密然後行遷兵部員外郎以父憂去服除擢知制誥判吏部

松陵文獻

卷二

三

流內銓吏部擬官舊視職田有無不問多寡以是不均絳爲覈實差等其有名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寶元中使契丹還請知鄧州爲政寬厚務敦教化議復召臣六門暇以溉民田功未就而卒年四十六絳以文學知名措辭適雅有元白風歐陽修尤所稱許爲人修潔醞藉常請於郡立學所至大興黌舍在河南修國子學教諸生遠近大集登第者十七人間絳卒皆出涕繪像於學而祀之絳好施宗族喜賓客其歿也家無餘貲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初景平景回

俱見文學傳

潘子曰吳郡志但言濤自富陽遷蘇盧王二志因之不詳其居何邑也及考徐師曾科第表首列淳化三年進士謝濤官太子賓客乃知邑中前此無得雋者至濤始以楚材晉用爲多士先驅吾安得不急著之以彰筆路藍縷之功哉舊志於濤父子服官建白間有未核茲特采史傳及歐陽子文集稍爲更定又考舊志絳卒立祠於百花洲蓋謝氏自絳以下再遷蘇城遂爲郡人矣

松陵文獻

卷二

四

魏憲

魏憲字令則紹聖四年進士與弟志俱有聲太學號熙豐人才憲累遷國子司業親喪三年不御酒肉廬於墓側有芝草甘露之祥再爲司業以學行見推導兼太子舍人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其文溫厚雅正得代言體宣和二年以直龍圖閣知常州三年除太常少卿歷顯謨閣學士知明州建炎二年爲吏部侍郎時車駕南遷案牘散佚吏緣爲奸有僞名寄貲之弊憲請嚴保任以覈實關告賞以止姦急期會以取聞

又言古未有背天陰以爲都者敵騎正京西不日可至淮泗宜有以待之久之以直學士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進吳郡開國侯致仕歸名所居日止菴學者稱爲止菴先生年七十三無疾而卒今列鄉賢祠弟志元祐六年進士貢政和七年進士志四世孫汝賢淳祐四年特奏名狀元

王份

王份字文儒少力學工詩文隆興中以特恩補大台令律身清謹政尚寬恕修學校置田養士遇有疑獄

松陵文獻

卷二

五

卽霽禱於天以祈神助縣產鐵舊有鐵務病民份奏減其額民德之繪像祀焉在縣七年一日登西塞山誦張志和漁父詞慨然嘆息卽日致仕歸作室於雪灘之上枕江水爲園故有柳塘花嶼景物秀野日號柳菴居士大夫題詠甚多故名柳菴詩集後三十九年陸遊過吳江感其竹樹茂密風流猶存語見入蜀記中先是紹興間知縣石公轍改建學校以地隘爲三份時未仕卽割其居址之東偏以獻公轍嘉之比諸范文正公至乾道三年知縣趙伯虛改建三高祠

份又割其居址之西偏以獻寶祐三年知縣曹良朋復新其祠份孫栗再割地以廣之成先志也今列鄉賢祠

范成大 趙礪老附

范成大字至能宋史云吳郡人按宋初置平江府改蘇州後復爲平江無吳郡之名史但因其所居石湖在吳縣境直以爲吳縣人也而郡志以其所居石湖在吳縣境直以爲吳縣人吳江志亦列之爲賢今考石湖學吳縣吳江二邑之間其生平篇詠在松陵者尤多則成大又當爲吳江人矣父雲字伯達秘書郎成大年十二偏讀經史十四能文詞父亡讀書崑山薦嚴寺十年不出紹興二十四

松陵文獻

卷二

六

年舉進士授戶曹監和劑局隆興初纂類高宗朝政除樞密院編修官遷正字乾道初校書郎編修國史歷著作郎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入對首陳虛文之害帝嘉納至州創義役隨戶富貧輸金置田助受役者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爲修梁時通濟堰壘石築防置閘閘四十九所立水則三等溉灌有序重刻堰規於石民賴其利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隆興再議和失定受書之禮帝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克金祈

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汎使也帝臨遣之曰卿氣宇不羣朕親加選擇聞外議洵洵官屬皆憚行成大對曰無故遣汎使近於求覈不執則僇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爲不還計心甚安之帝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成大乞并載受書事不從金廷使者慕其名至求巾幘効之成大知其法嚴附請決不可達秘不語二使遂不復疑至燕山夜蔽帷秉燭草奏懷之具言他日北使至欲令親王受書既入進國書詞氣慷慨金人方傾聽成大忽奏兩朝旣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奏摺笏出之金主大駭顧許宣徽副使韓綱曰有請當語館伴此豈獻書處耶厲聲令綽起者三成大不爲動曰奏不達歸必死寧死於此時金廷紛然太子欲殺成大其兄越王止之旣還館金主遣伴使取秦綱語成大曰公殿上之爭主上嘉歎可以激勵兩朝臣子十月使還金人報書有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不意要以必從之語帝由是知其忠勤有大用意除中書舍人帝用知閣門事樞密都承旨張說爲簽書成大畱詞頭七日

不下因請對徐出制草納榻前帝色變成大委曲陳譬說命竟寢尋以集賢殿修撰知靜江府廣西兵食專仰鹽利漕臣盡取之於是屬邑有增價抑配之弊詔復行鈔鹽漕司拘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時至成大上疏謂能裁漕司強取之數以寬郡縣則科抑可禁從之數年廣州鹽商上書乞復令客販成大出錢助之人多以爲非下所司議卒不能易又禁部內募募遺骸籍僧道舍棺無主者葬之尋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疏言土蕃青羌兩犯黎州而奴兒結番列等尤桀黠輕中國臣當較閱將士外修堡砦仍講明團結之法使人自爲戰三者非財不可詔賜度牒錢四十萬成大以西南諸邊黎爲要地增戰兵五千奏置都鹽路分土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築柵分戍奴兒結援安靜砦發飛山軍千人赴之料其三日必遁已果然白水砦將王文才私娶蠻女導之入寇成大重賞檄羣蠻使相疑貳俄禽文才以獻斬之蜀士孫松壽樊漢廣皆挂冠不仕成大表其節詔徵之皆不起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長不拘

小節其傑然者露章薦之由是遠近歸心進敷文閣學士入對除權吏部尚書淳熙五年遷中大夫參知政事兩月爲言者所論奉祠歸起知明州奏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尋擢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歲早奏移軍儲米二十萬以賑飢民減租五萬以病乞休進資政殿學士起知福州封吳郡開國侯再領洞霄宮紹熙三年加大學士知太平州等乞歸封吳國公明年卒追封崇國公謚文穆成大天資俊朗輔以博學爲文瞻麗清逸自成一家尤工於詩自號石湖

松陵文獻

卷二十一

九

居士有石湖集使北有擘轡錄在廣有驂鸞錄虞衡志出蜀有吳船錄家居時與郡士龔頤周南勝歲采緝故事爲吳郡志五十卷時與成大同使金顯名者有趙礪老

趙礪老字渭師其先東平人門下侍郎野之姪也徙家邑之黎里鎮以婦翁歐陽懋待制澤入仕孝宗朝爲書狀官隨范成大使金成大歸薦之虞丞相允文亦以爲才擢正言乾道八年以右通直郎知楚州俄入爲大理寺丞淳熙三年由兩浙轉運副使知臨安

府四年除秘閣修撰五年權工部侍郎文獻通考云礪老知臨安坐殿司招兵事謫饒州有拙藝雜著三十卷外集四卷

莫大猷

子子文

莫大猷字廷嘉縉川人其先世居湖州號月河莫氏有名濛者以工部侍郎使金不屬見一統志大猷紹聖中以薦仕至浙東常平司提幹累贈朝請大夫子

子文

石湖志云子文父寧贈朝請郎疑大猷別名寧耳

莫子文字仲武少敏悟通九經諸史寶慶二年舉進

松陵文獻

卷二十一

十

士出知嘉興縣滿考候代會王疇奉使括田法甚苛細子文不從疇譖之田使劾其拒命理宗素知子文止降宣義郎制詞云勤撫字拙催科賢者之常也爾爲令切切愛民乃不能汲汲赴功坐是爲使所劾降爾一秩非朕得已然亦因是以知爾之爲人仁矣田使見之怒奪不與後五年始復其官制詞又曰君子之仕利鈍亦何常之有彼迎合希進之儔乃欲常利而無鈍然至於時論卒亦不能有其有也可嘆已頃奉行田令者倚法而是爾制邑且受代乃能力抗其



鋒期以不擾雷邇所附民雖主計之臣請黜爾朕不爾忘也五年之踣於今而復士所當爲不止此其益屬所守以副朕意後吏部尚書趙以夫言其能拒括田之令甘心受譴不以病民邇道州通判有美政朝散大夫知廣德軍兼內勸農營田事賜魚袋致仕臨終自爲墓誌其詳年八十二子若鼎嘉興錄事參軍孫中孚直顯文閣

潘子曰莫志有大猷傳而子文附載科第表之下徐志獨爲子文立傳揚花備至而不及大猷意莫景周

秘陵文獻

卷二

士

去國初未遠見闕近眞然其義例亦有可疑者及考張景人物志得理宗前後制詞溫厚誠摯深於激勸其體臣之道至矣予故備錄之以見一時之異數焉

盛明遠

盛明遠太保文肅公度十一世孫也其先汴人度五世孫岫高宗朝爲宣義郎文英殿直建炎初扈蹕南渡通判平江府卜居吳江之儒林里後世遂以科第甲於邑中有名章者登淳熙十四年進士仕至吏部尚書從子文韶文昭先後舉進士爲大官自餘取科

名者不下十餘人最後明遠以咸淳六年領鄉薦爲廣州錄事判官宋亡隱居不仕元世祖聞其賢召判惠州明遠自以世受宋恩義不忍背遂辭不就詔書責迫乃變姓名從老氏以終

譚大年

譚大年字永壽八都人德祐中以薦爲湖州僉判詳

載烏程志

元

居仁

秘陵文獻

卷二

士

甯居仁太尉王之子也本河陽人王從伯顏南下所戍長橋後以都元帥退老吳江贈魏國武宣公自居仁以下遂爲吳江人居仁能修父業累官鎮國上將軍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弟居正僉行宣政院事昌言江南財賦司副使孫宗玉好書禮有儒者風幼侍其父戍湖廣五開衛跋涉艱險父卒事母以孝聞總兵知其賢命掌中潮千戶所書記剖決如流人皆稱之

王原傑

子思忠

王原傑字子英其先四世祖扈蹕南渡萊邑之陳思邨因家焉世業儒至原傑益以學行知名於時元至正四年舉於鄉值兵亂不仕乃隱居授徒漢於性理之學爲詩文雅健高古學者尊爲貞白先生中書僉子山稱其詩言近指遠發於寬閒寂寞而無月露風雲之態識者以爲知言所著有春秋識議貞白英華文集水雲清嘯詩集皆嘗經進今列鄉賢祠子思忠亦有文學張士誠據吳屢召不至率義勇保障鄉里紀律嚴明若素習兵事者至正末王師東下徐相國

松陵文獻

卷二

主

達頓師石里邨而單騎至城下諭降知州楊堯驚遽不知所爲思忠謂曰中原淪沒且將百年復爲羣雄割據生民之禍極矣今王師弔伐禍自此弭又有山邨之勢奈何不歸附乎乃與堯率衆降相國嘉之賜思忠旗章俾鎮守焉事平歸里思忠志存康濟不樂仕進論者稱王氏父子文武異尚而並有高蹈之節云

徐仁榮

徐仁榮字德剛秋澤邨人宋閭門宣贊舍人應勳之

子元至元二十一年辟授學德州學正重建廟學擅翰林國史編修致仕徙居嘉興之新溪卒年六十

章德剛

章德剛柳胥邨人至正中薦爲崑山州學正有詩名子孫世居同里爲著姓

崔天德

子齡

崔天德字君誼七都人有幹才博涉書史仕元爲全玉局副使值世亂歸澤溪種竹自娛左丞周伯溫題其軒曰友竹一時名士如高啓輩皆有詩文子齡字

松陵文獻

卷二

高

大年明洪武二十一年以人才徵拜刑部主事上疏辭祿以清慎稱後坐黨禍卒於獄  
潘子曰邑中文運之開始於紹聖政和間三魏相繼以科名顯南渡以後絳川之莫儒林之盛號爲蟬聯仕宦然莫志載盛氏登科者僅二三人而徐志據其家牒增至五十五六人論者議其輕信至於事行之詳亦莫得而述也惟盛明遠以宋之遺臣恥事二姓竊跡方外斯可謂無忝家聲者矣

邑人潘禮章力田撰

人物志三

明

莫禮 字子敬 子文七世孫 父諱宇芝 翁襟度 儻國

初嘗召見 參大臣謀議 每萬歲節 與大姓葛氏沈氏 進貢稱壽 太祖宴資甚厚 又嘗奉詔於京師 營建費 鉅萬計 洪武二十年 禮以稅戶人才 徵爲戶部員外

松陵文獻 卷三

郎與同官沈玠等 並奏辭祿 洗手居職 超擢右侍郎

轉左侍郎 勾較簿書 精解版法 上甚嘉其能 時新爲 政輕重 未有準禮 所守功歸於府者 衛籍十三 四嘗 云今所爲 後請寬焉 卒不果 二十六年 藍黨事起

同邑顧學文等 坐同謀 詞連及禮 與員外郎張瑾主 事李鼎 崔鉞 徐衍等 俱被誅 臨刑賦詩有云 一心忠 義堅如石 惟有皇天后土 知聞者 傷之所著有 東鄉 詩稿 北征集 瑾字叔瑜 以人材授工部員外郎 與第 荆州知府 珪俱坐黨死 鼎亦以人材授禮部主事 行

字仲易 以人材授工部主事 又有馬達 字伯行 以人

材授合水丞 憂歸 補昌邑丞 爲政廉平 人不敢干 以 私盤衣 欄飯 淡如也 遷河間衛經歷 卒於官

寶德遠 子另

寶德遠 四都克溪人 洪武初 以明經徵 授禮部主客

郎 中擢本部侍郎 致仕 輯松陵志 今不傳 子昇 亦以 明經徵 爲縣丞 父子俱有文名

葛德昭 子芳

葛德昭 二十九都人 洪武中以人材授刑部員外郎

松陵文獻 卷三

與同官十七人 俱上章 辭祿 弟德潤 與沈萬三 連婚

姻 是時 四葛四沈 名馳江左 子芳 徐志云 字德春 亦 以人材授禮部員外郎 後皆坐黨禍死

吳簡 子復願

吳簡 字仲廉 桃墩人 元至正中 就鄉試 不利 遂杜門 力學 吏嘗召之役 簡被儒服 執經往 同役者皆目笑 之以薦授郡學訓導 遷紹興路學錄 洪武四年 召至 京 吏部試 富民論 簡請疏渠 以通漚 課業多者 第其 功賞 上甚善之 授崑山主簿 以疾辭 歸優遊 林泉 號

月潭居士年八十二事簡爲詩文溫厚古雅善論語不盡附程朱往往獨出所見所著有論語提要詩義史學提綱守約齋集子復顧皆有文名復字孟修在元季不仕嘗作感興詩閔元之亡爲時傳誦洪武中以人材授湖廣僉事有雪區藁露外集顧字希程幼繼外家冒史姓以明經授本縣學訓導有桃溪集

### 曾日章

曾燿字日章以字行父朴浙西醫學提舉自杭遷吳江家學宮之後日章博學有才智洪武十七年以貢

### 松陵文獻

#### 卷三

#### 王

授黃陵知縣興學校課農桑政聲大著秩滿解官歸三十五年以薦擢翰林院侍讀永樂元年與修永樂大典未幾奉詔諭安南黎蒼語不遜日章折之具服宣讀如禮二年使還陳黎氏篡立當代狀四年四月命從西平侯發雲南兵問道討之又造輕舟數百越嶺崎昇至富良江軍中文檄皆出其手賊平贊畫功爲多五年還報復命往諭諸將至軍中以疾卒年六十三子堅字孟堅由太僕寺典簿擢知開州入爲禮部郎中歷四川雲南左布政使孫鑑知縣潘子曰分

省人物志以使交南贊師有功系於洪武間此本續吳先賢贊之誤不知太祖時未有黎氏父子同惡相濟之形而特讀之擢在洪武三十五年卽靖難後事耳今據實錄及王文靖墓碑訂正之

### 平思忠

平思忠初爲縣小吏事知縣蔣奎有相者來謁奎置酒會僚屬令徧相之皆不甚許可顧見思忠執役庭下目之曰此人官當至三品而不終奎大以爲妄其後奎等皆坐事至或不得其死而思忠歷官叅政落

### 松陵文獻

#### 卷三

#### 四

職以歸竟如相者言建文二年思忠以薦授禮部主事按曹名臣錄云永樂中授禮部主事諸書因事之考莫志實以庚辰年授禮部主事除後記者諱之耳永樂三年進郎中時文皇帝方事招懷諸國貢者日至主客事殷思忠有精力事至立辦尚書呂震才之以事下獄適漠北貢使至他任主客者不稱職震因言思忠立出之復其官上以給事中楊弘爲陝西布政使弘陝西人也欲令清強有力者伺察之遂擢思忠陝西叅政嘗杖一推官其人誣以賊而是時法嚴思忠不敢辨坐謫戍北邊太監劉馬兒奉詔市馬

西域以思忠官主客多識遠賈請以自從詔釋其  
給冠帶隨馬兒使吐蕃諸國而還後卒於家  
況鍾與思忠同起小吏官主客有交承之分鍾  
州數延見思忠執禮甚恭方暑留飲命二子執扇更  
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公爲我故人耳然思忠  
居貧自守未嘗以事干鍾人尤多之性清簡善草書  
家有清娛樓

莫志畧徐志稱詳今  
本史鑑誤傳增定

劉厚曰語稱使於四方宜其辭命招攜武綴服之豈  
易能乎鍾再使交人其勤足紀思忠懷連人致養條

松陵文獻

卷三

五

其連也以班有加等益虔使小大莫不得其所再繼  
終以復用豈非其才不可棄耶方是時綜核詳上下  
不敢苟若忠之進退亦文法所不得而裁之矣豈徒  
無害哉

何源

附孫昇

何源初名德源字幼澄同里鎮人從王文靖公汝玉

受易洪武二十九年舉於鄉授德州學正

莫志作保  
德州考英

是州士始有取科第者以薦擢爲知州爲政廉明歲

早鄰境多蝗源禱於神蝗不入境州人感之號曰賽  
包家以母喪歸起爲梧州知府山水驟至漂廬舍民  
多流亡衆議具奏請賑源曰若俟奏報民皆死矣乃  
首捐已奉大勸民分廩賑濟所全活甚衆悉毀淫祠  
禁競渡久而人不取變尋以誣謾謫交趾英國公張

輔知其賢舉署文州學事多所造就士之以貢選至  
方岳者十餘人後召爲吏部考功員外郎遷鄭府右  
長史嘗繪敬器圖進之以盈滿爲戒王敬憚焉事聞  
賜敕褒美于金幣復改文選郎中

松陵文獻

卷三

六

千以私正統初擢江西右布政使會部補遼東大  
寧萬全諸衛軍甚急源上言南人弱不耐寒雖至其  
地死亡必多不如簡其幼弱者三千餘人隸南昌衛  
則水土相習訓練易加而朝廷亦得收其用報可民  
甚便之三年入覲上怒其老子致仕歸自號東吳遺  
老家無餘貲惟嗜好書籍年踰八十耳目聰明猶披  
玩不倦子廷璧爲分次部居多至數千卷嘗一謁知  
府况鍾服履敝陋門者呵之弗爲通源不得已自陳  
官階乃大驚叩頭謝源不爲意既見鍾談笑甚洽及

出府門肩輿不時至源自以爲部民乃徒步歸爲人  
仁厚篤實訓子孫必依於忠孝臨終戒毋作佛事年  
八十六其甥吳驥謂源雄才碩學忠厚謙和嗣續繁  
昌皆陰德所致云孫昇字寅賓成化二年以貢爲開  
陽縣訓導能爲古詩文後進多從之遊旣致仕歸葺  
源所居遺老堂題一室曰梅屋左圖右書檻外花木  
掩映終日嘯傲客至則焚香淪茗相對清談雖貧未  
嘗干謁年六十六卒無子魏尚書驥志源崇云正統  
三年入覲上稱其老賜歸  
又十六年卒而英宗實錄即書源卒于七年十一  
月之下不知年月何以參差若是當以墓志爲信

松陵文獻卷三

七

潘子曰劉鳳言源用寬濟斥雖屢竟躋通顯以考終  
觀其所設施無異能碌碌不與物忤故自行間起得  
晉用非有所附麗然哉以余所聞乃不盡然源起行  
間得復用實以受知英公故無論源雅士非附麗人  
者而英公之賢亦非受人附麗者也江西通志稱源  
爲人溫雅歷事五朝文章政事見稱一時英宗實錄  
爲源立傳亦稱其在梧州賑饑之功及奏改遼東諸  
衛幼弱軍隸南昌衛甚爲民便詳源始終鳳之此論  
其亦少恕矣夫

黃珥 父份子著

黃珥字孟珥震澤人父份字原質永樂初舉秀才授  
崑縣教諭轉崑縣卒官有詩名珥宣德中以文學才  
行徵授溫州府經歷遷縉雲知縣有惠政以母喪去  
任縉雲人送之哭聲載路見溫州志莫只乃  
云轉武康誤也尋起爲  
廣東布政司經歷勾較文案以直道不合於叅政檄  
往瓊州視事中嵐氣卒後五十餘年縉雲人有過邑  
中者必問珥後何如且頌其遺愛云子著  
著字誠夫性明爽少以氣節自高成化五年舉進士

松陵文獻卷三

木

授新昌令俗悍善訟鄰邑並苦其暴前令嘗爲民執  
送京師著至苛察如神不少假借有請謁者輒集僚  
吏見之如治公府事客皆慙懼不敢發而去民黠桀  
者悉流之或規其太過著曰不如是亡以禁暴也由  
是奸人不自容誣之臺司臺司素知著事竟白邊監  
察御史巡按山西再按廣東芟除汗冗一時殆盡方  
而以下有穢墨者輒望風解印綬去都御史王越屢  
稱著才委以腹心有大政必召與議以母喪歸尋卒  
著好舉淹滯而恩讎太明人多疾之

盛景

舊志畧今奉朝直領傳及吳錄

盛景初作昶英宗改爲景字允高景泰二年進士

人物志云天順問進士誤授監察御史清山東馬政以災傷上疏

乞蠲民所負孽息從之四年出按廣東值黃蕭養亂

後所在周徹爲披荆榛立制度所下令寬簡不專用

威而人畏之龍水賊起景單騎至其營諭降之還朝

言巡撫揭藉不法事失當事意會內苑以翠被餘餘

雖張木籍景偕同官爭之上怒命予杖景伏殿陛呼

曰陛下聞古有殺諫臣者未聞以杖殺臣可耳無與

卷三

卷三

七

諸人上益怒久之竟叱出明日乃謫景古田典史天

順元年稍遷羅江知縣盜胡元昂作亂景傳檄解散

其黨遂捕得之不煩一兵德陽寇趙鐸僭稱趙王所

至屠慘攻成都覆官軍殺汪都司羅江故無城景令

引水繞負縣田洞開四門市肆各閉戶藏兵於內又

伏奇兵山隈約砲舉齊發陽道迎賊賊人民家未半

景率死士開門舉砲兵突出遮擊賊首尾不相顧山

腰兵復至夾攻大敗之斬獲無數邑賴以完歲旱禱

之得雨景曰此非久計乃教民鑿池一千二百五十

餘所遂爲永利尋擢知叙州府會戎人琪筠高土佬

叛遣將征討景在行間前軍遇賊而敗景在後突之

矢著兩耳力戰不肯退賊忽驚亂我師乘之遂大克

獲上其功未報以創甚謝歸後追理前勞特遣使齎

聖書金幣賜於家景性友愛自叙州歸置第郡城與

兄弟居無間言又迎養姑姊之無依者襟度灑落詩

文高古然頗以簡傲召毀亦終不能掩其大節云羅

江故無名宦祠景去後民肖像祀於羅江觀提學胡

直微縣置祠且爲立傳

卷三

卷三

十

劉鳳曰景爲吏近苛然持法不貸能舉操彈至犯顏

色豪悍嘗摧辱猶抗言矯矯其氣不少景已乎乃縣

道佐宜猶爲盡其力崎嶇谷壑山澤之間與士伍同

勞佚親介胄面夷不避奉職可謂無負若其馮氣而

驕荷已重而行上不休見笑於孩溺可謂苦矣而不

自知其失見畏于貪得而權竭於多取居復獲譏於

時庸亦才之過也乎

潘子曰世固有建言爲名高及一斥而弛然自放於

職業無所當者若景之折檻廷爭大義噉然不欺矣

乃能建功於邊謫之餘厲節於介冑之下自非丈夫  
爲志窮益堅老益壯者能之乎而猶以簡傲不免於  
喻訾之口甚矣豪傑之難爲也

范琮 本吳節撫神道碑

范琮 徐志作 字頑彥其先揚州人高祖淵字永澄輕

財好施善吟咏元季避兵隱居同里鎮因家焉父德  
字士能以長厚稱琮簡重寡言負才志宣德四年舉  
於鄉以會試乙榜當授僞官自請卒業南京太學八  
年成進士正統初授工部都水主事轉兵部武庫凡

松慶文獻 卷三

十一

九年遷南京吏部驗封郎中轉文選兩署堂事廉公  
自守天順四年遷廣東左叅議 徐志作 清軍政覈民  
籍綜理有方奸宄屏息凡三年卒年六十五初琮遭  
喪家居歲大稔途有餓卒出米百石爲飢粥以哺飢  
民死不能斂病不能療者則給棺施藥人咸德之有  
許道師者以妖術聚衆剽掠鄉邨自長洲蔓延同里  
時巡檢以事出吏兵莫知所爲琮設方畧募丁壯擊  
之渠魁就禽餘皆溺水死且推功令吏兵受賞其才  
畧如是

梅倫 魏吳先賢贊作枚姓宗正統實錄苦羅進士梅倫

倫刑部主事則先賢贊誤也

梅倫字彥常尚湖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十四年九月  
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天順八年乞歸養居瓢溪倫  
久爲郎官雍容而已無躁競心時論賢之交章薦達  
成化初復起南刑部持法寬仁多所全活擢湖廣石  
叅議提調武當山兼理軍務職事既簡益務清靜數  
引方士治道術者與修導引法遂無意仕進引年致  
仕生平廉介不愧古人年七十一自撰墓誌而卒  
劉鳳曰仕者之希慕貴榮急進取自非其情亦勢不

松慶文獻 卷三

十一

得不然其有度不任則讓能而處其下耳至無所謂  
而優遊卒歲久之不調此非怡然有廉靜無求之操  
烏能爾耶若倫者寬和有恒奉已約清於通塞之間  
無所繫吝稱可與立豈虛乎哉

馬忠

馬忠字克誠景泰二年以貢爲高州府通判時境內  
多事忠在戎馬間頗有勞績致仕歸進階奉議大夫  
有司舉行鄉飲禮忠在賓位者二十餘年弘治末卒  
年九十四



莫震 本莫旦續志卷四

莫震字震威大猷十世孫正統四年進士知嘉魚縣  
實錄正統五年十二月戊子擢爲人修潔謹於祀事  
進士莫震等十三人俱爲知縣爲人修潔謹於祀事  
每秋冬巡行郊野修陂池橋梁爲民興利泰革五車  
湖河泊所縣有白面山產佳石楚王請於朝遣使來  
采碑公往來助役護衛軍爲暴者捷之而後具啓後  
考滿朝王王致謝且命賜宴闔戚鄧茂七作亂上官  
檄令率民壯出征震訓練有方若素習兵者在嘉魚  
八年日與僚吏登山臨水飲酒賦詩有古循吏風景

松陵文獻

卷三

主

泰二年入覲奉敕運糧於邊以父喪歸服除改知海  
鹽縣修捍海塘一百七十餘里爲一方保障禽土豪  
蕭文祥斃於獄民皆稱快遷建寧通判署邵武府事  
賜敕旌異遷延平府同知致仕歸家無餘貲其先世  
綺川舊業居之足跡罕至城市年八十一無疾而卒  
震性樸雅所著有由菴集嘉魚志子旦自有傳

鈕文 本莫旦續志

鈕文字天章麻溪人其先有號月欄者元時謚清隱  
處士有名麟者能詩爲嘉興路達魯花赤楊維禎爲

之傳稱其寄征人藹諸詩宏壯振厲與唐人方軌並  
馳云文天順三年舉於鄉知溫縣縣多屯軍與民雜  
處淫暴不法文密謀於上官檄指揮沈鑑率民兵乘  
夜掩捕悉置於法黃河流沙成地東西長七十里南  
北八里皆溫地所塌而漲於華縣者兩邑爭種年久  
不決文乃勘明悉歸之溫人考績居最尋以父喪去  
起爲江西按察司經歷行抵節伯湖失風覆舟死年  
五十四爲人孝友忠信在官不攜家累惟一僮執役  
以廉慎稱

松陵文獻

卷三

古

莫昂 從子灝

莫昂字伯顯世居同里鎮祖子讓以高貲實京師遂  
爲宛平人景泰元年舉於鄉授袁州府同知聽政之  
暇與諸生講學成就爲多有奸民武斷鄉里訟者千  
數累歲不能決上官令昂治之立置於法又有劇盜  
偕號逐縣長吏出走昂承檄悉生致之居九年以疾  
歸課子弟讀書後進多執經問難姪岱幼孤育之如  
己子年五十三卒從子灝正統十三年舉順天府鄉  
薦第一景泰二年進士授行人卒爲人謹厚居貧苦

學

徐璣 文貞

徐璣字文玉父眞字宗正正統中以吏起家爲麗水縣丞在官十八年進階文林郎致仕眞職董銀鉞垂槩而歸人以是難之璣家貧教授於鄉門生有餽粟者璣以生學業未成辭不肯受景泰五年貢入太學成化中授泰寧知縣廉謹慈惠克修簞簞二語出何希遠聞書專務以溫詞化民不尚刑罰有馴鳥巢其庭孕育而去久之乞歸泰寧人祀之學官璣自秋澤徙居城中

松陵文獻

卷三

五

家益貧人有咎其居官不取者璣曰不取吾職貧吾命也又可悔乎今列鄉賢祠

沈信

沈信字宗實其先長洲人徙吳江南郭永樂中爲縣吏正統初授柘城典史守已廉公不憚勞怨時屯田戍卒暴橫侵漁抗疏於朝力劾宿蠹上官器之攝縣事入覲賜敕戒諭以母喪歸尋卒邑人吳驥銘其墓

松陵文獻 獻集卷四

人物志四

邑人潘樞章力田供

明

汝訥 父思聰子泰

汝訥字行敏黎里鎮人先世皆饒於財父思聰字彥明始爲吏德器溫雅恂恂如儒生永樂中授瀘溪巡簡倉巨盜胡志生等以功擢中城兵馬副指揮還南京南城兵馬指揮於民所輸課鈔中得金鐲二訪其

松陵文獻 卷四

主還之景泰元年致仕自號恩隱老人卒年七十六訥少好儒術爲詩文格調平曠書法得晉人體而小楷尤道美可愛景泰四年舉於鄉成化三年以善書選爲中書舍人遷南京武選員外郎進郎中時王端毅公忽爲尚書訥與同郡李應禎嘉興呂憲等並以文學爲恕賓客從容談論相得甚歡後訥出爲汀州知府以憂歸服除會恕轉吏部選司承恕指問訥所欲訥竟無言擬補南安恕以訥文士不便棄牘欲更之訥聞之曰官可擇耶恕乃聽之南安地瘠墮與嶺

表接壤商貨所委輸細民擔荷自備裁給朝夕其勢家則坐而居積依倚官府役屬小姓爲民患訥至皆端端奉法無敢旁撓尋報罷人皆惜之訥有清操居官三十年田廬不改於諸生時尤好獎成後進同邑顧景祥家貧嚮學然性魯鈍教者多謝遣之訥獨悉心指授景祥感奮卒成進士訥所著有學鳴集子泰泰字元吉一字其通少有大志歸然老成之望未第時與同郡李應禎吳寬同邑姚明史鑑竝以文學著名所撰文章傳布遠近年五十始舉於鄉又七年而

松陵文獻 卷四

成進士時弘治九年也授南京考功主事倪岳爲尚書素聞泰名一見喜甚久之遷驗封郎中時岳被召三山林瀚來代以泰有時望奏改考功泰甄別人物辭情竝協久之擢永州知府卒於官所著有來齋集吳璠從子璠

吳璠字朝用爲人嚴毅有幹局景泰七年領鄉薦成化中授中書舍人嘗使韓王王享之嘉其無違禮贈以幣固辭不受居官十七年始遷工部營繕司員外董理神木六廠掌六管造舊以宦者王之諸奸猾多

窟其中部曹往往爲所鉗制璠獨挾獮徑實令奸人無所容有陳少監者亦稍自戢凡所隱占悉還之官二十一年陝西大饑人相食命總督侍郎李衍賑之廷議以爲河南餉師之東所謂孫家灣者卽隋唐之洛口倉也故窖猶存宜留漕米之未過淮者四十萬石令從清河口往輸之移秦隴之民就食於彼而漕舟不習河事往者多覆溺議選清強部臣往相水道疏淺濬淤及徵沿河水手分布挽送使避河險遂命璠與戶部郎中許楫同往已而河水淺澁漕舟遲延

松陵文獻

卷四

三

數月猶不能達璠建議曰方今七月瓜蒂水生猶膠淺若此秋高氣寒風水皆逆舟益濡滯延及嚴冬愈不可行此病一也况秦民壯者已散四方弱者饑困成疾且頗戀老稚豈能遠來卽來而跋涉關隘必多顛踣此病二也米積舟中久不輪瀉動移氣序蒸沍侵盜耗失必多此病三也夫救荒利速今天時地利咸有所阻當爲權宜以濟之近來米商多從河南販陝西故河南米亦翔貴貧者苦之今宜減價糴米易銀責往陝西令彼自糴免其往復之勞利一販者賤

糴貴糴坐獲厚利致米必多不煩勸督則陝西米價亦漸就平利二此既減價以糴河南貧民亦沾其賜利三漕舟既空運卒獲歸利四若堅守前策不知通變將恐公私俱困進退失據矣衆皆從之卽具疏聞上以持論不一奪楫璠奉各二月按史鑑狀止云等奉事考憲宗實錄事是年十二月停戶部郎中許楫等奉各二月初陝西告饑上命發漕運米四十萬石往賑行抵陝西時陝西漸熟而河南復饑議欲往河南實銀往陝西糴米戶部爲上其事持論不一責其處置乘謬令自陳至是尚書殿議而下俱罪詔得璠等而謂其屬史云觀此則賣米一事當時頗有異議而璠日夜憂懼中亦有周發下洛已歷十旬茫無寸效日夜憂懼中亦有周發下洛已歷十

松陵文獻

卷四

四

諸猶被徵議行先是李璠唐都關中自河入渭並通舟楫漕運轉輸以給京師遺跡俱在但三門集津河水悍急請令相度疏鑿以通轉運上併以責璠璠躬自案視考隋唐轉漕遺跡上疏力陳其不可行事得已明年監抽蕪湖竹木踰歲代還卒於京師從子奎

奎字汝礪少逸越不羈好學工詩格律高古與趙寬齊名與人交不立崖岸居官以清謹稱成化十三年舉於鄉巡撫王恕聞其名召與語鑒極陳民間利弊

附以經史娓娓不休怨甚異之贈鑒詩期以大用鑒復以詩諷怨益器重之二十三年成進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進員外郎尋遷武庫司郎中卒初鑒拜官當得文選會怨爲吏部尚書同年楊生者欲奪之乃言鑒先事受賀怨聞不得已改鑒武選而以楊生代之後怨數召見鑒鑒終不言怨始悟受欺欲調鑒不果而去其恬退如此嘗遣治大臣葬道聞母訃遂委事徑歸當事者難之鑒曰安有舍親之喪而勤人之喪者乎鑒善書法所著有懶溪集亡子

松陵文獻

卷四

五

葉紳 孫可減

葉紳字廷縉其先居洞庭東山有德潤者洪武中以人材徵授陝西布政司理問後徙汾湖爲大族紳性質雅登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弘治改元以老成選爲戶科給事中以母喪歸三年補吏科八年遷禮科右給事明年轉左上疏請諭教太子又陳修省八事皆切治要上頗采納署科務謹重稱職不事中傷人稱爲長者十一年遷尚寶司少卿卒於官初弘治七年吳中大水民饑紳奉使閩浙過家因上言國家糧餉

率俸給東南而頃者蘇松常杭嘉湖諸郡水道湮塞甚爲農事之患乞命官往治之於是遣工部侍郎徐貫往經理其事人咸德焉孫可成字懋學嘉靖二十四年進士知山陰縣有廉直聲胡宗憲開府辦倭知可成才畱之幕府令參謀畫凡兵食調度攻守形勢皆從中贊決動中機宜吾邑盛墩之捷敵獲之桀可成有力焉宗憲性剛有得失軍吏莫敢爭可成善爲調護多所補救嘗有裨將四人失律當斬可成請赦其死責後效卒皆立奇功云以薦擢南京工部主事

松陵文獻

卷四

六

諸蒲州同知有蔡婦私於僧誣其子以逆可成伴坐子死令婦具棺及伺具棺者僧也遂納僧於棺生埋之而釋其子人咸快之尋免歸卒

吳洪 字山麓

吳洪字禹瞻父璋見孝義傳中洪年十二爲縣諸生動必循禮訓導江晟待諸生過嚴諸生將訴之督學御史洪曰弟子叛師猶子叛父也不可卒不署名事遂已舉成化十二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累進郎中擢貴州按察副使以喪歸尋起廣東巡視海道弘

治十二年進福建按察使又二年入爲太僕卿又四年擢工部右侍郎督易州廠正德元年轉左侍郎理部事四年拜南京刑部尚書又二年致仕洪有廉節起家刑曹精於法比多所平反在廣東以海道兼攝鹽政皆號利藪洪獨無所染御下不少假貨宿弊頓革御史王哲欲茸諸公署而難其費洪建議以爲鹽法引納官錢若干獲利數倍顧爲權豪所專請均之於商使輪值佐役便從之鎮守中官初役四水驛舟各一久乃冷輪金後又并徵其舟御史汪宗器銳意

松陵文獻

卷四

七

革之洪請釐正自今日始勿追所得金於是中官帖服僇人數爲暴官軍往往濫殺要賞遣廷臣往按之悉以委洪廉得其狀捕誅首惡而慰撫其餘邊患遂息在福建城北常有虎患洪爲文禱告虎竟去建寧延平大木民貧且互劫輒便宜賑貸汀漳軍餉缺盜賊蠹起取征商之羨賑之士僇戍者有所索守臣集三司議洪曰不與則致叛與之則爲例不若以賞爲名而姑與之衆皆稱善在工部當劉瑾用事怨劉大以罪欲殺之下大臣議惟洪與都御史屠應埈

方辨之乃得解從南京刑部有寧河王鄧愈之後與其弟爭賜田者特瑾爲援洪執法不阿瑾大怒勒令致仕洪曰吾志也遂歸凡十三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少保何喬遠閩書曰洪爲人和而不侈莊而不倨在官聽訟以情數辨疑獄布政司吏有微罪鎮守中官銜其使欲重罪吏以爲使累洪厲聲曰殺人媚人吾不爲也子四人其三並登進士長山次巖幼崑崙字美之仕終嚴州知府

松陵文獻

卷四

八

山字靜之正德三年與弟巖同舉進士除刑部主事累進郎中抗直無私九年不遷官嘗錄囚江西平反疑獄以百計武宗將南巡山偕同官上章諫詔罷殿廷五日杖三十久之擢山東按察副使理驛傳軍務剷除積弊方暑月諸司多所逮繫山量輕重止之無滯因時有湮井自漢民歌頌之遷陝西右叅政嘉靖二年改浙江以父洪卒不赴五年起爲福建按察使福建故洪治所山聽斷公明法中行恩吏民思洪美山復歌頌之居二年遷江西布政使所至以廉靖長寧行士大夫聲又二年擢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以汴

苦河患乃根極利害著治河通考十卷初河南糧兌小灘民弗便武宗時移歸清又弗便山建議移回隆運官受臨清賄爲浮言山力持之遂爲定制伊王素柔懦宦豎縱恣臨漳府有將軍祐棹者招納亡命剽民財所至人皆罷市山具以聞請薄責王俾自新而免祐棹爲庶人祐棹乃潛走京師誣山罪左降浙江參議稍遷徙江西參政等擢應天府丞十五年以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明年晉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治尚清簡未幾召爲刑部左侍郎十九年進尚書時翊

松陵文獻

卷四

九

嚴字瞻之初爲行人遷工科給事中遼東屬國謁闕下訴其使者被殺嚴奉詔馳至遼廉其實還言邊吏貪首功不治將生邊釁遂抵邊吏罪諸部悅服正德九年乾清宮災詔求直言嚴條上視朝講學建儲及斥養子番僧罷邊兵中市凡數十事言甚切至十三年遣諸部使者四出督民通負併及已蠲除者嚴請召還又乞遣大臣治東南水利先鑿白茆故道引太湖水注之海上從其言久之遷四川參政專理糧儲等奉表入賀道卒

松陵文獻

卷四

十

王世貞贊洪像曰嗟于公一法吏子繼之復廷尉民不寃用長世司寇吳考及嗣始爲郎旋正位慶之餘衍來裔贊山像曰公之用法終始在寬及其究也以法失官雖則失官其道乃完白帑單練以附桐棺天王聖明還司寇冠

潘子曰徐志不爲洪立傳余嘗疑之豈以其父子榮顯故抑之耶余先王母及繼母皆吳氏故得備聞其遺事大約篤厚如萬石君明允如于央曹實有餘而文不足者也又觀王公世貞家所藏名賢像洪白

○疑山狀貌魁傑並有間問侃侃之容余益以想見其爲人世貞之贊蓋不虛矣其累世鼎盛科名甲於郡中有以也

王哲

王哲字思德志行剛果有幹局十三爲諸生督學浮梁戴珊以國士期之弘治三年登進士授監察御史福建清軍兼理鹽法時有以同姓被誣爲戍卒者百餘家淹繫累年一訊卽出之十年巡按廣東南海十三郵負固數爲亂鎮巡議屠之哲曰郵戶不下萬餘

松陵文獻

卷四

十一

王石俱焚吾不忍也乃率廣州知府輓騎詣其巢諭以禍福許自新皆感泣解散又每郵立土里長以約束之卒以無事十二 years 上言凡有罪還口外爲民者跋涉萬里風土不宜往往疾病迫死是以家人聚哭如赴西市請自後兩廣及雲南貴州四川福建應遼口外者悉發近衛爲軍下所司議行之遭父喪去官十五年再按江西鎮守太監董讓怙勢驕縱至匿盜賊不以聞哲首劾其不法事上切責讓且以治盜事付哲哲嚴督有司遂禽渠魁賜敕獎諭時天旱種不

○土哲親錄繫囚平反數百人翼日雨是秋遂稔又善斷疑獄有大姓被盜誣其怨家賂鎮守欲寘之法

哲察其寃釋之鎮守怒衆亦以爲疑後眞盜出衆皆服民間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十六年遼山東按察司副使臨清兵備有貢夷私市鹽哲請沒入之而給其直人稱得柔遠體正德三年進廣東按察使明年擢南京右僉都御史理操江事會江西盜起奉敕巡視南贛汀漳斥貪吏去苛政盜聞皆斂跡尋改巡撫以病乞歸正

松陵文獻

卷四

十二

德八年卒年五十七居家孝友卒之日貧無以殮子孫至不能自存人以此服其廉初豐城諸生雷禮有墓地爲勢家所奪訴之有司俱不敢問及哲至親鞠得其狀時勢家已葬哲竟令徙之而還其地禮後貴顯思哲之德爲具疏褒薦其曾孫某官至兩浙鹽運使何喬遠曰哲善讀書尤熟於史嘗言說好話行好事作好人題所居曰好齋有好齋集十卷曾孫有功有功字可大萬曆十一年進士授遂昌知縣興學校平役法宿弊一清十六年兩浙大侵米價踴貴獨遂



臣以賑救有法多所全濟擢廣西道御史先後條上  
謝諸親朝恤刑諸疏皆切時務遣視陝西茶馬時西  
邊未靖經畧鄭維禎奏邊寇東歸有功上疏發其奸  
欺因陳九邊利害甚晰維震怒即日促寇去西陲以  
安寧夏叛魏學曾葉夢熊先後討賊多用其計謀請  
改巡按廣東粵中素饒宦游者多自潤有功一切禁  
絕黜貪吏鋤豪橫九畝心庶獄所活以千計性節儉  
卽與督撫宴會不過五六簋雜以腐菜而已還朝值  
上以軍政事遷怒謫臺省一時相顧莫敢救有功獨

松陵文獻

卷四

幸

上疏爭之未下會司禮太監田義有所求不應遂乘  
間中之與諸臣俱削籍卒天啓四年二月詔贈太常  
寺少卿有功孝友廉讓歷官雖久贊不加益而親  
黨待以舉火者甚衆人以爲不愧其先云

潘子曰實錄稱哲爲御史頗有風采後撫江西時逆  
藩宸濠常以計去守臣不附已者哲自濠所宴飲歸  
而病或謂濠中以毒云而徐志稱宸濠畏憚投以鴆  
毒幸不死遂以疾乞歸踰年卒墓誌則謂其病實以  
憂勞所致考哲去官在正德六年而卒於八年九月

則憂勞成疾之說果信耶余近從其家得其從孫鼎  
所記遺事云宸濠欲結婚於公公潛窺其有不軌志  
遂力拒之是歲夏杪宸濠宴諸督撫密置孔雀毒血  
於瓜上進公食之少頃煩懣口不能言至自投於井  
幸羣僚立救屢免殞耳上聞其忠令馳檄還鄉而究  
以毒發終悲哉然則中毒之事通國皆知之而墓誌  
作於宸濠未敗時故曲諱之耳誌又言公在江西有  
都司以賊革者福建林公俊來巡視復用之公不可  
俊怒移文語侵公公不以介意論三司曰林公先朝

松陵文獻

卷四

上

名臣處斷必不苟葢偶未詳耳令再具事本末以誌  
俊大悔悟卽罷弗用因重愛公比歸賦詩贈別送之  
數程隱公之爲人豈特疆直自遂而已哉

沈漢

沈漢字宗海正德十五年舉於禮部明年世宗入立  
策賜進士授刑科給事中中官馬俊王堂自南京召  
至漢曰人君初政當慎刑賞重命令宦豎旣斥而復  
進端不可開竟論罷之嘉靖改元詔蠲四方逋稅漢  
言逋稅半出侵漁若例免之則猾者生心請差別其

等以惠良民又言近日籍沒之貲不下數千萬請悉發以補歲入之不足上皆嘉納會南京風雷之變京師地震乃援漢五行志反覆數千言指切時弊其他言錦衣不當典刑林俊不當去位皆政體之大者五年進右給事中明年遷戶科左給事中李福達獄起詞連武定侯郭勛助營庇甚力法司顏頤壽等反坐下獄漢上言祖宗之法不可壞權幸之漸不可長國之大臣不可辱賊之妖妄不可赦於是權幸惡之坐罷歸歸二十年卒隆慶初贈太常寺少卿

松陵文獻

卷四

五

陸金

陸金字德如石里邨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歷工部郎中出知漳州府初至計禽妖賊有惠政士民刻石頌之嘉靖十三年遷江西按察司副使徐志云仕至後家居貧甚足占守矣二語本閣書所著有石里詩集

何遵本舒芬粹溪集 土鑾附

何遵字孟循其先邑人洪武中以閭右徙南京遂隸籍江寧遵家貧父命之買心厭之去爲儒或言祿命不利遵笑曰儒固有利不利耶爲諸生因學師策問

范滂母事感之歸告母曰見設爲滂大人能爲滂母乎母笑而許之正德九年舉進士吏部尚書陸完聞其名使子弟師之會選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也尋授工部主事權木荆南下令商自百金下減三之一風水敗貲勿算入算者手實其數自識之藏於郡帑數日一會所入比去遵不私一錢十四年三月武宗將南巡郎中黃華等疏諫下獄紅彬揚言華旦夕且死欲以喝止言者而遵已前上疏言淫祀無補敗亂且宗藩中有潛謀不軌者其兆已見

松陵文獻

卷四

六

矣彬畏事泄過弗進至是復與林大輅蔣山卿上疏極言彬怙權倡亂華等無罪願特賜寬宥母使後世有殺諫臣名已受杖肢體盡裂越二日竟卒始遵草疏時家童前抱遵哭曰主縱不自計奈親老子幼何遵從容語曰毋多言歸爲我謝大人勿令兒子廢學足矣遵死之日父聞工部郎有以言獲罪者卽長號曰遵死矣夫已而果然世宗卽位贈尚寶卿弘光中謚忠節同時杖死者有王鑾字汝和其先亦邑人洪武中隸籍錦衣衛正德中舉進士時流賊甯平郡縣

瘡疾未復鑾作原治二篇大略謂今之賊盜皆由守令監司惟誠是視撫按又樂其趨承罔覈實效以致浸淫潰敗故弭盜之本在禁奢立禮敦教懲貪而已吏部尚書楊一清異之補文選司主事持正不妄交遷考功員外郎朝退扃鍵自防人罕見其面晉驂封鄭中與同官張衍瑞等合疏諫南巡被杖創甚寢疾踰年卒

邑人潘樞章力田撰

人物志五

明

盛應期 本名賢 號松文 太史誌

盛應期字斯徵 寅四世孫 弘治六年進士 授工部都水司主事 十年司濟寧 牖啓閉以時 令行者 艦相銜進無得爭 先官舟或挾私貨 輒沒入之 道路相戒 無敢犯而中官大不便之 太監李廣方貴 幸其舍人販松陵文獻 卷五

私離南來 聞應期令嚴悉投於水 廣怒 嗾其黨秦文誣以阻格 薦新大不敬 詔逮錦衣衛獄 謫雲南安寧驛丞 稍遷祿 豐知縣 祿豐古錄 瑋地烏焚 蠻所居 俗獷悍 習盜 教以禮法 地捕盜之禁 盜皆首伏 化爲良民 歷順慶府通判 武昌長沙二府同知 所至以公廉強直稱 進雲南 僉事分巡金滄洱海諸道 景東土知府 父子信讒至相仇殺 乃縛其讒人置之辟曉以大義 父子如初 武定土官鳳英妻攝府與子朝鳴多行不法 命應期治之 乃出不意 疾馳入其府 母子惴服

因誨責其黨 窮竟極罪 悉還所 於民進副使時鎮守太監梁裕漁取無厭 應期與御史張瑛副使冕必登共裁抑之 又建議封閉諸礦 以絕禍源 裕誣以他事 與璞必登俱逮下詔獄 瑛坐拷掠死 會乾清官災言官論救得復職 尋遷河南按察使 歷山東右布政陝西左布政 鎮守太監廖鑾恃內援 張甚 諸第縱橫關中 應期至 首執其左右尤無良者 用法剪除 裕其一切橫飲鑾銜之先是有勅 織鬪費鉅萬 鑾乃檄取直應期發籍 按得所支破已踰數萬 明日詣鑾 鑾方

松陵文獻 卷五

盛氣以待 應期出籍示之 問所費如此 度必有贏 金今皆安在 願以上聞 鑾出不意 內惴 不能對 惶恐脫謝 乃已 武宗將幸榆林 衆懼 闕供 議加賦 應期持不可 命以丁糧差次輸金抵來歲常賦之數 比至 供億悉辦 民不知勞 扈從諸權幸氣餒 薰灼撫監重臣 莫敢吐氣 獨不爲屈 有所請 干皆裁 以法 時戶部尚書李承勛在行 數曰 承勛自謂男子 乃今知不逮矣 明年遷副都御史 巡撫四川 平六番 招討高文林及流賊 謝文義 捷聞 聖書褒諭 賜金幣 以母喪 歸嘉靖初

復起巡撫江西自宸濠叛後寇盜充斥而彭蠡尤爲盜藪應期設軍巡徼立團保之法籍漁舟爲伍使互相覺察盜不能容於是平徭賦議賑救奏免雜調數十萬民賴以濟遷兵部侍郎總督兩廣軍事歸善賊李文積爲亂發兵討之斬首千五百餘人又討思恩土酋劉召伴斬千計召赴火死而田州土酋岑猛尤驕恣不法應期謂猛怙惡非勦絕之不可具條上用兵方略未報先是應期閱軍實知總兵及太監府占員甚多悉勦歸伍又嚴敕其左右官屬不令暴橫絲

松陵文獻

卷五

三

是共爲藝語聞於當事遂改工部侍郎督易州廠實奪之權也應期乃乞休歸歸四年河決徐沛卽家拜右都御史總理河道應期奏治河四事曰疏曰濬曰築曰改詔許之乃率郎中柯維熊等先治舊河俾通漕而築堤障河之衝又濬趙皮寨白河以殺其勢乃議開新河起昭陽湖以東延袤百四十里役夫九萬八千時方冬月督責過嚴維熊等怨之陰喚言者劾其非時興役困吏士冰雪中上怒奪其官凡七年以廟恩復職致仕卒年六十二其後朱衡繼之卒開新

河爲運道永利諸所規畫皆自應期發之應期剛果廉幹負氣屹屹不肯下人體貌嚴重家居肅如官府而遇宗族故舊咸有恩禮

王世貞贊像曰是爲直臣於弘治爲材臣於嘉靖之世夫以君仁則臣直君明則臣材能一伸之而不能竟者何哉

劉鳳贊曰應期矯矯亢烈奮難不顧身可謂貞孤絕俗剛愎有執稱社稷臣矣且其才沈密切至長於應變所辦護無不篤繕淹敏可推行少長於里中家大

松陵文獻

卷五

四

人與共學董先生嘉謨所董先生數推重其弟子人竊笑之已而竟立功當世今雖漸久聞其風想見其人尚有生氣而彼奄然取寵朱附溢沒身無患者于志節何有奚益國家哉

潘子曰盛氏入國朝自寅父子而外無聞焉至應期始以功名著偉矣國史稱應期有膽智遇事取爲自爲司屬時卽以才幹聞然則編自遂與物多忤故雖所至有績效而殊不理於口雷城新河之濬實漕道水利應期初議而撓於浮言蓋首事之難如此又言

應期既奏開新河因謬議紛起欲急於成功以杜衆口遂以嚴急與怨功未成而罷然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卒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云夫新河宜改已有定論獨所謂急於成功者猶未免悠悠之口耳王世貞言新河奉詔以春和興功而公用便宜行事先期調發遂爲言者所劾夫治河者必以霜降水涸爲土功之候未有坐待春和者也而當時莫有爲之辨者然則汲黯發粟當首伏矯制之誅矣又何以稱社稷臣哉

松陵文獻

卷五

五

陳天祥

陳天祥字元吉其先隸籍武功衛弘治八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授青州府推官入爲監察御史遷西安府知府歷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天津兵備時流賊劉六等聚衆轉劫天祥嚴號令守要害獲渠魁及其黨七十餘人以功加太僕寺少卿時賊衆兵寡天祥請於朝命都督張俊率精銳援天津天祥與夾攻倭斬甚衆進左僉都御史賊平徵還巡撫貴州洞苗亂天祥發漢土兵攻破諸寨禽斬凡六千餘級捷

周賜金幣宜大有警命總督軍務會寇先遁進左副都御史改督陝西三邊尋奉命理閩浙鹽道過吳江卒於家天祥警敏有才略臨事能斷所至有聲其在天津功尤著

曹鏐

曹鏐字良金其先本吳姓有爲曹氏後者遂從其姓弘治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刑部主事恤刑四川多所平反進員外郎性鯁介尤惡中貴人遇必折辱之坐是左遷東昌府通判時鎮守太監在臨清者尤

松陵文獻

卷五

六

暴橫鏐卽抗章劾其罪狀因言伏讀詔書凡鎮守內臣非舊制者奏聞裁革臨清一州止有一衛官不滿十數軍不滿三千有一兵備副使以坐鎮其地矣守備之設尚爲冗濫何必又增鎮守以遺民患乎且臣府賦役繁重民財日空賣兒貼婦接踵於途加以水旱相仍盜賊竝起公行劫奪莫敢誰何陛下卽位之初正宜加惠貧民以收人望豈宜畱此冗員上無補於朝下有損於民中不便於有司伏乞勅兵部遵詔裁革召還內臣幸甚武宗從之劉瑾怒使人刺鏐陰

事無所得適有爲之營救者事遂得解遷興化府同知都司劉全瑋族也恃勢不法錢舉案共罪降千戶已錢擢湖廣僉事甫去而全卽藉理力復舊職錢聞嘆曰時事至此何仕爲遂乞休日與顧應祥文徵明諸人游爲古詩文質直不尚雕琢又工繪事於所居後積土爲山植桐其上自號桐丘錢嘗爲一里人所侮置不問居數日其人當受役縣官而錢適爲鄉飲賓縣官問其人家貨錢具以實對遂得免其人愧服嘉靖中卒年九十三

松陵文獻

卷五

七

王守

王守字履約其先本章姓世爲酒家父徙郡中爲王氏後遂冒其姓守與弟寵俱師事西山蔡羽性篤謹容貌敦重動止皆有尺幅委蛇可觀嘉靖五年舉進士授南昌府推官遂爲給事中當張孚敬用事與言官相爲水火而守獨能得其意衆亦不以爲嫌也疏陳六事皆次第施行久之積資至卿寺廻翔南京進都御史巡撫鄖陽改理何道及召還臺事皆無可見而寬簡有令望務以清靜爲治未嘗喜事有所變更

好潔修論議無所假借慎於接對非其人不交鄉人有自微劣得清望老幹不與一刺性友愛弟寵才名過於兄而守雅自重不爲表暴善筆札有集若干卷黃魯曾曰君詩宗盛唐五言律不減王孟風格自薛君采顧華玉二人外莫之識且重也其於奉餘有二疏之見日具酒穀不遺後人以爲妖狂之費蓋吳俗淺躁君輻藉端厚燭哉其救劑云

劉鳳贊曰風之喻也非士能以計才辨智惑亂之也亦在位者不能自持故無所磨厲而使漸靡日以潰

松陵文獻

卷五

八

壞將誰咎哉今其流渙渙踵相接於道假以詩請寄者不可勝也昔聞守之言云但謹謝客孤立直行已意保無過咎何以多游從在所嘗滿問遺遍存之使賓客縱橫亂天下國家爲

周用

周用字行之少有異質既長辭家力學寒暑不解衣弘治十五年舉進士授行人正德初選南京兵科給事中遭父喪尋補故官遷廣東參議嘉靖初歷浙江副使山東臨清兵備副使進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

政使拖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事召還四遷爲南京右都御史改南京工部尚書又徙刑部會九廟災自劾免又五年以薦起爲工部尚書總理河道未幾入爲左都御史又二年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恭肅初用之再爲南給事出於自請已武宗遣中官迎大寶法王於西番用上章力諫又論倖進諸大臣及江西鎮守太監不法事侃侃出北臺省之上在廣東山盜起用監軍龍川會斬九百餘級故事嶺南捕賊首功千以上者升奉一

松陵文獻

卷五

九

級用不妄殺又以餘功讓同事者故不及格受賞而已河南大饑發內帑賑之用自請攝汝寧分守事躬行阡陌戶署賑字令民自賞以來卽出所貯米物給之於是民沾實惠里胥不得爲奸所全活甚衆在南贛有劇盜久不獲用察其黨有悔悟者召至諭以禍福結以恩信遂禽斬來獻用以治盜當塞其源乃汰賊吏緩徵科撫流移踰年盜遂屏跡在南工部有所市物吏受賕率先給直而故緩其入黠賈因以爲利用令民得自輸物輸已立予之直弊遂絕吏部自嘉

靖初郎中專用事尚書至不暇有所可否而侍郎相顧以崇不發言爲知體而郎中者其智力固則盡以任吏用至有所舉措必謀之兩侍郎兩侍郎亦樂爲之盡而郎中亦遂以簿書任其僚屬吏不得上下其手會大計以勞致疾既華徐文貞階來候竊問其子寢食狀用目且瞑遽呼曰兒母及外事其不亂如此性孝友博綜羣書尤淡於易禮能古詩文詞旨典則兼工書畫所著有讀易日記及文集十六卷今列鄭賢祠

松陵文獻

卷五

十

潘子曰國史標用端亮有節操王世貞以爲公可文行晚而秉憲握銓天下想望風采凡再司內外察見斥者不能修怨當是時貴溪分宜二相勢交軋公處之寬如也可謂高明令終者矣又贊其才不見長善無近名力雄萬夫外若不勝而何喬遠則云爲人肅括不落時態數言盡之矣余少從公家見其筆札丹青慨然嚮往及讀所爲鹽法河渠二疏乃知公政事文學有大過人者雖謂之未竟其施可也

顧嵩



顧昂字仲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將樂知縣縣雖老  
伍僿悍難治昂至申明約束皆畏戴之入爲刑部主  
事時方議大禮昂上疏不肯附張桂坐奪奉乃以母  
老請改南京遷汝寧知府汝寧多宗藩大姓俗好悖  
刻昂鎮以清靜政化大行後引疾歸先是昂去將樂  
士民思之久而不忘乃立碑縣亭以表其德至今縣  
有顧公祠焉嘗作忠孝經傳注藏於家孫大綱事母  
以孝聞爲詩有雅裁

毛衢

松陵文獻

卷五

七

毛衢字大亨少好學求師不遠千里舉嘉靖二年進  
士授浙江太平知縣調永康俗動悍前令爲民所訐  
坐繫獄衢至縛訐者至階下杖殺之乃視事奸民震  
恐邑中大治遷刑部主事時大禮議起上怒言者切  
直下法司論治衢上章爭之竟得釋久之擢四川僉  
事進提學副使所獎拔多知名士卒於官衢性伉直  
所至禁戢強暴甚有威惠工文章操筆立就初爲諸  
生與華亭徐階並爲督學御史蕭鳴鳳所識衢雖功  
不及階而政幹稱於時云子闔南壽南並舉進士

壽南字宇徵爲山陰知縣時浙東諸郡勾條苛濫進  
壽南建議永持道經著令又築堤廣濶以捍外潮  
民賴其利壽南子以燧以燧先後取科第並有文名  
沈啓

沈啓

沈啓字子由正德中領鄉薦凡七舉至嘉靖十七年  
始成進士授南工部主事世宗幸承天計水道當出  
南京將具樓船以待又恐上或從陸徒耗金錢尚書  
周用以問啓對曰召商民材於龍江關急驛偵上所  
從道以日計舟可立辦夫舟而歸直於南不舟而歸

松陵文獻

卷五

二

於於商無難也已而上果從陸中官請修奉陵意以  
規利啓與錦衣朱某往視謁之曰高皇帝制皇陵不  
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之當奈何朱某色動見中官  
具道之乃飾墻垣以報先後所省以鉅萬計改刑部  
累進郎中出爲紹興知府會稽新昌蕭山三邑田與  
賦左啓爲平其額而殺之令輕而易完時巡撫朱統  
旅海船之禁有豪紳陰爲奸民地以啓能得執意而  
解之持美遷啓啓不聽遂淡銜之尋遷湖廣副使  
督撫侍郎張岳討黑苗寨屬啓紀功時官兵多縱殺

邀賞啓令獲生口與斬級同自是全活者衆又有卒  
挾一首曰此黑苗酋也啓曰黑苗酋久知名此年少  
必詐也已而酋果出掠岳大賢之上其功然竟坐紹  
興時事罷歸而朱統亦被陷自殺啓歸絕口不言官  
事築室仙人山以著述自娛久之卒年七十八啓身  
若不勝衣而神采高朗博覽羣籍凡陰陽律歷五行  
水利之學靡不研究喜爲詩陸師道評以爲古體沈  
著近體明雋所著有南殿南船二志牧越議略吳江  
水利考及家居諸集數百卷子察字體中博雅能文

松陵文獻

卷五

七

自左氏離騷而下多所擬作舉嘉靖十三年鄉試早  
卒有少虛稿孫季文字少卿萬曆五年進士授工部  
虞衡司主事久之不調二十年始進都水司郎中督  
理南河尋遷陝西督學副使又三年轉福建督糧參  
政出納有法攝布政事一以仁恕爲本而祗弊不遺  
餘力以上數語本闕書先是闕以候警增賦季文悉釐正之  
二十六年遷四川按察使時播州用兵調發旁午季  
文積糧製械具有勞績播州平獻俘所條上征討時  
日地里多淆亂不堪宣讀適季文入覲兵部暮夜往

叩之季文援筆立書三鼓而盡覈之原奉不來人服  
其敏二十九年遷山西右布政使山東左布政時以  
備倭故增餉至五十餘萬季文曰倭去矣安用重困  
民汰去二十四萬時太監陳增馬堂輩竝爲暴季文  
建議以包稅請從之山東兌運惟臨清德州小灘爲  
艱乃議官斂解酌遠近輕錢粟量豐歉爲規制不以  
煩民三十三年擢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會河決大濬  
朱旺口役夫十八萬經營不給季文以河南歲輸臨  
清二倉米頗充溢二倉米直八錢而河上米價贏三

松陵文獻

卷五

七

之一請以沿河州縣應輸二倉者畱萬石以八千金  
輸之則河工可濟國儲無虧上許之兩河旱蝗請蠲  
賑煮糜墾墾荒積穀民賴以濟又以稅賦無法條上三  
事曰稅富民不稅貧民有官稅不宜有私稅徵有稅  
之稅不徵無稅之稅疏入悉報可兩河兌運在臨清  
德州者悉如山東法行之著爲今後二年詔建福邸  
於河南府計費且四十萬季文曰加派則兩河疲困  
協濟則隣境兵荒乃議畱料價諸課及括庫金佐之  
故役竣而民不病三十六年以疾乞休踰年卒季文

值歲履嘗發粟三千石以賑鄉人其在河南嘗貸官錢千計易粟至吳下平糶邑中至今德之

張源

張源字連卿嘉靖元年舉鄉薦歷寧波懷慶二府通判有清操世宗崩遣詔至縣源扶疾哭臨如喪考妣越三日以毀卒年八十八後督學御史耿定向命祀之學宮源有至性事母孝撫孤姪有恩

顧曾唯

顧曾唯字一貫同里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金華

松陵文獻

卷五

主

知縣縣故倚郭里甲因於供億曾唯悉裁冗費民甚安之性廉明庭無留獄倭寇溫台有自馬驄嶺入永康武義境者曾唯督民兵守要害倭不敢犯縣學素隘爲買地拓之遷監察御史巡按廣西先是安南貢使至者或十餘年不遣曾唯言遠人內附當以德懷不宜久留使者失信遐外上從之湖廣歲供廣西餉多後期輒以洞庭風波爲解曾唯以衡永諸郡接近廣西道路交通奏請直達人以爲便宗室有犯法者抗章劾之自是豪右屏跡以大父年高請告歸嘉靖

末吳中屢中倭又苦水災曾唯條上禦倭策及賑荒議多見施行鄉人賴之性友愛推故廬與族人共居至四五世猶不改云所著有西臺奏議易說及詩集數十卷今列鄉賢祠

周大章

弟大猷

周大章字一夔邑人多好經術而大章獨明兵法嘉靖三十一年舉於鄉明年三月倭倖犯青陽港知縣楊芷請爲參謀部署子弟以飛艦斷其上流斬首十八級生禽五人吳人始有戰志三十三年六月倭自

松陵文獻

卷五

主

崑山掠閭門南下大章以輕舟邀之斬首十六級明年正月復禦之平望斬首十一級當事偉其功先後賚以銀幣竝辭不受巡撫周珣數訪以兵事檄守朱涇踰年乃罷論功當授官大章以養親辭上曰孝既可嘉忠亦難泯乃官其子崇仁蘇州衛千戶世襲後大章謁選爲餘姚教諭會瑞安被倭患吏部遂以大章知瑞安縣縣城庫廩乃鳩衆築城九里門皆有樓周以雉堞倭不敢逼卒於官大章才筆奇恣有文藝集及禦倭賦略弟大韶太學生嘗從大章參謀幕府

立功海上尤精水利之學萬曆五年巡按御史林應訓議開東南水利引大韶與共事首疏長橋兩灘以通十郡之咽喉繼治白茅吳淞七浦諸塘以泄太湖之下流淤者去之淺者濬之而於田間隄岸尤極修舉十年秋颶風淫雨湖海相連不數日水患卽平不爲災大韶又條上浚河之策於當事略曰東南水利源者太湖委者三江諸浦滯者湖泖洩者溝港河渠海能受水爲百谷之王修治之大綱昔人云在開河在築圍在置閘在今日則築圍爲先開河次之置閘

松陵文獻

卷五

七

又次之然常鑑爲上流不疏則無以清其源蘇松爲下流不治則無以導其歸故必增二壩復五堰使西北之水入於江浚三江通諸浦使東南之水入於海時不能盡用今所傳者有水利節略兵家緒言凡數十卷

邑人潘程章力田撰

人物志六

明

孫從龍

孫從龍字汝化少警敏凝重時有倭警書舍多窺伺從龍反身面壁而讀人以此知其不凡隆慶二年舉進士授行人遷刑部郎中錄囚廣西多所平反尤加意於永戍曰古者罪不孥况世世乎一人負冤災及

松慶文獻

卷六

子孫是重於大辟也然法比精密主者不能異出知廣信府廣信當孔道素苦供億從龍力行儉約減常費大半永豐舊有礦盜嘉靖間封禁諸山設巡司守之從龍議移鉛山把總於柘陽省巡司弓兵以益餉又坑兵以餉薄多虛籍從龍以爲增餉不若汰兵而實給之皆報可自是諸山無盜警遷江西副使申飭郵政省金錢二千餘偶閱陶靖節集慨然引疾歸生平學問得之易爲多王世貞尤推服之著參疑內外編辛年六十三令列鄉賢祠子履恒萬曆二十二年

舉於鄉終博羅知縣好言兵事有武經商隱數卷

潘志伊

潘志伊字伯衡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定州知州州號衝疲丁糧外舊有門銀千兩志伊曰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安用門銀爲遂罷之達軍數千自成祖時內徙設都司領之桀驁難制志伊曰華夷均赤子軍躡吾民治勿貸民有詬闕者亦繩以法境內大安轉南京刑部郎中以憂去萬曆二年起爲刑部郎中先是有指揮周世臣者故慶雲侯壽之裔孫也居東

松慶文獻

卷六

二

城小巷家止一婢曰荷花世臣夜爲盜所殺按實錄室朱則書周世臣先智祖不遇紀事巡捕張國維坐獨作則傳不知何故今從實錄諸書巡捕張國維坐事任奉乃執其奴王奎誣以與荷花奸謀殺世臣下法司訊志伊曰疑獄也姑緩之會左侍郎翁大立署部事國維以獄未成奉不得復陰結大立左右爲言司官受賄畱獄大立信之促具獄志伊持不可強之乃請移他司會勘而他司郎中徐一忠等承指擬奎等俱辟是秋當決志伊力爭得止四年冬恤刑山東遂不得預部議而奎等竟決矣尋出知九江府而京

師獲大盜朱國臣等自言殺世臣者我也奎等固無與於是給事中周良賓等劾大立失人之罪坐削職而志伊亦降補陳州知州歲大祲發廩賑救出所餉省丁糧千金全活甚衆十一年稍遷知南康府宋白鹿洞書院先爲當事所毀學田三十餘頃悉廢志伊力復之又五年遷按察副使袁州兵備會歲旱米貴民采蕨食志伊預計倉庫之羨酌被災輕重差次給之民始獲甦十九年遷陝西行太僕寺卿甘肅馬政久弛志伊親閱馬高下定植盈縮綜覈有法人不敢

松陵文獻

卷六

三

欺二年改廣西泰政初志伊在陳州州人好盜有諸生掠其族孤寡志伊以白督學孫丕揚丕揚怒釋諸生不問而內嫌之至是爲吏部尚書竟以考察論罷猶坐王奎舊事云所著有山東問刑條議不遇紀事諸書子錫祚字永甫以貢士爲撫寧衛經歷考滿當馳封上章力辨王奎事爲有司所格遂不受封達滿廣布政司理問卒於官好古博識在撫寧若南陽關答策遼事如指掌焉

吳允夏曰公以陳州時曾持正忤學使者已而得

者晉冢宰掌計事据拾王奎舊案中以考功距爲郎時已三紀去被謫時亦有八年矣謫之後京察者三外計者四忽爲索癡世有此黜幽之典耶按乙未主計者爲富平孫丕揚及考功郎薛時馨所去取頗違公論今以公一人徵之益信

曾孫樵章曰少時讀先大叅所著不遇紀事至王奎一獄不勝扼腕曰甚矣執法之難也謹按神宗實錄云王奎罪案未決刑部署印左侍郎催該司郎中潘志伊速結此獄志伊以獄情重大請委官會問乃委

松陵文獻

卷六

四

郎中王三錫徐一忠研審而王奎與荷花盧錦俱坐凌遲萬曆四年十月處決矣後禮科給事中蕭彥劾云王奎之死起於巡捕把總張國維之妄學而成於刑部侍郎翁大立之輕信潘志伊請多官以爲已地似有規避之情王三錫徐一忠既會問而漫不參詳不無扶同之弊俱下部覆上以翁大立率意識刑有傷好生念已去任革其原職張國維遣戍潘志伊降一級徐一忠王三錫調外任此當日得罪始末公不過爲法受過已耳焉時可紀事云左侍郎翁大立自

南來有親族數十人寓京師張國維徧路之國維亦自至涿州迎侍郎侍郎問京師有何事國維曰事在邸報小人不必要言獨部中有逆犯王奎等司官將反其獄人心頗不服非指揮所敢言也於是翁之諸黨盡言王奎鉅富持數萬金行賂非即決之無以厭眾志翁違信之署部次日即語郎中潘志伊令速成獄志伊力言三人之冤翁大怒曰汝受奎賄耶再三強潘問潘必不可請移他署會勘翁乃命他署郎中徐一忠王三錫等會勘一忠等復猶豫不敢書獄翁大

橋陵文獻

卷六

五

嘗一日四五起辦稿諸郎揣堂官意堅爭之無益尋奏當成荷花王奎俱凌遲盧錦斬命下即決又四年而始得真盜乃故宰夫朱國臣也時可所紀得之見聞頗真但命下即決一語尚非事實考甲戌乙亥兩歲審決皆以公力爭之故得展期迄於丙子公有恤刑之行是固奎等命卒之日也然則公於此獄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耳而乙未大計猶據微文以快私忿孫公之量於是乎不弘矣近閱天啓邸報得先大父所上訟冤書詳明惋勵爲之涕

下而科臣抄舉直以年遠難明已之憶後生新進耳目不廣近且弗察遠於何有使非國史大書特書則先公明允之績終湮滅而不彰矣可勝嘆哉

袁黃

袁黃初名表字坤儀邑之趙田人地與嘉善接因入籍嘉善善家世以醫顯父仁字良貴有詩名工書法黃少負逸才於三乘四部星雜之書無不研究聲譽籍甚萬曆五年會試擬第一人以策譏權倖不果十四年始成進士授寶坻知縣二十年擢兵部職方司郎

松陵文獻

卷六

六

中贊畫東事訪求奇士得山陰馮仲纓吳人金相置幕下是時倭酋行長已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朝廷所遣辯士沈惟敬三人倭營議封貢罷兵行長許之使小西飛等來與大將軍李如松約以明年正月入平壤受冊退師黃以問仲纓曰倭請封信乎曰信東事可竣乎曰未也黃問何謂也仲纓曰平秀吉初立國內未附行長關白之嬖人欲假寵於我以自固故曰信也如松恃寵榮鸞新有寧夏功加提督爲總兵官本朝未有也彼肯令一游士掉三寸舌成事封

之續而束甲以還乎彼必詐唯敬借封期以襲平壤  
襲而不克則敗軍襲而克則敗封故曰東事未可竣  
也相曰襲平壤必克克而驕必大敗敗封與敗軍兩  
有之黃曰善正月如松果襲平壤入之所部遣兵割  
麗人首以獻功黃面數如松以襲封殺降之罪如松  
大恨與贊畫郎中劉黃棠比而謀孽其親會如松乘  
勝進取王京遇伏大敗於碧蹄館退保開城而倭酋  
行長據龍山清正自咸鏡趨截鴨綠江經略宋應昌  
時駐定州前後皆阻倭計無所出馮仲纓言於黃曰

松陵文獻

卷六

七

師老矣退又不可清正校而悍藐行長而貳於關白  
願與金相偕使可憾而聞也黃以告應昌應昌乃遣  
仲纓往清正盛軍容迎之仲纓立馬大言曰諸酋恃  
強不知天朝法度汝故王源道義受天朝封二百餘  
年汝輩世世陪臣也汝敢慢天朝忍忘故主乎清  
正者薩摩君之弟爲平秀吉所畏故仲纓以故主動  
之清正嚙指曰唯唯仲纓就帳宣言曰汝巨州名將  
故主之介弟今破王京者行長也議封典者行長也  
彼以一弄臣儼然主封貢挾天朝以爲重而汝雄踞

海濱自甘半後心竊耻之且持此安歸乎今與我定  
約急還王子陪臣退兵决封貢勿令冊封盛典出自  
弄臣此亦千古之一時也清正手額曰請奉教解所  
著團花戰袍與仲纓歃血約盟令王子陪臣謁仲纓  
叩頭謝訂期歸國即日自王京解兵而東仲纓之往  
也金相度黃棠輩內忌之必且以通倭坐仲纓爲中  
黃地於是率健卒二千人分伏南山觀音洞邀其歸  
師殺倭九十餘生禽其將葉實仲纓歸黃棠果以通  
倭爲言仲纓取相所斬倭級示之且分遺其幕客乃

松陵文獻

卷六

八

止而如松以十罪列黃黃遂中察典免仲纓相亦坐  
廢黃家居講道著書從遊者甚衆嘗作立命說導人  
改過遷善淺有裨於世教初黃爲張居正客居正議  
正樂依古法造密室三重又依蔡氏多截管以候氣  
不應使黃視之曰候氣之室宜擇開曠地今瓦礫叢  
積則地氣不至一不合也外室之牆宜入地三尺二  
重木室入地一尺六寸三重木室入地七寸六分今  
皆不然僅可固地上之氣而不可固地中之氣二不  
合也室三重各啓門爲門之位外之以子中之以午



內復以子所以反覆而固氣也今皆而午三不合也  
聲氣之元寄之象數必有自然之理今所截衆管大  
小不倫四不合也天之午常偏於丙二分有半今日  
圭所測是也地之午常偏於午二分有半冬至候黃  
鐘之管宜理壬子之中位一而已豈可多截管乎五  
不合也居正如黃言擇地天壇之南隅候之飛灰果  
應居正大喜欲屬以正樂之事黃請先改曆法語不  
合遂謝去黃嘗受曆於長洲陳壤其法本回曆而  
以監法會通之更定歷元糾正五緯號爲詳密有歷

松陵文獻

卷六

九

法新書行於世黃卒後東事平錄其勞贈尚寶司少  
卿子儼字若思亦有文名天啓五年進士授高要知  
縣未幾卒

吳默

吳默字因之兄之勇以經學名諸生間默獨好靜恬  
讀書古寺每循几夜行明發復危坐嘗受學於王龍  
谿先生歲文遂大進萬曆二十年會試第一授兵部  
主事以憂去二十七年補禮部累進郎中三十一年  
遷尚寶司丞又五年進少卿舊制符卿班在詞臣前

已漸失其初默毅然建議復之詞臣以爲非默  
雖違衆禮也貽書往復數周卒不屈因召爲吳鐵  
改通政司參議歷左通政四十二年擢太僕寺卿天  
啓初以病免默性伉直數忤當事意立朝最淒然時  
論高之每會推必首及云初吳江知縣劉時俊素未  
與默相識會時俊以漕卒鼓譟爲淮撫李三才所劾  
默方在京師聞時俊賢爲白于河南道御史御史出  
彈事示之默嘆曰爲百姓受過此令所以賢也復爲  
訟言於朝吏部尚書孫瑋竟用默議奪時俊奉二月

松陵文獻

卷六

十

而已然默卒不令時俊知也李三才素以梟雄任數  
自附東林默一見卽上疏首發其奸人以其爲過後三  
才以貪敗乃服其先見晚徙家吳門遇民間利病多  
所建白上官知其無私每敬聽焉故事秋糧有南北  
兌南軍尤點悍往往南浮而北縮默請爲十分之  
中南居一分五釐六毫勒石通行但歲徵自倡減價  
官糴里人德之然默廉而傷刻持論不能容人之短  
舊輔臣申文定公素寬厚子姓多驕縱與默比隣長  
其譏議遂相戒不敢爲非然所撻拔如文公震孟

姚公希孟皆有人倫之鑒相與激濁揚清吳中士大夫皆巖禪之邑先賢徐公師曾孫公從龍杜公偉宜祀學宮以子孫貧志微久不下黜召主案吏叱曰爾力能持憲使久職祀典不能持乃公呼左右杖之吏大驚謝去微果下崇禎中卒年八十七

沈費

沈費字孝通一字子勺漢會孫也兄璟見文學傳費少沈晦父兄皆以爲不慧年十三爲文思理秀茂兄璟驚喜擊節由是知名萬曆十四年舉進士授南京

松陵文獻

卷六

七

刑部主事進郎中斷獄務從平恕出爲江西按察僉事居二年乞身歸年僅三十七耳性耿介未嘗以竿牘入公府有年家子爲家奴所陷坐重辟費知其枉爲白之縣時知縣劉時俊清嚴絕請託素敬費爲立出之且露封馳告曰使百姓聞吾過其見重如此三十六年大水條議蠲賑費力爲多家居十八年撫按交章薦起補廣東僉事甫入境疾作遂卒費孝友周慎人無賢愚禮接如一治家有法自奉儉甚卽宴客取不廢禮而止然能周人之急立義莊贍其族人事

兄璟如父璟沒衰經爲位哭之極哀庶叔佐坐寬傳悉力營解又撫其遺孤分產之半與之卒後十年士民祀之鄉賢路人旁觀有泣下者

史玄曰始費兄璟通解音律居家不廢清商之樂課訓二子書蟲疎失業費方壯去官自爲塾師親教子弟一門之內聲聲伎自豪歌舞接席而費從容問難詞旨精微如此二年篇章滿家其質行如此

沈琦弟珣珣

沈琦字仲玉漢會孫少孤卽有成人之度訓二弟珣

松陵文獻

卷六

七

珣肅然如嚴師萬曆二十三年與珣同舉進士後十年珣復縉之時以爲榮琦初授蒲州知縣稅監方恣橫守令觸之立碎琦將至先自上官曰彼來琦必不令得志請以身當之又宣言於吏士曰母老身病方借此求歸耳稅監聞之逡巡不敢入境民有訟者片言立決或笑而遣之凡二年間惟一囚坐贖後徙高陵三原其治一如蒲州入覲還託病臥險令健卒四出盡縛稅監用事諸叅隨置之法皆駭伏不敢動以禮部主事徵入尋卒琦長於簡札尤工案牘在官不

以掌記自隨人服其才三原蒲川並祀之學宮

琬字季玉初爲鳳陽府教授轉南京國子學正久之始遷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知東昌府爲政清簡擢山東按察副使萬曆四十三年山東旱蝗大饑巨盜劉好問等聚衆爲亂僚屬畏禍各託故致事琬兼敦集發廩賑給禽盜魁斬之招集流移置當平倉立義塚大年麥大熟乃乞致仕歸琬好禪理少時欲爲僧兄琦禁之乃止每之官必輿觀自隨布袍蔬食即奉金亦貯庫不入署舍家既貧官刑部時值吳中大

卷六

卷六

七

孫養正 本閩書

孫養正字聖功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興化府推官精聽斷訊獄得情嘗設善惡二籍朔望令保甲條報民間事備書其上亡得謾語異時有告言者取籍視之具知其人本末攝莆田事時詔蠲是年賦額十之一吏具牒檄徵叱曰墜天子德意令百姓困誅求爾輩罪足贖耶竟如詔書亡何卒官人咸惜焉

卷六

卷六

七

先賢顧采方書官志以補鄉評之所不及皆此意也於養正乎何疑焉

陳良模

陳良模字範卿萬曆十年舉於鄉授涪州知州徙巴州有循良聲轉慶王左長史遂歸性仁恕在涪州值楊應龍反遠近震恐良模輯寧彌縫州用不擾州有石梁亘江中百餘尺相傳水中二石魚見則爲祥良模至石魚自出人謂惠政所感在巴州嘗春月郊行以民方餉蠶惡鼓聲乃潛行去鼓吹戒吏卒毋得入

民家雅好吟咏既歸自謂獲有田園之樂益涉獵書  
記鄉里皆貴其名行

趙士諤

從子

趙士諤字蹇卿寬之從孫萬曆二十九年舉進士授  
會稽知縣政務清約有以卷軸爲壽者命藏庫中明  
年復進則出而縣之從此遂絕首捐奉浚淤浦數十  
里溉田萬餘畝邑人名曰趙公浦奸民妄言富盛木  
昌有礦金稅監將采之士諤以宋室諸陵所在力持  
不可乃已後民思其德立祠祀之縣多豪猾士諤悉

松陵文獻

卷六

五

繩以法曰令或不如意則改一教職去耳將奈令何  
繇是人皆斂手不敢犯士諤初至會稽四年之中辰  
出酉入強力不怠四年之後出卽旋入或竟日不出  
邑中號爲無事凡八年始入爲職方司主事久之以  
薦調吏部考功司改文選累進郎中萬曆四十五年  
主京察上疏言論人不貴刻而貴真用法不難嚴而  
難當服官以操守職業爲衡兩者有議必黜若舍是  
而南北東西橫置於胸中虛公既失湯平何期尚書  
郭經之漢以爲然是時黨議紛起空有極甚士諤曲

意調停所保全者甚衆嘗嘆曰昔爲外吏行止得自  
然迨居銓司百不能如意但屹然中立耳遷太僕寺

少卿會遠東用兵戶部議折俵馬借庫金以佐餉士  
諤爭之以爲折則馬空借則帑空乃止明年擢會都  
御史巡撫宣南宣府獨倍於他鎮士諤三上章力持之未  
報會總兵劉孔胤老耄懈行喉營兵譁於軍門士諤  
乃宣所上章諭以朝廷威德其渠以徇尋引疾歸  
臨行猶上言張家口爲宣鎮咽喉非重兵戍之不可

松陵文獻

卷六

六

其後喜峰失事寇入張家口宣府連歲告急人始服  
其先見士諤內行修潔既罷官歸日課子孫讀書蕭  
然如諸生時不輕謁有司惟邑中大利弊如賑荒均  
役諸議皆其所建白作詩文流達真率如其爲人從  
子廕

廕字任卿有才武而暴悍以武舉爲金山水營把總  
尋掌寶山營事破劾革職崇禎九年流賊犯安慶巡  
撫張國維拔爲守備屯太湖十年二月賊東下廕提  
兵禦之至雞飛離遇賊三百餘騎擊却之斬二十餘

緝追奔抵通湖賊以百騎來山前挑戰廝據山爲營而遣千總楊國鎮等以銳卒二百赴之射殺賊渠數人而賊潛從山後以千騎襲營廝力拒之手刃十餘賊以衆寡不敵被執脅降不屈遂遇害部下李池等皆格鬪死事聞贈指揮同知子孫世襲總旗仍令太湖建祠祀之廕少孤貧家世業儒廕獨取郕中羊學騎刻竹爲弩矢射籬邊燕雀以爲笑樂人咸目爲狂及年四十仗節死義聞者莫不悲之

松陵文獻

卷六

七

節其人蓋寬然長者也公家孫翰有文行隱居教授與余善嘗從問丁巳京察事云時王計者爲尚書鄭綱之老矣吏科徐紹吉河南道韓浚皆輕險銳意以鉏擊東林爲風宋公自田間來一王虛公多所取正如孫公慎行等皆賴其力得全而於王之家事尤多苦心世莫知也王之案者以持挺擊獄忤神宗意欲罪之而患無名欲以計典綱之紹吉等覘知上指以語公公謝曰以銓司黜陟之典爲奉行中旨之具是亂首也不可而之案素無行自揣必不免私詣公跪

請之公正色叱曰君自號正人奈何惶怖失度若此獨不愧於心乎之案自是淡噤之矣然考察疏卒不及之案疏上上令中官讀之無之案名遂留中署都察院李詒聞之乃於拾遺疏列之案貪酷故事拾遺止四品以上而之案以至事預亦僅見也拾遺疏既得旨下部明日考察疏亦下公當具覆乃引浮踪側坐降調上特批革之案職仍奪誥命皆非公意也公所謂居銓司百不能如意者蓋不特一事而此尤關職守之大者故詳著之

松陵文獻

卷六

八

周道登

周道登字文岸少有器識儀觀甚偉萬曆二十六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性恬退畱心典故以獨立行意故十年不遷官久之始爲國子司業少詹事泰昌初以禮部侍郎攝部事時連遭大喪典禮殷煩道登拮据劬勤皆有條理後請告適魏忠賢用事遂削籍家居思陵卽位首重閣臣之選上自祝天取會推諸臣姓名置金瓶中卜之得錢龍錫等六人道登與焉乃卽家召爲東閣大學士既至首陳三事曰守祖

制曰秉虛心曰責實效上皆嘉納尋以香苜平推恩  
輔臣加道登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居官廉慎自將以  
不善附和爲黨人所嫉會選庶吉士道登所取朱統  
錦本南昌宗室御史任贊化等交章論其違制道登  
坐罷然統錦實有文行事竟得白道登事兄如父門  
庭肅穆駕於親故不妄交接遇水早有祈禱道登  
亦避居郊墅爲民請命然恩怨太明論者或少其量  
焉無子以兄子振孫爲後

潘子曰公爲相僅踰年卽致事去其入告動以法祖  
松陵文獻

卷六

七

爲言而統錦之選庶常反以違制見譏何哉夫祖宗  
朝未嘗有宗人入仕之禁而有司奉行過爲拘制自  
四民之途旣開宗室有才藝者始蒸蒸嚮用而不  
使入中秘備顧問何示人以不廣也若謂同姓不可  
當國則唐李適之宋趙汝愚伊何人哉然則公之得  
罪正以其守法非違制也公於先大父爲外兄弟故  
得備聞其遺事要之救時之略或非所長而清嚴懲  
直以視古之大臣亦無愧矣

人物志七

邑人潘樞章九田撰

明

周宗建

周宗建字季侯恭肅公用曾孫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武康知縣兼攝德清三年調仁和遇事明決朝斷如流他邑有疑獄爭請詣宗建一訊卽白時稱神明天啓元年以卓異擢監察御史時保母客氏與魏忠

松陵文獻

卷七

賢居中弄權外庭猶未覺也宗建首上章請止客氏入宮明年因雨雹之異極陳忠賢奸狀章三上忠賢恚恨至欲削髮爲僧以激上怒賴閣臣葉向高等中救僅坐奪奉四年上欲遣太監劉朝視關門軍如古采訪使宗建力言三不可允害遂得已巡視光祿所裁省以數萬計會聞父喪歸而都御史楊連左光斗等相繼劾忠賢罪皆引宗建疏語爲証連等既下獄死忠賢恨宗建刺骨其黨曹欽程舊令吳江素不快於宗建乃誣以在仁和時贓罪并連及同邑吳煥坐



削籍聽勘忠賢又僞爲稅監李實疏糾撫臣周起元等竄入宗建名矯詔逮下獄拷掠備至竟不勝酷烈而死崇禎初贈太僕寺卿諡忠毅宗建家居時值邑中大水爲請折漕米一年當事者采其言上聞竟報可邑人德之所著有詩文奏疏若干卷

吳煥

吳煥字文叔洪之曾孫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海寧知縣三年調仁和以憂歸天啓二年補內黃考最會曹欽程誣奏周宗建罪以煥其同鄉又相代爲仁和

松陵文獻

卷七

令疑有奸私事下所司按之無跡而宗建復坐周起元逮下獄死崇禎元年召煥爲監察御史首發太監崔文昇罪惡并及欽程上怒繫文昇於馬房其黨伏宮門大哭聲震御座命執首事二人及文昇各杖之百發孝陵淨軍而煥疏畱中已補贖請乃下吏部議欽程罪命自今有畱中者皆補贖取上裁時詔燬三朝要典詞臣孫之獬涕泣固爭以爲不可煥抗章駁正之解竟坐廢尋出按陝西時秦中大饑邊軍多去爲賊攻掠西寧漢中勢漸長有司畏罪不以狀聞煥

寇疏糾游擊擊其勝等王撫縱賊又請卹戰死千總王佐百戶劉爵皆報可踰年改督遼餉而流賊益橫諸將不能制往往旋撫旋叛皆如熈所料五年以病歸久之起爲湖廣按察副使不起卒

### 潘有功

潘有功字臣伯天啓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三年選爲兵部車駕司主事五年遷職方司員外明年晉郎中素習武事及在樞曹以練達稱擢爲陝西參議至則撫關內守道事七年八月流賊犯渭南有功

### 松陵文獻

### 卷七

奮曰渭南富庶且當會城之衝萬一不守全秦動搖矣遂單騎馳入城衆以賊新盛請固守有功曰不挫其銳何守之能固聞賊勁惟塘馬近在二十里外而老營遙爲聲勢若殲其塘馬則老營不戰走矣下令晝食夜四鼓戎服乘馬而出軍民遮道阻之不可乃躬巡諸營勉慰之皆踊躍直前襲賊斬百餘級比曉賊大奔潰無何徙靖南道以賊屯襄郿州乃南趨鳳翔而賊復阻汧隴月餘聞北道稍通復改從北會蔡將蒲國忠之官盧塘卽與俱行十月抵涇州城剋破

無人野宿郊外會賊騎大至登山自守凡一晝夜衆皆饑困已乃結隊前行遇賊伏衆驚潰有功墮馬傷脅僅得至官會冬防方急羽書旁午力疾視事八年二月始解嚴有功竟以勞瘁卒官爲人贖達不事威儀詩文皆有清裁少時夢至一城郭榜曰金城因以自號及官隴右行部抵靖南衛爲古金城地果符所夢未幾而終

### 葉紹袁

葉紹袁字仲韶父重第萬曆十四年進士仕至貴州

### 松陵文獻

### 卷七

四

僉事紹袁少有藻思工詩賦天啓五年舉進士七年選爲南京武學教授遷國子監助教明年擢虞衡司主事以不耐吏職又好觸忤中貴愾愾不自得久之遂請告歸家素饒財及宦不達復不能治生產家頗益落杜門讀書罕謁長吏間以公事往謁持論侃侃小不合意卽拂衣去長吏知其賢亦加敬焉妻沈宜修字宛君山東副使琬女工詩五子三女並有文藻一門之中更相唱和以此自娛遂不復出乙酉後棄家入山混跡縉流感憤時事發爲詩歌有三閭五柳



之遺風自號粟菴蓋言未免食粟以志愧也嘗輯一時死節諸臣爲書未就而卒長子世佐字雲期能守遺訓絕意進取然卒與諸弟並窮困而死聞者傷之列朝詩集曰仲韶少而韶令有術洗馬潘散騎之曰宛君十六來歸瑤枝玉樹交相映帶吳中人號稱之生三女長曰統統次曰蕙蕙幼曰小鸞蘭心蕙質皆天人也仲韶偃蹇仕宦跌宕文史宛君與三女相與題花咏草鏤月裁雲中庭之詠不遜謝家嬌女之篇有逾左氏於是諸姑伯姊後先娣姒靡不屏刀尺而

公陵文集

卷七

五

事篇章彙組紐而工子墨松陵之上汾湖之濱閨房之秀代與彤管之昭交作矣小鸞年十七字崑山張氏將行而卒未幾統統以哭妹來歸亦死宛君情傷心死幽憂憔悴又三載而卒仲韶於是集宛君之詩曰鸞次統統之詩曰愁言小鸞之詩曰返生香及哀挽傷悼之什都爲一集而蕙蕙爲夢難離劇傷姊妹而作者亦附見焉總曰午夢堂十集盛行於世

朱天麟

朱天麟字游初初冒沈姓名天英後更今名少孤貧

托身黃冠有老儒陸生者聚徒講授天麟竊從戶外

聽之輒能記誦如素習者其徒以白生生召而試之曰此異材也遂錄爲弟子天麟感奮力學遂以文行知名於時已從崑山崇禎元年成進士授饒州推官久之不調十一年徵至京當考館職爲吏部所抑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會上于經筵從容語及人才詞臣黃景昉等因稱天麟學問醇明可惜上爲切責尚書田唯嘉等唯嘉尋坐贓免而上親御中左門策問時事天麟等五人俱改翰林編修蓋異數也南都之變松陵文集

卷七

六

間關至閩遷翰林學士閩事敗又赴梧州歷官東閩大學士有強藩據地求封王天麟議以祖制無異姓封王之令格其請不下強藩擁兵要挾爲罷天麟以謝焉未幾卒

盛王贊

盛王贊字子裁宋文肅公度後寅八世孫曾祖應陽嚴州太守有清節王贊少貧苦依外家陽城張氏後徙郡城崇禎十年成進士授蘭谿知縣親友餞之習江諸書記在坐王贊酌卮酒於江曰與諸公盟自今

凡有利於民無利於官者不可不爲有利於官無利於民者儘不可爲及到縣一切公費悉蠲之湯溪詭寇竊發衆號萬人焚掠山澤蘭民震恐王贊單車按行境上左右請設兵衛不可乃率里老講明鄉約具陳古今忠義之事詞旨慷慨聞者心動因使人持檄賊中諭以恩信爭縛首惡以獻事遂定蘭民素健訟王贊平心聽斷摘伏如神有甲牛爲乙所盜兩家俱有母牛互爭不決乃命置二母牛於庭東西而取子牛居中掠之乙牛啗草自如甲牛含淚匍伏有哀楚

松陵文獻

卷七

七

按王範行部訪逮姦竄王贊獨無所舉嘆爲不應範怒監司素不快王贊者從而搆之範遂劾其偏執非衆當高去士民聞之巷哭罷市至擁塞城門不得行王贊乃微服潛歸士民號呼奔走數百里爭致錢布爲助王贊笑而却之廷臣倪元璐范景文鄭三俊等交章以薦上一日御講筵顧輔臣云人才難得愛惜宜先盛王贊何如人哉對曰潔已愛民上云何故被劾對曰不善上官上曰此強項吏也越數日復問輔臣有一賢令未用忘其名輔臣莫能對上乃手出一

松陵文獻

卷七

八

直出皆羅拜而去至縣首驗獄因凡事述許都者悉  
論造之其黨相謂曰明公不停此爲功而反縱之敢  
不解甲歸命甫七日以母喪去官邑民援軍中奪情  
留請歸請留不得蘭谿人立祠祀之歲以生日爲盛  
公會民間吉凶事必告而禱焉吳中人有經其地者  
必問訊盛公安否或至泣下乙酉五月聞南都被閉  
閣自縊爲人救解遂削髮爲僧避居陽城湖濱課鄉  
童自給日無再食嘗采茨蒿之屬雜以麻麥如僧家  
所謂麥粥者家人或有難色王贊先自飽食衣每

松陵文獻

卷七

九

百結輒自引線聯絡負日於簷棚然自得時當道者  
多其故舊嘗遺書通問王贊輒婉辭謝之亦不復荅  
壬辰六月卒年六十有五

汝可起

汝可起字君喜崇禎壬午以貢士廷試入都時東事  
方急天子臨軒試選人騎射可起三發三中的上善  
之未及用循資授常州府訓導南歸至河間之故城  
縣縣已被兵可起止寓舍遊騎突入戶見可起危坐  
不動曰汝官人耶當降我降卿不死可起此之曰汝

知有不畏死官人耶遂被刀罵不絕口探血書壁未  
成字而死

吳易

祖鼎

吳易字日生宜山自傳祖邦楨字子寧嘉靖三  
十二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郎中擢湖廣按察使時  
荆襄大水潰隄隄兵七百里邦楨出贖錢補之如故  
龍潭蠻黃中據施州爲梗楚蜀間咸受其害又上首  
輩宁恃險遠焚掠邦楨一以撫一以討功尤著忌者  
沒之僅賞金綺還甘肅行太僕卿尋改陝西致仕卒

松陵文獻

卷七

十

易少有才名負氣奇策好兵法通任俠雅不欲以  
經生自見問爲詩文傳誦士林非其好也崇禎十六  
年成進士會北都失守易感憤作恢復議四篇洞晰  
形勢史公可法督師淮揚薦爲兵部職方司主事監  
紀軍前馳驅戎伍甚有勞績乙酉夏督餉吳中聞南  
都之變與同邑孫兆奎沈自炳等號召舟師屯湖蕩  
間結柵自固然兵皆烏合實不堪戰被襲夜潰兆奎  
被執易僅以身免父承緒妻沈氏並遇害時浙東兵  
起易乃收集潰散遙爲聲援遂擢兵部侍郎尋有梅

崇之捷晉兵部尚書封長興伯未幾江上兵亦潰吳  
軍解走嘉善被獲送之杭城見殺於草橋門年三十  
五亡子安國香故妓也同時被掠以死自守諸帥皆  
敬禮之後得釋歸老於柳胥故里焉

### 孫兆奎

孫兆奎字君昌從龍曾孫也祖輓恒習兵家言兆奎  
能世其學崇禎九年與吳易同舉於鄉相得甚歡已  
遂同起兵長白蕩木幾兵潰被執至金陵見大帥挺  
立不屈大帥故降臣也兆奎以大義詞責之其人羞

### 松陵文獻

#### 卷七

上

愧不能蒼遂殺之臨刑賦詩見志顏色不變髮潛錄  
曰爾君舉事號召之遠聯屬之衆則孫不如吳臨事  
之愼赴義之烈則吳不如孫吳在軍中每置酒高會  
孫勸其節飲且以謹斥堠爲戒吳不能用竟坐是敗  
是時邑人沈自炳吳鑑徐鑑呂雲孚沈約朱旦陳宗  
道之流仗義而死者甚衆不可勝紀也

### 王景亮

王景亮字武侯初名佩字仙聲家故徽父官托身吳  
氏及貴未嘗失禮人以此多之景亮有主性刻苦澗

學崇禎十六年成進士弘光中以中書舍人主雲南  
試會亂不進遂歸閩中擢監軍御史極言時事勸中  
樞宜甚見褒美旋加太僕卿巡按金衢兼督學政初  
與永豐伯張鵬翼不協尋各釋嫌期報國人兩賢之  
丙戌八月城破被殺鵬翼亦死之

### 趙應

附錄 卷七

趙應字漢之崇禎十六年進士知甌寧縣有惠政丙  
戌六月閩中初舉鄉試應爲同考官遷行營禮部儀  
制司王事改文選司王事赴延津忽患足痺遂請告

### 松陵文獻

#### 卷七

上

寓高陽山中建寧破應卽爲僧往來吳越間訪名師  
受戒律雖家人罕見其面最後爲盜賊僧竊起嗣法  
弟子居天台國清寺辛卯冬來吳江至穆溪遇風舟  
覆而死爲人恬淡貞粹雖然不欺其志者也又有顧  
祖奎字玄度天啓元年舉於鄉後知連城縣與應同  
時爲戶部郎出知南寧府祝髮於肇慶之白雲寺而  
卒張起字將子崇禎三年舉於鄉十六年授廣州府  
推官甲申後改授韶州又改欽州丙戌冬粵東破起  
先令妻妾投繯死將從之爲所親抱持不得死後歸

肇慶擢戶科給事中粵東再破從走南寧不知所終  
吳有涯

吳有涯字茂申幼穎異能文天啓七年舉於鄉數上  
不第與同郡張溥楊廷樞輩倡爲復社以古學相劇  
切四方人士翕然宗之遇邑中有大利弊必慷慨白  
當事多所補救巡撫張國維尤重之崇禎中署金壇  
教諭遷平陽知縣首立十禁又請折海運止預征政  
聲大著南都被避地樂清遂入閩中召對白晡至夜  
侃侃數千言有真御史之褒擢廣西道御史巡按浙  
松陵工獻

卷七

三

東在閩三月前後四十七疏皆軍國急務以道梗駐  
處州浙東兵潰削髮爲僧歸隱鄧尉山久之返故里  
當事請一見不可幽憂發病不言不出若干年卒

邑人潘樞章力田撰

人物志八

儒林

宋

王蘋

附從子誼從孫麟

王蘋字信伯其先福清人父仲舉字聖俞剛介厲學不徇時好徙家邑之震澤鎮卒贈奉議郎蘋出爲世父伯起後伯起字聖時受經於王安石學文於曾鞏

松陵文獻

卷八

十

有詩曰唱道野集卒贈右宣教郎二程在雒伯起遺蘋往從之遂爲程門高第通春秋楊時嘗言後來師門成就者唯蘋耳三舍法行遂不就舉蘋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皆如素習然不微名當世世罕知之紹興初高宗幸平江知府孫岳薦其學行以布衣召見當戎馬間陳說數百言補右迪功郎賜進士出身除正字兼史館校勘受品條具賊退利害蘋奏治本三事曰正心誠意曰辨君子小人曰消朋黨上謂補臣曰蘋起草茅而進止議論皆如七

成儒者能通世務乃爲有用耳預修神宗實錄優詔

獎諭胡安國力薦之謂其學有師承識通時務使司

獻納必有補益遷著作佐郎通判常州王管台州崇

道觀不悅於秦檜會從子誼曰作文刺檜貶象州蘋

亦連坐奪官久之復予祠引年致仕官至左朝奉郎

卒年七十二蘋識慮精微論議平易憤然若與世忘

既老作論語集解未成合文集爲四卷曾逮嘗問親

師友之道曰師不專在授受友不專在講習於精神

氣裁間自有相激發處是善親師友者人目爲名言

松陵文獻

卷八

二

嘉熙元年知府王遂祠之學宮實佑初里人沈義甫

立像震澤鄉校以門人陳長方楊邦弼配號曰三賢

子大本朝請耶浙江安撫奏議大中儒林郎並以學

行世其家從子誼從孫麟

誼字正仲一字漢臣師事楊邦弼以學鳴於

時秦檜當國忌天下能者誼因發憤擬爲罷相對曰

刺之爲其僕所告檜怒貶象州十年乃歸遂不復仕

著春秋類書

林字勉大恬憺寡欲少孤力學母沒蔬食布衣絕

進取題所居曰定分齋好著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  
巢曉稿五十卷晚年嬰廢疾卒于德文字則卿克世  
其學嘗刻叢書成焚之墓見者無不感涕官止承節  
郎孫致字行父著雲嶠類要紀事極該博史文曰宋  
郭紹彭志墓稱林居笠澤林爲吳江人無疑今刻叢  
書乃冠以長洲謬也

陳長方

陳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父仇字復之舉進士與  
魏了翁交善了翁謫廣州仇以書賀由此得罪嘗從

林麓文獻

卷八

王

游定夫學得治身養心行已接物之要娶吳人林旦  
女生長方長方少依外家因從王蘋遊居震澤鎮紹  
興中舉進士爲江陰軍教授尋歸徙家步里閉戶著  
書有步里客談春秋禮記尚書傳漢唐諸書學者  
稱爲唯室先生弟少方字同之亦端介不羣孝宗朝  
爲東宮講官時號二陳

楊邦弼

楊邦弼字良佐其先浦城人文公億四世孫也來吳  
從王蘋學遂居震澤探極理趣發爲詞章紹興十二

年舉進士第三會行在初建太學選爲博士踰年通  
判信州遷大理卿改湖南漕不務鉤致甚得大體擇  
秘書丞著作佐郎再遷禮部郎以起居舍人使金還  
進起居郎中書舍人卒孫紹雲寶慶三年以薦補官  
終禮部侍郎

沈義甫

沈義甫字伯時嘉定中領鄉薦爲南康軍白鹿洞書  
院山長舉行朱子學規時稱良師久之致仕歸震澤  
建義塾講學以淑後進又建明教堂以祀三賢隱然

松慶文獻

卷八

四

自任後傳之意學者稱爲時齋先生卒年七十八著  
時齋集遺世頌行世今列鄉賢祠

明

徐師曾

徐師曾字伯魯沈澆好學弱冠抗類爲人師嘉靖二  
十六年舉禮部以父母年高不對策而歸父歿後始  
成進士選庶吉士轉兵科給事中復以母喪歸起補  
吏科所建白多切時務奉使周藩晉左給事中是時  
肅皇帝春秋高嚴嵩父子用事言路多循嘿失職師

曾慨然嘆曰可以止矣會疾作遂請告不起闕書舍  
南湖上屹屹誦如諸生時萬曆初以薦起禮科固  
辭晚年覃思著述皆翼經而證史頗及時務亦喜作  
詩工取達意所著有周易演義禮記集註正蒙章句  
世統紀年湖上集文體明辨大明天鈔官學見聞吳  
江縣志小學史斷經絡全書六科仕籍凡數百卷卒  
年六十四史玄曰在時禮記列於五經士子但用陳  
澹集說曾以爲未盡善始鳩集羣儒潛心講誼積數  
十年乃效朱子成規模爲集註功加於諸其學至今

松陵文獻

卷八

五

通行之先是莫旦史鑑陳理皆爲縣志至嘉靖中世  
及事邇文尤繁猥曾以爲不足經遠重作吳江志綜  
討舊章號爲良史王志堅曰弁州名賢贊謂徐公以  
父母老不能直諫故歸而不知公之父嫡母生母皆  
已前卒今據墓表正之

王世貞贊像曰吾聞之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去  
以全志亦以全厥身而永終譽又問之人有不爲也  
而後可以有爲嗟嗟先生乃竟不爲卒以全歸耶

張德載 孫世傳

張德載名犯宣宗御諱以字行父銓見文學傳德載  
性至孝嘉靖十九年舉於鄉例得坊金一日散宗黨  
略盡父銓卒南安德載千里奔喪哭踊幾絕服除當  
就試忽念大母陳氏年高輟棹不赴亡何大母卒尋  
以避倭奉母入郡既再試不第分前八卷考云亡何  
銓卒於陳氏之後也大謬無據遂屏冠服爲野人裝題其室曰愛日  
朝夕不離母左右自就養而外即歛膝坐小樓中不  
爐不扇不寢不飲酒食肉謝絕賓客守令造之或不  
得見亦不報謝心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邃於經術多

松陵文獻

卷八

六

所箋纂晚益究心主敬之學多所得修撰羅洪先  
倡道江右聞其篤志思相質問然知德肅養母不肯  
卽來特造門人遠來就正咸嘆服去所著有孝經附  
註讀書疑獨鑒廣願諸書隆慶元年詔求山林遺逸  
撫按交薦皆不應兵備蔡國熙嘗單車造請退而嘆  
曰不圖今世有如此人知縣李遷楷有清名厭苦簿  
書嘗獨嘆郡中有德載等數人阿結繩治其爲長吏  
敬服如此歲大祲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餓屬軍與族  
人苦重役德載曰吾何忍獨以例免而煩族之老弱



爲請於官毀家產代之忽一日預刻死期至期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學者私謚曰靖孝先生崇禎十年御史祁彪佳表其德行與歸子慕朱陸宜俱贈翰林待詔立祠學宮德載陞宣皆吳江人時以爲盛事孫世偉

世偉字異度七歲喪母朝夕上食號慟同舍生聞者皆爲流涕及長文名籍甚萬曆四十年舉順天鄉試出新城王象春之門初黨議之起世偉扼腕樹賴多所題義量至是足象春者并指摘及之坐停三舉

松陵文獻

卷八

七

屏廢以老然世偉所交游皆當世賢能以名行相砥礪都有大利病措紳相顧嚙噬必自世偉發之下居淥水園閉門誦讀清談竟日樵蘇不費卒年七十學者私謚曰孝節先生

杜偉 本吳興縣儒生者舊傳諸書

杜偉初名嵩宇道升少有沈給事漢家冒其姓嘉靖三十一年舉於鄉沈幾頹悟窺極理奧修撰羅洪先家居講學聞偉名乃延爲子弟師偉學務至靜而尚躬行動止皆有法度邑中有大利害必身先白於上

官氣平而詞達無不見采納自以受沈氏恩厚自漢沒爲訓督諸孫經紀其家至漢孫位成進士偉曰沈不憂門戶矣乃復杜姓後位死遺家難倚慨然以存孤自任卒得全已而累舉不第謁選爲南陽府推官專務以德化民擢工部主事惟荆州關寬恤諸商稅課或不及額遂引疾歸將發指舟中二木笥曰此來時所無必荆州物也命沈之江會言者劾偉不赴部考覈爲非制下工部覆具言荆麻竹木自四川建昌諸路浮江而下而彼地連歲用兵兼之采辦大木商賈少至以故稅額減於前然時勢不同實無贖私可以指摘請特免考覈上知偉賢遂許之嘗道過鄱陽湖大盜猝至偉讀書自若既而知爲靜臺先生也羅拜而去有孀婦夜奔爲正坐諭以大義婦慚悔泣而去其德化如此靜臺偉別號也所著有順性學聚二錄正學編靜坐訣四書筆記諸書今列鄉賢祠吳默曰偉生平無匆遽之色雖造次拾獲而神閒氣定應之坦如蟬蛻世氛之外學才歸師傳自修自證所謂豪傑之士非耶史玄曰

松陵文獻

卷八

八

虞衡以主靜立說雖宗尚分塗皆爲儒林所重

朱陸宜

朱陸宜字德升少立名行十餘歲從父齋徙吳縣山中萬曆四十年舉於鄉性至孝念父母老一再上公車往返不過百日天啓五年寓京師忽心動馳歸未幾母遽卒自是絕意進取朝夕侍父寢食調治湯藥中單厠踰手承而進後父沒哀毀成疾竟卒少與周忠介公順昌同學順昌中瘡禍親知皆伏匿陸宜哀狂往送之周旋甚至爲孝廉二十年妻子化其德門

松陵文獻

卷八

九

庭蕭穆所爲詩文皆根柢理道學者私謚孝介先生崇禎十年贈翰林院待詔子鑑字彥兼有學行亂後隱於黃冠以卒

潘子曰郡志稱信伯早遊程氏之門視楊時猶爲後進而林艾軒云楊龜山之學傳之信伯意者龜山之及門雖稍後而聞道則在前故信伯從而師之耶自陳楊二賢而下皆羽翼伊川之教者也明代尊尚儒術自嘉靖之季士以講學爲名高其流至於不可方物而吾邑乃有真儒者三人焉徐伯魯之明經京峽

堂之立敬杜靜臺之主靜斯皆足以垂世立教矣嗚呼盛哉

顧文章

顧文章字石父爲人貞亮和粹讀書不事章句當其得意悲喜交集幼從兄廷樞論史至漢北地王謀吳先王廟自殺不覺號慟廷樞爲之廢講弱冠補嘉興府學諸生累試不第急泊如也家貧嘗學靡倦尤淡於易象春秋之旨旁及律歷星官無不綜究己讀邵子皇極書耽思至忘寢食以叩其師岳公元聲元聲

松陵文獻

卷八

十

曰學皇極當自聲音入於是取等韻字母習之稍稍有所開悟一日夢邵子親爲指授曰全書在杭未幾遊杭果得祝泌鈴而皇極以聲起卦以卦合數之法發揮無餘蘊矣所著書有經世叅經世聲音臆解經世總圖春秋類記訂補紀事本末甲乙帳易鑑洪範晴解星江雜著諸史石言等書凡數百卷皆根極理數兼括古今晚年避亂隱於秀水之郭陵邨作綱目紀事會戊戌春疾急猶強起刪訂屬草未半而沒年七十有四子宗瑋字連叔少穎異卓犖著述凡圖緯

聲音之學文亨所未悟者宗璋輒若然先秦刀焉所  
者有左氏事類年表春秋通例稽疑參同提要發明  
諸書先文亨卒

潘子曰石父先生余初未識面乙未冬邂逅論心恨  
相見晚因質以皇極經世起例先生曰讀與書當得  
異人子真其人也吾不惜傾囊相授因約明春下帷  
僧舍出書共訂竟不果來後三年而先生沒於禾余  
聞而哭之野念其遺書不知當如何散佚也展轉訪  
求得其孫延職持所爲行狀及遺書見示回翔披覽  
如對顏色噫先生爲不亡矣延職有志節能世其家  
學云

松慶文獻

卷八

上

孝義

宋

陸十七

陸十七震澤鎮人父疾篤剝心作糜以進疾遂愈後  
父卒廬墓不去母卒亦如之與幼弟終身共爨備極  
友愛寶祐二年郡守趙汝歷爲建旌孝坊又嘉熙中  
郡守吳潛建純孝坊以旌湯家浜里人刺心療母疾  
者逸其名此姑蘇志原文也徐志題湯家浜三字訛  
人作八直以里八爲姓名大誤

松慶文獻

卷八

上

華翥

華翥字伯翔好古力學有聲士林性至孝母疾禱北  
辰而愈及母沒翥猶持律甚嚴吳復撰華孝子誠感  
序曰至正辛丑夏四月丁未朔與客抵翥翥宗爲  
黍飯之將殺雞翥以齋禁辭弗聽刀忽墜地持爲三  
乃止衆駭其事咸賦詩記之徐師曾曰翥近怪誕  
儒者所不道也然吳復非妄人又日月可考信理或  
有之存其事以俟知者

奚士龍出楊衛吉紀畧

奚士龍吳江州人至正二十四年見吳學鼎新慕義割私田九十畝有奇歸學以供餽廩

陳和甫

陳和甫失其名吳驥蒙菴集曰予觀松陵陳氏所藏先世孝行卷爲之感嘆不已蓋其先和甫處士以孝聞於鄉在元延祐中慈母患風疾不能言走四方求醫莫治遂割股爲糜以奉之復禱於神精誠所感疾遂愈父客燕京疾篤處士馳往顧天乞以身代其卒也徒步數千里函骨歸葬薦紳之士咸嘉其孝行形

松陵文獻

卷八

孝

諸歌詠名聲籍籍惜無當路之援竟弗沾一命之祿以卒然自延祐丁巳以至於今彼公卿達官之貴且富非不炫耀於當時苟無忠孝以垂於後則其身名俱喪不啻始朽而燭滅矣今陳氏由和甫而下累葉相承至雲孫宗明昆季三人才行卓然能世守先業天佑善人信夫

李真

李真字允真宋秘閣侍郎衡裔孫年三十喪妻水葬真他出家偶失火焚其棺真歸號痛收骸骨葬之而

虛其右以自待終老不再娶子景昭嘗輸粟有斛賑餓有司旌以冠帶辭不受人稱其世義云吳驥曰允真儻有爲襟懷灑落性充直篤於行義見貧困可矜則惠粟以周之雖豪貴有過亦正言以折之心地坦夷是非無所隱嗣續繁昌享壽以卒景昭弱冠掌糧儲能裨贊邑政事無妄爲言必當理鄉民皆信服年踰七十乃終

陳晉

陳晉字大翁元末僞吳竊據其父坐作詩謗論死

松陵文獻

卷八

古

晉請以身代父子爭死不決主者謂代父者孝代子者慈慈孝之人安有誅上遂皆免之父尋病死既葬猶朝夕哭至失明洪武中晉妻家坐盜王孫建治事連及晉棄家遁去以存宗祀後遇赦歸孫讓亦善事親鄉里稱爲世孝

徐孝祥

徐孝祥家貧力學不求仕進嘗於廬後掘地見巨金輒掩不發居三十年爲至治壬戌歲大饑乃盡發之以賑貧乏全活不可勝計其後嫁女惟制而已

錄弗取也子純夫以明經發解仕至翰林供奉承旨  
受封如其官卒年九十七

明

盛逮

盛逮初名棟字景華父似祖有行義洪武初逮以賢  
貝應召賜冠帶參大臣議事與中書參政陳寧不合  
因引疾辭歸寧尋出知蘇州將以事中之乃命逮督  
辦通區通賦逮傾貲貲民以償友人唐自牧負官租  
可二百金走告於逮逮如數與之翰林待詔李幹老  
松陵文獻

卷八

五

無所歸逮延之家塾既卒葬於墓側歲祭之弟章  
字景良以鹽法被捕其急父憐其少不忍遣逮曰弟  
未有子請就捕因誅戍寧夏嘗遊國中與人導引  
法作原道詩年九十三  
京法司立為律曰一  
日願將軍者立為將軍  
人蔣生謀就赤旗生歸曰奈景子孫何  
賢僱人為軍不賢人為軍毋過也  
而奉詔亦為軍白為逆逆者皆斬首曰子發之是  
年九十三卒於家

莫轅

莫轅字異仲禮兄子少從張適易恒學洪武初文獻

詔獄將刑轅年十一自請代死有司奇之試加脅語  
語無異詞遂奏釋其父而繫之後轅父更為稱冤  
下竟瘐死而轅獲赦季父禮方有寵於上又與沈萬  
三諸大族連姻時國法方嚴轅憂之每勸祖諶散其  
家財兄輪不從乃譖指同姓謀誣誣與禮俱死於法餘  
皆怪之二十九年藍黨獄起祖諶與禮俱死於法餘  
謫戍一家無能免者獨轅以嘗附尺籍得脫變姓名  
亡命往來經營竊其祖叔遺骸  
按莫志云云蓋指謂  
不詳改叔為父且前已云  
父喪死矣何自相矛盾耶  
歸葬之屢冒法禁幾死嘗  
松陵文獻

卷八

五

以腦子自隨曰脫有急則服之兄子雲霖俱幼孤無  
依轅保護甚至建文元年赦歸痛念家禍却酒肉不  
御者數年沈文度者萬三之曾孫也有女字陝西劉  
巡撫而文度死家戍邊轅乃收養其女長而歸之鄰  
有舉室死疫者獨一幼子存人以疫能相染莫敢視  
又收養之家失火延及母寢轅躍入火抱母以出須  
眉焦灼人至莫識其面治喪不用異教亦不泥時日  
方位之吉凶凡世俗淫祀一切屏絕老而好學為詩  
文有理趣年七十七卒門人私謚曰貞孝先生子震

自有傳

徐昌伯

第八卷

徐昌伯永樂中坐事謫戍遼東家有老母其弟季昭請兄蓄養而以身代行昌伯曰爾少年不更事宜堪遠戍二人互爭久之母竟遣季昭行後十餘年季昭還母兄尚無恙相見極歡鄉人稱之題其堂曰孝義潘子曰季昭尤難也徐志獨稱昌伯者何且其母亦賢母也不以愛少爲念而能成二人孝義之名其事皆可書云

松陵文獻

卷八

七

鈕釧

鈕釧字時勉爲人落魄不羈好儒術不事家人生產父文知溫州釧隨侍而母妻留家居妻以疾卒所親有銜釧者說其母從俗火葬釧歸知之曰不敢言而心痛其事誓不復娶亦不畜婢媵積四十年終始一節嘗爲人塾師夜有婦奔釧釧拒之明旦托以他事辭去其節操如此

沈希受

沈希受父本中爲邑吏永樂初嘗預薦辟未仕而卒

時希受尚幼母奚氏撫之以至成立希受既長與妻馮氏事母以孝聞母卒希受命書史寫真朝夕虔奉出告反而儼如生存吳驥其姻親也爲贊以美之此於蘭云

麗景華

太僕議志

麗景華字宇春世爲吳江人父彥恭有隱德洪武中以贊從京師遂爲上元人景華幼有至性九歲喪父即哀毀如成人母吳氏素賢嘗督其市書教之景華好學不倦與婦徐氏勤力養母家遂以饒宣德三年

松陵文獻

卷八

末

母邁危疾景華親嘗湯藥夜則稽顙禱於天已乃割股作糜進之母果瘳又嘗患痢割股如初取糞嘗之謂妻曰味苦母不死矣果然天順二年春隣人失火延及所居乃呼天曰母老矣願天留此終餘年頃之風反火熄人以爲孝家明年有司以狀聞詔旌其門曰孝行復其家母至九十三而終景華廬墓則朝夕哭奠有盜十餘人至聞哭聲曰孝子也遂逝去有延鳥集松栢靈芝產階下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成化中府尹王弼欲舉孝廉不取乃請爲鄉飲賓又數

年

陸琦

陸琦字文璧善古文兼通醫卜星命之學爲人沈敏寬厚里有劇盜鼓譟入其家見琦投杖而去曰不圖八丈在也後又至遇琦輒去終不忍犯正統九年舉於鄉尋卒

吳璋

吳璋字廷用幼孤爲鍛工永樂二十一年詔選天下節婦給役內庭母陸氏名在籍中宣德四年淮王之

松陵文獻

卷八

九

國韶州尋徙封饒州陸氏皆從行璋棄家奔走求母者二十年屢啓王請見輒不允書凡十四上情詞益切王憐而許之命入宮見母母方病璋得復剖股作糜以進病稍間王聞愈憐之召賜金幣遣其母出至逆旅三日遽卒璋乃匍匐負骨歸葬先墓旦夕展拜妻動路人時正統十二年也後以子洪貴封南京刑部主事士大夫咸爲詩文美之號曰全孝翁年八十一卒贈太僕寺卿今列鄉賢祠

王錫爵曰吳孝子事類朱壽昌壽昌生不識母日昧

其子壽昌而索其所不可知其爲力難而孝子辛苦

乞食息於尊王貴瑞之手似易而尤難而其卒

皆至於得母顧壽昌之母優遊祿養者又數年理不

宜以溝壑死而陸母之得出也距其死三日耳片息

之視若有所待而留者使孝子猶得以肉代糜申其

一日之養天之祐孝子甚怪而巧不可謂之不幸也

昔者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其母四十餘年竟不

得徒望祭追號以紆其慕思此豈其力不足哉天子

之意侈而匹夫之誠專天固有至有不至也彼其饑

松陵文獻

卷八

十

寒暴露足滿口吃夢喚喚而覺呻吟徒倚側息於官

牆咫尺之間此其一日足當四十年其可以得母何

惑焉

潘翼

潘翼震澤農家子少爲里中黃景融家奴遂冒黃氏

執役勤恪正統初中官奉詔督徵通稅行部稍不如

意輒執令去時縣令被執景融爲稅長與其黨攘臂

奪還中官訴於上詔捕諸景融舉家惶駭翼請曰王

僕卽父子耳願代死無悔遂就捕至京師論死拷掠

無完膚終不易詞後赦歸景融感之更加中服與諸  
子並殉約死同葬於墓翼目不知書而從容就義人  
以爲難

吳理

吳理字元玉少從父戍京師宗族不相知者數年父  
死哀痛倍至一日得其族譜大喜祭告其父將歸訪  
焉時人或嗤其迂成化五年舉進士拜南京工部主  
事累遷郎中事母至孝母愛少女令與婿同居婿無  
狀理弗與較積三十年無間言舅氏在松江貧母念

松陵文獻

卷八

主

之理爲買田宅以慰其心同族雖疎遠遇之有恩族  
子鳳梧身釋氏迎歸撫之逍遇故人表不能歸遣使  
扶持還葬在工部時吏有弼子贖罪者理憐之白於  
尚書爲免吏罪性好學工古詩文對客立就未嘗虛  
草又善書畫卒年五十二項義而貧仁而不壽孝而  
無子時人莫不哀之

顧寬

顧寬字惟仁性孝友居母喪三年不入私室初以弟  
子綱爲嗣後生二子純綱待之如一族人顯貧不能

寬字計日給食有事則資以錢布終其身外祖李恩  
墓枕吳淞江屢經水患寬出錢千緡累石捍之有餘  
瑞者寬之從姊婿死無以葬寬買地葬之及掘地得  
故塚復命掩之而他擇焉其好義類此年八十

麗鏞

麗鏞字汝聲性好施予成化十七年邑中大水鏞出  
粟千斛賑之弘治五年又水鏞復出粟二千斛賑之  
撫按嘉其好義不倦以事聞命有司榜其門曰旌義  
復其家

松陵文獻

卷八

主

吳成

吳成尚書吳洪僕也洪爲諸生赴南京時成隨取  
廩以供旅費及洪爲福建按察使成爲洪持千  
金賂成求寬成却不受以白洪竟置於法洪名  
益起吳氏至今思其賢配食家廟云

顧宗義

顧宗義字惟正居城西流虹橋與兄宗仁偕友愛  
終身不異爰後宗仁無子宗義命長子古嗣之界以  
吳廬而別與次子行耕於允溪相距數十里每遇歲



之日必責以奉兄度兄已先嘗然後敢食雖  
家人亦毋敢先食事無鉅細必稟命於兄數十年如  
一日也正德中歲歲宗義嘗捐貲以貸里中鄰有暴  
橫者宗義不與較徐理論之其人感悟謝罪侯沈原  
母病疲將死原不敢歸視而流涕不已宗義聞知之  
卽率原往視其母獨臥一室目猶未瞑問所欲曰思  
飲耳乃汲水與之復歸取粥食之時鄰人相戒不敢  
入室宗義獨與原親問遺之日再往如是者月餘原  
母卒無恙有司聞其行誼屢請爲鄉飲賓竟謝不起

松陵文獻

卷八

重

嘉靖初卒年八十有二

李濟

李濟字民望麻溪人父璇遘危疾濟年十二卽割股  
作羹以進遂愈又三十年乃終濟居母喪廬墓三  
年不入私室習學御史蕭鳴鳳雅尚德行命濟食餼  
以風學者嘉靖二十一年以貢爲衡州府學訓導

沈忠

沈忠與弟孝皆舉人皆善事其母嘗病三日其益母  
昇毋受役於人所得肉各懷歸以奉母其孝劉時俊

其狀曰此類考叔也爲請於上臺而獎之

曾恒

陸恒字貞惠學通五經萬曆三十六年以貢入太學  
祭酒李廷機拔其文第一爲貴池訓導卒性篤孝長  
洲陳淳爲其父鯉畫像甚工恒出必攜以隨後爲人  
所竊恒素不善畫自傷無狀卷帙放失泣涕徬徨晝  
夜形勞心慕手追逐成父像鄉人莫不感其孝焉

陸雲衢

陸雲衢字彥遠家貧力學授徒爲養母忠危疾雲衢

松陵文獻

卷八

重

制諸代尋霍然父復苦癰癰飲食皆親哺之濟割  
股和羹以進久之父遂起鄉里上其事萬曆中按  
御史下檄表之

戴天敘

戴天敘字存南年三十餘屢困童子試或勸之爲吏  
不可曰是辱身也未幾邑諸生當館陳氏陳故爲  
人僕主者籍其財陳囊金六百兩暮夜投天敘天敘  
以鍊銜瘞之地中旣而陳死其妻餓竄門乞貸天  
敘曰若夫金故在盍取去其妻謝不知也天敘啓瘞

悉還之其妻泣拜去初陳之寄金也人無知者獨有從子願覺之及其還金也人亦無知者而從子以爲金故在未還也因求爲嗣天敘以序不當立拒之後天敘生子從子計如阻萬庠中天敘年六十卒所生子弱從子欲奪其金乃僞爲分券訟之官凡十餘年從子雖伏罪而其子家遂湯然矣天敘孫鼎立有奇節亂後隱居著述爲余言如是

吳承恩

吳承恩太學生家素饒父邦棐爲市人所辱承恩募

松陵文獻

卷八

重

少年立教辱父者以此傾其貲崇禎中年踰九十卒

蕭雲程

蕭雲程字漸于其先山陰人元時有國寶者爲邑訓導因家焉雲程性質厚好詩崇禎十年巡按御史路振飛疏言雲程孝友性成母鄒氏病爲刲股進藥受而廬墓繼母施氏患痢頓請代卒獲痊族嫂嫁貧割產贍給鄉人失金坐待完歸養喪夫之喪女嫁安業之亡師皆宜旌屬詔可明年禮部侍郎顧鑑使視其行命撤用不果

吳允夏 曾祖秀

吳允夏字去盈曾祖秀隆慶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知九江府巡按御史檄下司理勾稽贖銀至三千金秀請除其十之八鑿龍開河得良田三千頃又鑿老鵲河便商賈泊宿時爲之謠曰民不死吳公是子客如歸風伯無威還知揚州府後五塘建義倉爲民永利還福建按察副使被劾免後列烏程鄉賢祠允夏博雅好古尤邃於理學事母素謹初擢過於嚴俗及德器既成乃更爲重孺之色以順適母意

松陵文獻

卷八

重

然其治家嚴肅如公府內外截然無敢踰者家世多藏書彙經討論毋至達曙雖醫藥卜筮之術無不究心文詞雅健入太學累試不第杜門著述崇禎末歲饑米貴小民相率掠富家義成大亂允夏慨然發粟賑濟給理有方人不取欺全活甚衆嘗感火葬非古作廣孝哀言以警眾因自置義塚一區瘞浮尸若棺無主者至是道殣相望允夏募人掩埋半歲間得五千有奇其他實惠及人不可勝紀知縣葉公翼雲重其行遣使致羊酒謝不受中年連舉二子人以爲積

善之報

陳國珍

陳國珍字公獻母失明僦居城外鬻餅以養崇禎十三年家失火母不得出國珍號泣躍入從煙燄中抱持以出皆頭額焦灼不可識遂相繼死聞者傷之

孔尚賢

孔尚賢字廉石以善裝書名邑中賢直有士行嘗拾遺金於道堅坐待失者至還之士大夫高其誼多贈以詩篇尚賢無子還金後乃舉子世其業至今

松陵文獻

卷八

七

陳清

陳清字西雍邑諸生居盛澤賊至父紀自矜總清給之曰此我家蒼頭也遂得釋而清被殺

近紹原

近紹原字休仲邑諸生師事楊廷樞延樞遇害嘉墟縣首於市紹原贖其首殮焉人皆義之

陳允滋

陳允滋父士衡邑諸生剛正好直言丙戌丁亥間邑中無賴多起爲盜盜魁楊招忌士衡乘亂殺之併欲

殺允滋允滋尚幼匿凌山以免既長日夜思報父仇楊招已就無賴時出剽掠允滋潛結勇士伺便執殺之取其血以祭父招之黨訴於官里人義允滋爭白其事得不死遠近稱陳孝子云

松陵文獻

卷八

七

人物志九

邑人潘聖章力田撰

文學

宋

謝景初

謝景初字師厚壽之子慶曆六年及第以大理評事知餘姚縣始作海堤防水患民賴以安以屯田郎致仕性倜儻勁峭博學能文尤長於詩每為歐陽修梅

松陵文獻 卷九

一

竟臣所推重黃庭堅其壻也自謂得句法於謝公云第二景平字師同以蔭授校書郎第進士終秘書丞工詩景回字師復年十九所為文詞已可傳載

盛輿

盛輿字敬之初為崇澤鎮學教諭遷錦州學正會兵興為浙江行省參謀擢崇德州判官輿嘗受易於同郡龔子敬好古博識醫卜地理星數之書靡不遍究所著有韻書羣玉滴露齋稿

張淵

張淵字清夫博學好古有詩名尤工書法皇慶中以薦為東省提舉有心遠堂集虞文靖公集為序

明

黃本公吳驥司里先哲記

黃本字本中先世自江夏徙蘇郡元季兵起張氏據郡城網羅才士本中乃避地同里授徒資養遂留家焉洪武中舉明經為武英訓導歷會昌教諭於經史百家之書研極理趣其文章豐腴雅馴詩詞藻麗典

松陵文獻 卷九

二

則無愧作者游遭兵燹遺稿多散佚識者惜之

凌昌

凌昌字正卿同里鎮人家世業儒性聰慧強記尤遂於書徵詞奧義多所發明從元儒潘如珪游至正間舉於鄉會道阻遂不復就試以圖史自娛為文章洋洋而明潔放言極論一歸於理洪武十二年舉明經授縣學訓導遷太平教授卒於官

子成洪武二十一年舉明經初為嘉定縣

廣昌教諭吳驥稱其文章皆本義理如布帛菽粟之有實用壽終於家

陳謨 徐彰

陳謨字昌言初爲童子師於經史正句讀通訓詁而已及其沉潛歲久學進理明才思煥發凡唐宋以來大家之文皆含咀其英華規模其步驟故詞章精爽過人而詩律有涵蓄學者宗之同時有徐彰者字子章其學達於史書長於詩律辭鋒敏捷四座屈生與謨交情誼款洽每時和景明則治具共遊靈巖虎丘

本陸文獻

卷九

三

諸山窮日夜爲樂所至必聯詩寫景歸以誌其鄉人其所蘊莫能測也

陳玠 從弟琮

陳玠字以進其先東平人元時有爲吳江州掾史者遂家同里少從黃本學博綜羣書才高識遠見昔人行事成敗必剖析其故臺臺清談聽者忘倦發爲文章理明簡暢爲詩務合唐人音響不以雕琢爲工混跡田夫野老間明哲保身之士也從弟琮字叔振亦能詩長於七律近體書法道美永樂初徵起告諸朝

居南京有年而未沾一命終於家

鄭奕

鄭奕字弘道大父士表好義多延名師教之楊維禎贈詩有云爾祖傳經如傳寶家孫十歲早能詩恭美奕也奕秀目美髯貌若玉雪議論英發文辭高古元至正八年舉進士調饒州錄事洪武初爲御史出知贛州府坐事謫甘肅二十餘年永樂初以憲義薦還與同郡沈繹丁敏輩交最善有吳樵稿

沈毅

松陵文獻

卷九

四

沈毅字有莊家世治尚書洪武四年舉明經賜光祿酒饌尋放還當應辟署縣學西齋事所作詩文號西齋集

蕭規 子清湘

蕭規字元則其先楚人明初徙居吳江再徙郡城初從釋氏已乃棄去爲儒其學長於春秋毛氏詩然不求仕販鬻自晦爲文亦鬱茂有體裁人或從索之多謝不能人稱竹園先生所著有湖山集卷之二澤字孟南建文二年進士終建始知縣

中學秀才授中書舍人將大理評事皆有文學能世

其家

朱應辰

朱應辰字文奎綺川人少爲陳氏禮習舉于業元奎

累試不利乃棄去爲古文詞與楊維禎游洪武四年

以薦爲郡學訓導或云終於江陰訓導卒應辰爲文繁而不猥

詩亦工爲長短句篆籀逼古國初嘗命書符印其外

孫都穆爲刻其詩傳之

陶振

松陵文獻 卷九

五

陶振字子昌其先華亭金澤人贊於龍山胡氏遂爲

吳江人少與謝常同學於楊維禎兼治詩書春秋三

經洪武二十三年舉明經授縣學訓導嘗坐佃居官

令逮至京師振紫金山金水河二賦以進疏奉命撰

飛龍在天賦多雜俳調皇太孫以聞得釋還安化教

諭歸隱九峰間授徒自給一夕死於虎王達挽詩云

昔爲海上釣鰲客今作山中飼虎人釣鰲客振自號

也振才易辭近卑俛爲時格本無足稱而爲館生者

本之皆名陶氏學云所著有釣鰲清嘯二集集中載

哀吳王濞詩乃指斥靖難之詞蓋振卒於革除間故也

梁時

梁時字用行學爲文最苦少時遭家籍沒復聚徒講

學於長洲洪武二十一年以善書選授順府紀善示

梁中選翰林典籍預修大典充副總裁其文章以氣

格爲主不事纖麗亦善筆札有噫餘集吳驥曰時風

流儒雅持身以禮無窘步惰容雖席父兄之資不尚

綺紈之好既罹家禍安貧晏如屬文賦詩清純有法

松陵文獻 卷九

楷書行草各臻其妙潘子曰劉原先賢贊言時之父

初以博得婦生時適歲又博而負人揚之去時少則

隨母長乃走會稽山中讀書此委巷流傳之語不足

信也今考者舊傳所云席父兄之資不尚綺羅之好

則時固富家子豈博徒之後哉又云罹家禍安貧晏

如與徐志遠家籍沒之語合余聞吳中黨禍之酷起

於梁氏地於莫旦所記甚詳豈時即梁氏之族而株

連得禍者耶噫亦可哀已

吳驥

吳璘字材良同里人父誠養於何氏性耿介不屑與時俯仰故終身不仕璘家貧力學恬於勢利洪熙元年舉明經授濟學訓導正統元年改壽昌遷清豐教諭致仕卒璘博學強記教人嚴而有法時稱名歸山西河南陝西諸省鄉試凡五聘爲考官所取皆名士卒年八十三所著有蒙菴集歸田稿正統十二年爲詩經題雅周之慎犯楚昭王諱禮部請子銓字時舉天順六年舉於鄉授四川布政司經歷董永寧軍儲九姓長官任氏沒而無嗣宗族爭襲上官令銓訊問

松陵文獻

卷九

偽者以重賄通却之而直其事致仕歸年六十三卒爲人沉靜實實居家孝弟威寧伯王起師事其父與銓交厚及貴未嘗往謁人以此多之與璘同時有吳鎮宇陽裕能詩見湖海耆英集又有吳璉與同郡徐庸賈甫等並以詩名

莫旦

莫旦字景周震子也博學工詩文成化改元領鄉薦卒業太學作一統賢關二賦名動京師授新昌訓導九年遷南京國子監學正乞歸年至八十餘卒旦

家法也石湖鄉賢祠平生著作甚多嘗論吳澄以宋臣仕元不當列從祀趙子昂以宗室事警不得爲名臣皆名言也邑乘自宋以來歷朱長文寶德建興本前後綜述雖方策備存而義例疏濶且始爲諸生卽考論掌故搜采舊聞積三十年始成吳江志典雅可觀又有新昌志鱸鄉集傳於世

趙寬

趙寬字栗夫性警敏幼讀書數行俱下及長工古今詩文下筆千言立就年二十一領鄉薦卒業太學時王文瑞公僞爲祭酒漢加賞議成化十七年試禮部同郡吳文定公寬得其卷大驚遂置第一梓其文以傳不加潤色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執法不貸工部主事盛應期范璋以司牘忤中官牽訴於上遂繫部獄禍且不測同僚皆避不敢鞠寬獨挺身任之二人得從未減囚有當死者尚書欲出之寬不從竟置諸法在部十四年以明允見稱出爲浙江提學副使以身教士不受私謁品鑒精敏一經甄拔無不取高第者凡七年士風爲之一變遷廣東按察使決滯獄禁和

松陵文獻

卷九

人

官守中官使不得逞俄以疾卒年四十九寬  
量而不徒識貴賤卽壽夭亦預決不爽爲文學韓  
昌黎以未嘗屬草故多散佚僅存半江集十二卷今  
刻鄉賢祠弟宸宇受夫弘治八年舉於鄉爲雷州府  
推官改武昌通判投劾不仕宏善辭賦以清才稱有  
漁菴集

姚明

姚明字景昭一字視卿家長橋之南號月橋居士重  
厚寡言笑工古今詩文有所作人爭傳以爲式兼善

松陵文獻

卷九

九

書法成化十三年舉於鄉累上不第授官知縣民  
稱主審明以平易治之民安府有所需僉辦於縣  
明罷之見爲才將不足返湖南靖在南靖四年一如  
貴溪縣以母喪歸會有千石者死走京師訟之運  
疾卒年六十四明貌不揚而經書甚富又能謙冲不  
伐故一時稱德量者必歸焉有月橋遺集

崔徵

崔徵字淵父刑部主事齡四世孫也少爲諸生已厭  
舉之習嘗受易於汝泰見所爲文問曰文止此乎

張曰卽欲仕非此不可文豈但已哉徵笑曰寧不學  
仕不願爲此文也及例入太學遂絕意進取出所藏  
經史閉門誦讀窮日夜不休三年學成從其師曹孚  
謁同郡吳寬沈周諸名公質疑訂惑必擇其底蘊而  
後已尤工於詩氣象風格力追唐人蓋近代名家也  
卒年僅二十九有傳響集十二卷史鑑曰嗚呼自王

安石經義之說行累朝循是道不變世徒知以明經  
爲尚殊不知其分截章句決裂文義以苟合有司之  
程度可醜也其間非無豪傑之士思欲振起之然父

松陵文獻

卷九

十

以之教子兄以之詔弟卒不能易天下之消治此有  
志之士所嘗嘆息也淵父耿然一儒生獨能覺其非  
力追古不已而天遽奪之使不底於有成將斯文之  
運未復耶然則豈獨崔氏一門之不幸哉

王寵

王寵字履仁後字履吉守之弟也少從蔡羽學於書  
無所不窺而尤詳於經手寫皆一再過文宗達同詩  
法三謝盛唐書在大令永興間寵才名遠出守上守  
旣宦達而寵僅以年資貢入太學於是遊燕趙魏觀



廟朝制度與四方搢紳先生上下其議論而文益奇  
既數試不利乃築室石湖之陰讀書其中非歲時省  
侍不數數入城臨流賦詩倚樹而歌邈然有千載之  
思如是者又二十年遂卒年四十寵風神玉立儼俗  
之語未嘗出口聲稱振疊而醞藉自將不欲以所能  
上人人亦樂親附之太守胡績宗甚高其行嘗行古  
鄉射禮請爲賓行古鄉飲禮復請爲贊儀儀觀肅穆  
見者咸嘆美之有文集四十卷袁表曰履吉詩初宗  
李白既乃宗杜故才力雄潤辭章麗瞻去輕靡而就

松陵文獻

卷九

二

沈著尚鋪綴而略陶鎔及白雀集諸篇則又與寄冲  
玄思調清逸遂窺顏謝之堂幾入王孟之室矣惜乎  
天抑其進有志未就故所著僅此然亦足傳矣

陳九章

陳九章字從一志操清遠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授青  
縣知縣調雲和以不善事上官罷歸教授鄉閭以文  
學者名然家益貧巡撫鄧公以同籍來訪逢蒿無復  
及卒不能歛知縣喻時高其行親贈焉

陳理

陳理字宏明少爲諸生器岸軒特文亦雄健且能中  
提學御史張璠至再試皆第一因命擬作請立先賢  
子游後奏記理援筆立就璠稱善者久之五舉不第  
晚嬰末疾在莩數年而卒理才華迅發鄉先輩多折  
節與交恐不得當也吳尚書洪允重之吳中士大夫  
家記傳銘序諸作多出其手執親喪終始盡禮與  
公用情好尤篤理死用銘其墓感動時人所著有同  
川集宋元遺事陳氏族譜四禮規諸書

松陵文獻

卷九

三

未旦字汝明從父寓學常然遂家焉日方嚴靜嘿行  
義不苟以師道自居鉅室錢允言氏敬禮之爲買田  
築室不聽其去旦所與接皆良士以文詞雅道相歷  
益其詩多選體年八十餘卒子臣字良臣以貢爲解  
州學正賓字元賓性行竝肖其父有經學書法趙孟  
頌

陳策附丁氏

陳策字獻可博極羣書爲詩文冲暢典核嘉靖改元  
領鄉薦授曹縣教諭卒於官繼妻丁氏樞戶部吏

血數升越久日亦卒曹人異之所著有說鈴九華集  
東征集曹縣志

張鈴

張鈴字秉道世居越來溪爲著姓鈴文詞清麗嘉靖  
元年舉於鄉遂爲膠州知州其地濱海饑饉俗勤易  
動屬歲饑流庸轉徙羣不逞剽劫爲亂鈴禽首惡數  
人置之法餘悉解散因言於朝獨常賦之半民用安  
集尤篤意教化修學宮選諸生俊茂者親爲講說經  
義有古循吏風遷南安府同知嘗攝府事又攝南康

松陵文獻

卷九

七

信豐三縣所居職辦上官知其能數使治煩劇若經  
理屯田更定權課諸所建白皆著爲令盜起陸境殺  
略吏民鈴承檄討之獲其渠率餘皆望風降不戮一  
人後入覲道卒年五十一鈴風格高整機鑒精明未  
仕時已通達世務嘗與郡守議賦役法條刺十事宜  
皆切至守雖不能盡用然內敬重焉及當官臨事智  
略輻輳每手創公牘頃刻數百十言雖老吏讀之無  
不驚服性孝遭父喪哀毀臨禮爲詩文雄壯激烈慨  
然有經世之志未究其用論者惜之有尊江存稿二

卷子德載自有傳

顧大典

顧大典字道行萬之孫也生十二歲而孤依母家作  
孤兒行詞旨悃悃讀書過目成誦又喜學爲古文詞  
隆慶二年舉進士爲紹興府教授遷處州府推官萬  
曆二年徵爲刑部主事以母老請改南京兵部久之  
轉南京吏部郎中金陵多名勝地暇卽呼同曹郎載  
酒往游又善繪事能詞賦每以詩若畫模寫之或窮  
日夜忘返然於部事亦不廢十二年遷山東按察副

松陵文獻

卷九

古

使主驛傳多所裁革改福建提學副使較文精嚴請  
托不行忌者遂中以考功法追論爲郎時事坐謫禹  
州知州大典遂自免歸再起開州不就葦先世故園  
奉母供養其中非公事不入官署曰吾豈戀不見貴  
人哉性本疎嬾不偶世世吾歸之不早也家有清商  
一部嘗與客引滿盡觴流連竟日天情蕭瑟不見喜  
慍之色性和易醉卽爲詩或自造新聲被之管弦時  
吏部員外郎沈璟年少亦善音律每相唱和邑人慕  
其風流多畜聲伎蓋自二公始也大典詩有清言

閣集海岱吟閣游草園居稿子慶延詞翰清絕慶恩  
字世卿爲徵江近刊有惠政亦善畫名亞於父

沈璟

沈璟字伯英漢留孫數歲穎悟有神童稱及長頗哲  
朱顏眉目如畫萬曆二年舉進士授職方司主事以  
病免尋補儀制司進員外郎調稽勲司歷驗封考功  
二司以父喪歸復補驗封十四年二月上疏爲王恭  
妃請封號忤旨左遷行人司正十六年爲順天同考  
官遷光祿寺丞明年以疾乞歸歸二十餘年卒璟居

松陵文獻

卷九

五

兵禮吏三部時邊徼阨塞及各將領王名皆有手記  
入來袋中親較宗藩名封諸籍不入吏手蓋訪人才  
不令人知順天所得士有長洲李鴻爲中少時時行  
壻言者以爲私舉不自白及鴻舉進士年上既與稅  
監忤言者始息璟性謙謹而能任事脫公事爲和光  
忍辱有非意相加者笑置之因改字時和以自況性  
喜誦讀精六書日親卷帙遇謬誤者悉釐正生平不  
善飲兼少交游晚年杜門謝客寄情樂府先是邑人  
沈義甫著樂府指迷環復整齊舊章鳩集諸家

九宮曲譜及撰論詞六則正吳編並爲審音者所宗  
自號詞隱生天啓初追錄國本建言諸臣贈光祿寺  
少卿

莊元臣

兄憲臣

莊元臣字忠甫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奉  
使封平原安丘二王以母喪歸三十六年吳中大水  
元臣條議荒政當事者采行之尋北上卒於濟寧舟  
中元臣學無所不窺喜談經濟每閱一書必勞肌解  
族扼要鉤玄嘗言讀舊書如遇新知讀新書如逢舊

松陵文獻

卷九

六

識其爲古文辭經營極苦會意所至千言立就自言  
少時習制舉業茫洋而思信筆而書如是者有年乃  
伏而自思以爲先哲之文投機迎刃意必有準繩尺  
度以運其間而非得之偶然者乃盡發洪永以迄近  
代之文俯而讀仰而求如是者又有年如涉海求蓬  
萊者頻年出沒於驚濤駭浪之中望之汪洋不見踪  
跡今若見紫霞黃氣焉乃以暇時走出先泰兩漢史  
氏百子之書伏而讀之不厭則政曆宋而下及我朝  
諸名家文集讀之又不斷則取博雅法華諸佛經讀

之咸味其理擬其詞淡求其文章變化曲折之妙長者尋其波瀾之所演迤邐者究其根莖之所藏縮華者研其精神之所色澤暢者釋其筋力之所發舒澹者顯其濬鑿之途奇者考其神變之術於是文章之情狀略已得其統紀條貫矣因爲文論十篇以明古今作者之得失所著有叔苴子覺參符三才考略金石謨鳳閣神時務策凡數百卷兄憲臣字昆明亦博雅士也

俞安期

松陵文獻

卷九

七

俞安期字羨長孤貧流離潛心誦讀以博洽聞少客於龍君揚受國士之遇君揚被謫入楚慰之遣戍永安又入豫章送之與楚人丁元甫爲意氣之交元甫沒厚遇其子海內歸義焉年三十爲五言長律百五十韻投王世貞世貞獎厲甚至先是邑中王叔承以布衣游公卿間名籍甚安期後起名遂相亞叔承雖好山水然守母遺訓未嘗遠遊安期一出十年周覽五嶽所至醵酌流行絲肉竝奏酒酣坐歡俯仰長嘯聽者皆歎其有鸞龍之音又多技能好相人宅冢沾

沾自喜後徙家陽羨山中老於金陵有劉夢集數十卷錢謙益曰羨長巨目曷鼻魁顏長身狀貌如河北僧父與之談肘衡抵掌意勃如也才氣灑灑晚亦知厭薄其窠臼而整調時時闕出不能自禁蘇子瞻所謂漸人語終老帶吳者也子二長棄家爲高僧門集卷和次南史字無殊亦工詩和雅冲澹類其爲人

潘一桂

潘一桂字無隱一字木公父以貢僑居京口一桂少機警過目成誦頗自負不肖專心誦誦父恣命之揚

松陵文獻

卷九

六

州爲貴一桂乃史讀書爲歌詩自謂無意學古而神與之似於是詩成輒書壁壁間風情溢發久之湖州沈聖岐以宦游道揚州見壁間詩大驚勸歸就學補邑諸生時鎮江章詒有詩名一桂與相引重又念賦學吳虞思一振厲之乃杜門擬詠與友人共玄密緝以閨博相砥礪作東征詩言諸賦爲時所推二十餘歸故里與卜舜年同學誦習楚辭嘗縣朋後其結撰進士爲性嚴整非義不動崇禎五年唐世母好詞賦延四方賓客起高明樓擬於雁池兔園以言招之

三翁家人怪之一桂嘆曰極知世孫勸我厚然區  
家法不得與藩邸交我何敢爲亂首耶後遊襄陽世  
孫已立爲王遣使迎候不絕於道一桂不得已命駕  
往王數從後簡賦詩雍容應教居畱一月稱疾辭歸  
期年王廢同時在國中者皆株累坐法一桂獨以見  
幾得免卒年四十五有文集六卷古韻通考二十卷  
錢謙益曰無隱詩多弘麗今集爲史弱翁所定多取  
其庸立者賦則爲西極文太青所推太青以揚馬自  
負目無一世見無隱諸賦曰我心折氣泄矣無隱之  
松陵文獻 卷九

可傳者其在斯乎子陸字江如有志節於詩律尤精  
卜舜年 莊汝培 三俊

卜舜年字孟碩盛澤人少孤有異質喜詞賦書畫年  
十八秀水令顏徵章得其文奇之勸令求師遂稱諸  
生讀書廢寺小樓在塚墓間四顧寂然手一編慷慨  
吟詠華亭陳山人繼儒見而異之引爲弟子授以河  
經識緯支干營陣之學嘗周其貧舜年性好客坐恒  
滿既不得意更爲奇服驚衆聞吳門有老國工張懷  
僊善吳歛則從之學盡得其妙有時騁伎登壇珠玉

一轉聞者皆爲流涕一日大慟立功過案自考已  
爲長生之術竟以瘞死年僅三十四舜年志氣偶  
爲文天趣甚高然不循矩度故名不出於州里亦無  
以此自恨及卒之後遠近傳爲仙去比於唐之李賀  
有遺集四卷舜年於世少所許可顧獨好潘一桂莊  
汝培之爲詩也汝培字端甫與舜年唱和最富家  
詩思敏捷而汝培獨以沉着勝然兩人更相推重也  
與舜年同里居者有湯三俊字俊民亦有爲才能通  
世務崇禎七年總督三邊陳公奇瑜以討流寇諸參  
松陵文獻 卷九

軍謀書檄奏記援筆立成卒於三原道中有遺稿四  
卷

周永年 本別朝詩集  
周永年字安期恭肅公用之後少負才名制義詩文  
倚待立就才器通敏風流弘長禪宮講席西園北里  
泰承錯互詩酒淋漓莫不分身肆應獻酬曲中海內  
咸以通人目之晚而扼腕時事講求掌故思以桑榆  
自奮遭亂坎珂卜居吳中西山未幾而沒所著詩累  
萬首信筆匠心不以推敲刻錄爲能事其議益雅重

之嘗有詩云安期下筆無停手元歎然老正苦心人以爲實錄元歎謂吳人徐波也永年於邑中文獻多所哀輯知縣熊公開之嘗以續志屬之業有成業遺亂散佚流可悼惜云

沈自然

沈自然字君服琬子沈氏世有文采而自然獨工歌詩有至性孤峭絕俗家貧雖蔬食不給閉門詠詠不輟於人少所許可凡世所稱賢豪長者一言不合輒謾罵去以故名不出於吳而山陰祁公彪佳雅知其

松陵文獻

卷九

主

才每造請識飲商推不倦自然竟以苦吟眉髮盡落居母喪神傷骨立數月而卒族人私謚爲孝介先生妻嚴氏素賢以痛自然故數月亦卒鄉國聞者無不傷之

吳翺

吳翺字扶九貌魁碩善談論少負才名喜結客復社初起翺與同郡張溥楊廷樞等實爲領袖家饒於貲四方造請者無不滿意有俊厨之目會國變遂絕意進取杜門著述爲詩文多直抒胸臆不尚聲藻所藏

明人文集至三千七百家手自編輯歲懷出聚煮糜活饑民數百里中德之乙未秋卒年四十六所著有升恒堂集

史玄趙漢

史玄字弱翁天才雋拔學有根柢與吳易趙漢齊名以古文詞相切劘有東湖倡和集三人者才氣相埒也後易登朝死國難而玄與漢俱落魄不偶玄畱心經濟嘗從水道至京師作河行注一卷鹽筴河漕之要略具焉數遊公卿間以策干時無所遇困頓以死

松陵文獻

卷九

主

詩宗少陵老健無敵古體尤工漢字少文學行醇謹工五言先易卒

史玄趙漢

史玄字弱翁天才雋拔學有根柢與吳易趙漢齊名以古文詞相切劘有東湖倡和集三人者才氣相埒也後易登朝死國難而玄與漢俱落魄不偶玄畱心經濟嘗從水道至京師作河行注一卷鹽筴河漕之要略具焉數遊公卿間以策干時無所遇困頓以死

人物志十

邑人潘樞章力田模

隱逸

夫自古高尚之士必擇幽遠之區以遜跡其中然後可以遺世而肆志松陵古名勝地自漢唐以來達人畸士長往而不返者往往托足焉而記載寥闕姓氏無所表見者亦不少矣今考宋史文集得松江漁翁等數人其行誼甚高至於明代一二章布之流如史松陵文獻 卷十 一

西邨王崑崙諸公皆顯而無跡隱而有名斯亦足以風矣故具錄之以爲隱逸傳

宋

朱象先

朱象先隱居樂道與蘇軾交甚密軾嘗題其書謂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書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書以適吾意而已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何許人恒覆舟遊長橋往來波上

意氣自得醉則扣舷而歌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

調官回道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句緒言以發蒙陋翁曰吾厭喧器處閒曠遜跡於茲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惟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翁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踪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心者忘道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

松陵文獻

卷十

二

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翁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飲畢鼓枻而去

李無晦

李無晦字行中自雪川徙居吳江高尚不仕放意詩酒晚治園亭名以醉眠蘇子瞻兄弟嘗過之爲留題

云

孫銳

孫銳字穎叔咸淳七年舉於鄉宋亡遂不復出隱居平望之桑磐邨有林泉之勝時時賦詩寓意今所傳

若有耕開集藝永之遺民也

明

朱良實

朱良實字子誠父鳳有雅唱集良實讀書好古在元季有文名入明已老隱約不仕以詩文自娛號百拙老人卒年八十餘所著有松陵續集漁唱稿

史玄曰縣固水國西北負土士民居其下者戶饒嘉木之榮溪藉石雲之潤故樓逸之徒多服道其中良實諸人因托爲逸壤嗚呼賢哉

松陵文獻

卷十

三

顧諒

顧諒字季友後陸巷人博通經史作儀禮注值元末兵亂隱居不出性夷易不事吟詠結廬曰怡齋自號癡叟王行爲癡叟傳曰予初識叟以其聲求之殊不類及讀其所著鴛鴦居榜賦始知之賦之要以爲鴛鴦以微而依匪材之構故能全其樂人謂其知白守黑者知白守黑欲進而退退所以進之術也史玄是耶蓋虛以鍾其美耳其詞有曰以鉅而自屈於細公致若是之遷迂苟忘微而夸大兮亦與是而同途焉

又明夫各順其天不忒其儀之道也謂之癡者果非癡耶受以爲癡者果癡非耶君子蓋知之

張璠

張璠字季連世居越溪以貴雄於鄉而璠獨輕財好學樸素心堂日吟詠其中三吳名士多從之游自號南邨居士二兄璠璠皆以人才爲顯官璠毀形閉門自守而已州縣徵辟皆不就後竟坐黨禍籍其家所有有陶菴集

謝常

松陵文獻

卷十

四

謝常字彥銘少與陶振同師楊維禎學識該博著作饒麗尤長於四六洪武十五年舉秀才徐志在二十五年八月召見試丹鳳朝陽賦稱旨欲官之常以母年百有六歲請歸終養許之遂隱震澤之東溪教授生徒至永樂初猶存年八十三卒有桂軒稿東溪集

尹寬

尹寬字孟容黎里人性曠達隱居不仕號江南布衣工詩文與郡人杜瓊陳寬輩齊名成化初卒外弟汝



評爲詮次其文號易齋稿

史鑑

史鑑字明古會稽彬以高貴爲稅長有任俠名坐累死秀水獄或云卽仲彬建文時爲翰林侍書有致身錄記從亡事甚異不見於他書不立傳鑑博學洽聞年十二三爲四六近體語卽驚人旣肆力爲詩文雄渾古雅崛然成家足跡不出百里而人皆知其名狀奇偉須鬚奮張與人論事辨說超卓雖尊貴無所屈長於史學論千載事如見若錢穀水利之屬尤詳

松陵文獻

卷十

五

談究隱居穆溪之西有園亭竹木之勝圖書供具極精麗客來就鑑鑑爲設先代之容曳履揮塵清談彌日其治家嚴如官府動遵古禮患里人以巫覡惑衆上書於縣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不正禮教何由而行耶巡撫王恕聞其名延見與論政務浚器其才嘗虛心咨訪未嘗以部員遇之弘治中卒年六十三所著有西邨集西邨雜言小雅日抄禮疑禮纂諸書

劉鳳曰明古性善交請謝賓客不吝算器家故饒貲

方士歸焉雖在閭左名出公卿間郡縣吏皆下之有

所論議臺臺不窮頗亦澄澈聽者爲傾有縱橫才若盡地利植經業買市治生產故其習氣無論好書多所通解爲五言亦爲數君子所稱池館宮室占水地勝供張甚盛古圖籍雜器陳之西序詭衣冠與客談笑有四方志未遂少謁於徐公有貞而吳文定公與爲友王三原素好士亦以吳雅稱之故禮焉然論者猶謂其善市名或以爲文定累云昔白圭遭戰國以其術行之時而明古僅因以名亦由使者賢不替于

松陵文獻

卷十

六

旄之風憲孝問一時推盛雖在野亦有人矣哉  
潘子曰余讀史氏致身錄曰異哉所聞以吳文定所撰墓志及明古家狀考之乃知彬以稅長洪熙中嘗上書闕下蓋富而好俠者也且未曾入仕何論從亡余少時嘗見明古所草縣志於仲彬事亦絕無記載或以爲畏禍故諱之耳乃西邨集於姚善周是修之死皆爲立傳無所避忌顧獨於先世之隱德沒而不書且并其官閥而削之有是理耶况孝廟時法禁已弛吳文定固賢者又以善述自命不宜汶汶若是夫

爲人子孫者其先祖有是善而弗傳是悖也無是善而強名之是誣也然則爲此書者不惟証仲彬且証明古矣余不敢信爲實錄也劉子威先賢讚於明古頗多微詞要之其任俠負氣亦自有祖風哉明古長子南園君名永錫爲諸生孫南湖君名臣爲雲南參議其卒也臣之長子龍灣君名長爲行狀云寒家文獻起於西邵然而補弟子員自先大父始人仕自先君始長工書法今此狀真跡猶存卽刻本亦多傳人間可據以証致身錄之贗

松陵文獻

卷十

七

曹孚

曹孚字順若平望人訓導謹玄孫也隱居工詩文善摹寫景物與同邑史鑑尹克練塘凌震爲詩酒交號四大布衣尤聞於禮儀人有婚喪必質之而後行無不允當所著有楓江集平望鎮志

王雲

王雲字時望宋大冶令份之後好古力學早歲能詩與沈石田周白川爲友自言性耽吟咏遇物適情卽爲品題不下千百餘篇但身經淪喪直以亂辭無賴

其書之態發行於其間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曰未能然繕寫卷軸投贊公卿之間竊所不願也居家孝友所積書幾千卷皆評閱數過丹黃相覆其勤如此正德末天子南巡將遂湖江西上縱遊雲夢武當而寧藩陰蓄異謀伺隙而動雲以白川備位大臣無所獻替貽詩謂之白川亦不忤也雲爲諸生屢舉不第晚年再預鄉飲學者稱爲葵南先生嘉靖中卒年七十有六

王叔承

松陵文獻

卷十

八

王叔承名光胤以字行更字承父自號崑崙山人少受博士業弗好好古文詩歌觸景匠心不爲對偶應酬語已而好遊所感遇悉發爲詩遊吳越諸山水間作吳越遊編入閩作荔子編汎洞庭登九疑太和水瀟湘編遊齊魯燕趙縱觀恒岱諸山作嵐色編叔承貧甚贊錢翁女以不能曲事翁若蠟攜其姑出怒不予一錢叔承意廓如也有所善少年商生者爲叔承謀曰吾聞趙王賢而好客盍往遊乎乃與俱之郭而郭時有客謝榛鄭若庸皆以文重於王然見必

蒲伏稱主臣叔承規知之歎曰屈吾膝而奉吾口腹何策會商生病死葬之銅雀臺下因北入京師時世宗齋居西宮諸大臣應制誦青詞多假手文士而叔承客典化李公春芳所春芳強使爲之叔承謝不能第爲草遊仙數章上覽而異之於是春芳大喜延之直所得縱觀上林太液宮闕禁禁之勝爲漢宮數十曲京師爭傳誦之然叔承意不自得輒謝去與王公錫爵范公應期胡公澤顧公養謙輩爲布衣交相得甚驪所至爭迎候之而叔承性簡亢無加禮意所不

松陵文獻

卷十

九

可面折無所避政資之遊取給而止澤以直諫死家不具棺槨叔承慟哭經紀其喪且振業其二子人比之原巨先云

沈汝和 本吳興無錫

沈汝和吳江布衣也貧甚授徒自給修脯之外一無所取不得有一縑一粟之饒主人強之則怒形於色與人交煦煦和易口不談人過知縣劉時俊表其門曰廉真逼古人以爲當年八十餘猶手不釋卷一室蕭然其子以簪篋或當午僮具體粥頗慙汝和曰

吾正喜別人挹之飲未嘗不起赴未嘗不盡歡坐中與客相說古今娓娓忘倦一聞勢利猥瑣之談輒縮其口嗟乎若汝和可謂窮則獨善其身者矣

朱鷺

朱鷺字白民初名家棟爲郡諸生性至孝家貧授徒以養父頗能詩好禪理隱居華山中寫墨竹售之以此自給公卿罕見其面萬曆中議修正史鷺著論以爲革除四年之事孫蒙祖號死亂生年失無大於此者宜斷以史臣之權爲建文帝立本紀復其年隨錄

松陵文獻

卷十

十

其當時行事以存一代之典乃做綱目作建文書法俛其後言者數以爲請上遂下詔復以建文紀年其議實自鷺發之爲人長身玉立風神閒遠崇禎初甘露降於華山鷺甘露頌欲詣闕獻之竟不果至五年卒年八十

翁遜

翁遜字仲謙居城西門外性高潔獨行一意不喜見流俗人爲詩淡遠多苦思亂後西郊多吟社遜所與唱酬者自徐白顧有孝二人而外足跡未嘗妄有所

詣卽其門人來候有不如堪意者輒斥不令見嘗謁  
謁獨行野外遇荒林曲徑則徘徊吟賞至於衢市所  
在必紆道避之晨炊不繼意泊如也嘗有好事者或  
欲累餽之遜義不受卒窮餓以死惟詩百餘首傳焉  
包捷

包捷字驚幾少有文名崇禎十五年舉於鄉亂後變  
姓名隱居陽山吳易死於杭親族莫敢視捷潛往收  
其骸葬之王辰歲卒貧無以殮篋中得浮化帖一部  
齋以具棺云

松陵文獻

卷十

七

徐白

以下補卷

徐白字介白本嘉興人徙吳江性狷介不有取子以  
諸生久次當貢遭亂棄去隱靈巖之上沙有園數畝  
無子女不蓄僮僕手一鐵鋤蔬菹果蔬皆自給暇則  
坐小樓作畫吟詩幽秀得脫凡俗蓋清高無俗  
韻不爲人作自娛而已故舊相尋掃榻煮飯泉烹之  
清談終日使人忘世三十餘年不出山人謂之石隱  
所善趙瀚字砥之士諤之孫亦需次當貢來而耕於  
野盡亡其世業家無儲粟宴如也爲人清恬和粹不

以氣節自高人尤重之與白先後卒

戴笠 章夢易顧偉

戴笠字耘野初名鼎立字則之祖天敘兄孝義傳登  
孤貧力學爲諸生文行炳著渾厚篤誠與人君溫溫  
終日而志節凜然非其義一芥不苟乙酉後入秀峰  
山爲僧得禪亭宗旨久乃返初服教授自資助於若  
述謂明亡於流寇綜其始末以月日爲次作寇事編  
年采輯明末死義諸臣事蹟作殉國彙編自將相至  
布衣無不詳載別紀烈女爲骨香集後死者爲香

松陵文獻

卷十

七

集爲發潛錄又有聖安書法文思紀略魯春秋行在  
陽城等書共數十卷居同里之朱家港土屋三間安  
穿土牆炊煙時絕略不關懷惟孜孜編纂雜宋明經  
野史叅之見聞口訊手鈔老而不倦海內若述家服  
其精博惜多散佚不傳時同里又有章夢易字兩生  
幼工舉子業有盛名中年棄去潛心經術善易參  
源左氏兵法楚辭補注凡若干卷顧偉字英白溪  
泉數通曉曆術著書滿家皆博物洽聞隱居不也  
吳宗壽 弟三葉宗壽從子也 夢之六子

吳宗潛字東籬崑崙山人王叔承其外祖也兄弟七人及從子炎竝有雋才而宗潛尤雄肆爲諸生試輒冠其曹意不屑也雅負經世之學申酉間奮身許國與弟宗漢宗泌往來兵間數路危難兄振遠死之傷乃歸隱嚴墓村與吳興沈祖孝范風仁嘉禾金甌朱臨同邑葉繼武吳珂等結鶩隱詩社士之高蹈而能文者胥集焉歲以五日莫屈原九日祀陶元亮而宗潛常爲之祭酒已而文字之獄數起宗潛遂隱於醫著名茗書間治疾不問貴賤惟當事招之則不往人

松陵文獻

卷十

主

謂其邇而介年七十八卒病亟猶口占古詩數百言袞袞不竭焉葉繼武字桓奏爲人溫厚靖濳薦於氣誼居唐湖濱有煙水竹木之勝好友過從文酒雷連旬日不倦家故饒以好事破其產圖史蕭然興趣彌遠詩警切無浮聲吳珂字匡廬耿介有節樂詩思刻濳結撰務出人意表同人服其奇雋

宗漢字南村宗泌字西山竝有異稟博學工文辭宗漢真純有至性一日學使者集諸生問行孰優宗漢者至百餘人無異辭平居恂恂體不勝衣而激於

已矣之死不避過午兄難棄家遠引久之乃歸雅好談落之學而不事表襮充養粹望而知爲哲人君子詩篇體氣高邁超然絕塵年末四十卒嘗以全歸自矢竟成其志宗泌強毅能辛苦以身殉義奮不顧家意有不得一發之於詩思致濳沉音節迥美甚得中唐風格竟侔傑以死

炎字赤溟年亞諸父而才與之埒亂後棄諸生隱居教授初以詩文自豪既念明代未有成史銳欲論撰而所善潘樞章與之同志乃約共成一書炎所任世

松陵文獻

卷十

主

家列傳二百餘篇博討國史家傳及郡邑志乘攷攷編纂寒暑無間手彙數易將有成書會南潯莊氏有史獄炎名在泰閔中遂及於禍在獄賦詩慷慨神色不撓死後家口北徙妻張氏自殺於齊化門炎天才矯拔文筆勁健作史傳甚有體裁詳而核簡而明美惡不掩有古良史風遺難遺藁散佚人多惜之

張雋 道二酉

張雋字文通少有學行倪元珙督學南畿拔第一益厲志聖賢之學操行方嚴繩趨矩步學者翕然宗之

有經師人師之目著述甚富綜括帝堯以來至明代  
事蹟年排月次爲三部略每部有二十紀又以三部  
之年配之易卦以興衰治亂協爻象吉凶作象曆  
五緯二十八宿分直卦爻作測象叙次理學諸儒列  
爲八門一一考其行事著書作與斯錄凡數百卷居  
湖濱之吳淞去南潯最近莊氏刻史羅列諸名士置  
諸簡端不問知與不知雋亦廁名其間遂坐死年六  
十餘矣雋之表弟董二酉字誦孫亦居吳淞從雋講  
濂洛之學踐履真純天懷粹白不言而使人意消亦

松陵文獻

卷一

主

預於莊史之難難作時二酉前卒竟坐其家

吳祖錫

吳祖錫字佩遠一字稽田尚書洪五世孫也父昌時  
吏部文選郎嗣父昌期廣西布政司參議三世以嘉  
興故祖錫爲嘉興貢士崇禎末遭家禍癘不飲生不  
財十萬盡散之以結客慕中包胥張子房之爲人雖  
知不就意未嘗暫忘天情高道神觀起於危急不  
其度能以片言使人意移卽怨敵亦願爲之死故  
蹈危難而辛白全乙酉後求官家居虎狼之

之窟王公曲室而使幕府無所不棲託其中之所存  
人莫得而測也生平足跡半天下山川隄塞如指諸  
掌奇材烈士靡不結納自負匡濟志略而無所試之  
竟齋志以沒丁巳歲死於膠東久之乃克歸葬

王錫闢

王錫闢字寅旭雲之曾孫生而穎異多濳湛之思詩  
文峭勁有奇氣博極羣書尤精曆象之學明代用六  
統曆惟疇人子弟習之儒生已罕有知者至西曆尤  
濳奧非專門授受莫能通錫闢聰悟絕倫覽西人書

松陵文獻

卷十

十六

輒能明其法數弁所以立法之故久而洞澈源底謂  
中曆西曆互有短長乃自創新法用以候日月食  
密於前人諸割圓勾股測量之法他人所目眩心迷  
者錫闢手畫口談如指黑白每言坐臥嘗有一頁  
天在前日月五星錯行其上其精專如是所著歷法  
歷說大統曆啓家解圓三辰儀晷諸書通曆術者視  
之以爲專家不逮也爲人孤介寡合古衣冠獨行踈  
踈不用時世一錢其志節舉羽所南之流亞也年三  
十五卒無子

朱鶴齡

朱鶴齡字長孺弱冠試第一補弟子員亂後閉戶著書長於箋疏之學先註李義山集錢宗伯謙益見而稱善胎以僧道源所註本今足成之謙益自註杜集未就併以與鶴齡令蒼萃成書而鶴齡頗立異同謙益不樂遂各自爲書兩行於世鶴齡晚年尤究心經學著毛詩通義尚書傳讀左日鈔諸書甚有功于經傳生平殫精書史遺落世事晨夕一編行不識路寔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因自號愚菴命所著詩

松陵文獻

卷十

主

文爲愚菴小集年七十餘卒

顧有孝

周安

顧有孝字茂倫爲人開美長身王立善談論喜交遊家釣雪灘陋巷蓬門四方賓至無虛日有孝傾身覲接愛人之憂急人之急既盡其產復瀕於難不悔也明末吳中詩習多漸染鍾譚有孝與徐白潘陸俞南史周安顧樵輩推風雅一以唐音爲宗有孝選唐詩英華盛行於時後來詩體爲之一變繼又有五朝詩鈔明文英華諸選雅好汲引人有寸長必咨嗟激

實寒素多依以揚聲故雖布衣窮居而名聞海內周

安字安節樂道甘貧蕭然遺世詩格清遠不事雕飾而天趣爛然顧樵字樵水志尚冲素於世無營詩雋永有錢劉風味畫入能品每素筆遊山水圖而詠之畱連忘返焉

朱明德

計大章王鑑

朱明德字不遠少治經義有聲從而學文者戶屢常滿隱居爛溪之濱作廣宋遺民錄以見志諸隱者多經世肆志或以語言文字賈禍明德內介而外和不

松陵文獻

卷十

太

爲矯激崖異之行故患難不及潛心學道敎授有方卽俗學而引之理學弟子著籍者凡數百人晚年有得於性命之旨養克神王至老不衰同隱溪濱者計大章字采臣亦閭修之士早歲嘗見黃公道周勉之曰學不愧人字可矣大章服膺終身講學以體認天理爲宗不多著述年八十餘卒王載字咸平隱居梅里學不爲人隱不近名亦殊道而有得者也

張嘉玲

張嘉玲字佩蕙兄嘉琛辛丑進士嘉玲才藻與兄埒

其初銳意進取既而與桐鄉張履祥烏程凌貞遊聞作聖之學翻然嚮往厭薄時趨學使者按部嘉玲已食餼足及門而不入以謝諸生勇於蹈道講求古禮而力行之飭躬砥俗非義不履潛修默辨日造精微力排雜學一以程朱爲宗方欲有所論著病作遽卒年未四十履祥稱其徒義之勇析理之精既弘且毅日進而未見其止夭其年斯道之不幸也



邑人潘樞章力田撰

人物志十一

高僧

宋

德一

德一吳江人建炎初爲金人所擒遁歸卓墓村結草  
菴以居暑月煮茗施行人人未之奇也既卒其徒法  
才用火葬於烈燄中得其所持數珠人皆驚歎因名  
松陵文獻 卷十一

其菴曰留珠元洪喬祖撰碑記趙孟頫爲書之至今

尚存

元

善如 本續燈存彙

善如字愚仲吳江人嗣法徑山端禪師言不妄發信

筆而書出世蘇州開元寺道望烜赫退居封門直指

菴人稱之曰直指和尚將終呼門人訣別泊然而逝

祖瑛 本續燈

祖瑛號石室吳江陳氏子出家於邑之普向寺得法

徑山晦機禪師住明州隆教寺嘗有王及杭之萬壽  
晚年得痿痺疾造一龕曰木榻日坐其中不涉世事  
至正癸未三月見一衰衣婦人叩頭請師應身爲國  
王師曰吾不願生天土家逾十七日跏坐而化

原妙 本行狀

原妙號高峯吳江徐氏子母夢僧乘舟投宿而孕極  
褻即喜跌坐十五出家泰斷橋倫令究生從何來死  
從何去脅不至席口體俱忘泰雪巖欽令看趙州無  
字每入室輒被痛棒一日觀五祖演和尚真讚有省  
松陵文獻 卷十一

自是當機不讓久之欽問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曰

作得主睡夢中作得主麼曰作得主復問正睡着時

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處師無語人龍鬚苦茶

五載因同宿僧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咸淳甲戌

遷武康雙喜學徒雲集遁入西天目之師子巖巖拔

地千仞峭石林立就石洞營小室如舟榜曰死關悉

屏給侍破甕爲鎗併日一食弟子亦罕得見道價彌

重學者多殊方異域梯山航海而來師設三關語驗  
之下語不契輒閉門弗接元貞乙未冬鳴鼓告衆訖

偈而逝塔全身於死關師行履孤高機峰險峻屹爲  
宗門砥柱其語錄盛行至今

明

弘道 本青島志

弘道號竺隱吳江沈氏子少穎悟日記千言出家青  
墩之密印寺從魯山文法師遊淹通教典謁我菴和  
尚於天竺溪得款觀權實之旨洪武初築室澄源溪  
上將終老焉尋奉旨箋註楞伽諸經頒行天下御製  
竺隱說賜之後與楚石琦同召入京爲僧錄司左善

松陵文獻 卷十一

三

世孝慈皇后崩岐陽王請作佛事於靈谷感神燈數  
千照耀林木奉詔爲征南將士設廣薦大駕親臨有  
靈光四燭祥雲冠山之應二十四年告老居長干坐  
臥小室修一行三昧明年秋跣跡而逝茶毘舍利無  
筭塔於天竺雙楡峰

古拙俊 本續登

古拙俊禪師吳江人出家越州日鑄寺參石屋珙及  
三衢州牧得禪定工夫叩古梅三見三被棒歸里立  
限壁觀九年每三年燃一指歷然三指忽大徹往見

福林度法戰相契遂留首衆年二十八衆推出世遁  
迹下山韜光巖壑三十餘年洪武間奉旨剃度千僧  
任繁昌之東廬山永樂中被旨任金陵天界寺遂終  
老焉

真正堂 以下三傳本同里先哲記及蒙菴叢

真正堂童稚辭親師事萬峰和尚慧性開明悟道甚  
早精修苦行惟日不足草木食處之裕如嘗刺指  
血寫經無疾端坐而化越三日偏體汗流茶毘復有  
舍利時咸異之其弟應了然同師講道篤志禪那齒

松陵文獻 卷十一

四

德俱茂視其兄有光焉

寶南琛

寶南琛貌古心清充養有道始爲沙彌徒步登雙徑  
禮愚菴禪師咨叩心要學成歸隱慧日懺院兼通儒  
書遊戲詞翰士類極稱許之至定惠虎丘教席掌蘇  
州僧綱規矩老成緇徒畏服姚少師廣孝與之淡契  
未及領薦而終

瑤無瑕 源古泉附

瑤無瑕吳縣陳氏子乳哺不葷食年十二入洞庭西

之。師現雪菴福源贊其厚雪菴卒無暇  
足娶不取惟孜孜訪道察禪於萬峯之高弟持寶慈  
受經於天界左善世誠鷲峰學通內外宣德四年領  
薦任吳江報恩寺戒行卓然縑素同慕始有興復之  
規嗣是掌教者爲源古泉本西山大族戴氏海貫儒  
釋闡揚宗旨名出無瑕之右正統六年嘗往長沙市  
木舟行險途橋竿有火光燭天者三人歎其誠感後  
五年建天王殿復產靈芝於是遠近尊信禪林改觀  
矣

松陵文獻

卷十一

五

智瑄見續燈

智瑄號寶峯本姓范氏父木匠也爲海舟慈禪師造  
塔院斧傷其足索酒飲之海舟曰傷足猶可設若去  
頭尚能飲否瑄聞有警遂求出家充火頭刻意參究  
不覺火燒去肩面如刀割引鏡自照豁然大悟作偈  
呈海舟被印可出世金陵高峯成化八年無疾而逝  
真可本塔銘

真可字達觀本姓沈氏其先自句容徙居吳江之灘  
缺生五歲不語有異僧過摩其頂曰此兒出家當爲

天人師言訖不見遂能語性雄毅貌偉不羣生不喜  
見婦人年十七便剃將遠遊宿虎丘僧舍聞誦八十  
八偈各大喜晨解腹余設齋求剃度去而衆方聞僧  
誦張拙秀才偈大疑之頭面俱腫一日忽悟腫處即  
消自是凌轅諸方過匡廬窮相宗奧義參徧融於京  
師庵開淞江復嘉興楞嚴寺募刻藏經易梵本爲  
冊天下便之徧遊五臺親詣諸名山修復巨剎十五  
所所至縑素皈依稱紫栢大師慈聖皇太后聞其名  
賜紫伽黎神宗皇帝遣中涓致問焉師於救護不

松陵文獻

卷十一

六

惜軀命當歎曰慈山遺戍不歸我出世一大負殫稅  
不止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我慧命一大負遂自  
匡廬復入京師妖書事起誣奏及師逮下詔獄榜掠  
狠毒猶與同繫者從容說法如平時一日索浴說偈  
端坐而逝待命六日顏色不變還葬徑山肉身儼然  
慈山作塔銘謂師見地直捷穩密不忤轉輪具子面  
目嚴冷接人不用世情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  
身大士云有紫栢集十五卷行於世

性冲不殫燈

性非字古湛秀水張氏子初以俗上見無趣空禪師有所契遂棄家剃染尋受付囑結茅徑山開法吳江之車溪菴提倡真切道風遠聞菴居二十餘載萬曆庚戌應徑山祖庭之請疾作仍返車溪終焉

通問 本行狀

通問字著菴父俞安期見文學傳安期晚年無子設百日無遮大會而師生弱冠穎異能文偶閱楞嚴有疑謁碧山修禪師矢志參究將婚脫走武林落髮南澗之理安寺叅密雲於金粟不契仍上磬山夜聞風

松陵文獻

卷十一

七

聲有省益加精研洞明宗要出世南澗移住夾山金山緣主碧山祖席復應嘉禾漏澤之請凡五坐道場說法如雷宗風大振乙未秋預知死期散衣裝圖書與檀護訣別泊舟吳江之應天寺沐浴更衣而逝師體其羸弱而神觀精明條令嚴肅衲子多望崖而返惟真參實究者依焉至今稱南澗門風清嚴孤冷諸方莫及自五燈會元後四百餘年無繼慕者師乃徧搜諸宗師語錄舉要爰繫為續燈存卷十二卷辭林服其精當

通賢 本塔銘

通賢字浮石平湖趙氏子生不茹葷將婚逃於普陀落髮為僧歷叩真寂雲門禪無入路乃偕同志上鳳窠山頂掩死開闢泉屍在這裏其人何在有省得法天童悟和尚為末後囑付弟子出世吳江遜村之報恩寺寺有三石佛自海上浮來其額曰古佛重光師俗名重光法號浮石如識記焉繼席天童歷應廣慧福城之請為人模實慈和與物無競學者樂親依之稱嗣法者最衆竟終老於遜村

松陵文獻

卷十一

八

道術

宋

陳昉

陳昉縣市人慶曆間為縣吏字刑名以廉謹惠愛稱無妻子惟蓄一婢性嗜魚每食必以二魚為餉一日餉至而昉適他出同舍吏戲竊其一置舍席上昉歸以為婢所匿也怒責之時向暑舍簾生蛆墜几上昉視之乃魚腐也始悟婢冤歎曰此小事尚然況吾為吏決大事能無冤耶遂辭復作詩詩云二十餘年作吏人後園花沐池

松陵文獻

卷十一

九

成林盡是筆頭那堪得枝枝葉葉有冤禁刑重惟恐因人怨情輕又怕本官實不如無事早歸去免得生冤對別親友從縣前運河洞中而去洞甚深相傳通太湖之底上聞浪聲行七十里可出洞庭山後數年有道人沽飲肆中將別畱一壺為贈曰以此償酒價貯酒常佳既去忽見酒旗上題云昔年陳昉登仙處酒味松陵第一家主人驚異取壺貯酒則香美異常自是沽者羣集家遂致富始知昉已仙矣因名其洞曰仙人洞洞上有橋曰仙里橋云明嘉靖間知縣張明道作亭其旁曰仙跡亭按真仙傳亦載昉事謂其

放魚得報於長橋路白石上昇郡志因之益誕妄不足信

元

富恕

富恕字子微號林屋山人宋丞相弼裔孫南渡來吳幼習舉子業值元季兵亂遂棄家為昭靈觀道士然好學不倦善歌詩有名指紳間嘗別築室雪灘之濱題曰掛簾亭又繪仙山訪隱圖一卷寄與雲海之上遂昌鄭元祐為記並稱其人云同時有磨擇中璞石

松陵文獻

卷十一

十

室皆吳江名僧恕與往還唱和為方外交

雲外道者

雲外道者術真氏名靈保字佑之王逢梧溪集曰予過吳江同里洞真觀黃碧巖丹房會雲外道者曰嘗為鎮南王長史統騎兵五百人征汝蔡妖黨以功聞賜金幣上尊陞司馬至正十六年二月長槍軍帥大小張鑑叛據揚州王退駐淮安時憲使褚不花拒寇赴真城胡陳寨首鼠兩間靈保說胡誘獲趙人畜千百計既饑軍民相食數求老張平章援不為應復將

王命問道走京師告危急狀授濟南路治中議督諸  
部救十月城陷不花拒敵死王被執逾月不屈妃某  
借水死焉靈保得王凶問由海趨浙遂寄跡老氏蓋  
數年矣與之交旬日意氣殆欲相從於閭風之上者  
因壯其前高其後序而詩曰非衣麻屨今道者元是  
親王右司馬雪尾羔羊蒸瓠肥金盤露酒明河瀉主  
畫才優形邸間督戰功收霍丘下濟南剽駕本遙授  
警欲勤王膏草野先時張鑒叛揚州孤軍退在壽邊  
樓老張平章擁精銳闢道蠟書躬遠投近郊雖願等

松陵文庫

卷十一

七

狼子千里橫巨長淮鰲鵠形徒志牛後燕龍種竟逐  
鵲夷浮申胥血淚霽雲鏃落景荒寒影悽獨去燕鵲  
吳百朮胸蘇臺又復遊麋鹿三萬頃湖七十峰一筇  
一簞娛老足胎禽將雛桐白華遇我黃石仙翁家蓋  
珠真經口暗誦滿月潏暈天東霞來者玩迅電往者  
歎逝水擬招安期生更拉僮子聞風共揖長爪姑  
試問蓬萊清淺還有幾

明

胡道安

胡道安字安谷性狂顛人呼胡風子爲玄妙觀道士  
師計玄老晚遇異人授青城太乙雷書及斬勘魘魔  
秘旨洪武末吳中秋早知府延道安致禱道安登壇  
醉酒詬罵怒髮衝冠令下陰雲四合雷雨大作知府  
甚敬禮之

楊茂林

楊茂林字湛然有道行不用符檄書片紙能役神鬼  
永樂五年文皇后崩大集黃冠修醮事資冥福茂林  
以白衣見上異之命以官不受賜法衣俾遊四方會

松陵文庫

卷十一

七

吳江大早署縣事王懋本延之禱雨雨隨澍因雷之  
崇真道院構方丈以居在院屢著靈異一日忽蛻裘  
履而逝蓋百餘歲云後有自洞庭還者遇茂林授以  
二履令攜歸人始知其僊去

鄧青陽 以下二人本同里先哲記

鄧青陽全真道士也金丹內煉之功既成雲遊物外  
自武當往武夷因過同里隱者范伯彰延之家塾聽  
講神清氣肅見者悚然嘗著觀物吟自篇皆託物以  
喻性理之旨後數年尸解而去

俞嗣宗

俞嗣宗字廷遠儀表修長音吐洪暢傳靈寶齋法默契其妙醮筵藏事終日無情容其誠敬類如此久居仁濟道院閩郡知名年九十有六

松陵文獻

卷十一

七

藝能

明

馬孜

馬孜字彥強善書洪武中嘗受薦不仕

盛寅弟宏子無從子倫

盛寅字啓東以字行逮之子少學於王山人賓察脈處方有奇效永樂間有內侍以蠱斥居外久之上望見驚曰而固在耶對以寅實生之得召見授御醫太子妃孕而疾動寅謂富與利藥諸醫皆駭阻妃聞令

松陵文獻

卷十一

十四

言利藥者進治立愈大被賞寅在上前持論梗概以此愈重之扈從北征洪熙初掌太醫院賜勅褒美寅德中官應制賦瑞雪詩一日與同官奕於御藥房上猝至不及屏因叩頭請罪上覽局咨賞令賦觀奕詩明日御製醉太平詞以賜其家至今傳之寅節操不苟嘗夢有寄胡椒者私終之覺而踰躍遂至累日巡撫周忱與道故舊餉餘糧米百斛寅以詩却之忱服其高致臨卒作詩三章年六十七所著有流光集弟宏子俱從子倫俱以醫顯故盛氏世世隸太醫籍云

先賢蹟有命修東觀里白家疾事  
類感媒不恨且他書不載故削之

宏字叔大亦爲御醫與寅齊名景泰初治宮妃疾良效當進官不拜以家世隸軍伍請除之報可尋致仕僕字汝德動學有行誼寅教之曰醫貴有德顯則出入禁密微亦往來閭閻不可不慎也僕謹受命父卒醫遂大顯不以貧富二其心教弟孩成進士嘗使家僮輸糧於官多取一簣以歸僕怒責之置米屋後以飼鳥雀其立志如此從子燧徐志作字用美早年應舉不偶遂更業醫精其術存心仁厚士大夫皆禮重

楊慶文獻

卷十一

五

之成化初召入太醫院將擢用以母老告歸久之自撰墓誌而卒年七十五子乾亦善爲方有父風倫字文敘性明敏少傳寅學又遇異人授堪輿家言尤精其術人以疾求療及相地者殆無虛日

盛伯瑄

以下三人出同里先哲記及歸田集

盛伯瑄其先揚州人隨父宦遊華亭會中原道梗徙居同里性耿介寡與勤於問學爲詩務出己意不喜與人酬善以子平之術推人貴賤貧富壽夭累著奇驗安貧樂道壽終於家獨行之士也二子謫茂南

荒以歿遂無後

廖仲康

廖仲康於醫甚深內經諸書唐宋以來名家之所論辨皆能鉤摘幽隱切脈治病有十全之效然不汲汲於利故鄉人尤德之子宗伯能詩章善墨梅醫術益顯

周孟堅

周孟堅世以醫名同里迨孟堅尤精其術所試輒效知縣王迪雅重其爲人名其堂曰恒心成化中入太

於陵文獻

卷十一

六

醫院後歸自京師聲譽益振人有求者隨扣輒應不以終始易節縉紳皆折節下之同時又有蔣士能善瘍醫亦世業也

陸復

陸復字明本善書梅自號梅花主人嘗至金陵用黃紙題門自鸞觀國公山見之訝其僭妄執之復謝曰愚民不識禁忌因問何能對曰能寫梅耳命書於粉壁高數仞復染翰操筆頃刻而成公大喜賞之更加禮焉由是名重兩京



鄧明

鄧明字啓東善傳真得意時絲髮無不肖者

沈與齡

沈與齡明醫不爲危言高論而所治十不失二三遠近神之稱爲竹亭先生有醫便行世

周叔宗

周叔宗名祖以字行用之孫好禪理工真草書自言得晉人法有高韻嘗至京師名大噪時人求其泥金書者一字一金同時有顧澄先者字慧曉工歐陽書

松陵文獻

卷十一

七

體嘗放叔宗筆意往往酷肖而氣骨不如識者以此別其真贋

張金

張金字德純以字行居梅里有花木之勝以畫貓白給人或買縣堂中真猶見而怒與之鬪名遂重知縣劉時俊高其行當屏騶從造其門短几山看相對移晷

皇甫焯

皇甫焯字文含叅政渙孫博學能文旁究六壬遁甲

之術崇禎十年以明經對策京師有試其術者扣以

日中休咎焯占之曰今日主馬驚其人咽曰吾此馬服之二十年騁高凌阻如履康莊何至受驚爲哉將

歸謂馭者曰善控之母爲皇甫先生笑也行未二里馬遇策駝駭而奔其人僅免心服焯之奇中自此知名京師

黃宸

黃宸自稱長嘯生善山水花鳥兼長人分書性嶽嶽不喜附麗有隱者風從子鳴鳳亦善寫生

松陵文獻

卷十一

六

潘子曰余聞之白嘉隆以來縉紳先生風流弘長類多兼能如周公用顧公大典擅丹青而曹公饒薛公穆爲之亞王公問汝公泰並工書法而朱公應辰凌公信爲之繼以至吳公涵善篆沈公瓌善四聲珣善隸此數君子者文章政事表裏耳目皆不以一藝名故無得而贊焉然亦足見一時文雅之盛云

邑人潘煌章力田

人物志十二

列女

宋

張二娘

張二娘湖州人嫁邑民陳顯載年二十而寡徐志云二十三

父母憐其無子欲奪之不從以夫從子煥文為後事

舅姑無失禮年八十餘元大德二年旌其門

松陵文獻 卷十二

元

獨吉氏

獨吉氏廬事甯六舍妻也夫亡守節不嫁至順二年

被旌

明

阮妙瞻

阮妙瞻郡人時柳女嫁劉彥敬年二十五而寡子真

裁五歲且姑已老妙瞻竭力奉養訓子讀書仕至河

間府通判郡人榮之洪武十年旌表

楊六娘

楊六娘查華二妻也年十七而寡有娠未產而夫卒

及生子名勝十躬自教育以承宗祀洪武十九年旌

表

按實錄洪武二十年夏四月吳江民劉某妻阮氏

查某妻楊氏皆年少夫亡不改其節詔旌表其門

據此則三婦同在三十年旌表而舊志一以為十

年一以為十九年未知孰是姑從原文

錢氏

松陵文獻 卷十二

錢氏太倉人嫁岡里胡原洪武三十年原戌雲南逃

還事覺坐棄市錢曰君萬里歸為妾耳今君死妾何

忍獨生至夜分抱乳下兒泣曰吾不能保汝矣遂自

縊年二十八袁華為傳

陸氏

陸氏吳江民王承年妻年少喪夫育孤有方守節無

玷正統七年三月旌其門見英宗實錄莫徐二志皆

不載

凌淑貞

凌淑貞太常少卿信之女兒也歸同邑范忠忠早死淑貞守節不渝天順五年三月旌其門

張福真

張福真潮基邨小家女也嫁黃偉偉父茂故爲許氏奴居城西賣漿偉死茂貧且歸福真度難與居遂歸父母家父母強之他適自知不免佯許諾擇日當行乃粧飾衣常服密自經死時弘治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也年三十五知縣金洪聞之欲爲奏聞而里老懼爲累不以實報遂止

松陵文獻

卷十二

三

事見莫旦續志較徐志所書頗爲詳覈蓋福真實以舅家貧且歸無所依故不得已而歸父母家志不見諒遂以死繼之耳而徐志云茂將嫁之又云沐浴更衣辭其舅姑而出不知奪其志者乃父母非茂也而茂已歸居又安得所謂姑而辭之紀載失實如此不可不辯

王氏

王氏少孤事大父繼宗盡孝養趙維爲婿年二十而維死繼宗欲更嫁之不從携二女以居躬紡績以養

大父如是者三十餘年有司以聞弘治十二年旌其門

沈氏

沈氏知縣愚女弟也歸吳嵩嵩弱死無嗣竟不他適正德十三年被旌

顧氏

顧氏歸龐榮榮病瘵才年而卒顧哭之哀遂至失明父寬家故豐欲迎養之不從曰兒雖大人遺體然有家在不可爾也事姑能盡孝鄉里稱之正德十六年

松陵文獻

卷十二

四

旌其門見實錄徐志云嘉靖三年誤也

陸潔

陸潔許謨妻也年十八而嫁二十謨亡潔卽斷髮破面示不二志奉老姑撫稚子人無間言嘉靖十一年旌表卒年八十八

錢如潔附沈氏 本社偉墓誌

錢如潔父皓世爲儒林里著姓少字按察僉事曹錢長子襁褓有痼疾不能娶自願解盟皓不聽錢乃先娶小家沈氏女與禧居以試之禧終不知人道於是

死病不食母強之如潔微聞即欲自經母防守不得  
之女故事乎母以爲然乃始食常晏居淡念偶見侍  
者棄敝衣於地呵之曰衣敝也而棄之假令而夫病  
也亦將棄之乎父母知其意防守益密而潛以女更  
許烏程溫氏如潔聞之復不食母慰諭三晝夜乃稍  
蔬食自度求死不得乃佯爲歡笑如平時守者稍懈  
將行之夕沐浴更衣大書寢壁遂東向自經死以曹  
氏所居近東也時年二十六後二年糖卒沈氏年尚  
少姑董氏憐欲嫁之沈氏泣曰錢母未歸也猶能捐  
生以殉而妾既歸矣又誰歸哉自是屏居一室足不  
踰閭嘉靖四十五年巡按御史溫如璋以沈氏貞節  
聞詔表其門獨不及如潔以世宗年高方祈天永命  
諱言死故遺之也沈氏謂錢母正適未蒙旌典讓不  
敢先至萬曆二年乃卒年八十有五嗣子大武請於  
錢氏迎如潔柩以歸遂合葬焉邑人稱曰雙烈  
徐志書雙烈事多未覈今以吳中往哲記及墓誌  
參定之徐志云糖卒溫氏來迎女知不免乃昇

聞沐浴更衣書於寢壁云前緣已定禍福同當  
遂自經死遺書與其姑董求葬曹氏慕從之按錢  
女之卒在正德癸酉糖卒在後二年乙亥而謂糖  
卒於溫氏來迎之前不知曹氏已解盟矣固不必  
待其卒而始議他適也書壁之詞凡十四字即居  
恒自念只有一船搖兩橈何曾一女嫁雙夫兩語  
耳徐志云云不知何據至於合葬之事成於萬曆  
甲子嗣子大武之謀距錢氏之卒已六十餘年而  
謂女自請之其姑從之不亦疎乎噫即此一事已  
不勝慨惜可見史事之難即讀史者亦未易也  
黃氏  
黃氏凌士奎妻士奎沒黃氏年僅二十一有遺腹孤  
曰安親鞠之以至成立守節終身  
費氏  
費氏父庸年十八適郁瓚期年瓚卒無子矢心守節  
剪髮自誓已而脫簪珥營葬具因爲壽藏以俟曰我  
未亡人也孀居三十五載人無間言嘉靖三十八年  
旌表

沈氏 本開道堅報傳

沈氏憲副啓曾孫女也年十八歸王子遠未踰歲子遠卒無嗣家貧依母以居沈氏哭曰所以不卽從王生地下者欲求一胤子以繼烝嘗倘四十無後是天也吾竟下殉王生矣已而子遠弟孔章舉子洪社沈氏適四十遂以爲子遠後子遠屬續時以短幅作書遺甥疑之沈氏得而帛囊之以自佩曰此王生書也覽之輒泣下垂四十年而以帛囊泣授洪社曰此爾父書也平生足不踰閭言不出閭巡按饒公以其節

松陵文獻

卷十二

七

聞於朝加旌異焉

沈氏

沈氏諸生周甸妻夫早亡守志不貳萬曆三十年旌

表

姜氏

姜氏姜誠之女年十九適吳會會故莊族遷長洲之葑溪善丹青姜氏歸會僅半載而會與其父及大父母相繼染疫死姜氏奉姑朱氏誓以死守家貧甚日勤紡績以供饘粥先是會娶婦時曾貸其友白

金三兩會殺友欲取償因說其姑令姜氏改適姑猶諫未決姜氏遂慨然入內寢自經死後事聞表門建祠詳見長洲志

凌貞女

本朱臣宣報傳

凌貞女同里人字里中徐生應化未娶而天貞女聞之泣請於父母欲往臨其喪不許則撫膺曰見徐婦也父母禁見行將何以爲見有死而已父母不得已羣聽一往貞女往卽易衰經伏尸哭極哀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保姆乘間趣貞女歸貞女曰此吾家也又

松陵文獻

卷十二

本

安歸耶是時徐氏內外無不驚異貞女然以其年方少不欲留之而貞女則堅欲留誓不復去久之其舅死姑獨與貞女居又不能給薪蔬貞女益勞操作以供養姑歲大糶斗米至二百錢而貞女以其力作所得更市美好以進姑爲感泣姑嘗疾困貞女割股肉以啖之姑失明貞女屢舐其目已遂豁然人以爲孝感嘗立從子爲嗣竟不嫌及姑卒并舉其舅與應化之喪皆貞女以一身任之自童年歸徐以迄於老飲食臥起必依徐郎柩哀感閭里巡按御史以其狀歷

詔旌其門歲給粟帛終身

沈氏 本陳宗之傳畧

沈氏吳江人從父徙吳適黃居堂家壁立工丹青年二十四居堂死歛畢卽投繯居堂兄覺之泣曰弟無後而有遺孕倘生男弟不死矣沈氏拭淚從之屏處一室椎髻垢面日勤刺繡或臨夫書冊粥斗粟自給後果生子元吉稍長卽課之讀簿燈繡績每隆冬單衣膚肉皴瘃至夜分欲寐引針自刺其臂年餘五十父患瞽無子獨棲皋峰山沈氏曰非我奉養不能全松陵文獻 卷十二

九

父餘年矣乃歸父茅舍親刈草春米以供朝夕崇禎十年提學御史疏其節孝詔旌表

何氏

何氏邑民湯敘妻守節四十七年崇禎十年巡按御史以聞詔旌表

周氏

周氏四都人父早卒育於伯父諸生行簡年十二字邑人顧士彥未及婚而士彥患蠱奉侍湯藥者四年士彥竟卒周氏事翁姑以孝謹聞翁姑賞其年少

氏適周氏覺之乃剪髮毀容以絕其意萬曆三十九年知縣魏士前高其節爲加笄表門後翁姑沒含歛如禮詩卽所居以葬顧其地接吳氏祠堂所以諱舊改葬者萬端周氏不得已乃聽遷而身依族子以老年七十餘乃卒論者謂周氏固女也而全乎其爲婦且全乎其爲子養生送死始終一節嗚呼難矣潘子曰傳列女者所以愧夫男子而二其行者也然而苦節幽光考見爲難莫志所載非旌表者不與近於隘矣且旌表者類有力者得之匹婦慕義將何所

松陵文獻

卷十二

十

勒焉徐志鬼探加詳然亦不數數見也以余所睹記往往家傳伯姬之操人表少君之行雖未能盡書然是足以風矣至於乙酉以後海宇版蕩士大夫往往偷生蒙面而紅女田姬乃能駢頸連臂視死如歸一邑之中後先相望何其盛也余友戴笠業已彙錄爲一書而余采其尤者綴於篇

張氏 附張氏程氏

張氏諸生沈承銘妻乙酉十月十三日賊至盛澤被執張氏自刎其衣賦欲解之以刃自刎死同

者有張敬宇女盛澤人也亭於邵賊焚其家挾女出女奪刀自刎其面賊怒殺之又有徽州民程振華女寓盛澤賊欲污之不從赴火死

顧氏

顧氏諸生顧而雅女同里人歸於陳乙酉八月二十一日賊至殺其夫復逼之且哭且罵見殺於野

許氏徐氏顧氏沈氏

許氏太學生馬孟翔妻徐氏民徐華宇女顧氏民顧玉洲孫女年十五皆同里人也賊至俱赴水死又同

松陵文獻

卷十二

士

里諸生沈襲營女爲賊所獲斷臂而死

張氏

張氏許墅關人吳江諸生陳偉妻丙戌正月十五日

吳勝兆兵入城被執給守者投寶帶橋下死後月餘求得葬之貌如生邑中人士多爲詩文以弔焉同時有邵七妻居西門外被掠至寶帶橋亦赴水死

張氏

張氏諸生顧應鼎妾賊逼污之哭晉不屈遂要斬焉

顧說妻

附陳氏吳氏

附說妻某氏遇賊不辱赴河死又有陳氏者諸至院若來女年十七賊至投水賊救起氣未絕少還復投水死吳氏者亦儒家女遇賊赴河挽之出卽抱樹不可解被殺

徐氏

附翁妻

徐氏與夫程某同避賊夫以金數兩授徐氏獨前遇賊見殺徐氏曰夫若懷金可以免死我何忍獨生亦赴水死時有翁某妻舟行遇賊先殺其夫將污之妻曰殺吾夫卽吾誓也奮罵不已遂被殺

松陵文獻

卷十二

主

沈氏

附邵一妻

沈氏諸生陳啓瀛妻貌美而賢事翁姑以孝聞乙酉七月兵入同里啓瀛以全髮梟於市沈氏偕子女匿竹林中兵搜得攜其子女去復欲執沈氏沈氏倚竹誓死不肯去兵怒斫其臂遂仆地死而一手猶握竹節堅不可脫人咸異之邵一妻某氏貌頗美被執至舟中怡然如常兵不爲備至寶帶橋投水死

陳五姬

民陳五姬某氏黃家溪西木橋人年二十賊害其夫

因逼之某氏僞許焉挾以登舟伺間跳水死

徽商二婦

徽商某妻妾二人避難吳江泮雅港遇賊妻自溺死

妾被獲不從痛罵受三刃而絕

徐氏

徐氏盛澤沈仲衡妻乙酉兵至匿屋壁中火發出投

社廟一卒露刃脅之抱柱不行強牽以去經白漾自

投於水卒復出之驅令登舟大罵觸石卒怒刃之被

七創而死

松陵文獻

卷十一

七

補遺

顧氏

顧氏光祿監事綱之女歸吳邦棧僅歲餘邦棧卒業

太學病沒顧年二十四誓不改適事孀姑以孝聞嘉

靖四十年旌表

寓賢

志有寓賢蓋人物之別見者也邑當吳越之衝素擅

江湖之勝故停車問津者往往而有然或游而非寓

則例不得書或寓而非賢又不必書也徐志列陸龜

蒙范成大於寓賢中余既據史傳舉正之矣黃由

姚廣孝皆以同郡之人名之曰寓夫壤地相接過從

往來何所不有若必一一借書繁複已甚且余作是

書雖托始一邑將藉爲三吳之權輿若彼此互用亦

何用此駢枝爲耶故謹而削之非敢略也

松陵文獻

卷十二

十四

宋

方滋

方滋字務德少寓應天寺建炎間歷浙西提舉司幹

官乾道中知紹興平江二府

元

楊維禎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泰定中舉進士官至待制主

正中避兵華嚴寺尋徙松江築玄圃蓬臺海內文士

造門納屣殆無虛日自號鐵崖既得鐵笛號鐵笛



人洪武三年召修禮樂書維楨賦老客婦詞以進上  
喻其意賜安車詣闕留百餘日書畢卽乞骸骨命仍  
以安車送之抵家而卒年七十五維楨天才逸邁所  
著詩文爲學者所宗號曰鐵體邑人陶振謝常輩皆  
其門生云

錢惟善

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至正辛巳鄉試出羅剎江賦  
鎖院三千人皆不知錢塘江爲曲江江維善据杖乘七  
發引用因此得名遂號曲江居士官至副提舉張氏

松陵文獻

卷十二

圭

據吳遂不仕退居吳江同里與楊維禎倡和有句云  
笠澤水寒魚尾赤洞庭霜落樹頭紅又云漢史丁公  
那及蕭陶詩甲子不書年蓋感時事也已而移居華  
亭洪武初卒與維楨及陸居仁同葬于山號三高士  
墓

倪瓚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詩畫清絕爲世所重至正間避  
兵邑中寓同里及華嚴寺士大夫爭延致之見俗子  
輒避去不顧張昶人物志云瓚元季鬻田百千

與張伯雨晚年扁舟江湖多依止僧房道館寓松陵

與陸靜遠虞勝伯爲友靜遠子顧其子圻也將崑山

顧瑛亦棄家隱同里僧寺故江陰王述懷瑛詩有九

里水雲孤棹泊半橋窮月兩尊同之語

明

丁敏

丁敏字異學本烏程人詩文典雅元末徙居吳山之  
麓與里人袁叡張璠輩相唱和繞屋皆植梅常笑傲  
其下有詩集傳焉

松陵文獻

卷十一

圭

董遠

董遠字仁仲天台人少以遠大自期不事家人生產  
精朱氏詩兼通左氏春秋至正中兩試有司不中遂  
畱錢塘潛心古學不復以科舉爲意已而入吳止天  
平山復寓松陵之梅花莊張士誠聞遠名遣使奉書  
幣迎之遠受書返幣堅臥不起使及門者再乃避地  
錦峰依浮圖氏以居吳元年徵赴京師以沉嘿不稱  
旨謫居淞梁八年以薦授莆田知縣時年六十餘矣  
其治莆田以循良稱後卒於吳

王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元季親時政衰敵走燕都上書不報歸隱青岩山中太祖徵爲中書省掾進平江西領上喜曰浙東有二儒卿與宋謙學問之博卿不如謙才思之雄謙不如卿詔修元史與謙同爲總裁官書成拜翰林待制奉使招吐蕃至蘭州召還改使雲南抗節死事具國史建文元年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正統中改謚忠文禕與陳基善書同遊吳松寓居頗久集中有吳江客中冬至日及吳江別蓮上人詩蓋

松陵文獻

卷十二

花

皆未過時作也

李幹

李幹字貞臣睢州人仕元爲許州同知歷戶部侍郎佐廣席軍後敗明兵俘置鎮江已而遷入司農議禮律官制皆預焉及建六部以爲吏部郎中兼泰府相參軍召議藩封復斥居寧夏又召入爲翰林待詔直閣以老致仕來蘇依友人盛遠居一都年八十六卒遠爲買地黃山葬之幹通究典章明國初制作論議英爽一時稱之

張明善 見同里先哲記

張明善博學多才長於詞曲古樂府歌行頃刻數百言立就得騷人比興之體善推步天象言休咎有徵元至正間從湖廣客遊東吳道阻不能歸因僑居同里巨室爭延致之方賓筵酒酣操筆爲新詞擊唾壺而歌聞者爲之傾倒清癯多疾遂卒

松陵文獻

卷十一

八

而曰吾嘗之世世皆爲之矣  
里曰至年五十五  
元至正間餘時  
古詩書詩學  
大興言本  
古樂府歌行  
頃刻數百言  
立就得騷人  
比興之體善  
推步天象言  
休咎有徵  
元至正間從  
湖廣客遊東  
吳道阻不能  
歸因僑居同  
里巨室爭延  
致之方賓筵  
酒酣操筆爲  
新詞擊唾壺  
而歌聞者爲  
之傾倒清癯  
多疾遂卒

邑人潘樞章力田撰

官師志一

潘子曰吳江置縣起於五代自是以前吏治民俗邈不可考矣然故老所傳如吳盛斌之作土田五代司馬福之捍牧圉雖其人皆隸章者流然生而有功於民死而廟食其地尚論者有餘思焉宋世縣治草創地利未闢生齒亦稀賴當宁者留意是邦往往鈔選京朝之吏以煦餉而生息之循卓之蹟於斯爲盛元松陵文獻 卷十三

卷十三

一

政不綱一羊二牧率皆苟且之治然亦有一二善者不可沒也明興縣在畿赤之間號爲衝煩故常擇高第有才力者任之或以治行異遷茲邑三百年間無曠土無游士無流民非官師得人惡賄斯效哉下至簿尉之冗司驛之微亦時有卓然能自樹立者官無崇卑顧於民何如耳嗚呼一邑之治亂可以觀天下之盛衰焉可不慎哉

吳

盛發

赤島中爲司馬奉詔與上大夫倪讓將軍徐傑分畫地界建滑作田邑築寨自青草灘至野和溪而斌之功居多及卒邑人葬之至今呼其地曰盛墩且立廟祀焉

五代

司馬福

司馬福郡人始隸吳越王水軍爲游奕都虞候梁開平三年淮人圍蘇置柵環城內外阻絕王遣兵來援莫知城中音問以福能潛行水中遣入城准人設網

松陵文獻

卷十三

十二

縣銅鈴鐵鱗過者必覺福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亟舉網網舉遂得渡或浮水上則戴萍蓐而行既入復出凡在水中者三日及援兵與城中弓矢相應淮人以爲神時吳江始置縣以福爲都指揮使築南北二城遂命守之卒於官福美須髯屢爲謀者入城因剪其須准人竟不能識

宋

趙球

趙球開封人畜書萬卷符籙藏火四庫書皆備

球上其家書授三班備職天聖中用薦知吳江縣武弁爲邑自球始嘗修築松江亭仕至右侍禁

馬尋

馬尋字子正鄞州人祥符初進士主吳江簿兄彛戒之曰到任半載可誦律書爲治民之本後彛至詰之尋曰治在孔道疲於送迎未暇及也彛不憚尋曰少徐之至冬果精律學繼登朝籍久參法寺有平允之譽累著治聲彛之力也

李問

松陵文獻

卷十三

三

李問慶曆三年以大理丞知吳江七年與尉王庭堅議建廟學勸民出緡錢數百萬會詔郡縣不得新立學遂謀移其財以建長橋初縣城爲江流所判民半居江南半居江北非舟莫濟且有風濤之險乃相形勢建橋橫截江中長二百餘丈用木萬計浮議四起不爲動卒底成功後世輿之其他塘路橋梁無不修舉美政甚多今列名宦祠

王庭堅

王庭堅字世美爲政平允與王問創建長橋晉陵錄

公輔爲記稱其精敏沉毅云

郡志載王尉而不及李令於義無取今採莫志原文以長橋之役歸功於令重首事也

張先

張先字子野康定初進士知吳江有惠政詩格清麗尤長於樂府仕至都官郎中晚歲優游鄉里嘗泛扁舟垂釣至今號其處張釣魚灣年八十九卒有文集樂府

裴煜

松陵文獻

卷十三

四

裴煜字如晦嘉祐六年知吳江歐陽修梅堯臣王安石皆作詩送之

孫覺 本正史蔡郡志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舉進士熙寧中知湖州以吳江水患命治之江橋延袤二百餘丈覺募民修築勢愈雄壯又湖塘兩岸賞責民以竹篠捍禦率數年一修易敗或致潰決覺復市石增築遂得支久岸旁皆爲良田覺材幹通敏事集而人不知勞嘗其如歸垂虹兩亭詮次邑中雷題百餘篇爲松江詩集歷右司諫

知蘇州終於御史中丞

按宋史本傳無吳江事惟云熙寧中出知湖州松江隄沒水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下化爲良田則覺之修江橋築湖塘皆此時事蓋吳江嘗屬湖州故也郡志因修隄事遂謂治平三年以民曹掾權知吳江官倚年月錯亂甚矣但覺功德在人例得附書名宦故存之

郡志云陳確字瑩中沙縣人元豐中進士政和元年再被謫至吳江簿未幾卒贈諫議大夫謚忠肅

松陵文獻

卷十三

五

王志堅云宋史本傳甚詳然不言謫吳江簿固已疑之余攷瑩中年謫政和元年方安置通州旋以上尊堯集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將脅以死安得有至吳江簿之事耶况瑩中卒於宣和六年距政和改元且十有四年載而云元年謫吳江未幾卒何居然則郡志所錄傳謬必因瑩中詩有三年爲吏此江濱之句耳今考此詩出見聞樓玉又有載王禹偁作者題曰再過松江蓋禹偁嘗令長洲松江實在其境則此詩爲禹偁作無疑

也今改松江爲松陵又以再過爲再謫影響附會失之愈遠又非孫中丞之有蹟於吾邑者比也故削不載

林肇

林肇字公權莫云吳人寶元中進士熙寧三年以尚書

屯田員外郎自請知吳江始至覽江湖之勝編復古

人慨然有歸與之興乃卽松江勝處作蘆鄉亭繪三

高像其中旣落成遂具舟由亭下拂衣而歸

程端

松陵文獻

卷十三

六

程端元祐二年知吳江改建廟學有惠政

向子韶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元符三年進士爲保州司法

叅軍食書荆南節度判官秩滿知吳江郡人私鑄黃

錢流布一路知州聽民自便徐志改爲知府按此時郡尚爲州不當作府也

子韶以爲不可騰書極言其害下令禁之一縣無敢

犯者已而中司論其事詔治故縱之吏諸縣皆曰太

守命也吳江令嘗力爭書具在子韶聞制使來謂當

被逮卽具舟束裝以俟吏及門卽行初知州意子韶

必引前言自解子韶至卒無一語獄成自知州以下皆貶秩子韶獨進一官其後知州孫傑石屬縣議欲一大保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以聞子韶曰一大保二十五家而已如吳江外鎮有合境不過五里者無慮數百家若二十五家置一樓則不可勝計矣又以數十人持挺更巡其間有強悍不逞者通相侵陵則鬪爭自茲始不可爲也知州必欲行之子韶固爭逾月不能決同列謂子韶曰不若稟令而歸至縣則措置在我子韶曰稟令而不行則

松陵文獻

卷十三

七

有司得以慢令罪我矣久之卒如其言大觀三年除開封府右叅軍靖康中知淮寧府與金人巷戰舉家被害贈通議大夫謚忠教今列名宦

曾懋

曾懋字叔夏潁州人崇寧間主吳江簿仕至禮部尚

書孫樞淳熙六年復繼先職見黃詩曾程堂詩序

程俱

程俱字致道信安人

王堅人物志云衢州開化人

元符中以外祖

鄧潤甫歷補吳江簿政平訟理有循良之風優於文

學作松江二賦三高祠詩序遠近傳誦之累官中書舍人政和間自監舒州茶場上書論時政不合來家於吳城北葺小屋號蝸廬其後主簿高文虎以曾懋及俱皆爲此官作曾程堂以寓景仰范成大爲之記文虎字炳如登紹興進士調吳江簿博通典故寧宗朝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國子祭酒以力攻道學爲世所議

徐勣

徐勣字元功宣城南陵人舉進士調吳江尉初與何

松陵文獻

卷十三

本

執中偕事徽宗於潛邸挺挺持正爲上所重蔡京以宮僚之舊每曲意事二人勣不少降節京嘗謂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右伯通既相矣勣笑曰人各有志吾豈爲利祿易哉京慙勣亦終不用以疾除顯謨閣學士卒

李光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崇寧五年進士初知常熟縣朱勛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勛怒誠轉運使移知吳江光不爲屈勛終不能害也歷知湖州徙

平江召拜禮部尚書卒孝宗賜謚莊簡廣西通志云高宗時叅知政事秦檜以親黨鄭億年爲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詰難上前因數其弄權誤國檜大怒明日光丐去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越四年移瓊州又移昌化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至江州卒

石公轍

石公轍字道叟新昌人紹聖二年以特奏狀元爲南

松陵文獻

卷十三

九

劍州教授紹興中遷知吳江初學宮在縣治西南厄於兵災公轍至卽以東門外開江營舊址改建焉且置田以養士卽今學宮也邑人頌其德後通判平江府終大宗正今祀名宦

徐似道

徐似道字子淵天台人早負才名紹興中爲吳江尉受知范成大及爲秘書少監朝聞彈疏以舟載菖蒲數本書兩篋翻然引去道間爭望若神仙然

李衡 本正史泰郡縣志

李衡字彥平其先江都人徙崑山博學有見於世操筆立就紹興十五年舉進士授吳江主簿使行怙勢侵民衡不忍以敵朴迎合卽投劾去二十三年起爲仙居丞隆興初知深陽縣爲治強敏專以誠意化民稅賦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跡而取辦先他邑在官四年民未嘗犯重罪安撫汪澈等劾上治狀召

對殿中陳便民十事詔進一秩知溫州未行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出知婺州以循良稱召爲司封郎中遷樞密院檢詳屢請老除秘閣修撰致仕孝宗思其

松陵文獻

卷十三

十

朴忠復起拜侍御史會有詔外張說以節度使僉書樞密直學士周必大給事中莫濟不草制敕衡與右正言王希呂上疏力諫謂不當以母后肺腑掌兵柄廷爭移時遷衡起居郎不拜除知台州復力辭遂致仕四人同時去國布衣莊治作四賢詩以紀之衡歸崑山園明野墅日與門人講論經義娓娓不倦聚書踰萬卷名其室曰樂菴學者稱爲樂菴先生淳熙五年卒年七十九所著有易論語說易義海及文集

柳樞

柳檣字安叟東海人乾道元年知吳江作松陵漁具圖待制曾幾序之刻石尚有

趙廣

郡志作趙廣字德儉宋宗室也淳熙四年知吳江重建廟學取美租以餼生徒凡郵亭使館橋梁祠宇皆一新之以薦遷徐州同知

莫若冲

本廬志

莫若冲字子謙其先仁和人避地家崇德舉淳熙二年進士爲湖州安吉尉常州教授知安吉政號平允

松陵文獻

卷十三

十一

改知吳江撫字尤有聲歷司農丞知岳全二州以最聞除大理丞

袁韶

袁韶字彥淳鄞人嘉泰中爲吳江丞時蘇師旦挾韓侂胄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黃肇檄韶覆田定役師旦密諭意吳江多姻黨幸相容當薦爲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戶籍承役者皆師旦姻黨師旦怒諷言者將論韶肇急白於朝且薦之未幾師旦敗改知桐廬嘉定末爲臨安尹十年道不拾遺紹定初拜叅知

政事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卒贈太師越國公後許景迂來承吳江慕之作堂廳事之西題曰景袁云

張達明

張達明嘉泰中知吳江政平訟理有循良風作無訟堂公暇從容與客論詩曰詩莫難於絕句絕句莫難於五言欲其章短而意長辭約而理盡實難其才故其畱題邑中者若松陵漁具諸作皆人所莫及後仕至右丞

呂祖憲

松陵文獻

卷十三

主

呂祖憲婺州人祖謙之弟嘉定五年知吳江重修學宮有記刻石

孫子秀

本張果人物志莫餘二表俱不載

孫子秀吳江主簿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往焚其廬碎其像沉其人於太湖曰副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

李椿

李椿維揚人紹定四年知吳江重建縣治四明袁肅



書琴堂二大字刻石椿自爲記石塘橋梁祠廟使館皆所修築後爲吏部侍郎

元

王柔 實志作柔承

王柔字不剛大都人試安西王相府令史至元二十九年知吳江縣公勤廉謹屏除走隸專任信牌邨民晏然修官署學舍及三高祠設施咸有次第條理井然

哈刺哈孫

松陵文獻

卷十三

圭

哈刺哈孫大德九年同知吳江州事嘗語人曰牧民之官不忠勤何以盡職不公正何以聽訟不慈仁何以得民歲荒且疫爲之流涕白州長雷栗抹之曰寧拂上意以受責毋令民失所也秩滿州人立碑頌德

唐棣 莫餘二志俱不載

唐棣歸安人少從趙子昂學詩書俱得其傳仕元爲休寧縣尹遷吳江州知州有休寧稿味外稿見湖州府志

皇甫壁

皇甫壁字君實東平人至大三年知吳江州不事智數政無矯飾待物一於誠始勉以文教申之以禁令人莫敢犯在州三載以廉能稱

高仁

高仁字壽之濟南人延祐三年知吳江州以大義開諭百姓諱健束手而估終必刑歲役率先鉅室力稱事辦行省賑杭饑增州糶三萬石仁抗言州小數已溢不可增鹽運司課虧行省令仁詣浙西取盈於民仁言民貧不可妄動動且有外虞皆不能奪事竝寢

松陵文獻

卷十三

高

延祐二年總理田糧仁奉檄往丹陽金壇兩縣公田舊額虛者七千仁曰朝廷豈利無田之租哉閱實悉除之

張顯祖

張顯祖泰定元年爲吳江州判官重建長橋以石易木爲寶六十有二每寶用鐵銷八長丈有三尺重四勛仍布杪枋於水底以防傾圯功畢宴犒甚厚今列

名宦祠

段廷珍

段廷珍莫志作顧珍非至順三年爲吳江州判官決事如流恤民如子見徐志

余謂兩州判固賢矣亦當時爲之長者委任有功且不掩其美故能傳也當見元僧至仁有送徐景善赴吳江州吏目詩首句云北麗橋邊鴻雁鳴三高祠前秋水清今嘉興有北麗橋意景善卽嘉興人而吏於吳江者味此二語期待不淺而邑志併其姓字佚之以此知下僚散員湮滅無聞者多矣爲之三嘆

松陵文獻 卷十三

莊

于文傳

于文傳字壽道其先自汴徙崑山十歲能屬文用薦爲吳金壇兩縣教諭饒州慈湖書院山長延祐中登乙科進士同知昌國州州居海島民頑犷往往羣行剽掠海中文傳采以恩信俗爲之革遷長洲尹牒訴輒輟歲輸糧四十餘萬石文傳聽決趣辦具有條理徙樹公署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謁會行助役法召縣民善論之無敢爲詭寄者再徙烏程尋擢知登州朱文公遺業併於豪民于孫訴有司莫能直文

傳呼豪民折之以理悉歸之後至元六年改知吳江州以均徭賦爲先催科追逮信立程限民亦不違邨落之間不識吏胥治行爲諸州最至正三年召爲集賢待制與修宋史供職勤恪史成賜資優渥遂請老以禮部尚書致仕優游里閭又十年卒文傳爲文雅正不事浮藻有仁里漫稿

那海

那海高昌氏以中書舍人提點資庫至正五年爲達魯花赤有惠政廣修水利今至正石塘其所築也

松陵文獻 卷十三

一六

邑人潘樞章力田核

官師志二

明

孔克中

孔克中字庸夫先聖五十五代孫吳元年知吳江州洪武二年改縣克中仍爲知縣時承兵革之後庶事草略民俗踰鄣克中葺遺舉遠起廢作新常如不及故能論民於理重建縣治及垂虹亭三高三忠兩祠

松陵文獻

卷十四

凡應祀廟墮而不修飾

張居敬

張居敬洪武四年典史移建社稷壇於西門外山川

壇於南門外莫旦云以此觀之則爲政可知

廖欽

廖欽字敬先吉陽人

朝文藝志作新淦人

宋御史中丞剛之後

少強學明易詩與弟敬存俱有才名人稱廖氏雙明

月珠洪武三年以薦至京試才學優等授河內丞邑

小事煩又新附疲於供億欽至捐祿入以助民特年

尚少也知府王興宗宿望老成然嚴難事獨款獎以

爲不可及清化鎮商稅多侵匿布政司捕及累年完

稅者事連數千家民洶洶竄太行山不能定遂以屬

欽欽爲區畫貧富相補不數日課足除民罪布政司

大善之更置酒謝而去欽一以忠信導民八年考滿

時方以蘇州爲難治而吳江尤號劇縣乃命興宗知

蘇州府而欽丞吳江興宗遇劇務輒以委之不得專

治吳江也吳江有隄護田數千頃久爲水所壞田不

得耕勢家互相爭訟至聞於朝令官爲修築責成甚

松陵文獻

卷十四

二

迫岸廢已數年高濂數十尺彌望水決無跡可求同

僚皆失色以他事避去興宗謂使他人督之事必不

集又煩朝廷乃大言曰宜莫如廖丞也欽欣然在會

計工費召富民沈氏論曰隄成民享其利不成我受

其禍於是私相戒當戮力告成毋累我公至期而隄

成欽精敏絕倫吏抱文案叢雜手署口決頃刻而畢

令簿拱手嘆服未嘗疾言遽色也使民皆不忍欺將

去老稚遶道留之頃之坐河內虧課錢三千餘爲守

者所誣遂罰作鳳陽二縣之民聞之皆來助役其居

者夜則焚香爲祈福或問欽何以能得人心如此曰  
吾不知也吾視百姓猶子耳久之釋歸杜門教諸子  
鄉里無賴者搆蜚語誣欽兄弟俱下獄欽曰脫俱死  
如老親何我請坐之其弟不肯相讓於庭守者感動  
爲流涕於是弟得免而欽謫戍富峪數年以老病還  
嘗過河內民識之曰吾父也羅拜於前携酒微相慰  
勞明日哀縑數百匹以爲贈欽固却之民請不已乃  
一夕遁去永樂元年以解縉薦諸同修太祖實錄既  
至而書成上曰是老儒卽以爲翰林簡討同修文獻

松陵文獻

卷十四

王

大成二年卒年六十三子自勤爲蜀府紀善有名  
解縉曰君壯遊南北間見充拓詩歌清麗而時發其  
雄奇屢考試貢舉川廣之士莫不謂君爲藻鑒權衡  
也君孝友篤至天子初見問所經過卽以民疾苦告  
天子嘗稱道之卒也遣醫勞問嘆息之而吾黨之士  
皆痛惜之同官會君日章王君汝玉梁君用行皆稱  
爲豈弟君子哭之尤哀他日史官不傳之孝友必傳  
之於循吏也

潘子曰余觀廖公之爲治雖古之循良何以加哉而

邑志至闕其名何闊略也嘗考王行半軒集有送吳  
江廖丞序盛稱其賢輒爲之歌歌於心不能忘然猶  
未究其實及得解學士所撰墓表及胡文穆志事跡  
完備余得而詮次之然後無遺憾抑丞職固非卑也  
自中世以降類多闕茸不稱卽有賢者亦爲資格所  
困不得自見豈非其地勢使然哉

劉幹

劉幹陝西人洪武三十年至簿廉謹有爲以事調衡

輝府照磨

松陵文獻

卷十四

四

陳耘

陳耘福山人洪武三十一年至簿莅政廉平民信愛  
之後遷監察御史終紹興府知府

蔣奎

蔣奎南昌人舉聰明正直洪武三十年至吳江簿  
志若同莫志云以主簿陞吳江  
徐志則直云至吳江簿皆非也  
建文二年遷吳江

知縣政號平允卒於官

陳敏

陳敏仁和人建文末至吳江簿明果而恕永樂六年

九月擢爲刑科給事中十四年七月劾奏應城伯孫嚴擅殺千戶馬俊之罪命徙交趾自是貴戚斂手

按實錄敏以永樂六年被擢則任吳江當在建文時郡志以爲洪武末蓋因革除故諱之耳志書用此例者甚多今改正

邢寬

邢寬北直隸人永樂十年知吳江撫字有方民衛其惠後擢成都知府

李昇

松陵文獻

卷十四

五

李昇榆次人永樂中爲丞有美政十三年六月上言蘇松水患莫大於太湖欲洩太湖之水莫急於疏下流近時所疏河道歲久不免淤塞今觀常熟之白茅諸港崑山之千墩諸河長洲十八都港汊及吳縣無錫之近湖河道皆太湖之下流若循其故跡濬而浹之仍修蔡涇等閘候潮水來往以時啓閉庶免泛濫之患而民獲耕種之利從之

按實錄昇上疏在十三年六月而莫徐二志皆云永樂三年任則在事已十餘年矣豈國初久任法

行故安於其職如此耶然觀水利一疏則昇之美政可槩見矣

賈忠

賈忠字能誨冀州人永樂初以諸生守城功授寶鈔司提舉宣德中累遷知吳江縣忠有兼人之才處已廉明臨政勤恕八年秩滿赴京邑民千餘上章請留命加從六品祿復任後忤當道同僚因誣執之忠不辨而退

按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九月丙午復賈忠蘇州府

松陵文獻

卷十四

六

吳江縣知縣陞從六品祿忠任滿赴京其民千餘人奏乞留之故加其祿俾復任今徐表列忠於永樂初誤也

葉錫

葉錫字玄圭永嘉人宣德中舉進士選庶吉士正統元年知吳江以廉謹聞未幾以母喪去四年復除吳縣專尚德化寒暑布袍十年詔大臣察舉天下監司郡邑長吏治行卓越者得十人其中知縣二人錫居一焉命賜宴於廷加章服楮幣紀功吏部時徐待講

理曰玄圭爲治一本經術先律已而後齊人惟理之從法之守他無恤也官長承迎之私不行僚吏比周之情不接豪猾翹攘之姦不得行故雖濫得細民之心而忌者亦衆或軋之於上休之於下咻之於傍玄圭堅不動至是而循良之效白焉人以爲知言十三年擢知寧國府

王懋本

王懋本金谿人由吏爲吳江丞以刺負召還民奏保其廉能乞畱之尋以憂去正統十年十二月民間其

松陵文獻

卷十四

七

服闋和率伏闕請擢爲知縣吏部言其以吏出身非例也上曰懋本既有去思吏何足計其從之第不爲例事見英宗實錄徐表列在景泰元年亦誤

劉彪

本英宗實錄徐表都志

劉彪湖廣人正統末以吏授吳江丞景泰六年滿三考巡撫副都御史鄒來學薦其處事公勤吏民懷慕乞晉秩畱任命遷知縣居官不携家累以廉幹稱

梁和

梁和字貴和其先泰和人徙應城舉賢良方正天順

四年爲吳江丞有廉惠

韓榮 本憲宗實錄

韓榮字簡英安陽人以御史調知吳江成化二年七月吏部奏府州縣官四十八人廉能公正撫字勤勞乞賜誥勅旌異榮與焉擢邳州知州時稱其端潔陳堯弼 本莫氏續志

陳堯弼字秉均太和人貢士成化十七年知吳江明年錦衣衛千戶王臣同內侍下兩浙市珍寶威儀薰炙至吳江挽船夫役至數百人索千金闔邑動搖佐

松陵文獻

卷十四

八

貳皆走匿堯弼力與抗奮不顧身邑人亦皆鼓譟而出奪其器械遂歛避去時巡撫王恕在南京聞之卽具奏磔於市天下稱快繼有奉命取製衣梅者一梅費中金一兩民間梅樹悉懸紅牌邑人惶惑堯弼令伐樹以滅跡使者怒堯弼叱之曰君往浙江幹辦吳江非浙地也果有朝命當以公移下之豈有私懸牌以擾民萬一激變罪將安歸使者語塞而退尋以憂去後歷官辰州知府太僕寺丞

孫顯 本莫氏續志

孫顯字微之華州人咸化二十一年由舉人知吳江廉介有爲嘗修縣志改知靖江

王鑑

王鑑字克明吳橋人弘治三年以監生主吳江簿守已廉潔常祿之外一介不取其弟自故鄉來鑑不悅卽遣歸太學生申顯知其無行賞也餽粟一斛已而弟卒鑑召申氏還之有馬役來謁循舊例饋白金一兩鑑怒擲庭下草中其人言公不受當見還奈何衆之鑑笑曰此吾過也命拾還之每公

松陵文獻

卷十四

七

續鑑獨衣篋布青袍殊無愧色人或規之曰君何自苦乃爾鑑歎曰吾見世之贖貨者多矣歸則隨手蕩盡惟留醜聲於世耳且朝廷使我來此作官不使我作盜也言者愧服巡撫侶鍾奏旌異之在位九年滿去邑人爲作清官歌

金洪

金洪字惟漢鄞人舉進士知靖江縣弘治四年調吳江始至吏胥抱案牘請署以嘗洪洪陽不省唯唯書之吏以爲易與居三日請署如故洪怒曰若謂我不

事事耶摘三日所署出入隱竄者杖之吏股栗性明

敏獄訟填委移時而決樽節用度歲裁去橫歛銀二

十萬兩預積米至二十七萬餘石戶口增至一十二

里是時豪猾縱橫賦役繁劇小民每占一役必破產

捐軀洪歎曰虐政有甚此者乎乃抑勢家除奸吏廣

分諸役以調劑之民感其德至有生子以金爲姓者

上官爲請於朝頒其法行之一郡每六察按視獨吳

江無訟怪問知府曰金今故善撫民也七年吳中大

水邑人葉紳建言疏通水利命工部郎中徐貫等行

松陵文獻

卷十四

一

求水道開白茅港諸處吳江役夫一萬八千有奇適

嚴冬雨雪人憚遠涉皆惶駭洪請畱以通長橋水實

疏太湖之水以入吳淞江至明年三月方受事人日

給米二升病者予藥遇風雨則少休親乘小舸往來

課督役成而民不告病他邑役夫十餘萬分漕白茅

以下饑寒死者甚衆九年遷試御史踰年爲真巡按

山東甚有聲正德元年擢知松江府坐減官布價米

劉瑾矯旨械洪至京不能害放歸

徐師曾曰稅長倚辦最爲繁劇然諸役並受節制由

是好究得以威行於縣閭洪寬其倚辦而裁其節制民兩便焉又以餘力從邑士大夫飲酒賦詩以爲常然性苛刻忤之者必墟其地而後已此則爲少短

郭郭

郭郭字于藩肥鄉人進士弘治八年知吳江縣表在九年

廉潔無私公明有威典利革弊吏人靡落非宣召不敢近前下至隸卒無所索取士民愛之十一年以憂去後遷御史

劉澤

松陵文獻

卷十四

十一

劉澤字濟民濟寧州人進士弘治十三年知吳江才識明敏斷決無倦一日偶出見替男女三人行乞疑之乃令捕其丐王李廣至而召替男顧來旺近案密問之來旺不覺號泣自言嘉定人爲廣誘入舟用針刺其目令之乞食同行兩女子亦然又召問兩女子具得其實卽治廣罪遣三人歸一時皆異其事十八年召爲給事中

張玄

張玄陝西人弘治中爲典史以廉稱卒於官周恭肅

公用以詩哭之曰儀林忍見舊種青伐石誰書地下銘佳士祇應聊入幕奸官何必盡明經荒祠稍稍題新字旅櫬行行見暮星此夜吳淞江上月獨留清影照西廳公自註玄廉吏

徐欽

徐欽陝西人嘉靖初爲主簿仁恕廉明凡刑罪人每至位下邑中水旱齋戒祈禱多獲奇應民以菩薩呼之卒於官卽城隍廟西廡立像奉焉

張明道 本王志堅人物志

松陵文獻

卷十四

十二

張明道字希程羅田人嘉靖八年進士授都察院都事謫滁州判官十三年擢知吳江政務大體不拘文法前令取常例於糧長承以下放之糧長又轉科於民明道至手爲文以矢於神丞等皆失色未幾或以墨敗明道嘆曰神其不我欺耶縣當孔道使節旁午餽送皆資於民明道一切裁省雖失歡貴客不顧曰剝民求名吾甚耻之公宴治具皆取之坊長明道力行節儉減常費十之七民以訟至今自拘審非大故不公差鄉民至終歲不識隸卒或事連骨肉召至曲



爲討論必令感悔乃已未嘗輕抵於法嘗曰利與害相須吾幸居官食祿而復苟取若天道何雖所得奉錢多以充公用有一姬鬻孫以償官逋一孤兒以官逋被繫明道皆爲代輪解舍蕭然薪水時不給未嘗動念居期年遷刑部主事瀕行所攜止二敝籠後終按察副使徐師曾稱其持已修潔於民慈祥屬廉吏未有過於明道者也

喻時 本王世貞孫傳

喻時字中甫光州人嘉靖十八年以進士知吳江邑

秘陵文獻

卷十四

主

中賦重吏素乾沒爲奸利時至則嚴勾校具得其狀始爲潔法提衡之秋夏稅以限上不事敲朴力役則應毋待號召鄉小民闔閭毋復之三老就公庭片語立決遣之各自得意去上臺下訊牒及他利害關白鐫一大櫃中手自封發吏不敢望得其一嘖笑而鄉小民亦不復知有吏時不爲操切間有所劾治皆取大猾尤者吏及大猾備備戴三尺而立然竟其任亡敗墨吏即御史行部吳江亦不問吏及大猾王名曰令代我治之矣遠近稱曰喻青天竟用治行第一徵

拜御史前是太保王肅敏公廷相見其文而善之意不飲其外補時對曰我不外也誰當外者廷相奇其言而疑其不讐後乃心服後終南京戶部侍郎有集王國光

王國光字汝觀陽城人進士嘉靖二十五年知吳江僅再期以憂去其爲政善因事以爲功適休以成治有合於古之循吏嘗書禹之治水行所無市二語於座隅及其去也民謠思之起爲吏部主事歷官戶部邑中稅戶以輪輓至者皆垂寬恤萬曆初官至吏部

秘陵文獻

卷十四

高

尚書

萬思謙 本南昌嘉定二志

萬思謙字益甫南昌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二十九年謫吳江丞署嘉定事遂爲真政尚惇大不矜名炫才人莫窺其際嘉定多逋賦逃亡者衆田益荒嘆曰治此如烹鮮可更爲擾乎且民有死耳賦終不可得償不如因而寬之且以招集亡者時稱其謙大體三十二年夏倭薄東城乘風焚倉舍城幾陷叩頭籲天風反火滅賊酋連中矢石斃乃解而去以土

城難守議易以募倉遷刑部主事雷以訖工部主事  
成賊果大至情以無恐思謀遇事熟思若不能決不  
知者以爲不快思謙聞而笑曰昔人云後人當思此  
憤憤殆謂我哉既去人果思之不置後思謙以久次  
轉光祿寺丞坐長揖冢宰外補累至福建左布政使  
家徒壁立遷南京太常寺卿致書張居正勸復言官  
切直忤指遂致事歸隱無遺帛清節天成士論歸之  
楊芷

楊芷字文植德安人嘉靖三十二年知吳江倭分鈔

松陵文獻

卷十四

五

內地縣城庫薄四面阻水人無同志芷捐奉場工士  
民感其義爭出資築之作堤於夾浦立壁於唐湖凡  
險積要害並以木柵鎖截造戰船大者爲中堅次爲  
左右翼小者爲游奕勾連相錯日頓兵江上廣斥候  
令民安意田作且耕且守流亡漸歸故用兵四年獨  
吳江資儲不匱初倭從崑山直抵青陽港芷以飛  
斷其上游復命兵快詐爲商船誘戰斬首十八級又  
戰於陳湖生禽二酋自是吳人始有鬪志後三月倭  
趨石湖芷獨乘小舟率兵出瓜涇港邀之湖水淺

倭列伍逆上芷以鉤橫搏之餘舟躍進斬首十六級  
馳入城明日賊逼城下不敢攻燒倉廩掠民財遂南  
下芷率兵蹙之斬六級三十四年正月倭陷崇德大  
掠從南潯轉至梅堰兵備參政任環率沙兵禦之  
績芷率奇兵張兩翼於六里橋之東西蕩中夾攻斬  
首十五級飛礮擊死者二十餘人倭尋夜遁四月復  
從嘉興至唐湖湖水洶涌芷引兵阻戰倭駭奔平望  
奪舟橫渡芷令善泅者繫其舟而自屯兵盛墩斷其  
堤且布釘板於水底賊不敢渡又無所得食會宣慰

松陵文獻

卷十四

五

使彭孟臣率兵二千來援我兵勢合與倭戰於平望  
盡臣爲先鋒斬首百餘級轉鬪至楊家橋斬三十餘  
級盡臣被創死我兵乘之生禽一賊斬首十八級於  
是將士知賊易破人人思奮皆以盛墩一捷爲之先  
聲故更其名曰勝墩云六月倭自杭州經爛溪抵平  
望芷督水兵與戰斬首三十六級生禽四人遂遁去  
芷雖久在兵間其所理民事皆中肯綮撫按交上其  
功累被獎賚然以不能俯仰遷南京戶部主事以去  
累遷南京兵部郎中

李遷梧

李遷梧字茂陽安丘人進士嘉靖三十八年知吳江四十年大水遷梧日夜拊循其人而部使者方以核算爲賢遷梧持不爲動曰民畢力以障水猶懼不給况忍驅之鬻妻子供租稅耶於是日閉閣宴坐不復問一事時具蔬果邀一學師共酌庭中寂無人鄉民至不復到縣卽上官有所督課則自却冠帶攜衣帽以往胥吏感其德亦不忍欺明年四月市人不戒於火延及公署一夕而燬方火作時遷梧坐門下戒僚

松陵文獻

卷十四

七

吏徙獄囚移帑藏歛圖籍無所散失未幾卽謀興復取材於垂圯之庾取力於鄉兵之隙取貲於失火之家而里出夫三日訟出錢數金以佐之上不費帑下不煩民越百日告成閭閻踰舊蓋遷梧在邑罹水火之厄各一而人不知有災後萬曆十五年邑復大水士民追思爲本主置城隍廟祀之知縣劉時俊至乃採公論祀之學宮距其去已四十年矣故老嘗言一御史按部至臥牀折足御史怒入縣治欲親刷庫藏至廳事後顧見東壁一小牀敝葛爲帷旁置竹筥二

無鎖鑰召左右詰之則遷梧臥具也乃漆媿嘆一無所問而去嘗與邑紳吳知府崑飲崑以一銀船汪酒酒滿則帆張意頗喜之崑卽舉以爲贈遷梧受而日以供飲後任滿出境卽還之後有廉吏聞而嘆曰其後之却還不足言若初之直受非吾輩所能也

吳一本

松陵文獻

卷十四

十六

吳一本字仲立沔陽人嘉靖四十一年以進士知吳江精於吏事夜筆注思不輟甫曙卽行之纖悉有法度吳江賦浩穰總賦者類嘗以私盈縮其間甲賦千乙賦百或千者得十九而百不能十一則匿其數而獨發其逋當事一切按程無所上下一本乃具格書所輪數計戶分給而總賦之書不得數易始至適大水之後人民離析部檄徵如常額一本以恩信勸諭民皆輸將恐後先是縣官交際問遺率資里甲里甲者賄丁田之羨以供諸費者也時詘則告病一本曰奈何以吾私故困民則悉籍丁田於官吳江水兵故稱雄而擾民亦甚一本曰巡司之有弓手以扞寇也而又益之水兵是倍費也則去弓手而代以水兵

無事散於諸司有急則聚之城以爲衛其所興革靡  
若煩碎然爲人強力行之祿如遷工部主事後官至  
山東參議暴卒不竟其用

李三省

李三省鄖陽人萬曆七年以歲貢主吳江簿九年遷  
崑山丞以一竹兜輿至食無肉牀無帷三年如一日  
有范某者以佛會煽惑男女嘗百餘人自號佛頭而  
誘少婦與私有孀婦聞而招之白晝淫時知縣以  
公出三省得其實縛而撻之至死已卒於官二邑人  
松陵文獻  
莫不憐之

卷十四

元

邑人潘程章力田撰

官師志三

明

劉時俊

劉時俊字恒甫富順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知廬江改知桐城二十九年又徙吳江爲人嚮達精敏往催科者率以盈爲辦然黠者善負奸胥復陰與構卽匿其賦可不輸一錢而馴者至有十限三分之輸時俊

松陵文獻

卷十五

一

一以八分有五爲程黠者無所口匿蓋實得戶部考成之數賦之人也溢於舊郡邑吏素表裏爲奸下檄督通實飽私橐時俊覺之檄下卽并經承解上奸遂阻漕卒獲悍橫索無厭時俊請漕撫約束每百石加四石凡概量之事率耆老爲政軍第持籌而已有浮圭合者扶以徇每倉設一門者按術給籤驗而入毋多納一人曰吾不束軍而束民歲省米二萬石運甿歲苦圯時俊始斃以巨石延袤八十里費鉅萬而民間不知有役爲邑永利九重教化章章節義

松陵文獻

卷十五

二

某某匿凡五十三人皆吳江巨室知府錯愕不能應時俊駁之曰按檄事且經年昔不聞一言今驟發何也稅監固在徐入京之路乃來吳耶捕其黨置之法人皆爲時俊危時俊曰巨室邑命脉也一網五十三人邑空矣吾寧以身當之增見爰書語塞竟無以加時俊亦卒不言五十三人名以市德此尤其難者三十五年以治行最遷南京兵部主事遷爲南京兵科給事中又二年出爲福建僉事以計典謫湖廣按察知事久之再遷南京尚書司天啓元年引疾會

師起以太僕少卿贊畫軍中坐蜚語被逮放歸後事  
自諱平蜀功爾太僕寺卿溫璜紀事曰吳民健訟在  
往以人命求勝時俊每鞠問必召一二證者與約曰  
第許言一字不得言二字一字謂真與假也證者稍  
有游移卽重杖之故竟皆立雪而刀風稍息

馮任

馮任字重夫慈谿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知吳江邑  
多奸弊任悉意爬梳之得隱占田三百餘頃侵沒稅  
糧四千餘金其明年大水請蠲征發賑條救荒十二

松陵文獻

卷十五

主

便宜行之多所全濟然竟以催科缺額奪奉秩滿遷  
工部主事累進郎中出知成都府天啓元年遷陝西  
副使莊浪兵備三年轉叅政駐涿州是冬有邊寇遣  
將李成功禦之斬獲甚衆明年春寇復大入親率師  
赴之三戰三捷俘斬數百尋以父病請告崇禎初補  
山東叅政武德兵備二年冬率師入援京師比至聞  
解以功遷廣東按察使而山東撫臣因皮島之變請  
詔爲登萊道許之累遷左布政天津兵備時景德間  
盜起鐵脰賊賈邦槐等尤橫詭詐

松陵文獻

卷十五

四

遂連疏引病不許十二年嗣昌密疏劾之坐免任在  
關門三年適有天幸敵未嘗犯其境去未幾而代者  
或殞或刑後遂議撤關以外棄之矣晚自號拙存居  
士曰人皆以巧敗我獨以拙存後三年卒任居官勤  
恪其在吳江值大水爲虐任片斤守文而已不能行  
度外之恩時譽遠出時俊下然於史事亦無所廢云

霍維華

霍維華字應庚東光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知金壇  
縣又三年調吳江甫至卽議興革大計以三賦莫重

於吳江計正賦若兵若役若徭若新增之餉益每畝四斗有奇而耗不與焉且湖濱浮淤滄桑通變等則尤繁莫可究詰有腴而賦輕有瘠而賦重有無賦之田有無田之賦每扼腕太息與邑中賢士大夫考究源委雖華有心計人不能欺周行阡陌暴露寒暑晝則清丈夜則持籌肥磽廣狹瞭如指掌僇田隱賦纖悉具出於是編者蠲瘠者減而通計所贏均之合邑向之所輸四斗者減一升五合有奇而分則三十八者酌定爲九條列十有八議皆經久碩畫凡期年而竣事計畝則百姓受減豁之利計糧則國家無絲毫之虧其所定履畝冊至今遵守不敢易焉他若催科兌運汰冗釐奸皆可爲後人法佐貳吏卒無所事事至慙恨無聊而士民望之如神明論者以比劉時俊稱曰劉霍四十六年入覲留部天啓元年授兵科給事中出爲陝西僉事四年復入刑科未幾驟遷至兵部尚書以附奄敗然其治邑之功固不可泯也

晏清

晏清字泰徵黃岡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知蕪湖天

松陵文獻

卷十五

五

松陵文獻

卷十五

六

啓元年調吳江蕪湖人爭之不能得性和易聽訟但書情實不尚威嚴事至立決請囑不行有二三大衙整閱左者清捕得杖之縱民環觀械繫而出衆共手擊之竟日而斃遠近快焉催科有序亦無逋者四年大水清角巾單舸出入洪濤間安輯遺黎與耆老講求丁亥戊申故事謂今昔異時請蠲請賑勢必不能惟漕運改折可稍救粟貴之苦爲白兩臺以去就爭遂以首災上聞得盡折歲額官所免加耗樂五萬石民所省加贈又不下四萬石而折價輕於市價亦不下四萬金朝廷固以此爲不蠲之蠲不賑之賑而反覆抗論得請者清之力也巡撫周起元發符買米縣各數萬石他縣多貧富戶大爲民擾獨清知湖濱富戶以子母貸商者召語以故給之符聽其買賣不旬月而米至商民兩便明年擢禮部主事尋改吏部七年以忤閹罷爲民崇禎改元復起吏部累進郎中十六年遷廣東副使水利道後爲吏部尚書

熊開元

熊開元字玄年嘉魚人天啓五年進士知崇明縣俗

原猶有白棒手數十輩橫甚前令以譴去署事王簿  
爲所擊開元設方略盡得其魁置之法而釋餘黨  
之同一境帖然邑田土坍漲不常爲釐正稅額凡數  
百頃以餘糧三千石請抵逋餉減編九百餘金崇禎  
元年調吳江故事官署供帳悉出庫吏因得緣爲奸  
利開元命悉出賣還官著令革諸進奉而慎擇堯庫  
出納有程無敢犯法者以糧運南輕於北定爲例使  
輕重相均勢家以軍儲請者一以故事裁之無所偏  
徇所清數隱田以萬計米以千計上臺稱其廉明先  
松陵文獻

卷十五

七

有每歲終所入贖錢嘗不及積穀額開元曰吾不自  
民肯爲人病民乎臺司事每下縣多所平反不輕  
貶雖忤意不恤也烏鎮界浙直之間湖州同知莅  
焉嘗以詞訟追捕至吳江民苦之開元具狀白其不  
便同知怒詞其裁制開元曰同知卽尊至本轄臺司  
止矣諸臺司有所按問竝檄縣處分無徑行者今安  
得爾爲文告兩臺兩臺戮牒浙省將合疏糾正其害  
始戢性明敏知人其所甄拔者成名士旁邑賢雋聞  
風景附大半出其門下不獨吳江一邑也四年遷爲  
松陵文獻

卷十五

八

吏科給事中中以考成舊案追論譴官久之稍遷光祿  
監事行人司副十五年以面劾閣臣周延儒廷杖謫  
戍後入閩中累遷隨征東閣大學士言事不合卽乞  
身歸入山爲僧所著有魚山疏藁壬癸罪狀年譜諸  
書

章日弁

章日弁字敬明德清人少孤育於伯父通政使嘉楨  
卽以理學名館相摩切既舉鄉薦五上不第賃居郡  
郭授徒養母足跡罕至公府識與不識皆稱爲真孝



廉云崇禎四年署武進教諭却僥遺絕訴訟其所賞識多知名之士七年舉進士知吳江會當定役富民多飛灑求免按籍率畸零下戶乃矢神爲約閉諸室一室令盡疏諸大戶實產毋隱既得其實則田多者定役舊額千二百畝卽領北運爲倍增以寬其力而更以南糧恤之有不肖紳受富民賂齟齬其間不聽也收頭一役頗爲民病日舛日潔已非難除害難耳號設二櫃做德清式可入不可出櫃置一吏一胥一等一鏹俾納戶自兌投櫃中吏胥僅記其數一有勒

松陵文獻

卷十五

九

索卽鳴鑼以聞日舛時下堂親驗以杜羨端一縣稱便上臺善其法下所屬通行京邊轉輸奸吏多上下其手往往有征無解有批無收大都解有耗放有扣貪者先放後解罔顧公家之急且解屬之吏動委逝波不可問於是一切置存蓄不發擇上供急者先之有事入郡則身致之以故課額早登爲七邑最時邑民虞變上書言水利事下所司日舛卽銳意舉行下令長橋舊址爲民居旁蝕者期三日內悉撤之又疏九里塘之淤而水利漸復運磨自劉時俊之後歲久

多圯往來病涉至一夕溺死驛卒十餘人意惻然傷之設席後堂徧延耆老身自勸飲告以不得已之故皆踴躍助役迄用有成他如新學宮廣狹狂百廢具舉又師郡守寇公慎遺法置長卓五百以試士所取前列多相繼得雋者痛抑豪強有盜魁竄入一孝廉家立捕殺之遂爲孝廉所切齒九年夏陳婦事起松江士大夫閤然歸咎王者嗾御史疏糾而邑中不肖紳與孝廉又比而修前隙蜚語流傳日舛一無所辨惟力求去舟次胥江中暍而卒年五十有四其後達

松陵文獻

卷十五

十

州唐階泰代爲縣嘗痛其誣爲上書訟於兩臺識者避之階泰字瞿瞿崇禎十年進士爲令亦有聲仕至禮部員外亂後寓吳江卒

外孫樞章曰余髫髻時侍外大父於官署凡一言一動未嘗不以古聖賢事相勗也而於官方政體則蒙昧未能周知後得先考所著行實始心識其大都賈之通國之口亦默相符合也獨是陳婦之獄外大父以此橫被口語而其原皆因公爲浙人又烏程相君所取士輒從而排擠之豈知公志節儼然雖出烏程

之門固落落不相合哉陳婦旣以烈名詩謠幾徧吳會而吾邑閭巷之口頗有異辭吳先生允夏有紀實一篇最爲詳覈今附錄之以俟論定云

葉翼雲

葉翼雲字載九同安人崇禎十三年進士知吳江初至歲大旱蝗一以安靜鎮之緩征平糶捐奉設粥又步禱於龍王祠日行數里布袍蔬食以金鼓爲節拜跪甚虔立法驅蝗分道力行未幾蝗皆墜河死是歲雖災不害役有空田議者以國帑詘欲囚畝加賦爲備翼雲條其不便所蠲省以六萬計暇則周行城郭相度形勢乃延父老之賢者俾任其役令城外四周皆康衢可通馳馬其上增築臺舍規制宏壯城內巷各爲門門各有鍵啓閉以時嘗自戎服閱兵郊外夜復率親卒巡行閭閻問謂其民曰吾以安爾寢便爾夙興也十七年夏北都變聞不軌者洶洶思亂翼雲廉得其主名立捕殺之一邑帖然咸服其勇決是年早疫復作禱益虔不懈尋遷刑部主事乞歸閩中建國擢吏部稽勲司員外明年與紀文時等起義兵守同安及惠安諸縣同安破被獲不屈死閩門遇害潘子曰余少以文字受知於公公之歸也余餞之舟中時初聞揚州失守相顧歎歎慨不能自己余固

爲公之殉義決矣後四年果舉兵以死余既不能執  
鞭頭以從公又不能徒步千里效尸鄉之哭尚何言  
哉然公在吳爲循吏在閩爲義士雖謂到今不死可  
也

林嵎

林嵎字小眉莆田人文筆雋麗崇禎十六年進士明  
年知吳江年甚少案無留事南都政亂罷郡邑童子  
試令輸貲徑達學使者嵎捐俸代輸而拔寒賤以應  
南都亡江以南諸郡皆不守嵎懷印歸閩閩中立君  
松陵文獻

卷十五

全

以嵎爲工部都水司主事改禮部精膳司遷員外郎  
閩事敗遷跡荒江一節自矢故人富路者求一見不  
可得居數年莆中有海警嵎與余吏部屬同繫獄有  
解之者嵎得釋而嵎發憤嘔血死獄中年三十八所  
著有彭蠡集多哀郢問天之辭人讀而悲之

潘子曰人臣遇變死者避矣亡者亦未必非要其歸  
何如耳江南瓦解非一邑所能支林公索身亡去意  
欲有所爲卒之不死於官而死於難其死一也見葉  
公於九原庶無愧矣

潘子既序次古今長吏論其行事又以爲教化者治

民之本而長吏不能獨任故必立師儒之官以董正  
之其有益於治甚大宋元以前州縣鄉社皆立學爲  
之師者大抵明經有文行而邑志紀載闕如宋時獨  
有一楊瑛爲咸淳中教諭行業無聞然余考宋陳深

松陵文獻

卷十五

全

有送范竹所赴吳江學職詩又有贈吳江學稼詩今  
志皆無之則所軼多矣元時見於新舊志者十一人  
而陳祐則爲震澤學長立沈義甫祠者也考陳造送  
吳江陳學長詩有云舊學堪重漢儒席新文欲僕楚  
人驕又云垂虹高士知心客定信襟期出處同推許  
甚至登卽祐耶抑別有其人耶謝起東則增立學之  
兩廊及繪聖賢像者也郭鄧則建靈星門顯儒實則  
立教授題名碑者也盛輿則爲震澤教授以好古博  
識稱者也其他亦未見有卓然可紀者也明興尤重

教職之選常以得士多寡爲王者殿最善義樂育尤

爲近古其後榆選不精往往視爲贅員以科貢顏暮

者充之表不正而求景端得乎此子矜所以與佛達

之刺也今斷自國初擇其一二可爲師表者著於篇

趙鈞 沈震蘭撰俱以邑人著縣訓導事見文學傳

趙鈞大梁人吳元年爲訓導文章高古觀三高三忠

兩祠碑記可見

瞿莊 邑志失

瞿莊字敬孚常熟人官爲吳江訓導有文名羅翰林

松陵文獻 卷十五

典籍與修洪武正韻累官禮部員外郎朱國禎云莊

自典籍遷禮部郎中後至參政

袁時億

袁時億東安人永樂十六年爲教諭有文學

丁侃

丁侃字秉和豐城人宣德二年爲教諭楊少師士奇

作詩送之造士有方尤長於詩古文遷寧國教授卒

楊弼

楊弼字之慶廬陵人正統元年爲訓導楊士奇有送

姪子之慶吳江訓導詩

林彤

林彤正統五年訓導莫志云有學善書

陳賓

陳賓字廷用懷安人以儒士爲吳縣訓導正統十三

年遷吳江教諭訓士甚嚴累科得入多其高第又以

廟學隘陋謀之邑令市地於民鳩材庀工作禮殿兩

廡靈星門及講堂齋舍燕寢庖庫無不具備

劉文輝

松陵文獻 卷十五

劉文輝新昌人景泰五年爲訓導端謹善教遷伊府

紀善卒

陳用貞

陳用貞字善成東莞人天順二年訓導爲人真率和

易長於詩文有琴趣集選長樂教諭致仕

梁矩

梁矩柘城人弘治中領鄉薦七年署學教諭爲人嚴

重廉潔諸生饋遺多却不受至不能自給訓導莆田

方文敏有心疾遇長官輒置辱之手搏生徒以爲常

獨見矩端坐不言愛敬有加或私鉤取於人惟恐其知也未幾被召徐志云正德初被召乃本表弘治八年已有高志來代安得爾至正德初考之臨行邑中老幼奔送曰安得假公爲吾父母乎仕終臨洮知府

王維孝

王維孝字希舜貴州人嘉靖中以貢士一云鄉薦來署教諭爲人壯直廉潔人不取犯倦倦以成就人才爲務不營私橐諸生貧者必捐奉賑之擢知富陽縣後終監察御史

松陵文獻

卷十五

七

蔣弘憲

蔣弘憲宜興人萬曆三十一年以鄉薦署教諭申學規立社約又置田爲月課餽稿之資而教化大行有中官將與令爲難弘憲遲其將至集諸生逐之每朔望長吏至登堂考藝尉以下皆屏齋舍中不敢越級而上其風裁如此

解學阜

解學阜興化人崇禎八年以貢士爲訓導寬厚端潔人有求者多不忍却他日貢之亦終不較也嘗言士

重立心學業顯晦皆從此出人以爲薦論

陳國器

陳國器字玉汝武進人領鄉薦崇禎十年署教諭謹交遊絕訴訟賢舍蕭然而讀書夜分不倦八服其操

松陵文獻

卷十五

七

後序

亡兄撰此書凡數易藁而就既沒藁本流傳人間爭相珍秘康熙甲子或言於邑令請改脩縣志三月而遽成乙丑春未歸自都門有言新志全用亡兄之書者索而觀之信然因愴然歎息謂吾兄作書固爲邑志張本吾不怪其貽襲但不應畧不載吾兄姓名絕不言本某書有似取人之物而諱言主名者其人不

松陵文獻

後序

班固無不仍襲前書者夫子長史記明言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孟堅漢書特爲馬遷立傳不聞舉其人與書而沒之也又謂亡兄以事見法不當道其姓名孟堅不死獄乎蔚宗不亦族乎前後漢書至今行世未聞當時人掩取之也亡兄爲人所株連非以自著書得禍爲親知者得其著述宜何如表章稱道顧利其死而掩取其書有人心者當如是乎且文獻中固嘗爲其祖若父作傳矣爲子孫者忍遂反唇相詆乎出險語以籍人口此訟師刀筆之事而謂衣冠爲之乎旣乃嫁過於朱先生鶴齡謂朱

實襲潘之書已乃襲朱初不襲潘夫朱先生與亡兄交最厚其自著書頗多何至掩取亡兄之書縱有所援引亦明言本諸潘氏凡考訂論贊皆言潘某云云新志何所見而悉以潘之說爲朱之說非唯掩潘抑且誣朱矣世衰俗薄朋友道喪已則不義又從而爲之辭直道在人余亦不復置辨第點檢亡兄之書梓以行世莊誑具存何傷乎向秀化書無恙何損乎景升惟是出之不早有此紛紜是余之罪也夫

松陵文獻

後序

二

凡著信備錄

四庫全書

康濟譜二十五卷

〔明〕潘游龍輯

明崇禎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敘

宇宙立言爲三不朽之一蓋  
非持信者不能言非傳信者  
無用言英華發於其中精神  
見乎其際矣古今以言著者

康濟譜

序

代不乏人要與典謨訓誥爭  
輝先後者指不數屈則立言  
與立德立功並峙洵未易哉  
鱗長潘子稱楚才芳聲久噪  
適余領節金閫一日接楚永

陽守季復晏君爲里中同譜  
友濡箭遠貽具道潘子爲石  
交僑寓吳門其才其養茂美  
淵弘且深觀理要諳練時宜  
大有資於世用及旣覲止卽

康濟譜

序

二

手康濟譜示余益信潘子才  
邁而學該識澄而養裕窺汲  
冢禹穴金經玉笈之藏剖陰  
陽象緯氣數災祥之秘習國  
家典故誌乘錢穀刑名及邊



疆山川甲兵韜略之儲考視  
成謨吐納新語崇其原本詔  
以信從若探龍藏夜光種種  
奪色若泛溟海望星杓而知  
所適歸韓昌黎謂辨古今事  
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  
謂其見有所通也蘇子瞻謂  
事實在經子史中必得一物  
而攝之然後爲已用謂其意  
有所會也潘子潁於性命遠

於天人學問經濟可以潤鴻  
藻鼓休明高文大冊莫或過  
之且康者父也書云惟耆成  
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繇古先  
哲王用康保民濟者涉也易  
云益於天下之道利有攸往  
利涉大川茲譜固備之矣潘  
子因言以大其用因用以究  
其施則立德立功立言誠爲  
一致具足千秋寧容岐視耶

余未暇究其紀事如遷固綜覈如管韓典裁真摯如曾子固司馬君實獨取其授世以迷方之筏錫人以暗室之燈則干將莫邪自有茂先之識

序

五

之天鷄導人以向晨者乎夫至於向晨則欣然而求明者衆矣此潘子正告天下之旨歟

辛巳春日鈴陽黃希憲又

庚子詩

序

六

生父題於姑蘇署中來

鶴樓



序

聞之子夏處西河之上而  
文侯擁篲鄒子居泰谷之  
陰而昭王陪乘夫古今布  
衣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  
屈體而下之者以其道存  
也故曰竭智附賢必建仁  
策索遠求士必樹盛跡繇  
斯以談相見恨晚吾楚潘  
子鱗長僑寓吳門有心當

世世亦樂得而有之經綸

精微言平生感意氣試相  
舉似庶幾無間郡公晏季  
復方以異等晉秩每爲予  
稱吳中臥龍必也鱗長其  
門多長者車轍而懷古味  
道意思澹然是歲庚辰夏  
鱗長來躡元柳之游亦津  
津述季翁治行哀然第一  
頃挾冊示我則書文事指

按部就班大都世務之善  
經守今之蔡箕也今天下  
方蠢動

明天子側席日有聞矣興賢  
攷藝明試後而敷奏先詩

唐書

卷三

三

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夫  
豹蒙文而貢武此言士之  
能也此言選士者變其故  
嘗以新其文飾其盛藻以  
雄其武也說在乎晉人之

謀置帥趙衰曰卻縠可崇  
禮樂而說詩書鱗長志存  
匡救義託詞章漸漬於詩  
書禮樂之既深而講求於

文武張弛之大備守令循

唐書

卷四

四

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是  
上意所謀度諏詢周爰相及  
者也長沙王麗青公舟次  
得是書語鱗長曰說春秋  
者公穀而下人百其味胡

氏專取大復仇此於時事  
爲相切耳今也邊腹搖則  
守令益急督責密則守令  
尤難子是編名康濟予重  
念古人矣馮河涉川衣柳

康濟諸

劉序

五

飲酒濟何容易而取斷于  
康之一言康之爲言平之  
謂也有昂首仔肩齊英金  
鐵之材不必有碧鷄炙轂  
文繡雕鏤之采有甌塵屋

漏縣犢辭魚之節不必有  
探鉤射覆問羊得馬之奇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茲譜  
所繇作乎願爲子刻康濟  
譜鱗長唯唯迨溯湘入永

康濟諸

劉序

六

而以其說告余余固知之  
麗青亦猶行古之道也公  
權蕪關時寇適掩至當事  
者自比於堅壁之師公毅  
然振旅柵艘列幟賊驚遁

去蕪城解嚴公是以爲畏  
壘之庚桑儼之昔賢當譜  
爲何等康濟所稱此真明  
驗哉而余以此思公與鱗  
長相與之歡以公材略稍  
出緒餘綱目畢舉顧汲汲  
乎是譜之必傳也吾觀鱗  
長發文全質以辨章舊聞  
又將優游新語方諸賈向  
不足云多若乃青萍結綠

斯長價於薛卞之門一日  
而字丹紙貴俾天下守若  
令椎紆而守敖庾海陵之  
間拔紆而登鍾山藍田之  
上要亦盛暑之絺綌至寒  
之狐貉也昔李華陰自負  
十五學劒術三十成文章  
歷抵卿相心雄萬夫王侯  
大夫許與氣義而韓公不  
厭其夸王子師爲豫州未

下車卽辟慈明旣下車復  
結文舉冀州有巨源一拔  
而得三十餘人後世咸推  
其量麗青鱗長相得益章  
天下以此多潘生尤以此  
多王公知人能得士矣杜  
牧所云得公輩數十人參  
錯天下作邦伯爲萬物吐  
氣鱗長是譜首例任賢將  
無稔此乎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激昂青雲則信乎其  
似之也雖然易又言之井  
渫不食可用汲王明竝受  
其福主聖臣賢則信乎其  
足福哉蹈盛節之塗行度  
外之事千古一時區區黍  
谷西河又何足云

零陵劉興秀題



敘

庚辰之夏余奉

簡命出守長沙一舫泝江歷幾  
千里山川目觸生怡手探可  
得私念數十日閒心臨風雅  
咏酌答眼前亦自佳事明日

長沙守官衙簿吏恐亟索楚  
水吳山不得雖復作此想究  
竟有王程民瘼四字切人胸  
臆回想塗山片地殊費人心  
手惟處心積慮不負君民不  
負所學隨時隨地頗堪自信

坐是晚月晨烟之態都成景  
風甘澍之懷鷁首波心每誦  
昔人爲政心閒物自閒朝看  
飛鳥暮飛還句輒嘆此間誰  
當更下轉語忽鱗長潘子挾  
策過余舟語次出所哀康濟

諸一編相示嗟乎鱗長真先  
獲我心哉因謂鱗長治平之  
要莫先守令余每欲取古循  
良遺事詮次成書而填委未  
遑觀子所輯辯類旣以詳明  
評核倍多精確子瞻所謂藥



試醫手方傳古人施之今日  
良爲對症且漢宣有言百姓  
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  
憾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  
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  
知長吏之官實爲撫導之本  
史傳良酷勸戒凜然輒近動  
稱媮俗難爲條理夫何一方  
一代革薄從忠前事是師後  
効全軌茲譜具備用足鑒觀  
今長沙固宋西山先生所守  
郡先生受事茲土召集屬邑

令長贈詩諄誨稱守令斯民  
同胞一體脂膏爾祿痛癢宜  
親有今日湘亭一盃酒便煩  
散作十分春之咏豈弟藹狀  
情詞切至真令人愴感心脾  
矣余莅沙兩月屬有恒暘之  
咎側身退省凡爲民請命者  
罔敢不精虔赴之迨霖霖旣  
沾漸多灑潤或舉王龜齡故  
事相貺以謂龜齡入饒州而  
甘雨應時入湖州而久霑輒  
霽今日之禱庶其類諸予遜

謝曰何遽如斯言且余嘗聞  
龜齡矣守泉郡時亦燕集屬  
令賦詩云今日黃堂一盃酒  
使君端爲庶民斟長者所言  
又何相符若此繇前之說何  
敢爲功繇後之說用爲我心  
惻耳矧

今上嘉惠元元以保民四事頒  
示天下慮無弗勤思德意庇  
安下土顧長沙燹火之後鴻  
雁艸羊哀愁繼作近稍獲寧  
宇奉行新令百堵偕作睹此

子來益思父母顧安得鱗長  
所輯康濟譜諸人實實以天  
下斯民爲已任者授一職効  
若事稍紓

至尊宵旰之憂乎鱗長義深才  
妙肝膽向人吳人士競推元  
禮而苦心閉戶獨爲社稷生  
民之計乃著治要錄四書申  
註宋元史刪皆有功于政事  
文章而康濟一書尤爲經世  
大業慨今  
闢門盛典千古一肯士生其

間咸思自奮有能引大儒著  
作推致

聖明俾剖竹宣條弘風革弊下  
民之瘼其有瘳乎若今懷古  
情深味道心切臥龍飛鴻方  
金儼壁終焉不出如蒼生何

康濟詩

王序

七

余迺得爲之望氣少微放歌  
招隱響愧登高之賦音垂感  
遇之篇當不復向者一葦江  
干渺焉嘉客願釋子南山白  
石談策杖驅車事矣遂捐俸  
壽之東令有心世道者讀之

以知子之厚意苦心耳是爲  
序

宜興王期昇題于長沙  
之岳麓書院



康濟詩

王序

八

序

晉世論人物以溫嶠爲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談至第一將盡之間溫嘗失色彼所謂第一流者何人哉前之王夷甫後之殷淵源之屬是已天下屬安定

康清譜

序

一

此曹子高自標置噓枯吹生及四海有微風搖之皆周章失據三困踣不振以迄於歿而一時奇策雋功乃獨出於太真之徒然則當時所謂第二流者乃第一流也而其第一流固天下之

棄材也聚天下之棄材尊之爲

第一流至於中原簸蕩生民流離而此論猶牢不可破習俗之深豈不痛哉今天下崇尚經術與晉世之老莊異甚然而科舉之學熟爛敗壞日浸月淫如寒

康清譜

序

二

熱之入人肌骨士有談王霸大略者率見詆嫫以爲迂怪二十年來旋頭光明虜不靖寇不滅拱手圍視而莫之救也狀則今日之異於晉世者安在歟國不幸有變容易色之慮太真之徒

將誰屬歟抑所謂熟爛敗壞者  
果可用以濟世而過此者皆不  
必談歟嘗與潘子鱗長論而悲  
之鱗長出所著康濟譜視余其  
書條分件繫旁行數落自古人  
牧民應變之方至近代兵制屯

康濟譜

序

三

田魚鹽茶馬漕運諸法皆具又  
與金子孝章詳爲論說以警發  
當世之憤憤者余讀之未嘗不  
撫卷而歎也會鱗長扁舟沂大  
江覽衡嶽徘徊故里遇所交通  
人奇士輒出此書示之爭爲哀

金助刺流通四方余戲謂鱗長  
子之書經世之書也子之身未  
遇之身也子方捐捐焉以其身  
爲泮澣統而獨欲以其不龜手  
之藥公人耶鱗長蹙然曰使吾  
藥誠可用以取封雖終身泮澣

康濟譜

序

四

沈何憾余作而歎曰大哉潘子  
之言思深哉潘子之志在天下  
乎使潘子伏闕上書以布衣召  
見殿上亦不過潘子自行其學  
而已惟此書之出使天下知熟  
爛敗壞之學無可籍賴而喜談

大略者亦將有所稽攷是潘子之大有救於今日也今天下之可憂者多矣猶恃有潘子之徒區區其間也是爲序

廖城黃淳耀蘊生題

序



五



自序

潘游龍曰余讀史至子產之賢子長不爲立傳僅表一二事於循吏中黃霸爲相聲名雖損於治郡然去公孫劉車楊蔡之徒遠矣孟堅不與諸相同傳而退入循吏若國僑未嘗相鄭次公未嘗相漢焉者何哉旣觀鄭世家揚扈子產及

康清譜

自序

一

霸傳敘其爲二千石事皆  
不遺餘力乃知遷固之意  
益深遠也以子產之才頡  
頔管晏而僅以循吏名則  
拊綏之需才固急矣黃霸  
備位宰相不甚稱職而終  
無損其德讓君子之風豈  
非其推重者有在實以循  
吏爲之本乎恭惟我  
聖祖肇邦卽嚴官吏犯賊之

禁書農桑學較之績守今  
來朝者或親賜酒饌或錫  
燕儀曹  
列聖纘承弗替茲典是以  
累朝司牧之臣彊察如况公  
鍾清嚴如軒公輒雄敏如  
魯公穆風力如楊公繼宗  
廉潔如熊公繡方略如馬  
公文升端恪如陳公茂烈  
後先相望比踪兩漢而近

則民繁賦冗吏治益稍頽  
矣十餘年來萑苻之孽奮  
挺而呼望屋而食君子痛  
之以爲此屬何辜皆長吏  
不職使然也龍流寓吳門  
覽察時變每謂長吏不得  
其人天下終不可理間嘗  
反覆二十一史摘其兵農  
錢穀禮教刑法之概勒成  
一書以告今之未習吏治

者爲門則有六爲卷則二  
十有五大抵有益於生民  
者人雖疵必采無關於治  
道者言雖美不錄條分區  
別叅以臆斷與友人金孝  
章黃蘊生朱今古陸履長  
互相叅定名曰康濟譜蓋  
取南齊諸傅治縣有諸意  
也或有難龍者曰語不云  
乎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



情今興華日繁才智日出  
何譜之爲龍曰治民猶治  
兵也馬服君子以徒讀父  
書取敗而不聞言兵者廢  
孫吳王安石以國服之息  
亂天下而不聞言治者廢  
周官然則龍之是譜也亦  
仰體

列聖及

今上子惠元元之心倣前史

歸重循良之意採而用之  
庶幾經世者之竹頭木屑  
也與若夫論斷諸詞或剛  
而近雲或簡而似傲或羅  
絡細碎而隣於委巷或抉  
摘物情而微傷大雅是則  
龍之罪也抑亦可以原其  
志矣

松滋後學潘游龍書於

姑蘇之懷古堂



序

三代以來稱善治多美績者  
必首漢然當時君相皆務寬  
厚清靜躬行節儉為天下帥  
而其循吏亦皆謹身率先居

廉清諸序

全

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  
蓋上之所以擇吏吏所以勸  
民均為得其本焉故寔效崇  
久任政平訟理民無歎息愁  
苦之聲歷唐及宋隔代相望

雖化多有要無遠過漢者我

高皇帝有天下三塗並用求賢  
如不及尤注意郡縣守牧之  
官每之任必召見賜綺帛路  
資而遣而又命國子生巡列

廉清諸序

全

郡廉官方吏治問民所疾苦  
於是看到任須知之條有醒  
貪簡要之錄或榮宴賞於殿  
陛或列姓字於屏宇或命官  
馳教以慰其親民勞苦之心

選舉當者蒙顯褒績效應者  
同僇辱凡以爲斯民乂安計  
至憊矣而一時之治亦粲  
然與漢比隆

列聖繼緒兢此意無改迨

唐詩話

卷三

今上蚤夜焦勞益勤求莫而民  
風日淑德教未興何哉嘗與  
潘子鱗長興言及斯輒相顧  
於邑累日不置稽古者居今  
之事論志者在鈞之業間乃

繙讀前史多所感發相與節  
錄而綴論焉連類久之遂爲  
卷帙余才鑒寡昧兼束帖誦  
經史之暇百未淹洽鱗長智  
深勇沈練於凡務見敏必贊

唐詩話

卷四

遇回靡惑鑒曩績而叅之時  
輟原本經術疏源制流言既  
有倫有脊矣顧獨不以余爲  
不聰每有論著必舉以予必  
予可者後授諸簡噫亦足觀

其所以用心矣。今夫時變世殊，能輩代出，安在陳迹之必襲懷抱，不堪獨師哉？然而著於前者，垂得失之林，觀于後，未嘗咨茹之鏡，斯亦閱覽君

子未或蔑夷者也。譬方為病，設病已而方傳，局以棄成，弈換而局備，雖不必人。扁鵲人主秋而苟事醫兵者，至今傳秋與扁鵲不衰往，其

事頌其言焉，則資於泰丘者多矣。鱗長既棄去，經生業其居，吳儼廡，緼袍綌軍，儲粟而觀風問俗，愛

君愛國之思，未嘗頃刻忘閔

未學之淫適，為刻四書申註，人咸以為功近復，取宋以下四史嚴加刪訂，就黃子蘊生及不肯俊明商焉，或以面質或函而達，老僕稱僮僕于於

衙雖漫冰雪在研難敲到窓  
一燈青夢猶自披寫不自知  
其何以至是將來可觀挽者  
寧直若語已乎昔傳虞卿窮  
愁著書夫窮然矣又安能若

我必若錦衣者斯可耳強生  
居禽羅洛郡所職亦好讀書  
特著述學道著深澹然榮名  
之懷幸亦端居尚貴不追俗  
趨教名

崇禎庚辰春二月

彭城金俊明書



崇禎庚辰春二月

金俊明書

康濟諸總目錄

吏曹

任賢

附易書禮周禮漢唐宋明朝鮮除黜陟銓選等制丘文莊公論久任起選論

才識

器量

清操

勤儉

風節

附陳以勤處事錄

德威

附蘇雨璠

戶部

總目

賦役

附周禮漢隋唐宋戶口保甲正申明優免例

農桑

附重農考農圖譜

種植

牧荒

附禮教深亮朱子牧荒論林駟嘗平義倉論何景明牧荒書席文襄牧荒疏

征權

附鹽法錢法茶法

禮曹

崇教

正俗

附伏不公徽告西楚霸王文謙造大像疏石介擊蛇笏銘司馬溫公文仲子瞻

兵曹

軍政

附八陣圖說選將御機任職選士料敵視探賞罰號令旗鼓等

兵制

附兵食

兵制

附車戰騎兵

兵制

附守

兵制

附火藥水戰

刑曹

康濟諸

總目

弭盜

附保甲

矜恤

附律文

理冤

執法

工曹

水利

附漕運

屯田

附馬政

總目錄

終

庚議金孝章進薦書歐陽公正本  
利給事中張九功上  
本朝考正紀典議

○凡例

一守令之事不外興革利弊牧養教誨以盡其職  
第須賢者任之則地方均賴焉故首任賢使聞其  
不倫易任剴割故次才議要必寬大以持之潔已  
奉公巖然不撓以行之故次罷置次清操次勤儉  
次風節至於德威則政成民治矣其總論俱載本  
類之首嘉猷美績開卷羣然覽者當知其所用心  
茲不敢多贅云

二每類並書姓名書爵守至字籍總載之卷首後

不更及

一春秋戰國惟相與宰至秦立郡縣沿及漢唐宋  
郡始有太守刺史牧尹帥觀察使轉運使其佐貳  
有別駕都尉判官推官錄事參軍縣有令若長佐  
貳有丞簿尉蓋歷代相承之制也至我

聖祖鑒秦人弄權之禍而罷丞相德元入稱亂之轍  
而韋中書吏部列于六卿所以防其自專之漸五  
府參乎兵部所以昭其相制之權都察院與六卿  
爲伍振風紀也大理寺與刑部持衡重民命也御

吏不屬於太宰六官不屬于它官使得自達而作  
其敢言之風也至于尉院寺監并列于內都御史  
司鑄置于外府州縣衛分隸其間文武相參上下  
交制蓋遵周公之法而酌其宜取漢唐宋之盛而  
去其弊可爲萬世法矣

一知府卽古建侯時州牧之任也秦滅諸侯以其  
地爲郡置守丞尉各總一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漢景帝罷諸郡守爲太守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史  
洛陽人將上郡中丞事謂之計掾簿郡爲諸侯王  
國者置尉史以掌太守之任成帝時省內史以相

治民則相職爲太守後漢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爲  
郡守或自郡守而入爲三公三國時有郡守國相  
內史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爲耻隋開皇中罷天  
下諸郡以州統縣大業中又改州爲郡郡置太守  
唐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加號持節天寶中又  
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自是郡史守更相爲名其  
實一也開元中定天下州府以近畿之州爲四輔  
其餘爲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五代時仍

刺史之號。宋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政也。其後文武官兼爲知州軍事。建炎中。詔河北京東西路除帥臣外。舊差文臣知州去處。許通差武臣二次。後詔要郡帶本路兵馬鈐轄。次要郡帶本路兵馬都監。紹興中罷。乾道中不任守不爲郎。

一知縣之名。其源出周官。尉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時則縣大而郡小。縣邑之長曰宰。曰君。曰公。曰

康濟諸

凡例

五

大夫。其職一也。戰國郡去而縣小。漢制刻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邑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侯國爲相。秩次亦知之。蓋因秦制也。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臺爲郎。隋縣有令。有長。唐縣有令。有丞。宋隆興間以開元中新除縣令于宣政殿。親問以理人之策。五代任官。凡凝觀無能者始注爲縣令。宋建隆間以朝臣爲知縣。其間復奏用京官或幕職爲之。天聖間令選優下人數言其病良。乃詔爲舉法。以重令

選。乾道中御筆今後非兩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孝宗持之益嚴。自後詔除殿試三各省元外並作邑。已改官未歷縣入

並令親民一次。遂著爲令矣。我

朝洪武六年府定爲三等。賦二十萬以上爲上府。二十萬以下爲中府。十萬以下爲下府。縣賦十萬石以上爲上縣。六萬以下爲中縣。三萬以下爲下縣。品亦有差。既而品定。其後又虛天下之郡縣。定衡

康濟諸

凡例

四

今上定制又以清華酬其勞吏亦曠典也。

一言行止。摘其于職守相關者書之。其佐貳以下若僑夫亭長等有嘉績者亦書之。至官品世次各有先後。若職之崇卑不論也。

一事有一人而累見于各類者。兼才也。其可節取者。僅書之。間有非守令時而一書者。以其于守令之道通也。其我

明守令賢績。祇就見聞之確據者。開書一二于

之後。以誌古今之同。



一論斷或輯之史或得之他書而參以臆得者則用一按字以別之不則直書某氏或來之吾友金孝章氏總期發明古人留心民瘼之實績非徒修其行事而已

一問是隸如到都周紆趙廣漢董宣等史已稱其爲配吏矣子奚而錄口否之數君者實有功于當時者也試觀當日百姓受馬寶之漁肉豪強之搏擊不減飛廉猛獸之在平陸藉令無數君之剛風勁氣以驅除之小民烏得有寧時耶中如趙董輩

康濟譜

凡例

五

生法一時吏民詣闕願以身貸賊者萬計斯亦可

以規其德民之深矣余奚而不錄以爲執法者勸至數君立身之高潔推賢讓能之事功俱各類載不復贅也

一是諸以正史爲主往余丙子所刻者僅什存一耳至增入兵制攻守水火戰具屯田馬政種植鹽法錢法漕運等益稽之周禮而參以衍義補及經濟錄經濟實用編經世格要丘文莊治儒等集進聞附臆說必與吾友孝章商之最確者乃入之以

備參攷其卷首開載易書周禮于前者蓋原本經術而使知有所折衷也至從前草率無味之評盡行刪之無一存矣

一是諸歷三寒暑親脫稿三次始得成集然參評之功孝章獨多茲幸告竣例書此以誌不忘也

○懷古堂書記

一治要錄行世

一史學提要行世

一古今詩餘醉行世

一四書申註行世

一詞出宋元史刪

刪金剛

康濟譜

凡例

六

跋

士雖身在畝宮則古晉稱先王  
咸有康濟斯民之責身用則著  
其事不用則存其言故坐而論  
者作則可行或行之有效人乃  
因其事以追其言卽不必其人  
之自言之亦恒錄其大要而垂  
之爲式而後之讀其書者因以  
目之爲言總期實有用于天下  
而已今天下之需康濟固亟々

矣在上在下周爰咨度者伊誰  
氏乎乃潘子鱗長手輯斯譜與  
金子孝章上下古今熟籌審處  
冀斯世一日之躋於仁壽厥意  
亦良苦矣鱗長以爲造物生才  
不盡天下之大豈曰無人苟得  
譜中諸君出而與之商榷天下  
何憂不治哉夫康之爲言樂也  
安且和也又五達謂之康是通  
術也濟之爲言益也臲救也又

事遂也誠能協意持救若同舟  
遇風俾民事獲遂而蒙其益以  
共適於安和之路則愷樂豈有  
量焉按圖求駿千里隗材應逢  
悟賞是在有深心者辨之今其  
書具在倘有位者不徒視爲紙  
上空言虛衷采行固足贊其經  
文緯武之略卽草茅士子伏而  
習之簡練揣摩摠忠入告是亦  
中流一壺也登岸可以舍筏而

筏終不可廢適千里者起於足  
下雖臻宏域而跬步之細卒不  
可離楊園之道倚於畝丘讀之  
可以感矣然則鱗長之爲是書  
搜討累年稿凡數易數求約萃  
今始告成豈圖市博極之譽騁  
深沉之思乎良以繡出鴛鴦金  
針度世治身扶物均有賴焉抑  
非輦輓無實者比也昔王仲淹  
宋之隱君子也其論時事可觀

紫陽夫子謂其有可用之實邵  
堯夫爲囊牖讀書尹和靖許其  
所著足以濟世以今况古卓然  
同揆輒爲喜而識此願與當世  
共讀之使知菰廬中猶有此人  
也

康濟

讀

五

崇禎辛巳夏四月

嘉定朱之尚識



康濟諸氏籍卷目次

第一卷任賢

易書禮

四則

周禮

二則

漢制

通轉詳

明制堂

點涉

五則

附

明朝考課

又論

義

久任起選論

春秋

鮑叔牙

敬叔子

罕

虎

字子皮

公孫僑

字子產

史

安

字子貢

密不

字子貢

端木賜

字子貢

康濟諸

解

字子貢

端木賜

字子貢

任

登

董安

字子貢

兩漢

吳

公

字子貢

字子貢

韓

延壽

字子貢

字子貢

王

堂

字子貢

字子貢

陳

龍

字子貢

字子貢

任

延

字子貢

字子貢

鄭

當時

字子貢

字子貢

龐

參

字子貢

字子貢

王

字子貢

孫

寶

字子貢

三國

陳

登

字子貢

孔

融

字子貢

龐

統

字子貢

東晉

唐

字子貢

宋

張

字子貢

晏

殊

字子貢

蔡

字子貢

余

字子貢

第二卷才識

兩漢

田

叔

字子貢

康

不

字子貢

兩

晉

字子貢

劉

現

字子貢

南

宋

劉

弘

字子貢

南

宋

字子貢

字子貢

字子貢

字子貢

字子貢

字子貢

字子貢

字子貢

字子貢

字子貢

字子貢

杜衍	俞獻卿	梁適	陳恕	張詠	張齊賢	宋	李	主重	唐	崔	楊	北魏	柳慶遠
字世昌 山陰人	字冰臣 歙人	字仲賢 須城人	字中吉 洪州人	字中吉 洪州人	字師亮 青州人	字師亮 青州人	字師亮 青州人	字師亮 青州人	字師亮 青州人	字師亮 青州人	字師亮 青州人	字師亮 青州人	字師亮 青州人
范仲淹	李及	李	向敏中	張錫	曹錫	曹錫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字希文 蘇州人	字希文 蘇州人	字希文 蘇州人	字希文 蘇州人	字希文 蘇州人	字希文 蘇州人	字希文 蘇州人	字希文 蘇州人	字希文 蘇州人	字希文 蘇州人	字希文 蘇州人	字希文 蘇州人	字希文 蘇州人	字希文 蘇州人

宋	戰國	第三卷	王恩誠	辛元龍	劉子羽	郭	毛	孫	楊	王	黃	陳	呂	李	程	吳	薛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就

兩漢		丙者	劉寬	黃霸	陳寔	兩晉	王承	隋	唐	裴慶	郭子儀	張說	李日張	宋	張齊賢	冠準	李沆
字少卿		字文僊	字次公	字太丘	字太丘	字安期	字良暉	字中立	字仲	字光人	字光人	字光人	字光人	字亮	字亮	字亮	字亮
卓茂		何武	薛宣	陳寔	王承	隋	唐	裴慶	郭子儀	張說	李日張	宋	張齊賢	冠準	李沆	李沆	李沆
字子元		字召公	字貢君	字太丘	字安期	字良暉	字中立	字仲	字光人	字光人	字光人	字亮	字亮	字亮	字亮	字亮	字亮

杜		趙	范仲淹	韓琦	趙公輔	韓琦	吳大忠	蘇軾	陳	第四卷清操	春秋	公儀休	閻子文	兩漢	朱	羊	張	楊
字世昌		字希文	字希文	字稚圭	字籍	字欽之	字我來	字瞻	字應求	字應求	字應求	字應求	字應求	字應求	字應求	字應求	字應求	字應求
葛源		程	王	胡	秋	洞馬光	蘇	范純仁	李朝夏	李朝夏	李朝夏	李朝夏	李朝夏	李朝夏	李朝夏	李朝夏	李朝夏	李朝夏
字澄之		字伯淳	字先	字武平	字漢臣	字州人	字子容	字亮夫	字亮夫	字亮夫	字亮夫	字亮夫	字亮夫	字亮夫	字亮夫	字亮夫	字亮夫	字亮夫

王	暢	字叔茂	張	堪	字君時
孔	喬	字若直	伏	恒	字君
三國					
時	苗	字得曹	田	豫	字剛
高	慎	字孝南			
兩晉					
胡	威	字伯武	吳	隱之	字處默
陶	潛	字元亮	何	隨	字嗣
殷仲堪		字叔元	劉	俊	字真長
康濟					
南宋					
羊	欣	字敬元	孔	真	字休文
裴昭明		字嗣	劉	懷惠	字彥奉
商	則	字嗣			
南齊					
何	遠	字義方	范	述	字子玄
劉玄明		字籍	虞	愿	字士恭
南梁					
顧	協	字正禮	阮	長之	字景茂

北魏					
崔	挺	字剛	辛	術	字僕
北齊					
馮	元淑	字士	辛	術	字僕
北周					
蘇	瓊	字珍之	申	徽	字世儀
唐	王恩政	字太倉	裴	俠	字衡
隋					
趙	軌	字經陽	劉	炫	字光伯
房	彥謙	字孝東			
唐					
李	錫	字籍	馮	登	字雲
李	勉	字玄卿	裴	寬	字長
杜	暹	字關	蔣	沆	字欽
白居易		字樂天	黃	琮	字子方
元德秀		字魯山	陸	象先	字景初



曹彬	字國華	張詠	號希崖	張	詠	字希崖	張	詠	字希崖
賈黃中	字相公	劉福	字下邳	劉	福	字下邳	劉	福	字下邳
張之才	字相公	李及	字幼幾	李	及	字幼幾	李	及	字幼幾
杜衍	字公叔	趙抃	字子幾	趙	抃	字子幾	趙	抃	字子幾
單仲游	字公叔	凌冲	字子幾	凌	冲	字子幾	凌	冲	字子幾
葉康直	字景溫	馬伸	字子中	馬	伸	字子中	馬	伸	字子中
周敦頤	字茂叔	袁毅	字子容	袁	毅	字子容	袁	毅	字子容
劉餗	字希仁	包拯	字希仁	包	拯	字希仁	包	拯	字希仁
楊萬望	字希仁	趙彥彬	字希仁	趙	彥彬	字希仁	趙	彥彬	字希仁
高登	字希仁	羅疇	字希仁	羅	疇	字希仁	羅	疇	字希仁
李綸	字希仁	汪待舉	字希仁	汪	待舉	字希仁	汪	待舉	字希仁
邵必	字希仁	楊簡	字希仁	楊	簡	字希仁	楊	簡	字希仁
葉顒	字希仁	上官凝	字希仁	葉	顒	字希仁	葉	顒	字希仁
鄭俠	字希仁	劉容	字希仁	鄭	俠	字希仁	鄭	俠	字希仁
第五卷勸慎									
春秋									
巫馬施	字子期								
兩漢									

陳寵	字昭公	陶侃	字士行	南齊	傅翹	字子幾	北魏	朱勝	字希仁
北周	章叔裕	字希仁	宋	韓琦	字希仁	歐陽修	字希仁	周敦頤	字希仁
張九成	字希仁	傅堯俞	字希仁	朱熹	字希仁	黃幹	字希仁	羅立言	字希仁
陸九淵	字希仁	蘇軾	字希仁	程顥	字希仁	呂公著	字希仁	李燾	字希仁
范仲淹	字希仁	龐籍	字希仁	程顥	字希仁	呂公著	字希仁	李燾	字希仁
趙郡王	趙郡王	趙郡王	趙郡王	趙郡王	趙郡王	趙郡王	趙郡王	趙郡王	趙郡王

第六卷風節

兩漢

朱雲

字游魯人

賈琮

字孟堅聊城人

蓋寬饒

字次公鉅野人

張綱

字文紀武陽人

董宣

字少平陳留人

吳樹

字仲舉平輿人

杜密

字周南潁川人

陳蕃

字仲舉平輿人

臧洪

字子源潁陽人

東晉

顧顗

字太康吳郡人

南宋

沈璿

字景倩吳興人

南齊

王僧虔

字之父琅琊人

北魏

卞延之

字句人字闕人

北齊

王罷

字庶應京兆人

北周

王罷

字庶應京兆人

隋

泉企

字思道豐陽人

蕭結

字永新子嗣人

唐

宋璟

字廣平南和人

倪若水

字子泉恒州人

溫造

字德興祁縣人

盧坦

字係衡雅陽人

顏杲卿

字昕與萬年人

張巡

字巡若南陽人

段秀實

字成公沔陽人

裴諝

字生明聞喜人

林蘊

字復夢莆田人

陽城

字元宗北平人

唐濟南

韋澳

字子表京兆人

何易平

字籍關人

薛元賞

字汾陰人

李敏中

字藏之廣西人

鄭榮

字龜武榮陽人

宋

田錫

字表正洪雅人

姚坦

字明白濟陰人

范雍

字伯純太原人

孔道輔

字元魯曲阜人

范仲淹

字希文吳人

程琳

字天球中山人

魏廷式

字君憲宗城人

楊紘

字望之南城人

唐介

字子介江陵人

包拯

字希仁廬州人





鮮于仇字千駿  
蘭州人

戶口

周禮三則 周宣王一條 兩漢戶口

隋唐戶口 宋戶口 本朝戶口

役法累 宣

周禮附則 魯定公一條 對馬氏職役總論

本朝賦役附張居正  
申免例

第九卷農桑附張居正  
申免例

兩漢朝重農政

兩漢

召信臣字翁卿  
齊春人 趙過字籍  
關人

龔遂字少卿  
山陽人 任延字長孫  
宛人

童恢字漢宗  
琅琊人 張堪字君游  
宛人

王景字仲通  
樂浪人 崔寔字子真  
涿郡人

廉范字叔度  
杜陵人 秦彭字伯平  
茂陵人

茨充字子河  
宛人

三國

鄭渾字文公  
精陽人

唐

郭瑀字元瑜  
籍關人

五代

張全義字國維  
濮州人

宋

韓琦字稚圭  
相州人

劉渙字仲章  
保宋人

虞集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第十卷種植

第十一卷救荒

周禮

春秋

李悝魏人  
附叢說

兩漢

耿壽昌高陽人  
字闕

第五訪字仲謀  
京兆人

三國

陳登字元龍  
彭澤人

伏湛字惠公  
東武人

王制

王藻

王藻

王藻

王藻

王藻

王藻

王藻

王藻

范純仁字堯夫  
仲淹子

司馬光字伯溫  
涇州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王禎字伯生  
元人



國朝鹽法

霍文敏准鹽利弊議 許國議

馮應京議 二見 解鹽與淮浙齊閩海鹽 不同

唐

李王仲舒 字弘仲 并州人 孔 戣 字君嚴 曲阜人

宋

張詠 字子瞻 眉州人 孫伯純 字子瞻 眉州人

馬 政 字子瞻 眉州人 孫伯純 字子瞻 眉州人

鮮于侁 字子瞻 眉州人 陸九淵 字子瞻 眉州人

虞允文 字子瞻 眉州人 張九成 字子瞻 眉州人

真德秀 字子瞻 眉州人 張九成 字子瞻 眉州人

第十三卷崇教

春秋 字子瞻 眉州人

公孫衡 字子瞻 眉州人

兩漢 字子瞻 眉州人

文翁 字子瞻 眉州人 韓延壽 字子瞻 眉州人

黃霸 字子瞻 眉州人 衛 瑒 字子瞻 眉州人

任 延 字子瞻 眉州人

宋

錢若水 字子瞻 眉州人 錢 卨 字子瞻 眉州人

林 積 字子瞻 眉州人 向敏中 字子瞻 眉州人

張 逸 字子瞻 眉州人 周敦頤 字子瞻 眉州人

趙 抃 字子瞻 眉州人 程 琳 字子瞻 眉州人

蔡 高 字子瞻 眉州人 朱壽隆 字子瞻 眉州人

范純禮 字子瞻 眉州人 李德輝 字子瞻 眉州人

張 頌 字子瞻 眉州人 李 向 字子瞻 眉州人

第十三卷執法

春秋 字子瞻 眉州人

關子文 字子瞻 眉州人 叔 向 字子瞻 眉州人

孫叔放 字子瞻 眉州人 右 春 字子瞻 眉州人

李 離 字子瞻 眉州人

兩漢 字子瞻 眉州人

尹翁歸 字子瞻 眉州人 王 尊 字子瞻 眉州人

邳 都 字子瞻 眉州人 趙廣漢 字子瞻 眉州人

周 勃 字子瞻 眉州人 虞 延 字子瞻 眉州人

董 宣 字子瞻 眉州人

劉 珙 字其父

張 杖 字敬夫

趙 方 字彥直

真德秀 字景元

魏了翁 字鶴山

蔡 襄 字君謨

王十朋 字龜齡

張 洽 字元德

趙景緯 字德夫

第十四卷正俗

戰國

西門豹 字剛

兩漢

康 康 字剛

宋 均 字叔庫

周 舉 字宣光

任 延 字長孫

鄭 產 字陽人

賈 彪 字偉節

陳 蕃 字仲舉

西晉

王 濟 字士治

南齊

虞 愿 字士恭

南梁

顧憲之 字士思

蕭 琛 字彥瑜

隋

梁 毗 字景和

辛公儀 字道人

唐

傅 奕 字開

狄仁傑 字懷英

韓 愈 字退之

柳宗元 字厚

顏真卿 字清臣

馬 瑋 字固

宋

張 詠 字平慶

孔道輔 字元魯

程 珦 字可久

孫子秀 字元魯

程 頤 字伯淳

錢元懿 字秉輝

孫 覺 字子明

陳升之 字陽叔

陳希亮 字公弼

李孝壽 字景山

韓彥古 字述古

王 佐 字汝弼

宋 庠 字公序

楊 簡 字敬仲

胡震桂 字開

蔡 襄 字君謨

陸 起 字籍

包 恢 字宏夫

胡朝穎 字叔猷

朱 熹 字晦庵



王嗣宗		字帝元	涿州人	黃震	字伯起	慈谿人
陳天祥		字吉甫	元人	韓鏞	字伯高	元人
附張九功考正祀典疏						
第十五卷軍政上						
兩漢		廉范	字叔度	杜陵人	虞詡	字升卿
楊璣		字璣平	會稽人	張遼	字文遠	馬邑人
兩晉		羊祐	字叔子	南康人	杜預	字元凱
謝安		字安石	陽夏人	盧濟請	字文遠	安人
南宋		劉穆之	字通甫	東莞人		
唐		裴度	字中立	聞喜人	柳公綽	字子寬
郭振		字元振	貴鄉人	顏真卿	字清臣	萬年人
張巡		字巡若	南陽人	李光弼	字開	柳城人
李晟		字良弼	臨洮人	李抱真	字太元	河西人
裴行儉		字守約	聞喜人	王式	字翁思	新統人

		宋	
張齊賢	字師亮 曹州人	張詠	字號華 睦州人
曹瑋	字實臣 靈壽人	秋青	字漢臣 鄆州人
韓琦	字稚圭 相州人	范仲淹	字希文 吳郡人
李允則	字垂範 玉人	馬知節	字子元 幽州人
何承輝	字正則 河南人	種世衡	字平仲 雋州人
孟珙	字璞玉 襄陽人	種世衡	字平仲 雋州人
張方采	字安道 宋城人	司馬光	字君實 夏縣人
楊綱	字敬仲 襄陽人	澹一括	字存中 襄陽人
蘇軾	字東坡 眉山	劉子羽	字夢修 崇安人
虞允文	字彬甫 仁壽人	趙方	字彥直 衡山人
孟宗政	字德夫 絳州人	孟珙	字璞玉 襄陽人
吳輔	字弼之 籍鄉人	陳規	字元則 安上人
魏勝	字彥威 涪州人	李綱	字伯純 邵武人
第十五卷軍政下			
陣法			
周禮	字則	孫子	字則
將北征錄		士北征錄	

選兵

戚繼光

八陣圖說

有圖 俞大猷圖

練兵

戚繼光

令

料敵

採探 北征錄

覘敵

相地

賞

罰

第十六卷兵制

周禮

兩漢內外兵始末

唐兵始末

宋兵制

本朝兵制

京營兵制考

毛伯溫蘇曼 沈越葉向高

康濟譜

教兵備

馬端

禁兵

畿兵

民兵

郡兵屯兵民兵客兵總論

擇將

是錯陸贄范仲淹歐陽修 富弼孫奭民孫欽岳飛論

任將

六節陸贄王登重 將權嚴法今論

御將

蘇洵

武舉

劉大夏議

兵食

漢食貨志

三國六朝兵食

唐及五代兵食

宋兵食

本朝兵食

兵食冒破論

附給事中 孫戶部尚書

劉體乾御 史劉爾議

第十七卷兵制攻

圖式

附車戰 旌旗

弓馬

弩鎗

第十八卷兵制守

圖式

附夾箭

第十九卷兵制火攻

圖式

附火藥水戰

第二十卷評盜

虞濟譜

周禮

附刑論

春秋

端木賜

字子貢 衛人

兩漢

龔遂

字少卿 山陽 郭 倭 字細侯 廣陵 人 附泰親論

皇甫嵩

字義真 平涼人

張敞

字子高 平陽人

度尚

字博平 胡陽人

張綱

字文紀 武陽人

冠

梅 字子真 昌平人

虞

詡 字子卿 武平人

鮑

永 字君長 上黨人

羊

續 字興讓 下陽人

新集

100

新集

100

宋

曹彬字華國

王質字子野

歐陽修字永叔

楊簡字敬仲

兩范純仁字堯夫

陳太素字仲華

第二十二卷理究

兩漢

崔篆字季鴻

孟嘗字伯明

王他字少陵

兩晉

曹掄字頌達

裴政字籍

唐

狄仁傑字懷英

崔仁師字當仁

李日知字陽人

歐陽觀字仲寬

趙抃字閑道

許將字冲元

蘇頌字子容

范純禮字彝叟

三

三

朱暉字文季

盛吉字南人

三

三

三

三

徐弘敏字行功

唐臨字本德

顏真卿字清臣

秦彰字籍

任延字長孫

劉梁字曼山

兩晉

虞溥字允源

隋

梁彥光字修之

唐

韋景駿字龜人

薛懷字伯美

宋

范仲淹字希文

周敦頤字茂叔

張載字厚

謝良佐字顯道

胡瑗字翼之

陳襄字道古

劉清之字子恣

鮑德修字籍

劉寬字文德

陳定字仲弓

范甯字武子

三

三

三

柳渾字惟深

三

三

三

程珙字伯淳

程頤字伯淳

王獬字得之

張戢字天祺

朱熹字晦菴

楊簡字敬仲

陸九淵字子靜

第二十四卷水利	李 膺	字元禮 襄城人	蘇 章	字臨文 扶風人
	唐			
	張鎮周	字嗣人 舒城人	蘇良嗣	字籍 闕人
	楊德幹	字籍 闕人	許孟容	字公範 籍闕人
	柳公綽	字子克 華原人	嚴安之	字嗣人 華陰人
	崔隱甫	字籍 闕人	薛存誠	字實明 河中人
	五代			
	賈公郁	字籍 闕人		
	宋			
	張詠	字季星 漢州人	胡順之	字孝先 原州人
	李承之	字季世 漢州人	范純仁	字克夫 吳人
	程元鳳	字中甫 徽州人	呂公弼	字寶臣 壽州人
	陳希亮	字公弼 京兆人	郭升	字明仲 吳人
	劉永年	字籍 闕人	曾公華	字子周 建昌人
	陳處父	字籍 闕人	徐兢	字明叔 吳人
	王 觀	字子開 如皋人	胡朝穎	字叔獻 湘潭人
	廖德明	字子瞻 南劍人		

論運河悞師 治河要略 李東陽論	周 禮	四則 溝洫總論
	戰國	
	西門豹	字爾 魏人
	白 公	字開 為蜀人
	秦	
	李 冰	字季冰 號陸海 一名李冰
	兩漢	
	召信臣	字翁卿 南陽人
	杜 詩	字公若 漢人
	唐	
	薛太鼎	字重臣 家隴人
	劉 晏	字士安 南華人
	何易子	字籍 闕人
	宋	
	陳堯佐	字希元 閬州人
	陳 襄	字述古 侯官人
	李若谷	字子淵 徐州人
	趙昌言	字子謙 孝義人
	程 顥	字伯淳 河南人
	趙尚寬	字元廣 河南人
附	隋朝漕運	本朝漕運 立文莊公論
	漕河總論	黃河運河總論
	論運河悞師	

周用疏

余殺中全河說

萬恭洽水筌路

龍尾車記

王衡車記

水庫記

第二十五卷屯田上

漢

見錯募民徒塞略

諸葛亮屯田

晉

司馬懿從鄧艾計屯田羊祜襄陽屯田

附屯營田論

唐

宋孟珙選壯士雜官軍屯田

本朝屯田

丘文莊論屯田書鄧新論戶尚書夏元吉論大學士楊士奇論大學士商輅論

總督李秉論御史陳世輔論御史龐尚鵬論葉向高屯政考

第二十五卷馬政下

周禮

十則

漢

二條

宋

文苑論

宋

附五代一條

本朝

文苑論

附

魏武侯問吳起一段

附武經總要二段

康濟譜氏籍

康濟諸任賢卷一上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全俊明 參評

用賢之効。振古既彰。國有賢人。謀罔弗臧。論定則  
官有猷。必揚國用。不匿民餘。益藏政舉。刑清威遠。  
服疆九德。以宣四維。以張附耳。不搖台辰。齊光三  
燭。斯變五寒。亦亡敢告。司衡得人。則昌無棄。爾輔  
爾車。其行次任賢第一。

康濟諸

卷之一 任賢上

一

樂得百良。劔不如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  
賢人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舟。致遠道者。託於乘。欲  
伯王者。託於賢。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  
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賢才不用。雖舜禹猶難以  
爲國。况於世主乎哉。文子曰。山有猛虎。林木爲之  
不斬。園有聲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  
里。是知天下無嘗寧之國。國無嘗治之民。得賢者  
安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今將  
欲兆庶允殖。豐年屢綏。園圃空虛。兵革不試。化行

康濟諸

卷之一 任賢上

二

俗美。紹古緝熙。無疆之烈。而不得豪俊特達。以爲  
之用。若鳳麟六翮。驥騄四足。欲望摩青天。駕絕域。  
將安藉哉。然而連城之壁。壑影荆山。夜光之珠。潛  
輝合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走。揚聲章華之臺。  
炫耀羅綺之堂。者人所舉也。賢人有脛而不肯至。  
寧蠹材于幽岫。韜迹于柴草。者人莫之舉也。昔子  
貢問於孔子曰。誰爲大賢。子曰。齊鮑叔。鄭子皮。是  
已。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  
爲賢。蔽賢爲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  
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爲賢。逾身之賢。矧復抑賢乎。  
語曰。爲國入寶。不如獻賢。故曰。進賢受上賞。蔽賢  
蒙顯戮。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也。雖然。上苟  
懷折節下士之誠。自不患無明揚師錫之盛。不然。  
買駿無實。好龍徒譏。亦曷貴焉。而審材爲尤要矣。  
夫匠氏之於木也。明堂之棟。路寢之楹。與夫榱桷。  
侏儒。大小長短。厥施不同。歸於適其用而已矣。人  
主之用天下之才。其亦何以異是乎。故攷之於經。  
列叙唐虞以來用人之格。著爲康濟書首。以知治

平有階非賢弗父匪始今小之私言也

易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正吉

程子曰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衆先樂於與善實乃相類以進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也

書周官曰惟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亂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立文莊公曰有虞之朝命禹爲百揆而禹則遜之康濟請

稷舜皋陶命垂爲共工而垂則遜之父折伯與命

益作虞而益則遜於朱虎熊羆命伯夷作秩宗而伯夷則遜于夔龍噫君以其人爲賢能而用之而

其人不肖不自能而推之賢讓之能此百官和于朝而庶績所以咸熙也成王以推賢讓能勉其

臣而又以政靡不任戒之其望之深切矣

記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

能有如此者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來尤勉也載行也采事也德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

來某某某事爲可信驗也此卽朱蘇洵所謂其人

吏即以其事知其能之意禹曰何曰克而果柔而

立愿而恭亂而微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還

而義彰厥有嘗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

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服庶績其凝

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曰爵以取其貴二

曰祿以取其富以示其三曰進賢進用

康濟請有德

制民知禮曰使能任用才藝則民

五制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

馬曰進士河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

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

祿之

○漢制

論曰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石二千

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爲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爲

御史大夫非無等次然亦不限品秩高下爲升降而



○敘漢遷轉

論曰。漢之遷轉。惟上所命。初以品秩高下爲升降。故士亦俯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得官。至有爲太僕立功。自高至文。而猶未能離乎舊職。何淹滯若此也。賈誼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大夫。若此者。又何其速也。彼其黜陟。庸清謂

卷之十 仕賢上

三

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之權。一出於上。固未始爲資格所拘耳。

○敘漢辟除

論曰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皆得以自除是以朝廷無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責賢否勤惰各察於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專吏拔於州縣者然後爲五府所薦五府舉賢曹掾從高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

之尊。初未嘗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爲佐。曹掾。史嵩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爲議曹吏。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爲別駕。王渙以考城令而辟仇覽爲主簿。此屬吏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修潔于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論。而猶未至纖悉于法也。後世吏部注擬。下自監官。上庫之微。一切選之尚書。按其年勞資格。而例以與之。若執左券而責償。主奚暇問其賢不肖哉。

康濟譜

卷之一 任賢止

四

○敘漢亮品  
論曰漢之用人不分流品觀其材能勲績等而上之無有限格周勃以引彊申徒以驥張薛宣以書佐魏相以卒史皆位致丞相然其入仕之始等級次第亦自有品節其以明經學進者則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才武勇猛進者則多除太僕或中郎將驃乘如夏侯英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法律進身則先以法官處之始爲內史後爲廷尉皆法官也黃霸以入粟補官

漢書  
以明經相  
府李方南  
今德祐以

則先以財賦處之。故始爲卒史。復爲均輸長。皆掌財也。然其始雖有分別。而積功累勲。無不可任者。此漢官所以未免乎雜也。武帝始用儒爲相。革去軍功刀筆之選。誠一代良法。而其後惟意所用。亦不專用儒生。及黯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蓋有激而云。終漢之世。清濁混淆。上下無別。以宦官典領尚書。以藝術直秘閣尚書郎。掌代王言。而以今史久次補之。宜乎丁耶恥以孝廉而爲郎也。誠使漢之用人。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之不分。何害哉。

廣濟諸

卷之一 任賢上

五

○明制

大祖詔天下朝觀官各舉所知二人。

宣宗諭楊士奇舉文學才行。

英宗從李賢再舉年富可見。祖宗時用人。惟觀賢才。亦何嘗以資格限也。故景泰中楊浩以一太

學生上書。諫幸隆福寺。及請討也先殺主之罪。遂

爲河南運司判官。再遷至順德知府。累遷右副都

御史。巡延綏。以此入皆立志向上。興起事功。嗣後

資格太限。雖舉人無九卿之擢。歲貢至府佐。卽以

正子相我  
心楊士奇  
之相志不  
以資格相  
也況下此  
治乎

爲過望矣。志以位限。才以志限。政以志損。是故阻人向上之志者。資格也。而壞天下之治功者。亦資格也。嗟嗟世情。巧譎今不古若。以賄以情。復乘爲貴緣。雖今

聖明有破資格之舉。亦祇增資格之靈耳。

楊文定執政時。其子自鄉來。道出江陵。獨不爲縣令所禮。其令通天台范理。文定深重之。卽薦知德

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范致書范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

廣濟諸

宋之一 任賢上

六

知已

○黜陟

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五載內天子巡狩者。敷奏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

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

言不善。則亦有告飭之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欽哉。惟時亮天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善

亂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復立此考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

周禮太宰以八法治官府八曰官計以辨邦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會大聽其事而詔王

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小宰聽官府之六計辨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

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司會

逆羣吏之法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

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法以詔王及冢

宰廢置

廉潔諸

朱之一任賢上

七

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

要會而致事

小司寇歲終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論曰周禮考成不獨司徒考屬司寇命屬已也下

至官正會其行事內宰稽其功事又下逮驛師亦

各自考其一職之所統上下通察而冢宰實提其

大綱若司會一職又諸府聽其會而掌其貳以詔

王及冢宰廢置者也夫各考其屬于下則寡而難

欺冢宰提其綱于上則簡而易見而又總考於司

會則兼稽而編察此成周考課之政所以纖無隱

過而共成吏治之盛者與

或問考課之法何以遺漢唐宋耶曰漢制主於按

劾而近于刻峭宋制詳于文法失之重複唐則善

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材術以善與最相為乘除

分為九等上者相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其下

解任詳於善而略於最雖然舍成周大計之制而

論制於後世則唐為彼善於此矣余故曰莫若本

之成周而折衷于

昭代之為良矣

康濟諸

卷之一任賢上

八

明朝考課

丘氏濬曰我

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布政按察諸司府州縣官吏各

齋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察其所行事件

有未完報者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世為因循

調積滯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

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蹟錄其罪狀立為

老疾罷軟貪暴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非

祖宗初意也按舊制官員考滿給內到部考得平皆

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其申理。其愛惜人才如此。若近制。則使人改過遷善。無由矣。雖然。此豈

朝廷之得已哉。良繇不自愛耳。設使盡天下失職之人。仍列布郡縣。亦豈

朝廷之福哉。

論曰。語云。稱農者視其穀。稱牧者視其畜。察之各以其業也。今之考課進之者。如恐弗勝退之者。如

康濟請

卷之十 任賢上

九

恐弗及。非不曰較善章明也。然因人言以爲進退矣。采聞風以定是非矣。人情愛憎而言未必公。風聞影響而事未必實。此爲所察非所業也。必不得矣。故課吏者。必核其職業之守。而擴吾通關之見。其事治其民安。非貪慢之吏所能辦也。毀之者勿聽。其事不治其民不安。非廉明之吏所宜有也。舉之者亦勿聽。事蹟功罪斷斷不濫。如齊威所爲烹阿封卽墨者。斯則實無所遁而虛無可飾。雖課典之行裁之自我。而情狀在彼。則既悉矣。儲名不得

以求功。巧文不得以逃罪。尚何吏治之不可飭乎。○附久任超遷論

康濟請

卷之十 任賢上

十

嘗聞器久則敝。人久則習。士超草莽。任國家之治。動與民宜。惟其久而習也。勸以重書。終以超擢。顯名在官。周澤在民。上下其兩利乎。彼通遷如傳舍者。朝多僭賞之官。民無成化之日。兩失之矣。或曰。習豈須久哉。士自聰明才辨。選明經而蒞政。數日識端倪。數月識官弊矣。嗟乎。此特以簿書爲治。罔明夫任官之意者也。天爲民立君。君不能獨理。而命之官以治事。導生養教倫理。第治之稍易耳。欲生養。必三年餘一年食。九年餘三年食。三十年之通。而役水旱凶災。民無菜色。欲倫理。明必三年。敬業樂琴。九年如類。通達三十年。而後仁是何容易哉。況才地不齊。性習亦異。不有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乎。不有治郡功。各入朝。則損者乎。爲地擇大。量材授任。宜闕則闕。宜晉則晉。久任此。超遷此。卽終其身一方可也。長政事者。司治。長文學者。司教。久任此。超遷此。卽終其身一事可也。象賢之家。

廣濟詩

卷之一 任賢上

士

雖使嗣其官可也豈獨三載考九載陟之爲久而  
自外任擢京卿之爲超哉或曰仕患壅滯舊矣當  
何以振英雄之羽翰新黎元之耳目哉曰仕不欲  
久必非良士民不欲其久必爲鰥官夫民所稱曰  
公祖曰父母豈虛加哉豈其爲寵若父覆冒我也  
祖父之子孫日夕撫摩教誨之累百年不厭旬  
月不見賜一日而九迴或來別呼號震天弗能  
舍也吾食民租本民稅呼祖若父母者日以萬計  
乃名實未加而擇便刻鵠別地有人心者忍乎哉

果爲公職者真能貽謀爲父孫者真能乳哺之行  
遷轉遠矣難依又誰不挈轅轅窺而忍忽然聽其  
去也唯餘許者久而情見肆虐者久而怨叢上曰  
行矣不行民將玩我下曰盍去乎不去我將何堪  
縣是苞苴竿牘昏夜乞遷銓司爲人擇官廟堂爲  
人藏垢官嘗之所以壞世運之所以頽皆此輩也  
久任之議立而不變則任者知詐不可掩怨不可  
積卽有邪肖之心莫敢行又知上不致期我有餘  
日富教老實乃次第舉譬病家無欲速之心醫者

廣濟詩

卷之一 任賢上

士

發和平之劑元氣漸滋人有起色矣抑聞之昔有  
請久任巡撫者議者謂卿貳時缺必需遷補不便  
乃寢今奈何行此法乎曰久任之法行卿貳亦久  
任可矣卽有缺賢才孔多豈奪彼于此彼方出計  
謀撫赤子何取朝秦暮燕區區資格之泥爲也嗟  
乎隆古盛時官無資格起版築任鹽梅不言起也  
居官長子孫不言久也自資格立而銓衡唯側簿  
之私庶職皆遊旅之地前者屬厭後者逐羶去古  
人任官之意遠矣易若久任起遷不廢資格而卒  
不蹈資格之弊乃行今法師古意也師古人之意  
而古人之盛治其有成矣乎

康濟諸任賢卷之一

松滋 潘游龍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潘麟長氏曰。守若今之事至夥也。不有賢者左右。勞。畫。即死。死終日。不猶叢。勝耶。子。既在聖門。稱高弟子。其宰。單父也。尚求五賢而稟度焉。況不逮此者乎。鮑叔而下。類能折節下士。甚至擇丞史而任之。咸有所底績。雖未知於茲歌之化相。將否。然任人者。遠。夫。都。近之矣。今世之徵表樹於當世。不取康濟諸

卷之一 任賢

諸人爲善而自用其細也。夫余既原本經術。著諸篇首。復取前哲已事。徵其大略。庶幾其致其人。咸有所攻信焉。明揚推讓之風。猶足想見云。鮑叔牙相齊。對桓公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于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千軍。門弗若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鈞。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公從

大觀付之  
相與而  
其功難  
者誰耶  
感加能  
者亦何  
忘也  
桓公感于

鮑叔之一  
言而悉心  
委仲若此  
大事安得  
不成矣乎  
此像才實  
志之士所  
三嘆于老  
莊之間者

之請諸魯。魯莊公以施伯之言。將殺仲。齊使者曰。寡君欲親以爲。請生之。于是莊公使束縛以于齊。使比至。桓公親迎而授之。以政。管仲于是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作內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反侵地。重聘幣。觀諸侯。齊人大悅。潘麟長氏曰。余聞左氏及齊世家。每嘆鮑叔之傾心於管仲。甚。仲之既相也。桓公嘗以政質之鮑叔。鮑叔曰。虞。應行夷吾之意。且又以身下之。夫困而善遇之。因而引薦之。相而左。莊公。即生我者有不

卷之一 任賢

能而仲乃得之于知我之鮑叔。故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之能。爲桓公任賢也。然則鮑叔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皆爲名大夫。非休休之臣。孰能當此者乎。子皮爲鄭卿。外寬內明。好善而能擇。故于國最愛于。及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皮人齊。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氏之主也。子皮卒。子產聞之。哭且曰。

海外寬  
如魯莊  
公也  
六也  
二語可以  
一之



一應亦易  
然有以  
為難  
一應亦易  
然有以  
為難  
一應亦易  
然有以  
為難

矣。其子從之。既而靈公往爭。怪而問焉。其子具以父言對。公誠然。易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于是乃召伯玉而進之。卿退孺子瑕。從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大治。

金孝章氏曰。人至于死。斯已矣。忠于君者。至於殞其身。亦可以無譏矣。史魚之誠。獨能周于易。賢以後。猶將期其蹇蹇。惓惓者焉。夫亡者。忘也。於此而不忘。斯不亡也。已百齡影徂。千載心在。事君不當。廉濟請。

如是耶。不。

卷之一 任賢

五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拔綸錯餌而吸之者。陽鱉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于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太陽書之。所謂陽鱉者至矣。于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之治。

賢者之治  
理人  
也

亦足此  
亦足此  
亦足此

小賢之

賢者之

賢者之

賢者之

賢者之

賢者之

賢者之

賢者之

賢者之

賢者之

也。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之民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秉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子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鮑叔。鄭子皮。是也。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為賢。蔽賢為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解狐與荊伯柳為怨。趙簡子問於狐曰。就可與為上黨守。對曰。荊伯柳可。簡子曰。非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遺仇讐。其廢也不阿親近。子奇為東阿宰。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矣。齊君以其幼。悔而追之。曰。未到阿及之。還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使者曰。子奇必能治阿矣。臣見其所與共載者皆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治。而以少

卷之一 任賢

六



使其人全  
有成功可  
謂不辱死  
命矣

者決之其能治阿必矣。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爲耕器。  
魏聞童子爲宰，庫無兵，倉無粟，起兵擊之。阿人父率  
子、兄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潘鑄長氏曰：細繹使者之言，其中信有妙理，非漫  
以塞問者也。蓋老者見事多恒熟，思審處以期必  
當，而其弊或過於拘謹，少者勇敢，任事英氣有餘  
而其謀或未能萬全。夫惟二者既并，則既探其虛  
又通其變，參以成理，而不戾于時宜，因而決之，其  
濟也必矣。若子奇者，尤深識世嘗不乏老成

康濟請

卷之一 任賢

七

人何有諱之諄諄聽之藐藐者也。

任登今中牟，上計言于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  
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  
未之目耶？」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  
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  
之，是耳目入終無已也，遂任不復問。

潘鑄長氏曰：聰明之用雖無窮，然過任則敝。惟夫  
以養之之道廣之，則有以自全而受其成。夫子之  
告仲子也，曰：「舉爾所知，人其合諸。」斯善用其聰明

者哉。且夫人之相取，豈誠在區區耳目之間已也。

吳公守河南，雒陽人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  
稱于郡。公聞之，召置門下。文帝初立，徵公爲廷尉，乃  
上言：「誼年少，博通諸家之書，卽召爲博士。時誼年二  
十，每詔令議下，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  
生以爲能。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帝以吳公爲知人，  
益親任之。」

潘鑄長氏曰：往者名卿鉅公，以能致賢才爲高。而  
俊才英士，亦以得所依乘爲重。是以譽望日隆，名

康濟請

卷之一 任賢

八

節目著。如賈誼之見辟于吳公者，史不勝書。後世  
舉者，既惟其名而已，而就者亦皆庸下脂韋之徒，  
或稍知自愛，則又以爲齟齬而不屑至。何怪實效  
之不見于天下乎。

汲黯守東海，黯嘗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  
丞史而任之，責其大指而已，不細苛以文法。黯多臥  
閣，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潘鑄長氏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安。昔曹參專用  
其言而齊大治，黯能用之而東海亦治。若今人用

地係人終  
其是此道  
先著  
善法古義

之則萬冗放廢而已夫烏知所施各有其時因之則治違之即難以爲理也哉曹汲二公蓋善用因者也

金孝章氏曰黃老之治非全不事事者也汲之臥聞東海一似頽然置弗問者然曰擇丞使而任之擇之時豈不用意乎曰責其大指而已責之中豈無妙略乎夫大指苟當即細苛何爲哉且細苛亦誠何益也治大國若烹小鮮既已言之矣

韓廷壽守東郡尚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賢士以

廉潔諸

卷之十一 任賢

九

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慎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按廷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諫罰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廷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

太平廣記  
門下散官  
可稱奇事  
然窮吏不  
自白而門  
卒代之曰  
亦出于一  
念感激之  
誠非必違  
以此自肆  
毛廷壽能  
論善故即  
用之耳

父而見罰得母虧大化乎廷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矣歸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廷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廷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類此

迂菴子曰爲政之要固在得人而知人亦不易矣何則蓋粉飾者見賞則聞修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則骨鯁者蒙棄搏擊者上考則長厚者無稱要結者得驛則孤立者無譽呼援者承旨則寒微者自疏故下吏之受知于長官寒士之見售于當事真有難於叩九閭者斯人也安得不托身門卒以自

廉潔諸

卷之十一 任賢

十

見乎吾不能不爲之慨然金孝章氏曰用人者貴于能聽其言不然雖日尊而禮之賢者弗樂也惟能聽言然後眞賢廉至孟子所謂人將輕千里而來告者也若自謂好士而其左右皆譏諂而諛之人尚安望其門卒中有慷慨進諫者耶

龔遂守渤海治郡有聲宣帝聞而徵之議曹王生願從功曹進曰王生不可使也性嗜酒無節度遂素知王生賢有智略且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

視事會遂引對將入王生辭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對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宣帝悅其有諫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能不掩善益賢之拜水衡都尉擢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潘麟長氏曰按遂形貌短小初帝心輕之王生嗜酒不省事功曹嘗以爲言殊深知龔王兩人胸中

固自了了然則人胡可以皮相哉○或謂遂直讓王生之言以對其沽直耶曰否臣事君以忠然此特一事之微耳尚隱忍之而不對則大干此者可知也昔孔子爲魯司寇少正卯言僞而辨則伏而觀之誅以爲萬世臣子僞言之戒可不謹哉嗟夫掩人善而不言病人長而爲己有者讀此能無愧于心乎

金孝章氏曰用人貴得其力不在苛繩以文墨也王生之飲酒無度漫不視事非龔遂能容之哉乃

苟自專斷必無任人之心而徒煩故今熟若幸誠求當君之貴

此可爲屬知足者哉

此可爲屬知足者哉

卒得其長者之言而稱之聲譽交著况進于王生者乎若夫對君之誠僞其禍福歷見於前事矣王堂守汝南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採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輯於下其憲章朝右簡數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効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矣有辭教郡內稱治遂與

張霸守魯諸表用郡入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守

龔用郡中爭勵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霸初到越賊正熾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竟上書去

陳寵守廣漢西川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數百寵舉王湛爲功曹諱顯爲主簿委以腹心湛等當職割斷不避豪強風化大行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後帝

此推賢  
不語人心  
不語天  
不語鬼神  
不語怪力亂神

聞之徵入大司農。問曰：卿在縣以何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漢以簡賢能，主簿譚顯拾遺補闕。臣不過奉宜詔書而已。帝大悅。漢顯辭，此知名不負所求云。

潘齡長氏曰：往者漢宣帝時，拜刺史守相，輒親問。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名實不相應者必罰之。有治理效，則以璽書賜，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求，以次用之。故得良吏以保其民。後世人主未聞垂拱守其郡，弗舉其邑，盡是而問之曰：汝作廉濟諸。

朱之一任賢

郡以何為先？汝作邑以何為急者？其在官也，未嘗有察其言，驗其行而誅賞之，以示勸沮者，其還也，未聞勞而問之曰：汝作郡除民害者幾？興民利者幾？汝作邑農桑較前孰富？風俗較前孰美？而觀其人材，考其治績，羅為公卿，則可以激厲人心，而成一治化易矣。不則欲官無殃民之政，朝有得人，之效，風移俗化如陳寵之守廣漢，只奉宜詔書而已，豈不難哉？

王龔守汝南，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鄙人黃憲，陳

漢之政  
不及功  
德能樹  
風規一  
道賢之  
於事者

蕃等意不屈，蕃則就吏，初到，龔以政不即召見，乃進記謝病去。龔以其係，欲除其鋒，功曹袁闓請見，言曰：聞之傳云，人臣不見察于君，不敢立于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過薦於太尉李固，表徵拜議郎。為一時賢哲，引進標的。縣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

朱之一任賢

任廷為會稽都尉，時年廿九，題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為。先遣魏禮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童子，饒嚴子陵，侍以師友之禮。據吏養者，分俸祿以賑給之。每行廉濟諸。

西

禮義感疎人也至矣哉

薛宣守左馮翊其平陵薛恭鉅鹿令尹實宣令恭與  
實更調爲治二人視事莽月皆稱治宣即移書勞勉  
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  
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者馮翊  
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又宜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  
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  
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  
恩受戒者矣

廉濟請

卷之一 任賢

五

潘麟長氏曰吏有罪令縣長自行罰已爲縣長下  
一針砭矣却又歸以賢名而不侵其柄此誠得大  
體者人安得不喜懼並深矣乎喜者感也懼者愧  
也感與愧合而天下無不化之人矣

鄧當時守濟南及大司農多惠政性廉介不治產得  
俸賜給貧士然愧遣人不過具器食每朝候上開說  
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人及官屬承史誠有  
味其言也嘗引以爲賢于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惟  
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于上惟恐其後山東諸公

有味其言  
此語甚妙  
不然便作  
進賢故事

矣後世漢  
士金擢性  
體剛有骨  
無味之分

翁然稱鄭莊後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  
鄭莊行千里不齎糧其名重如此

潘麟長氏曰唐寧王善識馬一日賓客燕集有馬  
牙人趙神奴請呈二馬寧王卽于中堂閱試其毛  
骨形相神駿精彩衆賓觀之不相上下王顧問神  
奴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此一千緡次指此五百緡  
王命左右如言付錢馬遂上廐衆莫測共詢其故  
王卽令觀轡馳驅往復數四問坐客辨優劣否皆  
曰不辨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

廉濟請

卷之一 任賢

六

起纖塵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十過之後微起塵埃  
以此定其價之多寡也衆乃服金移刺投答善識  
馬閱馬於市見良馬雖羸瘦輒與善價取之嗟乎  
世之相士者有如寧王辨馬價于微塵之間則人  
無逃其鑑者求士者有如移利用善價於羸瘦之  
際則野無遺賢矣卽不然有如鄭當時聞人之善  
言上之惟恐其後亦庶幾可以盡一世之人才而  
無乏才之嘆也有事權者可不於此加之意乎  
龐參守漢陽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往

此如北溪  
不無可異  
然則路者  
與之贊助  
其意亦何  
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心

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蒞一大本水一孟置門屏前自  
抱孫兒伏于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欲曉太守  
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蒞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  
當戶者欲吾開門撫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  
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心

潘麟長氏曰以棠託意於物而參遠能得之言外  
如此其能成善治以循良稱豈偶然哉古之爲治  
者莫不各有師承如漢初曹參起兵革爲齊國相  
猶能虛懷堂以禮事蓋公古人能成事功必有所

廉濟譜

卷之一 任賢

七

自來類如此麗參子任棠得此意也迨世益下此  
風日微郡守不請士縣令不迎師上焉者又漫不  
加意無怪乎治道之不如古也

金孝章氏曰長吏折節下士亦冀有所開益相與  
有成耳乃稍稍需接則陽鱗紛來詢其所陳則皆  
不可言者也于是吏亦賤士而不屑者因與之爲  
市焉嗟乎古道棄如土矣

王漢令考城邑人仇覽素有純德渙禮而辟之署爲  
主簿謂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鷂

志有治要  
如春風  
如秋風  
如冬風  
如夏風

若國有心  
人即有和  
若國無心  
人即有不和

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爲也漢曰根  
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爲資  
今入太學時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察其容止  
心獨奇之乃與郭泰投刺謁之因留宿明旦泰拜之  
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漢聞之益敬服

潘麟長氏曰自漢以來何嘗專以科目取士而士  
之能見美者亦史不勝書蓋鄉里有推譽之公州  
郡有辟舉之盛其賢易達故也後世全不之講于  
是禮士如王漢所禮知仇覽瑣不可得而見矣覽

廉濟譜

卷之一 任賢

八

誠竊慮流哉非渙之資助引薦不遺餘力亦安遂  
翔居太學榮重于高賢也知己之難真千載而一  
遇言之可爲慨然

孫寶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嘗稱疾不  
仕寶以恩禮請文爲布衣交文日設酒食相對參論治  
政矣乃求署操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  
都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  
以成嚴霜之誅按部曲有其人乎文昂然曰無其人  
不敢受職寶曰誰文曰霸陵杜穉季寶問其次文

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實默然文曰明府素著威望今即閣閣勿問竟歲吏民亦未敢明府欺也寶曰受教於是杜穉季聞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塋為小戶自持鋤以治園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其任文之力也

潘麟長氏曰侯君節幹如此此豈下吏中人哉然以剛直不苟合嘗稱疾不仕向非孫京兆以禮為羅亦未易致之而成此政化也夫剛直不苟合者必非無益于人也而往往以此疎之宜其嘗稱

疾不仕也

卷之七

元

陳登守廣陵辟郡人陳矯為功曹矯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睦吾敬陳元方淵清玉潔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吾敬孔文舉雄資傑出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功曹進而謝遣其治金孝章氏曰敬人者雖匹夫來于前未嘗拒也愛人者雖寡寡過之亦問然念其窮也若夫友士而圖其益豈漫無決擇乃稱道廣哉夫英俊之士固

前舍其短  
此其君子  
與長者今  
人及是

有越于千之僑者也多誠樂之然而勢有所不能矣陳登敬華孔五公而謂其驕而自矜是必不見禮于登者之言耳費惠公師于思而友顏般則王順長息者亦將謂其驕矜可耶

孔融守北海比至崇學校舉賢才以彭璜為方正邵原為有道王修為孝廉至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名鄭公鄉郡人張子機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見之乃令配食縣社素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貢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卷之一

子

融聞人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其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多信服之潘麟長氏曰大都能愛才者必其高識至性誠然于中不可遷易有如寤寐飲食之切如文舉之為鄭公立鄉配孝子于縣社虎貢類中郎則引與同坐何其脫篤感人有若此也此豈作而政之者哉至于面告其短退稱所長其誰不感激思奮以報知已夫賢者懷才抱德雖不樂於廣聞然有高識

之士一旦知而賞之欣賞交集卽賢者寧獨無自慰之心乎愛才如孔公者真可爲法于天下矣  
麗統爲蜀郡功曹性好人倫無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統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卽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今拔十得五猶得其半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

迂菴子曰晉謝朓亦詞人耳嘗有言曰士子聲名未立宜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激勵人才之意

與麗公同一曠達然皆可爲世則矣

應彬刺雍州初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中叔嚴龍舒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高肅入坵空風有懷飢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義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信位發遣以副於邑之望于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以次進用各任顯要州以大治

金孝章氏曰讀應彬所下教何其詞旨溫然感人深也夫賢幸心誠求士未嘗不以實應之而其效

有可觀彼求而不得得矣而不收其效倘亦求之道猶有所未盡者不然吾未見其人也  
張詠在朝范延賞自豫章入都詠問曰沿途曾見好官否延賞曰萍鄉令張希顏者雖不識知其爲好官也比入境野無惰農肆無游食橋梁修驛傳治夜宿邸次更鼓分明此必善作官者詠笑曰張君固美足下亦知人矣卽日同薦于朝

清鑒長氏曰薦賢如張魏公方是實心爲國若徇情面而必待監司之殿最至與冒于貨賄而必俟

江區桓可見之職並進賢者同升于朝獎其知人之鑑所稱極顯然其榮格者雖異于衆之爵乃近信其正之辭也夫公不遇符其正耳前當豈有若乎格之爲言愚者所勉循恐其不及而高而君子之所以爲可失者也

金孝章氏曰此三人者其才品識量皆不可及皆而大臣者也張希賢只自微官初無媚過客意而延賞知之是決張詠信之不疑嘗不待于謀面



豈非臭味之真同哉蓋有心求人者無處不留心  
來訪爲國之外遑知其他國有此三等人不開而  
知其必治矣

晏殊知應天府自五代以來學校廢壞殊始建學爲  
諸州倡聞吳人范仲淹賢延之學官以教生徒仲淹  
敦尚風節每論朝廷利害感激思奮殊深器之力薦  
于朝爲秘閣較理及章獻專制受朝仲淹上書切諫  
殊聞之召仲淹詰之曰奈何狂率邀名恐累薦者仲  
淹正色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  
康濟諸

卷之一 任賢

三

潘麟長氏曰以晏殊之知人也一聞仲淹切激之  
諫尚恐累及薦者而以狂率詰之况不如晏者乎  
或曰薦士固貴有識亦貴有膽余曰膽即生于識  
耳使見之果真豈毀譽利害所得惑哉殊之識量  
雖不及仲淹然相遇如此亦可謂能容賢者矣  
金孝章氏曰薦人于朝其人乃能上諫切諫此所  
謂不辱知己者也若以累及薦者爲懼必將默無  
一言碌碌自固而已榮其所以辱而辱其所爲榮

公亦力  
言不獨  
知其長者

此日是一  
龍虎相見  
亦非之言  
或恐淺淺  
則未至者  
龍中物也

豈易言乎晏知仲淹未深宜以此厚期之  
起拜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自爲鐵面  
御史其意欲朝廷清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  
當力退而絕之君子不幸佳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  
其德未幾并舉吳中爲御史并未蒙寵遇何以致  
之排日昔人耻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

潘麟長氏曰大抵薦人者不察議而臺官纔可以  
礪士氣薦于人者不爲呈身御史纔可以明官箴  
道固兩相成者不然上喜奔競而欲在下者蓋贊  
康濟諸

卷之一 任賢

高

不飾下工資緣而欲在上者竿牘不通得乎信乎  
官箴士節兩相砥礪而國家庶得人才之實用不  
則何貴焉耳

趙方守襄陽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爲一體通制總  
司爲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棹組折衝之  
風故金匱大困淮蜀而京師獨全方能用人名臣陳駭  
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扈再與孟宗政皆自土豪推  
誠擢任卒爲良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  
憂及病革曰未成一日當立一日紀綱人多思之

廣濟諸

卷之一 任賢

重

遷菴子曰。昔人謂趙方忠。蓋自守。堅如鐵石。守過十年。以身殉國。抗疏生罪。務雪警恥。此皆實德之可稱者。觀其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之言。苟非苦心乎。宋宦者。安能信之。親切乎。至于推誠。擢用名士。入土豪。皆拔爲將。信非肅才。裕吏可企也。

蔡襄知福州。治瀕海渠。墾民田。減前代丁口十之半。首聘陳烈。鄭穆輩。以經學。廣勵多士。咨訪民瘼。風俗。變仁。衆。聞其母老。賜袍。被。存。問。亦盛典也。

金孝章氏曰。君謨雍閭。有此善治。不徒作荔枝譜。

而已。禮聘賢者。廣勵經學。宜其風俗之丕變哉。且使朝廷推恩異數。及母。噫。可謂崇矣。

余玠知重慶時。西蜀殘破。閫帥皆不稱職。賢才淪棄。法度蕩然。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帳。如帥。居。下令曰。諸耆舊賢士。欲以謀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士。之至者。玠慰勉。放接。咸得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播州民冉遵冉璞兄弟。俱有文武才。聞玠賢。謁之。玠待以士賓。居旬日。請問曰。某是弟辱。明公禮遇。

廣濟諸

卷之一 任賢

美

思有以少裨益之。非敢同衆人也。爲今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治釣魚山乎。玠喜曰。此玠志也。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也。竊以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璉權判合州。徙治之事。悉以任之。釣魚既成。蜀始可守。玠又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搜舉英賢。事有嘗度以至修學。養士。輕徭薄征。靡不爲之。自寶慶以來。蜀帥未有及之者。

遷菴子曰。蜀號難治。自昔已然。當玠時。蜀日益壞。

東西川無復紀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易守宰。蕩無綱維。又王夔恃狎突之易。而復懷吳職之逆。縱兵殘民。爲蜀所苦。玠一至蜀。諸所除害與利者。具舉其効。至于罷餉。撤戍。盡玠之自計。挈全蜀還宋者。已酬其言矣。乃讓口遂行。而使齎志以沒。理宗之許玠者。無乃貪言乎。然久假便宜之權。而寄耳目于羣小。疑懼者遂至拒命。玠之召徵。固有自來。余于是益歎昔人之治蜀。如張詠趙抃。崔與之。三人者。身名俱全之難也。

一朱

康濟諸才識卷之二

松滋 潘游龍

輯者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區事贖矣才克用周彼易步蹶此焉乃游泳隔朗貫則智鑒其優次才識第二

潘麟長氏曰人之才相去豈甚相遠哉顧有識者

少耳蓋識所以用才識大則才亦大矣武鎮之于

糾紛或應之于倉卒或析之于纖微委瑣之間第

覺人動我靜人忤我闕人窒我通人疎我密予以

持危定傾達艱阻決猶豫弭變故于俄頃燭事幾

于未形優優焉洞洞焉而其人自此遠矣季世務

會日繁蠅毛而起而闇者爲之如探冥室如步昏

蹊如輕試于不測之川萍洋乎莫知所濟勞困劇

而績効不彰所望通識君子豈不急焉

田叔守漢中嘗召按梁孝王還報曰陛下無以梁事

爲問若梁王不伏誅是廢法如其伏誅而太后廢寢

食此憂在陛下矣帝善之後相魯王民間訟王苛取

者若干人叔陽怒而笞之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自言

王聞之大慚發錢使叔償民叔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然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

潘麟長氏曰夫斷大事決大機者非獨笑擯觀望

首鼠前却即勇悍剽輕者不任焉田叔謹德不居

固妙然人臣處已貴當不傷君以媚民自應爾爾

然余更善其按梁一事爲能善處人骨肉之間也

汲黯事武帝爲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往視

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

見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

節發河南倉粟以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

釋之匈奴王降漢發車迎之貸民馬不具上怒欲斬

長安令黯曰今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

畔主以降漢何至罷中國以事之乎上默然

潘麟長氏曰黯不以延燒比屋爲足憂而汲汲焉

貧傷之是濟不以降漢遠夷爲足慕而斷斷焉中

國之是恤可謂明于緩急輕重之衡者矣非社稷

臣曷克具此識幹乎余觀汲黯立朝儒術不如

公孫弘法令不如張湯名位不如大將軍而羣臣

後趙廣漢  
以京兆尹  
自以爲不  
建之其可  
見其好正  
事亦非易

畏之淮南王畏之雖人主亦敬憚之忠直之風漢廷一人而已

雋不疑爲京兆尹有男子乘黃犢車衣黃襜褕着黃帽詣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二千石雜識視吏民聚觀者萬數右將軍勒兵以備非常皆莫敢發言不疑後至叱從吏收縛或曰事未可知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後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日讀此罪人也詔廷尉驗治竟得姦狀上聞之嘉曰公卿大夫富貴經術明于大義者鮮是名康濟語

卷之二才識

三

聲益重在位者皆自以爲不及云  
潘麟長氏曰胡明仲論不疑誤引聖經最確殊不知富男爭請開時舉朝莫敢言其好而一雋不疑乃能叱吏敗之斯時非引贖事不足以破羣議而證其罪使精涉依違便成不決之案若不疑者可與推矣  
何武守沛郡有富翁貲十餘萬雋一子方二歲別無親屬一女又非賢翁病恐婿爭其財遂呼族人爲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書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

妙于除書  
地下之鬼  
亦當爲之  
歎服

後亦不與兒兒詣武訴武因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旣強梁稍復貪黷翁慮賊害其兒故且付女與婿內實寄之耳夫翁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度其子之智力足以自居女婿必不還劔當聞郡縣或可証理此凡庸耳何思慮深遠如是哉悉奪其財與兒曰弊女惡婿溫飽十年亦已幸矣聞者嘆服○又一奉使者遺其姓字有富民張老無子贅婿于家後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月而張老卒張病時謂婿曰妾子不足任吾財當畀汝夫婦耳但養彼母子不死

卷之二才識

四

康濟語  
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婿乃據之不疑後子壯告官求分問官據券不問一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婿仍執券証奉使者因更其句讀曰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曰爾岳翁明謂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盡斷給妾子人皆稱快  
金孝章氏曰句讀離合之間意思相遠如此因思古來善著書人其書當不易讀保不使人讀壞否

又未知果有善讀如奉使君者會出著書人本意否張老小弄文法耳猶且至久始明何況玄文奧義待人搜求者耶甚矣有心人之不數遇也

劉琨刺并州勅在晉陽爲胡騎所圍城中窘迫現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凄然長歎懷土棄圍而去

全孝章氏曰可見胡人亦有性情不然胡嘯之能感也後世之虜豈獨頑鈍于古乎然瓦一能嘯人了不可得吾又疑嘯法之不傳矣

劉弘刺荊州舊制峴方二山澤中嚴漁禁弘下令曰康濟諸

卷之二才議

五

禮名山大川不封與其利今公私兼并百姓堪乎悉聽民捕魚每有興華遺書守相爭赴之曰得劉公

一番書賢于十部從事矣

潘鑄長氏曰弛惠于民正所以寬民力不知者第以爲不封其利云耳劉荊州之言所見甚大所存甚深其與其華必非區區目前之利害者矣最可笑者近日布衣武弁紛紛陳說利弊至有徒快一時之聽不顧萬民之害者若非政府主持天下不幾爲橫議所壞乎

曹德令雋陽時天雨雪官門夜失竹馬羣官簡察莫知所在德令門士衆咸謂不然德曰宮掖森嚴非外人所敢盜必門士以燎葉耳詰之果服

潘鑄長氏曰事有極平而入揣之過深極近而人求之太遠者此類是也詳官簡察莫知所在者蓋皆以爲必有極深難明之故焉豈知不過如此而已此據所以牧門士而衆咸謂不然也

柳慶遠仕秦守魏興郡遭暴掠大欲發于把城慶遠曰吾聞江湖長不過三日命築土禦之俄而水退人

康濟諸

卷之二才議

六

服之

潘鑄長氏曰暴水之至非謂一無損于民者然與其移城避之播遷勞動其爲損也孰大颶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理所固然天下事惟耐者勝之耳三日之後便可圖安宅必耐不得則如盤庚之遷成然猶矢言諄諄若此其艱難也躁動者可不慎乎哉

楊昉爲左丞時字文化及子孫理資蔭其親戚多爲官者朝廷以事隔兩朝行司理吏至左司昉未詳案

訴者勃然逼眈眈曰：適朝退未食，俟食詳案，訴者曰：公言未食，亦知有罪年羈旅者乎？勝命案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訪，厥者無宜更敬時論服之。

潘辭長氏曰：凡判決明敏者，非機警人所能全是。識有以乎之，使情事顯露，通音法所不及而理議。二亦逐確不易焉。此法生新調，聚無厚，凡有閱板板。手遊，亦有餘者，並觀導崇然，亦宜乎。思其子仲文，德備有大志，氣度英拔，爲安國守，有佳柱兩康濟請。

卷之二才議

七

家各失牛，後得一生，兩家俱認，不決。益州長史韓伯曰：子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之牛，半遂向任氏牛群，又使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遂向杜氏服其罪。

潘辭長氏曰：凡聽訟者，聽其情耳。卽無情者之辭，亦何嘗不以情乎？大不足據，而觀之物文，卽物誘人，而人亦天見焉。夫至人之天見，而真偽盡然，無情之辭，何益矣。

楊津刺岐州，有武功人齋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忽一老嫗行哭而出，云是已子。隨遣騎追收，並獲其絹圍境畏服。至于守令僚佐有濁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嘗以私書切責之，官屬莫不感厲，遵法尋除刺定州。賊帥鮮于修禮，杜維周，殘掠州境，孤城立兩寇之間，津于城中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康濟請。

卷之二才議

八

告曰：不畏刑，禦堅城，惟畏楊公鐵星。崔伯諫守濟北，清直慈愛，恩信大行。朝貴過都境，問其土人守政何似，土人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其郡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布威德，人無爭，朝貴曰：既稱恩化，何因復威？土人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後守鉅鹿，屬縣有冤不能理者，皆曰：我自去告白，鬚公不慮不決。

金孝章氏曰：楊津之收賊也，妙在示彼以跡，而後密者乘焉。得其道者，可以行兵，所以出其餘智遠。

勝堅城。利梨耳。至于不暴僚友之罪。私書切責。德也。而威寓焉。崔伯謙固恩惠。黎庶者而長吏憚之。豈其亦出于此耶。德威惟畏。信然。

李崇都督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有子三歲。遇賊失去。後知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郡縣不能決。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旬日然後告之曰。兒忽遇惠。暴死。泰聞悲號不已。奉伯惟咨嗟而已。遂以兒還泰。

李惠刺雍州長于恩。察廳前有鬻爭巢。聞已累日。惠廉濟諸。

卷之二 才識

九

今掩護。命綱紀。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背服。又有負鹽負薪者。同息樹下。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令爭者出。乃置羊皮席上。以杖拷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兩人視之。負薪者自伏罪。濟嶠長氏曰。惟人與物。莫不具有至情。雖甚頑鈍。不靈迫。亦便出此。其所不能掩。亦不可強者也。夫天下之楚痛傷心。有過于取子毀巢者乎。育閔卒。

以上係氏  
能加實處  
雖可謂  
然亦不

痛。鳴鵠亦以告哀。足徵人情。物情之一致矣。二李公體驗至此。可謂靈靜入微矣。至李惠拷皮得主。尤從無理中。搜出理路。夫非長于思察者。能乎哉。高構滑稽多智。好讀書。工吏事。遷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痘。又韓嫁之。不售。嘗樵于野。與人犯而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于是申構省。構判云。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按風俗通。俗有九種。或氏于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氏或為姓。矣。

潘麟長氏曰。嘗見好讀書者。多不能工吏事。及能

卷之三 才識

十

為吏者。又往往未必讀書。故臨事非過于迂滯。即失之杜撰。每以為恨。若滑稽多智。好讀書。工吏事。合而有之。如構者。真快事也。第須善用之耳。乃知為吏者。一味木鈍。不得。崔郎為鄂州觀察使。郎嘗治陝。以克經月。不答一人。及莅鄂。則嚴法峻誅。百不一貸。人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貧。吾撫之。猶恐其後。鄂土沃民馴。又難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貴知變也。柳仲郢為京兆尹。吏治嚴明。後洛河南以克惠為政。

或疑其不類。郢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在惠養。豈可以類治乎。

潘麟長氏曰爲政者不審其土俗民情卽以寬以嚴均無補于治道古人寬嚴于寬所以防其姑息寓寬于嚴所以警其殘忍故寬以治之而不失之濫嚴以治之而不失之苛蓋得其知變之意也後柳仲郢之治河南亦此道耳

王重榮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軍士千夜禁捕而鞭之還訴主帥楊玄定玄定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

士豈可鑿較辱之咎日夜半執者奸盜孰知天子爪  
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非爾明辨孰從知之卽擢右  
署簿較

金孝章氏曰凡能有所執者必其識斷有以堅之夫苟持之有故天子且不能奪况瓜土乎中尉臺且罷焉則能舉其職者蓋將有以自勸而怙勢持法之人懼矣

李晟以節度使巡涇川時大將田希鑒鄰近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甚歡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宴畢

引諸將下堂曰我與漢曹久別可自言姓名于是得

田郎不得無過並立斬之

潘麟長民曰李氏鑄教亂于梓里之間。真有不動

曰聲色之雅尊見事實處變處有無臣擬靜鎮重之

氣象方能以暇應卒以靜制動。泥水之戰。謝安

石以賭樁制勝。渾渾之役。寇棄壘以安寢。成功其

無李晨之類終不令衆屈疑者皆是道也不則

若王坦之博識豪俊瀟灑之竟達空函夫先

卷之二

自爾已安能定天下之亂乎

李憑雪夜入蔡州  
曉見元濟夜半  
苦戀鵲城雪甚城

旁皆翼翼憑輿各擊鼓以所軍聲登城殺門者令傳

林角春夢明又驛元濟知年裏自城陷元濟尚不信

日暮還歸。子弟來索。稽首謝。曰。官得傳。始發。登車。賊田進。賊孫。無。齊。請。罪。盡。送。京。師。二

萬衆皆驚。不戰亡。其爲賊執者。張內尉旣所受。

悉用其舊及屯兵備邊以安衆庶恩以綏建出迎

廣濟之想曰此方憂生所發然矣請因示之度以



幸相禮受謁蔡人舉動

潘長氏曰吾觀李愬雪夜入蔡膽略何其壯也  
擊焉爲以亂軍聲斬守門而傳柝自如才智何其  
捷也追城陷而元濟不信軍政何其肅也擒元濟  
而不戮一人宅心何其仁也一切供役仍其舊氣  
象何其靜也屯兵勸塲而不矜其功又何其達也  
行師如此宜乎成功之速也至具橐鑓迎度于道  
左請示上下之分于蔡人不獨登蔡人一時之觀  
正欲使蔡人知有朝廷而不敢復萌叵測之心也  
康濟請

卷之二

主

愬真有大臣之識哉

張齊賢在平章真宗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  
又入官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俞  
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  
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  
入甲舍貨財無得勒分書則交易明日奉聞上大悅  
曰朕固知非卿莫能斷也

金孝章氏曰此等處置何其速而簡也息爭之方  
莫妙于此此其所以請自治之自信非已不決也

使它人處此必熾然辭費動累時月矣

曹瑋知渭川年十九遇事明決如老吏有告戍卒叛  
入西夏者與客奕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曰吾固遣  
之耳汝敢再三顯言耶夏人聞之斬叛者首投境上  
三軍肅然瑋用兵多奇計神速不測一日張樂飲僚  
吏中坐失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後知天雄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嘗  
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  
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契丹使每過天  
康濟請

卷之三

古

雄勅其部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

潘鑾長氏曰少年人處事大都疎淺躁率者多耳  
以瑋之年而鎮靜秘妙如此豈非得于天乎又英  
敏者嘗剽薄而瑋之治郡寬厚獨異于臨邊卒使  
夷人譽之非偶然也然則其奇變不可學其寬厚  
可學也二者均失則非愚之所敢知矣

張詠知成都嘗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  
始出衆遂高呼詠卽下馬東望三呼復攬轡徐行衆  
皆氣沮帖然以寧或以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

伏虎臣  
懷智高亦  
此意

不敢措置

迂○菴○子○曰○天○下○事○出○于○熟○計○深○思○嘗○才○可○辦○惟○變○起○于○急○卒○如○飄○風○迅○雷○閃○倏○莫○定○自○非○英○雄○蓋○代○之○才○未○有○不○顛○謬○者○則○是○養○氣○之○學○不○可○不○力○究○于○平○日○也○嗟○乎○處○變○至○此○在○韓○魏○公○尚○言○其○莫○敢○措○置○况○不○逮○此○者○乎○

金○孝○章○氏○曰○當○大○嵩○呼○時○倘○倉○皇○失○計○則○上○無○以○釋○朝○廷○之○疑○下○無○以○戢○軍○士○之○志○不○幾○交○困○乎○惟○因○時○轉○變○不○露○圭○角○乃○能○消○變○于○無○形○耳○昔○郭○子○

康濟譜

卷之三才識

五

儀○軍○中○作○亂○悉○伏○地○呼○子○儀○萬○歲○子○儀○亦○伏○地○與○衆○軍○同○呼○萬○歲○軍○亂○卽○止○應○變○之○妙○二○公○同○揆○也○張○詠○知○成○都○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役○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卽○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時○群○黨○誦○詔○聞○自○投○井○則○不○復○言○

濟○驛○長○氏○曰○東○坡○書○張○公○帖○後○有○云○以○寬○得○愛○愛○止○于○一○時○以○嚴○得○畏○畏○止○于○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所○及○者○遠○矣○張○公○治○

讀書有樂

蜀用法之嚴似孔明孔明與公遺愛至今蓋尸而

視之社而稷之也觀公處夜遁卒事真令人有寬

而見畏嚴而見愛之思焉○隆慶中貴州土官安

國亨安智各起兵仇殺撫臣以叛逆聞動兵征勦

弗獲且將成亂新撫阮文中將行謁執政高拱拱

語曰安國亨本爲羣奸撥置仇殺安信致信毋疏

竊見安智謀恨報復其交惡互訐總出仇口難憑

撫臺偏信智故國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

逆大叛逆者謂敢犯朝廷今夷俗自相讎殺于朝

廷何與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拘而已乃遂奏輕兵

掩殺夷民肯束手就戮乎雖各有殘傷然亦未聞

國亨有領兵拒戰之迹也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

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

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邀

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爲國之

忠乎君廉得其實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

名而止正其讐殺與夫違拘之罪則彼必出身聽

理一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坐以本罪當無

不服斯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于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爲君其勉之既至貴密訪果如拱言而事卒以定此與張乖崖處道卒事同夫一遁卒也精非乖崖作投井狀萬一擒至則大傷主帥體面就中變態始不可言也卽一安國亭也若非高中玄力爲主持勢必用兵卽使幸獲而竭數省之兵糧以勝之自相警殺之夷人甚無謂也王公信有才識之術

康濟譜 卷之二 才識

七

張錫爲豫州軍事判官鄆牙將主趙務頗自恣民有犯趙三斤牙將卽欲實于死旣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趙事覺錫判曰趙犯三斤求生不得麥盜百斛免死誠難人甚快之

金孝章氏曰牙將旣苛恣繩民于法不少貸則其身犯死事容得自解免讀錫二判不獨缺案如山亦可以識律已處人之道矣

陳恕領三司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帝初卽位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

恕對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

潘鑄長氏曰史言陳晉公不吝錢穀之間而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溢恐生侈心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何其簡而切婉而直耶第不知何故乃與利口之張洎擊之李維清合論也或者以恕久掌利柄以幹事稱乎是胡足以舉恕也恕知貢舉所取以王曾爲首及代又舉萊公可謂知人矣至言子淳不肖于帝前後果以賄敗是又明于知

康濟譜

卷之二 才識

本

子矣且素不喜釋氏請廢繹經院辭甚切至則其崇正之學又可知予特表之以見作史者之失權衡耳

向敏中知永興軍會邦人大儼有告禁卒倚難爲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廬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閑無一人預知者命罷入先令馳驛于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刃卽席誅之勅記屏尸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人心帖服

潘麟長氏曰。袁。凡有云。宋世取守令。寬。每以終外行事法。外殺人。故不肯者。或縱其惡。而豪傑亦逞。逞得藉以行其志。今守令之權漸削。自咎。十至杖百。僅得專決。而徒一年以上。必申請待報。往返詳駁。經旬累月。于是文案益繁。而犴狴之淹繫。亦多矣。可見處今之世。縱有向公手段。吾必知其難行耳。

金孝章氏曰。凡備亂欲豫。而警除亂欲密。而暇然惟豫者。嚴警者。能密若向公之誅讎卒者。殆庶幾焉。

梁適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曰。梁顯有後矣。召為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觀依鬼神以誑殺人獄具。以無傷識。適駁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詎可拒乎。卒論。或忽有易似鶴。集端門。稍下及庭中。大臣倡以為瑞。適曰。此野鳥入宮庭耳。何瑞之有人高其識。

潘麟長氏曰。梁適駁妖獄最為精核。實足以折服妖人之心。使之滅其罪而不憾。至于野鳥下集。不

以瑞附大臣。尤卓。兩不群者矣。豈特繼父著書為梁顯有後已乎。

李疇為開封推官。宦者李允良訴其叔父。疑為仇家所殺。請發棺驗視。象許之。疇獨不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人之屍。安知非允良有奸耶。窮治之。果與其叔父家有怨。

俞獻卿補安豐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殺之。詣縣言師遠遊。獻卿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變。因執之。得所瘞屍。亡縣大驚。

康濟諸 卷之二 才識 手

李及守秦州。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女銀釵于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便伏罪。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

潘麟長氏曰。按及初除秦州。衆議謂及雖謹厚。非守邊之才。恐不足以繼曹瑋。楊億見王旦。具道戍軍事。且曰。向者相公用及。外處恐及不勝任。今及才器如此。相公信知人也。且笑曰。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于市。主將斬之事之嘗也。烏足以為異政乎。且之用及者。非為此也。蓋以曹瑋知秦州七

年。羌人警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  
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成績。且所以用  
及者。謂及必能守瑋之規模耳。億深服之。如旦之  
識度。凡有用人之責者。宜法焉。○薛簡肅公帥蜀  
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歸。囊掛之西門。門  
者以白。蜀人隨許以萬計。皆洶洶出異語。且觀公  
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此與李及  
斬成後復觀書如故。同。議量又梅少司馬衡湘  
制閩三鎮。虜酋或言于沙中。得傳國璽。以黃絹印  
其文。頂之于首。詣韓門獻之。乞公題請。公曰。璽未  
知真假。俟取來。吾閱之。當竊汝。酋謂畧世受命之  
符。今爲聖朝而出。此非背之瑞。若泰。聞上獻。宜  
有封賞。所望非謬也。公笑曰。寶源局自有國寶。此  
璽即真。無所用之。吾亦不敢輕。上聽。念汝美意。  
命以一金爲犒。并黃絹還之。酋大失望而去。或問  
公何以不爲奏請。公曰。王孫滿有言。在德不在鼎。  
况虜酋視爲奇貨。若輕于上聞。虜益挾以爲重。萬  
一肯出微璽。而璽不時至。將真以封賞。購之乎。

人服其卓識。此卽薛簡肅公藏印之意。○天順初。  
虜酋李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  
兵巡邊。乘機取之。上以問李賢。賢曰。虜雖近邊。  
不曾侵犯。今無故加兵。必不可。且寶璽秦皇所造。  
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貴。上是之。此與梅  
少司馬之見。同一卓識也。  
杜衍知鳳陽。夏人初叛。天下苦于兵。自陝以西尤甚。  
吏緣以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  
投水以死。衍在永興。語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  
不勞而集。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  
寬其期。會使以次輪送。繇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  
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  
之六七。  
王麗青氏曰。除好。剔弊。此能吏之易事。至于恤民  
之困。而措置裕如。不作矜詡之態。使吏自束手無  
所施。非素定于衷者。不能也。  
范仲淹奏請建立學校。堪輿家謂仲淹所居南園地  
美。當踵生公卿。付淹曰。識有之。不敢以私一家。曷若

令天下之士咸教育于茲耶遂即地建學焉

迂庵子曰若富貴是一家私物則前富貴人久據

之不及我矣若富貴非一家私物則後富貴人雖

欲留之旋且及彼矣未富貴家原從已富貴家分

過來已富貴家仍聽未富貴家分將去今地師祝

主人曰吾能使主人萬代富貴夫富貴止此數若

此家萬代富貴則彼家必萬代貧賤矣天子彼家

有何冤仇而令之世世貧賤哉地即有此理天未

必有此文正公惟不敢以私出家而推以教育

康濟詩

卷之二

主

天下士故迄今得世顯而不謬此真所謂天理也

薛奎知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民間相謂曰是不

可犯也及居蜀則以惠愛稱蜀俗喜亂而易搖奎鎮

以無事又能破奸發伏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

比張詠而不苟奎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而粟

麥潰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夫還州而償所失之

翰怒欲劾之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兵食有

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

除之

按奎知開封明鎬爲府曹奎待之甚厚且以公輔

期之其後奎守秦益嘗辟以自隨優禮特甚有問

奎何以知其必貴奎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

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驗

蔡齊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稅印爲奸利者已逾十

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齊嘆曰盡利于民民無所逃

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

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于我使我自新爲善人自

是風化太極

卷之二

言

按公喜酒先判濰州每飲輒醉時太夫人年高頗

憂之忽門人賈存道過公數日愛公之賢慮以酒

廢學生疾乃作詩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

年高鶴髮垂君龍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

公矍然謝之自是終身未嘗醉如此門人固不易

得然要非公喜于閑過亦未必能改之速也

吳奎博學有識後權開封豪猾畏飲治聲赫然方天

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也奎獨語人曰安

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他日安石被召曾公亮稱其

文學器業。李又對帝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非自用，所爲迂濶，萬一明之，必紊亂綱紀及安石執政而奎之言果驗。

潘鑾長氏曰：吳、長、文、信、有、議、之、士、裁、使、當、時、信、長、文、之、言、不、大、用、安、石、則、何、至、有、熙、豐、之、紛、擾、元、祐、之、黨、錮、乎、此、與、老、泉、辨、奸、同、附、巨、智、矣。

歐陽修知開封，先包拯爲治，以嚴肅著聲，修代之，以簡易不求赫赫名，或謂修曰：前政威名動天下，公之風采似非遽修曰：人之才各有長短，豈可舍已所長

康濟譜

卷之二十一

重

而用其所短，但當盡我所爲，不能則止，既而都下事無不治者，修連典大都，以鎮靜爲本，不求聲譽，惟存大體，雖盜賊大獄，不過終日，嘗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事弛廢而民受弊矣。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去其煩碎耳。故所治民安，既去，追思不已也。程顥爲江陵簿，地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爲營，曰：小營歲不下數百人，至輒死，顥察其益，益給券號，延困于飢者，顥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輒與之食，自是多得生者，後判軍節度，時河清卒，法不他役，值中

貴程昉爲外都水丞，茂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之二役，河顥拒，以法昉請于朝，以八百人與之，會天寒，衆

不勝役，請歸，城吏相視，畏昉不敢納，顥曰：此逃，成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其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月，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狀上聞，得不復

遣，後昉奏事過，見顥氣懾，既揚言曰：潼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顥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

會曹村埽決，州帥劉渙以急告，顥至，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等之分身可塞，亦當爲之，請盡以廂兵

康濟譜

卷之二十一

天

見付，乃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效命，事竟有薦顥者，問所欲，顥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潘鑾長氏曰：察飢困之舟卒，納避死之役衆，捍曹村以護京城，拯民命于瀕危，禦災變于不測，雖皆本乎其識而濟之以才，然無此一片真實愛民愛國之心，安得做事激切懇至，爾爾嗟乎！請身可塞，亦當爲之，語有不動心出涕者，非人矣。

文彥博知成都大雪飲客達旦帳下卒有許語共折亭燒以禦寒者軍將以聞彥博徐曰今夜誠寒此亭弊矣正欲改造可盡拆爲薪以禦寒仍飲如嘗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杖之

迂菴子曰拆亭禦寒侍卒之罪誠不可逃然雪夜達旦情亦既憤極矣稍加督責則變不可測潞公處置最爲得體

文彥博知承興軍起居舍人母凝鄆人也至和中凝主言乞發鐵錢用上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無不受者長安大亂民及閉肆僚屬請禁之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籍行人出其家藏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于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乃安

康濟諸 卷之二 才識

幸

王麗青氏曰文潞公建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東坡每對驛丹使曰潞公綜理底務雖精力少年有不如貫穿今古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此雖用以折虜使而重中華然潞公安民弭亂之才亦足以見其概矣至于晚節功成退居朝野倚重

所謂推其餘足以庇當世者非耶慨自潞公鄭公相繼以老檢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頽矣

李允則知雄州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妄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所在允則曰在其所契丹不能隱即歸卒乃斬以徇其方略多類此

金孝章氏曰間謀之來不能辨其不我偵而可使

康濟諸 卷之二 才識

天

其言之不必驗故以謀用謀其功密倍而謀消謀彼將以爲不足恃也亦未敢于輕我矣

潘麟長氏曰先朝唐荆川論用間有云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爲圖最是攻夷上策然非深得敵情則不能用間非熟于地形則不可以成特角之勢不而夜襲敵營且非兵形既露夷人亦日夜爲備而空圍實示虛圍近來遠匿精銳而示羸弱互計以疑我者宜亦深是故得敵情爲難識此可以用間矣李允則鎮鎮州嘗領軍而用僑軍允則作樂飲酒





六萬人一日給糧軍士以米駮誼澤監官懼遠德用  
入倉召專副曰昨今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汝何  
不先白後黑彼輩見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諠  
耳專副對曰其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八十又呼士卒  
謂曰黑米亦公物不給與汝輩將棄之乎士卒相顧  
曰向不知有八分白米耳某等死罪人杖二十乃  
召指揮某國衛官不戢士也如此欲求失配乎指揮  
百拜流汗捨之倉中蕭然

遷卷之二十一  
康濟請  
卷之二  
三

藉以不失望要亦朝三暮四之故智也人特臨事  
惶怖不及料理耳當已已之難鞭撻將犯京城  
言欲據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  
燒倉恐敵因機于我也適周文襄在京因建議令  
各衛軍支半年糧令其往取于是有負者踵接不  
數日京師頽實而通州倉爲之一空此亦王公安  
定州士卒之遺意嗟乎與其委之烈燄而無用孰  
若預支爲兩便乎近日當事雖有此識然未免掣  
肘懼禍不敢直言耳可勝嘆哉

乘馬迎之  
無利若一  
廣樹使難  
利天

呂公筠知永興軍徙河陽雖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  
奮斧鉞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河洶諸將請出  
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病且生即乘馬東去  
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  
渡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守者止道左皆停  
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黜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較  
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皆恬息乃自効專命詔  
釋之

朱今古氏曰此諸奮鉞排關視聽洶洶者有一非  
夏濟請  
卷之二  
三

我之兵乎一出兵掩擊即人人敵矣撫之而兵擊  
之而敵轉移在須臾問天下事勢大都如此可不  
慎所舉動乎

杜紘知鄆州有揭幟城隅者妖言其上期爲變川  
民皆震俄草場白晝火民益恐或謂大索城中紘笑  
曰奸計正在是異因吾擾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  
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如所搆遂按誅之

金孝章氏曰此與段秀實捕王童之之亂同有以  
先發爲貴者有以不動爲貴者彼方有垂成之勢

則先發者勝矣。彼原無能成之算。則不動者勝矣。陳襄爲蒲城簿。會邑令缺。襄攝縣事。邑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嚴蒙請託。習以爲常。襄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每聽訟。必數人環列于前。私謁者無所發。繇是邑人知不可干。老奸宿猾。垂首喪氣。境內肅然。

迂菴子曰。聽訟而能窮極本源。是乃剖決無留之法。而夜寐夙興。又能剖決無留之本。蓋臨事陳情。則其精神先不足于料理。及其聽決。又牽株引蔓。康濟詩

不得事之主腦。安能不積久加煩乎。大凡獄訟固貴詳審。然其弊亦生于淹閣。有心秉公者。必知所以處此耳。我朝陸光祖令潯縣。瘠有富民枉坐重辟數十年。相沿以其富積。案如山淹閣不決。陸至審實。即日破械出之。然後聞于臺。使者曰。此人富有聲。先祖曰。但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此亦陳公夜寐夙興中窮極本源之快論也。尤妙在一審實。即破械出之。然後聞于臺。使若先聞則

不勝其葛藤。有心秉公者。又不可無此擔當。燕度今涓縣。縣與黎陽對境。河埽下臨魏都。秦涼暴至。薪芻不屬。埽將潰。衆束手以觀。度曰。魏實河朔根本。魏都汨沒。則河朔一帶不免背溺。豈可坐視且塞埽。何必薪芻難交捷。亦可速悉民所儲。以禦埽。賴以全人。既安堵而魏都河朔亦免其患。

金孝章氏曰。明道先生言之矣。身可塞亦爲之。况交捷乎。若根本既潰。勢遂不可復支。又非直薪芻交捷所能了也。是誠急宜捍之于前。燕公之保魏。與程先生之衛曹村。其處一也。治河者可昧其大勢否。

黃震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始詔書稽留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虞允則在軍中。得謀釋縛。厚遇之。諫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練邊金鼓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諫。請加緡印。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遂至。還所與數緡印。如故。反出彼中兵

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對

此等公案  
易於此

蘇軾知密州時方行青苗法司農寺下令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嘗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自司農是擅造律也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罷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一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爭鬧至殺民訴于軾軾投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

王觀知益州會戍卒有夜焚營督軍較為亂者觀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欲手出門無所問于是眾皆出令軍較指亂卒得十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為政持大體不移苛刻蜀人愛之

此等公案  
易於此

宗澤知掖縣時戶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和藥甚急百姓競屠牛取黃不符科數乃欲錢賂吏所免澤狀申提舉司言往遇歲疫牛則病而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牛皆肥脂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竟復免民德之

濟陽長氏曰宗公狀申提舉雖一時權變之言然

味其言固自有理既不至多戕物命亦不必欲錢賂吏人與畜將均戴之此真仁民愛物之父母矣

又按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立壘路以阻行人蜀者入人過其壘海怒而嚮之視事者以告洋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眾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日領眾還營明日誅海于市見者皆慄然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距于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勝負自見何自苦為二人相視漸沮而退是非識量過人膽智出眾烏能彈壓之也耶

康濟詩  
卷之二十  
美

楊定知監利時呂文德為荆湖制置司帥素慢侮士每試以難事寔倉卒立辨皆合其意一日謂寔曰上有露言出師淮東誰可將者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甲兵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入以其不事事也公幹才如此何官不可為耶

迷服

金孝章氏曰：文士而能經濟，斯真為有用之文。如徒風雲月露而已，則華而無根，秀而不實，于世竟何補？使世遂輕文士而文之用，因以不尊，于是學無術之徒反得出而持其短長，是呆謀之咎也。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盜擄，見以報七年，見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婦八歲而亂，尚何爭？命歸婦，族則無言。

此理甚明  
特事實難  
人當思之  
則此

康濟諸

卷之二才識

五

古今思事  
之理可化  
有非法之  
所能指之  
者誠難知  
此理性何

孫唐卿，陝州習氏有母，再適人而外，及葬父，恨母之不得，因盜母柩，各墓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耳。竟釋之，人稱其高。

字清鎮

長氏曰：婦為後嫁，思是前之嗣，起也。母再

適人而外，是使世有無婦者，夫無母之子也。婦再

適人，誠無賴，復見放于地，下然子而無母，無乃

特發者之理耳

適于空巢，而者之流，乎以子為母之意而始

以無事處  
人事使處  
人處則更  
加微語數

劉舜卿知代州，逢盜謀盜西關，鎖舜卿，密易舊鎖而大之，忽數日，房以鎖來，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慙去。謀者伏誅，而州安堵。

毛經仕開封，封戶專方與客奕，忽尹以疑獄就問，令罷局。經曰：決事奕棋，兩不相礙，乃呼吏讀款，甫畢，立剖之，無滯，尹驚異之。

潘鑾長氏曰：剖決疑獄，應聲不滯，豈疎聞見，是智裕心敏耳。天下事固多以學問得之，亦有轉因學問滯者。昔人有詩云：妙唱非關舌，微乎微乎。

康濟諸

卷之二才識

五

安守忠，知易州，治尚簡靜，與僚佐宴，忽軍校譟變，聞者白狀，忠言笑自如。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擒之可也。人服其明。

金孝章氏曰：從容制變，不露一毫矜張，非得力于簡靜者不能也。煩躁者勞而不足，簡靜者逸而有餘，神情意色間亦自辨之。

郭承知大名，時虜趨京，所過城邑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皆凍，虜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聞之，先弛濠，漁之禁人爭出，魚水不能合，虜至，釋脫久之而去。又

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軍中有告失  
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入營覘伺刻以爲信  
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時大寒乃伐柳爲城汲水灌  
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去

迂菴子曰禦虜者須先識彼之所便者何在我之  
所困者何在得其要領而預爲料理則勝算在我  
矣先弛濠禁與汲水灌城非具神識者誰能辦此

呂祉知是康先以彈壓之威繼以稽循之惠軍民畏  
愛與僚屬文士講求古今防守事迹著東南利害總

康清論卷之二十一

論江流上論江淮表裏論處康根本論凡屬篇具

關獻于朝是年冬淮上有警注右戒嚴獨世忠統鉞  
卒在高郵虜陷漣水乃破山陽又破盱眙遠犯成州  
公上言宜遣兵援世忠既而援兵不至世忠退保鍾  
江公再言置江北于度外非朝廷命帥宜撫兩淮之  
意且恐失中原人心固極陳守禦利害雖當急遣諸  
將且乞親御六軍庶幾主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于  
足降詔親征駕幸平江虜已遁去悉如公策人皆服

焉

按公嘗曰今中原失守駐節吳會諸將重兵不屯  
江北而屯江南者特恃大江一水之隔而不思于  
江流要害處出奇制勝但欲俟其上岸而後擊之  
殊不知賊已得險則有必死之志此杜充之兵不  
戰而潰也今沿江上下要害處亦自有數如使各  
自爲治明遠斥堠則胡馬不復南向矣

公又奏國家養兵仰給東南穀路而已取有限之  
財供無窮之費正當講求節蓄然方今財用悉出  
民力而民力已竭矣

康清論卷之二十二

論江流下論江淮表裏論處康根本論凡屬篇具

得人財郡足漕得入財一路足諸路足則朝廷  
足矣此洞徹根本之論讀之令人凜然  
公又奏大江之險所當固守者有三江之北諸河  
口一也江之中諸洲渚二也江之南諸口岸三也  
近歲守江盡屯江南諸岸口殊不知江之北出江  
諸河口一不守則賊船得以出江江之中諸洲渚  
一不守則賊船得以近岸已而建康之禍正坐此  
也臣謂江之北出江諸河口宜築城堡或作水寨  
列銳兵施強弩量賊戰艦以拒之使賊船不得出

江江之中諸洲渚宜多伏戰艦以待之使賊船雖出江不得近岨江之南列兵戍守多備舟楫以俟清師得利則進否則堅守而已

迂庵子曰按三國魏武帝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天所以限南北也而宋建炎初劉珪亦言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則長江豈不誠勝勢哉然王濬之克西陵北軍飛渡韓擒虎之濟采石陳人不覺則雖有勝勢亦視吾所以守禦之策何如耳呂頤浩有言諸郡自荆南抵儀

虞濟諸

卷之二才識

墨

氣可渡處甚多豈不可預爲許望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專提督造船具詢水戰利害當時宋邊都建康恃江爲守故有此論今天下一統其要害固不係長江然濱池之警竊發不時顧浩造船水戰之說與呂安老之論可無預爲之計乎

按章俊卿書曰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建康腹心也則防海之策海口爲要害矣故在浙則金山海門明州定海秀州海鹽爲要害在淮則通州料

角泰州石港建康土山江乘爲要害于此爲備而賊不能衝突矣葉義問亦言今江淮既有帥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諸練海道之險易又能役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于沿海要處分募以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挑于舟楫之間官軍扼于塘浜之口策之上也此雖皆爲宋都建康而設策

與今日事體不同然嘉靖以來海上築點之徒或射利以增張或望風而嘯聚而島夷之爲患者綏

虞濟諸

卷之二才識

墨

構切竊于吳淞閩中嶺表之間且數歲其始有從海上來也使當時有建此策者橈之以土豪扼之以官軍而于其所謂咽喉者吾據而退之則彼首能飛渡而登陸乎若熾張嘯聚之徒又不足言矣劉子羽守川陝叛將范瑁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浚因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瑁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將相顧未發子羽生麻下恐瑁覺取黃帛趨前舉以麾瑁曰下有勅將軍

可謂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真中以兵衛送獄。使光世出。熱其泉。數瓊在園城中。附房有二。聖出符狀曰。今日所誅止瓊耳。汝等回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應。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潘鑰長氏曰。范瓊佐邦昌叛逆。而張浚倡謀以誅之。史稱浚能養正直之氣。信矣。子羽輔成其謀。因此受知于浚。而戰功屢立。卒稱忠義名臣。此所以爲朝之禁之父。家書之師也。言其忠義。

趙開既聽。引民以爲便。一旦有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六。漢法當族。張浚欲從之。開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真矣。點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

迂巷子曰。趙開不但起五十人之死。又獲五十人之用。真經濟大手段也。近日未嘗不圍通。但恐三十萬不甚大官。且急欲減五十人之口。而縱之遠去。則引與人均不得爲公家用耳。

辛元龍尉嘉邑。時万侯高之孫。與岳武穆家孫爭田。歲久不決。府委元龍斷。獲案如山。元龍重不省視。卽判云。岳武穆一代忠臣。所侯爲助。希逆賊。雖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歸於岳家界。於火谷邑希快。

潘鑰長氏曰。以忠逆定判案。可謂公當之論。正大之氣。真京世不易者。豈直謂審案出格。稱快於一時者乎。貽縣楊助判字文允。爲之役。理資蔭事同。劉徽系金。魏洞縣衣。潘建。縣以爲役。潘建。縣以爲役。

盧其侄。號訴哀切。撒柔熟視。稱笑曰。汝利復財而殺之。乃誣耶。耶叱付獄。遠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真于法。

金孝章因曰。訴者哀號雖切。劉之熟視而笑。則其傷誣情形。固已燦然于目中矣。故不待拷訊。直叱不付獄。而其大亦遂服。爲神明不欺。延死此。議紹子秦鏡。錢且以欺而遁。至明之人。其氣先情。譬則神哉。不若狀。既。有。不。遠。達。卽印之耳。玉思誠。行。陳武鄉。縣。監。縣。李。源。縣。議。私。語。吏。屬。曰。此。



必○賊○吏○未○幾○果○有○愬○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做○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其○先○知○之○故○思○誠○曰○衣○敝○衣○乘○駿○馬○非○詐○而○何○

潘○驤○長○氏○曰○凡○事○以○任○真○者○爲○貴○一○涉○掩○飾○其○囊○轉○多○夫○以○鮮○衣○怒○馬○者○爲○非○廉○吏○卽○又○有○遁○之○敝○衣○羸○馬○者○矣○末○季○之○工○于○爲○僞○固○然○若○衣○敝○馬○駸○則○事○又○不○倫○非○衣○非○其○衣○卽○馬○非○其○馬○耳○偶○然○相○觸○便○爾○覺○者○蓋○作○僞○者○必○拙○自○不○若○止○水○之○無○心○而○鑑○也○

廉濟語

卷之二十一

聖

康濟諸葛量卷之三

松滋 潘游龍 輯者

吳縣 金俊明 泰評

日月昭清天地既寬挹彼注茲大受則完穆穆自

沖萬物庶安我觀古今其人實難次器量第

潘麟長氏曰人惟胸次猥瑣服腔醜醜祇覺世界

踴躍日爲喜怒所投以致生民休戚若無所關其

究在學功之未充故器量多福淺耳然中又有天

性真闊如韓稚圭之不見悉於火鬚待卒仍作書

度濟著

朱之三 器量

一

如故似委非學力可能也者總之士君子有藏垢

納污之懷乃能滂弗濁澄弗清融物我於一梅如

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斯物賴其生成

而功化德業亘古俱無疆矣

宋就今梁邊縣與楚鄰界梁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人

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稱灌其瓜瓜惡楚今因以梁瓜

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人於是夜接梁亭之瓜多

焦成者梁人覺之亦欲報播楚亭之瓜乃訴於就就

曰惡用是構怨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若我敦

之若若

則其更無

之事

交惟交

往往縣於

一人可不

聚

之味

之味

之味

之味

之味

之味

之味

之味

之味

之味

之味

之味

之味

之味

子每夜爲之往灌其瓜勿令知之梁人果如就言

及楚亭視瓜則皆灌矣瓜日美楚亭怪而察之始知

爲梁亭人楚聞之大悅以告楚王王愧告吏曰此梁

之陰謀也乃謝以重幣請交梁王故梁楚之歡繇就

始也

潘麟長氏曰君子之爲政也上則以德化之使虎

狼革其毒性鵠鴉懷以好音次則以量容之使情

枕隱於山林池蛇藏於叢澤纔是天地生成之德

量若必欲搏擊而誅鋤之是以暴益暴以頑濟頑

康濟詩

朱之三 器量

二

世何樂此福急之人也觀說不以一瓜之微而陰

行灌議致使梁楚交讎貳德怨於無言此亦可謂

明炳於機先者矣

丙吉爲相有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吉車中西曹欲

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

忍之此不過汚車稍耳後因邊塞事卒得醉吏之力

潘麟長氏曰語云恩不在大小期於當厄怨不在

淺深患在傷心故楚莊不罪絕纆之臣秦穆不罪

食馬之盜趙盾食驢桑之帳琴顧榮啖執炙之役

此則存  
官印者  
均無受  
下獄服  
第後言天  
六十二人  
不知不知  
也所矣

康濟諸

卷之三

三

夫或得其助以成功或賴其力以免難至於華元殺羊獨斬羊斟而卒致喪師鄭靈解鼃獨斬子公而因以遇殺以細事而受酷禍往往若此則吾人之施恩遠怨何必論大小計輕重亦在人情緩急之間審之耳余感丙吉不罪汚涇之吏而卒能得其力於逐塞乃暢言之以為福衷忽微之戒又本朝夏元吉天性寬平嘗有從吏汙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元吉曰汙可洗何懼為又一日各出使至館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素襪正急左右請罪元吉笑曰何不早日棄之而行又在戶部時吏汙精微文書肉祖以候元吉曰汝何預焉明日入便殿請罪臣不謹筆墨致汙精微文書夫丙夏二公豈不能伸威于汚濯不謹之吏卒者彼謂所關止一身非有害于天下國家也雖然要非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念切亦不能矣二公器量如此其功業安得不昌且大哉金孝章氏曰觀丙吉之語西曹使人踈狹之心都盡人惟能棄細過往得人之力益感激思報雖

康濟諸

卷之三

四

儒夫亦知奮勉耳若居上者不能克恕即下亦何所賴乎卓茂令審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稱茂為長者嘗出行有認馬者茂心知其非隱解與之而自挽車去將行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別得亡馬乃歸茂馬謝罪茂曰幸見歸何庸謝潘麟長氏曰余觀茂之讓馬也始無吝心既而歸馬也亦無非意任馬之去來而不較以是非聽人之取舍而不形為喜怒真一虛舟飄瓦也持此法以涉世何畏人之翻雲覆雨朝四暮三耶○又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着履即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遂還不肯復取沈士麟亦為人認所着履士麟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後仍送還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東坡曰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書此以見卓子之風不孤劉寬守南陽時微行有失牛者乃就寬車認之寬即令解去少頃得牛送還叩頭謝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返何罪為州里服其量官至太尉一

日上前被酒上問醉耶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重心如醉耳上嘉之

潘鑾長氏曰卓劉二子不罪冒認牛馬之人即頽子之存心不過是也然未可以爲法也非其義一介不以取與古之人已嚴之者豈有聽其冒認而不較乎是又不然蓋二子職在化民於此而不較民自相率而無爭矣至寬對上愛心如醉一語夫豈漫不事事之人哉人亦當知所重矣

金孝章氏曰寬之曰不敢醉非小心敬事者不能

廉濟諸

卷之三

五

至以任大責重而憂心如之意念深矣凡事若者必具此心事方可以爲大臣不然則用憂爲諱耳或乃銜杯不問時務豈天真酒以酒耶

何武刺揚州時九江守戴聖治禮經號小戴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盜逮繫聖度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聖慙服自是

與是應  
小夫

武每奏事京師聖必造門謝恩

潘鑾長氏曰何武不懷舊怨戴聖慙服謝恩皆非近世澆滑所能至於聞聖毀而終不揚其惡如此器量真可與語毀譽一致恩怨兩忘之學

黃霸丞河南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溫良有讓善能禦衆有長吏許丞老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貨絲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

廉濟諸

卷之三

六

賢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

潘鑾長氏曰史稱霸務在成就全安觀其處許丞一段委曲之誠不惟爲朝廷得廉吏之用亦且爲地方惜不貲之費矣至云所易新吏未必賢一語既足勸賢者以盡職卽奸吏老胥亦不得而賣緣其間耳

薛宣守左馮翊賞罰明而用法平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而立妻

至清東廷  
人皆所以  
初操之惡  
而官屬咸  
服之也

受因家錢立實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令  
曰立家私受賕而不知致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也  
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極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  
相知者皆子送葬及日至休吏職曹掾張扶獨不肯  
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  
以今休曹雖有功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休衆歸  
對妻子設酒般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慙謝  
官屬善之

潘麟長氏曰按宣性審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  
康濟諸

卷之三 器量

七

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故郡  
稱清靜而吏民多感之○王立之以死自明蓋不  
忍負所知耳而妻實致之可憐哉甚矣家人之貴  
同心也而宣能慰其魂雖死無憾矣

陳寔爲太丘長值黨事起餘多逃竄寔曰吾不就獄  
衆無所恃遇赦得出靈帝時中嘗侍張讓父死歸葬  
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  
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潘麟長氏曰陳仲弓送張讓之喪善類因而保全

者甚衆論者率以爲汚於戲古之人殺其身有益  
于世則爲之況汚其身以益于世乎若仲弓者可  
謂權以濟變者矣○又曰我果爲長江大海何患  
橫流之不能容我果爲大冶紅爐何患頑鐵之不  
可鑄哉觀陳仲弓獨弔張讓之喪卒致脫黨人之  
禍所謂使操彼飛鸞懷我好音者雖然節不易達  
權不易行堅白未至而輕磨涅恐磷緇之不能免  
也

王承守東海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魚者  
康濟諸

卷之三 器量

人

獲之承曰文王之問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又  
有犯夜者爲吏所執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還不  
覺日暮承曰鞭撻寧戚以立威名恐非治化之本使  
吏護送還家

潘麟長氏曰不以鞭撻立威爲治化之本則必能  
知本之所存者矣不爲細察則弘綱巨目必有舉  
而包之者矣然則其政尚清靜者豈一切賴墮云  
乎者哉

房景伯守清河郡民劉簡虎皆無禮於景伯問景伯

臨郡聞家逃之景伯督切屬縣追訪而署其子為西  
曹掾值山賊為梗景伯命諭之賊以景伯不念舊惡  
一時俱下時論稱之

潘麟長氏曰景伯不罪簡虎且署其子為曹掾是  
何其勇於為義也卒令賊聞義俱下人亦何必置  
怨惡於胸次也可見以力服人不若以情感人之  
為最真以法驅人不若以義動人之為更切矣精  
令景伯萌二舊惡之念而必欲報復之夫安知簡  
虎不為賊之戎首乎

康濟諸 卷之三 潘麟

裝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  
頃之復白得印故處度亦不應武問其故度曰此必  
吏人盜之以印書案耳急則投之水火緩則復還故  
處人服其識量

潘麟長氏曰福衷固不可以為政即過寬亦非其  
正也須知寬之極正錄其明之極耳量有生於識  
者此類是也具度之識量者審之又李琮為湖  
南觀察使漁人獻巨鰓琮令家人烹之腹中得一  
印其文曰衡山縣印琮因取衡山近日文書視其

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召衡令構印閣之果新鑄  
也琮屏人詰之令伏罪曰舊印為人竊去某與吏  
懼刑戮乃潛為之令唯俟死命也琮為秘其事碎  
其新印令齎舊印歸自是縣罕知者合二事觀之  
裴之識量固高李之德量亦難及使在今日值裴  
之事則倉皇無措值李之事則無有不表暴以示  
已之精明耳夫精明而又處之以渾厚李之德量  
信難及矣

康濟諸 卷之三 潘麟

金孝章氏曰藏精明于渾厚則精明之用乃益  
妙若遽爾揚之亦立盡無餘味耳天下事非精明  
無以悉非渾厚無以全欲成大業者可不鑒往哲  
而深思其故乎

錢微典貢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屬所善士於  
微及榜出不與文昌銜之譏微不公微坐貶或謂微  
當奏發私書微曰事苟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  
書耶

潘麟長氏曰說錢微之不發私書非平心觀理者  
不能可見今世專發人私書者直是恩怨太明宜

情大熱矣。特揭錢徽一端，以爲世法。

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門將，不相能。雖同席飲，未嘗交言。後子儀代爲將，光弼欲亡去，恐見誅，乃入謁請曰：「死所耳，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遂定交。薦爲節度副使，分兵擣賊。於是光弼權名日盛，同居將相，無纖毫猜忌。旣而子儀爲魚朝恩所毀，罷其軍，而以光弼代。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故言曰：「我餒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康濟諸

康濟諸

卷之三 卷之三

上

去而光弼將五百騎馳赴其軍，子儀處散地，無怨色。潘麟長氏曰：「天下惟善居功名之人，其一生精神只從國家起見，絕不着一恩怨于胸中，所以能建大功。享令譽，使上下不疑，如汾陽者，真可爲懷私矜伐者戒矣。」

李泌初平章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與卿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爲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爲讐。李輔國光載皆害臣者，今日斃矣。素善者，率以顯達，武多零落，無可報也。」臣亦與陛下約，願陛下

勿害功臣。李晟馬蹏有大功，陛下萬一行譖，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反側。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晟遂皆起泣謝。

潘麟長氏曰：「恩怨未泯，報復橫胸，卽顛倒國事，而不顧其根，屈於疑忌，故譖得以行之。使俱若泌之言，則君臣握手之歡，未有不終者也。」

金孝章氏曰：「長源因機進規，其言最直而盡，當必有潛爲之融通者。夫君導其下以恩，誓之說則下之起而相尋於報復，益將紛紛。且此意既開，自人主之胸，則安知其不身先見之乎？于此舉功而讓變臥榻之旁，皆爲反側子矣。」

康濟諸

卷之三 卷之三

上

張說爲尚書，樞履純潔，而待物不苛，有爲四川監司者，詣說請教，說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徧妻孥往者，實以驅命搏升斗之祿，脫有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勿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者感服。潘麟長氏曰：「今之養尊自重，非薄小官反借覓察以見風裁者，讀此能無愧於心乎？」我朝大學士

皇上正所  
以愛朝廷  
者一人即  
所以奉天  
下具此等  
心事非所  
辦一個臣  
者不能

康濟講

卷之三 器量

三

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土。惟有民社之責。然耳。若大學。倉。驛。遞等官。官卑家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情實可憐。近例。敕官得授本省地方。乞視此爲例。從之。此與張公同一德量矣。○玄宗時。都督裴仙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邊。聞姜皎杖於朝。皎官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卓犖待之。今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答辱。行及于吾輩矣。此言非爲仙先。爲天下士君子也。觀說之持論如此。信能扶植士氣。可以居端揆而進退天下矣。

狄仁傑在汝南。多善政。一日見武后。后曰。頗有諸卿者。欲知之乎。傑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諸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

潘麟長氏曰。吾聞虎生三子。其一爲豹。以其不類已也。未及濡毒。而以餉山神。鶴生三子。其一爲鶴。鶴

豈事下吏  
如此人亦  
熟無生志  
之心乎

康濟講

卷之三 器量

四

以其不類已也。未及頂朱而投之。地下夫人於同已者。則譽之。惟恐有未當異已者。則潛之。惟恐其未周。皆是類也。豈知聖賢知過則幸。聞過則喜之心。正不從彼我異同。問起見也。若必欲求問諸我之人。則一膜之外。便相際絕。是我先成天地間一異物也。將何以立乎人之本。朝意人能持狄公之言。以涉世。不亦進退綽然有餘裕乎。

金孝章氏曰。宰相爲國家者。止欲聞過自爲者。則惟願知言過之人。用心稍殊。君子小人之分途。辭諸此矣。願言和願聞過者之正。所以自爲乎。夫相之真能自爲者。未有不爲國家者也。爲國家必思補過。補過必將盡忠。夫然後可以有終焉耳。

李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有令史受勅。三日不行。日知怒。欲撻之。既而曰。我欲撻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日知。嗟。受李日知杖。不得比千人妻子。亦垂汝矣。遂釋之。吏感悅。以後無敢犯者。

潘麟長氏曰。昔慕容農有云。尊不迫人。于陰當人危急之時。其操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



分之惠若扼之不想控之不已。烏窮則梗。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及。觀李日知釋受勅之吏。而又復委曲開誠之者。得是道也。

李勉為江西觀察使。人有父病。以壘道為木偶人。署勉名位。座於其側。武以告勉。勉曰。彼為父禳災。亦可矜也。舍之。

潘鱗長氏曰。人子為親禳災。亦何所不至。但不可假官之名。刻木為像。雖其事近于邪。要亦一時解免。無方。萬不得已之極。思子勉何難。焉推其心。又康濟請。

不遇。精。正人。君子之名。以鎮壓其邪。魔耳。勉矜而舍之。是真能以孝勸化矣。然其識量之豁達。尤不可及。

發齊賢為布衣時。有群盜攻劫聚飲。居人竄匿。獨徐遜前曰。賊李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吾儕兒所為。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飲。將施有瓜。分為數段。啗之。群盜相視愕眙。嗟嘆曰。真宰相也。他日宰割天下。當念吾曹。親以金帛相遺。竟受之而去。

潘鱗長氏曰。吾觀盜識張公於杯酒之間。而且以宰相期之。信非具英雄之眼者。不能至。若衣冠而具穿窬之行。斯張公所謂藏銀兒也。

金孝章氏曰。近聞到處有衣冠子弟。儼然為大盜者。豈其人皆英雄乎。鄉無美俗家。無善教。積漸使然。又自宰相至於巡撫。以下曾無化導消弭之方。遂使弄刀白刃。殺人如神。噫。亦未可為寒心矣。有民社之寄者。何以策之。

王日居政府。客有貨玉帶於旦者。旦使弟繫之。問還見佳否。弟曰。安能自見。旦曰。玉。重器也。自負重而使觀者。稱美得無勞乎。又有以古硯獻孫之翰者。曰。此石呵之則水流。其直三十千。翰曰。一日縱呵。擔水所直三文耳。何用此為。

潘鱗長氏曰。夫珍奇玩好。上以開賄賂之門。下以通獻納之路。其為官箴之毒多矣。二公獨從人情。騰沸中出一清冷語。使獻者氣沮。受者色愧。雖偶爾之譚。所以警貪污。而持世道。豈淺矣哉。金孝章氏曰。如旦之言。世之所謂陋者也。如翰之



略不遠哉

大書之言  
若今人則  
於過失而  
且及於美

如目書  
焉者不見  
過失故不  
能見又可  
以勸過矣

並行而不悖者乎至於忠定體恤子一節又天  
地父母之懷也

王旦生平未嘗怒形於色一日家人欲試其量故以  
塵投羹中且唯啖飯問何為不食羹且曰偶不喜羹

一日又墨其飯且視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其不發人  
過類此又冠準數短且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

卿稱準美準談卿惡且曰臣在相位久缺失必多準  
忠直無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益賢且中書有事送

審院違詔格準以上聞且被責不驗月審院有事送  
康濟諸

卷之三

元

中書亦違詔格吏欣然呈旦旦送還之準大懇謝及

罷準托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豈可求耶吾  
不受私請也準恨之已而除準節度使同平章事準

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為意  
準愧嘆謂不可及

潘驥長氏曰今人不肯真切做好人只為據世界  
不下惟狂狷操得世界下一切讚毀稱識都不管

故孔子取其真鄉愿辨世界不下一味陪奉故孟  
子惡其似王文正之不行報復類狂狷冠葉公雖

答得妙

文靖文正  
公皆正  
才也其學  
有不可不  
知此語更  
言不可不

無陪奉之意然未免揀一官不下此其所以不逮  
文正而自愧嘆其不可及也觀此即做鄉愿亦不  
易得也○瘞乎量至於使短已之人能引咎自責

此非心乎王室而急於薦賢者不能矣  
李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誣其短沆退謝曰

侯歸詳覽狂生隨馬後誦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  
又不能引退沆于馬上蹴踏再三曰屢求退奈上未

允耳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有狂生

卷之三

三

康濟諸  
在一亭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

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徑擲旦中其首左右拾  
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

潘驥長氏曰我朝楊公延和入閣久無建白人  
易之武皇甫巡倖臣竊柄天下洵洵有狂生上

書數其過公延生禮日久當不負良意已而武  
皇崩於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俱頃公密計

擒之人始服公之才量語云山勢崇峻則草木不  
茂水勢湍急則魚鱉不留觀此則非狂生不足以

人清本會  
正不必定  
有字在我  
終有真法  
之日

見三公之量。雖其所指斥。未知何如。然亦正不可少也。要必如三公者。後效果足以自明。即被訕詆。無損。苟非其人。亦不得藉口。能容徒爲頑鈍。無恥之流耳。

金孝章氏曰。秉鈞之臣。與諸百執事異。一轉移國所視。以爲安危。一舉止。入所憑。以爲得失。非厚重沉密之體。審機識變。不足勝其任也。夫千頃之波。所孰與潮。其淺深萬石之舟。何易論其輕重。彼激之。輒起。指其功名可知。功名亦視乎局量耳。

宋之三

主

周敦頤判合州。部使者趙抃。載於譜。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澹然。後判虔州。并亦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執手曰。今而復吾始知周茂叔矣。

潘麟長氏曰。昔人小技行云。春風永巷。閉樽好。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掩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蓋女爲悅已者容。士爲知己者死。固矣。然知己未深。而強與之合。猶着眼未明。而輕與之通。鮮不以錯穴驗。堵者鄙之。觀茂叔之不輕合於趙清獻。必待清獻熟視其所爲。乃稱其知。則是君子之重

始進而戒。輕合也有以哉。

杜衍知兗州。嘗語門生曰。今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不恕。衍於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或諒給以公帑。或使自足。如此復侵擾真貪吏於義可責矣。又曰。衍歷諸州。提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慎者。論以禍福。俾之自新。而遷善者衆。亦不盡以法繩也。蓋衍爲政。不以威刑督吏。故吏民憚其清整。多感化焉。

宋之三

主

潘麟長氏曰。聖神位育。功化只在喜怒哀樂乎。嘗自在中。無爲而成。不須造作。所以謂之中庸。今之擇百億位育之權者。每不念小官之若纔有寸道。便遭斥逐。又好摘其疵發之。不幾與聖神功化之意相悖矣乎。若杜公責之於既足之後。又委情旨以事使之。自然不暇。此正得位育之妙。宜遷善從化之多也。特揭此爲倚氣勢。而妄作威福。不近人情者戒。

金孝章氏曰。事之能服衆者。必本於得人之情。杜公體下如此。善成就人如此。人自爲之競勸。何煩

咸督為哉詩曰匪怒伊教又曰克廣德心維杜公有焉

葛源知劍州一屬吏與源有舊隙同列因諧之源曰吾惟任吾職以愛民而已不聽卒為首薦人服其量

潘驥長氏曰觀葛公不聽同列之諧可見為生民立心之人決不作念於小隙而廢公論為國家惜才之人亦決不緣人之諧而快私忿拈此與福衷者觀之亦可以自廣矣

此人所

趙并判酒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之并蜀左右

宋之三王

童

其政卒考最并素為蜀人愛信後以大學士出知成

都來意并必辭又見上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出守者卿能為朕行乎并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例哉上大嘉并乞以便宜行事既至悉為輕略兵民晏然一

情法兼重之言第曰若與汝年相若也便自與汝

日視事有奈長在堂下并論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戰以帥眾戍還將餘資以為室家計可也於是人咸知并有

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法者

潘驥長氏曰吾觀清獻公大都一精明渾厚長者

當其判泗州也則多方委全其一昏不事事之守既出知成都也而又能以片言撫諭乎卒帥此真天地之德量豈矯情厚貌者能乎哉

有此不目  
安之心使  
足引對登  
不籍不元  
自是今人  
意亦立事  
之類也

程顯為郭主簿初至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顯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揚言曰外人謀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其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顯笑曰人之為言一至如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殺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

宋之三王

童

償其所盜卒以善去

潘驥長氏曰語云默窮則噬人窮則詐此古人之所慎也當機者須於此放寬一路庶不致亂矧其人盜錢之聲已逆知其不可掩也便此時稍為發

覺勢亦必至殺人耳可見君子處小人勢窮之時只要容故小人莫能窺其隙而卒之亦償所盜以善去亦足徵有道者之幹旋自異於尋常

金孝章氏曰觀程先生所對同事之言雖春風和氣中仍不乏秋嚴霜斷意此二言而備四時者也

范仲淹  
三寶  
此折不能  
為之者

成王公所  
為期以事  
相可以想  
相之所

寬而存之使其惡不能發而自化甚矣有道君子之有濟于人也

范仲淹司理廣德抱其獄與守辯折守盛怒臨之仲淹不為屈坦如也貧止一馬齎之徒步而歸人駭服

潘麟長氏曰吾聞覽者之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之命在舟失舟則溺士君子有無所守而徒挾外物以為重一失所挾必有顛溺之患文正公當世

交情顛溺之時能坦然而不以為屈且齎馬徒步而歸王宋非所守者定而所挾者重乎人亦可覆然思矣

王曾判大名前政有不便者曾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魏陳堯咨復代觀之歎曰王公之量宜為宰相我何以及之

潘麟長氏曰按陳與王略有嫌隙意王必反其所為之政而發其隱後復代大名觀王彌縫之甚故歎其有宰相量也

為政之法乖崖謂曰如已見解高於法則舍法而用已勿拘已見任守其言卒以治稱觀此則世之變更前績而不能為大補抹者真一無才之鄙夫

變更前績而不能為大補抹者真一無才之鄙夫

變更前績而不能為大補抹者真一無才之鄙夫

宋之三寶量

宋之三寶量

美

何交堪當  
極從不容  
向量起天  
下事豈容

公只一  
手開便

大者者觀  
休如起觀

重公不降  
公必事可  
謂練已嚴  
而待人寬

公必事可  
謂練已嚴  
而待人寬

公必事可  
謂練已嚴  
而待人寬

矣○又曰人之事功當基於志氣而志氣嘗見於文章范文正公金在籍賦云如今區別新強願為軒鑑若使削平僭亂請就于將則將相之器業也王沂公有物渾成賦云不輸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瑀匪琢流形豈滯於盈虛則宰相之鈞陶也夫二公事業偉然而二賦信手拈來已可謂阿堵傳神矣信乎古人先賢之言不虛寄也

韓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仲淹意即解又琦

在魏府僚屬路拯就案是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琦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拯退而見且愧嘆曰韓公真天下盛德也

潘麟長氏曰我朝豐公慶以直諫著聲一日行部有知縣置宴不飭懼無以解迺以白金為燭公初未之知也既而驛子以告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然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此種德量與韓魏公不發僚屬之疎從容潛授同一包荒也

潘麟長氏曰我朝豐公慶以直諫著聲一日行部有知縣置宴不飭懼無以解迺以白金為燭公初未之知也既而驛子以告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然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此種德量與韓魏公不發僚屬之疎從容潛授同一包荒也

潘麟長氏曰我朝豐公慶以直諫著聲一日行部有知縣置宴不飭懼無以解迺以白金為燭公初未之知也既而驛子以告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然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此種德量與韓魏公不發僚屬之疎從容潛授同一包荒也

潘麟長氏曰我朝豐公慶以直諫著聲一日行部有知縣置宴不飭懼無以解迺以白金為燭公初未之知也既而驛子以告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然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此種德量與韓魏公不發僚屬之疎從容潛授同一包荒也

韓琦帥定武夜作書偶持燭卒誤燃琦鬚琦以袖掩之作書如故少所視其人已易矣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案今解持燭矣後判大名俄一吏觸碎玉盃生客愕然吏惶恐伏罪琦笑謂客曰凡物自有成毀數也於吏何罪坐客歎服

潘鑠長氏曰我朝夏公元吉一日有吏壞公所寶石硯詎不致見公召吏論曰物皆有壞吾亦何惜惜此也應遣之公器量如此可謂之大臣也

○史稱魏公重厚類物月屬大事余以爲絳侯

卷之三

三

雖有安劉反正之功而求強少文闡於大體公以清德宿望表儀縉紳定策兩朝功在社稷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雖古伊周何加焉宋人乃曰公之相業無愧古人獨有文章一事不及耳余讀公安陽集皆敦厚典雅藹然仁義之言也孰謂其不及乎不然文章小技公殆薄而不爲耳

金孝章氏曰合觀韓夏諸公不獨持其大度能容人過且不欲使人有以過不自安之心惟其能無

我之至耳所以能集大事定大計勲猷赫然譽流天壤豈偶也哉余輩平日崇慕古人到此等處未能企其萬一念之真欲愧歎

胡宿知湖州前守滕宗諱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諱去後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厝宿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早正乃陰拱以觀今俟其去後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置不問僚吏皆慙服

潘鑠長氏曰只陰拱以觀四字曲盡小人面譽背毀之態處世君子不於此而警醒能免去後之非

康濟諸 卷之三 三

乎登當料理此一項人無使有不見白之心迹可耳

金孝章氏曰新故相代美惡本易以形而要譽者乘之又多振暴前短曾無護惜之意宦情之薄仕途之險非一日矣而王公能委曲彌縫胡公能正詞服衆豈非青天白日之心乎吾觀古來身爲君子者未嘗自損分毫何世人之謙讓不遑也此則吾之所大惑也

趙公輔知新城政尚寬和不用鞭杆惟誠勞來民樂

此是右此  
必結結者  
也自則未  
必結結正  
不勝之

八人能日  
一於大類  
二十依傍  
一二十有  
一二人自  
唐而後  
宋而後  
清而後

從今小吏有過亦未嘗誣責或誤犯禁者但令改而  
已民有罪必誨諭再三然後罰之在邑數年無赫赫  
名百姓親愛如慈父母代去攀車臥留不忍舍

潘麟長氏曰作官者不可不愛名而不可愛名真  
父母之名不可不愛也不愛必將有草菅其民者  
矣能吏之名則不可愛也愛之必將有赫赫于名  
而泛泛于民者矣夫所謂慈父母之名正未必赫  
赫然者也非推誠勞來德教相迪烏能使百姓親  
愛攀車涕泣而不釋乎

廉清詩 卷之三 器量 完

狄青判陳州為人慎密寡言在樞府日有狄梁公之  
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請青獻之以為遠祖  
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遺之人  
服其量

潘麟長氏曰觀之郊也祀舜唐之郊也祀堯皆謂  
其遠祖欲以誇耀天下而不免為有識者嗤笑甚  
者郭崇韜既貴而拜子儀之墓何無耻之甚也孔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其冒他人之姓者豈直  
為清之罪人曾犬彘之不若也嗟乎往有以道瑞

為祖父者不又大彘之罪胤矣乎○又胡端敏在  
處州時青田宦族胡氏自稱胡安定後構請謁端  
敏言安定曾教授蘇湖凡在二州者皆其子孫願  
通請端敏峻拒之日某未嘗受斯言於先人義不  
敢許或勸留其請端敏不聽嘗聞韓襄毅公貴盛  
時有遺以宋新王畫像者欲公認為遠祖公謝不  
受語家人曰自我作古可也何必攀附他人以取  
譏笑嗟乎近來凡薦賢書者盡引為同宗隔省隔  
郡一切不論此不過欲廣其羽翼以誇耀門楣耳

康清詩 卷之三 器量 三  
不知立身萬仞之上便可垂名萬世區區科名何  
足重輕哉況意苟相孚友朋可效緩急情或乖離  
骨肉亦起戈矛祖之認不認又其次也

傳堯俞守徐州前守僕用庫藏俞設法償之未幾俞  
罷後守復以文移俞當償千緡俞竭資貸之後鈞考  
得實俞亦不辨俞嘗曰以輕薄之罪加於人最為暗  
昧萬一排牽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  
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訝乎  
潘麟長氏曰唐侯君集等平高昌還告薛萬均



私通高昌婦者。命出荊婦付大理辯封魏徵諒曰。臣聞使臣以禮。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惟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今之刻核者。唯恐不得稱人之惡。其視傳魏二君真鳳凰之與鴟鴞矣。可見爲政者要須識大體。不辱有位。卽所以爲朝廷輕重得失之間。誠不可不辨也。

司馬光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官相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有未識者。光曰。光惟求人之不識爾。

康濟書

卷之三

主

潘麟長氏曰。夫爵位尊顯。聲名赫奕者。往往樹的而招人之射。正以識之者衆耳。士君子須用晦爲明。如龍之潛淵。如豹之隱霧。庶知我者希。此溫公之所以正不欲人識也。至於人之自不原。不論識與不識。但不可過爲表裏耳。總之事出於無意者。爲佳。嗟乎。近膺一命之榮者。莫不前呼後擁。以自尊貴。卽無風日之時。猶張蓋入室。以爲體面。固宜然。肯自持扇障日者乎。邇唯蘇州守陳默菴先生。每出與卒不過十數人。甚或郊迎上官。自轎傘夫而

外間無人矣。間有時而零星四集。公亦不以爲意。人亦莫識其爲守也。觀溫公之遺範。先生斯無愧矣。或曰。此郡侯之細事耳。子何獨揚之。余曰。不然。郡侯一身乃一郡風俗淳淳所關。倘不於此而身先表率。是何異於士子一登賢書。家人走城市。滿面帖舉人樣子矣。欲欲挽淳風。須先此處植根。始而民有所觀感也。設今天下盡如公之所行。淳古之風可立見矣。

吳夫忠拜寶。袁開直學士。湯淵。進士。舉首。又幕府

康濟書

卷之三

主

自稱狀元。太忠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爲判官。則不可因勉以修身爲己之學。臨政治民之要。滑乃以爲得師焉。又韓持國知杭州。從彥以狀元判州事。每稱狀元。特國厲聲曰。狀元無官耶。自後當改呼僉判。從彥銜之。潘麟長氏曰。合二事觀之。君子之出詞吐氣。宜和平。不宜峻厲。和平則理明而聽者快。心峻厲則氣激而聽者逆耳。夫一事一體也。一以平氣迎人。而人師之一以厲聲叱人。而人衛之。可見盛氣難以

於謂謝燕  
者加前理  
心區如念  
卷頭我歸  
也

服人。和衷。可以。率物。故。謂。和。心。氣。適。應。世。接。物。第。一。著。功。夫。○國。朝。南。道。御。史。喬。祺。謫。判。通。州。先。使。人。道。意。於。知。州。楊。魯。儒。問。何。以。待。我。楊。曰。渠。以。御。史。自。處。我。判。官。之。渠。以。判。官。自。處。我。御。史。之。喬。至。而。事。楊。惟。謹。楊。亦。待。以。殊。禮。二。人。相。得。甚。懽。愛。人。人。愛。敬。人。人。敬。彼。以。盛。氣。加。人。者。徒。招。侮。耳。○又。羅。念。菴。先。生。言。某。及。第。謁。見。魏。莊。渠。公。公。曰。達。夫。一。志。必。不。以。一。第。為。榮。默。坐。終。日。私。心。悚。然。念。菴。固。真。能。不。以。一。第。為。榮。者。而。莊。渠。公。復。警。策。之。如。是。亦。許。  
卷之三 量

范純仁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戒州縣未得遽行

此與真文  
三則外  
一與此  
可以決

安石怒其阻格因說者遣使欲據私事不得使者以他事輒傷傳吏人喜謂純仁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純仁既不奏使者之過亦不言折者之非時論服其量

潘發長氏曰昔公在貶所聞諸子悲章惇必怒止之一日舟覆水濕顧諸子曰此亦章惇為之哉每念斯語真足以洗福衷而消盡氣耳合二事觀之公之量信難及矣

蘇頌知杭州有要人以事屬頌頌不從後當言路懷康濟諧  
卷之三 量

忿抵職或恐以書迹具存頌笑曰吾豈為是哉又知頌州判官趙至忠乃微外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且曲盡其誠一夕至忠感而泣曰身雖夷人每見義則服平生所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

潘鑄長氏曰感人之易者莫妙于義而要在本之乎誠雖抵牾之要人榮驚之降夷亦無不為之動况編氓乎如蘇君者可謂盡誠義之至者矣

蘇軾出帥錢塘視事之初押到匿稅人南鄒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

情亦可贊

數編二公  
氣心愛士  
等必其不  
得可斯爲  
八之月  
或乃此  
六之度  
六之度

一步在微  
幅官亦不  
目二公之  
加進其

廉濬諸

卷之三

重

宅賦訊疊中何物味道曰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  
 百千爲贖因就置建陽紗二百端計道路所經場務  
 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矣竊謂當今頁天下  
 重名而愛獎士類惟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  
 情貸送假先生名銜緘封而來不知先生已臨鎮此  
 罪實難逃賦熱視笑呼掌歲吏去其舊封換題新  
 銜附至東京竹竿巷井又手書云紙付子由乃曰先  
 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明年味道及第來謝○有  
 人假韓魏公書謂蔡君謨然士顧象與之三千因回  
 廉濬諸

書遣四兵送之客至京謂魏公謝罪公徐曰君謨手  
 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長安可往見之即爲  
 發書子弟疑謂包容已足書可勿發公曰士能爲我  
 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不凡矣至長安夏竟官之泰  
 檜當國有假檜書謁楊州守守覺其僞繳原書管押  
 回檜見之即假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應假檜書必  
 非官人也若不以一官束之則北走胡南走越矣並  
 述此以見能幹辦天下事者即至奸如檜亦須具豪  
 傑之器量乃能收拾人心耳

廉濬詩

卷之三

重

潘鱗長氏曰大凡泛駕之材有奇智異能可資時  
 用者往往不拘小節所謂大手段人也即多所欲  
 亦所謂足當自止者也御之有方故往往得其力  
 羊祜之任王濬也曰濬有大才將濟其所欲必可  
 用也果賴之以平吳蓋至今不多濬之能立功而  
 多祜之能取才潘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  
 謂太過曰吾欲使客長戟幢旗衆咸笑之濬曰陳  
 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夫其意量如此豈肯  
 終寂寂者乎然使非叔子則亦不能用也得之可  
 與圖成失之亦足以爲亂所貴在位者安置得宜  
 耳誠若蘇韓兩公之宇度安得不奔走天下豪俊  
 哉解好檜之言故自有見不可以人廢也

陳俊卿爲泉州司理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  
 火起守汪藻往視之諸掾屬方出飲俊卿與卒悉偕  
 去并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已而藻知其實問其故  
 俊卿曰某不能止僚友之行又自解以重人之罪可  
 乎藻歎服其量

潘鱗長氏曰俊卿既素謝同僚之宴宜若不可與

借焉者。及視火後至。復以僚友之故。在禍心者處。此必將自哀異矣。乃隨衆唯唯。反以不能止人自責。而不欲重人之罪。以自明。又何其寬厚不可量乎。若俊卿者。不自失。亦不失人。斯可以羣也已。

康濟諸器量卷之三

康濟諸

卷之三

三

康濟諸清操卷之四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德既大矣。尤嚴在細。耕莘任重。取與之際。敢告有位。無封于爾家。而民之屬次清操第四

潘鱗長氏曰。元公無欲之教。至矣。蓋無欲則心清。心清則智出。舉天下事有外此者乎。公儀休而下。固多藻潔士。至二錢。中魚。安琴。一鶴。一硯。二飯之

間。且兢兢焉。果皆與飯簋之心同乎哉。等貧富均。榮屏齊生。戚寂乎。逃名濬乎。忘善而後無欲。至矣。

彼房瑄。見一紫芝眉宇。猶嘆其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設在元公風月中。又不知其何如也。

公儀休相。禮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休魚

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故遺。何不受也。休曰。以嗜

魚故不受也。夫受魚必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矣。今

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又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其家織布好而

疾出其家婦。燬其機。云欲令農王女荆安所售其貨乎。

潘鱗長氏曰。南宋武帝詔云。貴戚競利。與貨厘市

者悉皆禁制。而其臣謝莊復廣其意。進曰。大臣在

朝。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否。拔

葵去。繼實益深弘矣。夫以千載而不偏霸之臣。於休

之風。孰能獨有深基焉。乃史遷謂帝乘之。主萬家之

疾。百室迨君。尚猶患貧者。豈自傷困乏。不能自贖

之困。獨為妾乎。不獨何崇。與公儀子其趣也。

晏嬰為齊大夫。朝乘敝車。駕馬。景公見之曰。噫。夫子

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

如此皮囊  
若之能為  
始不虛為  
大臣

以壽三族。賀國交遊。皆得生焉。今得煖衣飽食。敝車

駕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

駟車乘馬。三還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至。景公曰。夫

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

歸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

不受

潘鱗長氏曰余觀晏子之躬行節儉真足以挽頹

風然求諸當日列國之卿大夫未易其匹庶幾一

子產耳然近世亦有嘗俸之外不取一文者而搜

括捐助之令不時有布異欲斯人水飲之是其能

乎可見旌廉之法莫若厚其祿賜庶版車駑馬之

風將復見於今日否則嘗俸尚不能飽其自好之

身又惡能得奇三族而推及交遊也哉

歸于交爲令夷以楚之多故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

爲辭勤不爲祿勉以愛勤於社稷復四十年縉布之衣

以朝鹿裘以處家無去日之積王聞之于是每朝設

一束脯一筐糗以羞于文子文辭而逃之王止而後

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

也民多殫者而我反富焉是勤民以自殖也死無日

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按子文之爲令尹凡三十八年其功業無足取者

獨此愛勤節儉可爲人臣事君之式故書之

孫叔敖爲楚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北

以朝鹿裘以處家無去日之積王聞之于是每朝設

一束脯一筐糗以羞于文子文辭而逃之王止而後

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

也民多殫者而我反富焉是勤民以自殖也死無日

不其服加

人聚之

見利而

謂能稱其

服者矣

辭僅取焉

保德之良

也

後

潘鱗長氏曰

按晉論言

千文三仕

爲令尹無

喜色

三已之無

慍色循吏

傳叔敖三

得相而不

喜三去

而不恐自

殖以逃死

叔敖戒其

馬披殺羊之案從者曰車新則矣馬肥則疾職秦則

溫何不爲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

益倍吾無德以堪之矣一日莊王置酒召優孟優孟

歌曰貧吏嘗苦富康吏嘗苦貧獨不見叔敖之子孫

被褐而負薪叔敖疾瘠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

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

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叔敖死王果以

寢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王與之四百邑其

後

潘鱗長氏曰

按晉論言

千文三仕

爲令尹無

喜色

三已之無

慍色循吏

傳叔敖三

得相而不

喜三去

而不恐自

殖以逃死

叔敖戒其







益故取珠以自殖者損也。弛珠以厚下者益也。一珠之去還國損益之際有神樂之乎。長民者胡可不學易也。

楊震守涿州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其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處之不亦厚乎後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令昌邑夜懷金饗之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情也密曰暮夜無知君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陳公對中平王

卷之四 清操 九

潘麟吳處曰我宋朝楊公繼宗守嘉興去之日張寧送之曰楊伯起清白著聞猶有金可御如公治郡始終無失足敢暮夜及門者如斯孫守常與伯起並傳故附之然兩人志為涿州為嘉興固未可軒輊亦自有辨也王崇曰史公曰伯起清操范滂守滎陽以智略家選拘收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兄子其妻每謂曰君有四弟而無立錫之地可餘休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太臣而蓄財以奉利何以承後世在位數年家

鑑石

時苗今壽春初張黃昇車之任歲餘生一犢及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留之而去

潘繼長氏曰為官清正是第一美德每見清者多偏刻故史言郭都時苗蓋天資刻薄人也以余觀苗都不顧妻子之說苗能還贖一事與古去織婦拔楔圖察者何異吾惟取其清以愧世之貪夫非取其刻也踵美去疵斯善學古人者矣

王暢少以清貧稱無所交黨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廉濬濬

卷之四 清操 十

正有不可犯之色拜南陽守郡豪族以侈靡相尚暢乃布衣皮兩車馬廐敗以矯其弊同郡劉表從暢受學進諫曰夫者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遂伯王恥獨為君子府君不希孔子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于世乎暢曰昔公儀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叔敖荆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者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暢雖不德敢慕其遺烈焉

全孝章氏曰君子處世雖不為己甚不求必異乎

於此實作  
充憤之日  
而惟一無  
所取分爲  
與康也

人然亦有因其俗以立程者。暢之矯侈以康王乃  
國者示儉與晏子相齊同一苦心若以約鮮失尤  
不易之論孔子必不誤人也。

張堪守蜀郡。建策新公孫述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城。  
簡閭庫藏。收其珍寶。悉條陳上聞。秋毫無私。慰撫吏  
民。蜀人大悅。後改漁陽守。帝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  
守令能否。蜀計掾樊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  
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堪握之物。足富十世。  
而堪去職。盡日乘折輪車布被囊而已。帝聞之。嘆曰。  
良久下詔褒之。

卷之四

士

潘巒長氏曰。或謂公孫弘布被人譏以詐。范忠宣  
布被人亦譏以儉何也。曰。蓋富貴而不義。則貪污  
之五鼎。不及狷介之一瓢。富貴而義。則王公之華  
家。無愧士人之歎。繼此儉與許皆譏也。然與其使  
人譏以詐。寧使人譏以儉。至如張堪處珍玩山  
積之日。惟乘折輪車布被囊而歸。斯又儉與許皆  
不得而譏之也。人當知所擇耳。

孔奮奇恥。祇雅持清操。或笑曰。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徒益苦辛耳。奮安之。不顧後。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  
被徵。賜車馬。滿川澤。惟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  
吏民及羌胡相謂曰。孔君清廉。蓋共報德。遂相率歛  
器物。追送百里。奮謝之。一無所受。

全孝章氏曰。古今厲清節者多矣。寧使其身窘無  
資。身後妻孥貧無賴。然豈以此動其心哉。彼貪得  
不休者。不過身家念重耳。後乃至于無所不爲。蓋  
云勞矣。究其所爲。子孫謀亦未必遂逮于不拔規  
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者。又將笑其苦辛。人之議量  
相越。可異論乎。然安危得失之間。必有終辨之者。

卷之四

士

伏恒守新安。清。恰人不敢于以私。時民有賦稅不登  
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學家人至。無以爲繩。  
潘巒長氏曰。守能蠲米助稅。則民不患無年矣。郡  
多麻。芋而家人至。無以爲繩。則民不患無福袴矣。  
斯其講于損上益下之文者哉。

田豫刺并州。清約儉素。賜賞皆散之。將士每胡秋。秋  
遺悉簿藏。官不入家。胡乃密持金三十斤。謂豫曰。願  
避左右。欲有所言。豫從之。胡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

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審以此上可爲家資張弘  
受之答其意甚厚胡去後皆外付具以狀聞詔褒之  
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箴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  
嘉焉乃賜絹五百疋豫得賜仍分其半藏外府後胡  
復來以半與之

潘麟長氏曰。我朝楊文襄爲相時。有餽美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事。文襄隨出所受珠。分勞之。立盡。宋文憲致仕歸。居

青籬山、閑門纂述、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

廉漢詩

卷之四 清操

三

公卻之復上以問公公對曰王朝侍從之臣而愛小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此三事與田豫舉勳大略相類至御將士夷狄之法具諸此矣

高慎敦厚少華有沉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歷守東萊大有惠政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

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

爲儲以遺子孫。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爲之基，以二千

石遺之不亦可乎

潘麟長氏曰高君清風真可欽仰嗟乎近世爲官

卷之四

十四

者行諠日薄受用日豐聲價日損勢益日張民生日以憔悴矣然身家豐實未幾而子孫之顛覆隨之如高嶺之蓬戶無備斯真善詒謀者哉使斯人而在執鞭猶恐其不任焉

胡威早廉志節父質以忠清著稱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吳隱之守晉陵在郡清儉妻子負薪後位顯猶冬月

康濟堂

卷之四

十四

貴大寶珠  
則不可謂  
然如此舉  
動有自可  
傳以見古  
人之厚意  
者正不在  
此種消弭  
近守陳陳  
愈顯愈益

無被常澤衣乃被絮刺廣州清操愈厲嘗食不過菜  
及乾魚而已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乃令移厨  
帳助其經營使者至見婢牽犬責之此外蕭然無辦  
其初入虞賦貪泉詩有云古人云此水一飲誠千金  
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如此厲志真可嘉尚矣  
鄧攸守吳載米之郡休祿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後  
稱疾去百姓留輓脫船乃夜中發去吳人歌曰統如  
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人推不去  
金孝章氏曰載米自給惟飲吳水必其家自富可

省主顧而  
之民必不  
以爲然  
以爲然  
以爲然

耳不則。至俸祿一無所受。所重亦不在此。皆不可爲。謂者也。然當食鹽成風之日。又不得不表而出之。使見古人中乃有如此舉動者。

陶潛令彭澤。性嗜酒。公田悉種秫。穀。妻子固請五十。種。稅。郡。趙督都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奉事鄉里小兒耶。遂解印去。賦歸去來辭以見意。

潘鑄長氏曰。靖節高風。固不可及。使人盡儉而爲之。成何事。罪邪。至郭進士司。屏自有體。本掌事以康清請。

趨奉爲事。此腰誠不可折也。若內在。而外托於靖節之高。彼其心。臆且無以自持。又何知腰之能自愛耶。

何隨令安漢。去官時。送吏乏食。乃取道側民芋。隨以綿絮其處。償之。民相語曰。聞何安漢廉行。過從者。或無糧。必爾耳。持綿起還。終不受。

潘鑄長氏曰。我朝汪一麟。以知州陞刑曹。給俸銀拾兩。餘州民趙鐸脩船。比行脩完。公攜家登舟。見緒治鑿。問所費幾何。銀以十兩封。寄喚各匠。

細查。費用過二十兩。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柄。墨三。勛。二物。值四兩有餘。喚鐸曰。吾知爾賄十兩。今以三物償爾。鐸受之。退其夫人。語公曰。既知十兩。卽當償足其數。而以扇墨酬其勞。可耳。公亟補銀四兩。鐸竟不敢受。公面頰發赤。曰。是則使我不知。先歸矣。必不許辭。此雖不及何安漢之赤貧。然

掛天。婦處心積慮。與安漢繫縲。同。一。揆也。嗟。利世之去官。而猶取鋪戶。與夫趙誠王。價。仍作威。刻。自。如。者。當以此醒之。

股仲堪。嘗。食。不。兼。味。粒。米。落。席。間。飯。手。撥。噉。之。每曰。貧者。去之。當安可。登枝而忘其本乎。

潘鑄長氏曰。席間粒米。尚手自撥噉。如此存心。是豈忍剝民膏者乎。至不可登枝忘本一語。尤可爲不知稼穡者戒焉。

股仲堪。惜米如珠。安貧如家。此意可思。使凌夫對此。未免笑其寒陋。

劉棻令丹陽。操行清介。孫嶽嘗過丹陽。哀繫指聽事。柳樹曰。人謂此是劉尹手植。每想高風。今復見清德矣。倏忽與王仲祖同行。日晡。未食。有相識小人獻盛。

史 7-268

假侯却之仲祖問故侯曰小人不可與作緣

潘麟長氏曰龍以象被醢魚以解受烹君子皆好

不謹一爲小人所中假與作緣則心腹肝膽皆在

小人掌握中矣要行便行要止便止不幾爲小人

作奴隸乎真長可謂慧人也已

全孝章氏曰君子與小人不兩行之勢也君子之

拒小人也嘗顯而疎而小人之援君子也嘗陰而

密偶寬一錢便已墮其玄中孟子不與王嚙言樂

正子從之行則切齒不怨皆是防微杜漸劉真長

康濟譜

卷之四

七

所謂作緣者也吾鄉先賢朱自武先生介節清風

爲世師表常貽書余曰行藏須自主一毫不可隨

人轉至今感其言佩其愛我之至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

子茂欲解綈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顧廷

尉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潘麟長氏曰我朝顧橫涯先生性剛直與世寡

諧與人交不立城府少不令意即拂然起去見人

輒敬取容者輒掩面不欲觀以是阻撓於時然歷

宦妻子從未入官舍嘗俸外秋毫無取歸時甫四

十囊資罄然無擔石儲坐臥一小樓顏曰集松日

讀書其中客過從鄰家乞火供茗或心期素慳爲

其杯酒盤中惟鹽豉當日食賄請囑與豪奪武斷

略有差等皆非知恥畏義者所忍爲退居里中人

罕識其面乃兄東橋公招亦不輕往霍謂屋宗伯

毀淫祠欲以寺田餉謂呂涇野司成曰顧君狷介

難與語君第微言之司成發其意先生弗荅孟有

凝爲中丞忽富民犯罪願納金孟欲爲先生綽機

康濟譜

卷之四

六

費先生曰豈以我故壞公法耶居久日益窘惟受

徒責文以自給故人多爲先生置產者先生以書

辭之曰桂玉之累日迫而溝壑之志嘗存桑榆之

景漸侵而羞惡之心未喪嗟乎二顧先生清介之

操致使人不敢衣食不取與語夫非蓋桂之性百

鍊之剛惡能老而彌篤如此哉斯真范宣郭文之

流矣今橫涯先生有孫顧夢游讀書味道砥志力

貧真無愧祖風人以爲世德必報云

范述曾爲永嘉守勵志清白不受餽遺明帝下

美徵為遊擊將軍故舊遊錢子未餘萬一無所受惟得白桐木火龍丹十餘枝而已

金孝章氏曰我朝李文正公仕宦五十餘年柄

國十有九年卒之日貧不能致喪生平清約之操

得出自性底冬月不爐披掛操履潔勝其操數日

寒熱之月務亦移其儉如此如舊有與化奇公門下

之士以說事至京職兩悔因廢今僕吏便公公曰

新服以染翰固陋但金袍奈何要領有于庭乃廢絨

衣而歸其相斯亦不為得之虞者也

康濟講 卷之四

羊欣守新室而後凡三十年父老愛戴如一日歸麗

德遊覽山水詩數十帖而已欣為人靜默長于隸書

管諸謝現現為之拂席改容名益重會稽王元顯每

懷欣書辭承命桓玄輔政使欣承預機要欣自陳

辭謝客事玄實其意愈重之後以病免歸武帝文帝

並以不得讓其人為恨

潘麟長氏曰當元顯之生殺任意桓玄之才地自

負士之見用者進退皆窮矣矧如欣之辭書漏密

豈不幾履虎尾哉乃恬然手余太走卑并職于臺殿

清節曰

者則不

耳如過

風上則

受命之

愛人臣

王故不

易

康濟講

卷之四

有一企

力可微

溫飽

潘麟長氏曰我朝汪汝達令黃嚴清操嶢然去

之旧屬吏致詞緩曰此例所應得公嘆曰豈有官

俸外官尚存應得之例耶累受夫居官者例非今

之重竟莫覓其際而卒以自完也豈非自處之嚴

何以脫虎口哉至于皇帝戚服不識其人斯清高

之致又可概見矣

崔挺刺光州雅著清節有老人自言嘗使林邑得美

璧藏之海島垂六十年卒遇明府顯獻之挺不納

潘麟長氏曰我朝曹克明在楚行省日有土簿

致書問訊寄辰砂一兩未及啓封漫置篋中後一

同官言御藥甚無好觸沙公曰有故人足惠尋當

奉送及獻說有砂全雲爾爾雲肉公驚嘆曰彼以

康濟講 卷之四

我為何人耶時王簿已沒嘆其子歸之夫簡金

於廢荷之中還全於既灰之後此種清風直與世

挺不納美璧同光

孔真守晉陵妻子不以術齋得俸分贈孤寡富人股

特見其儉素饒以也衣與謝曰百姓未周豈容獨享

潘麟長氏曰我朝汪汝達令黃嚴清操嶢然去

之旧屬吏致詞緩曰此例所應得公嘆曰豈有官

俸外官尚存應得之例耶累受夫居官者例非今

範也。然復有巧立名色以漁獵百姓者。總內要享溫飽。一念有以致之耳。信如孔公之却餽。趙汪公之却嘗例。清風高節。自是古今同仰矣。

申徽刺襄州時。南方初附。杜官皆通餉遺。徽于寢室書楊震四知自勵。代去。攀援者百里不絕。題句清水亭。父老爭傳誦曰。此申使君手跡也。

金孝章氏曰。作官如此。定是有意。思人其題句亦定佳。惜未得見。然正以不得見。增人想慕。無窮也。阮長之守臨海。冬日常擁被絮。妻子不免飢寒。先是

康濟譜

卷之四 清風

三

郡中田祿以芒種爲限。前此去官。則一年秩俸皆入後任。長之任滿。代者未至。卽以芒種前解綬去。時論高之。

潘麟長氏曰。居官當新舊交代之際。能脫然無戀。無營如阮長之者。吾未數數見也。何則。或官罷而卽則久留。或事謝而境不卽出。彼其徘徊瞻望。如有所未竟者。果何心耶。吾不得而知之矣。

王思政刺荊州。每以勤王爲務。不營生產。出征後。家人將上賜園地。盡種桑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何奴

未減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欲事產業。登所謂憂公忘私。耶。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沒後家無蓄積。

潘麟長氏曰。孔明戮力漢室。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亦是此意。古來人臣有志天下者。往往而然。昔冠

萊公出入將相。終身不蓄財產。無聲色之娛。寢處

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則命補葺。自入官所

得俸祿及賞賜。金帛。惟務施與。故能肩任鉅重。如

此。貢禹乃云。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將無王思政

之流。反足貽嘲耶。宜雄傑者。之日盛于天下也。

康濟譜

卷之四 清風

三

劉懷惠守齊郡。有餽新米一斛者。懷惠出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蘇瓊守清河。郡人趙頌年餘八十。致仕歸。五月中得

新瓜一雙。爲奉頌。特年老苦請。遂留。乃置於廳事梁

上。竟不剖。人間受頌瓜。欲以新菓貢者。至門聞頌瓜

猶在。相顧而去。

潘麟長氏曰。真廉介者。只須如置瓜懸魚一二事。便足喻人。火自熱水自寒。此正所謂不言之信。無待表暴也。今人却未必然。外則詞嚴意斷。背地偏

取得好。古今人正相反。豈特不相反而已哉。

金孝章氏曰：大凡能耐艱苦者，雖處脂膏不欲自潤，管蠶蠶桑蠶性而然矣。要之欲厲大節，先謹微萌。細之不圖，實使滋蔓相因而至者，可勝痛乎！此弗顧弗視之聖，所以致屢于介也。

何遠今武康正己。幸職守王彬，逃屬縣，請邑盛供帳以待。至武康，遠獨設模水而已。彬行遠送至境，進斗酒，復難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清操，深賞之。

康濟請

卷之四

三

金孝章氏曰：我朝許文簡公諱謙者，嘉靖中起爲太宰，沿途有司，殫力節用，傳供帳最修。楚陳公諱文者，時爲某令，初勤治聲，顧獨泛嘗視之，不爲加意。公過而識之曰：此必雅志古道者。既蒞任，垂陞爲戶王政，前輩古風如此，可敬也。觀何王兩賢，相得甚，權民受其澤，豈不渥哉！抑余不獨多遠之能守已，且獨多彬之能率下也。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歸刺史王藹曰：卿治郡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須有一命之禮者，我不受也。昭明日：

下官忝列邦佐，不能先益上府，豈以洪都之事，仰累清風？○按昭明歷任清貧，爲廬陵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嘗曰：人生何事，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知一盤故終身不事產業。

潘綽長氏曰：當世有好事職競之人，雖非其所得，爲亦必身與而力持之。此昭明所謂競執關鍵者也。唯疾其如此，則當陰濟其事，而不必有事事之名。人各有意，固不可執一論也。昭明達職如此，尚

安得以庸格求之？

康濟請

卷之四

三

虞愿守晉安，節儉愛民，海濱有一石甯，隱蔽雲霧，間相傳。清太守乃得見，愿往，則天晴日霽，瞭然在目。一夕褚彥回詣愿，愿不在，見臥榻塵積，有書四篋，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今人掃地拂牀而去。

潘綽長氏曰：官之清，至今過者僅能掃地拂牀，高風穆如，不自覺其感人之深矣。又何物海濱片石，獨清太守乃得見然，則石亦喜清而避污耶？金石可孚，世間真有此至理，非言思所及也。



裴曉陽立  
之說誠有  
於不誤謂  
唐不可  
無也

渠狹守河乳窮厥儉素所食惟蔬麥鹽菜皆與羣牧  
見周文帝帝命侯勃立謂諸子曰裴俠清貞為天下  
最衆中果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號獨立  
使若

唐瑾平江陵請將大獲財寶璽一無所取專以安撫  
百姓為務惟載書兩車以歸或曰文帝曰瑾大有性  
重悉梁朝珍玩文帝密遣使簡閱盡皆典籍嘆曰  
知瑾清介絕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簡視恐嘗人有  
投在之徒

唐書

童

金季義興自當聖敵爭取之時猶專以安民為務  
者一二大而已即所載兩車亦有開要存非徒資  
重其玩覽而已卒乃見知明主賢于伏波之遇遠矣  
馮允淑令凌儀車騎赴任所乘之馬不與鄒豆人謂  
起奔馬美之者云地古槐根老官清馬骨高  
吳潘麟長氏曰清官意境入詩能令詩亦清絕荷為  
清官馬馬亦耐以不朽何殊趙括鵲耶若懸棧飼  
肥則骨既不高亦非馬元淑已馬矣  
劉玄明有東離應建康由陰令政務系下最博觀代

皆以爲金  
其有治弊  
約而有治  
治語

山陰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治術  
君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拔去  
污眼白自是第一政也觀嘆服

此與移言  
也爲民父  
初者與  
一通十座

潘麟長氏曰天下事若欲實心為之每事必有極  
簡處極質朴不煩文飾處今人靡文太甚只緣渠  
實落處少耳如玄明所談此劉傳二家治譜之微  
言乎倘視此而為平平無奇則其政可知矣  
劉炫謂牛弘曰為民父母百事宜省故省官不如省  
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以治豈可得

唐書

卷之四

美

若知百難  
更苦決不  
思動手  
不顧地死  
占時以大  
家計

商則為廉丘尉性廉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  
動手則但回身令丞問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  
手尉一箇更動手百姓何容活耶

潘麟長氏曰語雖滑稽然其情乃極懇惻此益談  
笑而道甚于涕泣者也世間同官者不能同心真  
最苦事至乃托之戲言以感之傷心哉  
辛術令當塗清儉寡嗜慙勤于職而未嘗少懈臨軍  
有威嚴牧人多惠政性愛文史晚更修學及定淮南

凡諸資物一毫無犯唯受典籍書畫而已有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奴婢百戶及財物送衛三辭不見許衛乃送詣所司不復問邪邪聞之遺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于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地一時

唐鱗長氏曰齊自大業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唯辛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為折衷此當時所甚稱也至於清介又其天性此余所以不康濟諸

卷之四

清操

羊

從三辭朝賜以見術之高而獨秉其秉銓之大者而已

趙軌為齊州別駕考績入朝父老揮淚送曰公清如水不敢以壺漿相酬敬持杯水為饌軌受而飲之後為原州司馬夜行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驅直而去原吏人聞之莫不改操潘齡長氏曰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清如軌駐馬償禾推此一念則軌之為人凡可以盡心於民

者處無不以身化導齊父老杯水之饌原吏民莫不改操夫非其誠之至何能感化之速也

房彦謙令涇陽所入俸原悉以周故舊謂于玄齡曰吾無所遺但清白兩字耳

清鱗長氏曰按彦謙居家務存朴食每子侄定省皆為講說督勉之忽顧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

才以官貧所遺于孫在于清白耳其子玄齡克遵父志又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諸子各取一具曰

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義方之訓奕葉相傳乃玄康濟諸

卷之四

清操

天

齡之次子遺愛顧諟率不學竟以反誅然則人子孫之不肯亦有祖父所不能必者哉

李錫令虞城治內舊有井水清而味苦錫下車嘗之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後人遂名為李令泉李

白作碑載此

金孝章氏曰水人所忽玩物也至于苦益棄之弗顧矣雖清乎孰為心惻用汲者李虞城下車嘗之引為同志後人乃名其泉太白又作碑記之好一派冷淡生活也每怪極熱鬧世界皆有此令人冷

李鴻之實  
音并為立  
之而食果  
托意麻味  
各成其高

人心  
有一美隱  
之若不幸  
見美者即  
為心死  
死者復起  
可以無恨  
能以遺事  
君使為葬  
子數其大  
臣派其  
如此

事。

馮立拜廣州都督。前後贖質者。致蠻夷怨叛。立至衣  
食。取給而已。皆至食泉。歎曰。此豈隱之所。酌耶。吾雖  
日汲此水。寧易吾性。極飲而法。

潘麟長氏曰。人亦貴自厲耳。豈物所得移耶。苟遺  
心而問。述雖日處伯夷之官。處采首山之薇。厥吾  
知其猶無當也。馮廣州極飲食泉。不害其清。可以  
破世之積習矣。又曾於潘麟長氏。見其

李勉為嶺南節度使。潘麟長氏。見其  
所蓄技。之酒中。曰。始知笑隱之笑。我矣。  
潘麟長氏曰。技勉少貧。候客采米。與諸生共逆旅。

疾。將幸。出白金曰。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取之。  
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謂勉其啓墓。  
出金付之。及從潘麟長氏。試羅察御史。時武臣  
與。無法度。大將皆崇。前背。獨生笑。語詳經。勉初其  
不奉帝。嘆曰。吾有勉。及知朝廷之尊。真元初起。虛  
杞為刺史。帝問曰。來謂虛杞。義堅。朕顧不知謂何。  
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其所以為姦邪。

不飲自題  
尤見厚道  
位未廣

也。時避其對。可見天下正直之人。必天下大有操

守之人。乃能不為污眼白所蔽。反是。則朋友之信。

朝廷之尊。前且茂。視焉。安問人之笑否耶。如勉者。

侍友于疾。章之際。而不昧所托。尊君于捨樓之秋。

而不覺其義。斥邪謔論。尤足聲動朝野。述其大節。

如此。安當節于貧賤。遺讓。當世者。使吳隱之而在。

可與把臂。解知已矣。又曾於潘麟長氏。見其

李勉為嶺南節度使。一日刺史官。就登樓。見人於後園。

若有所感。潘麟長氏。訪是。潘麟長氏。曰。寬義。不以苞直。

潘麟長氏曰。我。朝吏。并陳謬。一日率同官奉事。  
件。吉落職。謂使修葺家。房。同事者。先舉工。降職。  
去。誇貧。不能倩人。乃躬自為之。值。駕至。問治屋。  
者。誰。謂前伏陳其故。主念其懸且貧。命復官。嗟。  
嗟。勉直如陳吏科。庶幾有裴泰軍之操者。與其不。  
欲污家聲。累百姓之心。將無同。

杜遷為婺州參軍。清慎自持。積滿歸。吏以嘗欲萬張。

賍之。遂因其誠，為受百張，眾歎曰：「此與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及為鄴尉，復以清節，即開元四年，西安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鎮守使劉超慶更相訟，詔遣往按，即入突厥帳，先索左驗，虜以金遺，還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之陰，埋瘞下出境，移文畀取之，突厥大驚，追送不及而歎服。」

卷之四

三

清麟長氏曰：「小人取悅上官內地，則有應得膏餉，外夷則不可失戎心，此等語，猶聽之而不察，為害最大，不獨玷官箴而已。」杜退之受而埋之，復移文康肅請令收之，不拂，不隨其御夷，自處皆在是矣。我朝山襄毅公雲，沉深有將略，而廉正無比，廣西帥府一老隸鄭牢者，性慇懃，敢言，公詢之曰：「世謂為將不計利，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污黷，墨則終不可滴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餽物，不納則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驛貨，朝廷自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也。」公笑納之，嗟乎！不謂老隸乃能出此妙語。真山公良友也，世人畏朝廷，當不如畏蠻子，愛白又不能

所獲至手  
揭石難有

肯有恐不  
能獲開之

避聖于是斯守不堅，而官箴日敗，是又老隸之。若也撫二地者，願以杜山兩君之操為鑒可也。蔣沈令高陵，郭子儀過其地，戒麾下曰：「蔣賢令供應，得給蔬食足矣，毋撓其清。」

如子儀者耶

本矣

白居易守杭州，有樂場，燭鼎，嚴匪多功代還，取天竺片石，携歸，賦詩曰：「三竿為刺，飲水復食藥，惟向天竺山取得。」片石後守吳興，復脫洞庭雙石，一以支琴，一以貯酒，又賦詩曰：「萬古遺水漬一朝入吾手，清操如此可謂介如石清如水矣。」

片石

卷之四

三

亦可舉見矣。為左拾遺。曰。月俸諫紙二千張。歲。體錢三十萬。為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取言。貧為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為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其致仕。曰。全家遺世全無悶。半俸資身亦存餘。其將下世。有建城行。曰。先實南方十畝園。次賣東郭五畝田。然後兼賣所積金。勞。號獲番二三。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試看他說。槐說最豪。說如何用。說亦有餘。說用不盡。步步康濟詩。朱之四清錄。是引。分知足。念頭。作官。作詩。都不可無。此好樣。金孝章氏曰。如此作吏。斯可不廢吟詩。如此作詩。斯可稱曰。非俗吏。彼不能其官。而借詩藏拙。與趨操甚汚。而託之詩。以文其醜者。雖曰號于人曰。我能詩。我非俗吏。其誰信之。黃琬宣和初。令開清約。不失寒素。日多蔬食。但市肉四兩。奉母為人方。嚴時正典。道藏郡守黃裳。命十二縣各持三疏。飲之于民。縣各數萬。琬獨不應。命既開。他縣皆豫。及自詣郡。以已俸。因。代民。輸之。裳雖不

此可為作  
本即以見  
良心非復  
也  
卒憚其清直。莫敢語。有內臣廉訪使者。數于以私。不答。會奏事京師。每見朝士。必以溢語之言。詆之。入見上。忽問汝在閩時。屬縣有好官否。其人出不意。錯愕。失對。惟憶琬姓名。極口稱之。上喜。即降旨。改京官。內臣雖大慚。悔然已無及矣。潘麟長氏曰。作令能不妄從郡守者。自不肯諂事內臣。今人舍已從人。只是畏其說。致礙高遷耳。豈知有心骨之未必盡。禍無心聽之未必盡。禍得失有命。君病有數。觀琬之拒內臣。而仍得內擢。不亦贏得為君子耶。人苦看不破。一失足為千古恨。思之哉。康濟詩。朱之四清錄。元德秀令魯山。玄宗在東都。命守令各以聲使進。德秀惟樂工數十。聯袂歌於薦。帝嘆曰。仁人之言哉。所得俸悉散孤貧。任滿。請存一縑。駕柴車而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瑯琊。屬鎮家。無僕妾。歲飢。日武不。要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餽。從之不問。賢思為之。酣飲。德秀善文辭。作寒士賦。以自況。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



數卷而已。及還上問官吏善否。彬曰：「軍攻之外，非臣所聞也。」開寶中伐江南，城垂克，彬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惟須請公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咸諾。李煜君臣幸賴保全，其清謹如此。

潘麟長氏曰：史言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真有長者之風，規至其總戎，專征秋毫無犯，且不妄殺一人，而又能委曲周詳，全其男女之節。其累世王爵，不亦宜乎？予更善其釋李煜縛，令自備歸朝，及衆言恐煜引決，而彬徐曰：「無畏，彼若成，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如此謙量，史以爲宋之良將第一，斯無愧其良將矣。

康濟譜

卷之四

清操

三

張詠知益州，李叟侍廬下，謂詠寢禪室，不如詠笑曰：「吾向及第，寄傳露逸詩云：『前來失脚下魚磯。』若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

潘麟長氏曰：士君子之夢焰赫奕者，其聲價必損。受用涼薄者，其行誼必高。如我朝劉侍御在京時，惟蒲席布褥，有同年訪之，見公配白鄰家，唐麴

回其清苦如此。故德業聞望卓絕，一時真所望此心，不是愛輕肥者也。彼功業不彰而勝妾盡飾珠，禱行誼無聞而奴僕皆服火浣，是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也。豈可令巢由見哉？張乖崖寢處不如禪室，劉侍御室惟蒲席布褥，被此種清風，真堪拂揚魚

侯耳。至貴如劉公之配，尚能親操井臼，以成夫志，斯誠淑人君子矣。

金孝章氏曰：潘情物外之士，雖處榮達而孤冷自存，迹不足以易心也。貞隱者曠阿其隱迹，通隱者

康濟譜

卷之四

清操

三

朝市其隱心，苟不忘隱者，何往非魚侯耶？未可便謂失脚也。愛輕肥斯失脚耳。

賈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父珣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咏。父嘗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歲進士，歷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黃中爲政簡易，部內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扁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櫃，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闈中遺物也。卽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

東陽賈生  
在此既以  
以爲世所  
亦足振厲  
其家風云

寶將汗去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及拜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賜之頒賜甚厚黃中卒上賜錢其母入謝上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也

金孝章氏曰子弟業未成不令食肉昔人教子弟衣不帛袴卽是此意欲令風習儉朴中道若性耳今人教子弟讀書自小便望之取富貴謀溫飽子弟亦只以此爲願親志顧豈知君親兩負乎若賈黃中之身前身後並受主眷不可謂非式穀之誥康濟請

卷之四

荒

劉福官京州觀察爲政簡易諸子嘗勸起大第福怒曰我受祿厚足饒舍以庇汝曹既無尺寸功以報朝廷豈可營度居室爲自安計乎卒不許既久上聞其言賜其子白金五千兩使市第宅

潘驥長氏曰晚近士大夫管第宅者第求寬整如意雖蕩人之產析人之居弗恤也屋就潤而怨已盈或乃一再傳而他人是保如圻者劉福所稱豈不可爲長太息者哉然則曾氏三歸猶無解乎器

小之身雖功在朝廷然當自處矣非學道謀議志絕風範者安能不屈節事去乎

張之才知學敏清謹愛民及崇狂肆湯廟詩云一官未此四經春不愧蒼天不愧民神道有靈應衆我時猶似到時靈

潘驥長氏曰我朝劉琨以侍講頒詔交南詔既讀安卑卑衍王致金帛辱衆珍玩甚多劉恐不顧復全學劉妻於薛劉琨以勅未聞詩去咫尺天威

康濟請

卷之四

早

關神降百殃饒此詩昔者建康寺之爲仕者將于奉公器爲建康陳那之慮先立志侃侃耳惟不憚于方寸乃系健半神不作于民不然何以異於病入之財而爲盛也

李及知杭州其風俗輕靡不事遊宴一日冒雪出郊衆河當道酒器衆友獨赴林道清談主幕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去物殖其樂無幾都下云一潘驥長氏曰余發蘇郡諫常帶小泉腰云昔李及知杭州華白業世諫君爲綠袍在假如此情願可



爲世戒予爲之不然矣。自集何不可市也。當牛李之黨偏天下。而樂天不掛名其間。其剛正如此。及雖與之比德。可也。惡客恨焉。或乃以爲詩人少之。殊不知樂天之治政。如乞食勸江淮兩賦。以救流瘡。且疏憲宗多出宮人。亦頗采納。是豈可以詩人短乎哉。須知及之恨。非以自集爲恨也。蓋恨其不能脫然一無所市爲終身之跡耳。

金孝章氏曰。昔羅念菴先生大魁天下。親知成質先生。獨須發赤。遂遊去。是日猶自袖米借黃何二康濟諸

卷之四

望

孝廉。聯稱蕭寺中。論學焉。又薛文清公居家留客。止用羅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前輩高情素簡。往往如此。蓋惟省費。則寡營。寡營則鮮欲。其志行峭然。足以維風厲俗耳。若外奢內儉。又是達人一格。惟意用適深者。偶緣時及之。非君子立節之膏也。

杜衍知開封。每食止飯一盞而已。武美其儉。衍曰。衍本一措大耳。名位爵祿皆國家所有。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肯忍食浮。敢自奉邪。且國家奪其所

有却爲一指大。又將何以自奉乎。

喬麟長氏曰。正獻公謝辭祿名位。國家所有。此真格言也。夫心有至味。嗜慾奪之。人有真品。爵祿移之。公獨於濃華侈靡中。不忘措大本來誠。所謂添泚青蓮。誰得而移之矣。又我朝吳太宰侯守廬州。時中丞有明王公廷守蘇州。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于鎮江。吳折簡徵王爲金山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觴許。蔬一束。千舟中屏翳從。趨王公同舟而往。王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招將爲

康濟諸

卷之四

望

主。延款我也。其具止是耶。吳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爲。比至。命庖丁卽所載治具。相與論心話舊。盡歡竟日。而還。前車風範如此。信溫公所謂物薄而情厚。杜公所爲不忘措大面貌者耶。其所培養存恤。何可勝言也。從來守蘇州者。每日出視事。一茶一飯。悉取給庫吏。此舊例也。甚至過客供具。亦自庫給焉。獨今陳默菴先生蒞蘇。則泊無所染。或郊迎上官。寧忍餓終日。不用庫上杯水。暨哉陳公其猶行古之道者與。厲末俗而息疲民公直

使人口第  
治城者

中和二字

妙甚指出

清士厚德

處不然而

入于四第

矣

與吳王三公雖是矣。而雖是矣。以爲天下勸。

趙朴知度州。度素難治。於禁之嚴而不肯。召戎諸縣。

今使人自爲治。今皆喜。事盡力。獄以屢空。知成都。以

寬爲政。英宗嘗諭轉運使。趙朴爲成都。中和

之政也。神宗立。召知縣院。文謝。帝問曰。師馬入蜀。

以中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車

潘麟長氏曰。我宋朝初。魏爲浙江憲使。四時一布。

袍。蔬食。不厭。天順間。魏司憲。請告陸麟。差問曰。

清浙江廉使。考滿。歸。魏麟。特寵。魏氏。公頓首。

謝。嗟。嗟。秦。尉。野。而。魏。麟。自。隨。書。考。滿。而。竹。龍。僅。存。

如此清。魏。度。越。事。宿。萬。萬。易。嘗。不。身。名。俱。泰。也。受

知明主。側。見。嘉。嘆。亦。宜。乎。丁。

畢仲游爲開封推官。出與河東路刑獄。韓縝以故相

在太原。拱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割其衣於公堂之

側。縝怒。將置卒於理。縝游曰。奴衣服。抄薄。而敢掠之。

於師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遂得免。太原銅器名

天下。仲游獨不市。一物。雖。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

七。而去。縝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歷吏部郎中。

金孝章氏曰。清讓是美德。然使刺厲太甚。必欲。形

人之不清。亦是。一病。如公叔。庶幾清。畏人知者。賦

斯善。全其清者矣。

凌冲令含山律已甚嚴。外不妄取。扶滿。見歸。裝有

一硯石。詫曰。非吾來時物也。命還之。

潘麟長氏曰。清至於一視尚不妄取。使後人受書

畫古玩。而托于清好者。猶爲難忘。嗟乎。今世所取

而不訖者。果現乎。吾更及能不爲之慨然矣。

葉康宜。魏。魏。豐。魏。全。魏。城。俱。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

光化。豐。穀。城。清。如。水。乎。如。衡。

金孝章氏曰。清如水。則無私。喜怒。平。如衡。則無偏。

好惡。民用敬服。愛戴。而歌之弗忘。然此二語。又須

合具。始得深觀。始得太清。莫如水。苟滋。混。未。富。則

清者。有時而沒矣。年。莫。如。衛。荷。輕。重。失。置。則。平。者

有時而欹矣。故清之。乃貴。厚。而。平。之。用。在。中。

馬仲爲。郡縣。丞。勇。于。爲。義。而。蘊。藉。深。厚。蒞。官。時。晨。昏

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每。曰。吾。志。在

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

妻子所至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僅一擔而圖  
青牛之

潘麟長氏曰凡入道方未堅志意纔有所向便自  
偏着一邊去如馬伸所云可爲猛省也至每日莊

坐讀中庸過真有志之士哉今人從四書出身  
上策焉妙便將來置高閣不知向來讀此何意

周敦頤自少信古好義以無欲爲學其自素甚約俸  
祿盡以周宗族妻子養溺不給曠然不以爲意知南

昌時嘗得與雙一日從始應潘麟視其家服御之  
廣濟諸

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而已後分司南京力不能  
返故鄉遂家焉

潘麟長氏曰使茂叔之篋有餘錢何以使人艷其  
光風霽月之襟懷耶又我朝海剛峰都憲卒于

官舍同鄉蘇民懷其官囊竹籠中俸金八兩葛  
布一疋舊衣數件而已此等清操想亦濂溪之門

所必錄者故附之至海公清慎不近人處略少缺  
通然亦無傷也王鳳洲云不怕死不愛錢不立黨

此九子焉剛峰定評

袁毅知邵武雅屬清操洞悉民隱嘗自咏云滄浪不  
須濯纓上本無塵

劉備爲陝州參軍居官甚清及歸所乘馬爲糧賸  
驢而歸魏舒贈詩云誰似甘棠劉法孫來時騎馬去

騎驢及真宗封禪求節著作得此詩拜簡爲京官  
金孝章氏曰賣馬騎驢其委茂叔之不能歸亦僅

僅耳張堪之折輪車馮元淑之齊馬庶其倚乎張  
貴志才若休辭湯廟詩云去時猶似到時貧今則反

及及到時矣

包拯知端州歲貢硯前守緣貢取數十倍以遺權  
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時論高之

潘麟長氏曰土有產土之災也官其地者少不廉  
潔如包公其勞民傷財可勝道哉雲南出大理石

屏李邦衡獨寓意于送行詩云相思莫遠石屏贈  
留刻南中德政碑河南出磨旗線香于肅路巡撫

其地有詩云手帕磨旗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  
清風雨和朝天去免得問閻話短長細讀二詩可

稱妙絕若宦者與送行者俱如兩公則主產可以

無事。獲求而地方之受惠多矣。唐李栖筠守官州。山僧獻茶。陸羽以爲冠絕。他境堪供。尙友故宜興。茶之勝貢。自陸羽一言始。有詩曰。官府星火催新焙。反使山僧怨白蛇。又曰。陸羽名荒舊茶舍。却教陽羨置鄧州。最可怪。官江南。南水必應泉。茶必虎丘。聚兩境之內。以所產爲苦。讀此詩者。宜猛省焉。

卷之四

余并述之。以告司牧君子。楊萬里司漕江東。有條給萬緡留庫中。秦之而歸子。東與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東戶輪租其家。矩掾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無意思耳

後世作官者會集去而依體不忍違舍何也

大雅居官者固不可視爲都舍亦不可便以爲家矣

三請可格爲今之意尤千古下

楊萬里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歸置之臥所。所承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攜日。若從裝者。

潘麟長氏曰。昔有京尹。處其姓名。不攜家。惟敝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捲席。食畢。則洗盥收箸。以拄杖。撐敝簣于廳事之前。若遊旅人將行者。故搏擊豪強。拒絕宦寺。悉無所畏。嗟哉。此尹誠所謂起然物表。而毫無繫念者也。夫立朝而以楊誠齋爲法。庶有偶。散場不。然只。瞻顧畏縮之小人矣。居

卷之四

官能逆旋視之。則無不可行之志。然又當以京尹爲法也。不然。見勢權阻。只一對簿之俗吏矣。然則屬清操。又莫大乎擊豪強。京尹斯得之耳。趙彥彬余賁。漢廉以律已嚴。以御史而寬。以恤民實書其座曰。儉薄儉實足官卑清自尊真名言也。潘麟長氏曰。不能儉者。雖厚俸無足用。時官不能清。卽尊者亦與卑等。足不足在心。尊不尊在人。人可不思。所以自逸。知所以自處乎。若人人作今如趙彥彬。亦安有不立之功名矣。

高登爲富川主簿。潔已愛民。及去。父老相率餽錢五十萬緡。不告姓名。而別登無所歸。請置學田。買書以給郡弟子。

潘麟長氏曰。我朝方司徒公。當分宜柄國時。獨厲清節。有以竿牘通者。輒峻卻之。其人固請。謂此薄俸。非取諸民也。公應容曰。俸俸幾何。俯仰攸賴。奈何。推以遺我王法。可畏。民生可念。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爲汝庇。遺我何爲。或復曲爲詞曰。此書一貼耳。公曰。余自入官。所習惟失明律耳。何暇讀也。

卷之四

覽

書。書積不讀而徒以累他。跡途夫役大非。陰德事也不受。然蘇方公觀之。是不受請寄正乃。陰德事若高君之。御餽置書留學給士其爲陰德當又何如。惜此等趣事。今不復見矣。

金孝章氏曰。父老饒養數萬。不告姓名。計誠得矣。乃以之置田給士。其遺惠於後者。抑阿長哉。可見天下好事極多。惟憑人擇而爲之。人自不願耳。羅崎爲潯州法掾。武以潯貧僻地也。以公處此。非宜。曰。此歐陽過化之辭。鄉也。青泉萬斛。白雲千頃。何

心齋  
卷之四  
潘麟長氏曰

謂貧僻也。潯民德之。祠以名宦。潘麟長氏曰。慕羶避冷。晚近宜情。若出一律。如羅法掾之卽遇能樂。將寬然自得。又安有不安之地。不盡之職業乎。彼巧營求。援擇美而趨者。可恥實甚。雖有青泉白雲。心事不可一日對也。

李綸提舉廣東道伯。兄維守恩平。酌別江上。兄弟相礪。以清白綸曰。倘負君民有如此水。遂投杯于江。杯停不沒者久之。觀者驚嘆。

潘麟長氏曰。兄弟相礪。以清白。可謂真良友真知己矣。大抵人生。知已在一家中。最難。或子清而父

卷之四

辛

撓。父清而子怨。兄笑弟拙。弟哂兄迂。如此者。往往而有。彼何暇以負君民。動念乎投杯江水。斯事亦足千古也。

汪待來知處州。爲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定曲直。不假手屬吏。百姓頌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閑。

潘麟長氏曰。獄訟若假手屬吏。則曲者便有時直。直亦有時而曲矣。安所得盡下情乎。夫苟能省事。

則大事化為小事。有事化為無事。矣。官舍安得不靜。吏人安得不閑乎。

邵必知高郵。振厲風采。凡屬集。送一切謝遣。客曰。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時謂名言。

金孝章氏曰。數會聚。多受餽。此俗所謂軟口湯也。人不得而泰之。則不得而擾。宜玩矣。邵公之自防。

庶維難哉。

楊簡知溫州。廉儉自將。所奉最菲。嘗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

康清講

卷之四 清講

五

像事之。

潘麟長氏曰。居官者。知不敢以赤子膏血自肥。飲水尚勿水競。人惟倏然自將之念。甚即盡民之膏血而奉之。彼猶水視之。不如焉。史稱楊公學問

政事。俱堪世儀。存心如此。宜溫人父母愛之。咸像事之以永不忘矣。

華顯為南海主簿。攝尉盜發。巡簡獲盜十餘人。歸其分于顯。顯曰。掠美欺君。伴賞三者皆罪。不恐為也。後守賓州。無旬月儲顯至。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武勸

獻美顯曰。名獎餘非重征。則橫飲是民之膏血也。以行易實。心實恥之。御史林安宅。王伯庸。論顯于受富人錢五萬。接驗無跡。上召入勞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

潘麟長氏曰。以美餘易實。顯且恥焉。彼後民之生以奉上者。獨何心哉。我朝于諫籍其家。惟有所賜。益甲袍帶。祿陵為之追悔。秦絃籍其家。止黃絹一疋。英宗為之動色。越清之鑒于主上也。親

親見正統。維翰。亦據承之校。張泰道劉瑾。止土康清講

卷之四 清講

五

尊三。璫璣銜之而不釐。此清之足以獻膏人也可見。明主在上。臣節自昭。雖能苟諛。亦無傷也。至于賂宵小而聲名俱損者。斯又當以魏張兩公為法。斯無愧焉耳。

上官凝為銅陵尉。及滿。有老吏數十輩。送之境。外。僱藥數籠。行里許。發之。皆白金也。追老吏還之。吏輩涕泣。咸送百里外。凝生手不治產。所居僅庇風雨而已。潘麟長氏曰。我朝承樂間有人納銀於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而奏之。詔褒寧平

此父老便  
意事止  
窮能所遇  
不及達矣  
曰云不諱  
只斯之  
可乎

此正顯前  
公像圖

康濟清

卷之四

李

日廉信才妻妻能佐夫以義特賜白金二百兩  
幣八表妻嗟嘆如喪氏能表發瓜金其智義高千  
續眉丈夫多矣又鄭滌泉公爲文選時里中士宦  
有以名覆金首飾爲媿者公實以爲羞受之入夫  
妻手發知之乃擊撻語公公略不動色覆篋如初  
出召其人謂曰吾所以家適之者故拜君惠填入  
箱內謝辭有餘存心謝尊意而已望之塵乎今世亦  
有智全者然未免借題沽名令人難受孰有如公  
之節辭讓厚實其述實極獨而善全其人者乎兩  
賢亦可謂有生之良遇矣

鄭侯縣應仕就監門止書歷官新法敝民不報會立  
早民物嘆嗟乃以本門所見巨路流離之民質妻鬻  
兒啼飢凍凍至身裸鎖械而獲其揭水責以償官者  
恣圖一圖發馬通以進當事者棄之浩然而歸歸臺  
只一博因自號一拂屠生以公名之

潘驥吳氏曰一拂嘗語太閼無功于國無德于民  
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嗟乎世倘有衣冠而盜者

康濟清

卷之四

李

當猛醒此語勿爲一拂所鄙可也一拂少讀書南  
京之清涼山周祠于此葦臺山榜其門曰諫卓數  
千言自信丹青能悟主歸裝惟一拂可知琴鶴亦  
妨人後有贊者不能出其右也

劉客初穎悟喜讀書元世祖命權中書省採事以忠  
直爲率使駐南越其新舊之辰或勸客大受饒遺歸  
路權責可立致榮寵客曰劉氏者以自利吾心何忍  
使還惟載書數車獻之而不受

金孝章曰不忍則民是忍忍負君不忍負君正  
不忍自負吾人行義不義義不辜而得天下有  
所不爲之心何心哉惟此不忍而已矣彼與權責  
人分噉其民以爲得許民之戕也究及吾國而自  
虐之智乃曾弗若焉矣是來未之思耳

康濟諸勤慎卷之五

松滋潘游龍

題

一啓一處民命託之君刻幾何而悠悠落之歸厨

傳敏送迎亦孔都矣而君子薄之次勤慎

潘鯨長氏曰守官需職者流至謂簿書奔走爲猥

瑣治此者輒笑以爲俗吏爲宋大儒如荆程朱陸

領汲汲覃精畢力于此不少忽何耶豈其志在澤

物訪隱憂國裕民即簿書亦要務也彼應

康濟詩

文進責專事趨承以求悅會輒耳目者則誠俗也

已

巫馬期治單父戴星出入日夜不處以親之而單

父亦治子賤謂期曰我之治任天子之治任力任人

者固逸任力者固勞人曰寔子賤則君子矣伏四肢

全耳目平心氣而百事治任其數而已

潘鯨長氏曰任人任力固分勞逸均謂之身任國

事而于治政無忤矣蓋處子賤而有人可任不人

任之而力是勞謂之失人處馬期時而無人可任

不力任而身是逸謂之曠職君子蓋不取焉

陳寵少爲州郡吏時三府掾屬等尚交遊多以不視

事爲高寵嘗非之獨勤心物務然性仁矜及爲理官

數議疑獄皆親自爲案每開經典務從寬恕帝從之

清活者其衆

陶侃爲荊州刺史士女咸相慶侃在州無事朝暮巡

百甓于內外入問其故答曰晉方致力中原過爾優

逸恐不堪養其屬志勸力齊此類也侃性聰敏恭勤

終日欽息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逸未嘗少閑嘗語

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

耽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或無聞于後是自非也嘗

造船其木頭竹屑皆令掌之諸參佐或以談笑廢事

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

潘鯨長氏曰大抵人之志氣能兢惕則明好偷惰

則昏人之精力奮廉習則強矜安逸則弱易曰天

行健君子自強不息陶侃之運甓蓋亦自強不息

之義焉當時人士崇尚清談遺棄世事以勤于吏

事者爲俗爾侃至安於暇遊如此可謂卓爾不羣

晉俗之弊  
侃能如此  
任事君子  
王導謝安  
遠矣



者矣。

趙郡王叔偉客儀習吏事年十七刺定州詔領兵監  
築長城時正溽暑敷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  
長吏覩以水叔偉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忍獨進寒  
水遂至消液竟不啻兵人感悅

金孝章氏曰古來舉大事動大眾未有不與下同  
勞苦絕甘分少而能得其効用者聖君賢相大將  
良吏往往而然匪獨冀悅服也舉心加彼推恩可  
以保眾淵明所謂彼亦人耳今富貴人草芥其

康濟譜

卷之五

三

下雖有疾苦若罔聞知曰予不戢禮則然矣無乃  
異於賢達之所為用心乎

傳勸令吳發奸摘伏惠化如神嘗言為政惟勤而清  
清則吏不能欺勤則事無不理人以為名言

金孝章氏曰勤與清二字合則雙美離則兩傷世

六固有勤而不清與清而不勤者矣勤而不清則其  
勤者特自為耳清而不勤則未免以曠逸為高而  
嘗至於廢事吏亦得以因之為奸美德苦不全擇  
害莫如輕則與其勤而不清也無寧清而不勤也

此皆實心  
為民謀見  
於政者近  
者一過子  
庶右

勤于先者  
則不事于  
後

後第一  
種樹之勞  
則從而  
與者何  
時止耶

夫勤於為已者固與於不勤之甚者也

朱勝令吳廉靜森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食吾詞不  
付房隸卒食吾不妄行杖獄卒食吾不輕繫囚

番麟長氏曰凡吏卒之食不可枚舉也在為令者  
不導以貪之徑予以貪之權焉耳權衡徑塞而食  
者將如我何苟其慧者耶則以文墨善誨之武愚  
有力耶則驅之使事本業務數作勞而吾獲推恩  
待之不為刻薄急削之行其不死者幾何矣

幸孝寬刺雍州先是路側劉屋置行旅繼雨輒毀寬

康濟譜

卷之五

四

常埃處勸令種樹既便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嘆曰  
宣但一州獨爾乃令諸道皆計里種樹

韓琦判滑州入直集賢院監太藏庫時方貴高科多  
徑去為顯職琦獨滯蹇庫果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

于職事未嘗苟且乃為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徠暑月

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  
治民如此真宰相貌也

潘麟長氏曰今人作官止樂立地高顯面前所歷  
職事特其郵焉耳有要路在前而一心治民未嘗

我由我自我建名我收也彼有開人之言未嘗

為民至此  
方何謂之  
去心而自  
反亦非無  
無憾矣

君子之心  
宜小人腹  
腹能容物  
宜可小節

大率皆爾  
可堪乃見  
其胸襟遠  
之不足為  
道學矣

不以爲然而故持之而故置之者只是人我見太  
明耳真心爲民者必不若是  
周敦頤以面康司理參軍擢提點廣東南路刑獄敦  
頤不憚出外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  
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得罪者  
自以爲不冤云

程顥以監察御史改差簽書鎮撫軍節度副官事爲  
守者嚴刻義志通判而面黃瘦與辦事始意顥管任  
憂慮必不盡力職事而憂慮其憂既而顥事之甚

康濟諸

卷之五 勸懲

七

恭維堯庫締務無不盡心事業安必與辨遂無不  
從者文法簿書皆精密詳練曾法李繁瑣之際未嘗  
從衆爲應矣逃責之事人皆痛癢拘碍而顥處之綽  
然

全孝章氏曰予嘗謂大受者可以引試未有不知  
者獨能圖大也譬之器然試者而少數之徒見其  
靡乎有容無不勝之量也外者而投之大立見其  
傾溢矣夫大而不之與小而大之俱違其用可惜  
正等辨文者與觀者亦宜思所以大小之故乎

既勤辦事  
又勤接見  
實繁而  
有不次之  
情不遇之  
情耳

程顥調郵主簿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失  
措獨顥所部人不勞而事集飲食差令無不安便時  
盛暑泄痢大行或亡甚矣郭獨無恙嘗董役雖寒  
烈日不擁張不御蓋時有巡行衆莫測其所至故人  
自致力皆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武飾  
萬夫競起奸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顥以師律處  
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整肅如嘗乃  
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張宗節會縣鎮軍判官程發靈堯志吏事胥曹建白

康濟諸

卷之五 勸懲

八

不能有所欺嘗大喜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關百姓  
權無涯之苦

潘麟長氏曰居官而圖自逸者彼其心固未嘗實  
在百姓也苟存于百姓必無暇日矣然亦有政成  
化洽而得暇者此自然之致非躡倖也夫惟究心  
吏事者不求暇而致暇不然雖欲暇而終不暇矣  
呂公著歷典六郡皆五鼓起秉燭視案煩黎明出  
聽訟退就浴如齋賓寮至者不似時拘故都無留滯  
而下情易通吏民甚便之

古人之心  
於此可見  
此今人于  
必然利也

傅亮俞力諫新法，既監黎惠場，郡守欲微他吏代主  
出納，亮愈辭曰：「居其官安可廢其職？」雖隆冬盛暑，月  
必親往治其事。

按亮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故人不忍欺論  
事君前，非厚無回應，遇與水者不復有驚異色。素  
與王安石善，熙寧初，有知廣德者，京時方行新法，  
以安石謂其曰：「舉朝紛紛，我君然矣，將以待制院  
為處君，亮俞曰：『新法為君便，誠如是，尚極論之。』  
安石怒，遂不復君相坐，既嗟嘆直道之見忤于人，  
也如此。」

蘇軾自密德徐時，泗水曹村，匪野城下，爭出避  
水，賦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雖復入，而有杖策  
入武官，呼卒長告之曰：「事急，雖禁卒且為我盡力。」  
卒長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敢不效命。」乃率其卒，短  
衣徒跣，持斧鑿，以出。蔡東南，其堤肯起，戲馬臺尾，屬  
於城，民以安。

休寧主景，賴同安鋪，日與僚屬約訪民隱，至廢寢食，  
其答范宰，備書有云：「當官廉，誠是管軍，本分事不待。」

多說然，細微處亦當細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自治  
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  
法而薄責期會之間，亦無所系用，其敬焉則庶乎其  
少過矣。暇且勿廢溫習，少飲酒，揮交游，人以爲名言  
少過矣。暇且勿廢溫習，少飲酒，揮交游，人以爲名言  
所本分，又不忽細微，既自始不勞，又無所不敬，斯  
合內外，廣遠可謂無幾，無小大無敢慢者  
聖賢之學，其與於俗，此也。如此而  
尤謂知難，則軍時難，越難，並書有曰：「益國裕民之  
十

卷之五 勸學

應在吾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目數之  
間，此奸貪竊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世儒恥  
及簿書，獨不念，俯焉作實，成賦，肅恭制國，用孔子會  
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詵官至政，亦先制民產，正  
經界，皆可恥乎？故於錢穀事，亦綜核不遺云。

之，儲錢長民曰：「懷抱高曠者，多不肯留心于簿書煩  
瑣，之，問事知吏胥乘此，越為奸竊，及其憤事，還累  
于官，向者所取而不屑問者，適以自誤耳。」故爲政  
者，毋得稱儒，儒之民，必心則必移，致力於錢穀，不然

存心雖美安得實有加惠于民乎子靜此書又為高明人痛下三針矣

陸九淵知荆門軍荆門素無城壁酒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也今為大邊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野之勝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腹背心膈之虞于是審度失計召集義勇優給餉賞期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十倍之似詭策也人曰如於山笑只

子靜如此籌畫方是真道學彼平日徒以高冠大

帶為莊嚴者非也  
黃幹知安慶至則金人已破尤山矣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給報報即日與王分千料先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所督工分料主之幹日以五鼓坐于堂漆特官人聽命以日成算授之城成會金人破黃州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寧潛巨浸暴至城屹然無損郡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陷于水生我者黃父也

种世衡城青澗時塞門諸將既盡世衡言延安東北

二層而成  
不堅也  
以而取不  
難也雖在  
且無可虞  
而計其費  
萬計月使  
以之其應  
之心其應  
力過人者  
不能失

二百里有故竟州請因其廢壘而城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世衡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賊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再井矣世衡曰題石而下將無泉耶命工肩而出之見一春價爾有金其復致力題石數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為竟澗澗西古不令

羅立言令澗陰縣舊無城郭聚右由來為盜不能制

先足今此者議城多固循宋舉立官至身親聚材鳩工九地近城者皆富貴民賣所占遂下令籍其地其有原侵官界私立宅舍者悉沒還官覓其虛矯之罪仍親自畫地分案紀其開發不踰年而城郭完四民無困者  
李燾主管度元至道宮嘗曰凡人不待莊官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爾力到處有致及物卿功業矣又曰仕宦至卿相不河失寒素體天子無人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

分之所在。一毫踴躍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

潘麟長氏曰。隨力及物。卽是功業。此與明道先生之言略同。至于仕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此非獨不忘其初。抑所謂善于履盈者。唐太宰滄石公致政家居。年踰七旬。出入里中。未嘗乘輜。吳文定朱恭靖俱以清華位至崇臚。其居里第亦多徒行。魚雅雅如一庠士。古所謂鞠躬君子。非乎。可以駁澆薄矣。人下。

金孝章氏曰。分之所致。最難整。不違苟期于此。

非惟止交不諂。抑亦進退維谷。正已而不求于人。所以無入不自得也。

金孝章氏曰。分之所致。最難整。不違苟期于此。



原清書

卷之六

三

召我廷尉。審聽自裁。于是飲鴆而死。蓋漢自高  
帝以來。進退大臣。鮮克由禮。當其有罪。則輸之司  
寇。編之徒官。以獄吏之殺。亦得齊王之法。而鞭笞  
之如奴隸。然其所以重名譽而尊貴臣之道也。  
一言之此舉。有益乎國體。大矣。對論前事。并及之。  
賈察刺冀州。舊制傳事縣。臨亦惟棠。琮曰。刺史當  
廣視聽。聽其察美惡。登其善。推其惡。自蔽乎乃。令御  
者奉之。御者廣其。其無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夫鄭昌頌曰。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  
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援。亦不愧司直矣。

王麗青氏曰。吾親蓋公酌許伯第。仰屋而歎。謂官  
貴無當。唯謹懈者得久。因勸長信少府沐猴之舞。  
何其直也。時方信申官。用法律。寬饒奏封事。無所  
避。真有憂國之心者。第引易傳。語未免稍迂。卒為  
文吏所誣。雖然。諫大夫頌之。闕下儻之。雖死。可無  
恨矣。

張綱少負氣節。官御史。埋輪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

狐狸。遂劾。冀好狀。時張嬰居廣陵。冀乃出。綱為廣  
陵守。有論冀罪。

監卷中

董宣相北海。大姓公孫丹造宅。而計工以為富。有次  
者。丹乃命子殺道行人。置尸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  
殺丹父子。繫之。丹宗族三十餘人。舉兵詣府。宣併置  
重辟。論者謂宣太嚴。詔逮廷尉。宣面無憂色。及當出  
刑官屬具饌以送。宣厲聲曰。在不妄食。人。物死  
死乎。謝去。壽數免。

金孝章氏曰。少手權當時。雖持擊豪強。過于酷烈。

原清書

卷之六

四

使天子稱強項。趙盾師有臥虎之號。盛卒我抱  
鼓不鳴。權勢歛迹。亦其效也。及卒之日。詔使臨視。  
唯見布襪履。屍妻。對哭。有大秦數斛。敝車一乘。  
而已。其剛潔如此。豈以死為難。又豈肯妄食人。  
物者哉。史稱其詣廷尉時。在獄第晨夕。諷誦。固知  
其去俗吏遠矣。人。舍內。其。其。其。  
吳相今寃。乞官辭。太將軍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  
托樹。樹對曰。小人奸黨。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  
重。處上將。是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寃稱大都士。數



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託非人誠非敢聞。莫  
嘿然不悅樹到縣誅殺冀客爲人害者十數人境  
內肅然

潘驤長氏曰危正之言使人欲襟而聽若大將軍  
座客盡若樹其人者寧遂跋扈至此邪當時上書  
彈冀者更有汝南袁著一人而亦不免于死餘皆  
側目而已及冀敗所逮公卿以下死者數十人故  
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噫勢利之干  
人甚矣哉

康濟詩

卷之六 風節

五

杜密相北海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  
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鄒玄爲鄉佐知其異器卽召署  
郡職卒進就學後客去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  
郡劉勝亦自蜀歸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  
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  
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  
言隱情情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賢  
而密達之建道失節之士而密料之使明府實刑得  
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懸服

潘驤長氏曰杜密劉季陵之對語甚激切真恥同  
寒蟬者而昱竟慙服昱亦可謂謙衷有容者矣觀  
此則世之居鄉者攘臂以爭意氣當官復紙嘿以  
避是非斯又杜密所謂隱情情已之罪人也

陳蕃年十五嘗閒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至  
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  
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  
初舉孝廉刺史周景辟爲別駕從事以諫諍不合投  
劾而去太尉李固表爲遷守樂安時李膺刺青州有  
威名屬吏聞風皆引去蕃獨以清操留郡人徐穉高  
潔之士前後守招莫至惟蕃能致之特爲置一榻去  
則懸之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  
托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

潘驤長氏曰于讀史至陳蕃劾梁冀誅宦官事未  
嘗不嘆其有掃除天下之志惜其植根未固徒爲  
誅鋤之計遂使力與志違卒爲邪黨所魚肉而又  
怪夫後之論者不肯爲蕃恕乃有漢蕃將謝陳寶  
拔起翻爲振落之議豈不悲哉善乎考亭氏之言

曰後人據希上語指點前人甚易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當日只誅首惡一二入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此論可謂起而公矣尚論者當于此取法焉庶瑕瑜不相掩耳

庚濟諸 宋之六 風聲 七

滅洪守東郡曹操攻微趙急起曰滅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赴難起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表者也洪聞即奮戈以往從袁紹請兵不應遂絕交紹怒圍洪城中糧盡掘鼠食

筋角以食主簿出內厨米半許請為粥洪曰何忍獨其此耶使作薄糜徧領士眾至城下有叛心城陷洪罵紹不屈遂被害士卒莫不憐之

潘驤長氏曰昔人論滅洪者或謂忿憤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或謂袁曹方睦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為不量彼此或謂洪實游俠之靡非臣子之義以余觀之諸論洪者皆不華其端者也夫洪之始舉事也謂趙曰詠國殘賊為天下倡義其會克豫刺史而盟也曰

即此一事  
更定分  
論中佳話

齊心一力以致臣節殞身喪元必無二志此其志豈獨為一起哉其路絕孤旅紹城陷而絕紹寧死而不屈紹皆以畢此志耳當其時請令紹出援師則起不滅殺卓以延漢事未可知存荆之業何有乎如是而曰游俠之靡不然矣

沈皓之令丹徒以清介不通左右被譖召問對曰臣清乃獲罪帝曰清何獲罪白無以承奉要人耳帝曰要人為誰皓之舉手拔四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帝嘉之復任丹徒

庚濟諸 宋之六 風聲 八

潘驤為我曰赤衣諸郎何代無之若不通承奉斷無有不諱之者要之自信得真矣得堅雖獲罪亦高甘其罪有見不獲罪亦未諸郎之入必獲罪赤子之人矣大率為此而不為彼上豈有不嘉之者乎顧頤之令山陰陰刺邑前後令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頤之理樂以釣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端閑寂再府吳郡議法與顧頤大相面頤之朱嘗降意禁與宗與頤之善蘇其風節過被頤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通使吾為云

云身有素  
四年可見  
一時恍惚  
不來

下廷之今止處才識敏達優于洛政太守孟頫以官  
長凌之下脫情役地日吾所以屈卿者為此情耳今  
已投去卿可以一世熱門而散天下士乎遂拂衣出  
百姓流攀者無數

潘麟長氏曰紗帽是無情之物人惟看得太重則  
其受屈于人者越深夫此對冠授情之人豈無味  
而然乎君子惟是居易以聽國五環治以犯不祥  
此亦不爲嫌而多與流正去爲此物屈耳

玉律處雲翰指有隨謝表但會下請假東歸客勸度  
康濟詩

卷之六

九

以細夫屬籍益加體校皮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  
此輩後若趨避當機而去

潘麟長氏曰登澤東守欲以金幣劉壘降紫姑  
仙十可石仙批去幾樹其家夢來東使君何事苦  
經營雷憲忽擊冰出碎片恐錢神也不靈守不信

竟路之衆幾達敗守亦坐貶是皆不知立身有素  
而曲意此輩者耳如僧處者豈徒以聲律草隸變  
六觀見雄義史乃于此稱之何小之乎觀度也  
王孫爲雍州刺史薛龜率不事遊獵皆有臺使若至

需爲設食使者乃裂去薄餅餅曰耕種收穫其功  
已深春鑿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飢命左  
右撤去使者愕然羅清廉公正不營生業雖貴顯不  
改衙門身處之日家甚貧苦當時服之

潘麟長氏曰每見歸厨傳以給使者與求當其歡  
心而止少有拂逆便匍匐請罪之不暇敢撤去乎  
此種骨性非真如羅之儉率不事趨媚者不能也  
金孝章氏曰近見歌楚洞先生紀先進還風一編

云許襄毅公進成化中以御史下憂還里已起服  
康濟詩

卷之六

十

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  
騎而從竟不索轎也又素少保拉歷官四十餘年  
從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李萊美麥  
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資未幾子孫有貧乏不  
能存者嗚呼前輩風節若此安得不謂之古人乎  
又將司空公瑤爲揚州太守會武廟南巡諸省  
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官妾視軍路道莫可資  
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不備患止身耳備則患  
及民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歛以爲媚悅自衣

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繼伴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蓄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楊州知府宜主乃呼而屬之公歸簡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之衣裳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視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此其區持以歸魚亦不取值矣錄是清節動天下夫天威所臨生死呼吸間事耳至乃以身翼民卽隲余弗恤卒所全地方實多然則司牧諸議者其不悉百姓之心直使身家可忘雷霆之不測可化及何有于要津達官之區區者耶彼劉民奉上無乃封使君之徒而甚者耶噫亦烈矣噫亦感矣夫

蕭結令耶陽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渡船急結悉批其符曰快開五葉鷺長三服人皆怙迫刻甚聞船爭漸而止

金孝章民曰此既下州守矣又何易于所爲腰笏挽舟者亦一守也豈守獨與民踈遠不甚悉其勞逸耶有此賢令裨益良不淺哉有如守以德率令

令以直匡守其相與有成何如有弗功名俱彰而民社受福者吾不信矣

泉企世襲商維今年十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以破賊功除刺雍州在州五年纖毫不染每除一官憂見顏色齊神武專政規帝有西顧之心委企以山南事再守上雖高教曹率眾圍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而陷企謂教曹曰力屈而陷豈其志哉被執戒子元禮仲遵曰汝等志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迎爵臣節季于鄴嗣後子孫州大襲城斬教曹

廣濟譜 宋之六 風節 三

以成父志朝廷嘉之號維刺史皆以清白見稱

潘麟長氏曰泉企出自巴夷長子山谷乃自其駒齒未落已類成人及髫年則已堪民宰至臨難慷慨綽有人臣之節倘古人所稱仁義無常蹈之則爲君子者非耶元禮仲遵事成父志于所誠忠孝之道不可兩全者蓋季子一門矣

堯君素署領河東守時圍甚急行李斷絕乃執其妻至城下招之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師人有息肩之

望君素善于統領。至男女相食而志猶不變。卒爲左  
右。唐太宗詔褒之曰。雖榮火吹堯有非倒戈之志。  
而疾風勁。州實表歲寒之心。贈蒲州刺史。

蒲騎長氏曰。按君素之守河東也。時唐義旗所指。  
莫不響應。而江都傾覆。已不可支。乃君素獨守孤  
城。至行李斷絕。男女相食。而猶不肯變志。徒以藩  
邸舊臣。大義不得不死耳。夫至于知事之必不濟。  
而堅持歲餘。守死無二。即天之所廢。人不能與有  
所不計。蓋無所爲而爲義。而卒幸以義致之。視

東齊諸

卷之六

三

彼烈士梅名慷慨赴死。于時者。又有加焉。疾風  
勁。州君素斯無愧矣。

宋璟刺廣州。廣人以竹茅覆屋。多火患。璟發之。陶瓦  
民賴以安。比遷去。立碑頌璟。璟上言。臣之治請不足  
紀。廣人以臣富國。故爲溢辭。徒成貢諛。欲墜正之請。  
自臣始上嘉之。

潘驥長氏曰。此與何德彥父及司馬膺之言。同一  
曠達。何德彥尚書告定省。傾朝送之。其父嘆曰。此  
是送尚書。非送何德彥也。司馬膺避楊愔于道左。

惜惟問之。膺曰。非避卿也。自避問。書。今耳。夫世人  
重官品。不重人品。往往而然。願人品爲名賢所重。  
官品爲流俗所尊。吾儕不以道德行誼見重于名

賢。而徒以爵祿名位推尊于流俗。能不自愧乎。故  
士君子當期爲天下第一品。人母期爲天下第一  
品。官而碑頌之立。容自在萬世于我何有焉。環能  
誠確如此。宜相業之昌乎有唐也。又曰。人之見  
識。原自不同。如杜預好爲身後名。刻碑紀績。一沉  
方山之末。立峴山之止。即焉如後世不爲陵谷

東齊諸

卷之六

四

乎。又有爲楊瑒立碑。石頌德者。瑒曰。斯何益于人  
哉。名留史氏足矣。此不遇後世作可石耳。錄預  
之說觀之。夫陵谷苟變。碑豈能獨存乎。何預之識  
不。及此也。殊不知愛有以及人。則召伯之甘棠。至  
今頌之。原無假于碑也。如無德可稱。縱陵谷不變  
此等貢諛之碑。自不待去而早以作可石矣。宋楊  
二公真達人哉。語云。人是百年人。枉作千年調。謠  
鐵作尸驅。鬼見拍掌笑。杜預近之矣。  
倪若水刺汴州。玄宗遣中官捕鵲鵲鵲鵲于南方。若

水以爲擾民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圍囿之玩自江嶺西南達京師水舟陸運齋所飼魚龜稻梁道路之言不以賤入貴鳥望陛下耶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禽而賜若水帛以旌之

潘麟長氏曰夫外作禽荒未虛所以失邦也有天下者尤當以此爲戒明皇乃未覓此幸若水能以言規諫故不至有禽荒之患若水之有益于人國多矣先朝李大亮亦遷太廟張鷹之諫有補太宗亦不在若水之下顧若水獨獻景情恨不得爲

賜僕一語患得之說此其所以來也

溫造爲殿中侍御史時夏綬節度李祐達昭蘇馬造幼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矣造性剛急人或忤已亦以氣出其上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

金孝章氏曰御史見劾豈可與入蔡州取吳元濟並論哉古者國有正入則四夷懷其威望鄉有端士則不良者唯恐事之或聞于其人由其一言一動有以使之心動膽落者也夫能使之至于如此

者此猶天性之未泯于人心而事之猶有可爲也然則邦之司直豈不甚重矣乎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產公爲捕盜查察也袒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制于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悉其不道以歸于入

故不察

潘麟長氏曰子弟與惡人游潘麟先生之恥也居官之後乃益有產以破其薦麟先生之恥也夫子

弟不賢方自教養之不暇而服捕察太子哉作入

悖出古有明訓如坦所稱可謂達矣

顏杲卿爲范陽戶衆軍安祿山表守常山賜杲卿紫袍褒履謙辭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

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爲着此履謙遂悟

杲卿稱疾奉職事委政長史履謙潛謀起兵與真卿

以平原相犄角傳檄河北官主師二十萬入土門遣

郭仲邕爲先鋒馳而南與衆揚塵望者謂大軍至賊

棄旄陽而走于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僞刺史傳

首嘗山而樂安博陵等郡皆自固。景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聞大懼。使史思明急攻營山。景卿晝夜戰。力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諒同執。監會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頸曰。降我賞活。而子亦不答。遂殺季明。執致景卿于羅祿山。怒曰。吾權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景卿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獨稱天子。亦何汝負而反乎。我恨不斬汝以謝士。乃從爾反耶。祿山忿怒。縛之天津橋柱。節驢以臥。瞰之。誓不絕聲。賊鈞斷其舌曰。復能言否。景卿含血滿絕。

卷之六 風節

七

潘鏐長史曰。方祿山之反也。景卿與真卿相犄角。以挫其鋒。功雖無成。然賊之不能直闢潼關。以此兩人撓其後也。力屈而陷。至害賊斷舌。可使亂臣賊子振然疑沮。而不得逞。亦可以激靡。賴偷生之徒。夫逆賊奸鼎。搏人而肆其毒。不知殺義士。則四方解體。祿山之見斃于其子與黨也。可謂非天道之好還也哉。

張巡以真源令起兵討賊。至城中乏食。巡殺愛妾以享士。乃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陞

諸公生氣  
至今勃勃  
死也

下死當爲厲鬼。以滅賊耳。城陷。與肅守許遠俱被執。尹子奇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爾力屈。耳子奇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大疑也。安得久子奇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曷可爲我用。乃以刃脅降。巡不屈。賊復脅南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遇害。後許遠執致雒。亦不屈。而城陷。與巡俱死。

卷之六 風節

八

潘鏐長史曰。按唐元和時。韓退之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墜入者守死成名。先名異耳。子家子弟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若守尺寸地。殺奴僮以哺卒。而抗不降乎。遠之不畏死甚明也。又言城陷。目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退之于褒貶尤慎。可信則巡遠之節誠不當輕爲軒輊也。顧後世多稱巡遠忠烈。而略霽雲。蓋謂史贊獨以完節與二人耳。余觀霽雲如進明請師。對衆涕泣。斷一指以歸。茲





公勲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群臣附之者衆吾發其  
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事天子下安大臣不亦  
可乎

潘麟長氏曰：人生非至庸愚，無不愛恤百姓者。獨以詬獨小人，巧爲推算，百計利誘，遂使寢掩其本心耳。裴謬不對權醕，而動以民之疾苦，可謂深達政本之論。至執奏于儀隸，大犯猜忌，小過尤見其愛人之誠。足令附贅者心寒，幾自絕嘉善錢塞菴先生。在朝武生李義，律歸紳籍，猶得權宦，而說欲行。

卷之六 賦類

并

首實藉漫之法此皆軍中故實獨亂之說謀  
藉非塞塞力止之不惟實塞他爲竊兵海內將無  
寧字矣塞塞此力不波裝請民間疾苦之對故立  
及之以告司國計者

陽城自處士徵爲諫官，然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以職下，及受命論事，紛紛細碎，帝益厭苦之，而城寢

時事誠自  
有時後世  
諒者惟恐  
人之讀切  
江訪海錄  
一婦無謂  
比又傷感  
之所羞也

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諍臣論譏切城不降  
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人莫能窺其際及裴延  
齡誣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  
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愆慨引諫申直贄等累日  
不止聞者寒慄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皇太  
子爲開救良久得免帝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  
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帝乃止

潘緯君氏曰余讀柳柳州陽春遺愛碑與其遺太  
學諸生書復觀范祖禹論陽春教陸贄欲壞裴延  
慶清諸

卷之六 風節

生

新史顧置之卓行之科耶。文論者或祖昌黎評臣  
 論之遺意。議城以爲贊不貶。則城無所成。其名是  
 大不然。夫城固有待而爲者也。昌黎之論當城未  
 言時耳。陸贄不死。延齡不相。城力爲多。其志稟  
 與秋霜爭烈。英丈夫哉。

權之有捍深然之

潘麟長氏曰余讀事澳顧相公無權一語真是台

衡之藥石蓋從古居相位者非權操制作而逞胸

臆之私卽權擅威福而快恩讐之報如王安石韓

詭胄之流不少也豈知因幸慶與生殺于奪肯人

君火柄末我何有弟奉而行之如小吏之對簿事

稟稟然毫不敢于則庶官率職而理道自舉矣若

漁者可謂善于贈言者哉

何易于李章昌刺史權林行春與賓客泛舟出益昌

唐澤諸

卷之六

索民挽緯張子即腰身作引孫朴驚問故易于對

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李無事可代其勞朴愧疾跪

出舟與賓客偕騎馳去聞其賢亦不罪

潘麟長氏曰蕭結令祁陽而怨批上官競渡之符

何易于令益昌而身自腰笏挽緯走刺史行春

之舟在公豈姑息民力而不自愛官乎非也二

公無患失之心故寧得罪主官決不忍勞民妨時

以供其遊暇耳李老先諒其賢而不以傲勃斯

誠樂得爲君子矣可見也無不愛賢之上官但在

外無電

心聚平如

便結一毫

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李無事可代其勞朴愧疾跪

出舟與賓客偕騎馳去聞其賢亦不罪

潘麟長氏曰蕭結令祁陽而怨批上官競渡之符

何易于令益昌而身自腰笏挽緯走刺史行春

之舟在公豈姑息民力而不自愛官乎非也二

下者趨承之過當少不自簡便豪不賢之議矣

薛元賞爲京兆尹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

詰以元賞錢之元賞嘗詰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

一人爭辨甚愴元賞使視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

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

禮如此何以爲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仇士良召之

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被殺之而白服以見

士良曰帝尉宰相皆太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于中

尉尉之何無禮于宰相

其神書

卷之六

國同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白服而來惟中尉死生

之士良無理如何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李絳中刺婺州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陸其子

敏中判日開府階誠宜甚乎謁者監何緣有兒士良

懸患之

史臣曰判語溪得事實仇士良雖患終無知之何

留之朝廷豈不爲南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

之黨逐之其失太矣

鄭榮刺盧州黃巢掠淮南繫移檄請無犯禁巢爲飲

五十道

或至服人

五十道

或至服人

五十道

或至服人

五十道

或至服人

此不敢  
使大夫  
何延至  
此黃

兵州得完，執滿去，遺錢千緡，藏州庫，後地盜至，曰：鄧使君錢不敢犯其威望之重如此。

田錫官左拾遺，遇事敢言，朝貴側目，武謂錫宜少晦。

以遠禍，錫曰：吾豈爲一官以負初志耶？及卒，真宗惻然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又帝作開寶寺塔，費億萬計，錫上疏云：衆謂金君焚燬臣以爲塗膏，繫血。

濟隣長氏曰：按錫梗概言事，不趨權貴，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章疏五十有二，悉焚之曰：直諫臣之職也，豈可藏副以賣直耶？此真

廉潔者。

卷之六

得諫臣體至上開寶塔疏語，更悲壯可敬。

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元傑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倪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祖所出，非血山而何？帝聞之，亟令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以姚坦簡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余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

解此也。必爾輩教之子是，使乳母于後，固召坦，附諭之。

潘隣長氏曰：姚坦風節如此，可謂不愧其職矣。抗

論假山，乃使帝亦爲之，中輟所臣，翊善何止王。

聖府乎？帝既選任得人，又痛德左右，不爲之湯其初，

得意斯則所稱愛而能勞者，焉裨且召坦附諭，培植

正人，父道君道蓋兩得之矣。

李奎嘗爲田，世之觀者甚多，以參觀觀之，大半是血耳，飲酒褒美者紛紛安得，使首不視之姚坦。

卷之六

先帝竭力踐成此官，兩旁連陳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雍抗官，何不若悉燬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

建爲灰燼，謂人盡如因其所存，又謂其之創民，不堪命，非所以憂夫或也。帝王尊亦止，此邊鄙勿草。

奎孝章氏曰：人心所在，天必從之，所謂天矜于民也。詩書之文，言天言人，往往而合，將敬天者，必先

存民，夏禮周典之所以興廢，繫于前事矣。

夫大節  
之謂也  
下子少陷  
親不義者  
焉

孔道輔為御史中丞。值仁宗廢郭后。道輔率諫官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時呂夷簡傳上旨。諭以

后當廢。狀道輔曰。人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父母不

和可幾諫。乃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

道輔曰。大臣引君堯舜。乃以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

語遂塞。出。道輔知泰州。年以

番麟長氏曰。事功節義。自是美事。然必變關君父

而後義激于敦倫。厄在生靈而後功成于利物。終

是性天庖作用。譬滬澤止水。風觸而紋生。石激而

濤起。乃成天地間妙境。苟無風起浪。平地坐波。如

子推甘棠綿竹。介子檀薪樓蘭。猶是以意氣用事。

以才智見長。唯道輔率諫官范仲淹等伏奏廢后

聽此方是氣節用事。非徒爭以意氣。所以才智耳。若

美簡之順旨取容。其為垢辱豈可浣哉。尚氣節者

時當于此邪之。夫出於事與

金孝章氏曰。所謂氣節者。乃浩然之氣。不可奪之

特。大節是也。若爭乎瑣末。藉以市直沽名。去之不啻

其于里衣。瞻瞻引義。識二字最妙。君父之過。臣子所

朱之六風

天

朱之六風

朱之六風

天

不願聞者也。或匡救于未形。或雖勞而不怨。總之

善歸君父。過則歸己。而無有其氣節之名。誠以君

父非立名之地耳。彼倖倖自見者。何為乎。

范仲淹初為廣德司理參軍。每成激論。天下事嘗不

顧身。一時士大夫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童

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曰。帝

王事親自有嘗所。且與百官同北面而朝之。不可為

後調也。不報。出倖陳州。

范仲淹知開封。杜絕私謁。貴戚豪右。斂手畏避。而明

嚴通達。決事如神。民咸賴之。歌曰。朝廷無憂。有范若

京師。無憂有希文。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

仲淹乃為百官圖。以獻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

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簡由是怒。至交論上前。仲淹

對益切。出知饒州。謝表曰。此而為都。陳優優布政之

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人咸嘆其至誠。許國

不以退易其守云。

呂本中氏曰。論本朝人物。當以仲淹為第一。觀其

所學。必以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後

夫大節之謂也。下子少陷親不義者焉。夫大節之謂也。下子少陷親不義者焉。夫大節之謂也。下子少陷親不義者焉。



疎之誠非  
不然而有  
其之然則  
無伸其族  
其家貪污  
之風可息  
矣

賞貪墨者蒙不宥之誅然後吏吏蔚然興行何也  
中人之情高官厚祿可以動之至於不肖者賞之  
亦不能動則必張設重法以繩之而後有所懲所  
謂賊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  
歛爲奸者居其首孝文帝賞廉潔賤貪污坐贓者  
皆禁錮不得爲吏載衍誅顯帝時遣使察貪污  
有罪者刺吏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職自收  
舉法至嚴也我朝祖宗朝嚴吏治於枉法受  
賂者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  
至廉隅磨缺名簡墮失陵遲之漸寢以成風靡靡  
益甚不可禁制故先臣何塘謂受贓滿貫以上宜  
籍沒家產近大學士張居正亦請將贓私嚴行追  
併其言皆痛切時務之要臣竊見比來仕路雖稍  
稍改易流息而窮鄉下邑吏之縱恣自若其行如  
盜跖其欲如饕餮尅民之財罄於錙銖且以期會  
簿書巧飾偽貌各擬接官耳目委諸下寮諸爲所  
欺蒙不卽摘發卽有敗露者又以寬紆客隱爲良  
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載在考語及奏劾疏中未

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或  
陞王府官屬重者視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贓私  
狼籍衆所共憤者乃請旨提問所司竟羈縻  
日月炤管歸結利法容奸剥赤子以肥犬彘臣誠  
不知其可也且賊吏之願非在於爲民也其始也  
以市井狙僧之行習膺名秩卽垂涎民之所有欲  
以自潤及其囊橐既充淺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罷  
官乃其甘心者方且覓良田美宅揚揚自謂得計  
而人亦視其財多光榮趨趨趨趨故居官致富爲  
雄傑處奸得利爲壯士俗之敝壞誠有如漢臣所  
歎者今欲禁贓吏而止于罷官是徒辱之以區區  
之名控之以不足揣之爵祿而其非道所獲者不  
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而棄去也夫以貪殘之  
徒漏網聖朝者不知其幾卽敗露覆轍又竟  
墮其策中至其甚者得從吏訊可謂盡法矣迺復  
資緣以脫然則百姓之情何爲而洩國之紀綱何  
爲而振無惑乎寵賂日章而清白不著也謂宜申  
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果有不自砥礪

開至此  
人變聖

如此清  
方能延  
何文淵

侵害下民者。或徑自拿問。或奏處治。吏部更加裁酌。如係胥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矜寬論罷。凡是入已贓私。無但免官。必如數追出。助過輕者。追完放歸重者。仍依律問斷。即嬰木索。受笞辱。亦不足惜。或謂是舉頗傷操切。非所以明厚。臣切思此輩貪婪。多以苛虐濟之。自嘗俸外。皆是膜削膏血。爲世豺狼。民之貧羸孤弱者。往往捐妻賣子。殞命蓋械。以應其求。蓋切齒腐心。欲割刃其腹中久矣。此之重處。所謂今嗣後得反。蓋此正范文正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意。誠能舉行此法。則人莫不回視易慮。恐恐然畏刑憲。及不敢輕犯。而天下疲民。亦得以瀟洗瘡痍。頌太平矣。

唐介判潭州。有巨賈私蓄明珠。淑守而下。悉輕其直。售之介。獨不與。偶獄發。仁宗謂近侍曰。專介必不肯售。至果然。又介嘗自政府歸。語諸子曰。桃李未嘗爲汝輩栽培。荆棘則甚多矣。第逢有命。汝輩勉之。潘鑠長泚曰。觀介之素節。獨見知乎仁宗。介固賢矣。仁宗亦明主哉。追讀介窮處有命句。因憶介渡

淮中流。風濤暴作。舟人惶懼。介危坐吟曰。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義。今日任風波。又國朝邵公演歸。渡江浪湧。舟幾覆。舟子風以祭。邵曰。來時此行。李去時此行。李葬我北江中。不愧此江。水大抵變起不虞。災出無妄。注君子只是反已自信。以義安命。以理勝數而已。若起一憂虞。趨避之念。身未必免。而心先壞矣。豈不爲鬼物所掇。抑乎可見處。荆棘之時。願欲爲孫。孫爲廣。桃李得乎哉。

唐介知任丘。縣官遣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服。以去矣。豈不爲

金孝章氏曰。縣尹若此。百姓賴以全活者多矣。豈但驛吏往子嘗從使。輕歷燕薊齊魯間。深悉驛傳之困。力役之數。每欲慨焉歌哭。斯實好飾供帳者。積漸使然。誠乃以此爲其官殿。嗟乎。豈不上下交相也哉。

包拯知開封。剛正嚴毅。不可干以私貴。戚宦官爲之

抑下之類  
如此可不  
復論且以  
知廉奸者  
尤真若矣

飲手聞者莫不憚之。凡勢族梁固黜侵民利者劫索毀之。自知謀院復京兆尹。今行禁。奸究鼻息。童推婦女皆知名。呼曰包待制。又呼曰包家。凡徇私者人皆指笑曰。你二箇包家。得無懼于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閭羅包老。豈朝廷政體然正色。雖平居未嘗有笑客。人謂包最爲笑。此黃河漢云。潘緯長氏自大嚴察。於移荷。則寬與猛濟故童稚婦女皆知有包待制也。奪職爲政者若以味以肅殺爲事。而無廉恥之氣。爲本朝樂以此稱誦。清請。宋之太師。重。

也。按春肅性峭直。務教屬。甚嫉惡。而朱嘗不推以恕。小人或有欺之者。方孝肅尹京時。有編民犯法。當杖。吏受賂與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哭杖。我亦決杖。既而公引四問畢。果付吏責狀。因如吏言。塗釋不已。吏大聲喧之曰。但乘春棧。謝去。何多言。公惡其市權。倖吏杖之。十七特寬四罪。正從杖坐。以沮吏勢。近故不知爲吏所賣也。小大爲奸。固難防。哉。當官取吏。此事不可不知。宋之太師。重。

如此方是  
公道不  
公則偏矣

歐陽修知開封時。京師多近戚寵貴。于吏犯禁。每待內降。苟免。修上奏論。列今後有求內降。以免罪者。更加本罪二等。內臣梁舉直私役官兵。付開封府取勘。既而內降族罪免三次。修執而不行。抵以法。上元有司以嘗例張登修奏請罷之。

金孝章氏曰。今行當先自貴近始。若盡恃內降。苟免脫無禁者。犯禁將何以謝之。且斯人何獨羅其辜。又豈能獨甘心。棄撓法者。莫若貴近。則可以行法者。亦莫若貴近。貴近不敢違。斯無作奸之人矣。清請。宋之太師。重。

程頤知扶溝時。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其意。主吏以請。頤曰。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今有故。青布帳可用之。頤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

潘麟長氏曰。往邵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行。裝五絲輿。以十二女昇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廁。白金飾溺。海剛峰今淳安。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欽威去。可見古今貪小未嘗不可以。



理備。只食味軟弱者。見勢必趨。所以見鄙于有道。如剛峰特立之操。斯亦可以所然于程門矣。嗟乎。使爲令者。盡如程夫子海剛峯。則王正中。邵懋卿等小人。亦無所張其勢耳。

司馬光知陳州過關。留爲鄆守侍郎。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但毛車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安石憲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成皇太后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衆議甫定。遽罷保康圖。諫諸不便民者。而

卷之六

七

茶鹽等法。皆復其舊。獨肯前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而光復得疾。嘆曰。四患未除。吾歿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付愚子。惟因事未有所託。今乃屬公論免役。五害之亟降勅罷之。諸所言悉聽納。詔令子康秩沐對。祖曰。無拜。遂罷青苗錢。復舊平糶經法。病宮虛已。以聽及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出學

潘麟長氏曰。元祐之初。溫公入相。盡變熙寧之法。以安社稷。當時有規其太驟遽。溫公曰。今日之事。

乃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也。嗚呼。事求其是而已矣。法行而善。雖子不改可也。法行而不善。雖父亦可改也。豈可拘拘以母子言乎。雖然。時論事又非所論也。又曰。司馬光呂公著相繼入相。正主少國疑。羣奸側目之際。乃盡除新法。豈不知有紹聖之禍哉。當是時。民生憔悴。正公救焚拯溺之心。固不能一朝宴然也。遺憾其後乎。若二

公者。可謂以身殉難者矣。蓋其志之於此。而身之於彼。公者。可謂以身殉難者矣。蓋其志之於此。而身之於彼。鄭俠監安主門。是時蔡京執政。蔡月不雨。至于七年

卷之六

七

之三月。人不聊生。流民扶攜。鬻苦百狀。俠悉繪所見爲圖。並奏疏。假稱蔡京驕驕。通上之銀。臺司言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蔡京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罷新法。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民間之僅呼相賀。閣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安石止章求去。羣奸切齒。遂以使有御史治其擅發通罪。

潘麟長氏曰。太皇求言。鄭俠乃進流民圖。天子爲

此即古人  
在廟言  
之義也  
月殿代  
其後進  
小為出位

之咨野不能寐遂罷新法十有八事百姓惟呼果  
大雨於戲忠義之心根于固有者也鄭俠一小官  
耳乃能直言國事至于惠卿韓絳章惇蔡確之流  
皆兩輔大臣而朋黨誤國得無愧于斯人乎可見  
才無大才要之見功位無崇卑要之立效故與其  
高才盛位而鮮功反不若微能薄祿者之奏績耳  
至使奪官之後病既亟而奇言計語未肯忘君  
此雖大難難之後其聲愈壯哉  
傳說余在禁前此論廢契專應廢終不復言為守和  
州判官楊濟乘間問曰公以直官斥居此何為言未  
嘗及御史時事余曰前日吾職也豈得已哉今為郡  
守當宜朝廷美意而反沾沾追言前日之關政與訓  
訪何異○公為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  
觸忌諱詆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于天下時  
國用乏言利者獻計富國公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  
誠不可忽欲救其弊陛下宜躬自儉刻身先天下無  
奉農時勿摘商旅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為之無益聚  
歛財用天下殆矣

宋史以  
公傳信  
公自錄

潘麟長氏曰按溫公謂康節曰清直勇三德人所  
難兼吾子欽之畏焉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  
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余合二說而考其生平當  
安石之秉政也不受誘餌與論新法終無譏隨及  
元祐區別正邪論蔡確詩謗之罪恐為已甚請一  
切置之使當時或聽其言何至有紹聖難復之禍  
也至于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亦鮮矯枉過正之失  
在元祐諸君子中身者俱全可不謂難哉其出守  
知州判官也對嚴昆為裁尤多長厚之道矣  
康濟請  
卷之六  
陳瓘為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錄皆蔡下之  
黨也競推尊安石而排擠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  
祐學術下方議毀資治通鑑板瓘聞之因策士題特  
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于是林自駭異而謂瓘曰此  
豈神考親製耶瓘曰誰言其非也林自又曰亦神考  
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于天性有始有卒豈  
有少長之異林自辭屈愧歉以告其友乃當令學中  
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瓘謫台州朝起僉人石  
憾知州事朝旨令取索尊堯則本而賊遂迫脅以死

十  
三  
改  
各  
事  
以  
之

確詰得之。謂曰：若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  
爲堯，而以正上爲舜也。助舜尊堯，何謂誣誣時相學  
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于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  
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申，謹此通達，將顯就誅，數不必  
以刑獄相恐，愾愾斯使，窮辱百端，終不能害。  
潘鑾長低曰：士君子當以入朝圖爵，自不能不朝  
衣其封，蓋非久禍變國家，如斯項之，不亟去之，  
必至示殺。況我聖朝，懷柔中外，若狂若野，忍其殘人，  
野初創，對其身，宜從寬，應從寬，應從寬，應從寬，應從寬，  
國家正其是非，蓋公自遠，期而矯爲教吏，意亦爲  
奸臣在，注焉不得，守期，期有守，野以見，公論之  
有在云爾。雖然，夫豈謂若之，謂若之，謂若之，謂若之，  
焉，杜聞，當路，劾州，佐州，佐賢，明力，爲難，論  
當路，佛然怒曰：我豈輩，賢者耶？情，劾其守，又一個  
及丞，皆刻薄，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  
先達，周，積，積，積，積，積，積，積，積，積，積，積，積，  
廣，夫，楊，太，之，善，自，是，美，善，善，善，善，善，善，  
或顯，賈，謙，謙，謙，謙，謙，謙，謙，謙，謙，謙，謙，謙，

小。矧攻人之惡，不留餘地者乎？君子處此，固不可  
無明諍之謔言，亦不可無曲全之妙用也。  
豐稷爲御史中丞，入對，蔡京越班揖稷，謂曰：天子任  
公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  
卽論京奸狀。時宦官漸盛，稷取唐書仇士良傳讀之，  
帝前讀數行，帝曰：已發稷若爲，某聞也者。讀畢，乃已。  
他日奏對，勸上遠佞臣，帝問佞臣爲誰，對曰：曾布。  
時正在帝側，以手入袖爲弄，帝笑曰：曾布。  
潘鑾長氏曰：君若在位，果是見其賢而畏之，小人  
在位，果入見其勢而畏之，見其賢而畏之，則能知  
自守之義化鄙人而爲君子者有矣。而況于節操  
之士乎？見其勢而畏之，則或忘阿附之羞化善人  
而爲小人者有矣。而況于奔競之流乎？此正稷  
與京之分途。亦古今君子小人之合轍也。至京越  
班相揖，此不過欲私致榮譽，以爲結納耳。孰知豐  
公胸中早具斥奸志，願寧以勢饒奪耶？  
郭永知大名，太原帥，宴享豪侈，苛取諸縣供給，大名  
民富，其飲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

青血也。以資五腸之費。仁者忍焉。是耶。脫不獲命。今  
有投効歸耳。帥不敢迫。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  
長游盡不歸。莫敢送。永械致之府。府爲併他邑。起還  
○後杜充守大名。名甚盛。永書數策。遺之一日。見永  
承問其日。亮曰。未暇讀也。永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  
而造實。驕蹇自用。而有虛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  
如公等足與治乎。充失懽。  
洛陽長史劉按承。薄通。冷古。得鐵印。以買書藏書。  
萬卷。因事爲文。皆刻鏤。而不沐人知。見古人立名  
節者。未嘗不慨然。掩卷終日。而尤慕顏魯公之爲。  
人卒歎于難。其節無可想矣。喜而折人。過退無異。  
言觀其抵幕府之書。楚徵仁者之勇。至折杜充。驕  
蹇數語。與古今負虛名而鮮實用者之藥石矣。王  
文康公詠牡丹詩云。瓊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  
解作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減一事。又空枝噉世。  
有空負大名。終鮮實用者。吾何不愧。  
嘗安民舉進士。王安石亟賞其敦。謂可以式後學。紹  
聖初。召對。首發蔡京奸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

以奪主上之觀聽。方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尋彼流  
落三十餘年。略不動念。而小  
潘麟長氏曰。嘗安民應舉不足。王氏經學且其妻  
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絕確不與往還。則其直節素  
定矣。是以紹聖之初。改惠卿。攻章惇。攻曾布。攻蔡  
其京。攻張商英。攻周旋。既彼潯州之貶。備蔡京用事  
示流落二十年而卒。嗚呼。安民始終微生。成而一子  
正可謂任重道遠之君子耶。  
莊希呂如紹興府天姓。勵節無虧。而壽考。論近持用  
事語極切。至是變色。欲起希呂。視御史曰。非但臣能  
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衆佐漕江西作李石記  
示僚屬。蔡官舉筆塗數字。衆皆駭愕。希呂覽之喜。  
其不阿萬也。  
金孝章氏曰。直道相感。大都如是。豈特類之各從  
也哉。每見剛勁人。極心虛。極有服善。但恐言者未  
必有以深當其心耳。若彼阿諛取容者。非但正人  
所嫉。即衆大夫亦薄之。所謂小人任了爲小人也。  
次亦何善。莊爲小人也乎。天下

朱熹提點江西刑獄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惟同里且爲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匪其章不以聞熹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辭不拜

潘麟長氏曰文公之提點江西王淮薦之也文公能接仲友亦可謂奉法循理不負薦者矣夫何淮私一戚理詭匿其章而不止既辭其命而授之殊不知君子亦然獨立不懼難直其所無私豈以

權勢之故而變易所守乎淮乃不自以得大爲慶且緣是倡爲道學之禁毒痛善類爲時所鄙良可悼哉

楊仲元諫究丘簿民訴早守拒之曰邑未嘗早此役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出郊可見矣役吏非他實仲元也竟免其稅

潘麟長氏曰仲元風節凜然獨以身爲民請命求可謂有擔當者若反其道行之則難遇凶歲必取

制是爲失  
王知府爲  
原告御史  
湯公事此  
案定難辦  
府

二語簡切  
與古今  
之弊

登焉預借焉民之不草菅也幾希我朝楊繼宗守嘉興日有二勢人子錄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奪金莫敢誰何繼宗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乃詰繼宗曰失主何人也繼宗曰朝廷即失主又曰原告何人也繼宗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退以事類仲元併錄之

金孝章氏曰凡爲吏能爲民請命不畏強禦者必先以其身與官置之度外臨事始有擔當耳然其本則在于無欲無欲則其中不餒不熱色厲而內

往是與于穿窬之盜者也  
曹彥約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言下情未通橫飲未華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言官不及時政下情安通苞苴公行于都城則州郡憤飲無可疑者帝深然之

之後以循良課第一  
潘麟長氏曰建白貴得主腦要使坐而論議作而見之施行言者與聽言者各有實益耳不然雖發言登廷亦復何益至于好利之弊古今一揆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此龍門公所以讀孟子首篇而

此曰天曰  
此曰民曰  
此曰心曰  
此曰不欺  
此曰不欺

爲之廢書流涕也

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留宗投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錢宗笑曰可請其人面議之翌午來謁宗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由此而出汝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它日朝廷安用此鄙汚之夫也其人慙退宗亦即辭清行杜幸老嘗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爲民造福若有所畏選是數其心不敬其君也及官待御直言無隱凡衆所指目者悉棄去聲實懷時

卷之六

范如圭校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府將斬人如圭白其候帥爲已暑不易也圭正色曰節下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耶帥變然從之潘驤長氏曰每讀書至呂刑五過之疵惟官居首不勝惘然而嘆也哀此顯嘉宜所宜獄虐其無辜而疾威以臨之其讓轉相率而竟者固已多矣典獄者方矯虔自喜寧知發問惟腥庶幾將告無辜于上帝哉夫重易一字而輕殊其體則是人命果在于草菅也哀敬之謂何清問下民之謂何然則兵

刑一道戕人者實乃自戕耳不戕者祥不祥者戕吁可畏也已

袁樞淳熙中分修國史章惇家力求潤飾其傳樞曰吾爲史官法不隱惡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論時相趙雄數曰無愧古良史矣金孝章氏曰看得鄉人重自看得天下後世公論雖負公道者是自負其心清也若曲筆徇人之惡卒不可護而吾之羞亦系可賄難博僂子雲文追詞場亦易足尚乎所以最者重狐之流寧以身

徇而不奪也

潘驤長氏曰往見毘陵閻話云故江陰令趙麟陽纂修邑誌以編輯屬林劉兩生有富家納賄兩生欲附名節頗者然已經趙令裁定不可復增遂取前代節類二人削不錄而以賄家滿其數兩生偶步月城隍廟見兩頰甚端整雙頰前導一從甬道一白偏門止殿有朱衣金襖頭者下階禮人良久復送出兩生同廟祝見而大駭避身暗處窺之兩頰指而罵曰爾削我名禍立至矣兩生懼而奔舍



并從旁解之。發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并有愧色。金孝章氏曰：世事亦迭相非耳。迭相非卽迭相笑。然而決有定時。不以一朝換却萬世君子誠畏其定也。

陳敏知台州。朝命立元祐黨碑。敏不從。督司促之急。敏曰：如司馬亮何？忍且爲奸邪俾立之。敏碎其石。或咎敏曰：我族且不辭。爾以賊畏也。廷掛冠以行。

潘麟長氏曰：宋立黨碑。手臨禮門。書宰執而下。司馬光等皆餘本。皆不附。辭者李西澤詩曰：碑

康濟譜

卷之六

五

可毀亦碑。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奸黨碑。但見奸臣傳。亦可謂善于諷刺者矣。又開封府推官召碑工安民刻碑。民辭曰：元祐大臣如司馬相公乃名奸人。邪不受命。官欲加罪。安民泣曰：乞免。爲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江州碑工李仲寧自願其居曰：琢玉崇寧初。詔刊元祐黨籍。太守使刻之。仲寧曰：小人因蘇黃二學士誦翰。遂致澁飽。今以并人爲名。誠不忍不守。義之令觀之。可見直道在。大當且志士太矣。豈必名後中罪人直二工人。

之罪人也。時勢如此。宋祚安得不傾耶。

宗澤留守東京。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發情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

豐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鐵敵。則我成無根。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歿。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渡河者三。而卒都人號痛。計聞。贈忠簡。

潘麟長氏曰：方二帝北行。而京師之久圍也。澤以孤軍屢敗強敵。及知開封。招集羣盜。聚兵儲糧。而

康濟譜

卷之六

五

諸路義兵。燕趙豪傑。若響之赴聲。此雖君父陷于塗淖。天下無不懷憤激之心。實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也。當是時。金虜且引兵去。澤自謂還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乃黃汪嫉能忌功。使不得信其志。發憤以卒。蓋至于易簣之際。猶大呼渡河。而英雄之流。真有以之滿襟者矣。悲夫。陳俊卿不附秦檜被斥。後拜右僕射。嘗從客奏曰：去國十年。士風大變。上曰：何也？曰：向士大夫奔競權門。尚知顧忌。士纔二三。今則公然趨附。十已八九矣。大

右顧忌  
是向有良

此語  
此語  
此語





爾祖矣

復曰：薑桂之性老而愈辣。吾豈爲身計？誤國以誤蒼生耶？檜卒不能屈。高宗嘗曰：卿骨鯁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潘鏞長氏曰：士君子要乘時有爲，須是認得人真。如晏敦復之不附秦檜，庶幾國蒼生皆不致誤。而

且今人未有無秦檜祖之譽，其爲名實何如哉？不

則如荀爽之依曹囑，盲投荀附名實兩空，徒博千

古唾罵耳。

蕭楚授平江府觀察，權臣秦檜嘗謂其親黨，嘗告楚

康濟諸 卷之六 風節

秋試必主文漕臺，誅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

屬公。遂怒曰：初仕敢欺心邪？檜懷之，調靜江而歸。

金孝章氏曰：初仕發心營如行道者，動足起步

所趨一分展轉，日別人惟不敢自欺其心耳。敢自

欺其心又何事得禁之抑？何所不至耶？

潘鏞長氏曰：亦有念頭偶差後難悔之亦已無

及迫于事勢不得不然者，人終不能原且寬之。此

其所以始基貴慎也。

吳淵爲建德主簿，丞相史彌遠留之曰：君國器也，開

元新置尉，欲以處君。淵謝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爲之改容。

潘鏞長氏曰：居官最忌躁進。若一躁進，則所失多

矣。夫花之開先者，謝必早。果之晚實者，味必佳。士

君子建功立業，寧靜淡毋躁急，寧無速得之官，毋

爲輕進之謀。樂天不云乎：竿頭已到，應難久局。勢

雖遲，未必輪不見。山苗與林葉，迎春先綠，亦先枯。

旨哉斯言，吳公得之矣。

趙昂發判池州，時撫州事緒壁聚，權爲罔守計。都統

康濟諸 卷之六 風節

張林陰遣人納款，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

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

爲忠臣，煩乎昂發笑曰：此豈煩人女子所能也？雍曰：

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兵薄城，昂發晨起書

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煩同死節，義成雙。遂

與雍氏同鑑從容室。

潘鏞長氏曰：史稱昂發是時知事難成，從容就死。

不惟身沒王事，抑且妻死夫難，節義之道萃于一

門，是誠無愧于殺身成仁之訓矣。



康濟諸德感卷之七

松滋 潘海龍 輯

吳縣 金俊明 纂評

謂民可。國民各有心。謂物可。愚物亦有誠。格及至。頑莫不尊。親則展也。徽音次德感第七。

潘歸長氏曰。自俗吏以操切御其下。如束濕薪。然民始漂漂少愉快矣。以余觀于卓魯諸君子。咸能諄諄以德導化。不事繩朴。彼其時。非獨其民恥。有淳古之風。而輿出界虎渡河蛇還。雖徒。即異。

康濟諸

卷之七 德感

一

亦且感動。是豈聲音笑貌為哉。德之足以贊化。也如此。

仲由為蒲宰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庭曰。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蕪。草萊其辟。溝洫深。治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請下。則令。

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潘歸長氏曰。天下事惟實足而效章表端。則景正。故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又曰。瑟彼玉瑋。黃流在中。亦可謂善言內外隱顯之間者矣。以于路有善政。夫子入境而知之。而稱嘆再三。是不待諄諄陳告而盡已得其平日之能也。後世奔走獻媚。飾厨傳以邀譽。過客者無乃策之最下乎。客欲譽之。無可譽。猶必將索美焉。於是謂謂誇說以為吾之

康濟諸

卷七 德感

二

于政如此。其勤勞也。而上下相給。皆不出于誠矣。准肯不出於誠。此其所以貽譏當世而卒無一善可稱也已。

韓延壽守左馮翊。民有兄弟相訟者。壽歎曰。風化大傷。俗在馮翊。因移疾不視事。閉閣思過。訟者深自悔謝。郡中翕然化之。恩信乎二十四縣。

潘歸長氏曰。今人既無所居。則化之風。又無閉閣自咎之耻。動輒罪地方之凋弊。兆庶之頑梗。殊不解誦讀謂何。倘命何意。誠能如延壽之悔過。民

有不翁然化者吾未之聞矣。

迂菴子曰史贊延壽勵善所居移風是延壽足稱循良吏矣。乃竟言許上不信。以失身墮功。豈以其反案望之故耶。此楊子雲之見也。胡政堂嘗言之。延壽所以反案望之者。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許。上不直延壽。於是有司承望風旨。肅得無事。而韓獨蒙辜。庶幾公論矣。此正韓代蕭守左馮胡時事也。

王尊守東郡水溢狐子金堤尊親執圭璧祀水神請

康濟請

卷七

三

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萬叩頭止尊終不聽及水盛隄將壞吏民皆奔走而尊獨不動水忽少却吏民壯之

潘麟長氏曰按史載尊行事大畧剛勁人也東平王最驕恣尊爲相嘗抗聲其前謂王安能勇如尊乃勇耳則共以勇自負久矣觀其叱馭邛郅不避險峻卽衝波奚畏焉宜吏民之咸壯其節與卓茂令密勞心撫字廉明仁恕有詰亭長受遺米肉者茂曰律故大法禮順人情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

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至諸郡邑苦蝗獨不入審界守初不信及廉其實乃歎其德

潘麟長氏曰史稱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年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問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問之德何異夫商容信賢周武王表其問以樹人望此光武之心也乃燕昭之爲郭隗築館豈可同年語哉若茂之行已立政廉惠德讓誠所居則化所去見思者儔彼隗一戰國士也何能望之余

康濟請

卷七

四

特爲之表者焉

袁安爲河南尹政尚嚴明然未嘗以賊罪輕坐每日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銅人於盛世吾不忍也聞者皆感激自勵

潘麟長氏曰當安之理楚獄也出無驗者數百其尹河南也又不忍銅人於盛世其仁心又不但足以罩後昆而已至處背后之際而能不墜於虎口信非王臣之烈者而能乎哉

劉寬守南陽政多仁恕吏民有過惟蒲鞭示辱而已

每行縣輒引學官課士亦未嘗遺言疾色於倉卒之間一郡稱爲仁君

潘麟長氏曰遠言疾色此居官之最忌何也竹鶴善聞取者常激聞使鳴兩致之鵲鵲好潔取者常掃地布穀而招之海魚吐黑水以藏身漁者常罔黑水而網之彼技吏之窺伺上官也亦然見其負氣則激以不平之事見其好修則諷以獨清之名見其喜計則爲機械以投其歡乘機伺便於倉卒之間使之無所主而彼之百端巧出矣君子性是康濟請

卷七 世說

五

喜怒不形聲笑不苟則此輩無所用其伎倆矣劉南陽蒲鞭之化意蓋深遠哉

金孝章氏曰范史稱寬溫仁多恕而謝承書謂其遠于文學稱爲通儒則其寬厚有容雖云天性抑學問之力也與學官諸生執經對講慰父老以農言少年勉之孝悌遠言疾色何辭而至哉

魯恭令中牟專以德化不任刑罰邑有許相爭田畧年不決恭爲平理皆退而自責觀耕相讓建初中郡國蝗傷稼犬牙緣界不入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

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兒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懼然起與恭央曰所來迹君之政耳今嘆不入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白安豁然嘆賞久之上書言狀帝異之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

潘麟長氏曰按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終不自顯故不以正直稱真所謂欬欬德滿者耶乃其所最難能者友愛也恭憐弟丕小欲先就其名康濟請

卷十 世說

六

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不應母強之因留新豐教授至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夫自韜其光至就第之名而後出其友愛敦篤如此宜哉中牟之異三也然東漢賢者雖多行此又恭之最優與侯霸爲淮平大尹有能名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泣遮使者車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恭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牽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璽具以狀聞潘麟長氏曰官去任而民號泣遮留者今正不之

其人矣。至令民相戒乳婦勿得舉子。恐君去必不能全此等語。夫非仁政足以決人心。隨使民順之甚深。有若舍之。即無以自存者。而能然耶。民情事勢至此。自當聽其自便。決不能奪之去矣。且作官而能感民如此。良亦自樂。又何必以遷轉爲尊榮哉。惟官以民爲新民。於是亦鄰其官耳。

馮立守上郡。其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智。有恩惠。好爲條教。吏民嘉美其相代。爲之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

康濟諸 卷七 七

化均周公廉叔德。工君。清聲長氏曰。兄弟繼踵。斯已奇矣。而治行相循。尤不易得。凡爲吏。聰明多智者有矣。或用以自爲。而未暇及民。則亦無與人事。乃二馮全用之。以推恩施教人。釋唯恐其不聰明耳。其慶幸忻悅之意。歌能曲盡之。

岑熙守魏郡。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三年。民歌曰。我有根棘。舉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遏之。大吠不驚。足下生麀。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

獨下斯時。美哉。岑君於戲。休哉。

清聲長氏曰。猶是民也。歌長楚者。獨以生其時爲怨。而舉君之民。則以生其時爲喜。是岑君之世。雖達于古。而舉君之世。勝爲貴於古也。然則時無古今。亦以其政爲古矣。矣哉。矣哉。

許制守桂陽。有兄弟爭財。訟者制。歎曰。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遂更上書陳狀。於是兄弟感泣。各求受罰。郡化之。案廉叔德。家大不祥也。以爭財。

金孝章。因國兄。致爭財。訟。家大不祥也。以爭財。而互訟。此國之大不祥也。而致此者。誰乎。反躬自責。庶幾得弭救之本矣。後世且有因之以爲利者。

則吾感焉。郭伋牧并州。所至問民疾苦。聘求耆德。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到西河。有童子數百。騎竹馬。歡迎於道左。伋聞兒曹何之。對曰。聞使君來。及事訖。請子復送至郭。伋問使君還期。使君以某日及先期還。使謂失信。童子遂沮野。亭須期。迺大。

清聲長氏曰。信及驢也。最法。若期約不一。則民。

今如此  
不如此  
自如此

無所難者。天下情疑其可交者。觀彼之不失信於童子。則其德義延。得聞於眾可知也。

劉昆令江陵。火災。昆到。火即滅。天忽雨。降風止。後遷弘農。京兆是時。風聲道多虎。行旅不通。昆至。虎皆負子渡河。昆為光祿勳。詔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渡河。行何德致。而致是。昆對曰。此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虛。南蠻曰。此長者之言。願命書之策。

清顯長氏曰。先儒謂。是之應。致者。以是致之。或

復為是。而不能致。蓋難必也。以為必可致。則妖怪而近。誣以為不可致。則感格之理息矣。且歲有大旱。或祈雨。禱之。或禱而去之。鮮不豁然自足。以為精誠所致者。蓋未知劉昆偶然之對也。其言也。朴而文。淡而醇。若守其若人乎。又觀察李綬立身甚嚴。所處在報。通等西。一日天作。延及家人。從從殺此日。此聲響。清傳所建。即從香拜祝曰。若李綬有枉。此之為。物道。此汚。屈建。其以彰不德。既而四一面皆美。雖李宅。獨有。常失。書屏間曰。布極不如是。

一債。祥。福。壽。壽。非。此。真。格。直。也。理。見。人。能。對。非。于平日。自然偶應于當境。藉使平日有非之念不力。徒僥倖於隨頭。便觀之。謂意。天。調。其。性。指。而。止。之。恐。無。是。理。也。劉。公。信。案。這。對。在。公。譽。處。之。說。俱。可。以。資。見。神。而。不。失。其。若。孫。無。使。公。之。德。操。者。幸。勿。藉。為。口。實。也。

何。敏。守。故。職。縣。俗。吏。置。將。刻。求。若。養。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俗。道。儒。術。失。喪。棄。行。屬。縣。顯。崇。有。行。義。者。及。率。寬。貸。斷。以。春。秋。大。義。有。姓。咸。服。其。化。推。財。相。讓。者。至。百。餘。人。

清顯長氏曰。為吏當先辦雅俗。雅俗分。苛刻求譽者。俗吏也。備得化導者。雅吏也。雅俗辨。而趣向正。譬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自其根株定之矣。

徐桐少為縣吏。執法詳平。為縣黃會時。陳留道蝗野。無在草。過即食。道不集。到吏行部。奏桐不治。桐棄官。蝗應聲至。桐史謝過。令還。蝗即飛去。人以為德化所感。曰。自。然。偶。應。于。當。境。藉。使。平。日。有。非。之。念。不。力。清顯長氏曰。蝗之為害也。比於酷吏。而吏之為害。



于民也其捲土之食更幾于蝗何也刺史証相以不治而蝗卽至刺史謝過而蝗卽去則是蝗之去來似惟恐相受其拯而爲之行止焉今者民稍知過而爲令者全不爲之別白卽明知其寬矣而猶然囊橐之是潤不又更殘於蝗哉

祝良令雉鳴是歲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辰至午紫雲奮起霖雨登降人爲之歌曰天又不雨蒼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誠感化涉泥德潤

卷七

七

七

七

潘麟長氏曰祈雨疏格云早既太甚神謝人求懇請示曰我親下土官不澤貪貴不澤賤甚者親不澤親也在在誰非早境我觀衆生貧難求富賤難求貴甚者親難求親也人人誰肯應求平等相求尚多不應汝去天不啻焉里乃望有求立應耶汝但反求會作澤物想汝雨及以吾雨及汝矣祈雨者苟能然此疏而作澤物想卽不然如祝令之是庭誠禱頭疎有不立降者矣嗟乎以天子禱而不得之雨祝令一暴庭而降之此正澤物未澤物之

分耳人源不深思其故而徒盛陳僧道每日一至遂以爲無關于儀而巳乎

重祇爲不其令已受虎害乃設呼捕之生獲二虎祇祝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何敢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若虎食人者死首不則號呼一虎閉目若俱狀卽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金孝章氏曰虎至不取自斃則令之誠可知然此未可爲訓虎狼之性豈有終不食人者哉必有德能感之則可不然獲卽殺之猶乃穩著耳

卷七

七

七

仇覽爲蒲亭長昔年教化大行有陳元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詣元家講明倫理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蒲人爲之誦曰父母何在在我庭杜我賜泉哺所生

潘麟長氏曰按謝承書言陳元事與史所載略異云元母詣覽言元不孝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讀之元深感悔到母床下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驅諺曰狐慎觸乳驕子焉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學道卒成佳士嗟嗟

武夫乃於及事變而此自思其不愾者幾希矣然

奈何房而無日奈君何此余同者有是之言偶因

吳縣相膠東。政尚簡靜。以舉其德。妻民德之。嘗大孫。性私負民。錢市衣以進。其家怒。目有君如是。何忍。歎之。促令伏罪。祔屏在。松問故。性具述。父言。祔曰。操以親故。受辱辱之名。所謂親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次適。有安結長遇。醉辱其母。長殺之。自安丘亡命。祔。東爲吏。所統。祔問長有妻。生。曰有。但未育。祔。卽移書安丘。遣長妻。使侍。獄中。妻遂孕。至。答。祔。乃。祔。指爲。答。見以。祔。莊君也。平。行。濟。南。處。清。諸。卷七 七 主

潘驤長氏曰。源惟爲父受職。故長母母行教情。固主可。原法實難。有此處最費調停。吳君旋轉施恩。宜再生死。卽結也。戴封令西華邑苦蝗。卽封下車。蝗皆出境。歲旱。禱雨不獲。封積薪自焚。火起。雨注。遂近飽之。黃。補爲。虜。漢。據。太守。所。禱。無。應。補。於是。積薪自焚。未及日中。大雨入。咸稱其德。賜。主。自天。未易。子。厚。然。潘驤長氏曰。旱潦。急。推。舉。主。之。自天。未易。子。厚。然。惟實心爲民。如。戴。封。誠。轉。其。人。者。誠。禱。不。獲。則。進。

以積薪自焚。故煙起。霖澍。雲皆精誠之至。天亦不能冥然無應也。若其中未能無私。稍參以媚民媚上官之意。卽與奉行故事者等耳。縱勞獲。何益乎。雖然。封令百里以百里之旱。禱而不應。焚以盡吾職。可也。歸。輔。特。一。郡。祔。耳。一。郡。之。旱。太守責焉。輔乃毅然積薪禱之。更可嘉也。彼庸太守之任者。當無事之時。俸祿太守也。尊嚴太守也。適有災旱。則無毫髮之功。以回天意。是。謂。祔。吏。之。不。如。也。意。正。祥。爲。徐。別。駕。郡。奏。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那。處。清。諸。卷七 七 主

潘驤長氏曰。祥之至孝超卓。不事清談。又有政事之才。後用爲公輔。真可以表師天下。惟當魏晉革命之際。初無一言。而亦隨眾拜遷也。君子惜之。至如石苞賈充王沈之徒。奚足責哉。○按祥事繼母至孝。起爲三公。人所知也。祥弟覽乃繼母所生。每與祥代勞。母嘗以酒毒祥。覽輒取飲。母驚。乃覆之。覽婦亦與祥婦均苦役。卒能調和母子如一人。知祥之孝。而不知覽之悌。乃所以爲孝也。可見爲王。

之至令也

謂教不肅而政不嚴而治王宣城其庶幾乎

盧愿守晉安郡人不事生業前致與百姓貢錄其兒婦以去愿悉贖還督令務農郡出蚺蛇爲藥有以蛇遺愿者愿舍放之二十里外一夜蛇復還床下又送四十里外經宿復歸論者爲仁德所感

四十里外經宿復歸論者爲仁德所感

潘麟大氏曰上古鳥之巢可俯而觀彼將遊蛇屬  
生之禍謂斯人爲可恃也至于人不足恃而其禍更  
烈於蛇鳥矣應能推不實錄於婦之心發于物  
諸類斯所薄仁民而愛物者也若夫政猛于虎而好  
行小惠猶之不用恩焉權然後知輕重是在有心

慶祥記

卷七

十九

大爾。有孝行。仕梁武爲義興守。在政潔已。肯煩苛。諸翔必有孝行。仕梁武爲義興守。在政潔已。肯煩苛。去游費。每徙安之。郡西亭有古樹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稱善政所感。

金孝章氏曰事必資本本乏未篤而望歸于枝葉猶剪絲爲花耳其去枯樹幾何翔惟小有孝行故能在政廉已惟澤已敷能省煩苛去游費不然百姓未易安之也

魏德琛先爲貴鄉長遷館陶貴鄉父老詣闕請買詔

許之館陶民後詣部使者相諱詔斷從貴鄉于是館陶民徙居貴鄉者半其處人如此

潘麟長曰後世爲官長發仕者惟慮不得并其地而去雖然未有其民徙而從之者也蓋其民于其未去時猶思既往去則相樂此既相樂安知彼不又相慰乎今日之爲民亦太難矣

又相繼而食甘之爲民亦太難矣

蘇瑰字清湖。性澹曠。不飲人。然書有法。門達。積資巨萬。但諸親戚恩。年令無幾。之。後及瑰。現知其意。每見。則諱世。濟。道。亦。無。蘇。曲。及。所。第。子。東。晉。諸。卷。七。辛

東齊帶

卷六

班

問其故曰我每見卿貴者便轉我入青雲無可論地上事師徒歸遂焚祭今葬墓上一壇矣今葬墓上清時長史曰吾郡祿山司馬衡湘初令國安固安多中貴何號令長公平暴以待有中貴祿豚蹄餉公乞爲徵貴公爲立陳表飲使召負者前詞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取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衡湘覺之乃復半前堂額曰吾固知汝貴甚然無如何也蓋爾而子與而妻侍職於隸然吾爲汝父母何

也。亟鬻而子與而妻持歸來。雖然吾爲汝父母何

\_\_\_\_\_

其後。其妻。因。離。姑。寬。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復。相。見。矣。其。者。聞。言。愈。泣。亦。泣。解。不。願。復。舊。之。破。券。觀。此。可。見。天。下。事。有。幾。語。有。會。即。息。爭。有。解。亦。自。有。時。不。必。強。也。以。有。心。而。伴。為。不。理。其。斯。之。諱。世。外。事。亦。悲。為。之。釋。而。迫。切。其。事。使。聆。者。五。五。疑。益。料。離。暴。願。其。暴。而。感。之。則。慈。生。情。難。急。因。其。急。以。促。之。則。念。轉。此。洛。陽。生。不。解。其。故。而。徒。多。痛哭。流。涕。以。致。貽。世。變。無。稽。史。亦。曰。談。言。微。中。可。解。解。統。解。之。大。義。其。義。深。遠。矣。不。然。乎。細。究。之。其。所。謂。一。割。雞。之。入。豈。惟。利。是。圖。信。非。二。公。于。譚。笑。杯。酒。間。動。之。何。以。使。之。變。券。辭。微。哉。是。二。公。有。其。可。法。也。  
卷七  
五  
豆。盧。勸。拜。渭。州。尉。利。史。有。惠。映。華。夷。祝。願。鳥。巢。山。俗。呼。為。高。武。鷹。對。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巖。巖。來。乏。水。請。差。苦。之。勸。馬。足。所。踐。忽。臻。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屢。前。孔。子。而。後。焉。又有。白。猿。見。于。襄。武。大。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此。至。聚。清。我。華。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曰。玉。漿。泉。自。一。日。外。就。其。泉。出。水。

其。後。其。妻。因。離。姑。寬。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復。相。見。矣。其。者。聞。言。愈。泣。亦。泣。解。不。願。復。舊。之。破。券。觀。此。可。見。天。下。事。有。幾。語。有。會。即。息。爭。有。解。亦。自。有。時。不。必。強。也。以。有。心。而。伴。為。不。理。其。斯。之。諱。世。外。事。亦。悲。為。之。釋。而。迫。切。其。事。使。聆。者。五。五。疑。益。料。離。暴。願。其。暴。而。感。之。則。慈。生。情。難。急。因。其。急。以。促。之。則。念。轉。此。洛。陽。生。不。解。其。故。而。徒。多。痛哭。流。涕。以。致。貽。世。變。無。稽。史。亦。曰。談。言。微。中。可。解。解。統。解。之。大。義。其。義。深。遠。矣。不。然。乎。細。究。之。其。所。謂。一。割。雞。之。入。豈。惟。利。是。圖。信。非。二。公。于。譚。笑。杯。酒。間。動。之。何。以。使。之。變。券。辭。微。哉。是。二。公。有。其。可。法。也。  
卷七  
五  
房。繁。達。為。齊。州。主。簿。多。惠。政。景。達。平。生。重。然。諾。好。施。與。歲。役。越。限。通。衢。存。濟。甚。衆。平。原。劉。郁。經。齊。充。之。境。忽。遇。劫。殺。至。數。十。餘。人。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房。主。簿。是。我。姨。兄。賊。曰。我。食。彼。粥。得。活。何。忍。殺。其。親。遂。還。郁。衣。物。且。蒙。厚。禮。請。之。卷七  
五  
活。者。二。十。餘。人。  
潘。鏞。長。氏。曰。觀。郁。之。得。免。則。姨。兄。好。行。德。尚。猶。可。恃。况。自。行。其。德。乎。詩。云。民。之。失。德。乾。惟。以。愆。可。深。長。思。也。人。亦。勉。為。其。可。恃。與。夫。可。以。為。人。恃。者。耳。不。然。出。乎。爾。者。反。乎。爾。將。有。并。累。其。親。者。矣。曰。存。濟。甚。衆。曰。蒙。活。者。二。十。餘。人。可。以。觀。天。道。焉。  
王。義。方。貶。吉。安。丞。道。經。南。海。每。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靡。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清。露。蒸。湧。旣。莫。天。忽。

開齊人壯其謀。生。...

清縣長氏曰義方淹究經術性容特舉明經請京

師客有徒疲于遠者言父霍連今病將革欲往

省用不能前義方即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名而

去由是譽振去時。...

以姪女辭不許俄徵幸乃要人問其故曰初不附

宰相令處。...

其。...

管。...

薛。...

門。...

尼。...

清。...

姓。...

親。...

可以無懷矣。

秋仁傑令其子有老親。...

仁傑移文顧。

神祿幾虎伏。...

李陽水空。...

至期雨果。...

昔。...

為。...

以。...

陸。...

成。...

康。...

亦。...

好。...

章。...

皆。...

卑。...

升。...

皆。...

亦。...

亦。...

亦。...

漢公文正  
其民一念  
可貴金石  
此碑其  
山石為之  
除者為

拜尊其名勿刻則其德民之意豈非于此二十一年間屢著戰功厚其婚嫁死喪而不懈者乎陸暢反蜀道難以美之其為感也深矣今人遇不孝者之祠則必指之而罵見其名亦必泥塗而石掌之視青連之斥嚴武猶其渾厚者耳嗟夫直道在人益千古一致哉

韓愈判潮州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湫水有鯪魚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愈即作文一道投之湫水限鯪魚盡日率醜類南徙吾海是夕風雷大震湫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鯪魚之患迨宋時陳

堯佐判潮州民有子與其母罹于江鯪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命吏挈舟操網往捕鯪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鯪就網人驚異之以為德政所致

潘麟長氏曰獸之害人者虎魚之害人者鯪此物性之至暴而難馴者也狄梁公投文顯神而食鯪子之虎伏其堦韓文公文投湫水而鯪率醜類以徙于海陳希元又能令操網捕鯪而除其害不尤異于文公乎雖然無以異也誠能格物不則聖經

所謂天地參則近誕矣田仁會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雨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有我今田使君挺精誠今上天開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儀申願君常在今不患貧

金孝章氏曰余每見歲旱祈雨用許多僧人道士縣官則朝至三拜而已殊覺無謂若田君之前者庶幾近之歌亦敦雅可追漢洛陽令及崔瑗吳查諸格

賈敦願數歷州刺史性廉潔每出車一乘甚羸馬繩繫道上人不知其為刺史初為雒州司馬有惠政雒人為刻碑大市旁第敦實後為雒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復為立碑其側號棠棣碑敦實病篤子孫迎醫止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

潘麟長氏曰碑名新甚亦典甚觀此則凡世之身都貴要不能化其頑第兄與夫並通仕籍而有愧于難兄弟者皆可以感矣厥弟不肯醫老其言更達則是序齒錄不必隱年烏須藥可廢而日暮猶



無怪其  
以之

行不止者亦可以稍息矣何至老馬為駒遺刺詩人乎

魏信陵令舒州有仁政嘗為禱雨文略云必也私怨之求行於邑里檄請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而害其歲焚旱雨澍既卒於官百姓留秦邑境祠之

潯鱗長氏曰天不離人人能悔過呼吸可通故湯以六事自責遂回天心魏信陵亦能返躬自罪故疏焚而雨即至今世不量方度德而徒假手于二

康濟請

卷七

魏

主

三無行僧道之祝文以仰干大造災惡得而不愈甚矣手欲脩禱雨之政當以魏信陵為法焉

司空圖禱雨神云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劓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焉

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殺必時既豐然後民相幸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修其祀

以愁疲民是神忌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

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

已是神獲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為義利腥臠之餘

何以為仁急上天之事何以為教是數者何為神假曰非吾所得譴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意不可終慢民不列以侮竊為神危之奈何

魏歐陽修禱雨五龍廟

其略曰五龍之地時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矣然則水旱重事也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為之乎不棄而遭焉則歸其說于二者一曰吏之食不能平畏而使吁怨之氣于陰陽之和而然也一

康濟請

卷七

魏

云

曰凡山川能出雲為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為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修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禱倖其祀也今歲旱矣令

雖愚矣尚知恐懼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

祭桓侯文

略曰農之為歲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遇一歲之稔稔則歲賦科歛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而水旱則相枕為饑殍夫豈歲少

而凶歲多。今夏已登粟與稻之番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之降者。頻在近郊。山田僻遠。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歲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沒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

東坡禱雨禱漢文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禱者已秀。待雨而實。王日不雨。則禱者不實矣。禱者已孕。待雨而秀。

康濟詩

卷七

長前

文

五日不雨。則美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閑民。待雨而耕。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閑民不種矣。從者不實。美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閑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茲用不敢寧居。齋戒擇日。且竝走羣望而精誠。不故神。不顧咎吏民。無所請。命聞之曰。號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乃用大禱之禮。禱而不祠。殺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師。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生而爲上公。沒而爲

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仁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爲也。吏民既以用望。公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

祈雨于鳳翔太白山文

維西方挺特。英偉之氣。結而爲此山。惟山之陰。咸潤澤之氣。又聚而爲湫潭。辨器鐘勺。可以雨天下。而况於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生者。變禾而也。今却涸涸。卽爲凶歲。民食

康濟詩

卷七

長前

手

不繼。盜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爲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而熟視也。聖天子在上。凡所以懷柔之禮。莫不備至。下至於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豈有他哉。凡皆以爲今日也。神其鑒之。上以無負天子之意。下以無失愚夫小民之望。

陸務觀福州城隍諸廟祈雨文

閩之風俗。祭祀報祈。比他郡國最謹。以故祠廟之盛。甲於四方。斧斤丹堊。靡有遺巧。重門傑閣。煥然相望。則神所以福其人者。亦宜與他郡國異。而自



瘡。一方猶危。踵以吳蜀弄兵。更呼其門。既荒餘人。挾弓持戟。女子生別。行啼走哭。王師有征。羣盜繼誅。乃歸其居。乃復室廬。廬墜田蕪。亦莫蠲其租。今之收合餘燼。人有其力。幸大成於秋。誠慮旱而不雨。既雨而潦。必可爲潦。又慮其不苗。不秀。秀而不實。又慮爲螟蝗。又慮夫廩馬之奪其食。賊吏之厚其飲焉。嗚呼。必馬無厭粟者。妾無厭羅綺者。吾歛其薄矣。亦於何厚其所薄矣。伏乞神明。無有所忽。禱曰。無善農人。以肥瘠焉。無寒蠶婦。以暖姦妾。無銷耒耜。以滋兵刃。農人不饑。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暖。而嬌兵滋。而殘馬肥。而豪不蹟。不蹟。足食足衣。皇天皇天。胡忍是爲。苟不此爲。民其嗔嘻。神其怡怡。金孝章氏曰。諸文或自責或責神。或與神交。責劉軻之作。則借吾于農。以諷天下之凡爲吏者。禱法亦略備矣。要其中各有無限哀惻。警動之恩。故驛長氏咸手錄而附焉。爲吏者必先自責。而後可以責神。苟以神爲有靈。知已與神之責均。必不敢徒

聖人不  
除人思  
雖亦不  
司其志  
耳大約  
相視佳  
助使亦  
得人所  
以矣

節諸詞而矯誣紛雜。以幾幸。雖能聽夫史既自盡。平日之精心。既足格天。是宜雨。宜雨而不雨。不請命。神將愧之。世豈直察其所愧而不愜然。汗下覆髮起者乎。不然。吾恐文字雖佳。其中實下筆時。未能無錯也。韓思彦以驛史。巡劍南。益州高贊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彦判。尉察無似。其弟。思格。思相。相泣。自吾乃喪。不識。澤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非弟請殺。訟登。澤義。天爵。夷。豫。不知。禮義。義。於禽獸矣。猶可以情動天下。尚安有不可感之。奈那乃知至性。人人有之。彼謂不足化。誨置之者。待人亦太薄矣。王且秉鈞。且薛奎爲江淮運使。薛且且無宅。歸。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言曰。真宰相言也。發士遷。江西轉運使。薛且且求教。且且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更思。思且之言。未嘗求利。雖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甚。盛怒。亦必辨白。薛麟長氏曰。相公言。與開。閉。亂。令。日。臨。破。囑。贈。寧無要語。但恐。武。奉。割。說。不。如。文。正。之。言。簡。意。深。

而就職臨民反刺承風首義於初意者是在當事  
力持之耳。至文正引咎不辭又能爲人辯白其過  
失于人生盛怒之際直又得止勝莫者自修之意  
杜衍知乾州有惡政徙知鳳翔並州民相爭于境上  
衍曰此我公也改何善之。曰冷我公也改何與焉  
與藩驍長抵曰民愛而爭獨衍有貴鄉長魏公宋則  
貫柱公果操何術而致爾也。公更既有開導而唯恐  
其辦之不逮者甚有赴公爲其懇者登仁政之有異  
同耶仲亦謂民之遺遺諸河叔耶語云入境常思

康濟語

卷七

德威

重

田境時真有味矣其直哉賈劉耶語云入境常思  
鍾離達幸德化蒞政位愛與隣縣許令結婚女將出  
買其婢從縣西許辦執與鄰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  
我役於此地汝爲重僚導我戲劇道理曰汝父何人  
曰父卽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冷餉實以書抵許  
令曰嗟買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  
報若女嫁資此爲求諸更候許年爲善女營套以  
歸君子可乎許答曰適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  
仁義耶願卽以前令爲配許許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邑人感之卒無以婚聘訟  
者。

潘驍長氏曰鍾君買婢而得前令之女悲之謂義  
不可久辱且必報已女之資資先爲擇婿斯真千  
古義士矣許君亦必得前令之女爲已千配且復  
鍾書有何自專仁義之語斯固有感於鍾君之義  
然要知義不可辱許君亦自不能已矣嗟嗟今之  
分屬故舊義切同堂者尙坐視其子女之顛沛而  
不救觀鍾君不當嫖死無離耶○每見世人求親

康濟語

卷一

德威

重

擇配不論世德止論門楣不祈女範端欒止祈粧  
奩豐厚于是富貴之家今夕分婉而詰朝已說親  
矣倘或事出意外如前令之家忽爾蕭條如前令  
之女若斯流落其懊恨不可勝言豈有報已女之  
資而先爲擇婿者乎豈有舍現在已幸之女不娶  
而娶一淪落故宰之女者乎鍾許兩君固不可及  
觀此則是女又得爲義令之媳亦足徵前令爲善  
之報矣

金孝章氏曰人嘗以他人境地設身自處則胸懷

自寬必無已。甚不情之事。前令身死家破如此。此人之所以爲大不祥。而諱不願聞者也。然焉知我之。不卽爲前令乎。大學論絮矩。必以上下前後左右爲衡。而以惡概之。真萬世平情之方也。

米希知無爲軍。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鄰邑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卽取來牒大書其尾云。蝗蟲本是天災。不歸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政煩貴縣。發來是虞。蝗入無爲。不傷禾。民甚德之。

潘麟長氏白。糜邑移文相咎。自是不明理之人。若昆齊詩。卷七。德慈。三主。

必認真與之論。辨徒增其志。元章牒尾批詞。似諧實達。彼福秉伎。慎者亦可以一笑自寬矣。

蔡沈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積屯。建康艚艦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漑。漕司檄郡失之。父老泣訴。沈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邵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漑。神我不奪。蔡公是賴。

潘麟長氏曰。大都獲罪百姓者。則出於敢亦先辭於忍。忍斯敢。敢斯安之矣。夫能忍於獲罪百姓者。

必有所大不忍于他焉者也。忍與不忍之間。生殺禍福之所倚伏。亦歌訟怨謗之所轉移。可弗鑒諸。

袁紹父爲縣吏。給事通判。歷勤謹。無失年。近五十無子。其妻出資往臨安置妾。見妾以麻束髮而飾以絲。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貧不能歸。計鬻妾以歸葬耳。卽過。適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歸費。且用破矣。猶何以耐汝。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亦不敢索原聘。且傾囊助歸。及旋家。妻問以妾故。白吾無子。命也。若有子。汝豈不肯待他人婦。乃康肅語。卷七。德慈。三主。

育哉妻大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後生詔官制。西制置使。天有惠政。贈太師越國公。此德報也。金孝章氏曰。今之置妾者。往往有子。後爲之。大都爲漁色計耳。卽以無子故置妾。然或慰其妻不啻寇讐。致乖嫡庶之分。或在富室。則閨房別院。姁姁萌生。夫和氣敗。鮮若此者。祥則何辭。降乎。且其設心又未必真欲有子者也。果其以心爲田廬之藁之。猶或滅裂而報。吾未見其人也。袁紹對妻語最爲透切。

汪綱提點浙東刑獄。時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以救民而已。毋爲異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大熟。

張寬令武陟禾將熟。有蝗自東來。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飛啄食之。

潘麟長氏曰。蝗螟之生。天都感於虐政。天意以爲虐政之害民。與蝗螟之食苗無異。故與其留以濟虐。曷若捐之俾有所感。悟也。今之懷災者。不于此。

挽回天意。而徒嚴驅捕之令。此策之最下者矣。試

康濟譜

卷七

德勝

五

觀張寬仰天呼祝之間。俄羣鷹爲之啄食。誰謂天道不可恃乎。人亦可以幡然思耳。

金孝章氏曰。汪公志惟救民。議何正也。張公寧自受禍。情何惻也。蘇王之言。既能感雨。亦足醒物之寐。惑蘇張之言。不獨獲災。且可動天之仁愛矣。

康濟譜卷之七

德勝

五

康濟諸賦役卷之八

松滋 潘游龍

吳縣 金俊明 泰評

既數既真聲教旁流好義終事四方以無拂時惟  
仁人敬茲所出沐浴詠歌必民之式第賦役  
潘麟長氏曰田供賦戶出役所從來矣然必於平  
時預請其品等不謬則法行而奸弊絕不然則登  
歛高下悉出吏胥手矣民安得不厲哉于是用輯  
古今賦役戶口之大略以備司牧者考鏡焉

長壽 卷之八 賦役

禹貢五百里甸服甸治田也畿內之戶百里賦納

總二百里納秬天子治田謂之甸服已上又使服四百里

采五百里米

註曰內百里為最近故併禾本總賦之米并禾

外百里又次之去紮粗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

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

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粗也

商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公田籍而不稅七

十而助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又冢宰於歲之抄  
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降及辛紂暴虐  
厚賦以資鹿臺大斂以積鉅橐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  
謂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欲從其薄  
如是則以益亦足矣五十六井出戎馬一若不度於  
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  
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魏文侯時租稅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令戶口

康濟譜 卷之八 賦役

不加而租稅歲倍此誅課多也譬如彼治治大則薄

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

裘而負薪也徒惜無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

按秦開阡陌之後任民所耕不計多少已無所稽考

以為賦歛之厚薄後遂舍地而稅人其謬尤甚是年

始令黔首自實田以定賦由是民田租口賦鹽鐵之

利二十倍於官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十分以五

而民始不聊生矣

漢高祖定天下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



祿奪官用以賦於民。

按當時賈誼勸帝畋人歸農始開籍躬耕以勸百姓晁錯亦言方今之務莫若使民重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請帝募民入粟拜爵去幾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遂能盡調田之租蓋當時務末者多農賤買貴一誘以務本則盡驅而之南畝所謂爲之衆則財常足雖帝恭儉所致亦勸勵之有止方也。

文帝詔賜天下民租之半三除民田租。

康濟諸

卷之八賦役

三

昭帝即位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毋令民出田租。

按漢世夫率以寬租爲急若夫田租之外至有秦稅又有計百物之錄兩而桓靈之世稅歛錢則其末季之弊政也。

唐初始定租庸調法田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畝百爲頃男年十八以上一人一頃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以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

之以授無田者定法以人丁爲本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綾各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觔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爲絹三尺謂之庸。

按唐典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與周制多不合而其弊則起於使民得自賣其田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實其後兵革既起征歛煩重遂繼於民遠近異法內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井不得不變而爲兩說矣。

康濟諸

卷之八賦役

四

○總敘

馬端臨氏曰自秦廢井田之制墾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于是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而時亦有稅人之法然授田限田之法不行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畝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爲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計所減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蓋魏初平袁紹乃令田

康濟譜

卷之八 賦役

五

每畝輸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又增爲絹三疋綿二斤其賦益重然晉男女各占田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大宜其重千縑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今少計戶而稅之今多但其時皆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而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田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爲租身與戶則出絹帛綾繡諸物爲庸調然口

調之法始於復口分遺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阿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良法也  
憲宗分天下之賦爲三一上供二送使三留後  
馬氏端臨曰上供之名始於唐之中葉宋承平百一年版籍一定大權在上既不取如唐之專擅以自私獻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騷亂而難效則雖按籍而索簿錄皆入朝庭未嘗不可然且猶存上供之名取聽中之數定爲年額而其遺利則付之州縣俗官蓋有深意則州郡有宿儲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急則則寬予理財蓋陰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則上供輸送之外時可寬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穢縱侈之輩則郡計優裕之餘亦不致刻薄以肆毒所謂損上益下者也嗚呼仁哉  
宋制歲賦之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官莊屯田管田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稅鄣之賦宅租地稅之類是也曰雜變之

康濟譜

卷之八 賦役

六

賦牛草繭絲食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曰丁口之賦計丁輸米是也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以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須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觀收成蚤暮而寬爲之期夏有至十月秋有至明年二月所以紓民力也初宋祖承五代之亂王師興至首務去民疾苦無名苛細之歛剗革幾盡民雖井粟無所增益如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闕無虛意節閭閻若獲戴領亦數蠲之而又田制不

康濟譜 卷之八 賦役

七

立畝畝轉易丁口隱漏兼井爲肩者未嘗攷案治平以後開墾歲增稅額未定故賦入之利視古爲薄或

二十稅十或三十稅一

○本朝田賦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二合五勺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場地每畝三合二勺沒官田每畝二斗七升七年詔蘇松嘉湖等府如每畝起科七斗五升者減半十三年詔河南陝西山東北平布政

祖

司及鳳陽淮安揚州廬州等府民間田土許儘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二十年令本部覈實天下土地其兩浙等處富民多畏避徭役詭計田產遺監生往丈量畫圖編號悉書主名爲魚鱗冊以備查考山谷新開田土原係應禁山場者俱與開豁稅糧成化七年之令也府州入官田土撥附近無田小民耕種弘治

六年之令也

宗仁厚之意大率類此

康濟譜

卷之八 賦役

八

兄寬爲左內史治民勸農卑體下士務在于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利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濶代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復有軍發在內史以召租殿課當免民間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銀屬不絕課更昂上訴此愈奇寬

潘鍾長氏曰惟不求名聲則事事務實故能真得人心然非卑體推情擇用仁厚之士易克矣意下究乎可見居官者獨任實難左右尤要也金孝章氏曰殿課得最此與祁原事略同力貧而

康濟譜

卷之八 賦役

九

精心好學亦與原同然吏稱寬為人溫良有廉知  
 自將懦于武斯又其致力于內者乎當羣才競長  
 之日不於能不近名一意勤農惠下與民假貸以  
 寬其力民則何忍負之宜其治之卒見奇于上也  
 王承當太宗時為右補闕渠魁納土受命往均兩浙  
 雜稅先是兩浙田稅畝三斗承悉令畝出一斗使還  
 責以輕減稅額承對曰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  
 既為王民豈當復循偽國之法太宗從之凡畝稅一  
 斗者自王承始

金孝章氏曰既曰均稅自當以損上益下為心使  
 出始不為民厲耳後世法祖密焉無之而不稅也  
 無之而弗加也額愈多稅愈重夫獨非王民歟司  
 世者何以緩之

韓休為藍州刺史號于東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嘗  
 稅廐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稅而與它  
 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曰此以便民豈徼惠乎執論  
 不置吏自恐忤字相意休曰刺史知民之弊而不救  
 豈為政哉苟以利民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諫民

北止風為  
片下而備  
輕重之弊

丁可微而  
了者

康濟譜

卷之八 賦役

十

甚便之

潘鱗長氏曰得罪宰相罷官止耳得罪于民何止  
 罷官而已哉夫誠內不自負其心雖在至苦之地  
 必有其所甚甘者也不然忠臣孝子何以九死而  
 靡悔乎鄙哉張說之度韓也智出其下數等小吏  
 不足論矣

楊炎相德宗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  
 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無主客以見居為薄人  
 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稅區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  
 均其稅庸難徧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  
 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所歛錢粟足供  
 內外天下便之

按炎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  
 物價愈下所納愈多輸二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  
 民愈困此度支有虛估之給州縣有剝價之納而  
 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收科役日召額率配日和市  
 以巧避徵文且聞架借商除陌之征復不一蓋比  
 大曆之數不知幾倍則民大困矣自建中以來朱

同感懷情  
具得本末  
解屋事  
虛實之衡  
者以此以  
平書其間  
端足動衆  
抑貴不放  
乃偽避役  
而獲利重  
因失  
行之既久  
雖有良法  
不能無弊  
甚貴神明  
通之丘文  
此論其  
時而不察  
以此違格  
之議也

康濟諸

卷之八 賦役

十一

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國用不給已詔增稅錢而又不膏爰水旱戶口減耗惟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故貞元中陸贄疏論其害略曰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財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于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田倉直輕而重以爲富者有流通蓄息之貨數券而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緡失乎長僞挾輕貨轉徙者脫攝役較本業不遷者因欲求此誘之爲奸賤之避役也且舊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績麻布今效算緡之末法估資產爲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日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兩稅之弊大略如此丘文莊亦言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田簡數爲易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許兩稅之外不計分外科索然兵興費廣不能不于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

法之弊也

韋阜爲陝西觀察使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皇曰使民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其期而賦罷

潘鱗長氏曰嗟乎徵租于未熟之前已爲厲政乃督稅于未種之日民何以堪時勢相迫惟賴仁民

君子寬六刻則民受十分之惠耳責絲羅穀劍肉醫瘡真有味其言之者乎

陽城爲道州刺史賦稅不時觀察使數加誚責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

康濟諸

卷之八 賦役

十一

官督賦至州惟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于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仆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自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遁去

李慶雲氏曰吾讀諍臣論而笑昌黎之張虛說也

陽城有道士也而譏彈橫出宜陽城見之不屑意乎千鈞之弩不爲奚鼠發端彼誠欲重用之耳昌黎責以不急進言誤矣夫言不投機而第取以塞

康濟譜

卷之八 賦役

主

責則事君教者所以見誦于尼父也。觀其申教陸  
 幹與廷論廷齡忠肝義膽震動朝野而又慟哭于  
 廷欲壞以白麻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始與二  
 弟及賓客痛飲人莫能窺其際非一世之豪吾恐  
 朝膺豸冠夕呈霜簡論列義善疎不能需而不知  
 有道者正不如是歟為道州刺史勞心撫字使按  
 之者中道逸去自囚于獄令觀察汪窮吏臣稱其  
 以撫字治民以直諫致主以忠孝勉諸生以友愛  
 處弟妹遺愛碑文彷彿猶有生氣韓即隆山斗之

望亦當仰而心折諍臣之論或不盡實乎惟不盡  
 實而平惟西之碑所以見仆于石勇士云

范仲淹知青州會河朔艱食青之賦輿置博州納場  
 青民苦之仲淹戒民納價每斗三緩納鈔與之移書  
 與博守遣官輓金詣博坐倉以倍價招之蘇巨榜數  
 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不假廉奇惜舍可也至  
 則質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  
 千緡按等差給還之青民因立像祠焉

潘麟長氏曰與賦遙致本欲以濟河朔而青民病

以收舊款  
 以民民生  
 以子加  
 以民不  
 以民亦  
 以民推  
 以民不  
 以民相  
 以民相  
 以民相

康濟譜

卷之八 賦役

主

矣于此納價于彼據勢應免輸餉之資轉得衍餘  
 之給豈非兩地均便者乎故良吏之于民事也嘗  
 不憚煩不憚煩而其既也遂有餘矣俗吏則憚煩  
 憚煩而其既也勢有餘矣非視民事如身家之事  
 以亦安能處之無憾如堯公者哉

程顥為進先主簿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料買則物  
 價騰騰歲為民患顥度所需使富家預備定其價而  
 由之富家不失望而鄉民所費尤舊不過十二三民  
 稅皆移近邊載往則遠運就獲賈價高顥釋富民之  
 患差役急則互相糾訴縣都遂為仇讐顥盡知民產  
 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及知扶溝朝  
 廷遣使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葬券  
 以自明詔改稅作租聽賣易如私田民乃服顥以為  
 不可使至謂顥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顥曰民徒  
 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稅奪田則失業無以  
 生矣因言使者當以厚為心不可便己以害人其  
 人感動謝曰願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

潘鑄長氏曰觀程子之詞停酌劑委曲周至悉自學問中來非徒才士之所能及也惜神宗未竟厥用致使其澤不得大被于天下深可慨已

鄭鑄知深陽縣歲饑民多逃亡清司按籍督通賦不少貸驥患之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之以法驥曰著全約三稅爲寔數今不除則道愈多民愈不辨使者不能屈卒聽之

金孝章曰鑄荒餘無得不即與薄墊幸矣主籍或尚有遺定之指書隨則送還等遺之望若猶不

康濟諸

卷之八

主

少貸者無乃甚乎鑄劑手與寡驥之于民匪以爲惠也曰是則有太治者楚嘗焉耳

范應鈴爲永新尉郡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如議既而復權以餒核之數應鈴力諍不從即郡力言反覆數四帥聲色俱厲應鈴從容曰某非徒爲八鄉貧民乃深錫州家耳貧民迫之恐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歸未易再也帥色動訖如所請

按旂曳後宜至秘閣入見首肯今者公論不出于君子而泰以達君之心紀綱不正于朝廷而幸

于弄權之闕寺聞者側目徐鹿卿嘗曰范旂曳經斷似兒寬夾獄似馮不疑治行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真確輪並

劉筆爲冀州南宮令其俗凋敝賦甚重輪絹匹折稅錢五百綿每兩折錢三十餘民多破產擊援例旁郡條請裁以冲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擊固請曰獨二州六邑彼此苦矣非法意但朝廷不察耳遂告于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匹銀錢至五百綿兩十有六民歡呼至泣曰劉長無惜者也

康濟諸

卷之八

去

潘鑄長氏曰爲令者無權當則民困日深而上不見德朝廷雖有美意何由下達而民之疾苦何自而上聞耶今旂曳民困與本無勅民破產矣明知怒且勸也而固請焉非仁心爲質之君子其孰能之

馬人望爲松山縣令歲運澤州官炭獨被松山民至有徹室窮黨以避重役不者必至捐軀蕩業人望哀之爲請於中京留守曰普天之下皆王土耶皆王民皆王民則皆王役豈有擇州運炭獨役松山耶留守

怒吏吏繫幾百日復引詣人望不屬留守喜曰馬君爲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聞于朝會詔檢括天下戶廿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起人主之怒心長厚歎之終笑大率十得六七足矣同知留守謂曰我公慮遠吾真不能及也

潘麟長氏曰馬令爲民請役至不恤以其身逢留學家之怒雖經吏繫而猶不屈特何斷斷也留守棄卒焉改容而推謝焉豈非臣職之必見諸乎若康濟

卷之人賦後 七

其深懷遠慮真有大臣之風抑非俗吏可及者矣郭詒淳化中監通利軍攝肥鄉令時田賦不平歲久不治詔到職念曰賦稅不均則富戶獨免貧民受困隱占益多逃亡愈甚公家之課將益虧矣是令罪也乃閉閣數日以手步防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並無租之地者百餘家蔽通賦八十萬流民皆復

潘麟長氏曰丈量之法未始不可行須得如諸者除其無地之租則不致賠累正其無租之地則不

致隱。占。庶。貧。富。不。致。交。困。而。逃。亡。得。以。復。業。矣。誰。謂。其。擾。民。乎。

蘇頌知江寧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無稽每發欲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五問民鄰里丁產議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古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剋剔風靈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邑法之至率其民拜廷下以謝馬伸爲成都縣丞到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伸伸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伸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連禍守曰君既知其弊何辭伸至場中諸色人果豐飲食玩好文飾笑女凡可以蠱誅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伸乃逐一嚴察吏卒不容纖芥員未至者略無留滯時倉使孫侯拔部早行見負擔者道傍假寐詰問之皆曰今好受納官某等至無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嘆息不已抵郡卽呼吏書牒薦之卽日收秩伸嘗語人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于人也

卷之人賦後 六

康濟

不爲諸色人所中則把柄在我吏口無以制之向空得刑地要之生手



鮮于侁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助使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婚錢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除其半。神宗是之。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吏廉按。詰侁不撒之故。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凡居吏部九年。治所去閩中近姻戚。窮年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潘麟長氏曰。東坡氏稱侁三難。諒哉言矣。乃余觀侁別有五難云。安石有臺名侁。獨早識其壞。亂天

康濟譜

朱之人

尤

下與呂誨同見機。先一難也。蘇軾自潮州赴獄。親知皆絕。獨侁往見。或勸焚往來書云。恐獲罪。侁願以忠義分諱。二難也。當時學者溺安石新義。以干進。侁獨刻意古經術。著書傳易。斷爲范鎮孫甫。推許而孫復與論春秋。亦謂今學者不如三難也。元祐中在朝之臣如侁者有幾。顧使久居東西京。拜議諫。遂以疾求去。失惜哉。

○戶口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

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綱。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賑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按寬疾以上五者皆困其所不足而養之也。乃富而有財者。又固其所有餘而養之何耶。先王蓋深

康濟譜

朱之人

三

有意于其間也。李觀曰。由皆阿。辨桑皆可。蠶材皆有所助。貨皆可通。彼獨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聽上令也。使天下皆貧。則爲之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徭役。不專取以安之。世俗不辨是非。不別淑慝。區區以擊強爲事。意富者乃彊耶。彼按理而誅者。果何人也。丘氏亦言。富家巨室。小民之所賴。周家所以裁富千民者也。彼偏隘者。往往以抑富爲能。失周官之意矣。二公之言。可謂公而正矣。

周禮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

其可任與其可施舍者掌其政令禁戒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籍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周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太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族司寇協姦牧協職王協華康濟諸

卷之八 賦役

主

易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成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耨獲亦于籍獮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杜氏通典云古之爲理也在乎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工以興國家富足教從化被風齊俗一

矣然則漢口之外有漢口之民者豈微哉又曰版圖脫漏人如鳥獸聚走其制而棄以之乏國以之貧矣

○兩漢戶口

西漢至孝惠元始間民戶至四百二十三萬二千六百十二口五帝元百五十五萬四千四百七十八爲極盛矣蓋自高祖以來東漢之世戶口之數皆不及此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備其賦至五十六而除已十而傳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而且役之

康濟諸

卷之八 賦役

主

非古也然額輕于後代至昭宣時又時有減免且令流民還補者勿算故其時膠東相王成遂增上流民占八萬餘口以塞鹽貨則以流徙者美數既除州郡無遺貢之責而民可客也以元始之衆而戶口乃漸虛焉或疑之故與

隋唐戶口

隋承周得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泊于大業二年并戈不用雖十人補乃軍入百九千萬杜佑曰西魏周齊賦重役輕民不堪命多依豪室

高頴親流冗之弊建輪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爲浮客被強宗收大半之賦爲編氓奉公上業輕減之征皆投報口數故陳隋實儲逾于天下人俗康阜頴之力也

唐開元八百九十一萬戶天寶九百六萬七千戶元和時僅二百四十七萬三千較天寶初失其三

按胡寅論隋氏戶口之耗不咎楊李而咎獨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史而罪楊太真李林甫元和之耗則又歸其獄于程異皇甫鎛之聚歛嗚呼私意

康濟諸

卷之八

重

行于宮禁而災禍延于閭閻小人用于廟堂而盡害及于黎庶人君之欲蕃民生者其向去讒遠色賤貨而仁于貴德也哉

宋戶口

宋祖開寶中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四至仁宗嘉祐間主客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

按宋開寶至嘉祐間未及百年而戶口已益四位豈無由哉則以太宗以來之休養也眞宗朝三司

使丁謂言獨復諸路租賦除免日筭聖澤寬大恐有司經費不給眞宗曰國家所務正爲澤及下民但就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然富足仁宗朝大辟擬者皆令減上而所活歲以千計非使請加兵高麗仁宗曰加兵未必能勝且屠戮百姓卒疲兵京師疲出通又屏以救百姓數之蕃庶宜哉

○本朝戶口

宋高宗建炎三年戶口

大明會典載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人口總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三然其總計六千五百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一口然南極珠崖非極沙漠東極遼海西極洮河地極廣而民未蕃何耶故游民商賈洪武十三年禁之矣異姓合族正統十八年禁之矣豈流移脫漏而刑獄賦歛有以嚴之與

康濟諸

卷之八

重

諸司職掌凡各處戶口每歲取勘明白分器舊官新役開除實在總數縣報州州報府府總報布政司布政司類總呈達戶部立案以憑稽考仍每年本部具奏行移各布政司府州縣撰造黃冊編排里甲分露上中下三等入戶以憑點差若有逃移者所在官

必須窮究所逃去處移文勾取問罪仍令使業  
事例洪武五年令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  
戶口錢糧之籍陳于臺下祭畢收入內庫藏之蓋其  
重也

按唐李翔有言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不知輕賦  
之得財愈多丁且逃籍重則秋後隱漏以避役欲  
人增戶口者惟輕徭可也馬端臨有言唐調立征食  
其增則戶口之數愈減此公可謂通知本之論矣

康濟譜 卷之人賦役 重

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  
其舍者國中賢者能有服公事者老者病者皆舍均  
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凶札則無力征旅師凡新阡  
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新其征役所請免之也

王制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按三代役法莫詳于周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

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  
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愛此鄉役也然有司徒  
焉則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有族師焉則按民之衆

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衆之老幼以起役有  
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起役故其事力也相稱  
而其爲役也適平而又軫念國中之民與夫貴賢  
能勞老疾之人及其新阡則無征役凶札則無力

政而族鄰之職又聯其比伍族閭使之相保相愛  
此皆先王行役民之義而存仁民之心者也嗚呼  
今民之生于斯時者亦幸矣奉考索

善定公問于顏回曰牛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  
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  
康濟譜 卷之人賦役 美

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  
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  
今東野畢之御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猶求馬不已  
臣以此知之

職役總論  
一馬氏瑞臨曰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

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觀春鍾疲  
筋力然後謂之役至于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  
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鄉大夫有縣大夫而後

唐書

卷之八

主

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責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一也其在族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閭胥曰鄰長皆中士也曰族師曰鄰師皆上士也曰黨正曰縣正皆下大夫也曰州長則中大夫也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勸成風俗每亭有亭長耆老掌聽獄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

唐書

卷之八

主

曰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時觀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為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觀太中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為故有輪差之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污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徭役者無以異而至于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徭役之禍反不至此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比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為姦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總之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為吏者以狐兔視其民睥睨采賄惟恐墮羿之計不早為民者以戎寇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璧之為殃上下徂伺巧相計度于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不能為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饒臺稱事無俾有多藏之

今昭德堂  
二本四  
心然後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思愛素年役  
於人者如臂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憚既無困苦  
之擾不作避免之念則技籍召而役之可矣奚  
曰僱曰義之紛紛哉

○本朝戶役

高皇帝重里老每都立申明亭凡民間爭訟事理無  
管四十以下悉令聽理決斷有不聽處徑赴縣告  
者比越訴論又詔老人隨縣實朝觀得陳民間

康濟諸

卷之八

吏

疾苦及縣官不法事老人得以入仕糧長或以授  
官深得古意今此法不行老人亦有輪充者里長  
或有僉僧戶者老人必推齒德而不得以戶名虛  
應里長雖論糧多而不得以賤甲濫充則人自不  
以役爲苦亦何必爲鄉約添註也

明制凡各屬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籍上中下三等  
人戶仍開軍民匠龜等籍排年里長依次充當外其  
小大雜泛差徭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入戶點差  
萬曆初大學士張居正申明優免之例京官一品免

三十石三十丁二品免二十四石二十四丁三品免  
二十石二十丁四品免十六石十六丁五品免十四  
石十四丁六品免十二石十二丁七品免十石十丁  
入品免八石八丁九品免六石六丁外官半之致仕  
者免十之七閒住免其半教官舉監生員免二石二  
丁雜職省祭吏皆免一石一丁今爲令者多抑武秩  
非令甲矣

康濟諸

卷之八

手

康濟諸農桑卷之九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姬氏辟錄。寔摩有部。彼民之弗勤。孰阜其財。爰歌

幽風。風斯永哉。次農桑第九

潘麟長氏曰。自其棠之風。徵長人者。率以舍郊。課

農桑。爲沐。務。日惟高居。緩帶。燕堂。署。以爲體。固宜

然而不知。非所以親民也。况農桑爲王業之本。而

可緩乎哉。故昔勸重農。務。終始。留此農務者。垂爲

康濟諸農桑卷之九

養民勸而種植之。要則則卷中之誠重之也。

昔黃帝畫井分疆。依神農耒耜之教。導生民之利。

稼穡爲審。所從來矣。堯置授時。禹勸溝洫。稷播嘉

種。弘配天之烈。而邠風陳詩。必報桑趾。築場納稼

之間。王猷基焉。周官體國。舞野。安懷邦國。辨以土

宜。分爲井數。有徑。有塗。道以正其疆界。有溝。洫。澮

川。以宣其水澤。安厖以田里。利厖以興鋤。勸厖以

時。罷任厖以疆宇。而帝王所爲。因天規地。率育羣

生之良法。于是乎大備。秦開阡陌。而井制廢。漢去

古未遠。文帝有其時。而不爲唐太宗銳意復古。爲而無其臣新莽非其人。周世宗非其時。而王遣卒不可復矣。三代以後。善法古而師其意。唯是

皇祖二百七十年來。藉餘烈以休養。庶幾登平上理矣。而邇乃財殫民窮。誰獨無根本之慮。夫土穀不修。饑重五材。農食弗先。奚貴八政。書不云乎。法祖攸行。

皇祖宵旰。民依。番憲萬世。芳躅固班班可述也。

烈祖雖式恤民。亦各有勤政。謹用揚勳。綴以諸臣末

康濟諸

卷之九

十二

議脩考鏡焉。繫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聖神。憫元政之昏虐。目擊羣雄。無

救民者。親提一劍。出元于水火。諸艱。而疾厄之

苦。業身嘗于田間。復與衆英賢。浚究民生利病。故

注意于農事者。爲獨詳。渡江初。卽以康茂才爲營

田使。諭之曰。比兵亂。隄防。額地民廢耕作。而軍用

浩殷。理財莫先于重農。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

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以時

蓄洩。毋負委託。又以茂才所屯田積穀。獨先切而

康濟諸

卷之九 農桑

主

德培不及申令各督率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  
又下令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  
畝以上倍之有司親臨督勸情不如令者罰謂中  
書省臣曰爲國以足食爲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  
夫本業而軍國費悉自民出今春和時宜令有司  
勸農事勿奪其時仍觀其一歲中之收穫多寡立  
爲勸懲吳元年冬祀闔立世子從上命左右  
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飯食器用還謂之曰汝  
亦嘗知民之勞苦抵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  
不離泥塗手不釋耒耜而禾莠草樹粗衣糲飯其  
以供國家經費甚苦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嘗念農  
勞取用有節使不至于飢寒也比登大寶洪武  
元年卽詔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徃浙西覈田畝  
經理以實聞毋致有增損爲民病二年二月上  
躬幸先農以后稷氏配遂耕籍于南郊又命皇  
后率內外命婦齊北郊供郊廟衣服如儀自  
是歲爲嘗是歲五月駕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  
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

康濟諸

卷之九 農桑

附

見田者見烈暑而教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至  
此夫農爲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爲司牧  
者壹嘗憫念之乎三年以中原久被兵田多荒蕪  
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掌其事夏久不雨  
乃擇六月初四日帝素服草履徒步詣山川壇  
躬禱設素席露坐晝暴烈日夜臥于地皇太子  
捧楮進農家食凡三日已而大雨霑足四年興廣  
西水利修治興安縣馬援故所築靈渠三十六陡  
水可溉田萬畝已又命江寧道官徃廣東買耕牛  
給原諸屯種之民有司考課令必書農桑學校  
之類違者罰聞士卒有饋運渡險溺死者終夕  
不寐乃命羣臣議屯田法以圖長久十四年上  
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穿紗絹布商賈  
之家止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  
不許穿紗絹著大誥言古田井于官驗丁給民土  
農工各有專務商出于農賸朕思治窮源與民約  
告凡鄰里互相知丁互相務讓絕不許有逸夫二  
十年上又念民貧富不均富者畏避差役徃往



以田產詭寄飛灑奸弊百出有司至莫可詰而貧者益困乃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爲九區區設糧長四八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爲冊謂之魚鱗冊上之而經界于是乎始正先是詔兵興後所在流徙新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卽田主歸有司于附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墳墓房舍題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河東山東罪惡等處民開田主聽所在民儘力開墾

康濟諸

卷之九

五

爲永業毋起科二十五年度詔郎中劉九皋言古狄鄉民遷於寬鄉欲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也河北諸處自兵後田荒居民流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潞澤民無田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科繇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焉冬下令五軍都督府調養兵而不病于農莫若屯田若但使兵坐食于農農必敝其令天下各衛所督兵屯種以舒國用已又命移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田之民往耕淮南運南潞和等處開

田仍爲蠲賦給鈔諭戶部尚書楊清曰國家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要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爲侵擾也武定侯郭英請築魯王塋門享室周垣上曰使民以時奈何當耕種之日急築垣以奪農時乎止之二十七年令戶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萊里百戶種秧三畝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五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弱爲壟每壟栽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完具如冒報違者誦成邊又

康濟諸

卷之十

六

以湖廣辰遠永寶衡等處宜桑而種者少命于淮徐取桑種三千石題其處給民種之尋遣監生人材詣天下督吏民饑農田水利而具勅天下諸陂塘湖堰可蓄畜簡旱燒宜洩防霖潦者各因地修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疲害吾民廿八年旨下戶尚書言百戶爲里春秋耕獲之時一家無力有家代也又命天下鄉置義塾遇農月晨鳴鼓聚皆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亦罰蓋當是時撫養之地在在永

麻游散之民入人錢。每月旦召京師父老。躬諭以力田敦行。恒若飢寒之迫吾民。

建文帝嗣極之元年。卽下養老墾田賑貧減租之詔。而方孝孺志恢王道。謂井田爲必可行。雖常利微。旁午一時。君若臣猶然不忘保民之思焉。

文皇帝入續大統。乃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諸。蘭兵處徵耕牛于朝鮮。送至萬頭。每頭酬以絹一疋。布四疋。以其牛分給遼東諸屯士。皆謂戶尚書曰。近因兵戈蝗旱。民流徙廢業。不及今勸相使盡。

康肅

卷之六

★

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其養遣人督勸毋忽。首命培安侯王忠往北平安。插屯田軍民。整理屯種。已又光王尚書黃福奏。給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牛具。如舊平例。諭令夏冬屯于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闢八門。以便出入。而聚旁近四五屯。輻重糧草于此。俾無警各分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保。待援兵使寇至無所掠。又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牛耕種。開田視歲收之數。定考較法。謂之樣。

康肅

卷之六

★

田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以與軍。廣東奏番夷入貢方物。請用民力搬運。上曰。爲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入貢不絕。皆役民。豈不大妨農事。其俟十一月農畢。乃令接運。聞柳州自正月至六月不雨。憂形於色。乃命戶部亟遣人往視之。又下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創髮爲僧者。并其父兄。發五臺山輪作。畢日就非京爲種民田。車駕非征。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餽賜者。聞責之曰。農終歲耕。祇以供國用。汝獨不念邪。斯以病。昭皇帝監國時。台州啓修復河道。諭工部以春秋恤民力。而議不時。許令農隙修築。皆赴召。過鄒縣道。逢飢民。惻然才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示百結。突釜餽什。歎曰。民窮不上聞。至此乎。召老父問所苦。賜以尚食。復責山東布政使石軾中曰。民窮若此。動念否。軾中以奏免田租。對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租。邪。速發官粟賑之。人六十毋。棋擅發吾見上自奏也。及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

卽勸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覆實除  
召別佃中官田聽民田例起科已諭戶部今天  
下衛所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  
法工給事中郭永清疏乞令有司如舊制嚴督里  
老百姓以時開田園脩陵堰種桑粟從之上嘗  
促詔賑淮徐山東飢言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  
緩其重民命如此在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廟  
號曰仁允矣哉

章皇帝舊勞于外知小人之依禮部進籍田儀注

康清諸

九

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桑盛以事天下  
務農所貴有實心耳令戶部移文郡縣均徵徭勸  
農桑貧不給者發倉賑之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  
下栽桑粟今砍伐殆盡有司不督民更栽致民無  
所資上曰古宅不毛者罰重布祖宗養民意  
甚重其申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官巡視豈  
謂陵途中憫乘耒耜者爲賜鈔因御製耕夫記  
諫不忘又嘗諭吏部臣以欲使農民得所在擇賢  
守令因出

御製憫農詩一章示之而喜雨則有詩織婦則有詩  
勸風圖則又有長詩令揭便殿資警勵又令北直  
隸地方昭洪武二十八年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  
墾田地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種蓋管反  
覆章皇帝愛養懿旼而渙有味乎其言也曰朕

祇奉祖宗成憲諸司事有奏請者必考舊典兢

兢民事斯固其法祖大端云明興七十載于茲

高皇帝深仁厚澤業莫不拔之基而農業艱辛載在

皇陵碑記且務本之訓傳自文皇勅示日當午

康清諸

卷之九

十

之詩爰及仁廟休養生息堂構相承天下方脫  
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舉而久任肅法字下役  
簡賦薄安堵蕃富號稱治平比英廟冲齡嗣位  
臨以太皇太后猶襲餘麻無忘民瘼楊士奇等  
上言曰太祖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又開濟陂塘  
修築圩壩以備水旱歲久弊滋水利多湮請京廠  
幹者往督有司平糴備荒修復陂塘圩壩卽用以  
殷最有司得旨令亟行之蓋本朝高章  
一創一守先禹湯而邁成康其傳家經國惟是重

農爲啓佑而億萬載無疆惟休厥有年矣景泰間商學士輅陳邊務言口外田地極廣其附城堡高腴先經在京助臣等家占作莊田其餘閑田又被鎮守總參等官占爲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下所司查議由成迄弘蓄積寔寡而盜淺繁乃下令申飭洪武中預備四倉之制括鍤金糴粟及勸借里戶以備旱澇已又招民輸粟補官暨贖罪而督有司積粟視州邑大小有差法具備乃貴戚內臣則往往有莊田又有皇莊田倣宋季公田租課典

能準無缺之金賦以付肅皇夫亦孝廟之不忘國恤所貽者遠也肅皇帝起自潞邸適公私需耗之後御宇三十年以前軫念民事尤切允給事中底蘊言改皇莊爲官田禁諸勳戚家不許朦朧陳乞一掃中葉來幾徇民之擾害又下詔言農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各該撫巡所屬官帶農田衙者不許營別差委務督令舉職循行勸課其原未設官者委佐貳主之歲嚴其殿最其土田爲水衝沙塞江海淤淤者節有豁除所司不能究宜獨優富家不及貧弱加之灘派包賠細民滋困其擇廉節官勸墾豁除之九年建先蚕壇于北郊十年行祈穀禮于大祀殿已而召瞿學士暨等偕往西苑視收穫帝御郊風亭諭諸臣曰農之勞苦親見爲真我聖祖嘗有訓曰衣帛嘗思織婦之勞食粟嘗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爲粒粒辛苦也又建無逸殿書周書無逸篇于其壁題其旁亭曰省耕曰省斂舍曰恒裕刻與獻秀虛製農家松律于殿壁御爲文記之意念遠矣誠

所爲垂章尤於諸屬酒密潤於窮恥蓋猶有恭儉  
之思焉至穆皇帝以及

今上重農仁政者慎輯之然細觀

列聖之重農如此司牧者可不不知所省乎

召信臣長上燕俗輕劉寡積奸商販不田作歲中仰  
糴他縣少遇饑荒爭糴殺傷者亡算信臣憂之乃設  
爲科禁抑商賈重耕農令民保伍卒畔春至躬行田  
畝省民勩怠勤者勞之怠者厚罰婦女有不事耕織  
者乃革其父老切責之親督制田器織具令各種桑  
蠶

以蠶種麻以緒吏民殷富厚賦增倍向之商販皆樂

趨田畝去之日蔡民感泣其治南陽一如上蔡所在

稱君父

其潘縣長民困仰賴他縣助饑荒之數十嘗八九抑

其末起者則其自殷富而家給有餘其勸勤罰怠切

望毋靡寧坐求於憂之一念稱之曰父真父也哉○

九江以舊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  
奉祀信臣家而南陽亦稱之班史稱所居民富所

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者非耶彼專任刑罰  
或抵罪誅若履寒年之屬世之爲吏者可以知所

法鑒矣

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畝歲代其處  
故曰代田古法也右後漢書卷之四十四後漢書卷之四十四

漢書長氏曰按趙過爲代田之制大都倣後稷之

遺又善田者今學養商之狀虛半者教以入耕之

法命李松宮璠教民于邊郡其後邊城河東弘農

三輔太常民皆便之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

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蓄積然則務本之政可

緩哉○按武帝元狩初董仲舒上言春秋它穀不

書至麥禾不成則書之蓋重之也請詔大司農使

關中民益種宿麥毋後時從之又言古井田法

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古

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兼井之路然後可善治

也竟不能用至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

秋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故以趙

通爲搜粟都尉也

引運治勸諭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  
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其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五  
疋畦其二母雞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  
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起田秋  
冬課收歛歸畜果實美矣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  
吏民皆殷實獄訟息而民皆樂業以誦習爲事  
潘鑾長民曰民亦體道所驅耳上好強勇則民習  
刀劍士務本實則民親耒耜從違與革之間相去  
懸殊

豈不遠哉

任延守如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嘗告糴交  
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墾闢田疇歲歲開  
墾百姓充給

董恢令不其小民有犯法違禁者輒隨方曉示若吏  
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餽之禮以勸誨之明  
蠶種牧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  
民歸化徙居二萬餘戶皆務農桑

潘鑾長民曰爲政者欲境內清靜獄無滯囚則莫

如查地疇之荒蕪以開墾之洪其法曰當人墾  
之時即宜稽鄉約保甲某鄉荒地若干頃失業若  
乎人妻使人懷其生地盡其利當隨鄉俗立墾田  
之法而往往行之難久者有三病焉荒地崎嶇盤  
結久不行犁一旦墾之開墾民將若於無生具病  
一貧民枵腹胼胝日不聊生一旦強之耕佃民將  
苦於無子種病三不得已而開矣耕矣居無何編  
不冊籍民將苦於起科病三爲今之計不必下鄉  
曉諭不必借示曉諭亦不必刑驅威迫惟在勸斷

之閒自爲開墾之方焉凡小民與訟者經縣詞窮  
罪分三等律有明條曰有左曰納有力曰無力其  
在有非者棄業敷足全田牛具開荒田一項免納  
照優其甚窮有力者家業頗足全出牛具開荒田  
五才畝免納贖錢其在無力者家業雖不足而力  
取去身有餘以身得罪卽以身贖之亦分爲三等  
應杖六兩者令勸開荒田十畝應杖七寸者令勸  
開荒田五畝應杖八寸者令勸開荒田三十畝  
家有兄弟妻子者助之免其的決此

約長爲農。農事作而時。有之。勿使肉莽滅裂者。俾  
免。則無論有力無力。民各有心。心各有良。誰不願  
爲釋罪之民。樂事趨。如子來也。行之十年。開而  
十邑之荒田。可盡闢矣。然後簡貧民無置錫之地  
者。計口授田。或五畝。或四畝。或三畝。或二畝。少  
不下十畝。又皆設處官牛。量地給散。領地四五十  
畝者。牛五頭。牛有復領田三十畝者。三人給牛一  
頭。領地十畝者。五人給牛一頭。鄰近取便。合具耕  
種。其子孫。世世。領地。秋熟。租。原數還  
康濟諸  
卷之五  
上  
卷與衆。悲此。小。農。悲也。然而無權種地。小  
民。施。亦。後。悲。貧。民。持。地。之。高。而。高。者。每。年。一。畝  
正。始。未。五。種。其。者。更。拜。俱。入。倉。爾。願。永。不。加。賦。且  
勒。石。以。爲。定。規。民。事。有。不。爭。赴。之。而。行。之。永。久。者  
也。夫。承。對。邑。者。正。以。願。望。詞。訟。作。之。二。邑。子。一。郡  
者。可。盡。以。所。交。詞。訟。行。越。對。郡。推。之。諸。縣。無。巡。所  
統。輒。變。所。吏。兩。廣。通。行。兩。下。而。天下。富。安。矣。若。夫  
皇。陵。舊。制。利。官。不。利。民。官。之。心。不。可。不。察。也。  
聖。明。簡。是。吏。之。意。民。父。母。者。誠。慎。思。而。力。行。

之。與。貴。不。專。美。於。前。也。當。此。時。也。  
最。堪。付。德。陽。開。新。用。勸。其。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堪。在。郡。八  
年。妻子。寒。素。如。十。日。重。計。其。功。德。也。其。子。曰。曰。曰。  
金。孝。章。氏。曰。民。至。於。樂。不。可。支。素。而。妻。子。之。寒。素。  
半。無。少。改。於。前。人。然。知。命。性。也。張。子。此。民。之。所以  
樂。不。可。支。也。與。  
五。蠻。皆。摩。娑。地。楚。民。知。樂。其。地。方。有。餘。而。修。其  
不。可。支。也。與。  
修。起。無。廢。教。民。犁。畔。自。是。壟。闢。倍。衆。境。內。豐。給。遂。繁  
石。刻。普。令。民。知。禁。又。訓。令。奉。織。爲。律。法。制。皆。者。於。鄉  
亭。有。文。詞。傳。廬。江。  
潘。麟。長。氏。曰。世。承。戴。黃。帝。之。臣。自。僕。者。始。作。服。牛  
三。以。言。服。用。其。牛。也。故。易。有。服。牛。童。馬。之。說。是。知。古  
羊。意。用。牛。惟。取。其。引。重。而。已。降。及。後。世。其。用。樂。廢。祭  
無。祀。賓。客。喪。紀。軍。旅。樂。鐘。破。廢。靡。不。用。之。殊。有。用。之  
於。耕。者。試。將。末。年。悔。征。伐。遼。東。王。家。痛。之。謂。以。田  
手。秋。爲。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

用耦耕犁三牛三人一歲之收多過殺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時民始知牛耕用力少而得穀多俗皆便之宣帝時龔遂守渤海有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之語遂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趣田畝至是而牛耕之利始流布矣逮夫建武永平之世天下郡邑尚未遍知其利故任延王景之爲守以是教其郡邑之民自東漢以降牛之用於耕殖爲最迄今利賴之

崔寔守五原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

康濟譜 卷之九 漢桑

牛

績細草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責備時爲作紡績織維練緇之具以教之民得此免寒苦是歲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戍虜不敢犯民得以守土寔稱邊最潘麟長氏曰民所病者不務農所尤病者欲務農而不得是在上之休養而加之教導耳

金孝章氏曰大抵邊遠之地最爲寒苦而又數有虜患曾無寧居古今同然此其可憐惻者中上之人民安生樂業享其福而不知究將如何消受若

士人吏邊方而不軫念窮民曲爲存庇吾亦不知其何以爲心矣

廉范守蜀郡其俗尚文辯好求持短長范每厲以仁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例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焚燒日多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潘麟長氏曰天下立一事必有一弊其初意非不美而其後或反以爲病如禁夜作而燒轉多者是

康濟譜 卷之九 漢桑

主

也廉公第嚴使儲水而民受儲修之益此不必家賜戶給而其惠已數矣上民以爲便遂相與樂而歌之然則民所怨謗者豈盡不爲民之人而民所誣訟者豈真分財以與之哉可以思矣

秦彭守山陽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踴躍無所容許彭乃上言宣令天下齊同

金孝章氏曰於稻田頃畝親行相度等其高下簿而藏之則姦吏真無所容其私然土田之勢今昔



民不知桑  
蠶其苦乃  
至如此可  
憫哉

異宜亦無一定之肥瘠是又在守令者隨時斟酌  
不致日久弊生耳良法尚矣尤貴能變通哉

英充守桂陽俗不事蠶織民多徒跣十二月盛寒時  
股裂血出燄火燎之春溫或濃漬甚苦充到憫焉適  
教民種植桑柘麻苧養蠶織履民甚利之

鄒澤令邵陵時遭李郭之亂天下未定邑民疲於奔  
走壯者或聚爲盜弱者不能自立人咸不念產殖農  
桑盡廢境內蕭然澤到嚴立條約驅民之農開稻田  
招撫流移計人給畝俸植桑教以繭絲急情不理者  
廉潔諸

卷之八

主

定有嘗罰時遣吏入存問耆老或賜以束帛其年未  
殺大登民咸安業

郭禹爲荆南留後禹勵精爲治撫集凋殘通商務農  
晚年增及萬戶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爲  
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  
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金孝享氏爲之讀曰荆南郭禹集民萬戶華州韓  
建軍民富贍北韓南郭爲時矩矱南郭北韓亦可  
以觀

招撫流移  
之急務而  
歸之者如  
市全義國  
人不能欺  
而爲政寬  
簡出見  
田疇美者  
輒下馬與  
僚佐其觀  
之召田主  
勞以酒食  
有養麥多  
收者或親  
至其家悉  
呼出老幼  
賜以茶絲  
民聞言張  
公不喜聲  
伎見之未  
嘗笑獨見  
佳麥良田  
則笑耳有  
田荒穢者  
則集衆杖  
之或訴以  
乏人牛乃

廉潔諸

卷之八

主

張全義尹河南時東都府經盜寇居民不滿百戶全  
義遷麾下廿八人材器可任者給一旗一榜謂之屯  
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  
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縣是民  
歸之者如市全義國人不欺而爲政寬簡出見  
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其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  
有養麥多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絲  
民聞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田  
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  
廉潔諸

農之即爲  
縣屬耕之  
即爲良田  
是在人耳  
之以此有  
他故

飽食之民望尹一笑中咄與笑可忽乎哉因是推  
之彼入境而民多饑寒轉徙者必其尹見聲伎而  
笑焉者耳

韓琦司理開封始潘美鎮河東患寇抄令民悉內徙  
而空塞下不備於是浙代寧北大山之北多廢壞盡

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隨足以資敵而已遂請距  
北界十里爲塞地其南則募民居墾至九千六

百頃復爲沃田宣贊奏乞募民墾其罪之  
純純其如民不歸編戶墾塞有罪而情輕者

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焉果自墾而墾  
潘鑰長氏出忠宣按桑之多寡以除其罪之輕重

主設法甚嚴其位大府乎廷用心也夫今日軍籍以  
戰徒籍以殺非益法也勸懲乎谷不然矣或伴死

或借差或借代里甲有發解之擾劑所有口糧之  
費而罪以之鞠鞠者如見者不得而問焉卽所謂

徒者視軍較若故諺有活軍死徒之說然而富者  
買月貧者行焉卽罪中塗施之事所資幾何又安

用此徒爲哉然則宜何如曰莫若以屯法行之方

今日議開墾未有成勅誠恐軍衛之遠近徒限之  
多寡抑礙某處開墾若干畝俟成熟升科卽與准

罪釋放或顧番卽爲世業行之數年將贖土漸  
變爲沃壤奸民且化爲良民矣此與范忠宣同一

限法故錄之六月未申  
劉強知潼州陝河近地軍民乏食率賤賣耕牛以圖

朝多濟發倉儲買之明年耕牛價增十倍強卽出所  
市牛以原直與民撫卹免致墾河東貴縣之

河馬先從縣屬耕牛判限薛麟劉寬野河西邊良田  
康濟諸委之民墾

夏人蚤食其地爲河東患籍檢洗驗視曉諭築二  
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得耕河東貴縣遠輸之苦籍

從之  
潘鑰長氏曰四民惟農最苦故孫江中詩云父耕  
原上田母劬原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

云二月墾新縣五月墾新縣得暇前瘠則却心  
願內李紳云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  
田農夫猶餓死又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  
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四詩描寫農家艱苦情狀

天子臨遣  
丁寧其用  
意爲何如  
勸農者慙

張齊諧

卷之九 廣業

朱家

夫之失職也。祿中之郡。養爲式。其於奉明詔以倡屬郡。慰齊民者。先不敢不勉。繼自今。不殺拊。尅不長。罷訟。不傷兩力。不奪兩時。爾父兄子弟。其亦恭承天地惠澤。母爲情。遂母息。東作。母失收。歛母授。蓋載勤以殖產。儉以足用。有司與民交。致其愛。使公私之蓄。日以富饒。無貽朝廷宵旰之憂。豈不建哉。

日夕此心  
上下交馳  
行而不實  
却思非分  
外事也

金孝章氏曰欄農詩規

罪者此也。爲主者不可不爲民拜此心。勸農文告。

廣濟譜

卷之九 農桑

1139

戒以誠從有事情有懼聞之必勸者此也爲上者  
 不可不與民同此意夫惟憂民之憂而後得以樂  
 民之樂哉予望之望之視民如傷之君子乎  
 虞集爲江淮使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圃堰  
 之人各千入爲農師降官名添設職事勅牒十二道  
 募農民百以者授正九品二百入者正八三百入者  
 從七就令管領所募之人爲農夫每人給鈔十錠期  
 年散歸遂次發

外史氏曰虞集爲元泰定中祭酒講畢因進言曰

京師顯赫數千里皆崔華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  
齊海陽且至淤為沃壤久矣試用浙人之法築隄  
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為之  
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  
百夫亦如之三年厥井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於  
朝而以稅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  
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  
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夷寇遠寬東南海運  
之力也

然不至為益矣今倘能推此井田授官之法於江  
淮邊境之地督發有司嚴勵其民其是國富民之  
道也

附王順農書圖譜

○京師王順農書圖譜

井田圖



萬田圖



廣濟書

卷之九

井

按古制井田九夫所治之田也鄉田同井井九百畝  
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積萬井九  
萬夫之田也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所以通  
水於井也遂人盡井其地歲出稅有差等以治溝洫  
世謂井田溝洫去古已遠不可復觀今按圖譜猶得  
彷彿但後世沿革不能復古古賦曰井九百畝在方  
里中八家百畝其中為公公田共畢私事方後通終  
井萬總名曰同遂人掌役田水何容溝澮畝澮距川  
而東盡力於此嘗稱禹功秦人一變百陌橫縱迫漢

而降王伯業崇戶有增耗世有汚陷各受永業彼疆此封穿引萬末足救災凶使民莫居賦簡時豐田雖不井綽有遺風

今井制廢廢久矣關山東登萊儲存畝泔而東虜竟以勢難踰越不敢犯寧夏多水田有溝塹夏月種作則胡馬不能來故稱安寧以斯知廣畝潯川所以興利厚民亦以設險牢國且也計其授田俾有恒產庶民人衆本業而免為虜民即有豪傑難以卒亂亦正學存言流傳可尋行矣以吳

康濟詩

卷之九

三

越言之古漢陰絕而人民輻輳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從理乎夷高以盡井哉但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於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至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勤為力也嗚呼自限田名田之議先漢不即行而貧富益遠唐李翱來井數做古井田意分不勞講畫作平賦政本二書甚具而來儒張子厚有買田一畝盡為數井之思且講求法制以為不刑一人而可復時曾不告淳熙中朱子知漳州欲行

經界獨丈量隱稅令貧富得以實自占非復若限均田之難亦竟為豪家猾吏所排沮所以深致慨於井田之未易復也惟我

高皇帝體井田遺意而於御製大詔續編惓惓以田不授井為憾諸所為農計於遠者無不酌古準今為萬世法程也當其時三乃新懸有誥奉行惟謹未嘗特為農事設專官人盡農官也以農桑蠶之類縣尉屯種責之衛所非農事修築不得湖上桑菰設官公職原以為民抗

康濟詩

卷之九

三

曰富之衆曰制田里發樹畜舍此更何事事哉嗣後不察而置設府州縣勸農佐貳設屯田水利臬臣又或特遣重臣諸民牧之長其賢者亦或體上愛養至意不然者且見以為業有專官而已可弛問籍也先輩吳世忠有曰臣任給事中時具言水利為農田急務幸准覆行及備員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堰壩如故為豪家壘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塘寬廿百餘畝無勺水資召里老咨問云

朝廷重農而州縣官惟勾攝詞訟之為急其餘塘堰

冊報類非最實。豪強占頃。又置不問。雖奉勅令行。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曷嘗一至郊野見所。謂墾塘渠堰爲何若哉。及亢旱無牧。

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征之。此訟獄所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竊查憲綱一款。農桑乃生民衣食之源。仰本府州縣提調官。會用心勸諭農民。趁時種植。仍將種過桑麻等項田畝。計料種棉等項。分豁舊管。新役數目開報。先章霍韜發價。此乃巡按御史康濟請。

卷之九 農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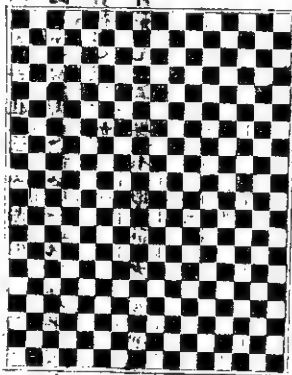
主

急務也。今則徒爲文具而已。其旌舉守令也。何曾稱某守某令。興過若干水利。勸過若干農桑矣。嗚呼。可勝遺哉。夫守令分符而治。儼然古封建侯伯之尊。乃民事不以關心。而一任蒿萊之彌望。謂諸法何且民亦非異於古也。誠爲飭皇祖之法。慎守牧之選。因封疆之宜。修墮需之備。以勞來安集。莫流移。以實農勸穡。驅游惰。以雞豚畜牧。廣字。以開荒鑿渠。普利賴。入治其山林川澤。而接壤成可耕之地。人汰其飛說。兼井而通都。無敗羣之。

奸人開其禮樂教化。而比屋倡任恤之風。人誣其保伍率乘。而合野壯無形之險。有司以此上監司。監司以此上巡按御史。部院一視以爲考成。務久其任而實行之。俾之如。

高皇帝養育无无之意。豈不稱廣世之鴻烈也哉。

區田圖



按舊說區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闊相接。通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于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每區深四尺。用熟糞一斗。與區土相和。布穀均覆。以手按實。令土與種相着。區間留稀稠。存留鋤。不厭煩。畧則澆灌。結子時。鋤生深壟。其根以防大風搖擺。春人候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康濟諸

卷之九 農桑

七

六十石。今人學種。亦減半計。又參考汜勝之書及務本書。謂陽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灌。雖山陵頓阪。及田丘城上。皆可爲之。其區當牙隙時。旋旋獨下。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四五月種粟。及大亦豆。八月種二麥。宛豆。節次爲之。區宜多去。豐險不啻天之道也。故君子貴思慮而預防之。如莊者壬辰戌戌飢歉之際。依此法種者。其免飢饉。此已試之效也。竊謂古人區種之法。本爲禦旱濟時。如山郡地土高仰。

歲歲如此。種戰則可。普熟惟近家瀕水爲上。其種不必牛犁。但整鑿。又便貧難。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已自足食。家口多者。隨數增加。男子兼作婦人。童稚量力分。王定爲謀。業各務精。勤若糞治。得法沃灌。以時人力。既到則地利自饒。雖遇災不能損耗。用省而功倍。田少而收多。全家歲計。指期可必。覺救貧之捷。備荒之良務也。

園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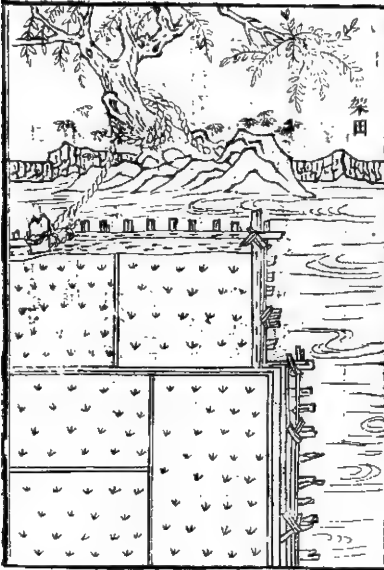


圖曰築土作圍以繞田也蓋江淮之間地多數澤  
 或瀕水不時滄沒妨於耕種其有力之家度視地  
 形築土作隄環而不斷內容頃畝千百皆地後值  
 諸將屯戍因令兵衆分工起土亦倣此制故民異  
 屬復有圩田謂疊爲圩岸杆護外水與此相類雖  
 有水旱皆可救禦凡一熟餘不惟本境足食又可  
 贍及鄰郡實近古之上法將來之永利富國足民  
 無越於此

康濟譜

卷之九 農義

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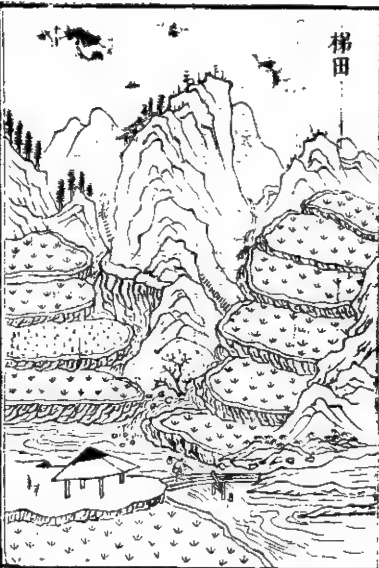


亦作澮澮東有新田又淮東三廣皆有之東坡  
 開杭之西湖於爲水涵草生廣成野田以木可爲  
 田坵畝水高下浮浸有不渝晏周禮所謂澤草所  
 生種之芒種是也芒種有二義鄭玄謂有芒之種  
 若今黃種穀足也一謂符芒種節通乃種麥小滿  
 至芒種節則大水已過然後以黃種穀種之可謂  
 田然則有芒之種與芒種節候二義可並用也黃  
 種自初種以至收刈不過六十七日亦以避水  
 溢之患新種麥田則種泥而種既無旱穰之災復  
 有速收之效得治田之活  
 法也水鄉無地者宜倣之

康濟譜

卷之九

美



梯田



塋田者謂山爲田也。夫山多田少之處。除石至  
 及峭壁。何同不毛。其餘所在。土山自橫。連上至危。  
 顯一體之間。裁作重畝。即可種植。如土石相連。則  
 必疊石相大包土成田。又有山勢峻極。可足是  
 植。種之際。人則循徑緣沿而上。得土而種。種成而  
 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登。故總名曰山  
 田。上有水源。則可一林植。如止陸種。亦宜粟麥。山  
 田盡而地盡。而山山耕細民。必求墾佃。佃爲不  
 利。其人力所至。所露所養。不無少獲。然力田  
 至此。未免難食。又復相稅。隨之良可憫也。

康濟諸

卷之九 農桑

禾

塗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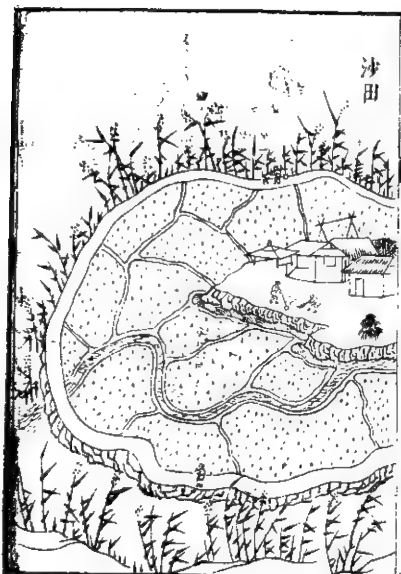
此田者謂山爲田也。夫山多田少之處。除石至  
 及峭壁。何同不毛。其餘所在。土山自橫。連上至危。  
 顯一體之間。裁作重畝。即可種植。如土石相連。則  
 必疊石相大包土成田。又有山勢峻極。可足是  
 植。種之際。人則循徑緣沿而上。得土而種。種成而  
 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登。故總名曰山  
 田。上有水源。則可一林植。如止陸種。亦宜粟麥。山  
 田盡而地盡。而山山耕細民。必求墾佃。佃爲不  
 利。其人力所至。所露所養。不無少獲。然力田  
 至此。未免難食。又復相稅。隨之良可憫也。

康濟諸

卷之九 農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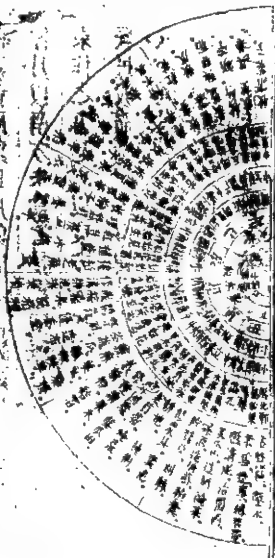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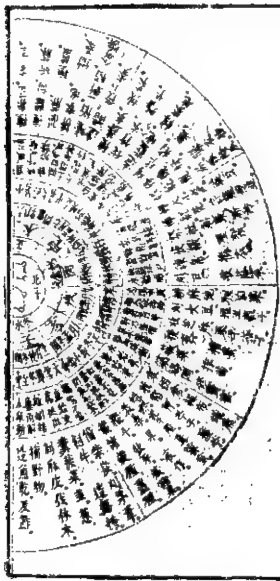
禾

沙田



沙田者此南方江漢沙洲也或謂本江漢  
 時中洲四圍蘆葦密以爲堤岸其地常潤澤可  
 保豐熟者爲沙田可種稻或謂沙洲者聚落可築桑麻  
 或中黃廟沙洲平漫或倚沙洲大港沙洲水所  
 以無水旱之憂故勝他田也舊所謂沙田之田  
 復不啻故田無害於稅無定額正謂此也宋乾道  
 年間近習梁俊彥請稅沙田以助軍餉條施行矣  
 時相葉衡奏曰沙田者以江漢沙洲之水灌田  
 東則沙漲于西水漲于東則沙漲于西水漲于東  
 兩淮之田猶如此況沙田乎且比年兵與  
 時論是之令國家平定沙田其法准舊用兵  
 之地最加優恤租稅甚輕至沙田民耕墾自便今爲樂土云

○授時圖



授時圖

卷之九

星

授時圖示民耕桑時候之圖也授時之說始於堯  
 典自古有天文之官重黎以上其詳不可得聞堯  
 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定四時之  
 仲月以南方朱鳥七星之中殷仲春則辰民折而  
 東作之事起矣以東方大火七星之中正仲夏則  
 辰民殷而南訖之事興矣以西方虛星之中殷仲  
 秋則辰民夷而西成之事舉矣以北方昂星之中  
 正仲冬則辰民隤而朔易之事定矣然所謂曆象  
 之法猶未詳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

清詩

卷之九

望

爲天文器後世言天之象如落下閏鮮于妄人輩  
述其遺制營之度之而作渾天儀曆家推步無越  
此器然歷家有圖也蓋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  
辰日月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七十二候之遷變  
如環之循如輪之轉農桑之節以此古之四時各  
有其務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時而種則失冬太早  
而不生後時而種則失夏太晚而不成故曰雖有  
智者不能奪種而種農事之節也宜篇云萬物  
因時而生而種之者必因之今人雷  
以正月爲始夏下知陰陽消長  
氣候有變而冒昧以作事其充有成者幸而巳矣  
此圖之妙以交立春節爲正月交立夏節爲四月  
交立秋節爲七月交立冬節爲十月農事早晚各  
疏於節氣而星辰干支爲圖便可運轉北斗  
旋極而轉準則每歲立春節於建於寅方日月  
會於雙星東井杓見於午建星辰正於南北詠此  
以在機軸而爲節積三節而爲月積三月而爲  
歲歲成歲歲之中月建相次而復始

康濟詩

卷之九

望

氣候推遷與日曆相爲體用所以授民時而節農  
事卽謂用天之道也夫授時曆每歲一新授時圖  
嘗行不易非曆無以起圖非圖無以行曆表裏相  
參轉運不停渾天之儀燦然具在是矣然按月農  
時特取天地南北之中氣立作標準以示中道非  
膠柱鼓瑟之謂若夫遠近寒暖之漸殊正閏皆變  
之或異又當推測營度斟酌先後庶幾人與天合  
物秉氣至時生養之節不至差忒此又圖之體用  
餘致也不可不知  
按天地氣候南北原自不同如廣東福建則冬  
本不暖而其氣常燠又如抵之宜大則九月服  
德而天寒矣乃草木萌發自開而漸自萌而漸  
則氣候雖差一氣至於餘節之節則五凡萌芽  
方出則提圖也便當以提法  
參之不可膠柱以求效也

康濟譜種植卷之十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泰評

鹽農不易格恭震動順時視土協茲功用守則有財征則有歲厥施優優厥理亦微國無玩農玩農則饒是究是圖灌漑匪迂次種植第十

王盤曰凡墾闢荒地春曰燎荒如平原草萊深者至春燒荒趁地氣

通暢草芽發根夏曰穰音青夏曰草茂時開謂之穰青可當草莖

但根類雜密，須藉強牛，**秋曰芟夷**。其次秋暮，草不

廣濟譜

卷之十 禮植

—

刀福地爰倒暴乾放火  
至春而開墾乃省力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地

氣上騰。土長冒。概說者云。陳根可拔。急苗強。土黑。

墟之田。二月陰凍畢釋。可苗美田。緩土。及河渚小

處三月杏花盛可蒔沙白輕土之田五月六月可

苗麥田也。如泊下蘆葦地內必用鋤刀引之。犁鑿

隨耕起。最得易。牛乃省力。沿山或老荒地內科木

多者。必須用鑿斲去餘有不盡根科。俗謂之埋頭根也。當

使熟鐵煨成饒尖。套於退舊生鐵饒上。縱遇根株，不至擘缺。

妨誤工。或地段廣濶不可徧斫。則就斫枝莖覆

於本根上候乾焚之。其根卽死而易朽。又有經暑雨後。用牛曳礮礮。或輓子之所斫根查上。和泥礮。

之乾則擇死一二歲後皆可耕種。其林大木者則

剗殺之謂剗斷樹皮葉死不扇便任種時三歲後

根株莖朽。以火燒之。則通爲熟田矣。周禮雜氏掌

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

冬日至而耜之。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

令刊陽米而火之。冬日至剝陰木而水之。註云刊。

剝謂析去大地之皮卽此謂除木也詩曰載芟載

卷之十 種植

杜其耕澤澤益謂芟除木而後可耕也大凡開荒

必趁雨後又要調停犁道淺淺龍細淺則務盡草

根深則不至塞壅。龐則貪生費力。細則貪熟少功。

唯得中則可耕荒畢以鐵齒編錢過漫種黍稷或

脂麻綠豆肥勞再徧明年乃種爲穀田今漢沔淮

穎上率多創開荒地當年多種脂麻等種有痛收

至盈溢倉箱速富者。如舊稻塍內開耕畢。便撒稻

種直至成熟不須薈拔。新開地內草根既死。無

荒可生。若諸色種子。年年揀淨。別無裨益。數年之

間可無荒蕪。所收膏倍於熟田。蓋曠閑既久。地力有餘。苗稼望茂。子粒蕃息也。諺云。生賈行商。不如開荒。言其獲利多也。上古聖人制耒耜。以教耕耨。三代以上。皆耦耕。謂兩人合二耜而耕之。詩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者此也。春秋之時。后稷之裔孫叔均。始作牛耕。至漢趙過。增其制度。三犁一牛。則力省而功倍。今之耕者。大率祖此。今易耒耜而爲犁。不問地之堅強輕弱。莫不任使。欲淺欲深。求之犁箭。箭而足。欲廉欲猛。取之犁稍。稍一而已。然則犁之爲器。豈不簡易而利用哉。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墾。再耕曰轉。生者欲淺而猛。熟者欲成而廉。此其略也。天地有陰陽寒燥之異。地勢有高下濕燥之別。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木。齊民要術云。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必須燥濕得所。爲佳。若水旱不調。寧燥無濕。燥耕雖不如濕耕。然堅韌較年不佳。諺曰。濕耕種不如旱耕。去言無益。而有損。濕耕者。自背遠。偏燥之。亦無傷。秋耕欲淺。夏耕欲深。秋耕種青爲上。比冬月耕。復生。初耕欲淺。轉耕欲深。耕不深。則上其美與惡同。

則勸管茅之地。宜縱牛羊踐之。七月耕之。則死。肥勝之曰。凡耕之本。在於趁時。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氣和。和以此時耕。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韓氏直說云。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耕。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極省鋤工。如牛力不及。不能盡秋耕者。除種粟地外。其餘黍豆等地。春耕亦可。大抵秋耕宜早。春耕宜遲。秋耕宜早者。來陽和之氣。在地中。其出易。乘過秋天氣寒。冷有霜。時必藉自。而春耕則恐舊寒氣在內。冷地薄。不放子種。春耕宜遲者。亦此理。諺云。臘天之時也。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土。穰干。一磨其塊。發生草。草生復耕。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壯而弱之也。杏始華。榮。輒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蘭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強之也。此所以因地而利之也。農書云。早田獲刈。縱罪。隨即耕。治。驟暴。加糞。壅培。而種豆。來蔬。茹。困。而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其

所收又足以助歲計。晚田宜待春乃耕。爲其藁待堅韌。必待其朽腐。易爲牛力也。北方農俗所傳。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曠。早田陸地。一犁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執之。量牛強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闊狹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勢之異宜也。凡人家營田。皆當量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騶騶。言力不及而貧多務。得珠寃荀簡之弊。故莊子曰。昔者爲禾耕而齒莠之。其實亦齒莠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此言荀簡之害也。農書云。古者分田之制。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其地有肥磽。故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別。不易之地。家百畝。謂可以歲耕之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謂歲耕其半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爲歲耕百畝。三歲而一周也。先王之制如此。非獨以爲土敝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也。抑欲其財力有餘。深耕易耨。而歲可官稔。今農夫既不如古。

往往租人之田而耕之。苟能量其材力之相稱。而無齒莠滅裂之患。則農穰可以力致。而仰事俯育之樂可必矣。今簡述經傳所載農事之法。兼高原下田地勢之宜。自北自南。習俗不通。曰。墾曰耕。作事亦異。通變謂道。無泥一方。則田功脩。而稼穡之務可以次第而舉矣。凡治田之法。犁耕既畢。則有耙勞。耙有渠疏之義。勞有益磨之功。今人呼耙曰渠疏。勞曰益磨。皆因其用以名之。所以散撥去莠。平土壤也。恒寬鹽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耙勞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實難矣。韓氏直說云。古農法。犁一擺六。今人只知犁淺。爲功不知擺熟。爲全功。擺功不到。土簾不實。下種後。雖見苗生根。在簾土。根土不相著。不耐旱。有蟲死。蟲咬乾死。諸病。擺功到。土細而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碾過。根土相著。自然耐旱。不生諸病。又云。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耕。先以鐵齒擺縱橫。然後犂犁細耕。隨耕隨勞。至地大白。背時。更擺兩遍。至來者。地氣透時。待

十

蓋春多風、不  
即勞、則致地

六

耕種用之故

鬱則不生。生亦尋死。種雜者未生。早晚不均。春復減而難熟。特宜存意揀選。嘗歲別收好穗純色者。制刈麤之。又有粒而或單或窩者。將種前二十許日。取出曬之。令燥種之。沤勝之曰牽馬。令就殺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為種。無好妨等蟲也。種或傷濕。沤鬱則生蟲也。或取馬骨剉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糞矢羊矢各等分。覆余桐洞如糊。先種二十日。以瘦種如麥飯狀。當天晨種時。瘦之立乾。薄

失一故難陰陽書曰。禾生於東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或楊。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荆。農書云。種時之事各有攸敘。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何匱乏之足患。凍餒之足憂哉。正月種麻。二月種粟。脂麻有早晚二種。三月種早麻。四月種莖。五月中旬種晚麻。七夕以後種萊蕪。芥。凡月社前即可種麥。經雨社即倍收而堅好。如此則種之有次第。所謂順天之時也。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又地勢有良薄。山澤有異宜。故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實。山田宜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孝經援神契曰。黃白土宜禾。黑墳宜麥。與赤土宜菽。汙泉宜稻。所謂因地之宜也。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槩為類有三。早熟而緊細者曰秈。晚熟而香潤者曰粳。早晚適中。米白而黏者曰糯。二者布種同時。每歲收穫。取其熟好堅粳。無秕不



康濟譜

卷之十 種植

十一

雜穀子穉乾節藏置高爽處至清明節取出以盆  
蓋別貯浸之三日澆出納草簍中晴則暴暖浥以  
水日三次遇陰寒則浥以溫湯候芽白齊透然後  
下種須先擇美田耕治令熟泥沃而水清以既芽  
之穀浸撒稀稠得所秋生既長小滿芒種之間分  
而蒔之旬日高下皆過此至商原本無陂澤遂一  
曲而田者納種如簍法既成七八寸拔而栽之凡  
下種之法有浸種種穀種醫種之別浸種者用  
斗穀盛種挾左腋關右手料取而撒之隨撒隨行  
三麥許卽再料取麥要布種均勻則苗生稀稠得  
所秦晉之間皆用此法南方惟種大麥則點種其  
餘粟豆麻小麥之類亦用浸種北方多用糞種其  
法甚備齊民要術云凡種麥遲緩行種人令促  
步以足蹠隴底欲土實種易生也今人製造硲車  
隨糞種手後循隴碾過使根土相著功力甚速而  
當糞種者糞輒貯種隨行隨種務使均勻犁隨糞  
過覆土既浚雖暴雨不至剋槎暑夏最爲耐旱且  
便於鋤今燕趙間多用之區種之法凡山陵近

康濟譜

卷之十 種植

十二

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爲區田糞種水澆備  
旱災也  
說文云鋤者助也以助苗也故字從金從助凡穀  
須鋤乃可滋茂諺云鋤頭自有三寸澤也按齊民  
要術云苗生如馬耳則鋤穀田欲得稀豁之處  
鋤而補之凡五穀惟小鋤之爲良小鋤者非直步  
鋤者草根繁茂用功多而後功反少苗出隴則深鋤不厭數周而復  
始勿以無草而暫停鋤者非止除草乃地熱而穀  
多滋潤米息鋤得十遍便得  
也春鋤起地夏爲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月  
已後雖濕亦無嫌春苗既淺陰土覆地濕鋤則地  
堅夏苗深厚地不見日故雖濕  
亦無害使民寒耕而熱耘除草也又云候黍粟苗未與隴  
齊卽鋤一編經五七日更報鋤第二編候禾壯老  
畢報鋤第三編無力則止如有餘力秀後鋤第四  
編脂麻大豆並鋤兩編止亦不厭早鋤穀第一編  
便料定每科只留兩三莖更不得留多每科相去  
一尺兩隴頭空務欲浚細第一編鋤未可全浚第  
二編惟浚是求第三編較淺於第二編第四編又  
淺於第三編蓋穀科大則根浮故也第一次鋤苗

曰鋤第一。次平壟。曰耨。第二。次培根。曰耨。第四次。添功。曰復。一。次不至。則根萎之害。祇耨之。雜入之矣。諺云。穀鋤八遍。餓殺狗。爲無糠也。其穀畝得十石。斗得八米。此鋤多之效也。凡芸苗之法。亦有可鋤不可鋤者。早耕塊壟。苗叢同孔。出不可鋤治。此耕者之大難。貴鋤也。曾氏農書云。稻篇謂禮記有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齊民要術。可以美土。強益耘除之。草和泥。灑灑。浸埋。禾苗根下。漚漚既久。則草腐爛。而泥土肥美。嘉穀蕃茂矣。大抵耘治水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先於最上處。滿水。勿致走失。然後自下旋放旋芸之。不問草之有無。必徧以手排澆。務令草根之傷。液散然而後已。荆楊麻土塗泥。農家皆用此法。又有足耘爲木杖。加拐子兩手倚之。以用力。以趾塌擦泥土。草穢之苗根之下。則泥沃而苗興。亦各從其便也。今創有一器。曰耘盤。以代手足。工過數倍。蔡文曰。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令小鋤也。呂氏春秋曰。先生者爲米。後生者爲糠。耨者。耨是也。其耨也。長其兄而殺其弟。不殺其弟。而收其兄。此失耨之道也。耨後復

有耨拔之法。以繼成其鋤之功也。夫狼莠美稗。雜其稼。出益鋤後。莖葉漸長。使可分別。非耨不可。其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爲鋤社。以十家爲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趣功。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家。其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豐熟。秋成之後。豚豕蠶酒。遞相餽勞。各爲鋤社。甚理效也。田有良薄。土有肥磽。耕農必事糞壤。爲急。糞壤者。所以變瘠田爲良田。化磽土爲肥土也。古者分田之制。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耕其半。平地家三百畝。歲耕百畝。三歲一竭。蓋以中夏之地。瘠薄磽确。得不息其地力。則禾稼不善。後世升田之法。變強弱多寡不均。所有之田。歲歲種之。子敝氣衰。生物不遂。爲農者必儲糞朽以糞之。則地力嘗新。壯而收穫不減。孟子所謂百畝之糞。土農美食九人也。踏糞之法。凡人家於秋收場上。所有穢穢等。並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之脚下。三寸厚。德畜牛以踐踐。便溺成糞。平旦收聚。除置

院內堆積之。每日亦如前法。至春可得糞三十餘車。至夏月之間。即載糞糞地。地畝用五車。計三十車。可糞六畝。勻攤耕蓋。即地肥沃。兼可堆糞再行。又有苗糞。草糞。火糞。泥糞之類。苗糞者。接齊民要術云。美田之法。綠豆爲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種。七八月收穫。殺變爲春穀田。則畝收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此雖速。非用舊法。草糞者。於草木茂盛時。剝割置堆。肉乾。骨腐爛也。記禮者曰。仲夏之月。刈以殺草。薄糞田。噫。可以美土。邇今農夫不知此。乃以其生時之草。棄置他處。殊不知和泥。渥泥。深埋。米糞。下。渥。既久。則草腐。而土肥美也。江南三月。草長。則刈以踏稻田。歲歲如此。地力膏盛。農書云。豐穰必先治田。積腐糞。敗葉。剝離枯朽。根芽。遍鋪而糞之。即土暖而莢及初春。再宜耕。肥。而以舊糞之肥。糞雍之。麻。杭。穀。鼓。皆可以火糞。窖。糞。鼓。朽。腐。最宜。秧田。必先渥泥。熟。然後踏。糞。入泥。盡平田面。乃可播種。其火糞。積土。同草木堆。疊。燒之。土熟。冷定。用碌。軸。碾。細。用。

之江南水地多冷。故用火糞。種麥。種蔬。尤佳。又凡退下一切禽獸毛羽。新肌之物。最爲肥澤。積之爲糞。勝於草木。下田水冷。亦有石灰。爲糞。治。則土暖。而苗易發。然糞田之法。得其中則可。若驟用生糞。及布糞過多。糞力峻熱。即燒殺物。反爲害矣。大糞力壯。南方治田之家。嘗於田頭。置磚。檻。窖。熟。而後用之。其田甚美。北方農家亦宜倣此。利可十倍。又有泥糞。於溝港內。乘船以竹夾。取青泥。掀。撥。岸上。凝定。裁成塊。子。擔去。同犬糞。和用。比膏糞。得力甚多。或用小便。亦可澆灌。但生者。立見損壞。不可不知。農書糞壤篇云。土壤氣脉。其類不一。肥沃。澆。穰。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夫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遇。不有生土。以解之。則苗茂而實不堅。礧礧之土。信惡矣。然糞壤滋培。則苗蕃秀。而實堅。果土壤雖異。治得其宜。皆可種植。今田家謂之糞藥。言用糞。猶用藥也。凡農居之側。必置糞屋。低爲簷。楹。以避風雨。飄。浸。屋中。必鑿深地。墊以磚。甃。凡掃除之土。燒然之灰。簸揚之糠。枇。斷葉。落葉。積。而。

焚之沃以肥液。積糞乃多。凡欲播種。篩去瓦石。取其細者。和勻種子。疎把撮之。待其苗長。又撒以壅之。何物不收。爲圃之家。於厨棧下。深掘鑿一池。細糞使不滲洩。每春米則聚糞。斂穀殼。及腐草敗葉。漚漬其中。以收潴器肥水。與滲漉泔淀。漚久自腐。爛一歲三四次出。以糞芋。因以肥桑。愈久愈茂。而無荒廢枯摧之患矣。又有一法。凡農圃之家。欲要計置糞壤。須用一人一牛。或驢駕雙輪小車一輛。於諸處搬運積糞。月日既久。積少成多。施之種藝。康濟譜

穠稿倍收。桑果愈茂。歲有增美。此肥稼之計也。夫掃除之限。腐朽之物。人視之而輕忽。田得之爲膏。潤唯務本者知之。所謂惜糞如惜金也。故能變惡爲美。種少收多。諺云。糞田勝如買田。信斯言也。凡區宇之間。善於稼者。相其各各地里所宜而用之。庶得乎土化漸漬之法。沃壤滋生之效。俾業擅上農矣。

南方熟於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爲。溪塢水蕩。難以數計。大可灌田數百頃。小可溉

田數十畝。若溝渠陂塢。上置水閘。以備啓閉。若塘堰之水。必置涵管。以便通泄。此水在上者。若田高而水下。則設機械用之。如翻車筒輪。岸斗。桔槔之類。挈而上之。如地勢曲折而水遠。則爲槽架連筒。厓溝浚渠。陂欄之類。引而達之。此用水之巧。若下灌及平澆之田。爲最。或用車起水者。次之。或再車三車之田。又爲次也。其高田旱稻。自種至收。不過五六月。其間或遇旱。遇澆。澆四五次。此可力致其膏稔也。傳子曰。強田者。食豐。樂天。於肉雖脩。水旱不時。則一年功棄。水田耕之。由入人力。苟脩則地利可盡。夫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漑之利也。凡農家所種。稻麥最宜。早收故韓氏直說云。五六月麥熟。帶雪收。一半合熟。收一半。若區者。熟恐被暴風急雨所摧。必致拋費。每日至晚。即便載麥上場。堆積用苫密覆。以防雨作。如機載不及。卽於地內苦積。天晴乘夜載上場。卽攤一二車薄。則易乾。碾過一遍。翻過又碾一遍。起階下場。揚子收起。雖未碾。直待所收麥都碾盡。然後將



攘之則之其屢其桑桑之詩曰菀彼桑柔其下  
 候旬則周可蠶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能織文則  
 魯可蠶青州厥能壓絲管子亦曰五粟之土其壓  
 其桑則齊可蠶荆州厥能法織則楚可蠶孟子告  
 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十畝之詩曰十畝  
 之間桑者閉閤則梁可蠶蠶叢都蜀衣青衣教民  
 蠶桑則蜀可蠶猶之農夫之於穀五穀非龍堆狐塞  
 極寒之區猶可耕且獲也今天下蠶事疎闊矣東  
 南之機機吳越閩最夥厥給於湖蘭西北之機潞  
 最工取給於閩蘭予道湖蘭女桑煥桑參差墻下  
 未嘗不美亡郡女紅之塵而病四遠之情也夫一  
 女不績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而況乎半天宇女不  
 績也豈第五十之老帛無所出不績則速逮則淫  
 淫則男子為所彙然而風俗有以類塚今天下門  
 內之德不甚質貞每歲奉贈蠶活十五母亦蠶敢  
 不興使然與公文文怕母曰王后親織玄紵公侯  
 夫人加之以紵綈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

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  
 彼大夫之家而主猶籍桑何今天下女習於逸以  
 趨於滯乎國家蠶桑載在令甲凡民田五畝至十  
 畝者栽桑麻大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田多  
 者以是為差特廢不舉耳故月令稻蠶之禮魯母  
 績愆之辟與令甲桑麻之數此三者不可謂迂而  
 不講也桑之計利甚重而官中亦重之  
 也桑之轉輸甚多而官中亦重之也  
 聖盤曰桑種甚多而官中亦重之也  
 荆桑多棧魯桑少棧葉薄附安葉邊有櫛者荆桑  
 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荆之類也葉圓厚而多  
 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荆  
 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魯之類根不固  
 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地桑然荆之條葉不如魯  
 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  
 也魯為地桑而有厭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以  
 久遠也荆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去紗羅用禹貢  
 稱 雀縲絲注曰縲山桑北制之魯桑之類宜飼

大蠶荆桑宜飼小蠶齊民要術曰收柰之黑者剪去兩頭惟取中間一截蓋兩頭者其子差細種則成雞桑花桑中間一截其子堅果則枝條堅強而葉肥厚將種之時先以柴灰淹揉次日水淘去輕稅不定者晒令水脉才乾種乃易生

凡桑果以接傳為妙一年後便可獲利昔人以之譬蟻子者取其速肖之義也凡接枝條必擇其美宜用細條所陽者康氣壯而茂嫩條陰翳而難成根株各從其類亦可接杏桃可接李接工必有用具細齒截鋸一連厚春

康濟諸

卷之十種植

至

利刃小刀一枚要當心手凝穩又必趁時以前後十日為宜或取其條潤青為類然必待時臨可接蓋欲和陽和之氣也一經接博二氣交通以惡為美以彼易此其利有不可勝言者夫接博其法有六一曰身接此用細鋸截去元樹枝利刃小刀際其盤之著處微磨小輪淺可及半以用竹蘸之潤其深處以所接條約五寸長一頭削作小篋子對準之定用樹液以封其氣部內之隙中皮肉相對縛之定用樹皮封緊寬緊得所用牛糞和泥封對封緊之勿令透二曰根接元樹身風外仍上留二眼以泄其氣一如三日皮接身接法就以上培封之以棘圍護之以小竹圍身接法就以上培封之以棘圍護之以小竹圍測其度法以所接之枝條皮肉相向縛之封護如

康濟諸

卷之十種植

至

前法候接枝發茂以漸去其元樹枝葉使其枝茂四曰枝接如皮接之法五日屬於接小樹為宜先於元樹橫枝上截下方半寸刀尖刻斷皮肉至骨併帶皮肉一方片須帶芽心擲下口備少時取出印濕痕於橫枝上以刀尖依痕刻斷元樹橫枝大小如之以接接之上下兩頭以桑皮封緊緊便得所仍用牛糞漆酌量多少夜之六曰搭接者已種出芽條去地三條併削馬耳相接今矣種植之功其利既博又加之接博猶變根秀而為嘉禾易砥礪而為美玉世之欲業其生者其可不務之哉又去蠹法桑不無蟲蠹宜務去之其法用蠶絲作劍象之一法用確實足抵黃作劍象之形用相滴熱湯燻燻用夫既已種植復接博之既接博矣復別其蠹蠹柳子所謂吾聞養樹得養人術此長民為國者所當視倣也夫民為國本本斯立矣既與其利而復除其害為治之道無以外是苟審行之不惟得勸課之法抑亦知教政之本歟

蠶絲

王盤曰淮南王蠶經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黃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夫育蠶之法始於擇種牧種蠶種取養之中何陽明學厚實者蠟出第二

日者名苗蠶。末後出者名木蠶。皆不可用。次日以後出者。取之鋪連於槌箔。雄雌相配。至暮拋去。雄蠶將母蛾於連上勻布所生子。環堆者皆不用。生子數足。更就連上。令覆養三五日。掛時須蠶子向外。恐有風磨損其子。冬節及臘八日浴時。無令木極凍。浸三日。取出復掛。年節後。食內豎連。須使玲瓏。每十數日。日高時。出每陰雨止。即便晒暴。蠶子變色。要在遲速。由已勿致損傷。自變桑葉已生。有辰已間。將食內取出。舒卷提掇。亦無度數。但要

第一日變三分。第二日變七分。却用紙密糊封了。還食內收藏。至第三日午時。又出連舒卷。須要變至十分。蠶生宜高廣。應戶虛明。易辨眠起。仍上於行棒。各置粥匙。每臨早暮。以助高明。下就附地。列置風竇。令可啓閉。以降溫鬱。若新泥溫壁。用熟火薰乾。腰上用淨綿紙新糊。門窻各掛簾。簾草薦下蟻之時。勿用雞翎等物掃拂。惟在許款稀勻。不至驚傷。稠疊生齊。取葉著懷中令煖。用利刀切極細。薛於器內。薦紙上勻薄。將連合於葉上。蟻聞葉香。

自下。或過時不下。連沒緣上連背者。並棄。養蠶時。先辟東間一間。四角挫壘空龕。狀如三暑。以均火候。謂屋小則易收火氣也。停眠前後則撤去。擇日安槌。每槌上下開鋪三箔。上承塵埃。下隔濕潤。鋪砌碎稈草於上。中箔以備分掇。用細切搗軟稈草勻鋪為褥。又揉淨紙粘成一片鋪薦上。安蠶初生。黑色漸漸加食。五日後漸變白。則向食。宜少加厚。變青則正食。宜益加厚。復變白。則慢食。宜少減。變黃則短食。宜愈減。純黃則停食。謂之正眠。眠起背黃而白。自白而青。自青復白。自白而黃。又一眠也。每眠例如此候之。以加減食。凡葉不可帶雨露。及風日所乾。或泥臭者。食之。令生諸病。嘗收三日。葉以備霖雨。則蠶嘗不食濕葉。且不失飢。採葉歸必疎爽於室中。待熟氣退。乃與食。蠶時晝夜之間。失槩亦分四時。朝暮顯春秋。正晝如夏。夜淡如冬。寒暄不。雖有熟火。令各斟量多少。不宜一例。自初生至兩眠。正要溫暖。蠶母須著單衣。以為體測。自覺身寒。則蠶必寒。便添熱火。自身覺熱。蠶亦必



熱酌量去火。一眠之後。但天氣晴明。已午之間。時暫揭起窗間簾薦。以通風日。南風則捲北窗。北風則捲南窗。放入倒溜風氣。則不傷蠶。大眠起後。餵罷三頓。剪開窗紙透風。日必不煩。驚生病。大眠之後。捲簾薦去。窗紙天氣炎熱。門戶置食。旋添新水。以生涼氣。如遇風雨。則當將簾薦放下。其間自引至。蠶滋長。則分之。沙壤厚。則捲之。失分則稠疊。失控則柔輾。而充之物。不禁操觸小。而分。蠶受護。太而分。蠶或懶倦。而不知顧惜。久堆亂積。遠腳高拋。損傷生疾。多由於此。蠶自大眠後十五六頓即老。得綠多少。全在此際。北蠶多是三眠。南蠶俱是四眠。日見有老者。量分數減飼。候十蠶九老。方可入簇。值雨則壞。南方側皆屋簇。北方側皆外簇。然南簇在屋。以其蠶少易辦。多則不任。北方蠶多露簇。率多損壓。壅悶。南北簇法俱未得中。今有善蠶者。一說南北之間。蠶少疎開。寬戶屋簇之。則可蠶多。選於院內。構長春草。厚內制蠶簇。適以本簾。平鋪蒿稍。布蠶於上。用席泊。

園護自無簇病。實良策也。又有夏蠶秋蠶。夏蠶自蟬至老。俱宜涼。惟忌蛇蟲。秋蠶初宜涼。漸漸宜暖。亦因天時漸涼故也。簇與綠絲法同。春蠶南方夏蠶不中綠絲。惟堪絲繅而已。周禮忌原蠶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謂其殘桑也。然則夏蠶最不宜多育。務本新書云。凡繭宜併手忙擇涼處。薄蠶。蛾自退出。免使抽繅相逼。恐有不及。則有荒。浥籠丞之法。士農必用云。綠絲之訣。惟在細勻。緊。使無漏。侵節。核。麓。惡不勻也。綠絲有熟釜冷釜之異。然皆必有綠車。綠車。然後可用。熟釜要大。至於釜上。接一盃。餵添水至。餵中八分滿。餵中用一板攔斷。可容二人對綠也。水須當熱。旋旋下。繅多下。則綠不及。需損此可綠。麓絲。單繅者。雙繅者。亦可。但不如冷釜所綠。潔淨光瑩也。冷釜要大。先泥其外。用時添水八九分。水宜溫。煖長勻。無令乍寒。乍熱。可綠金繅。細絲中等繅。可綠雙繅。比熟釜者。有精神。而又堅韌也。南北蠶繅之事。摘其精妙。筆之於書。以爲必效之法。業蠶者取其。六訣。歲歲必。

都御史鍾化民種桑法

桑有二種。一種有桑椹卽以桑椹植地。一二月卽

出一種將桑樹柔條攀至於地以泥壓於其上每

一桑根即發一枝。待至二三尺長。其桑有根。用剪

剪下。移種於地上。卽成桑樹。如今年壓。明年起。明

康濟譜

卷之十

美

年又歷復年又起生生不窮

養蠶法

每年清明後四五日將上年所收蠶子以衣服包

之臥於身下。取其煖氣十餘日。卽出。出後三日。將

鷺毛收下置紙糊小筐中。一日晒蠶日出之時先

搭一棚以布圍之。將蠶微晒不可過熱。一日火蠶。

用溫溫微火置於缸內將蠶烘上稍取火氣亦不

可過熱當此之時蠶體甚爲細微只宜以桑葉細

細切之。及時喂養。致於七日。謂之頭眠。眠則不食。

葉矣。及兩週時又食葉。又五日謂之二眠。眠則又不食葉矣。越兩週時又食葉。又五日謂之三眠。其

名出火出火分筐以秤稱之每一觔四兩爲一筐。

越五日謂之大眠。大眠後五日。或六七日。蠶身黃。

亮口中吐絲則熟矣。蠶熟先以麥柴作山掛於空

中將蠶漸放麥柴山上其下生火烘之越五日而

蘭成羣衆人而采蘭將蘭粗者另收一處只作綳

絲細者另收一處乃作細絲滾潭中取清水漸入

鑄商着炭模車以百婦人煎解置鍋中隨手抽絲

卷之十

[illegible]

卷之四

—

[illegible]

1.  $\frac{1}{2}$   
 2.  $\frac{1}{2}$   
 3.  $\frac{1}{2}$   
 4.  $\frac{1}{2}$   
 5.  $\frac{1}{2}$   
 6.  $\frac{1}{2}$   
 7.  $\frac{1}{2}$   
 8.  $\frac{1}{2}$   
 9.  $\frac{1}{2}$   
 10.  $\frac{1}{2}$   
 11.  $\frac{1}{2}$   
 12.  $\frac{1}{2}$   
 13.  $\frac{1}{2}$   
 14.  $\frac{1}{2}$   
 15.  $\frac{1}{2}$   
 16.  $\frac{1}{2}$   
 17.  $\frac{1}{2}$   
 18.  $\frac{1}{2}$   
 19.  $\frac{1}{2}$   
 20.  $\frac{1}{2}$   
 21.  $\frac{1}{2}$   
 22.  $\frac{1}{2}$   
 23.  $\frac{1}{2}$   
 24.  $\frac{1}{2}$   
 25.  $\frac{1}{2}$   
 26.  $\frac{1}{2}$   
 27.  $\frac{1}{2}$   
 28.  $\frac{1}{2}$   
 29.  $\frac{1}{2}$   
 30.  $\frac{1}{2}$   
 31.  $\frac{1}{2}$   
 32.  $\frac{1}{2}$   
 33.  $\frac{1}{2}$   
 34.  $\frac{1}{2}$   
 35.  $\frac{1}{2}$   
 36.  $\frac{1}{2}$   
 37.  $\frac{1}{2}$   
 38.  $\frac{1}{2}$   
 39.  $\frac{1}{2}$   
 40.  $\frac{1}{2}$   
 41.  $\frac{1}{2}$   
 42.  $\frac{1}{2}$   
 43.  $\frac{1}{2}$   
 44.  $\frac{1}{2}$   
 45.  $\frac{1}{2}$   
 46.  $\frac{1}{2}$   
 47.  $\frac{1}{2}$   
 48.  $\frac{1}{2}$   
 49.  $\frac{1}{2}$   
 50.  $\frac{1}{2}$   
 51.  $\frac{1}{2}$   
 52.  $\frac{1}{2}$   
 53.  $\frac{1}{2}$   
 54.  $\frac{1}{2}$   
 55.  $\frac{1}{2}$   
 56.  $\frac{1}{2}$   
 57.  $\frac{1}{2}$   
 58.  $\frac{1}{2}$   
 59.  $\frac{1}{2}$   
 60.  $\frac{1}{2}$   
 61.  $\frac{1}{2}$   
 62.  $\frac{1}{2}$   
 63.  $\frac{1}{2}$   
 64.  $\frac{1}{2}$   
 65.  $\frac{1}{2}$   
 66.  $\frac{1}{2}$   
 67.  $\frac{1}{2}$   
 68.  $\frac{1}{2}$   
 69.  $\frac{1}{2}$   
 70.  $\frac{1}{2}$   
 71.  $\frac{1}{2}$   
 72.  $\frac{1}{2}$   
 73.  $\frac{1}{2}$   
 74.  $\frac{1}{2}$   
 75.  $\frac{1}{2}$   
 76.  $\frac{1}{2}$   
 77.  $\frac{1}{2}$   
 78.  $\frac{1}{2}$   
 79.  $\frac{1}{2}$   
 80.  $\frac{1}{2}$   
 81.  $\frac{1}{2}$   
 82.  $\frac{1}{2}$   
 83.  $\frac{1}{2}$   
 84.  $\frac{1}{2}$   
 85.  $\frac{1}{2}$   
 86.  $\frac{1}{2}$   
 87.  $\frac{1}{2}$   
 88.  $\frac{1}{2}$   
 89.  $\frac{1}{2}$   
 90.  $\frac{1}{2}$   
 91.  $\frac{1}{2}$   
 92.  $\frac{1}{2}$   
 93.  $\frac{1}{2}$   
 94.  $\frac{1}{2}$   
 95.  $\frac{1}{2}$   
 96.  $\frac{1}{2}$   
 97.  $\frac{1}{2}$   
 98.  $\frac{1}{2}$   
 99.  $\frac{1}{2}$   
 100.  $\frac{1}{2}$



凶荒施惠之法也。廉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凶  
豐以爲嗣歲務就之法也。此可見先王之時其未  
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  
有以救之。此三代之民所以遇災而無患也。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爲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  
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  
穀不升謂之饑。大侵大侵之禮。穀不升謂之饑。不塗  
弛。候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是禱禱而不祀。此大  
侵之禮也。

廣濟諸

卷十一 穀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  
食。日舉以樂。玉藻。年不順。則天子素服。素車。食  
無樂。

李悝相魏。文侯曰。善乎。權者必謹。觀穀有上中下熟。  
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  
日二。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  
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  
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中饑

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糴之。故  
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  
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潘麟長氏曰。往見叢說云。今之撫按有第一美政。  
所急官舉行者。要將各項下賊罰銀。督令各府縣  
盡數糴穀。其下罪犯。自流徒以下。計其以穀贖罪。  
余謂罪殺傷賊。此荒政遺意也。乃有司者。易粟以  
糴。糴糴其間。經國者。懲其冒也。或收之以濟邊。誠  
宜歸贖銀于有司。以備積貯。仍勅自今。凡罪贖一

廣濟諸

卷十一 穀

切輸穀。毋聽折納。而又嚴侵漁之禁。積久而糴。則  
做李悝乎。糴法行之。斯乃藏富郡國之策。即有飢  
歲。民無損。亦可以省。朝廷調濟之費。矣。于財  
計。又豈無補乎。宋蘇轍曰。天下之患。生于太怯。而  
成于太奢。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爲。奢侈則自顧而  
愛其身。是以天下之事。舉無可爲者。蓋典事之難。  
自古嘆之矣。噫。安得如李悝其人。而與之論財計  
也哉。

按朱文公有言。自古國家傾覆之跡。何嘗不起於

盜賊盜賊竊發之患何嘗不起于饑饉。吁。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是以先王于民也。備之于未荒之前。救之于方荒之際。而又養之于已荒之餘。誠以禮義生於富足。一旦飢餓切身。吾民無所倚賴。或遂至于犯禮越分。非獨處其身之不能存。亦慮其心之或以蕩也。是以太平無事之時。恒爲亂。離反側之慮。豐登有餘之日。恒爲荒。歉不足之憂。是以古昔盛時。三年耕。餘二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以十年通計之。則餘十年之食矣。今不能盡如古制。

康濟請

卷十一 救荒

五

凡藩府州縣民間詞訟。屬戶律者。如戶婚田土坊場津渡城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果其無理者。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及前此欽民以爲賑濟者。皆通融。康濟昔年則依何挨陳以支荒歲。則別行關給以散積之歲月。必有虛餘。其或不足。又須多方設法。以措置之。隨處通融。以補益之。使必足而後已。一旦遇災。有備無患矣。大抵備荒之政。不過二端。曰欽曰散而已。有以欽之而積久不散。則米粒滯腐而不可食。有以散之

而一切不欽。則倉庫空虛。而無以繼富者。有破產之患。貧者無償官之資。有司苟且具文。迨責在往未荒而先散。及有荒歉。所儲已空。飢民有慮。後患耄寧流移而死亡。不敢領受。甚至官吏憑爲奸利。給散之際。饑者不必予。予者不必饑。收欽之時。償者非所受。受者不必償。其弊非止一端。必欲有利而無弊。莫若盡捐予民。不責其償之爲善。若或土地之闕隘。人民之衆多。遇有凶災。難于取具賑饑之後。豐年取償。可分民爲三等。上戶償如其數中

康濟請

卷十一 救荒

六

戶取其半。下戶盡予之。每年夏六月麥熟。秋九月以後。百穀收成之後。藩府州縣將民間所積。有無成熟分數。通計明年食足與否。有收者。幾鄉無收者。幾鄉。鄉凡幾戶。得過者。幾戶。須賑饑者。幾家。官廩之儲。多少。富家之積。有無。近邑何倉。有米近鄉。誰家有積。或借官帑以爲備。或招商賈以之市。或請於朝廷有所獨貸。或申于上司有所干請。凡百可以爲賑濟之備者。皆于未荒之前而爲先。事之應歲歲而襲其舊。事事而爲之制。人人而用

其心雖有荒旱水溢民無菜色矣。

耿壽昌爲大司農當漢宣帝五鳳中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壽昌奏言宜糴三輔弘農等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糴時增價而糴以利農責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丘文莊嘗言壽昌初立法謂行于邊郡恐內地行之不能無弊然司馬溫公以爲常平倉乃三代聖王之遺法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

康濟諸

卷十一 穀荒

七

官取其利法之善者莫過于此則豈獨邊郡可行哉所慮者不得奉行之人耳。

顧光衷氏曰壽昌一言而爲萬世利其壽關內疾固其宜哉但後世爲行念失其初府縣配戶督米上倉有稽違則追處鞭撻甚于稅賦名爲和糴其實害民又至被災之時慳吝不發即發亦多衙門有力者包之不能遍及鄉村若用常平錢于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饑民而鄉村下戶卽以錢賑之亦可又此法原無歲不糴無歲不糴上熟糴三而

合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不糴也小饑則發小熟之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歛此無歲不糴也夫然故不患積久成埃塵亦不患侵用徒文具耳。

全孝章氏曰無歲不糴則遺乘滯穗皆成崇穢而不虛其有餘無歲不糴則紅腐既免菜色且瘼而不病其不足而復酌于時之豐歉以準其出入之衡上與下相緩急而民與農不相爲厲斯無失常平之意乎顧非真情實意出而圖吾民者何以幾

康濟諸

卷十一 穀荒

八

伏湛守平原四方兵起歲復大侵湛謂妻子曰一穀不登國君撤膳今百姓皆饑奈何獨飽悉捐俸以賑老弱郡賴保全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起拜司空行大司徒事。

潘麟長氏曰伏湛公保全江淮以循良見稱一時之公論也且斬督謀爲其起兵救于隆死于張步而光武以蘇武方之是殆所謂循良之臣也愚所惜者自徵爲尚書令行司徒事典定舊制宜斟酌

三代典章為漢家立不刊之制而乃因陋就簡略不可否損蓋于其間是豈以遺事君者哉然則惠公之才直可為守令而不可以宰相也

迂巷子糾爾散則民聚此天下萬世治平之論也今天下民力竭矣所以一富歲使守令非其人鄉紳非其人猶猶率若柔從而禁縱強耀以肘掣之民未有不激而為亂相率以圖此旦夕之飢寒者試觀新繁陽柳等縣去非有以激之而百姓聚亂求乎今有法乎此惟余推誠勸諭鄉紳大戶富歲使財毋乘米貴而輕於囤戶每設一米舖子門首使小民踴躍之價即時佑不得過為增漲而為鄉紳大戶盡棄時時親持其米之美惡升之大小銀今使入有餘糧性米理應稍如諸家之弊則此云街一巷一村一鎮之民俱有生地且先無鋪家棧銀之苦并斗大小之苦獲獲并水攪濫稻之苦四苦既無則人無轉徙之志矣就中鄉紳大戶每計穀囤戶盤漲者以意以賄此窮民則此一街一巷一村一鎮之民皆覺吾陰陽之者為一

庚清譜 卷十一 敘美 九

處出於不測而此輩半音不統之念無所觀望且為我之于城竭力以捍其寇耳不則惟恐其不亂之人先說我之所而文加豪數款悉於平昔于是乘機而先為之報復新城澤陽等非明驗歟吾乃知明炳獲先之君子決不為此賊身之道也有地方之責者慎勿以為迂而忽之憶余崇禎丙子被已載處謫於茂惠公處後李憲今已卯春夏之與江南望舉而素怨騰貴者竟自銖念八文雖當事講求差故有相俸者將盜賊然價終存于難平者雖先李皮實暗旱特甚民辭粒散故斗偶鄉紳徐九烈凌梓梧中清門客今升諸君子為之倡而亡時鄉紳以茂惠公為不棄如米務門首雖小民不時零糧每升定價出入丈小民咸感激稱便中如徐凌兩先生是初親坐門首稽查米錢之出入則余從前所謂遺德梓水棧錢升斗小大之四若無矣迨諸鄉紳佛羅蔣重而繼登張玉筍先生按臺在文水先生各市米區其平石至矣如此兩日米價少平今庚辰年也各縣米斗錢五百餘文

庚清譜 卷十一 敘美 十

使非大中丞黃又生先生。日率郡守陳懋庵先生。司李倪伯屏先生。長吳葉牛南令君。鄉紳王玄球。沈因仲。項水心。陸子玉。李如穀。申青門。趙彥球。諸君子等。講求荒政。多方設賑。蘇幾無民矣。可見救荒無妨。策只在當事先生與諸鄉紳一副真實爲民精神。全注於地方。而小民無不受惠者耳。

第五訪今新都政成化行。三年之間。降縣歸之戶口。十倍。還守張捷。歲飢。粟石幾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吏懼。謫爭欲上言。訪曰。若須上報。是棄民也。大守廉濟諸

卷十一 疏境

士

願以身救百姓。遂出穀賑之。順帝璽書嘉美。縣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盜賊。潘麟長氏曰。賑濟之法。惟不泥申報。庶其有濟。如訪之用心。真卓哉。仁民之君子也。又我朝王端毅公。巡撫江北諸郡。時淮徐大侵。民死者相枕藉。公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公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京儲賑之。近者日伺之。賑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霸者贖其人。以還其用米一百六十萬餘石。全活數百萬。

人擇醫者四十人。空庖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塚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于至誠。人人爲之盡力。初淮上大飢。帝於樓橋上聞。驚曰。奈何。百姓其飢死矣。後得公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飢死吾百姓矣。觀此。則世之聽左右而泥于申報者。豈直戕帝王如傷之仁。而實違上天好生之心也。

陳登今東陽。歲大侵。百姓流離轉徙者相半。登乃籍

卷十一 疏境

士

虛舍。度甌。爲之設。辦得令半千三百有奇。招諭流民。使復舊業。其有弱病他鄉者。資其烟屬。使負歸之。不踰年而民之流散者。咸聚。猶其糜餘以給病瘠其強壯者。則今日俟官作。以就食焉。州牧陶謙表爲興農鼓尉。去之日。居民號泣。爲之罷市。

潘麟長氏曰。觀陳登救荒東陽。與王端毅賑飢淮北。當是古今同心。可見法無難易。只在仁民者力行之何如耳。○又我朝何景明與藩司諭救荒書。頃者朝廷以淮西告災。斷其嘗稅。命守臣存



康濟論

卷十一 徵求

三

撫賑貸此主生備念元元之意惠甚渥也今郊  
厘鄉鄰之民捐室應去田曉談兄弟叛父母而出  
者聞皆賣其妻子身爲奴婢甚者棄尸道路百不  
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闔室以待斃有快于速  
死自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此往事  
已可鑒矣此正執事者所宜安竭知慮紆選獻布  
隆惠以寬民生承意而意之則也然利害之實不  
省緩急念端昧序內無存變之郵而外無應務之  
策茲非所以謹坐齒之大命警而聖上之責澤者  
也竊爲民計大率利二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  
役之勤益蓋之憂此爲三害其所利于民者獨發  
倉廩一事耳夫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  
舍二弊棄穢駢集里胥鄉老擅貨佑富公家之積  
祇以飽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  
祇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升斗鄉民有入  
城待給者資糧已盡日貸餅餌自嘆而卒不得與  
此其少得不足償貸反困是等死耳聞目觀可爲  
痛扼夫欲有所與必先爲去其所奪養馴鬼者不

康濟論

卷十一 徵求

古

畜獵犬植茂樹者不尋斧柄以其近害也故止沸  
不抽其薪徒酌水泡之沸不見止養人飼其口腹  
而封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興一利  
以救民之凶也何以異此是書不減鄉一拂流民  
圖疏其剗切更遇之司牧者熟體而善味之未必  
無補於荒政云爾  
韓詔爲康縣長康被寇久廢耕桑其流入者多求索  
衣糧部餉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活萬餘戶主者爭  
不可詔曰是滋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  
嗣後守義興康荒民散以已俸治窮活飢者甚衆民  
有產子不舉者助贖其禁如殺人之罪有孕者輒助  
其資斧全活者千餘室所得公田俸秩悉分贖貧妻  
兒妾惟食糗而已民有訟者隨路決之  
潘驥長史曰防可謂仁者也捐糜餼以活飢民割  
公秩以贖貧妻而又施資助學禁俗以不舉子之  
罪此仁民一念凡爲民牧者之急務也而卒不聞  
有力行之者何也無他飽兒妻之念重斯年有所

不穀耳。

楊通判光州時歲歉遂欲出粟賑所可思不敢逸日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天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送出粟賑然後申表違帝開而嘉之

潘鑾長氏曰周禮荒政十有二備也非救也所云薄征緩刑弛力卽當饑歲亦不可廢所云索鬼神

乃倉卒開祈禱之舉至云除盜則又在平時爲政矣遭亡國之荒者禱易而獲難遭天下之荒者禱難而救易民情不遇者禱與救皆爲民害土宜不

康濟諸

卷十一

志

諸者又輒以西北之所樂爲東南之所若必謀于賢士夫去而權衡斟酌焉始不至于偏枯而民乃有濟不可謀諸左右以益其荒也至于左右循申報定格然後出賑更宜獨斷不可泥也

長孫平領度支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官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簡較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胡致堂氏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清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

太

康濟諸

卷十一

志

後世義倉之名闕哉南置倉于所親一有飢凶無我有司固不以土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糴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支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入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數百里以就升谷之應哉必欲有備無患當闢附民爲法而擇長民之官雖登有醢雖登有誅懲勸變之法補以救荒之政舉其難民之飢也庶有瘳乎

潘鑾長氏曰附法難善要格選教

太祖高皇帝定制以澤慮集關每縣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備貯其中又有進倉之處倉點大戶防守以便荒年賑貸官籍其數穀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墾墾壤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堤堰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後有司難務日繁于凡便民之事卒無暇及戶部雖有行務亦皆視爲文具是以一遇水旱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况今天下官廩十處九空甚者數既全無倉亦不存矣茲擬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

處字體  
凡至愚之  
人也修厥  
德遠厥猷  
則以乃  
六小大智  
之所為者  
也君子可

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  
風憲之臣皆所當關年來因循亦不之及此事雖  
若可緩其實關係甚切此段乃節楊公士奇預備  
疏也呂東萊氏有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  
預備之政上也脩李愬之政次也蓄積有可均處  
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其次也咸無焉設糜粥下  
也愚謂設糜固下然猶勝于仰屋竊嘆坐視其死  
而不救者也

迂菴子曰往泰雲怡李杭時乃復社義倉亦云長  
康濟語

卷十一 救荒

七

孫之法甚善顧今富民耗于修廢貧民疲于征求  
自贍不給誰復肯出一粒以備荒者然亦未有以  
作興之耳杭俗崇儉每建宇將刻禮僧放生爭捐  
銀金立成勝果如鄉約講單申諭之曰爾輩同里  
同甲生斯育斯出入相友交楚相助何等情誼倘  
遇荒警目擊餓殍寧忍泰越相視夫建宇修利何  
如每里修版積粟禮僧放生何如同里賑資助之  
其每里推賢士大夫為倡或有司稍捐羨餘以興  
起之今各富戶雖力捐資修建社倉漸次積貯乃

千里中擇一家殷行篤者為主置一簿聞于有司  
而平時出入則聽民開通融權貸出陳易新如遇  
凶荒或糴或賑米總之還周一里之急此蓋借  
彼習尚施吾轉移維風厚俗之意誠推而至于天  
下萬世亦無不可行也故特錄此以備有心世道  
者採擇焉

附張公朝端嘗平倉議伏觀

大明會典洪武初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四倉官為  
羅殺收貯以備賑濟就資本地年高篤實人民管  
康濟語

卷十一 救荒

大

理蓋次災則賑糴其費小極災則賑濟其費大曰  
賑濟則賑糴在其中矣賑糴則常平法也奈何歲  
久法漙各州縣僅存城內預備一倉其餘鄉社盡  
亡之矣看得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則救荒之政誠  
當亟講顧既荒而賑救之也難未荒而預備之也  
易今之議荒政者不越二端曰義倉社倉此預備  
而欽散者也曰平糴曰常平此預備而糴糴者也  
昔魏李愬糴法中餽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飢則發  
大熟之所歛而糴之漢耿壽昌令邊郡築倉以糴

賤時。則增價而糴。以利益。穀貴時。則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英雄豪傑。先後所見略同。萬世理荒之上策。在是矣。今欲爲生成長久之計。則常平倉斷乎當復者。茲欲令各屬縣備查四鄉有倉者。因之。有而廢者修之。無者。各於東西南北適中。水陸通達。人烟輳集。高阜去處。官爲各立寬大堅固常平倉一所。每歲將遵府州縣所理罪犯抵贖。實將一半糴穀入倉。或查有廢寺田產。及無礙官銀。聽其隨宜糴買。又或民願納穀者。一如

康濟譜

卷十一 救荒

七

祖宗已行之法。一千五百石。請勅獎爲義民。三百石以上。勒石題名。或如近日救荒之令。二百石以上。給與冠帶。五十石以上。給與旌匾。大約每鄉一倉。上縣糴穀五千石。中縣糴穀四千石。下縣糴穀三千石。各實之。但不許逼抑科擾平民。各擇近倉殷富實居民二名掌管。免其雜差。准其開耗。每收穀一百石。待後發糴之時。每名准與平糴三十石。二名共糴六十石。以酬其勞。糴完。卽換掌管。勿使重役。城中預備倉。照舊造送查盤。四鄉常平倉免送。

查盤。止於年終。各倉經管居民。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數。數目用竹紙小冊。開報該縣。縣將四倉類冊。申送各院。并布政司。及道府查考。凡收糴。俱該縣掌印官。或委賢能佐貳官監督。不許濫委滋弊。穀到。用該縣原發較勘平准斛斗。收量明白。暫貯別所。積至百石以上。方許稟官一收。如有臨收留難。及未收虛出倉收。既收侵盜私用。冒借虧欠等弊。查追完足。各縣徑自從輕發落。其有侵冒至百石。通詳定奪。每歲秋冬之交。或道府掌印官。單

康濟譜

卷十一 救荒

十

車間。巡視以防縣正官之治。名而不治實者。每除無飢小飢之年。不糴外。或值中飢大飢。四鄉管倉人役。稟官監糴。另委富民數名。用官較平等收銀。其放糴一節。當與四鄉保甲之法。並行如該鄉穀多。卽糴穀一日。保甲二應穀少。則糴穀分爲二三日。或四五日。保甲一週。務使該鄉積貯之穀。數可待飢民。冬春之糴數。方善。四鄉不能盡同。各宜審量行之。大率賑糴與賑濟不同。不必每甲尋宜民而審別之。以多寡其穀數。如二甲應糴五十斗。或

一石或二石則甲甲皆同惟以穀攤人不因人增穀糧銀每甲一封亦可庶乎易簡不擾或甲中十家輪糴則每日每甲糴不過二人每人糴不過一斗此荒年賑糴之大較也每鄉除無災都保不開外先期將有災保甲派定次序分定日月某日糴某保某甲某日糴某保某甲明日出令保正副公衆貧民至期令其持價糴買如富者混買連坐保甲仍行宋張詠賑蜀之法一家犯罪十家皆坐不得糴中飢糴倉穀之半大飢糴倉穀之全俱糴原糧價銀出糴不可加增寧減之大約減荒年市價三分之一方可壓下穀價不至騰踊武倉穀糴盡而民飢未已則慎選員役持所糴之穀本赴有收去處循環糴源源而來民自無飢救荒有功員役分別獎賞此益儲用社倉之法而糴用常平之意者也四鄉糴完即將穀價送官聽掌印於秋成之日就近冬選殷實人戶領銀盡數貯時價糴穀雖牙脚等費晒揚等耗與造冊紙張工食等項俱准開銷其穀晒揚乾潔官廩上倉如法安置仍總

計糴穀正銀并牙脚折耗等費每石約共銀若干報官貯冊以爲日後出糴張本官不得將銀貯庫過久致高穀價難買如穀賤不糴責有所歸是倉不設于空僻去處恐荒年溢起是齋之糧也穀不隸于臺使查盤者恐委盤問罪是遺之害也行平糴之政而不用稱貸取息之法者恐出納追呼賄賂肯前法之擾民也蓋社倉之法立則以時歛散富者不得取重息而貧民受惠于一歲之中常平之法立則減價糴賣富者不得騰高價而貧民受惠于數十年後大飢之日昔蘇文忠公自謂在浙中二年親行募政只用出糴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割饑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舉一布飢民雲集盜賊疫疾客主俱敝惟有依條將常平斛斗出糴卽官司簡便不勞抄割勘會給納煩費但將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填內百姓人人受賜此前輩已試之法信不我欺故曰常平法斷當復也

宙刺永州方災歉乃斥官家什用所以供刺史者

海見一言  
長出行于  
以則後之  
從者百人  
總計其數  
則幾九十  
人足千人  
若豈非千  
虎而聚者  
耶

以加爲減  
妙用不覺

夢周

得九十萬錢爲市糧餉州負嶺轉險每飢人輒殍死  
苗始築嘗平倉收美餘以待罷冗役九百四十四日  
潘鑄長氏曰革公斥供具什物及罷冗役二事此  
最今日養民之急務昔宋熲云欲寬民力必汰冗  
員蓋冗員多則冗役更繁而民必至于不堪其命  
矣惜乎宋熲之疏不報于聖宗之時而革宙之政  
今亦罕觀矣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時江淮旱或有請抑穀價者坦  
曰所部地狹若直賤則穀不至矣因量加其直四方  
聞之爭相輸餽價述日減

潘鑄長氏曰當歲侵而妄抑米價此最不達時務  
之人也蓋商賈微貴微賤趁時如鷺鳥之發別無  
法可以招之惟不抑價所以爭趨恐後而價自減  
矣盧公量加云者蓋善于用因也不可不知

劉晏爲轉運使時兵火之餘百費皆倚辦於晏晏有  
精神多機智通有無曲盡其妙嘗以厚直募善走者  
置通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食  
貨輕重之機悉制在掌握人賤出貴國家獲利而四

卷十一 一發荒 三

方無甚貴甚賤之病

潘鑄長氏曰晏以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  
耘織紉嘗歲平歛之荒則蠲收之諸道各置知院  
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荒歉有端則計  
官取蠲先蠲免救助所須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  
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繇是民得安其  
居業戶口蕃息議者或議晏不直賑救而多處出  
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至危憊善救災  
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  
康濟請

閩國用閩用閩則復重歛矣又賑給多僥倖吏羣  
爲奸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  
爲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他產尚在賤以出之  
易以雜貨困人之力轉于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  
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  
能詣市轉相沿途自免阻飢以爲二勝則晏之二  
害二勝亦不可不知矣又按唐書劉晏傳州縣荒  
歉有端則計官所蠲先令日蠲其物貧民民未  
及困而奏報已行此正所謂應民之急未害失時

卷十一 一發荒 三

肅行達爲武平節度使行達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  
欲並爲民害者將平驕情一以法治之無所寬假後  
湖南大饑行達開倉賑之全活甚衆行達起於微賤  
知民間疾苦願精爲治聲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  
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

潘鱗長氏曰周行達自奉甚肅或譏其太儉行達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惜百金予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故其爲政有足稱焉

東坡譜

来

金

既以自異  
人自樂  
此躬行之  
所以貴也

陳堯佐知壽州歲饑公自出米爲餽以食饑者吏民以公故皆棄出米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全舉人不若身先而使蒸黍從也

潘鑰良舉曰吾讀潛夫論有云窮位之人陳骨肉而親便辟薄知來而親狗馬寧聽朽貫手萬而不與以一錢賜人寧費粟藿舍而恭被斗貸人可見捐資濟衆非真切劬我一體者必不能也如陳壽佐此舉真令窮途之人積之汗下

折米六萬斛臣春籍減中細民鮮日給券俾輸原估  
穀食時米計隨錢三升六仍按諸邑田稅如其價處  
糴之表爲永制後經數十年雖時有災荒米雖貴而  
益民無餓殍之患

以清降長氏曰往見博卿舞臺去。道言天子被亮曰  
滋膳不舉。樂食不祭。麻蒿不食。穀。饒道不除。然又曰  
王竺年耕。餘額年之食。凡茅耕。餘草年之食。則救荒  
有若播種。遠存素也。路遠宛舞。近憂旱日。綢哉庶

直然其筆繁屏神頗素屏錢聯然又曰在函則

卷十

三

有積食蠶糧在中則有時穀備糴則憂累因不若  
防患未然矣也張公詩益廣得丘要乎曰  
王曾留守洛陽屬歲歲里者則益者飢民聚黨脅取  
郡郡以羣盜爲報求諸善果曾殫貲而釋之遠近聞  
以爲法全活者數千計等賊衆盛臨政益信於俗民  
居軍伍賦書像以事番房使往來入境皆云此府王  
公在焉必澤洽澤履履木平雖郭下  
金孝章執到能加寬於賊賊情民最爲地方培養  
元氣歸心則聚盜有無終滿此意耳試看民不安

爲民之時

事光

卷十一

市仲淹領浙西使吳中大饑辟殍枕路仲淹登粟及  
舉民存餉爲餅甚備吳人喜競湊好爲佛事仲淹縱  
民焚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  
遊是歲民多疫公欲興儒役以勞之便民得食其力  
又氣血還動而疾病不生召講佛寺主者諭慈白饑  
歲立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又新教倉吏舍日  
役千夫監司奏劾仲淹不恤荒政難遊不節及公私  
與邊備耗竭於仲淹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者

卷十一

天

皆欲發有儲以助以惠貧者俱至技備力之人皆得  
仰食于公稱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  
是歲而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仲淹之力也

潘壽長氏曰遇荒餘而興土木之工既可以免饑  
寒又可以杜邪念真救荒弭盜之良法矣

程珣令進賢值縣大水稻麥盡亡民病食頽危而郡  
編租甚薄珣歎曰民將流亡無以恤之而復因以誅  
求吾弗忍也乃白于府令蠲之明年民稍蘇親建醮  
叩勸督耕種蠲甚爲疲廢勿稚者賑給之俾復其

所民產壞乎水者並荒山米麴民悉取爲房屋於是

饑者食勞皆息既寡孤弱咸有賴焉境內有婦人僅  
身以養其姑其子爲入牧牛涉裏飯以餉祖母珣童  
得之爲紀其事給以錢粟

潘壽長氏曰士君子爲政但當爲其所欲爲不傍

古人格式不顧眼前毀譽不較日後利害惟求謀  
于公而民未有邪蒙災澤也觀程君之治進賢則  
誤有味乎此矣

曾鞏別趙荆歲饑度嘗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  
康濟諸

卷十一

天

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厲之虞前期喻  
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嘗平價  
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  
價爲平又出錢易粟五萬貧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  
官農事賴以不乏又知洪州會歲歉大疫自州至縣  
鎮亭傳舍皆儲藥以投病者其不能自養者以官舍  
舍之資其飲食衣衾之具責醫候視記其所全以爲  
殿最人賴以生市里不知也

杜衍知乾州議嘗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



法平之則農有餘利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  
藉伏而不出冀其翔踊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  
州遠近戶口衆寡釐賞罰課貢官吏出納無壅增損  
有益人皆便之

潘麟長氏曰禁糴則買者不至平價則賣者不出  
不至不出則粟紅貫朽何益饑荒之民惟黠運平  
價之意于增損之中聚商大賈亦自無權也

韓琦知益州時歲饑流民轉徙他郡公至蠲其租  
稅募人入募以濟饑民招募壯者等第列爲兩禁軍

康濟諸

卷十一 救荒

元

一人克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撤劬門閭民流移欲  
東者勿禁撫活流亡百九十萬蜀人喜曰公之來更  
生我也慶曆三年陝西饑詔公安撫之公到鄜以便  
宜寬其征徭免田租給復一年逐食殘不職吏罷充  
員七百六十人時河申同華等州饑民相率東徙公  
選官發倉廩賑之蒲華同所活百五十餘萬口他州  
稱最

潘麟長氏曰今招撫之法莫良于選任賢良有司  
如韓魏公之寬征徭免租稅以安其心更加富勝

二公之安置廬舍田種牛具使之閒墾以附其籍  
其州縣之遠者更置廉明仁愛之吏編里用寬徭  
役使安其生理而絕其非爲之心卽流民且化而  
爲良民矣是在有心世道者行之

趙抃知越州時雨浙旱蝗米價踊貴飢死者十五六  
諸州皆榜通衢禁增米價并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官  
任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奏越米價更賤民無  
饑歎

按熙寧八年吳越太皇公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爲  
康濟諸

卷十一 救荒

手

書問屬縣被災者幾處鄉民借貸廩者幾人溝防  
典祭可飢民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  
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所食糴粟書于籍乃  
錄孤老病不能自食者三萬一千九百餘人故事  
歲稟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簡富民所輸及  
僧道義餘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糴自十月朔  
人日受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男  
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  
郊野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

以去其家者勿給封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狂以事告富人無得開糴諸州皆榜禁增米價。公獨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自解金帶置處丁。命糴米。縣是施者雲集。又出官粟五萬二千餘石平糶與民爲糴米之所。凡十有八以便糴者。又就民修城四千一百人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儲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親予之而待熟宜爲責其價。棄男女使人得收者之明年。人疫病爲瘡坊。是疫病之無歸者。某僧

康濟書

卷十一 救荒

三

二入局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法。康窮人盡三月嘗止。是歲五月而止。事有非便行者公不以自任。不累其屬。有上請者遇便宜多舉行。晝夜盡心力。無巨細必躬親給藥。食多出已錢。是時早疫吳越民死者殆半。公所無積無矢所。織悉具備。殆可爲復世法。○從古救荒夫堂乏人。未有細心經理。委曲周詳如清獻公者。至立病坊以處疾疫。則又慮超格外矣。每見病餓路旁。赤日濡雨。任其暴侵。曾不得一隙之地。以就死

上書不  
人珠子  
山國以  
千九不  
心升衆  
日無正  
否政正  
日無正  
子海前  
豐之矣

則是病坊之全活可勝計哉。○又按晉南豐作越州。按簡記有云。舊俗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衛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右所紀者皆先事而爲計者也。及考其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具備。跡其科條富鄭公備有加焉。故南豐以至贊之曰。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于一時。其法足以傳後世。嗚呼。真知言哉。

康濟書

卷十一 救荒

三

富弼知青州。會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弼得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若干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有待缺。寄居者皆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疾者廩之。官吏皆書其勞。約素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勞之。出于至誠。人人爲之盡力。又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取之。凡活五十餘萬人。而募爲兵者又萬餘人。流民死者爲大塚。葬之。題曰叢塚。自爲文祭之。其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

職敢受賞乎。或有曰：此非彈謗，乃獨自全之計也。強日能全活數萬人，不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哉。循行之愈力，思者亦無能難之。

潘鱗長氏曰：富鄭公校荒青州，百姓賴以全活者五十餘萬。募爲兵者亦以萬計。今觀其法，不過處以盛舍，給以醫藥，葬其病疫死者，而開山林陂澤之利。此皆世之有司所嘗試而爲之者也。然富鄭公行之，獨効何哉？蓋法生乎心者也。富公有良心，而後得以行良法。彼心之則無，雖有良法，其何以

康濟諸

卷十一 教諭

重

行之哉。曰：立文莊謂富鄭公立法簡便周盡，可以爲式。然法之最善，則在察處其人，而委之待缺寄居之官。吏故易集，愚謂任其事者不必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在官之粟是也。今之救荒者，盡折衷其法，或散粟或給粥，以爲式。如此則庶乎吏胥不乘機而恣其侵剋，饑民得沾實惠而不致于死亡矣。

杜敏爲末年，歲荒，民將他往。召諭父老曰：「今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餓，皆曰善。」聽命，乃官給

印象，稱貸于大家，約歲豐爲督償。于是咸得食，無徙者。明年稔，償不愆，民甚德之。

潘鱗長氏曰：今不能使汝必無行，二語婉妙，朴澹轉多。嫵媚所以父老聽之卒爲沁心而留也。凡真語到絕無掩飾處，自能動人。詭托者祇見拙耳。

滕元發知鄆州，比歲旱甚，百姓艱食。元發到，輒爲設方畧以爲備荒之計。次年大稔，百姓安之。會淮南京東大飢，鄆郡赤地千里，獨鄆州豐熟。元發慮流民奄至，恐蒸爲癘疫，乃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州民勸富

康濟諸

卷十一 教諭

舌

戶助財。小民助力，廣屋二千五百餘間，井竈器用具備。又勸倡義富族，計田百畝，出穀十石。籍州得米二萬有奇，遂爲體粥以濟。其病弱者，督令醫治，力強可任工役者，使營官舍學宮，所全活者五萬餘人。四方聞風，歸之如市。其流民感恩，願爲鄆民者十有六七。比年增戶七百，增口二千有奇。鄆州遂成殷實。

迂庵子曰：慮周民隱者，亦當有先事之防。然孰能措置敏捷，成功于旦夕如滕公乎？此不但具仁心，更純神筭矣。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吾于滕公

誦之。

金孝章氏曰使飢民營學官舍更勝于修佛寺百倍雖同一權宜其中猶有正與不正之別大抵作事期于無弊庶不為後人口實也。

程頤知扶溝會大旱來苗並枯頤令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有數畝聞變頤之嘗權穀價不使至其貴甚賤水災民飢頤請發粟貸之降已亦請司農怒遣使關實陳恩令速自陳發且登可無貸使至謂頤曰盍索自陳頤請貸不待迎得穀大井石濟康濟諸

卷十一

三

後者司農觀貸無所賦不登亦怒故縣杖主吏顯言齊饑當計口不以所賦之高下且今實爲之非吏罪也乃得止

潘壽長氏曰余嘗謂救旱之術無過於導

訓廣脩陂塘於無塘堰者當如程伯淳之掘井灌漑亦可然者又不如池塘以百計爲約擇可池堰處將十畝開之派以丈許填其舊洩中或畜魚或麥茨以償此十畝之租縱遇大旱灌漑有餘矣今有司惟勾攝詞訟是急其餘池塘雖奉勸令行視祇

增里老一番科索枋何嘗一至郊野見所謂塘堰如伯淳先生之治扶溝者哉及亢旱無收恩肯蠲免則已先期徵入且復科征于額外以自爲考成之圖此訟獄所以日繁而盜賊蔓延也嗚呼可勝言哉

鄭剛中判溫州歲饑流民載道勸守發倉賑之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業有措置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餓者給一錢戒曰勿扶押字次早憑錢給米饑者無遺守嘆服之

康濟諸

卷十一

五

金孝章氏曰守意矜恤判才捷給德是實助惠及于民然同官同心相與有成者最爲難得吾于此尤服鄭公之遇

范純仁知慶州餓殍載路官無穀以賑公欲發管平封貯粟麥賑之州郡官皆不欲曰嘗平擅支獲罪不赦公曰環慶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歎而不救衆皆曰須奏請得旨可也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豈能待乎諸公但勿預吾獨坐罪耳或謗其所活不實詔遣使按時秋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公耶書

夜輸納官平迨接使至已無所負矣

或問范忠宣之擅支嘗平爲救荒也衆何故以爲不可潘麟長氏曰無他保官之情重故坐視其成而不救非有所憎翼於聚慶之生靈也觀忠宣獨任其罪而不欲衆預之念真刀鋸鼎鑊之是耳有非此無以活環慶之生靈者此故衆議之不可而忠宣獨可之也卒之民不公累而輸納之無遺夫非忠宣達衆不可之念真不忍坐視之情切又何能感報之速邪人奚不爲忠宣之爲哉悲夫

康濟譜

卷十一 救荒

三

范純禮知襄城久旱不雨公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商召其主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唯以五穀貯於佛寺中後闕食吾爲汝主糶決不汝虧衆買從命運販不停以至春首所蓄至數十萬鄰縣皆飢獨襄民不知也

金孝章氏曰大凡作地方官者先須以其身爲遠近之所信則民且有心咸托有令必從如范公之諭粟賈曰吾爲汝主糶決不汝虧而衆遂從命當錄信之有素耳至歲飢而襄民不知其廣反萬間

之庇突

亦事預  
則急至  
無所  
若若  
無井  
六而  
其本

吳遵路知通州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遣人航海糶米以備之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糶官米至冬大雪乃以原估易薪芻與民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席鹽蔬日與飯食訪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楫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卒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歲凶

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大飢熹即日就道至卽移書他郡募米商錫其征米遞轉集又勸立社

康濟譜

卷十一 救荒

三

倉法豐歲俾民各量其力以入之歲歉則出而散之民民賴以無飢乃日鈞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日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蠲革之又知南康值歲不雨民饑食嘉請于府得嘗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飲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取耗米三升以故一郡四五十里之間雖遇歉年

民不缺乏食。嘉乃土其法於朝。詔下諸路行之。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乏者。茲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願與否。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米二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與倉不能償者。置籍以貸之。其以惡濕不實還者。有罰。社倉之法防于此。

陸象山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平嘗豐田嘗熟其利可久。苟非倉慈之田。不遇歲歉則有散而無納。

廣濟譜

卷十一

義倉

元

來歲秋時缺本。乃無以賑之。莫如兼制平糶一倉。豐時糶之。則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推富。民封粟應價之計。析所糶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乏。爲長便也。

潘鑰長氏曰。林開論朱嘗平義倉。語極剴切。至當。乃節其畧。小參已意以附于此。其論曰。嘗平之法。何始乎。自李悝已有平糶之法。至壽昌始定嘗平之策。此其始也。厥後罷于元帝。復于顯宗。應罷隨復。無有定制。至于我朝。置糶置倉。歷寧以來。而提

舉嘗平之官始定。嘗平之始置也。出內庫之儲以爲糶本。頒三司之錢以濟嘗平。俱戾之時。民艱於錢。官則增價以入之。粟色之日。民乏于食。官則減價以出之。夫何舉糶本而爲青苗之錢。謂廣倉以求二分之息。伐桑易銀。官帑厚矣。如民食何。蠲田輸官。公家利矣。如私害何。此嘗平救荒之實政。壞矣。義倉之法何始乎。自隋始置于鄉社。至唐改置於州縣。此其始矣。厥後弛于宋徽。壞于神龍。隨罷隨復。亦無定制。至於義糶罷復不嘗。至于今日。

廣濟譜

卷十一

義倉

早

而義倉輸官之法始定。然義倉之設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豐凶有濟。緩急有推。名之以義。則寓至公之用。置之于社。則有自便之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爲官吏之移用。縣倉轉而郡倉。民益相遠。而爲軍國之資。官知其欲。未知其散。民見其入。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政壞矣。中興以來。講明荒政。嘗平義倉之儲。雖有美名。本無實惠。惟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至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郊。尚可少濟。鄉落小民。又安能扶持百里。取糶

於場以活其已饑者幸哉是有之與無其理一也  
嗚呼孰知有甚者焉嘗平出于官義倉出於民出  
于官者官自歛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于  
病民出於民者民實出之官定歛之其弊不但民  
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爲嘗賦難頭斛面  
重歛取盤噶可嘆也愚謂民不必甚于特無取之  
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名足矣乎時奪其衣食  
之資一旦使啖以溝洫之積糴腐不爲善藏之地  
凶年始惠嗷嗷之民何益哉響驛當不取賈絲之  
卷十一 賦役

尹鐸毋顧爲審制擅發之沒點寧爲催科政拙之  
陽城不願爲登粟賑饑之韓邵則裕民資政隱于  
嘗平義倉之外邵雍有言諸賢能寬一分則民受  
一分之賜有官守者歸諸天下  
潘鏗長氏曰宋子社倉之制真救荒之良法也倘  
能師其意而行之無不豐然可見者在蔡雲怡李  
抗時力建此法大有成功其法妙在附約保而行  
意謂每鄉有約每約有倉以本里之富濟本里之  
貧權聖慮之應救歉秋之乏緩急相通不出同井

子母相生。總利吾儕。所以人樂從之也。然尤妙在  
做朱子之法。勸賢主夫爲之倡。凡輪穀樂助者。與  
孝子悌弟一體。載祀善簿。其犯罪應記懲釘扁石  
知悔改者。願輸設若千石。姑免載懲惡簿。再犯不  
赦。然後載薄釘扁石門。此亦本邦中隨方設法。鼓  
舞流通之意也。至冬食或約所。或寬做寺觀。卽于  
空寺觀內。擇堅固空房。置閣或五間。量里之番寡。以  
時爲增減。此亦因便以省營造之費者也。愚謂不如  
直以番寡充庫。存儲豐滿。爲餉餼更便也。

真德秀知潭州屬民覲食熬糶惟除解麵米申免和糶以甦其民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備及鄉落立慈幼倉及義阡捐官田租贖或畢來月試諸軍射虎營中病者成者未葬者孕婦娶者贈給有差

高定子知夾江會豪族存饑貧民競懼無所親定子曰女毋憂女弟持錢往省所糶家以俟迺發粟賑諸富家俾以時價糶至秋而債須粟米溢于市明年有糶責償其半至秋而驗足民免於饑而公帑不廢

人稱其上。不病國。下不病貧。中不病富。一舉而三利備焉。

潘鑄長氏曰。病國而有益于民。猶可也。病富而有益于貧。猶可也。正恐貧民未或甦。而國與富者先誅。予嘗嘆近世舉事。利不歸上下。歸中。若高君之克備三利。真奇遠云。

蘇軾知杭州。歲值饑。疾力請減價。嘗平倉。奏給度僧牒。易米助賑。並請蠲貸租稅。日遣吏督醫。四出治病。全活者以萬計。民有遺債。苦于不償者。軾呼至。詢之。

康濟諸

卷十一 救荒

星

云。家以製扇為業。遇天寒。不得售。非故負也。軾曰。姑取扇來。遂據案作草書及枯木竹石。須臾就二十餘柄。其人纔出府門。好事者爭以千錢易一扇。因得盡償。所通郡人稱歎。至有泣下者。因上徹遺積欠書于哲宗。

全孝章氏曰。官能愛民。雖筆墨細事。亦有用處。看到此。寫字作畫。皆為政事矣。

潘鑄長氏曰。東坡上哲宗書其略曰。以臣及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

論至此不  
成。僅是  
也。新外史

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嘗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懼。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嘗有二十餘萬虎狼散於民間。百姓何繇安生。朝廷仁政。何繇得成乎。○往見無名氏石剌云。筠山高極入穹蒼。人道虎為獍。行人過此。不曾傷。成陽官闕在平地。高鹿食人無數計。吁嗟乎。苛政猛于虎。斯言垂萬古。加意民牧者。當三復斯言。

康濟諸

卷十一 救荒

雷

黃震判廣德軍。軍有社倉。歲課民納息。民困。至有自經者。震為之買田六百畝。以其祖代民納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知撫州。二月饑。集富民耆老大書。開糴者籍。強糴者斬。不劫不價。集分有友。全活者甚衆。

附黃震再論上戶榜

紹得救荒之法。惟有勸分。勸分者。勸富室以嘉惠小民。損有餘以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富者種德。貧者感恩。鄉井盛事也。今我撫州。不勸分而勸糴。



者。曲體富室之情也。慈兼貧民之食也。然于富者貧者。太守兩有愧色也。于富者何愧。愧不能勉其種德冥冥。而徒徇其誦價繼富之私也。于貧者何愧。愧無以使之感恩富室。而反爲此磨悍。獨畏高明之舉也。太守有人心者也。事與心違。而亦其失于境內。是內欺其心。外欺其民。愧益愧也。與言至此。涕泗交橫。其將何似。雪此愧也。必欲雪之。小民固不能。來乎亦不能。而能也者。獨富室也。富室其何以雪之。也來。憤慨畢。今權在富室也。守何能專之。富室若曰。不抑價者。太守待我厚也。官不我抑。而我自抑之者。我自待厚也。均此人也。小民終歲勤動。以有此粟。我何情何爲。乃安坐而奄有此粟。靜言思之。愧也。平時而奄有之。已不免愧。今勤動而有之者。反不得食此粟。處矣。我安坐而奄有者。猶忍斯此而不之發。又何如其愧也。蓋方浴而桑生。兒方產而乳生。人民備育于天下。而五穀生五穀。爲民設也。民生饑矣。而五穀尚忍爲我私。是猶奪之桑。而不以飼蠶。奪之乳。而不以哺兒。

其有愧乎。天何如也。生吾鄉而長于我者。吾父吾兄行也。生吾鄉而勿于我者。吾子吾孫比也。雖犬相聞。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少長聚嬉戲。平居謂謂笑語。一家均也。一旦艱食。不思分已以與之。而反騰價以困之。平日之情何在。鄉黨之義何取。其有愧于人何如也。自古治日。皆少亂日。皆多生于亂者。性命之不保。爲何富之。再安自我。藝祖以仁立國。吾儕小人。世世得生長于春風和氣中。已未之變。亦幾矣。賴我先皇及元老大臣。再安宇宙。我亦遂得再土此土。宅此宅。田此田。日積月累。以有此富。是我性命朝廷所生也。土田朝廷所保也。而富亦拜朝廷賜也。生殺予奪。皆在朝廷。雖貸我粟。賦我賦。試甚而奪我富。其何不可。今朝廷遣官厚以待我。而我猶恐于自私。其有愧于朝廷又何如也。愧于天。愧于大愧于朝廷。富室而與言及此。恐亦涕泗交橫。如太守之愧發于中心。而不能自已也。然則富室而必欲爲太守雪此愧。不過自出仁心。自抑米價。俾惠鄰井。則可愧者立變而爲可。

此法甚妙  
不煩等止  
路無事矣  
笑

風之盛事也。官雖勤難而我自勸分也。富室而果有能此者。羅二手以以上太守。自旌賞。羅萬石以上太守。申朝廷補官也。官者陞擢此太守。所以報德而雪此愧也。

劉晏知虔州。會歲歉。民多棄子于道。晏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看視。推行縣鎮。小民利云。升之給皆爲字養。散卡境無天闕者。素夢得在武昌。歲值水災。京師尤甚。浮殍自唐鄧入。號不可勝數。令盡發官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孩兒無

康濟譜

卷十一 救荒

望

薛得之。詢左右曰。民間無子。何不收畜。曰。患既長。成來識認。葉問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卽給內外府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家給之。官爲籍記。凡全活二千八百人。

丘文莊公曰。按饑饉之年。民多賣子。天下皆然而。准以北山之東。尤甚。嗚呼。人之所至愛者。子也。時甘不相見。則思之。延必有所傷。則戚之。當時和歲豐之時。雖以千金易其一稚。彼有延頭受刃而不

肯與者。一遇凶荒。口腹不繼。惟恐餓之。而人不售。故雖十餘歲之兒。僅易三五日之食。亦與之矣。此無他。知其借亡而無益也。然當此困餓之餘。疫癘易至。相染遇者。或不之顧。縱有售者。亦以飲食失調。往往致死。是以荒歉之年。餓殍盈途。死屍塞路。有不忍言者矣。臣謂唐太宗贖飢民所賣之子。固仁者之心也。然待其賣之而後贖。彼不售而死者亦多矣。莫若遇飢饉之年。民有鬻子者。官爲買之。每一男一女。費以五緡以上。爲率。量與所賣之人

康濟譜

卷十一 救荒

哭

以爲養贖之計。用其所餘之資。以爲調養之費。因其舊姓。賜以新名。傳遞邊郡。編爲隊伍。給以糧賞。配之軍士之家。俾其養育。厥者不許勾丁。如此既得以全其性命。又得以濟其父母。內郡不耗。邊城充實。是于救荒之中。而有實邊之效。或者若謂國家府庫有限。費無所存。惟今江南之人。有請戍西北二邊者。勾丁補伍。有如棄市。及至戍所。多不得用。今後遇有荒歲。預借官錢買之。待後于江南民戶。有隸戍伍于極邊者。願出五百緡以上者。除

其尺籍出二百緡以上者改隸近衛如此則除一軍得百軍移一軍得四十軍隨以所得抵數還官數十年之後邊境之軍日增而南方之伍亦不缺矣或曰因飢募兵古有其事與曰富弼在青州因饑民募軍萬計史可考也

許份知鄧州政尚寬簡務爲勸戒而人盡其情庭無留訟益一本於誠信故大愛服之鄧路飢流死載道鄧州額份獨安詔份賑濟份置揚利室異器用異旗物鳴鼓給食三日一諸問飢飽而勞苦其病廢九十康濟許

卷十一 災荒

覽

月全活饑民三萬六千九百有奇

潘鑾長氏曰往南直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席文襄疏謂江北淮揚廬鳳諸郡災傷爲甚蘇松常鎮次之椒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公適上賑粥要議衆喜曰此任當屬此公也時饑孱棄途人至相食盜賊莫可制公被命議求時宜謂給穀銀米實滋弊端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竊審事定將無遺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令州縣每十里爲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爲粥饑民

趨之全活者若干萬衆盜賊漸解迺以奏截運備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饑者稍避始定議銀米間月兼給人沽實惠救饑如文襄與許鄧州又豈可日設糜爲下者乎總之惠當其扼設糜亦上策也不則給散銀米實滋弊端文襄之妙妙在先今州縣十里爲一局俟粥食兩月然後議給銀米所以人沾實惠而豪強不得爲奸也○又昔賢論救荒無奇策而以施粥爲下然施粥在荒歲最爲切要蓋有米四合可作粥四碗一人逐日得此儘可

康濟諸

卷十一 救荒

手

度活以百人計之每日用米四斗每月該米十二石每米一石計銀一兩用銀十二兩可備一月煮粥以供百人以三月爲率是用三百六十兩即可全活千人也可是以銀糴穀分散者有限不如施粥之道均而得濟者多也錄是而推之正印官捐濟萬人佐貳等朋濟千人鄉紳大戶量其田畝之多寡或千人或百人則是一縣之中十數萬之飢民可不勞而濟矣是在長人者推誠以勸誠之可也

開賑餽保甲法

以城郭為中央餘各鄉村亦分東南西北四方各

鄉得彈益救荒莫衷行保甲二者相須並行方克

成功雖經院道節次申報未見郡邑着實舉行有

在城行保甲而在鄉不行者有在鄉僅報保甲長

而花戶不報者有僅報花戶數名而十室九漏者

編提不令巡緝不嚴賊匪解之効胡可得邪然

是保甲也為緝盜而設是單治之之編之也民

情莫不偷安故其藏影難稽類觀而設是以養之

之道編之也民情莫不新猶故其成也易然要在

康濟譜

卷十一

五

上之人嚴督掌印官擇廉能佐領官一員專董其

事俱候秋收舉日審錄先將城內以治所為中央

餘分為東南西北四坊如東坊以東一保東二保

東三保等為號每保統正副各一入每

甲統十戶設甲長封沃南西北坊亦如之東坊自

北編起南坊自東編起西坊自南編起北坊自西

編起至東北高冷坊末河易坊序不可亂大約如

後天八卦流行之序自東坊之東起順南方之

離西方起兌北方之坎至東北之艮止次將境內

以城郭為中央餘各鄉村亦分東南西北四方各

量山川道里即令在城四坊保正副分方下鄉會

同該鄉保正副量村莊為界編之其編亦如在城

法大村分為數保中村自為一保小村令鄰近數

處共為一保二保十甲聽自增減甲數因民居也

一甲十戶不可增減戶數便官查也或餘剩二三

戶總附二保之後名曰畸零此皆不分土著流寓

而一體編之也其在鄉四坊保正俱以在城保正

副分坊統之如在城東一保統東鄉幾保在城東

康濟譜

卷十一

五

二保統東鄉幾保以至南與西北莫不皆然是保

甲者舊法也分東南西北四坊而以在城統在鄉

者本道之管見也蓋計坊分統內外相維久之周

知其地里熟察其人民凡在鄉戶口真偽盜賊有

無饑饉輕重在城皆得與聞或有在鄉保長抗令

者即添差人役助在城保正掌治之此法行則不

煩青衣下鄉而公事自辦矣有司唯就近隨事覺

察在城保長使不為鄉鄰害耳此蓋居重馭輕強

幹弱枝身使臂使指之意亦待衰世之微權也

而于弭盜賑飢尤爲切要。編完以在城四坊保數及所統在鄉保數。要見在城某坊一保。統某鄉幾保。某保坐落何地名。及各甲數并保正副長百姓名。俱要開寫。真正書名。不許漏造。排行類冊一本。申送本道并本府及總捕官察考其保甲及花戶姓名。逐冊存縣。庶幾有濟。

○一示審法

夫廉恤所以不需實惠者。止因官娼里甲排年編造。而里中細戶散住各鄉。不在一處。故里老得任

康濟書

卷十一 教

聖

意。說造花名。借甲當乙。無縣察核。既住居不一。則其勢不得不畏懼入城。赴縣候審。喧集耽延。今本道與兩府吏民約。報饑民不娼里排。止娼保甲。州縣官先責分界。小縣分爲十四五友。大縣二三十方。大約每方二十里。每方內一義官。一般實戶。領之。如此方內若干村。某村若干保。某保災民若干名。先令保正副造冊。義官殷實戶覈完送縣。仍依冊用一小票粘各人自己門首。縣官親到。逐保令饑民跪伏門首。按冊覈察。排門沿戶。舉目瞭然。貧

者既無遺漏。富者又難說名。且不致聚集。舉縣之民。赴縣淹待。它日散聚散漫。亦俱娼方舉號。率領提綱官民兩便。如此方內無殷實戶。則登城市之民。孰有田莊。在于此處。多者僉之。義官亦然。義官若與保長殷實戶。竭力尙義。舉行有效者。州縣官揭報上司。用牌額花紅嘉獎。

○一別等第

夫賑多謊冒。良不如散粥便。第生儒之輩。門楣之家。有寧饑死。不食嗟來者。則賑尤不可後也。所慮

康濟書

卷十一 漢

聖

賑粟散粥。兩相影射。重支則倉粟不及。各保正副報冊之時。卽確察。次貧額領賑。災民某入。極貧願食粥。災民某人。其次貧願賑者。又分若干等。某保正次應賑。賑若干。某保極次應多賑若干。雖無冒破。亦宜從輕。○一省冗費。此行審機。必以官就民。若使樹威飾貌。不惜民艱。騶從滿途。騷擾爲甚。反不若就縣之便也。凡諸長吏。宜單車就道。止用藍旗二竿。執板皂隸四名。行

李一損差遣書快馬定稱是。中火止蔬肉二器。如正官邊歷不完。分遣佐貳。或教官陰醫巡警等官。亦無不可。但須單騎耦役。自齋飯食可也。

○一定賑期

賑之不需實惠者。非獨詭名冒領。卽賑矣。里甲一召。四鄉雲集。歸其居錯犬牙。一動百動故也。及至城市。動淹旬日。得不償失。遂棄而歸。此穀皆爲里長欺家須耳。今既招保甲。可以隨方定期。如初三日開倉。則初一日出示。勸立野賑。東方災民仰天。字號地字號若干。方保甲。帶領應賑人赴縣。餘方不許預動。初四日賑西方。亦如之。南北亦然。如東方至者。又視其遠近。以爲次第。庶無積日空同之弊。

○一立賑法

臨賑無法。則強壯先得。孱弱空手。甚至病瘠者且踐踏而死矣。當今各村保饑民。隨地遠近。各定立某處聚齊。弗混先后。每一村保。用藍旗一竿。先引次用大旗一面。卽報冊書各姓名于上。要以軍法。

康濟書

卷十一 救荒

五

巡行保正副領各親戶。執門首原票。魚貫從左而入。交票于官。驗畢。鈴二斗三斗字樣于票。執之向賑口領穀。一村保畢。堂上鳴鑼一聲。仍執旗牌從右引出。聽鑼聲。則左者復入。庶無混亂。出者仍令原人押送。關外貧民。不許在街停留。留富民不許違截討債。再差探馬于近城一二十里外。不時察訪。違者卽枷號遊示。以警其餘。

○二分食界

令責窮者。多止于城門。則仍爲強棍所得。喂而遠者病者。發軀體者。猶然溝中瘠也。故莫若分界而多置糴所。今既每方二十里。則以當中一村爲糴所。州縣卽示此方東至某村。西至某村。南至某村。北至某村。但在此方之內居住饑民。已報名者。方得每日至中村就食。令保甲察之。不在此方內者。令還本方。不得預此方之食。庶乎方內之民。極遠者不過行十里而返。近者或一二里。人縱饑餓。然午得一飽。緩步而歸。明日再至。決不至隕命而一方之內。人皆每日得一飽矣。

康濟書

卷十一 救荒

五

○一立食法

夫貧弱之難。難在分散待哺。既來。彼我相擠。隨手授之。不得人人均其多寡。當令饑民至者。隨其先後來一人。則坐一人。後至者坐先至肩下。但坐下者。即不許起。一行坐盡。又坐一行。以面相對。以背相倚。空其中街。可容走動。坐者令直其雙足。不許蹲踞盤辟。轉身附耳。入頭。亂察數爲難。有起便手者。畢則仍回本處。坐至正午。官擊拂一聲。唱給一次食。即令兩人攪粥。兩太監瓢杓。令飢民各持碗坐給之。其有連食先畢者。亦不得再與。再與則亂生。須將碗散散。然後擊二柳。高唱給二次食。從頭分散亦如之。又遍。然後擊三柳。高唱給三次食。從頭分散亦如之。三食已畢。縱能食者。不得過多。但求飽死而已。然後再察簿中。誰保有父母妻子。餓病在家。不得自行者。以其所執瓶礮。再給一人之食。與之携歸。如是處分俱訖。方令飢民起行。其有流民。欲去東西南北。從此方過者。亦給此坐食。但食畢。即分派保甲數人。欲東者押過東方。

康濟譜

卷十一 救荒

五

欲西者押過西方。遂出境。訖明日不得預此方之食。恐其聚爲亂階也。

○一倚爨具

煮粥之穀。必發官倉。不勒借富民。但必須殷實戶領之。所領之穀。亦不約定將原穀以夫車路釋于道。但令伊將已穀。春用不失官數。則已其所領倉穀。任從殷實戶附城自糶。在官胥徒不得指以糶官穀勒指之。至于領穀之後。殷實戶與保甲擇中材寬濶處所。置寬十餘座。或公館。或寺院。無則空地搭蓋簾箔。須可隱風。毋令飢者凍死。又當多置三缸桶瓢杓。其碗筯則令飢民自備。柴亦取給于官穀。若取手保甲。又必指此以科派細戶矣。水則令保甲編戶挑之。煮粥之人。借用殷實戶家丁。庶官與結算穀石之時。不得指他人影射爲奸。人飢必成疫。須多置茶木。醃碗薰燒。以逐瘟氣。其粥成之後。又須嚴禁將生水。攪稀致久。飢者食後暴死。

○一登曆日

監受官署一曆簿。送州縣鈐印。如今日初一。起分

康濟譜

卷十一 救荒

五

廣濟語

卷十一 救荒

五

爲二大款一本處饑民燭其坐伍從頭登寫花名趙天錢地孫玄李黃有父母妻子病在家下不能來者公同保甲營的卽註于本人下父係何名妻係何姓不得冒支前件以上若干人二外處流民又分作東西南北四小款一某處人某人係欲過東者一某係欲走西走南走北者其下卽註本日保甲某人送出境訖違者連坐保甲前件亦結以上共若干人至初二日又分作三大款一本處舊營飢民卽昨日給過粥者官則先燭昨日舊名盡數填此項下來者分付先盡舊人燭昨日坐定點名如有不到者紅筆抹去前件總結共若干人二本處新收饑民具有新來者令坐舊人之下以便令點亦結共若干人三外處流移若流民則每日皆新來者其昨日給過舊人除病老不能動移外再與給食餘者不得存留亦燭前記若干人至初三日以後卽與初二日同但初二新收者亦作初三舊營登如初三無新收卽于本款下註無字如此不惟人數有所稽察有一人卽有一人之食

○一禁亂民

廣濟語

卷十一 救荒

卒

如此賑粟如此煮粥則已無不適之村人無不得之食病而死者有之饑而死者無矣卽各處流來饑民在郡邑雖他人家之赤子在大造亦生成中之一物也縱不得賑亦得同食庶幾人已一視矣各災民但當安心守法聽候賑期本州縣窮民不計三三五五強行勒借富戶嗷呼噪亂致生事端其外州縣流民亦當散處乞食不許百十爲群搶奪市集驚動鄉村令土人掩扉躲避卷察奉旨朝廷止憫窮民不恤亂民違者以亂民論打一百棍綁縛游示三日處以強盜之律如有富民能尚義輸粟者昭賞格優待

迂菴子曰向見某云夫歲苗而民病者無備故也酌臬府而寡儲蓄者無政故也古人盡授田耕三餘一遺人室委積以行施惠廩人詔穀用以治年之饑凶卒有方千里之水旱民不捐瘠今官無儲積野鮮登穰無論三年九年卽一歲麥殄小民能不假貸足乎尸口繁盛之地卽大有秋能不轉他



郡邑穀粟以餉乎。不登而更何以支故曰無備也。義社預備等倉。棋布境內。乃折乾以備上官迎送之費。而猾胥復陰陽乾沒之。穀化為金錢。而托托于雀鼠矣。按而詰者誰。故汲黯郭仲默之聞倉人雖效慕。每咋舌而阻。故曰無政也。上官報苗必須簡覈文移往覆。每致後時。幸不後時。而課額難虧。調停曲處。惟存留。改折。存留之法。無異養狙。朝三暮四。活惠無幾。改折又非舊額。每加價以斂夫折納尤數。民已不堪。准估價銀。因苗利所得甚

廉濟請

卷十一 救荒

空

少其傷實多。散貸賑饑尤重厚德。然饑民散處郊垌。報名於閭右之豪。出入於奸胥之手。曠日持久。得失不警。竊謂四民之苦。惟農稱最。豐僅半菽。凶先溝壑。歲荷饑饉。當先惠農。若將賑銀計畝均給。實授乘耒者。而田主冒領必罰。或以賑銀抵充賦額。停糧不徵。而貢田主出粟轉貸佃戶。小民庶沾實惠耳。蓋三老凍餒。而公聚朽蠹。嬰以知齊之衰。道獲相望。女富溢尤。肝以卜晉之敗。荒貶之修。始於天子。宗廟見神。禱而不貳。平決獄囚。停止造作。

萬可節矣  
法亦

萬勞至此  
河神不格

汰浮靡之費。放無用之獸。此救荒書法。奈何不一舉行。以見憂於百姓乎。救寒者雖有棉襖。累千不如洪鈞一轉。廟堂略加樽節。勝有司補苴多矣。儲蓄之法。不必如賈誼募民屯種也。不必如見錯募民人爵免罪也。但就今之贖錢。責其實。而郡邑今

廉濟請

卷十一 救荒

空

泣下也。人以行政。政以脩備。其在親民賢令乎。語

最真切痛快錄之、

錢佃守婺州時。發大旱。佃至。禱雨。髮為白。勸民出粟。活七十餘萬口。政甲一路。時朱晦菴遺陳同甫書云。婺人得錢守。比之他郡。事體殊不同。其救荒之政。為諸郡最。

洪皓為秀州司隸。宣和六年。秀州大水。田不沒者什一。流斃塞路。倉府空虛。無贍策。策洪皓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四

嘉慶朝

蛇守如山  
不以野  
而民命  
其十之  
分也

始於民  
其十之  
分也

隔每升損市直錢五減米肆。粥價於青白旗上。巡行無時。扶其旗摩者。皆無敢責難。不能自食者。為主之。立屋於東南廢寺。十入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清偽。涅里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糲。無汲有。賊民有侵牟。關者。亂其手。文逐之。皆帖然。畏代。備用所掌。登運民錢。會浙東綱。實平朱。四萬解。過城下。帖遣吏。錄澤。楊諭守使。截留守。禁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成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難勿救。等以。身易。十萬。太訖。留之。居亡何。廉訪使廉濟請。

卷十一 一 疏

三

者王孝竭至邵曰。平江哀號。訴飢。苦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其以對。即延皓。同往寺。驗視民。肅然無出聲。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政不過是也。逮制抵罪。得為君脫之。且厚賞。呼。草。素。皓曰。免。良。幸矣。安所賞。但食猶未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未如數請。而得至。冬。秋。民相。搗。以。歸。前後所活者。九萬五千餘人。每伺皓出。無不以手加額。呼為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鄉村。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後使金。流。過。山。還。見帝求歸。濟母。帝曰。卿忠貫日。

月志不忘君。雖嚴武不能過。豈可捨朕以歸養邪。辛以件。檄。請。成。

張養浩令棠邑。設淫祠三十餘。後拜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浩聞命。即散家之所有。以與鄉里。貧乏登車。就道。遇饑者。賑之。死者。瘞之。經華山。禱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雨。三日。及到官。復禱於壇。社。大雨如注。鈔昏。即不可待米。浩以銀。倒換之。乃簡庫中未毀。銀。鈔。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印。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未。商。印。出。糴。諸。庫。驗。數。以廉濟請。

卷十一 一 疏

四

易鈔。又。幸。富。民。出。粟。為。泰。補。官。四。月。未。嘗。居。家。止。宿。公。署。夜。禱。於。天。晝。出。賑。饑。無。忘。客。每。一。念。至。即。撫。膺。痛哭。病。革。關。中。民。哀。之。如。失。矢。游。

潘驥長民曰。元史養浩傳。且稱幼有行義。勤學業。則其功名之盡美。殆本之行義。實之學業乎。按養浩遺箴。追還之事。是其行義也。能讀書不輟。是其學業也。然余最喜浩一聞命。便散家之有。以賑鄉里之貧乏。又能隨路賑濟。即此一念。故宜雨禱。門至而民哀之如父母也。

卷十一 一 疏

康濟諸征權卷之十一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泰評

征取於正屬焉則橫荷漁而竭止下交病敢告司

織無曰沽謀之非誠而予為聖大征權第二

潘鱗長氏曰財生於天地原上與下共之者也然

往往什在上下孔在在非下之能獨多其多也

乃其所為托上于下耳古人關市不征澤梁無禁

彼其用意顯豈出後世之制施下乎哉或減或增

或緩或急或用之始不得已或取之難日不足倘

亦治亂得失之所基此而分者耶略陳事迹參以

成周及歷代之制審時知變之君子當不至于河

漢云

周禮太宰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太府掌九賦之貳

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時王之膳服

王制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

廛人掌飲市飲次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

好註曰布者泉也飲布則肆之稅也總布如祖總之

布者泉也飲布則肆之稅也總布如祖總之

布者泉也飲布則肆之稅也總布如祖總之

也罰布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諸貨即舍

之稅也泉府者以其流通如泉故曰泉府

司門掌讞出入不物者正征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

舉之以其財養死政者之老與孤禁先王以義治之

刑義而死其若死政者先王以義治之

王以利養之刑責富矣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

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之不出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在國曰門在境曰關

關掌察其貨之多寡與其節之出入以聯門市

其合征合廛者而關白焉以征之也貨不出關者

必為餽之稅司關設其貨又加之稅餽焉凡當道

行之貨則以傳節出之傳書其數節驗其物也

康濟諸

迂菴子曰聖王之政雖敦本抑末然稅其物必不

復征其廛既征其廛必不復稅其物二者通融而

行所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是也至司門所讞

則司市僞飾之禁也司關所掌亦其犯僞飾之禁

而不敢從關出入者也豈於商賈之常貨既征之

于市廛又征之于門關乎戰國時不明此義徒見

周人有市廛門關之征遂以四者合取而並行之

而商賈于是重困矣其後如劉歆之補王莽開五均設六幹長安離陽鄠鄠臨晉宛成大都諸皆六

五均廣市錢府官銅肆里區謂舍皆有征其下驛  
然受敵若王介甫借周禮變而爲新法其害尤甚  
紙布變而坊郭錢。屋布變而白地錢。實布變而搭  
罰錢。德布變而爲條行錢。又如鄭俠奏議所謂負  
水給薪。携粥提茶。皆有免行錢。效一厘人之法。而  
遺害乃如此。且市易置務。而以呂嘉開爲市易官。  
拮据細民。聚歛滋甚。內帑出銀爲本。遣人于嶺南  
諸處市貨。以壓直旅之利。此與漢人置均輸。唐人  
置疾足同意耳。豈周官司市之法哉。嗚呼。先王立  
康濟譜 卷十二 征輸 三

關以限出入。立市以通有無。固不虞後世之罔利  
而失其意。一至此也。然則待商之政。庶兩利之哉。  
漢興約法省禁。而不執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  
物。物踴騰糴。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  
稅以困辱之。  
唐肅宗時。兩京陷沒。民物耗弊。籍江淮富商右族。什  
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  
有稅。  
宋太祖詔榜商稅則例于務門。毋得擅改。更增損。及

哲宗元祐中。商人載米入京。糴者有力。勝稅權。蠲之。  
先是蘇軾曰。穀大賤。則傷農。大貴。則傷末。是以法不  
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大賤之價。災傷  
之地。舟車逼糴。以壓大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  
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使商賈不行。  
農末皆廢。切爲聖世病之。

按法不糴五穀者。豈獨如蘇氏說哉。蓋五穀非竹  
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類。原無征算。故商賈貨  
康濟譜 卷十二 征輸 四

於關市者。官可稅也。若五穀。則官既入其租。而關  
市又征其稅。是二物而再賦之也。豈王政乎。哲宗  
蠲之是也。然曰。權則亦豈久蠲也哉。  
明朝每府立稅課司。州縣各立局設官。凡商僧屠市  
田宅。莫不各量有輸。諸凡商賈欲糴貨。賄于四方  
者。必先赴所。則起關券。是即周禮節傳之遺意也。  
至于五穀及書籍紙札。則不許稅。眞王者之政。仁  
人之心哉。

○山澤津渡

謂委人掌欽野之賦歛薪以烹芻蓄以飼凡號材木

材凡蓄聚之物後世號果竹木柴炭有稅其原皆出於此

後漢和帝永光中自京師離官果園上林廣成園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又詔山林饒利陂池魚採以聽元元勿收假稅

按古言後漢賢君者稱光武明章而論和帝者以誅竇憲一事爲剛明雄斷未盡然也跡其錄因

徒舉寬獄罷鹽鐵之禁無非主子愛民及勅六官

勿受南海之獻而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

康濟譜

卷十二 征伐

五

皆抑而不宣其節者謙降皆漢世之君所不常有

者至以離官之園上林之園假貧民而山林陂池

與民共之此澤梁無禁之後僅僅一見而已

宋太宗詔自今一應池塘河湖魚鴨之類任民採取

如經市貨賣乃收稅

明朝于凡天下關津去處設抽分竹木局抽分客商

與販竹木柴炭等物諸有河泊之處皆立官以考

魚課至元時額外之課凡三十有二細至蠶桑麋

不有稅我

太祖一切削去十存一二耳

劉晏爲江淮節度使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于出鹽之鄉罷鹽官取鹽戶所產之鹽但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因輯附古今權鹽之類以備參考

○權鹽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鹽者於洪範初一曰五

康濟譜

卷十二 征伐

六

行一曰水永曰潤下作鹹

按此乃鹽之根源也潤下之性無所不在如出於

海出於井出於池三種之外又有出於地者出於

木石者惟其無處不有故其爲利也博惟其無日

可少故其爲用也廣利博而用廣故後世有國者

于常賦外首以此爲富國之資焉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香

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饌羞共飴鹽后及

世子亦如之

劉氏纂曰：鹽之所產不同，有積於地而得者，有風其水而成者，有熬其波而出者，有汲于井而爲者，有積于海而結者。故剝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取其成于自然，與夫玄酒明水，亦異也。熬波之鹽，散取其治，治四海能致遠物，故以奉先，爲賓客共形鹽，鹽爲虎形，以共食，喻示服猛也。又副之散鹽者，致遠物以懷諸懷也。飴鹽，風其水而成者，產于土中，其味特甘，貴之於鹽也。鹽土生於土中

廣濟書

卷十二

食鹽

上

丘氏游田鳳時設官掌鹽之職令亦惟以供祭祀賓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用而已，其土之所生產民之所兼用，商賈之所貿易上之人固未嘗立官以禁之，設法以斂之也。海王者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爲國，管仲曰：海王之國，言其負海之利而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給之，於是說桓公伐莒，薪煮海水爲鹽，今北海之深，無得聚庸也。而煮鹽

馬氏端臨曰：農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任其權取財也。至漢晉

相齊負山衡之利，殆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論鐵，則雖一針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

按漢高祖省賦，鹽鐵無禁，故貨殖傳載烏氏之徒，皆以鹽鐵起家，富埒王者，至如吳王濞，煮東海爲鹽，而國用饒足，遂至逆亂，故班固贊云：古者詩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

廣濟書

卷十二

食鹽

上

昭帝元始，罷鹽鐵，罷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鹽鐵，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御史大夫桑弘羊曰：反復析辯，故桓寬撰述鹽鐵論。

按西漢食貨志：則當時鹽鐵權實未嘗罷，雖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自此外後，卽鹽法寬急不同，而其禁其權卒與古今相爲終始。嗟夫，管子功利之說，其入人也深哉！東漢明帝時，官自鬻鹽，從尚書張林之言也，議者以爲失體。

北魏於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權稅利，孝明卽位，甄琛

表稱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宜弛禁與民共之元  
綱以爲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  
稅以助什一之儲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也  
宜如舊卒從琛議

胡氏致堂曰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  
也盡捐之民則終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  
日用而公室有近實之害孫觀之言皆未得爲中  
道也官爲厲禁俾民聚斂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  
民安息矣

鹽池

卷十二

九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天寶至德間  
鹽每斗十錢乾元初鹽鐵使第五琦變法盡權天下  
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及兵興剗  
墨爲鹽鐵使

五代唐時諸州府俵散鹽食鹽徵錢

馬氏端臨曰鹽之爲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爲國  
者權利日重其初也奪電戶之利而官自煮之甚  
則奪商販之利而官自賣之然官煮未必能周徧  
而細民煮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

於商稅於是立爲鹽鹽食鹽等各分貧富五等之  
戶而俵散抑配之此正平叔之故智也

按唐書食貨志穆宗時張平叔請官自糶鹽韓愈  
上言城郭之外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  
或賒貨徐還用此兩濟今令人吏坐舖自糶恐失  
官利非得見錢必不敢售貧者無從得鹽若令人  
吏家至月到而糶必索百姓供應騷擾尤甚故羣  
處原議曰鹽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  
犯事必承得事遂嚴處厚此議真古今名言也

鹽池

卷十二

十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鬻私鹽以自給博愛者  
數百人悉寬遣之官屬請治詠曰錢塘千萬家既者  
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爲盜則爲患深矣俟  
秋成當仍舊法

元絳知靜海時江淮制置使建言民有私販鹽滿二  
十斤者皆徙徙生司其棄民大駭皆相與爲寇各持  
兵先聲以警制使爲名富民惶懼絳遂出令諭衆曰  
海濱之民特鹽以生非四方羣商逐利與販者比俱  
令安集以極其家凡犯者止笞而遣之縣是私販名

服安堵如故

潘鑄長貳曰法關私鹽之禁祇防出境無使商鹽壅滯以虧國課至于肩挑背負之者初未嘗禁于境內與廂也蓋以境內民間之食私鹽勢所必至若據禁屬禁過為精太嚴難從散民變耳每見捕夫與販徒黨而為奸私有通關錢任其載運貨賣之負販者則刺面簽名鄉村出谷布散巡邏甚至假搜捕之名搜勢家故第難細其有而且逮其以及至官罰無所控訴悉以私鹽抵罪矣若元祐慶曆諸

慶曆諸

卷十二

十一

海斯得其體者哉

宋初鹽策聽州縣給賣歲以所為課利申省而轉運司操其贏以佐一路之費自雍熙後太宗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芻米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以贖木

贖其鹽

宋初鹽策聽州縣給賣歲以所為課利申省而轉運司操其贏以佐一路之費自雍熙後太宗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芻米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以贖木

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

丘氏曰此後世召商中納之始蓋折中糧草以贖邊兵中納金銀以實官庫無起倩丁夫之費無冒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

不淡食是資邊足用之良法也

宋初鹽鈔未行時于建安軍置鹽倉在真州乃令真州發運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回船空皆載鹽散于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此宋朝轉搬之法也丘文莊以為可行于今日信乎其可行也

林氏曰宋朝准鈔未行置倉建安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真州回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宋發鹽得船為便彼之回船得鹽為利

慶曆諸

卷十二

十一

宋朝天下十八路而鹽之所出十二路為池二鹽十場二十二井八百三十三歲入之多自兩稅之外莫大于鹽利而海鹽解鹽最資國用

○國朝鹽法

明朝于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每歲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凡遇關中鹽糧量所在水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立則例召商中納不煩轉運而邊食自足謂之飛稅後因積納數多價值亦賤興利之臣遂改議上納折色



行之既久習以為常初時改折糧料有餘而價亦賤計所入為有贏利未為不可後來糧料不足價亦騰貴遂煩轉糶邊用索矣大都利弊悉于霍文敏之議故全錄之

○霍文敏准鹽利弊議

洪武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貳分官征至薄商獲利厚故鹽價平賤永樂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十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時准鹽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七十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

康濟請

卷十二

主

夫曰常股儲蓄待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當年鹽也然有守數十年或老死而不得支者矣念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有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抬價開中越次放支此居貨同利非國法正體也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商若無見鹽計本場買補此即開餘鹽私買之禁也故茲商稍有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得以贏利州縣民士亦食鹽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

康濟請

卷十二

主

遂大壞今兩淮鹽課計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間或奸權奏討或勲戚恩賜皆給引引自賣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後有各年開有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積堆所在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塞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越奏革所鹽計掣餘鹽每二百斤作為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奏請盡買高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奏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以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正鹽愈滯亦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罷開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定鈔二貫值錢千文額鹽餘鹽每引各給灶丁三本鈔二貫五百文使得為實利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

校賣卽處錢。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也。其輸粟或折銀。則或如永樂如成化如洪武之例。蓋私鹽行。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行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若干引。許帶餘鹽若干引。正鹽納邊糧若干。餘鹽納邊糧若干。聽與寬戶價賣。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灶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限三百五十斤。餘鹽一引亦如之。華近年大包之弊。勸借米麥之弊。鹽場積年輸官各商之弊。三邊提督遇鹽商納糧。卽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勿得久淹。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令運司凡商人支鹽。亦勿得久淹。漕運鹽課提督邊儲互相開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休戚。然後是以集事行之數年。卽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兵。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姓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灶丁鹵地。

復給草場。所以資灶丁者甚厚。歲課七十萬引。所以收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卽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灶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鹽之利。灶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卽灶丁空腹以死。不然卽爲發行之而寬。卽五百萬餘鹽之利盡入豪人囊中矣。夫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灶丁窮矣。轉而逃遁。乃區區賑濟區區督復。且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豈故無賑。徒勤逋逃。益甚其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七錢而尤重矣。買窩賣窩。利取三錢。邊上料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愈利。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愈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盛。正課愈墮。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過。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盛。正課如何不益墮也。法之弊而

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送無寧日。頑民  
執刃旗而拒之。在楊子江及各海濱者。高檣大舶。  
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驅。殺人劫人。不可禁。  
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詰。在兩淮通泰官廳州。  
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干場之民。十五以上。俱。  
集武勇。氣復頑狠。犯刑不忌。故淮寧官獄。不惟不。  
捕私鹽。且受賄利而爲之。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  
不惟不捕私鹽。反討鹽徒。受鹽充食矣。鹽徒千百。  
白日挾牙。徑行州縣。邑官兵不敢誰何矣。禍業所。  
極。遂有不可言者。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  
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  
惟未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壅冀。孟津津衛引爲。  
陂堰。鑿爲溝洫。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  
流浸其淤土。厚其隄防。則愈浸愈淤。愈築愈潰。亦。  
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最瑣。無益鹽利。  
抵足驅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  
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成底。  
績。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益。邊地不開。不收。

久大之勅者。未之有也。此兩淮利弊。舉兩淮卽天。  
下可知矣。  
許氏國曰。國家鹽政。本以濟邊。非利其歲課之入。  
爲利也。其行之之要。在于恤灶。通商。故不專爲私。  
販之禁。而在于處置餘鹽也。今奏討占窩二弊。已。  
革。而引得撥通買補。則守支之苦。亦更。又修復舊。  
額。量權本色。則折納之弊。亦云。獨矣。但大商中鹽。  
一引。原納銀八分。永樂時。輸粟三十五升。成化間。  
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六分。嘉靖時。納銀七錢。其。  
後減爲五錢。不啻數倍矣。既費引以來。宜取償於。  
官。而今買補餘鹽。既自買之。又令納價於官。如正。  
鹽之數。又有割沒之鹽。有違限之罰。有賑濟之例。  
其費數倍。則商病矣。灶辦課鹽。原給米一石。弘治。  
後止給賑濟銀五分。而又侵漁十官吏。制劑于總。  
催。灘場爲海潮衝沒。草場爲豪強併兼。而灶病矣。  
至餘鹽一節。正統間。將兌糧米收買。此以官收之。  
也。今無羨米矣。弘治間。令守支商收買。以補官引。  
此以商收之也。今又恐其影射爲奸矣。夫淮鹽七。

十二萬引餘鹽至三百萬餘引。官不能收。商不能買。必歸之於私販矣。故明令各商運鹽二引附餘鹽三引。票紹掣放。不必盡納。正鹽包中再溢數者。方以私鹽論。則餘鹽有所消。而商杜並利矣。或增引以歸其利於邊。亦爲一說。第增引則利在邊。附鹽則利歸部。存土本則歲滯三十萬引。引既而內商困。至于邊之閒中。則兩淮兩浙又配搭以山東長蘆。使邊商一身三勞。疲於轉輸。而內商分撥者。得以此邀其賤價。則邊商豈困矣。

廉濟諸

卷十三

食稅

九

馮應京曰。邊商業病積弱。起在速掣。內商慣居積榷子母。又利在少掣。邊商開市艱難矣。又苦守支。內商乘其急。抑勒減直。利歸豪家。而邊商日益困矣。又曰。閭閻井池。長蘆山東之鹽。價廉而課充。惟淮鹽困於守支。而浙鹽盛於私販。利多故弊多。無足異者。富社營爲總催。以害社丁。富商挾帶餘鹽。每包輒至八九百斤。以妨聚商。益歸富社之結場官。而富商之結所官。互爲緩也。故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貧社餘鹽必藉

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扶海負嶠。多招貧民。故鹽禁愈嚴。而富室之利愈茂。廢農聚徒。挾兵負弩。抗官劫掠。必貽大患。非止阻壞鹽法而已。

解鹽與雜鹽。齊閩海鹽不同。山西有解鹽。稱海。暇不假工作。名曰鹽。與淮浙齊閩殊。而反猜事。蓋猜事憂旱。而池利早。且利南風恒雨。則結者融。恒北風則升者下。鹽丁散處諸邑。既難聚集。猜不及春夏欲結之候。而爲之。則忠其解矣。此解鹽與它所鹽之不同也。然當

廉濟諸

卷十二

租稅

十

祖宗法。志定之時。公私俱足。而商人轉輸於全晉。關洛驛郵之閒。種者不稱難。食者不病苦。自隆慶辛未。雨決池防。池水四溢。鹽遂不結。當事者謂國計不可缺。始爲隴灌之術。蓋以人力勝天時也。然而硝與鹽。消不能乎二。而析之也。茲商則乘間營私。沙礫雜和。故色愈變。味愈惡。是以民視商若贅疣。視解鹽爲藥物。無不利於食私販矣。自是淮鹽花馬之產。紛至莫禁。於是商人坐官肆終歲。不能銷引。目所在。吏吏聚。而代之歛散。以取其毫。

此不獨商困而民亦困矣。論者謂宜採取及期則所獲不可勝用。又採擇必精無雜硝石。則壅滯者自行。流布者自廢矣。

王仲舒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利多他州十之八。民間私釀抵死不絕。穀數斛易斗酒。仲舒罷釀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焚簿書。脫械不問。

迂菴子曰。按唐初無酒禁。肅宗乾元中以廩食方屈。乃禁京畿釀酒。德宗建中初罷酒稅。三年。京人

康濟譜

卷十二 榷酒

三

酤酒官自置店收酤利以助軍費。憲中元和間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歛之。揚州等入道州縣置榷鹽務。又按宋初諸路木盡於酒。吳越之禁自錢氏始。京師禁自太平興國二年。閩廣無禁。真宗詔曰。榷酒之法素有定規。自今中外不得復議增課。諸郡有醋坊。紹聖中程思請諸郡醋坊日息調度之餘。悉歸常平。故丘父莊曰。穀麥一類農耕以爲食。官既稅之。賈糴於農以爲酒官。又稅之。至於麴醋亦米與麥之所爲。官又取之。是一物

而三四稅也。嗚呼。此皆末世事耳。惟我朝不立酒麴稅。擲其課於稅務之中。而醋則自未無

禁。凡唐宋以來苛政。酷歛一切革之。其取於民也

可謂寬矣。余感仲舒罷酒酤事。故括其事於此。

孔戣爲嶺南節度使。南海淡菜蚶蛤有歲貢。戣人奏罷之時。節度缺。憲宗問裴度。嘗論罷淡菜者。誰度以戣對。即拜戣。甫下車。奏免黃金稅。入百兩。嶺南守宰俸薄。又不以時給。吏得藉口爲貪暴。戣乃倍其俸而料俸外取索者。悉以法繩之。南方鬻人口爲奴婢者

康濟譜

卷十二 榷酒

三

禁絕之。始暮舶泊步有下碇稅。閱貨稅。所餉皆珠犀珍異。戣絕不受。海商有死者。官籍其貨。滿三月無妻孥。請請則沒官。戣乃謂海道往復。當以歲計。有左驛不爲限。悉推與之。歷十年交廣晏然。召還。垂索如故。迂菴子曰。嗟乎。使在上者果無自利之心。則隨事皆可便民。又何必引例援規耶。至若倍俸以勸廉餉。珍異而不受。且復深體下情。可謂思法兼取者矣。

陽城爲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至無所進。

上使索之蔡白州民盡短諾以償不知何者可貢遂  
罷州人感寔以爲名子

物近以饗人取飽不可悉進張滂稅茶則憊矣片  
言利者昧嘗不假託美名以奉人生私欲滂以稅

更改嗟乎陶之言豈獨可爲宋告哉

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二  
交一緡以三十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  
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皆稍衰不  
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寇賊守蜀乞廢交子會賊去而  
薛田代之詔曰與張若谷度其利害若谷議廢交子  
則貿易不便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董  
州交子務

據東萊言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爲託之於官  
康濟諸

卷十二

重

重

所以可行則張詠所設法乃民所自願亦行之於  
用鐵錢之蜀姑以爲一時救弊之權耳今官自置  
務其後錢不足處皆行之而遂以充行使之弊勢  
必至於邊糧有妨鹽鑒不售甚者酷吏假稱提以  
科數押配而人苦之若丘文莊所謂以無用易有  
用與夫更換之際新舊相交上下相關不免勞擾  
者又其小者也因是輟錢法於後以備參考  
神農列廟於國以聚貨帛日中爲市以交有無處夏  
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

龜貝禹鑄歷山之金以救水災湯鑄莊山之金以  
救旱荒

太公立九府國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輕  
重以銖布帛廣二尺四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寶  
於金利於刀流于泉布于布求于帛後世錢形外圓  
內方始于此但未有文耳註曰謂之泉者言其形謂  
言其義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  
言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爲刀布其變而爲圓法自圓  
之故歷興以俱廢  
周禮外府掌邦布出入以養万物而待邦之用泉

康濟諸

卷十二

重

重

府掌邦之征布飲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按泉府一官尤爲便民滯則買之不時而欲買者  
則賣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皆以利民非謀利也  
後世借泉府國服爲息之說行青苗以誤天下而  
常平之法亦轉而爲和糴不以濟民而以儲用嗚  
呼舛矣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民患  
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母權子而行民皆得  
爲者不獲重則棄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

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郭內郭爲好外郭爲肉以勸農贖不足百姓蒙利焉丘氏澹曰畢穆公此言乃後世論錢貨母子相權之說所自出也重者母也輕者子也重者以其貴輕者以其賤貴賤相權而並行焉蓋民之所患有輕重上則特操縱之權相其權而行之患輕則作重患重雖作輕而亦不廢重者子可廢而母不可廢故也

武帝時有司者鑄五銖錢漢書云武帝時有司者鑄五銖錢甚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

康濟譜 卷十二 輕重

三

錢周郭甚質今不得摩鑄元狩中議造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金三品龍直三千馬直五百龜直三百于是天下皆鑄金錢公卿請令京師鑄所以赤銷爲郭曰赤及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及不得行于是專令上林三官鑄錢諸郡國所鑄錢皆廢其銅輸三官而民之鑄益少

按今談古錢者漢稱五銖唐稱開元然開元重二銖半以上曰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矣先儒論開元錢最得其平則加重幾半者未爲得其平也而

於五銖之法終不可易又以二銖錢列於太輕古今之銖法不同抑或未之深考與

南宋沈慶之啓通私鑄錢是錢貨亂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于此者謂經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斗米錢一萬商旅不行

南齊高帝時孔顗上書言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之患在于難用而難用爲無弊輕錢之弊在於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禁者錢上鑄錢惜銅愛工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

康濟譜 卷十二 輕重

三

二古錢法  
蓋妙於此

唐高祖武德中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

玄宗開元中宰相張九齡建議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從民鑄秘書監崔沔以爲若許私鑄人必競爲漸忘本業今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備則私錢無利而自息矣時劉秩亦請禁銅曰穀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爲國者穀多則作法收之使



錢重則作法布之使輕於是詔禁惡錢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憲宗時復建銅器

按鑄錢以年號爲文始於劉宋孝建宋自開寶每

更一號必易錢文故每帝各有數種仁宗在位四

十二年改年號者九而鑄錢十種若太宗淳化元

寶乃手親書作真行草三體則視錢一事亦鄭重

矣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

錢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爲文

康濟諸

宋祖時取富朝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于諸州便

換熙寧中王安石爲相始罷銅禁民日銷錢爲器邊

關海舶不復議錢之出中國錢日輕而西北三邊處

皆山積時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

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跌人情窮迫請之錢荒

丘文莊曰宋朝鑄錢比一錢爲多天下置監鑄錢

總二十六處歲課至五十四千九萬貫大抵國計

仰給於此所以當時銅禁最嚴銷錢爲器者有罪

漏錢出界者抵死雖禁最嚴銅多則賤賤則

易致鼓鑄雖煩而民不至甚困王安石一變其法而國用日耗爲政者可輕變法哉

○附緒類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別六

曰聽取予以書契

按載天下之成法曰成傳別謂券書也稱謂貨之

以物責謂責其所償皆以傳別之書聽之也書契

謂官貨於民者官之所與民之所取其責償也以

書契聽之丘文莊謂此與後世交會楮鈔其用雖

不同而以空文質實貨則原非於是矣

唐憲宗時以錢少復禁用銅器令商賈至京師委錢

諸路進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及

取之號飛錢此券錢而合券以取錢與券猶

宋神宗時改交子務爲錢引務呂公弼言交子之法

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以爲本亦不能以

文空行

丘文莊曰宋朝交子後更名會子又謂之錢引又

謂之關子又謂之關會其實一也夫唐之飛錢合

勝特以通商賈之厚齋貿易者，執券以取錢而  
非以參爲錢也。宋自真宗以後，蜀始有交子，高宗  
以後，東南始有會子，而始真以紙爲錢矣。

○國朝錢鈔

國朝設寶源局以鑄錢，設寶鈔提舉司以造鈔，如  
前代布之民間，申鑄造之律，嚴不售之法，而又論  
功行時，據以爲準。暨世宗新鑄嘉靖通寶，增局  
須兼行鈔之議，亦往往行于秦、隴，顧其法未盡布  
梁、冀、吳越之境，錢幣猶行，大江以西，二者盡格，此

康濟諸

卷十二

至

豈無故哉？公府不天，則富者積而無施，市肆不售  
則貧民得之無用，即用之亦不遇市易家用之小  
費，折俸收贖之虛文而已。夫安得不濫？今惟錢鈔  
之合式，定鈔之所值，昭然號於天下，如希縷粟未  
之征，藏正在正供者，鈔不可用，他如匪類之典，犒賞  
之費，關市之征，鈔金之罰，兼行並用，而一以銀爲  
準，且令市肆相灌輸，如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  
則出錢以收鈔，如是則利之與也，自上導之，法之  
行也，自止驅之，民生其有不利賴者哉！然此亦冠

其末節也。蓋五穀不登，始資於錢，錢幣不足，  
資于鈔，則錢鈔者，特一時權宜之計，而五穀者，乃  
民生衣食之源也。斯民猶可，歲無錢鈔而不可  
一日無五穀，司牧者導其源可也。

嘉靖初，知海州朝廷調發軍，奉有督餉，餉之類，海  
州縣民苦之，以膠膠充折，伯純曰：「椿解共知  
非，則必爭，爭時所須耳。若以土產代之，悉汝歲歲  
無已時也。」康乃止。

康濟諸

卷十二

至

不聽，豈可重困之乎？慈曰：「朝命安可抗？」仲曰：「俾爲令  
誠不忍見民轉溝壑耳。」守曰：「先須効爾。」事乃可行。民  
聞仲被劾，爭赴縣請司，或徑達臺，會事遂解。  
清驛長氏曰：「徵奉上者，則曰我爲守，豈容朝命委  
草莽，欲恤下者，則曰我爲令，何忍遺民轉溝壑？具  
此二念，則仁不仁分途矣。夫抗令寬民，民存猶或  
可以益上，而急民趨命，峻難必至於亡下，計國  
司牧者宜何處焉？」  
熊克知諸，見曰：「車吾獲罪，不忍困民。」

部使者歎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德吏表。」

金孝章氏曰：「文墨易知，然虛而無益於物，循吏難托，然質而有及于民，彼勉于其。」有之矣。若

俯首民，發日惟躬翼而獨全之，舉以其身達上之怒而不求乎知遇，吾未數見其人也。

雖于旌復為京東轉運使，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于駿不可。此天路福星也。」安得百步駿布在天平乎？旌

康濟諸 卷十二 征權 旌

既至秦，罷萊蕪利園兩鐵冶，又秦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

陸九淵知荆門軍，荆門兩縣置臺，歲困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已辦，商稅先起，日差使臣及小吏伺商人于門，簡貨給引，然後至，榜所務，惟隸引入境，出門又覆

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更多，禁以通行，商賈半繇避路，務入日，繇罷去之，揭示俾徑至，務有巨商已至，避途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射卒于岐道之

九淵詰得其弊，勞而釋之，巨商感泣，自是歲收增倍。

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乃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紅，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輸之耶？」盡罷之。

潘麟長氏曰：「大凡事體一經衙門，即為胥吏作，耳官雖清而吏不肯廉，官雖省，又不能無事，地之極清，淡者無如廣文職之極甲，德者無如倉巡驛庫，莫不如此，而況於稅務之煩穢乎？慎擇官而少補吏，斯亦塞源澄流之要也。」○凡事須令其

人自得徑達一篇審視，即與丁當則官閑而民不困，通商之道亦如此而已矣。

康濟諸 卷十二 征權 旌

虞允文知太平府，舊制民舉子必納漆丁錢，歲額百萬，民貧不能納者，生于皆溺死，人口衰絕，允文惻然憐之，為措置蘆蕪稅錢，對補漆丁錢，民鼓舞，盛賜生

子並舉丁口自增，先是允文無子，自茲子孫蕃衍，迂養子曰戶口多，則邑自富，為政而禁民溺子，猶藏財于府，儲泉于庫也，至感于

福善之理也。

張九成守永嘉，民有柑實，每霜後，郡例科採遺權貴，地方苦之，九成罷其稅，且勒石以誦來者。

史 7—443

清鄭長氏曰南唐關司稅重皆苦之會徽何亢旱烈祖問曰外郡皆雨京城獨無何也申漸高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烈祖笑而徐之又李茂貞權油以助軍費因禁松明張廷範曰禁松明月茂貞因而弛禁諸云該言微中可以解紛信矣至桓玄篡位忽然地陷殷仲文曰良緣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又南燕冬月水燕主燕之李超曰良緣密通帝京探進日且番嗟嗟心手爲國者隨事獻忠意在阿諛者百計貢諛知此可以想九成勒石

卷十二

差

來者之意焉  
與德秀却泉州先是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後聞德秀下車番舶驟增至三十太艘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納無敢後者久之固圉一空  
濟驛長氏曰番舶互市之法自漢初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知于宋焉蓋前此互市並通西北至此始專于航海也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貨物又次年回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仍禁全銀銅鐵不許滙

張出我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于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番之進貢者益用以懷柔遠人無所利其入也司國計者鑒之張教判同州時出兵備邊州徵箭以賜鷹羽爲之其價翔弱難得教曰矢去物也何利不可節使曰當須省報教曰州距京二千里知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領和價謀數倍竟如所請

卷十二

差

重彼須藉其民以通合要津者只是微官公勝耳既剝之以奉上又因以濟其私嗟此彫瘵何時甦息耶諷民勞之詩爲之歎歎  
康濟諸征權卷之十二

康濟諸崇教卷之十三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泰評

百爾饑寒責在有位既謀其體又恤其匱苟佚而  
糖厥生罔遂莫訓用敷以警驕寡次崇教第十二  
潘麟長氏曰子游宰武城以禮樂爲教而弦歌之

聲不絕後世稱賢令者必首及之漢承秦弊網密  
矣惟文翁于此始庶幾焉若君子小人求所以學  
道恐未也宋則儒輩出教化大有如周程張朱

康濟諸

卷十三 崇教

一

諸先正莫不惓惓以崇禮明倫辨義利變氣質爲  
訓而子靜講皇極代醺一事其從俗變化之道即

子游宰武城易讓哉嗟乎天生斯民使先覺覺後  
覺有斯民之責者誠雅志覺民其必先自覺哉

公孫僑爲政立學較定章服正溝洫什伍井廬大入  
之忠信者與之泰侈者斃之三年民誦之曰我有子

翁子產諱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  
之孔子稱之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  
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可馬遷曰子

產爲政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咄  
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闔道路不拾遺四年田  
器不歸桃李垂於街者莫之敢援五年士無不請喪  
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  
啼曰子產棄我死乎民將安歸孔子聞其卒出涕曰  
古之遺愛也

潘麟長氏曰子產之治全以義行其惠益處族大  
寵多之日不得不然然其民始誦繼誦而終歸于  
化夫子所以稱曰惠人也歎爲古之道愛契實者

康濟諸

卷十三 崇教

二

深矣若子與氏之論特就其一事爲言非定評也  
後人未能幾其萬一而徒效矮人觀場則陋矣

文翁守蜀廉平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  
翁欲誘進之于是穿滿江口灌漑繁田千七百畝立

學乃選郡小吏開敏有才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道誨  
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

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興起學宮于成  
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縣高者  
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每出行縣並從學官誨

義文翁  
後世勸之  
注至爲詳  
倫世人重

生明經饒行者與俱使傳教令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縣是人化蜀地學于京師者什齊魯焉

齊魯焉

潘麟長氏曰讀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一章可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之與能入使治之養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均此人也秦漢以來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士友

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禮樂詩書之舊習而從乎簿書期會之新規故爲吏者皆以政學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踳跡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繇而見先王之治哉嗟嗟有吾黨之任者當以文翁爲法母使士值文明之日而與世不古若之歎焉可也

韓延壽守潁川先是趙廣漢爲守惠俗多朋黨故攝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聰明爲治繇是多怨讐延壽欲變其俗教以禮讓恐民不從乃歷召郡守長老

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禮意問民疾苦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咨之略夫孝

以爲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選法於是令文學較官皮弁執俎豆爲民行表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潁川大治

潘麟長氏曰先師不云乎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成視成謂之暴如廣漢之構會告訐俗多怨讐是不教而殺也欲民之率于禮讓而不親咨疾苦先爲導接是不戒視成也雖欲大治其道無繇若延壽

者庶幾免此二惡矣  
黃霸守潁川時上銳意于治數下恩澤詔書更多不奉宜霸因選良吏分部詔令令民咸知上意爲條教置父老帥師伍長班行于民間勸以爲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養畜去食穀馬米鹽床室初若煩碎然堅持方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必稱之恒鯨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霸具爲區處其所大才可爲棺草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然霸方行教化務在成就全安咸稱神明

以天下之  
大三百餘  
年之久所  
出之民  
又爲之  
難然

康濟譜

卷之三

五

潘鏐長氏曰吾觀古今良吏使人有神明父母之稱者只是其精神念慮無時不在民爲之則盡耳曰推行曰尋釋曰區處曰成就皆本于而以誠事之聰明運之夫同一聰明也令吏民相告計則俗多怨讐班行條教勸善防奸則民以神而俗大治繇趙韓黃涇人之治潁川觀之其得失亦較然可知矣

金孝章氏曰上有恩詔而下不奉宣是忍于負君以負民也國何益焉

德意可謂人臣矣至教以爲善防奸尤得其大

康濟譜

卷之三

五

衛縣守桂陽郡與交趾接壤頗染其俗不知禮則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其年間那俗從化漢

稱也

秦彭守山陽以禮訓人不任刑罰景好儒雅教明庠

序每春秋鄉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吏有過咎罷而巳不加罪辱百姓懷愛莫敢欺犯

康濟譜

卷之三

六

張湛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籍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于鄉黨側怍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迂菴子曰近世士人俱以老成爲迂濶脫畧爲時行不知士一夫禮而人禽莫辨矣其亂也寧踰時乎故主持世界全賴有端方堅毅如湛者爲西工

一杜慎勿訝其不諧衆也

鮑德修志節有名稱爲南陽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

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又郡學久廢德乃起費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享國老宴會諸儒百姓

觀者莫不勒服互相勉勵

任廷守武威北當匈奴南接種羌延隨宜處置各得其方又造立較官自擇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

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士劉寬守南陽每行縣止息亭傳引學宮置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迂卷子曰學不勉以孝弟是爲無本之學見民而不勉以農里之言言抑末也本末廢則我寔爲士民倡而獲利于進之流至矣劉南陽執經對講則感德典行居高者順風之呼可不慎哉

劉渠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款風移異壘吾雖小宰猶有社稷之任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哉乃更太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談策最儒化大行潘麟長氏白士維自期會應者期待民亦不薄請

卷之三

崇教

七

吾雖小宰數語梁之自待待民何如也曰赴期會理文墨非本志則固有所爲本志者矣宰民之與爲學一也可不先務乎立志哉

陳寔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還各令歸本境司官行部吏虛有訟者白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寔在鄉里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大義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范史論陳仲弓據於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離牽行成乎身而道昭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譽發于上而風俗清乎下矣旨哉其言乎

虞溥晉太康時爲都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後書屬縣具爲條制于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告以獎諭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

卷之三

崇教

八

彌多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隨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成德夫學者不患材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駭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

迂卷子曰虞溥喻染妙論更出學記之表不獨可



半以典人志趣抑亦可以引人思理乃知文字之妙最能移情矣

范寧少篤學多所通覽時方競尚浮虛儒雅日替寧以爲其源始於王舒何晏六入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崇儒抑俗以教之始釋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其年之役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寧者也後歷守豫章大設庠序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家費出教縣界四姓子弟皆克學

卷十三 崇教

九

生課讀五經又起學宮功用彌廣梁彥光刺相州深慮俗弊獨立鄉校以已秩俸延名師大儒非六經不得教授每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察其勤業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廡下有好事訟情案無成者坐庭下設以草具進及大成當舉行賓賁之禮祖述郊外資以財物于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澄陽奉集通性酬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俞泣杖之像通遂感悟愧若無所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

梁彥光  
心非人也  
苦教者不  
過勤其良  
知而已

改過力行卒爲善士吏民感悅薛慎刺湖州累維蠻夷惟以劫掠爲務慎乃集諸豪紳具宣朝旨仍納首領每月一會公庭每見慎必殷勤勸誡及賜以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夷相謂曰今日始知真賢令也自是輕貨而至者千餘戶蠻俗婚娶之後父母雖在即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子娶妻與父母離析非惟前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禮讓之理並遣守令各諭所部有數戶蠻夷別居數

卷十三 崇教

一

年遠還條養慎以爲從善之速具狀以聞有詔蠲其賦役于是風化大行人知禮教有同華俗全孝章氏曰上之求下不以其實則下亦以虛名應之雖日崇厲其文而奸偽滋起至于選舉陟遷俗以大塚子是有思婦病母者矣有舉孝廉父別居者矣播之風諸見之紀載貽議後世非細故也今夫親百姓廣教化莫守令爲甚苟非其人安在其能親率而躬誘之哉視郡邑如家視百姓如其子弟雖蠻夷亦能從化若視民如蠻夷則其于蠻

人不親愛  
害恨已過  
苟能猛有  
有不愛日  
者非人矣  
父母俱行  
與厚福也  
重推亦歎  
德至此此  
空有一老  
造作地種  
人具此天  
性弟忠無  
以感之者  
耳

夷將何如也。民之視之。又何如也。嗟乎。安得良有司而與之一雅語乎。

韋景駿為貴鄉令。民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恨終天無及。汝幸在溫清之地。何得如是。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涕泣鳴咽。仍取孝經付其子。令歸習讀。于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孝。累遷趙州長史。道經肥鄉。吏民驚喜。競來餽餞。留連經日。有童稚數人。亦在中。景駿謂曰。計吾為此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殷勤之甚。重稚曰。此間者康濟諸。

卷十三 崇教 土

老相傳縣中。廨宇庫塾。館舍隄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何幸。今得親觀。故不覺欣戀倍常也。其為人所思如此。

柳渾令永豐。其治務咸奸暴而惠鰥寡。除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宰制斷斷。爭訟自息。既富而教。庠塾典焉。表拜袁州刺史。酌古良牧之政。可宜于今者。即施行之。人有疏疎。並見採納。導利致富。教之禮則優裕。和慈周普。不匱。

范仲淹判河中郡。士子執經問難。無虛日。見有貧者。

此數件是  
一事事有  
上無無欲  
以但無欲  
顯今之美  
之當于此  
詩考

輒割俸與之。諸生至。易衣而出。晏如也。次知睦州。大興學校。建子陵祠。風起士習。及知饒州。一日書生獻詩。仲淹憐其貧困。欲募薦福禪子。奉贈之。紙墨已具。一旦雷忽擊其碑。東坡詩雷轟薦福禪。指此也。

潘麟表曰。割俸資貧。與學風士。乃至憐才念切。曲謀贈貽。何其用心之委至無已也。仰其教澤。愛敬感激者。盡人人至今。亦劉河。自私自利。不為好人哉。

程頤冷進。廣民以茲。政寬而明。令簡而信。抑強扶康濟諸。

卷十三 崇教 土

弱導以恩。教服則實。禮賢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陳說詩書。質疑問難。無間晷刻。尊勢位不得以交私。祠廟非定。與不謂隱。得傳書。無間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周其窮。虎俸全節行。邑人化之。

全孝章氏曰。人人具有才。能正而用之。人人可以為程公之所為。事難何。差送相去不啻千里耳。公私義利之間。可不析之。精且審乎。彼謂古人不學。可學。則是看古人太難。謂已不能學。待已亦太早矣。明謂我。即古人。而使人歎。我不及古。可惜。

也可庸也

周敦頤食令州事以禮教民郡中化之事不經先生手更不敢決下之人亦弗從也後知邵州率諸生釋萊先聖講明理學誘掖諸生以教化爲急不踰月大治其司理南安時通判程晦以其學爲知道因使二子願願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願嘗曰自吾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于程願未悟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月乃還程願驚異之曰非自周茂叔來耶其善

康濟諸

卷七十三 崇教

主

開發人類此學者稱濂溪先生自謂

潘麟長氏曰史謂神宗偏信盜陵不得大用先生

之學則當世君相棄賢之咎亦無所逃矣而余謂

不然使先生以教侯師聖者敦頤公其學未必不

大用乎神宗之世無乃門庭太峻至荆公無所容

耳觀其臣請見而三辭之後荆公始志曰吾獨不

可歸而求之六經乎則是荆公之罪又可原也仲

尼不爲也甚吾又不能不爲後之濂溪者戒矣

程顯令晉城正已率物教民以禮義民有以事至邑

者必教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奸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困于途者疾病皆有養因立鄉校凡六志餘所暇時親率耆父老而與之語以咨訪民瘼其兒童所習書畫觀爲句讀教之者不善則爲易置在晉三年廉儒者數千人已幾萬室故民愛之如父母

潘麟長氏曰先生晉城之化吏極善之至勝云帝

爲安石誘信致不得大用等語殊覺不然蓋當時

康濟諸

卷七十三 崇教

主

之爲安石阻者不得一明道也若以明道不得用

爲安石罪是小之乎窺明道耳何也先王道在萬

世當時即大其用不過一執政耳或者進退人才

畢竟世異要之天不棄麟繼帝不安石信亦未如

之何也

張獻令雲巖以麟爲先每月吉具酒食

召鄉人年高者會于麟庭觀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

長之儀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皆患

文檄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

如此愛  
士類人  
有不感  
恩者千

康濟諸

卷七

主

往告其閭里閭氏有因事至庭或行過于道必問其  
時命某告以某事問否問則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  
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其教人在正已以  
格物人未之信則反躬自治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  
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聞其端有可教  
者丁寧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多告以知禮成性發  
化氣質之道學必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感動  
潘麟長氏曰爲吏者必聞道之人則敦本善俗可  
幾大化不然終亦徒勞耳

王獮爲監田簿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獮自教  
責以爲教之不至屏出之府帥意其私捕生下獄獮  
謂曰此特年少不率教耳致于理不足以益美化恐  
適辱上賴歸帥悟而喜曰吾處初不及此即釋生而  
待獮並敬後爲諸王侍講英宗在邸尊禮之即位拜  
天章閣侍講方議漢王稱以問獮獮不可帝曰王侍

作講厚亦持此說耶對曰臣荷恩厚不敢以非禮名  
號加于王所以報王也帝悟自是不復議

金孝章氏曰世人于康恩國報會至踰分失禮此  
不獨自壞兼足壞人亦明哲者所必不受也若王  
獮之于漢王可謂以德報德不怨于則者矣君子  
之自愛愛人豈曰無其衡焉

謝良佐宰應城興學教士一遵以禮胡安國以興學  
使者行部過之不問職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  
卒植立庭中如土木猶入廟然趨教遂舉學焉後除

康濟諸

卷七

主

書局官不調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  
命在

按顯道嘗言爲教要得厲威嚴使事齊整甚易但  
失于不寬便不是作人處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  
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侮文弄法不成官府  
須要權管在手操縱予奪總不歸人儘寬不妨諸  
此則知所以宰應城矣

張戢令蒲城蒲刺已民悍不畏法關訟冠盜倍他邑  
時令長以峻法治之奸愈不戢戢悉寬條禁有訟至

庭必以理教諭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食召邑之老年聚于縣庭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訟獄自衰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戰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皆有禮以濟之力行不忍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也

康濟請

胡瑗教授湖州先經術而後詞章受業者雲集慶曆初與大學詔徵其法造士世稱安定先生爲吳郡博士率其教者不問而知爲胡公弟子

按瑗教授湖州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立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高第及爲政多適于世用良繇講習有素也

朱熹知南康軍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育下教

三條一以役煩賦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選士人之篤厚及鄉老之有德行者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悉遣詣學身自教之約聖賢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居官俸餘輒發以修葺之遠方士至者數十百人風化大行

陳襄令仙居地僻陋民不知教襄于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篇使門人講讀于庭且論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者耆老翕然從之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前趨邑人皆是有所矜式有興建爲民利者皆樂助焉及去民攀不忍舍徙知河陽始教民種稻富弼爲郡一見即禮之襄留意教化進子弟于學或讓之于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或勸毀學舍以塞請不聽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有感志何名知己並講說不少懈弼更奇之知常州郡庠卑隘不足以容師生襄爲拓之其規模遂爲諸庠之冠襄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案無留牘一時弦誦可比鄒魯

三海鱗長氏曰按富鄭公當國日引通古爲上客述

也本之地  
多不知教  
所以學而  
少則古者  
同利廢之  
秀者不選  
任計相以

康濟諸

卷七十一

元

古進于鄭公者皆仁義之言有不悅鄭公者造爲五鬼之說述古其仁也夫流言待無知者而傳至智者則止矣以鄭公之賢其門豈無善士以述古之賢而肯爲人作鬼乎至述古人品政績且勿說觀其易箕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力起索紙筆書先聖先賢四字以付其書而絕則其人之梗概可知至所歷郡邑拳拳以造士爲牧斯亦不負先聖先賢遺學者矣余但聞錄其幽云楊簡富陽會陸九淵道經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康濟諸

下者

爲弟子禮賓陽民多服買而不知學簡與學養士文風益振後遷樂平縣學官遍簡撤新之首登講席邑士大夫咸集講之曰國家設學校欲教養與賢使進于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較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策耳善爲是進士行掃盡無苦于高科也何以維持此心大失國家教養之意又言良心人人自有而願爲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薰灼簡切憐之其言坦易明白諸弟子聞其言有泣

定心平本  
臨想正所  
以事上官  
有若以酒  
急黃請爲  
知此其上  
上可知矣

康濟諸

卷七十一

子

金孝章氏曰問答有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古人虛心服善如此者夫至性之言最能感人至聞而泣下其相感也深矣劉清之判鄂州至之日兵無糧官無俸上供送餽俱莫備已而輕許漸裕嘗作論民書上摘首言畏天積善勸力務本農工商賈皆有勸戒詞意簡直易曉邦大家有其書訟庭日清無匿奸諱易酒餉以蠲諸生相與論情論學設爲疑問以觀其所對徐示先後本末之序衆皆服其論會居爲勸國武場凡禁軍應避者悉按軍籍俾誦訓練作宋陵道院祠先代節義名臣因集儒雅士日與籌論參佐謀議亦在焉高安李好古與族人訟家財見清之豫章清之爲說訟家太二卦好古惕然達舍所訟市程易以歸卒爲善士先是郡修縣傳以事常平刑獄使者月一會集至致拆餽清之數曰此何時也而以酒食賄爲勤哉事上官惟究心所職無負于民足矣清之自常祿外悉歸公帑以係經用大至清之廉潔生

陸九淵判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爲變故事占元節



終不可諱之業更得正訟之秘長人者不可不知  
 劉珙知潭州今行禁坐而於愛民厚俗之意尤孜孜焉  
 民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反覆辯告至或深自咎  
 問者皆失所爭而去大修獄麓書院養士數十人屬  
 張栻往遊其間告以古人為己之學謂程顥嘗官建  
 康屬邑為之堂祠學官刻陳確責沈文書于壁以示  
 學者栻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威不可犯其  
 在朝廷范言正色直前無避忠義奮發未嘗以死生  
 動其心會安南貢象所過警夫陰道毀屋廬栻奏以  
 康濟諸

卷十三 王學

三

為使中國忘疾民困于遠夷之禽獸豈仁聖之為哉  
 屬革之日軍民罷市巷哭相與祠之  
 潘鏞長氏曰史論珙以忠義世其家余因考之珙  
 蓋忠顯公幹之孫待制子羽之長子也幹死于道  
 君蒙塵于汴失守之日而子羽慷慨自許亦每有  
 捐身殉國之念珙之薰染于家庭者非一日矣故  
 當金虜犯邊王師北向詔檄之出其手者詞氣激  
 烈聞者泣下至屬饒之際手書訣朱子張南軒其  
 言皆以未能為國報雪誓耻為恨綽有祖父之風

潘鏞心  
 口固之而  
 不竹然有  
 得者是豈  
 人之精微

焉史氏恣言信指虛妄然其止還曾悅戒嚴王珙  
 如陳俊卿所推肯任懲者雖祖父或不逮云  
 張栻知嚴州以教化為先問民疾苦暇日召諸生為  
 講性理之學郡中不廢而化後守袁州日進諸生語  
 以康洛之樸人各忻然有得民數事至庭必隨事開  
 曉其為教備以諄諭之斥異端驅淫祠崇社稷山川  
 在先聖賢祀使民知所趨向太抵栻教人必使之  
 先有以躬警善利慈惠趨趨相濟明務竭兩端而後已  
 潘鏞長氏曰栻之學以正禮俗明倫為民先故  
 康濟諸

卷十三 王學

三

所至人化且立心平易不健矜嚴信非俗吏可能  
 也者周靜軒謂栻得道學之正傳真知言哉  
 趙方為蒲圻尉至決疑獄優六宰監教授俗陋甚方  
 擇可教者親辦之入皆感勵自遷始有進士知青陽  
 告其守吏彌遠曰惟科不擾是惟科中撫字刑罰無  
 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宦乎  
 潘鏞長氏曰先儒云惟科之與撫字刑罰之與教  
 化非其倫矣殊不知惟科而從之以寬則民便即  
 撫字矣刑罰而當其罪使民不可犯是其教化矣



王忠純公  
清之數通  
愛人之情  
有不油然  
自生者非  
大矣

嗟乎今之口談撫字而實務催科身任教化而實  
務刑罰讀方之言當何如耶

真德秀守長沙暇日延聘耆儒躬臨講習以教郡之  
秀士嘗集十二邑宰于湘江議事以詩易之曰從來  
守令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汝祿須  
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祠古我輩當知漢吏猶  
今日湘亭之益清便類故件字分春長沙人爲立生  
祠前守泉處有贊判方阜鳴謂絃門刺史被家縣令  
此衰世事幾好水音謂夜在太嘆曰豈弟君子民之  
康濟諸

卷十二 崇教

三

父母而已德秀舉劾數實阜鳴亦循吏也  
魏了翁知漢州以化民善俗爲治首錫積逋二十餘  
萬嚴戶婚交許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民敬奉  
條教不敢犯或知眉州格有法令守翁乃尊禮耆考  
簡拔俊秀朔望諸學宮親爲誘掖授行鄉飲酒禮以  
示教化諸利弊興革殆盡士論咸服風俗一變  
蔡襄知泉州爲政精明知甚風俗善調停之禮其士  
之賢者以勸學興善除其甚害往時閭人多好學而  
專以賦應科時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

位北漢學  
問八

人襄爲親王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  
烈等尊以師禮而陳襄鄉移方以德行著稱鄉里皆  
折節下之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  
教諭之風教大振

王十朋知饒州丞相洪适請故學基並其園十朋曰  
此先聖所居非朋何敢乎入改知泉州會七邑宰勉  
以詩云九重天子憂民深令盡宜懷惻隱心今日責  
第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初饒久旱  
入境甫即至後潮州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獲其應  
康濟諸

卷十二 崇教

三

朱子嚴執雅教之學人與張栻雅教之學人  
張栻司理袁州會提舉常平表甫以白鹿書院廢弛  
招栻爲長治曰書是先師之迹也其守靜至則遠奸  
學急士日與講究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訖沒  
于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治自少用力于教以  
主工名齊居不異常人遇義則勇不可奪居閑不  
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政輒擊蹙不樂及聞二君子  
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初至袁有  
兄弟爭財訟者治諭之曰訟于官概爲吏胥之地且



康濟諸正俗卷之十四

松滋 潘游龍

吳縣 金俊明 泰評

民心得矣。謹彼則。倣笑則。將之惡寧。寧貌救敵。神

德。陸理斯。離火正俗第十四

潘麟長氏曰。習俗之移人也。雖賢者或不免。况愚  
氓哉。不有君子修愚反經復之乎。正其流弊。尚安  
所底止乎。詩三百篇。每多陳古風今之作。夫人居

平俯仰。述往事則思來者。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雅化陵夷。風尚日弊。然獨不曰斯民也。猶

是三代之遺哉。倘曰。遂不可以儆括。豈前之人皆

誣誕可疑者也。爰採西門豹以下三十八人爲之

論。次俗之所緣得失。亦大略可睹云。

西門豹令鄴。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

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肯歲賦錢百

姓。收錢百萬。用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餘錢與巫祝

共分。家有好女者多挾而逃。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

困貧。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源沒。溺其人民。豹

言河伯娶婦  
事又不和

曰。如爲河伯娶婦時。幸來告語之。皆曰。諾。至其時。往會河上。視之。頗謂三老巫祝曰。是女子不好。煩大

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遂之。卽投巫嫗

於河中。又三投弟子。趣之。又謂弟子不能自事。復按

三老河中。鄴吏大驚。恐自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

娶婦。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漑民田。自後鄴

民皆得水利。家以富足。史言西門豹爲鄴令。各問天

下。澤流後世無絕。時以爲賢大夫。

潘麟長氏曰。爲河伯娶婦。鄴之患所從來遠矣。巫

康濟諸 卷十四 正俗

不投則妖不止。豹可謂神武之政哉。史氏顧乃列

之于滑稽。而二泉邵氏亦謂其術而未仁。不知便

宜行事。以杜民患。不可謂滑稽。卽不若陳子亢之

止殉葬爲行仁之巧。然其仁鄴之民者。大于不殺

巫矣。乃其投巫後。卽鑿十二渠。事亦相關。蓋徒

沉巫不洩水。委後有河患。卽娶婦之事。復起。則是

役也。除害破惑兼之矣。論者以此爲西門豹政本

而賴濱氏亦以豹爲循吏。蓋先得我心耳。

宋均爲辰陽長。其俗不知學。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

禁絕淫祠人皆安之守九江時屬縣有唐後二山民  
其祠之衆巫迷取百姓男女一以爲公嫗歲歲改易  
既而不敢嫁娶前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  
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絕  
潘麟長氏曰讀均娶巫家一語最得政體所謂不  
動聲色而亂卒以黜息斯真善于化民者歟  
金孝章氏曰人之必必皆有所敬畏亦必有所攝  
之而敬畏歸焉其必皆有者天也必有所攝之而  
後歸焉然也不幸正廟于邪不兩存之勢也俗

三

不知學斯信巫鬼爲之立學校則攝者正矣故淫  
祠禁絕而入皆安之安其天而已矣  
周舉刺并州太原二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  
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故士民每冬中  
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至乃  
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  
者之意宜禁愚民使遠溫發于堤家感稍解  
潘麟長氏曰按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封遂去而  
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

而焚死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  
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故戒之者甚衆舉乃作書弔之以破其惑而民始  
得火食不戒舉之功大矣哉

任延守九真駘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  
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男年  
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各以年齒相配其  
貧無禮聘者令長吏各省俸祿賑助之同時相娶者  
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價豐給其產子者始知

四

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  
潘麟長氏曰飲食男女生人之大欲存焉天地之  
性也因其性情而爲之節文聖人之教也教非以  
逆且困之也夫乃以達之而相安焉耳民無冷節  
則陰陽以正風雨以時氣相感也有俸賑之此所  
謂損上益下損有餘補不足皆天道也任君能順  
天矣致年豐而民殖宜哉  
鄭產爲白土鄉耆夫時民家產子一歲輒出口錢鮮  
有舉子者產勸百姓勿殺子其口錢皆爲代出郡縣

有以爲  
之而金  
之而金  
之而金  
之而金

其聞錢免。因改自土爲更。生鄉風俗大化。  
張與守武威。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日產子。及與父  
母同月生者。悉殺之。與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  
正。百姓德之。

賈彪爲新息長。小民困于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制。與  
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非有婦人殺子者。彪  
出案發。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當理。母  
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  
之。亦面縛自首。不數年。人養子者以千數。命曰此賈

賈濟詩

卷十四 正俗

五

父所生。遂以賈名。

潘鱗長氏曰。按延禧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不能  
得。彪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費武。尚書霍諝。訟之。  
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得免。此賈生之謀。  
也。岑旺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開不納。人  
望之而多怨。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幸  
以要若致。豫自遺其咎。吾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  
隱之乎。于是咸服其裁。正至偉節。先按母子相殘  
之罪。而後棄劫殺之盜。斯又得風化之先耳。

陳蕃守樂安。有趙宣者。親既葬。而不閉延。因居其  
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蕃就  
而訪之。見宣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  
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費。故也。  
况乃寢宿塚藏。孕育其中。乎。誑時惑俗。莫此爲甚。遂  
致之罪。

潘鱗長氏曰

卷十四 正俗

六

潘鱗長氏曰。今世亦有親戚而處墓者。然飲酒食  
肉。男女徵逐如故。而強稱孝子之名。世亦因而孝  
之。信耳爲目。殊可笑也。然又有一種士大夫燕會  
不擲色。不坐椅。一切朱器不近。獨衰經大轎。高坐  
賓館。後說公事。此種行事。假使陳樂安見之。當何  
如耶。習俗之偷。可勝言哉。

金孝章氏曰。士大夫者。庶民之表也。愚民不讀書。  
昧禮義。每事輒以士大夫爲口實。曰。如某某業已  
行之矣。而所謂某某者。又身相倡導。無已時。何怪  
乎俗之日趨乎下。弊極于下。害歸于國。誰司其責。  
顧不感朕深維也。古者三年之喪。不樂不弔。懼分  
其哀也。免喪之外。行于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

予戚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于人。也是以吾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有其辭。容而取。無其德行。故夫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然則哀與瘠。非至者。矧不及于哀瘠乎。又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夫奪人與奪于人。且不可。況自奪乎。古之喪者。不御內。不飲酒。食肉。或耆老則寬之。不幸有疾。則寬之。今則人人老矣。居然嫁娶矣。親在。續辭而不勝。答拜矣。挾妓登山矣。殯首建白蓋。船中角設。角紙牌矣。嗟乎。鳥獸之喪。其群匹亦必。有踟躕躊躇之情焉。嗚嗚。翔迴之頃焉。而況于人乎。血氣之尤貴者乎。朝夕而夕忘之。則是不若禽獸之知也。吁。嗟悲乎哉。二十五月而畢。真若駒之過隙也。然不能速之于無窮。而必抑情而從禮。先王制之。夫固有所不得已也。苟於此而偷忍。諸又何望。其他乎。昔陳壽史才也。以婢丸藥之微。錄久生淪廢。阮步兵負才任誕。論者以爲晉廢禮教之繇。然當時何曾猶能面斥阮于帝前。引據嚴切。帝雖愛籍不罪。一時之人莫不敬憚。今之爲阮籍者。

紛紛而曾無一人親切之。如穎孝之徒者也。豈先王之教爲迂濶而不足遵歟。抑今人之行別有所受之歟。將非是不足明其曠達歟。抑世祗醒不容相襲。且身旣通顯。不爲之設。歟。蓋嘗思之。甚久而未得其解也。則仍痛心疾首。晝夜而祈曰。君子而欲自夷于民也。則已。君子而不欲自夷于民也。將有志導民而移風易俗。亦務自愛自敬。各無薄其身可哉。王濬守巴郡。地方苦役。生男多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課。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全育者皆堪荷戟。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勉之。無愛汝也。顧憲之爲衡陽內史。先是郡遭疫。歲歿者大半。多棄之道傍。憲之命屬縣悉令埋葬。又俗有病者。妄云先亡爲禍。卽發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大傷風化。遇論而止之。時刺史王真至衡陽。獨無訟事。乃嘆曰。顧衡陽之化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衡陽長氏曰。發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此崇耳。俗之惡薄而入于怪。竟至是乎。顧衡陽能止。

之亦足稱澤及者矣。

金孝章氏曰：當今信風水者，日謀善地，乃暴骸不葬，動至數十年，或已葬安，奸矣。聽形家說，議重發遷之，此與剖棺洗骨者何異？夫親之骸魄，安斯子孫安，何有以久暴屍遷之爲安者耶？惜徒僕僕，未有論之止者。

蕭琛爲吳興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廟，甚有靈驗。遂于郡廳事安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以跪下牛充祭，而遷居他室。琛至

康濟譜

卷七 正俗

九

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茲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于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補代肉。

潘鑾長氏曰：大凡邪不勝正，所爭不過一理。理重氣壯，細則氣奪耳。項羽嗜啞叱咤，千人自廢，方其會鴻門時，樊將軍慷慨數語，便爲豪傑，理有以折之，氣自不能相益也。生前且然，況身後乎？況所謂憤王者，又未知何鬼之所冒托乎？第恐前後二千石其人不足稱耳。夫輓牛充祭，避居他室，則二千

石之氣魄大都可知矣。夫如是，則狄梁公之檄告西楚霸王文，又不可不一讀以壯其膽也。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輔，棄蒙恬而齒劍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于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鳥思靜于飛塵，魚豈安于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帝之真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

康濟譜

卷十 正俗

十

地紐，彰鳳紀之解，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孫于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鑒，豈不惜哉？固當匡輓東峰，收魂北極，宜合虛承廟食，廣資姓宰仁傑受命，方隅術筆，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帷盡銷，羽帳隨烟，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余性游鳥江，相傳項廟，原立江心，舟

楫上下必祭不則波浪忽作一士人過此舟子風以祭且暢言禍福士人隨口占祝云君不君兮臣不臣因何立廟在江心三分天下猶嫌少一陌黃錢值幾支祝畢風波頓發士人又云尊德不須懷舊恨漢家今已屬他人是夜潮忽岬徙而江上之祭少息觀此則將軍之勇士人之氣皆可傳也惜遺記士人姓字因附梁公之後有云士人即東坡又云解大神考其集中皆不載此事烏江卽重瞳自刎之地和州所轄也

虞濟書

卷一四 正格

士

虞愿爲散騎嘗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侈又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有姓貴兒鬻女之貨佛若有知當悲哭永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

潘麟太氏曰此與狄梁公諫造大像疏周世宗毀像鑄錢同一意蓋因附於後以告持世君子其諫造大像疏云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觀像生善

非謂塔廟必欲崇奉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錢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繪盡工寶珠璣千緡飾瓊材竭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貲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簞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網妻謂無彼我皆托佛法注誤生人里陌動有徑坊闔閭亦立精舍他誘倍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須嚴于制勒膏

康樂譜

卷七 正格

士

映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掄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愛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貴所悲痛住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剎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精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不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歛僧錢百未支一尊



康濟諸

宋七十一 正俗

王

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猶未偏。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采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勸義。無所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潘麟長氏曰。先儒楊興云。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與子道。絕又曰。異端蟠結于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籍。白居易。裴休。梁則蕭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不疑。嗟嗟。今之爲佛老主持者。名士大夫。當不減唐宋。吾安得楊公輩起而喚醒之。無已。則述虞慮之諫。明帝。梁公之諫。造大像疏。望有心世道者。以主持佛老之心。爲國家幹辦天下事。子孫未有不食報于無疆矣。

周世宗以久不鑄錢。民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乃

康濟諸

宋七十一 正俗

古

勅鑄監凡民間銅器佛像皆毀以鑄錢。因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有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乎。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肢體不惜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恤也。此可謂剛明之主矣。

外史氏曰。世宗之毀佛像也。其言正而切。非但足國。并可醒迷。乃近日之佞佛甚矣。範銅不已。重以塗金。愚者方侈以爲功德。一旦議毀。勢必挑激。繒流而爲議者咎。嗟嗟。佛豈尊于孔子哉。千年遺像。張永嘉毀之。而易以木主。遂成一代鉅典。然永嘉倡議時。徐華亭爭之甚力。而永嘉絕不爲動。得君之力也。今有君矣。豈無永嘉其人爲之救正乎。余不能不爲之慨然矣。

梁毗剛嘗有學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惟多金者爲豪傑。以故遇相凌辱。每尋于戈。略無寧戚。毗患之。忽請酋長相率以金遺毗。乃置金坐側。對之痛哭。謂曰。此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之物。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殺我耶。一無所受。悉還之。諸酋

御筆宣曰  
云我從  
老義訓  
世人眼孔  
竟爲此元  
陽大哉開  
不復能大

皆感悟遂不相改其俗大化文帝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

潘麟長氏曰古人詠錢詩有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被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嘗熟其形模金旁着兩戈真殺人之物也究而論之誠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之物何天下之人盡被其籠絡而不悟也可嘆哉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賴汝何也然以我之無求一聽汝之去來而不繫汝縱能殺人然亦無如我何也

東晉書 卷七十五

主

朱令古氏曰梁毗嘆得妙麟長訓得妙然金一耳而戈則二是金且不能勝之而况人乎金所在而二戈隨焉可畏也已

金孝章氏曰吾鄉陸酒民先生廉介士也有故交爲達官遣使遠迎先生不得已乃一往既至即思歸故交厚遺之金恐其不受私授使者秘諸囊且戒曰而無白而主卽白當俟至而家使者不能忍中道達以告先生大駭頓足哭曰此害人者奈何

情之立命投之河及歸仍一空囊耳鄉里至今傳其事若先生者其識錢字者哉其不以梁公爲迂闊者哉

辛公儀刺岷州俗甚畏疾一人有疾聞室避之卽父子夫妻亦不相顧公儀欲變其俗凡有病者悉舉置廳事親自拊摩朝夕對之理事所得俸秩盡市藥醫療躬視其飲食于是悉瘳乃召其親戚子弟而曉之曰疾生有命脫若相崇吾救之久矣汝等勿復疑之諸病家皆感激涕謝而去命境呼爲慈母

東晉書

卷七十五

主

潘麟長氏曰辛公化民精神全在親自拊摩捐俸市藥躬市飲食一段到得悉瘳然後召而曉之百姓先已感悟一半矣凡欲感人使人信我之真者未有不繇于身先之者也

金孝章氏曰俗之惡薄非一日之積遠欲革之未必從也無以導之而徒辭費亦未必信也務自盡而徐以開其悟所謂有而後求君子忠恕之道也傳奕爲唐太史令有西域僧能咒人立效復咒卽生太宗試之驗語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

使臣必不能行。僧尼奕奕不覺。僧侶仆而夾。每  
戒子勿學佛書。集首觀以來。駭佛教者為高。識傳以  
行于世。又有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觀者知市奕。謂  
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  
汝往試焉。其子如其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陸履長氏曰。世間有識見人。自然不崇邪信。佛。今  
天下愚夫愚婦。誰不受其惑溺。即有讀吾儒之書。  
者。猶然不悟。總歸于愚而已矣。安得傳公高。識傳  
使之家諭而戶曉也。傳公在高祖朝。曾有疏請除

康濟諸

卷十 王修

七

佛法其略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  
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  
以逃租稅。偽起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  
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妖毒。天錄於自然。刑  
德威福。關之人士。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  
詐。皆云緣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  
良可悲夫。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  
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  
齊衰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今匹配

高祖聖人  
高祖聖人

康濟諸

卷十 王修

六

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  
以足兵。高祖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卿張道源稱  
妄言。合理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  
無法。常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  
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于空桑。  
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  
高祖皆如奕言。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嗚呼。  
三代以下。如唐高祖者。人主可不法哉。我願學者  
時誦讀退之佛骨表。永叔本論。及程朱諸先儒論  
議。以此治家治國。以此事君事親。庶幾可以樂傳  
公高。謹傳也。

泚。長氏曰。今欲端本以釐弊。要在良有司身先  
禮義。日與齊民講明。聖祖六諭。使其曉然知君  
親之重。彼自不入于邪也。如曰。佛氏盤踞中國已  
久。一旦起而驅之。恐挑繒充之議。是甘為傳公之  
罪人。而與蕭瑀同其族也。  
狄仁傑刺寧州。持節江南。巡撫。吳仲多。潘祀。仁傑立  
殿一千七百餘所。惟留夏縣。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禮氏前年  
東陽任文  
吳先生經  
吳先生經  
此書已  
卯庚辰三  
年山街經  
之狀亦  
無從于家  
必有記此  
以候之  
君子相解

而已○又帝幸汾陽宮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姪  
女祠言盛服過者致風雨之變更發卒數萬馳驅道  
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兩師灑道何妬女避耶  
遂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

或問禹與太伯祠之當矣彼一千七百餘所獨無  
賢於伍員者乎而得與禹班狄公何意哉曰公留  
四祠蓋以諷武氏也夏禹與子者也太伯季札讓  
國者也伍員復讐者也其意若曰文皇與子而奪  
之及今而讓猶足爲賢不然將有復讐者起矣公  
豈苟然而已哉

尤

外史氏曰吳俗賢聖會作俑者不知何人每當夏  
月日興蓋街遊與各廟行往拜禮其執事鬼從旌  
旗夫馬等與撫按出巡同其帖用寅弟寅侍生單  
侍生通家侍生者止無年弟年家之稱其封條用  
察院都察院會飲用戲其精品供具極水陸之珍  
無不具焉其茶酒皆從神口入隨從神大小竅出  
人爭接食以爲壓災至請酒舉箸兩神雖假左右  
手口爲之酌酢然亦不勝其提掇之苦矣如此往

任公筆  
此會一示  
甚足正大  
權金遺世  
未得錄入  
真一跌陷  
事也

返幾兩月然而聚神感俗莫此爲甚坐間一神髻  
上簪茉莉花一神髻無其從急覓花至髻又無孔  
乃以錐貫之未及半而頂裂乃用帕束神之首詭  
語曰老爺傷風急乘煖轎而歸其押戲如此可笑  
也而戲者無恙則神之不能爲禍福亦明矣俗何  
惑之終不解耶余感狄公愛淫祠事乃述其大概  
以告扶世君子又有府城陞會每歲三出虎丘  
雖緣祭無祀而設費亦不貲是日男女樓船簫鼓  
無萬數計最可厭者有極愚民自械桎梏井受刑  
杖以爲免罪長人者何不乘此機會捕其隱罪如  
其杖而懲之亦未始非神道設教之意又七月  
三十或二十九開元寺點肉燈會其狀甚慘是日  
男女混雜亦不可言喻誠采而釐正之真扶世之  
大化也若曰俗弊難革應撫張王荀先生首禁吳  
民火葬不其明驗歟且夫火葬一事其狀甚慘我  
太祖嘗與陶安登南京城樓開焚厥之氣安曰古有  
掩骼埋胔之令惟恩及于枯骨近世徂于胡俗或  
焚之而投骨于水中于心何忍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令天下郡縣設義塚。凡民貧無力以葬者。命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闊地。塋之。敢有侮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律。吁。

聖恩之博厚如此。願仁民君子推廣。

聖恩而坐以焚棄之律。勿使中國之游覓仍蹈胡人之慘習。陰陽莫大焉。

韓愈刺袁州。俗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者。七百餘人。奏請天下。

康濟諸

卷之四 正德

三

著為令

柳宗元刺柳州。不鄙夷其民。惟務德化。先是州以男。女質錢。約子母相當。則沒為奴婢。宗元與民設法。悉令贖歸。衡湘以南士。皆北面稱弟子禮。

潘麟長氏曰。天下莫大者。父子之親。質而不贖。而聽其為奴婢。是忍絕其親親之恩。而成之以辱人。賤行也。豈仁者如傷之心乎。且夫人之為此。亦大不得已耳。諒其不得已之心。而為設法以全其不。忍之愛父兄也。師也。韓柳二公兼之矣。後之人。使

志欲通達  
一不為住世  
不為見之

以文章求二公者。不幾失二公從政之實效矣乎。顏真卿為內史。有貧士楊志堅。清苦力學。妻忽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妻因持詩詣官。請牒。真卿以其敗壞風俗。決杖二十。任改嫁。因憐志堅清貧。賸給及布米。看為軍官。令遠近知。悉于是。江左十數年。莫有敢棄其夫者。

潘麟長氏曰。杖妻贈夫。力稅風俗。則政本已端。他務不足理矣。

金孝章氏曰。能留心風俗。又能加意憐才。此必非庸庸所及。魯公政事如此。宜其流譽至今也。

馬驎少孤。年二十。讀馬援傳。至馬革裹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墮地乎。歷選郊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被。驎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為盜矣。遂殺之。

又天早。間巷素為土龍。聚巫以禱。驎曰。早。孫政不修。即命撤之。明日大雨。是歲大獲。

潘麟長氏曰。不知禱者。疑其果于殺。知禱者。當服其不為姑息。正近深于弭盜也。天下弊政之成。往往繇于美意。可不慎其始乎。至于修政。操早是誠。

善于禱雨者。童子繁露所傳。吾嘗以爲非妄。觀其  
之言益信矣。

張詠知益州。民間說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詠  
召群捕。曰。訪市肆中有人向爲鄉里害者。必大言其  
事。卽立收。以來果得之。詠遂戮于市。卽日帖然。夜市  
如故。詠曰。妖說之興。疹氣乘之。妖則有形。說則有聲。  
止說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真名言哉。

潘麟長氏曰。白頭翁者。卽後陳希亮所禁。緋衣老  
人之流耳。彼以此聲言。愚民易惑。畏其禍及。將必

康濟諸

卷十 正論

三

紛紛徒避。遂乘之以爲。森止之于方萌。卽頃刻可  
定。是所貴于識斷也。非議則亦不能斷矣。

孔道輔在寧州時。天慶觀道士塑真武像。有蛇穴其

前。數出迎人。人疑其神。或以爲龍。刺史日雨。至其庭

朝焉。舉州人內外遠近。無不駭奔於門。以觀。無敢怠

者。州將欲上其事。率官屬往奠拜之。而蛇果出。道輔

至。怒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

吾民。亂吾俗。殺無赦。往前以手板擊其首。斃之。則蛇

無異焉。郡吏暨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莫不歎服。縣

如此正氣。方不懼此。

是知名

按石介有擊蛇笏銘。其序略云。易曰。知鬼神之情

狀。公之謂乎。夫天地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于物。

或鍾于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爾且

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

少正卯。又在齊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武帝爲東方

朔。故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

爲薛愈論。佛骨表。逐鯉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

今爲公擊蛇笏。故後人去。竟德聰少正卯。誅孔法

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

劫梁冀。漢室陰。佛老微聖德。行鯉魚徒。潮風振怪。

蛇。成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

豈徒斃蛇而已哉。軒陛之下。有枉上欺民。先意

顧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遠

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客佞色。

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

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

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任。笏得公而用

康濟諸

卷十四

正俗

五

公方爲朝之正人。笏方爲公之良器。敢稱德于公。作笏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至正。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譏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實之。烈烈其光。程珣知龔州時。宜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遂迎其神。往至龔州。珣使詰之。曰。北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投之。順流而去。其妄乃息。徒漢州康濟諸。

夏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騰踐不可禁。珣安坐不動。曰。如再放。可取來看。頃之遂定。潘鱗長氏曰。妖怪之興。多緣聽者狂惑。易動轉。相扶。捏以耳爲目。飾之以口。遂成極盛。若只看得平。嘗了無奇特。我既堅定。有主任其譁張。則不求破彼。彼將自息矣。孫子秀爲吳江簿。日詣學官。與諸生討論義理。有妖人稱水仙。太守保郡守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至則焚其虛。碎其像。沉其人于太湖。曰。賁汝水仙。

之各矣。妖迷絕。

康濟諸

卷十四

正俗

五

潘鱗長氏曰。士君子爲政。必有一段心。心正則不爲俗惑。又須義理透徹。乃能見定。而有主。卽如孫君一吳江簿耳。以太守莫敢治之妖仙。否否立治之。是豈可以簿目之哉。語云。官無崇卑。以能難天下事者。爲上。吾于孫君信之。○又楚永州。獠壤粵西。值早魃爲祟。忽傳粵西活佛出世。自稱神農。帝主五穀真仙。能現身言語。或附體憑人。謂敬之則蟲不害稼。否則立致人灰。楚粵愚氓。晝夜迎賽。奉之若狂。于是巫覡乘機煽惑。科歛愈熾。永紳烈振賢封公諱國柱者。聞而嘆曰。豈可令開天粒食之聖。淪於妖妄矣。乎遂援古西門豹之投壑。韓昌黎之闢異。狄梁公之焚祠。上書當事。曉示愚氓。力爲止之。永士民稱公此舉。功被檢份。是誠不誣也。已余謂此種擔當。直與孫君治妖仙同一議。方何也。夫毀淫祠。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驅妖妄。非行已端而處心正者。不敢如孫劉二公斯無愧其爲古今之端人正士而已。

發原所  
云止物之  
妙貴乎識  
斷不在紙  
得之矣

程顥爲郭主簿。寺僧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  
女競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顥戒寺僧曰。俟後現必  
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又  
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  
物。顥見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見人持竿道旁。  
以粘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勿爲自是。鄉民子弟不敢  
蓄禽鳥矣。府境時多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  
顥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  
法也。

康濟譜

卷十四

正論

三

潘鱗長氏曰。先儒有言。學者須是學。到通得鬼神  
處。方爲寔學。如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禹黃  
龍負舟。須臾俯首而逃。上矣。至如程子云。俟佛光  
現。吾不能往。當取首就觀。其光遂滅。此皆是通得  
鬼神處。有非然者。皆不可以言慎獨之學也。又當  
時開寶塔災。得舊臺舍利。迎入內庭。傳言有光。將  
復建塔。余襄公靖言曰。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  
及于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  
光。何足異也。上從之。卽此一言。非但理足以感人。

主其恤民。財而正國。俗功當與日月爭光矣。

金孝章氏曰。先生十歲時。賦耐食泉詩云。中心如

自固。外物豈能遷。則其器識早已絕人矣。豈區區

詭異所足惑哉。又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

于人。必有所濟。當其改轍青鉤。寧軍判官時。曹村

埽決。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

亦所當爲。請盡以廂兵見付。人或難之。先生躬走

激諭士卒。晝夜不息。數日而塞。與安石論事不合。

後安石逐不附己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

康濟譜

卷十四

正論

三

然則先生之不爲物動。感人而集事者。誠與明之  
間而已矣。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輒數火起。居民愛恐。有巫

楊嬭。因而遂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蹙

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

之。卽斬嬭于市。火遂息。

潘鱗長氏曰。巫卽爲火。錢公可謂洞燭其原矣。假

使稍爲所惑。燎原之勢。可勝道哉。此與張魏公。錢

白頭翁同一識力。



孫覺知福州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  
百萬葺佛殿請于覺覺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  
曰願求福耳覺曰佛殿未其壞佛亦未露坐若爲微  
囚貸償官道釋此數百人桎梏之苦卽佛亦應含笑  
垂慈得福不更多乎富人不得已啖之卽日周圍一  
空而福俗傳佛之風遂止

康濟請

卷十 四 五 俗

吏

潘麟長氏曰當此民力疲憊盜寇充斥之秋長人  
者宜法孫福州之治嚴禁餽僧講經之會造像葺  
殿之舉不惟民心不惑于虛無亦且民室少免其  
懸罄至往者印募簿而勸施給珠示以鼓化者更  
當猛省易轍不則何異奪民口中食而驅之乞市  
矣悲夫愚生又有請焉今世俗僧每每串地棍  
做臺戲爲葺殿之舉此不過倚佛爲名爲誘良賄  
博之場耳長人者恬不知禁且樂給珠示爲之勸  
歛藏奸構訟爲害非小佛受暴斂之虛名民罹剝  
膚之實禍地方叵測之憂富有不期而至者也今  
不特戲會宜禁卽茶坊酒肆蕭鼓樓船能一繫痛  
章之不惟地方受福無窮長人者亦絕慮于叵測

矣

康濟請

卷十 四 五 俗

手

孫覺知福州閩俗厚于婚喪尤酷信風水男女有垂  
老而不能婚者喪有相繼而不能葬者覺乃曉以禮  
儀裁以中法使富家不得過百緡令甫出而婚娶者  
數百家葬埋者費減十之五民甚便之  
潘麟長氏曰婚喪之後今世尤甚不獨一古福州  
也因輯文中子與司馬溫公婚喪之說于後以告  
持世之君子裁焉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婚姻者合  
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  
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  
財之多少至有立契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  
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給其契約者是乃驛僧  
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夫婚姻哉其舅姑既  
被欺給則殘虐其婦以償其忿錄是愛其女者務  
厚其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貪鄙之人不可盈  
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于是質其女以責貸  
于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往往終焉

仇○警○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職○是○故○也○。然○則○議○婚○姻○而○有○及○于○財○。勿○與○爲○婚○可○也○。又○近○世○迎○救○者○。惟○鋪○設○衣○飾○。炫○耀○街○衢○。更○覺○陋○惡○。可○厭○于○類○長○人○者○。一○道○。

因○朝○定○婚○禮○式○而○化○導○之○。風○俗○無○有○不○妙○者○也○。其○式○自○品○官○至○士○庶○。各○有○等○級○。一○品○至○四○品○。彩○段○不○過○八○疋○。五○品○至○九○品○。四○疋○二○疋○而○已○。財○禮○之○說○。未○之前○聞○。或○慮○女○家○有○費○。姑○以○相○資○。何○如○遵○禮○而○省○之○。爲○得○也○。

廣濟譜

卷十 禮俗

主

司○馬○溫○公○葬○之○說○曰○。古○者○天○子○七○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初○王○公○以○下○。皆○二○月○而○葬○。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于○此○。而○其○爲○衛○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爲○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具○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無○過○于○此○。然○孝○子○之○心○。慮○患○遠○。恐○淺○則○爲○人○所○相○。覆○。

廣濟譜

卷十 禮俗

主

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溫○公○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歛○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苦○枕○塊○。蓋○閔○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舍○之○出○遊○。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爲○心○哉○。世○又○有○遊○宦○沒○于○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殮○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歛○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屍○。在○律○猶○嚴○。况○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出○于○羌○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久○。習○以○爲○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衣○葬○于○廩○博○之○間○。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于○其○地○可○也○。豈○不○猶○愈○于○焚○之○者○哉○。是○正○編○曰○。近○世○江○浙○閩○廣○。民○間○多○有○泥○于○風○水○之○說○。及○欲○備○禮○。以○徇○俗○尚○者○。親○喪○多○有○留○至○三○五○七○年○。甚○至○累○數○喪○而○不○舉○者○。前○喪○未○已○。後○喪○又○繼○。使○。

制五馬  
檢得原本  
老人語亦  
比其

必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樂生。積陰氣于城郭之  
中。留伏屍于室家之內。數年之中。其家豈無婦嫗  
吉慶之事。親戚未葬。恬然忘哀。作樂流俗之弊。莫  
此爲甚。乞明爲禁限。留喪過三月不葬者。律以  
暴露之罪。若有遠行商宦及期不至者。明白告官。  
方許踰限。仍行禮官申明舊制。凡民間殯葬之  
具。皆爲品節。禮不可爲。如散別設分不得爲。如殯  
葬之者。一切禁絕之違者。問以違制之罪。  
陳希亮知鄆縣。俗多巫覡。歲飲民財祭鬼。謂之春齋。  
蘇濟請  
卷之十一 正俗  
重

會不則有火焚民。說言有耕衣三老人。人行火希亮禁  
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  
七十餘家。及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恐耕衣  
老人復出矣。  
潘麟長氏曰。愚民惑于妖巫。雖官府嚴禁。莫之能  
止。海上一富翁。平日不信巫覡。一旦舊屋。巫者令  
木匠造木人。置柱拱中。數年。其家人病。叩于巫。巫  
言有厭勝于柱拱。發而果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  
巫前所教也。聞于官。巫服罪。時縣尹何子正大禁。

淫祀及巫覡。皆錄此始。嗟乎。巫欲神其術。遂陰  
匠作以欺嚇愚民。往往如此。而其俗寧不悟也。悲  
夫。鄆父老云。公去我。恐耕衣老人復出。則是耕衣  
老人果有之乎。卽有之。又果可信耶。  
陳升之知漢陽。其俗好藏交親尺牘。值訟則投公庭。  
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不可長也。請嚴其禁  
議者快之。

潘麟長氏曰。無請即報。見有執私牘而訟之  
朝且推詰不已。誠可寒心。昔明道先生爲御史時。神

康濟請

卷之十一 正俗

重

宗召問所以爲御史者。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  
朝廷。則可使臣擬拾遺。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又  
當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移君心。夫爲臣者。  
誠思盡忠補過。方各自求之不暇。又何暇攻擊他  
人哉。且擬鄙穢瑣細之辭。潛資天聽。恐非事君  
之體也。嗚呼。上之人且如此矣。烏能禁齊民不擬  
拾遺紳短長。長吏細過拂雲以叫閭閻哉。則是輕  
朝廷而長齊民之奸。挾者夫非上之人有所授之歟。  
如陳升之者可謂識微之君子矣。

薛彥古知平江初到有士人持吏短長

否彥古曰此狀汝不能爲必有吏人爲首其人錯

卽以實告于是捕吏杖之一郡以爲神明

潘麟長氏曰凡爲政罔不在初彼老吏積猾方于

此窺上意旨而試其奸一爲所惑卽墮其術中以

掩弄我有餘矣譬之于早而杜其漸此智者事也

人將化之而不敢爲奸是抑仁術也無智者之事

則無以始無仁者之事則無其終以智而成其仁

亦爲上者當如是耳而人未免以爲神明神明也

康濟譜

卷十四 正條

重

乎哉

王佐知平江政聲第一尤長于聽訟時嚴酒禁有鄭

氏以母病須酒飲藥民告其藏酒逮捕佐曰此必縣

家人漏言驗之果然得姦狀而杖之

金孝章氏曰物有因此而得彼者事遂有輕此而

重彼者其相形動相徵召之間至微渺不可捉測

也而又不可謂之冥無其端禁酒矣民乃有以飲

病母者建藏酒耳而得其作姦之家人使處之苟

執一寡通何以窮其變而不失輕重彼此之情乎

聽訟如王君斯可與語此焉爾

胡建桂爲鉅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

釀者建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

受責以私醋律笞之政化大行

潘麟長氏曰民犯禁令斯其罪也而乃出于婦訴

其姑若因而從之此與證父攘羊者何異父子相

隱夫子謂直在其中夫其中者仁也子證父婦訴

姑此天地間最不情之事即最不仁之人聽婦訴

則不順者無以謂以姑故宥則廢法今自婦發其

康濟譜

卷十四 正條

三

端卽受其責而仍被之以孝名此等作用最妙問

汝事姑孝乎曰孝此其仁之終不誤也世雖極不

孝之人亦必不肯自處于不孝者也曰既孝可代

汝姑受責亦治之以未戾之仁而已矣意義深微

感悟無限政化能不大行乎

李孝壽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

府同舍生勸解乃釋戲取牒效李壽花書判云不勘

掌失杖二十僕明日持請府告其主傲尹書判私用

刑孝壽卽追至備言本末孝壽愾然曰所判甚合我

若因僕告  
以僕為所  
不不無  
之人反  
武海  
十二公  
公事  
才

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高之

宋庠知河南有一僕告舉子行橐漏稅庠曰舉子裝執無貨物未可深罪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也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僕罪而遣之

潘麟長氏曰往屠石梓先生諱義英者為浙中督學持法最嚴接湖時群小望風搜諸生過失一生宿娼家時與保甲椅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開將效與生入保甲大呼言狀屠伴為不見聞者理文書

康齊諧 卷十 王幣 辜

自如保甲勝行潘前離兩鬢頗遠屠瞬門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去門役驗其意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屠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顧失之大驚不能言與大杖三十荷枷娼則逐去保甲倉皇語人曰向殆執鬼諸生咸唾之而戚先生之面全土也自是刁風頓息夫禁諸生宿娼法也而告計之風不可長也效尹書判及漏稅不法也而叙不罰以加主可見挽回風化只在上之人畧一加意而下受無窮之禍也至如考試一節今天下奔競

成風牢不可破尤須二三主持世道者然而化之

庶幾士習可挽弊俗可幸如陳默菴先生蒞蘇試士意抑倖實則專拔寒微欲羅真才則刻意較閱甚至督徵旁千方且衡文如故爭甘遲緩之罰決不忍以草率負生童故一案出而素曠者不致慨

于錢神懷才者不見遺于珠海自公蒞吳數年來營求之風視曩時十消五六矣夫非先生用意之微而能然乎哉余感屠石梓培士意因識其一端於此

康齊諧 卷十 王幣 辜

陳堯叟為廣西轉運使領外地氣蒸暑徧為置樹道旁鑿井置亭舍民免暍疾其俗病者惟禱祀不知醫堯叟集驗方刻石州邑自是民知醫藥

潘麟長氏曰吾觀天地間有一物害必有一物制是害者甚矣天之仁愛斯人而多為之備也人自不求耳嗚則陰疾則藥豈非自然之利濟惠而不費者乎仁人君子苟不置民膜外則無論地之險夷官之大小必將皇皇焉悉心而為之圖謂之愛民斯不忤焉

楊簡知温州首移文罷妓籍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崇孝義明宗族相恤之禮冬至行鄉祀效周官青琮敏任恤之數書善不書惡風漸淳厚

潘麟長氏曰古禮何嘗便不可行只未有實心之躬行率之者耳若慈湖明道晦庵諸公安見之學之儒無弘益于人國哉書善不書惡用意最爲深厚舉卑伊而天下化已見于前事矣

蔡襄知福州俗重凶事喜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不然則深自愧恨爲鄉里所羞而奸民遊手

康濟詩

卷十四

正警

美

無賴子貪飲食利錢財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哀破產辦具然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賤買田宅貧者立券舉債至終身不能償襄曰弊有大于此耶下令禁止其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俗大化

潘麟長氏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情雖無窮禮則有制又不徒曰稱家之有無而已福州有此惡俗豈非禮義不明在上者無以教之故歟君謨能變之斯真以禮義化民者矣

何謂多事  
或曰何事  
人生于世  
明日事今  
今日難預  
定之來生  
心其生  
何往海安  
則外之從  
而行之乎  
子曰未知  
生焉知死  
與千古至  
也

金孝章氏曰今日之俗莫弊于喪事用浮屠以彼所費不貲了無益于死者何如自盡其心于附身附棺之間乎釋氏之教則薦死者生西方而道家又欲超之仙界今二者竝用將令成者于彼乎于此乎又曰經懺所以消罪業勿爲陰譴也且勿論地獄有無人之爲惡天之報之不予其身必于其子孫豈經懺所能解免乎使親賢而爲之是誣其生前而陷之于惡也使親果不賢而爲之後者不思爲幹蠱毒短之計徒以誦經修齋塞責謂親罪已消則必復爲惡以繼之是自誣而重其戮也若曰罪孽憑經懺可釋則是桀紂亦可生天而殺人之盜跖終作佛子也早上屠人肝晚問却修誦不害其令名考終也有是理乎則天道何爲福善禍淫而朝廷又何必賞善罰惡乎善乎子與氏之言也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夫民不繇禮義是下亂也治民無政事以示之是上亂也財用安得足乎亦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而已

潘麟長氏曰世俗惑于浮屠而用迫薦之說吾友

孝章氏已言之詳矣。然余按退薦一事。惟浮屠氏有此說。而近世黃冠之流。亦有所謂煉度者。彼見浮屠得財甚易。故亦効而尤之也。在宋時猶未盛。故溫公書儀止言浮屠而家禮亦止云不作佛事。非謂道教可用也。雖然世俗之所以爲此者。蓋以禮教不明于天下士庶之家。一有喪事。無所根據。因襲而爲之。以爲當然之禮耳。其間固有爲因果而作者。然亦其徒云耳。若夫市井小人。其親之存。饑寒患難。尚有所不辭。況其既歿。又安肯捐其財。

康濟諸

卷十四

正帝

望

超其出地獄而升天堂哉。夫亦畏世俗之譏笑而爲之耳。若夫所謂士大夫及仕宦之家。其心亦有知其非而不欲爲者。恐他人議已之不幸其親。又恐其議已之吝財費也。是亦不得已而用之。夫飲酒食肉。處內種種大不孝之事。恬然罔忌。而獨于追薦一節。人言是恤。烏在其爲知本哉。則是溫公之訓。歐陽公之本論。又不可不讀也。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于始死及七七。日百日。再再。再。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

寫經造像。修塔建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諸快樂。否則必入地獄。到燒春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其苦。況于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于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吹不知何之。借使到燒春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

康濟諸

卷十四

正帝

望

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是積惡有罪。豈勝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如福俗必傾家敗產而後已。嗟乎。與其如此。曷若蚤買田營墓而葬之乎。

歐陽公本論其略曰。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繇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

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  
來此其受惠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  
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  
勢也晉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  
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  
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  
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地然又  
懼其勞且急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  
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

康濟譜

卷七

正俗

望

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  
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歿葬而爲喪祭之禮  
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  
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  
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來而文  
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  
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  
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  
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墮嗚呼

人惟德  
之金勝  
故以  
妖術得  
之無難

感于鬼  
之念堅  
可破故  
邪

康濟譜

卷七

正俗

望

有欲爲義者蘇相恐曰神將崇汝矣至長吏有疑亦  
陸起令演陽濱桂陽郡通夷俗信鬼神家有妖祀人  
大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  
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  
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  
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  
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於南畝則從事於禮樂  
包恢知建寧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  
之概曰彼非大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  
命且從而制長吏之命矣  
視此蛇蜺喪中者村巫倚之坐作威福豈惟戕民  
亦因巫決向安用長吏爲哉向非陸君出此辣子  
潘鑄長氏曰民所觀以率從者長吏耳乃至有疑  
因巫決風俗大壞村巫用銀裹貯蛇以爲龍挾言禍  
福民皆惑之觀者如堵起召巫詣廳事取其蛇斬之  
按巫以誑俗之罪遠近駭服



乎何尊畏之即毀其祠

潘麟長氏曰斷天下之疑惟理足以勝之彼非犬豕數語何等痛快直捷

胡朝賴撰舉湖南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爭賴欽作來診堂奉母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目坐此室絕無影響允恭對曰以爲無則無也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賴甚善其言爲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守皆信奉之賴聞其事微潮州僧昇蛇至其大如柱而黑色

康濟諸

卷七

星

不即殺而必待三日者蓋以解屬民之惑而服寺僧之心耳

戴以關樞額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過三日則汝無神矣及期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以誑俗惑衆之條在浙西管王府十二人行劫賴悉斬之一日輪封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折獄否額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默然金孝章氏曰狗人則失已狗情則廢法失已之弊一身受之廢法之害其流及于天下使市法以爲用情者特未深思其終耳夫天下濫觴作偏之事是誠有之豈可使人謂其出于我乎

朱熹知潭州奏除屬縣無名之征歲免七百萬以俗未知禮教因采古喪葬嫁娶儀制揭以示民命父老傳訓其子弟拆毀淫祠男女聚僧廬爲淫會喜惡嚴禁而俗幸

潘麟長氏曰凡民無所遵守則邪說易以惑而眩之此繇司牧者之失道非其民之罪也譬諸飲食既見梁肉可飽豈有反甘惡草者耶第其初詭降嘉種教之烹飪不可無其入耳文公其筆者哉王嗣宗知邠州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群狐處

康濟諸

卷十

哭

焉妖巫挾言禍福民其信畏前此長吏皆先謁之然後視事嗣宗至毀其廟燬其穴得狐類盡殺之潘麟長氏曰傳云物之所聚則有神言人共焚成之耳使前此長吏不先謁之而後視事民亦未必甚信畏惟長吏如此所以一偁百和舉而奉之信若真有神焉可以禍福之矣藉非王公除之早邪人氏幾爲狐種矣大都妖巫惑人擾害地方凡銳心治理者能立拆毀其淫祠最爲除奸第一善政黃震知廣德州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

熱心天下  
聖廟各徵  
此意立碑  
聖廟東主  
思孝美

十萬姓皆用牛。鄧惡步。挾兵刃舞狂迎神爲嘗。爭閭以致犯法。其俗又有埋藏會。爲坎于庭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鑊。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爲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立禁絕之。

潘鏞長氏曰。張南軒論祀祠山岳廟。嘗祭一大壇于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爲不經。聖爲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陳北溪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且立後殿。不知又是何山。配爲夫婦。近

康濟請

卷十 正格

聖

代無錫謝子蘭。與響銘發授盛昭書。請出土地夫人。其亦南軒北溪之遺意也。又曹州同知張浩。滄州人。深惡異端之說。凡境內庵院。拆毀殆盡。他處僧尼。俱遣出境。外土人私自落髮者。悉令還俗。城隍廟。載于祀典。不可廢。舊有夫人像。命掘一坑埋之。乃立三大碑于州前一載我。

太祖皇帝祭五岳四瀆。止用山川之名。革去名號。以明聖斷。高出于前代。一載傳爽以來。關異端文。一自爲文。以示禁戒。斯亦可稱卓然於世之君子矣。嗟乎。

近日妖會  
頗多無益  
男女昏媾  
男入焉爲  
婦人焉爲  
若此則名  
爲淫祠則  
可止不  
然則無謂  
也

舉世昏昏。怵於禍福。卽智慧之士。亦時趨之。習尚移人。堅不可破。吾安得南軒諸公其人。爲政一洗而新之也。噫。

陳天祥讀書。緱氏山。因號緱山先生。授山東西道廉訪使。平陽縣女子劉金蓮。假妖術以惑眾。所至官爲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事。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眾。聲勢如此。若復有狡僞之人。輔翼之。倣漢張角。晉孫恩之所爲。必成大害。遂捕而杖于市。自此神怪屏息。

康濟請

卷十 正格

哭

潘鏞長氏曰。自古反側子。必先以妖術惑眾。然後乘機倡亂。陳繼山妙用。正在乘其輔翼之未附。而捕杖于市。使天下曉然知妖不能爲禍福也。此最得除妖渡惑之大體。若必待其斬開。唇邑逆我。類行反形。旣成捕何及矣。

韓鑄授饒州路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爲妖。以禍福人爲盜賊者。事之尤謹。鑄到撤其廟宇。沉土偶人于江。並毀其淫祠。與祀典不合者。人皆驚服。迂庵子曰。今天下有司。肯力遵祖制。凡境內一

切祠宇查與祀典不合者盡行拆毀土木偶人火者火沉者沉僧道年老耄者聽之其中年者盡行勒令歸農寺院舊者聽其傾圯不許修葺敢有街巷新建菴堂者律以靡費民財誑惑之罪其古寺新菴之木植大而堅者罰修橋梁小者採樹悲田院至有誦經寄庫禮懺薦亡者律以不孝之罪佛若有靈當亦爲之首肯矣又我朝魏莊渠督學粵東時凡一切淫祠與佛寺院不在祀典者盡行拆毀改建社學或祠先儒明道考亭及古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僧道幼者勒令還俗一應僧寺田庄謂出愚民施捨要福豈可令無父無君之人不耕而食乎卽嚴守令造冊入官改爲社田學田以給生童之貧者於是士民翕然知有聖學可崇而一歸於正至今德之此可見逐邪歸正之風只在上一人一指點焉耳

○附張九功正祀典疏

弘治元年四月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典正則人心正今

康濟請

卷七十四

聖

太

康濟請

卷七十四

聖

聖明御極修明祀典然而朝廷嘗祀之外尚有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祭又有金玉閭真若元君神父母之祭諸官觀中又有水官星君諸天諸帝之祭非所以示法於天下也乞勅禮部稽之祀典盡爲釐正及一切左道惑人之事通爲禁止

上是其言命禮部會官考詳何神立於何代何神有功於國何神澤及生民今何神應祀與否明白具奏於是尚書周洪謨等會議謂我

祖高皇帝稽古定制凡前代所加嶽鎮海瀆封號郡縣城隍神號盡行革正其忠臣烈士亦止以當時封號稱之凡異端亂正之術一切有禁所以正風俗曉人心者至矣伏望以

祖宗爲法敬事天地孝事

宗廟嚴事山川百神此外凡有齊醮禱祀之類通行罷免不惟絕異端之姦亦可省無益之費仍勅中外凡官觀祠廟非有功德於民不合祀典者俱令革去間有累朝勅建難于輒廢者亦宜釐正各號減殺禮

儀○席○盡○以○禮○事○神○之○心○謹○按○世○俗○所○謂○釋○迦○牟○尼○文○  
佛○三○清○三○境○天○尊○者○蓋○西○域○有○國○曰○中○天○竺○乃○釋○迦○  
所○生○之○地○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首○  
遂○以○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并○其○真○身○而○  
爲○三○其○實○本○一○身○耳○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百○姓○  
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自○有○佛○法○以○來○亂○亡○相○繼○  
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梁○武○捨○身○施○佛○  
餓○灰○臺○城○孫○此○觀○之○佛○不○足○事○明○矣○至○於○道○家○以○老○  
子○爲○師○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

康濟譜 卷十四 正帝 至

法○身○上○清○太○一○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  
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微○  
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老○聃○亦○人○鬼○耳○豈○可○指○  
居○昊○天○上○帝○之○上○乎○如○宋○後○宗○躬○親○祠○禪○傾○心○崇○奉○  
卒○之○陷○身○虜○廷○覆○亡○宗○社○可○爲○明○戒○怖○老○之○徒○妄○加○  
稱○述○惑○世○証○民○莫○之○能○廢○不○合○祀○典○莫○此○爲○甚○伏○望○  
自○今○以○始○凡○遇○  
萬○壽○千○秋○等○節○不○令○修○建○吉○祥○齋○醮○或○遇○喪○禮○不○令○  
脩○建○薦○揚○齋○醮○俱○不○先○期○遣○官○祭○告○釋○迦○牟○尼○文○佛○

於○大○興○隆○寺○及○三○清○三○境○天○尊○於○朝○天○宮○則○祀○典○正○  
矣○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蓋○北○極○五○星○在○  
紫○微○垣○中○其○北○第○五○星○名○曰○天○樞○是○爲○天○文○之○中○正○  
又○曰○紫○微○大○帝○之○座○乃○朝○廷○官○殿○之○像○正○統○初○建○紫○  
微○殿○於○大○德○觀○東○設○大○帝○之○像○每○節○令○亦○遣○官○祭○告○  
夫○幽○崇○祭○星○古○禮○也○

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  
之○如○人○爵○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宮○藉○之○  
祀○典○誠○無○所○據○其○祭○告○乞○罷○免○所○謂○九○天○應○元○雷○聲○

康濟譜 卷十四 正帝 至

普○化○天○尊○者○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不○得○出○則○奮○擊○  
而○爲○雷○霆○今○道○家○妄○以○爲○玉○霄○真○府○總○司○五○雷○雷○部○  
諸○神○皆○其○所○主○而○又○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  
之○日○故○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顯○靈○宮○致○祭○夫○風○雲○  
雷○雨○每○歲○南○郊○已○有○合○祭○之○禮○而○山○川○壇○復○有○秋○報○  
之○祭○况○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奮○奮○震○之○日○今○乃○  
以○六○月○二○十○四○日○爲○示○現○日○於○義○何○取○設○像○稱○名○禮○  
亦○何○所○據○哉○其○祭○告○亦○乞○罷○免○又○有○所○謂○祖○師○三○天○  
伏○敘○輔○玄○大○法○司○真○君○者○傳○記○云○漢○張○道○陵○光○武○時○

人善以待治病。至桓帝永壽元年百二十歲而沒。人傳白日上昇。唐天寶宋鳳寧天觀間。累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亦有封號。國朝乃襲正一嗣教真人之封。秩視二品。然宋邵伯溫聞見錄云。漢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父衡。以符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蓋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之稱而云耳。今歲以正月十五日爲陵生辰。遣官詣顯靈官祭告。夫生辰自

康濟諸

卷十四 正俗

善

應使其子孫祭於家。而乃遣官祭告。尤非祀典。亦乞罷免。所謂大小青龍神者。記云。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居今京師西山。一日有三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供奉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于盧。請限雨期。卽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龍。遂得雨。後賜盧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又別設二青龍祠於龍潭之上。宣德中。勅建大圓通寺。加二青龍以封號。今春秋祭之大坎繇人與久自衰息。況今連年亢旱。所禱二龍。杳無應驗。則狂誕不足崇奉。明矣。又有所謂梓童帝君

者。記云。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仇。徙居梓童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信宗室戚平中。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上帝命梓童掌文昌府事。及人間錄籍。故元加號爲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立廟祀之者。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闢而新之。歲以二月二日爲帝君生辰。遣官致祭。夫梓童神靈於蜀。則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祀之京師。何也。況文昌六星。爲天之六府。殊與梓童無干。乃合而爲一。是誠附會不經之辭。與大小青龍之祭。俱勅罷免。其梓童祠

康濟諸

卷十四 正俗

善

在天下學校者。俱令拆毀。庶足以解人心之惑。又道家有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蓋真武乃北極玄武七宿。後人乃以玄武爲真聖。而作龜蛇於其下。宋真宗避諱。乃改玄武爲真武。靖康初。加號曰佑聖助順顯靈真君。及考圖志。乃云真武爲靖樂王太子。得道衍修煉武當山。功成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被髮跣足。建皂纁玄旗。攝玄武位。此則道家附會誕妄之說。再考 國朝 御製碑。謂

太祖平定天下。兵戈所向。陰祐爲多。皆建廟南京。載

在祀典及

太宗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功。又於京城艮隅。并武當山。重建廟宇。兩京歲時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當山。又專官督視祀事。至我

憲宗。嘗範金爲神像。屢遣內官陳喜安奉于武當山。蓋亦承

列聖崇奉之意。以祈神休而已。乃援引左道。鄧嘗恩輩。惑聖聽。虐害生民。奏請重修京城廟宇。改號

靈明顯佑官。日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爲盜賊之

康濟請

卷之四

五

場。今嘗恩輩。已伏其罪。而其所貽蠹國害民之事。尚未止息。如頻年齋送神像。及多給武當道士衣布。蠲費香蠟之類是也。請止紹洪武間例。每年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蓋遣太嘗寺官致祭。其餘祭祀悉皆停免。繼後神像再不齋送。凡府縣應辦給衣布并香燭諸費之勞民者。俱量爲裁省。庶幾國用稍節。而於累朝崇奉之禮。亦未嘗廢也。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道家相傳以崇恩真君。姓薛名堅。西蜀人。宋徽宗時。嘗從王侍宸林靈素輩。學法有驗。而隆恩真

君。則王樞火府天將王靈官是也。又嘗從薩真君傳

符法。永樂中。以道士周思得能傳靈官法。乃于禁城

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大德觀。封

真君。成化初。改觀曰顯靈宮。每年換袍服。三年一小

焚。十年一大焚。復易以新。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節

候歲時。皆遣官致祭。夫薩真君之法。因王靈官而行。

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其法之所自。又皆林

靈素輩所附會。况近年祈禱。皆無應驗。今若以累朝

創建之故。難於廢毀。其祭告之禮。宜令罷免。四時袍

服更換。宜令收貯。勿毀。此後不必再焚。亦不必再製。

如此。則妄費可省。而邪術可破矣。所謂金闕上帝。玉

康濟請

卷之四

五

闕上帝者。誌云。福建閩縣。舊有洪恩靈濟宮。即祀今

之金玉闕二真人者。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誼。封江王。

曰知誼。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人德之。圖像以祀。

宋賜今額。又考國朝御製碑。謂太宗嘗不豫。藥罔效。禱神輒應。因大新闢地廟宇。令

上帝每朔望節令俱遣官祀及時薦新食四時致反  
升冠紅金雲龍朝服近又加平天冠用黃緞綺服其  
黃服五年一換焚紅服十年一換焚大禘之年代世  
系事蹟本非有甚異也而兄弟並稱上帝本處既有  
春秋祀而京師復一年數祀袍服在京換焚費已不  
貲闕之袍服又數勞人齋送其幣號既宜革正而妄  
費亦宜節省請仍存闕之廟祀廢京師之諸祀革其  
帝號與服色止稱真君服舊服其衣服更換俱今本  
官收貯衣衾再焚每歲亦不得再製若在闕而敝者

康濟謄

卷七十四 正祭

妻

今府縣量爲脩補不必齋送如此則於禮庶不爲增  
而報功之典亦未爲不存也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  
君又金玉闕元君者卽二徐之父母及其配也宋封  
父齊王爲忠武真人母田氏爲仁壽仙妃配皆爲仙妃  
國朝永樂至成化間屢封其父爲聖帝母及二配皆  
以爲元君每歲時節令俱遣官祀而金玉闕元君又  
有誕辰之祭齋資二至于此載考徐溫乃五代時吳  
國專權弑主之賊殊無功德可錄但緣二徐爲子有  
亡時禱應之功故濫恩至此伏乞削去上帝元君之

號一切濫祀俱宜罷免所謂東嶽泰山之神者泰山  
爲五嶽之首在山東泰安州山下唐宋元皆加號曰  
王或曰帝若祀人鬼然者我  
太祖正祀典止稱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  
事則遣官祭告每歲南郊并二八月山川壇俱有合  
祭之禮蓋以山川靈氣有發生之功故也今朝陽門  
外有前元東嶽舊廟國朝因而不廢其後歲以三月

二十八日及

康濟謄

卷七十四 正祭

妻

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既專祭於封內又合祭於郊  
壇則此廟之祭實爲煩費亦乞罷免所謂京師都城  
隍之神者蓋建國者必設高城深隍以保其人民其  
制自黃帝始今天下府州縣各有城隍廟在京師者  
謂之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俗以五月十一日  
爲神誕辰故是日及節令皆遣官祀夫城隍之神并  
人鬼也安有所謂誕辰者况南郊秋祀俱有合祭之  
禮則誕辰并節令之祀亦宜罷免議既上  
上曰卿等言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嶽真武城  
隍廟靈濟宮祭祀俱仍舊二徐真人并其父母妻宜

草去帝號止仍舊封號原冠袍等物換回焚毀今後  
編建冠袍每六年一齋送餘如所議行之

潘鑄長氏曰聖王之世絕地天通今乃多諸報祀  
已非古矣何況附會僧蓋致靡國用乎此疏奏罷  
種種具見卓識邇來國家多事供億日繁雖大  
典書額概從減省恐物力非復往時淫祀決已停  
止但愚民無知易惑難曉而射利者復以禍福之  
說乘之遂使禱祀紛紛營建不一疾病則事巫而  
察醫生則以爲神之功死則以爲求之未至齊僧

康濟譜

卷十四

素

過於父母施捨昧其力量是上雖持正而下猶  
然競於邪也天之生財有數上節之而下耗之終  
歸病國矧節者在既耗之餘節亦有限而耗者復  
不稍爲節之計後將何所耗乎嗟此貧民賦歛去  
其三官吏縉紳鬼神僧道去其六而餘此一者則  
父母妻子朋友族黨取足于其中噫盡矣夫稅歛  
不薄則田疇雖易無益也然時實使然亦付之無  
可奈何若夫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此在小民可藉  
自主者庶幾藉此少延殘喘特無人爲之教勸極

力點醒焉耳有牧民之責者宜何如也

康濟譜正俗卷十四終

康濟譜

卷十四

正俗

辛



康清請軍政卷之十五上

潘麟龍 輯著

吳縣 全俊明 參詳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文治武備。道貴相資。中國同矣。易慮邊陲。改軍政第十五。

潘麟長氏曰。晉朱伺以勇聞。楊珉問曰。將軍擊賊。何以多勝。伺曰。兩軍對敵。推為難。我能忍。是以多勝。又有以武行敵者。或謂曰。較藝之場。勝負可先決。爭鋒田先動者。勝後起者。勝。夫以力相競。勇

康清請軍政卷之十五上

者。先奮發而後進。事貴進而貴復。發無功。復動。多敗。故持重以待。靜待動。神完氣定。望之真似。冰蟬自強。無敵不勝。無敵不推。通

廉范守雲中。北匈奴大入。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援。范不許。會日暮。范令備出夜。縛兩距三頭。燕火管中。星列。旁謂其救。急欲歸。范令軍中。尊食。晨往擊之。斬首數千。觀者自相轉。籍死者。其餘人。時此不敢復。向雲中。

潘麟長氏曰。四夷之爲中國患。莫甚於匈奴。漢唐之時。固嘗傾天下之力禦之。未能使之屈服。可謂

狼狽難制矣。雲中之地。伊迫狹。境前有難。尚有康范以甘。郡之力禦難制之。虜且能使之遠遁。不放侵凌。想何易哉。緣此言。非匈奴之難制也。實禦之不得其術耳。誠令古邊將吏。盡知云。中國

宜復有北顧之憂。云。叔度鑑雲中而破匈奴。意守蜀郡。而興五種之諸。此其宜。業耳。至平生。行。天。成。難。及。者。雲中。匈奴。迎。來。去。於。蜀。而。不

康清請軍政卷之十五上

受父故吏之賄。扶父恨而溺復冤者。一也。爲鄧融之功。曹乃變姓名。釣獄卒。侍融至。死不言。且葬融。以去。二也。業師薛漢。生楚王謀。誅人莫敢視。而

范獨歛之。禍顯宗之怒。而辨得免。三也。噫。范之孝義。真無愧於天壤間矣。獨依實意。一節。君子不能不爲范惜哉。虞詡守武都。見羌衆我步。即宣言。上書請兵。日夜兼行。二百餘里。且令吏士各持雨籠。甘增倍之。羌不敢通。或問曰。孫臏減糧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

戒不虞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謂曰虜衆我寡速進則彼不測且見吾意日增必懼郡兵來迎膽示弱吾示強勢不同故也時謂兵不滿三千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部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潘麟長氏曰虞升於增重最將以弱擊強之法蓋乘師往者無遺之算生於所受不測之患起於所忽忽以我之強而輕彼之弱亦勿以我之弱而畏彼之強則勝負未可知矣精令羌能約其

康濟諸  
所強之真又誰與敵哉兵不厭詐亦不厭算升卿得之哉

金孝章氏曰凡兵用強用多此自在節制耳至于用寡且弱以敵人之勁衆其難實甚虞詡之增蓋廣演惑羌耳目真與雲布霧手也

楊璇遷守零陵時蒼梧桂陽潯陽城都郡縣賊衆多而藏力弱乃特置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用火燒布布燃馬驚奔

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擊盜波駭破散追逐梟其渠帥郡境肅清

潘麟長氏曰此亦弱制強之一法凡用兵制勝往往奇者得之柱石所稱真兵家四字訣也然奇非廢法也以合法之兵攻無紀之賊其不獲志者鮮矣後世賊漸知兵而禦賊者置法不講無怪乎師之嘗挫而賊日多也

張遼屯長社荊州未定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衆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

康濟諸  
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中陣而立少頃得首謀者誅之

昔周亞夫將兵討七國軍中晝夜驚亞夫堅臥不起頃之自定吳漢爲大司馬嘗有寇夜攻漢營軍中驚擾漢堅臥不動軍中聞漢不動皆還按部乃

選精兵夜擊大破之可見事當忽愛須鎮定則不周張若隨衆倉皇則擾亂多矣如遼者斯真得以靜制動之術耳

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守襄陽祜懷遠近且得

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有欲去皆聽之膏輕  
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祐歸  
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  
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說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  
言每會衆江沔游獵嘗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  
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吳人大悅陸抗乃告  
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  
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祐疾篤舉杜預以代及卒晉  
王哭之哀南州民爲之罷市巷哭聲接吳境將士亦  
展濟諸

卷十五 晉書

五

爲之泣祐好遊觀山襄陽人建碑立廟于遊憩之所  
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潘麟長氏曰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  
植厥樹思其人者及其遺自古然矣羊叔子墮淚  
之碑固人情哉乃其荊州民立爲祐諡名屋室皆  
以門爲稱而朝廷亦改戶曹爲辭曹此又不但愛  
其遺懷其人抑且比隆君親而諡其名矣是疎何  
德哉後史臣所稱垂大信于南服傾吳人于漢淮  
者意者其然乎觀此則世之歎一切以楚伐從事

者監矣監矣

杜預以羊祜薦拜鎮南將軍伐吳大克日勢如破竹  
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矣預自指授羣帥  
方畧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既還鎮襄陽以  
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于講武申嚴戍守又修召  
信臣遺跡激滌清諸水以浸原田諸所興造必考度  
始終鮮有敗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  
諸將莫及朝野稱美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楚  
人德之號曰杜父在鎮數饒遺當路或問其故預曰  
展濟諸

卷十五 晉書

六

吾但恐其見忌耳非求益者也  
謝安總中書事義存輔導時疆敵寇境邊書積至安  
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而  
謂文雅過之方符堅大舉諸將屢退相繼安遣弟石  
及兄子玄應機征討所在克捷而淝水之勝尤奇絕  
安方欲混一丈軌上疏求自此征然以父子皆著大  
勳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乃以三桓據三州  
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此安雖受朝寄  
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

之業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求雅志未就而卒

潘麟長氏曰按史臣言安石激繁會于林服之喪教一歡於百金之費以爲廢禮崇侈扇頽風而淪雅道嗟嗟此豈足病安石哉當符堅之末以徽吳江桓溫之將移晉鼎也衣冠易處遠邇崩心安能從衆而杜姦謀安衍而清羣冠公輔之望斯已足酬又遑計其細也且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以晉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非誠與才合能如是乎

康濟諸

卷十五 軍政上

七

劉穆之少好書傳博覽多通宋武帝克京城時須一軍吏甚急及穆之見卽于坐受署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諮焉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詠是入輔穆之外所聞見大小畢白雖塗陌細事親歷短長悉奏無隱人或議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造所以告關羽叛也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耳目手口其所應酬不相參漏皆悉瞻舉

潘麟長氏曰道和起自布衣協佐義始其忠規遠畫潛慮密謀誠莫窺其際者至于尊主卑臣之義定于馬捶之間出征入輔之勲銘于鼎彝之上史氏謂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大元隆安之俗爲一代宗臣豈虛言哉

裴虔爲彰義節虔使入蔡州虔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多不可不節虔笑曰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咸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諸于途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遇從者

康濟諸

卷十五 軍政上

八

罪死虔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聞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裴虔伐叛柔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爲暴而唐之爲仁故其後取肅青和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乎

柳公綽爲太原尹是歲并虜遣將軍李暢以馬萬疋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以禮嚴其兵衛留館則戒卒于外懼其襲太原故事出兵逆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騎勞問待以修好之意

賜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驅

郭振爲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勒款塞頤和抵門

其牙帳計事會大雨雪烏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寒

會罷卽死其子發葛以振計殺其父謀勒兵未幾

勸振夜近振不聽堅卧營中明日素服往弔道逢

葛不意振自來乃託言奉迎遂至其帳弔之禮哭

之甚哀留數十日爲助喪事發葛感悅便遣使獻馬

五千駝二百牛馬數十萬

金孝章氏曰昔人云至人無死地非必不死也可

康濟譜 卷十五 軍政上 九

以不至于歎耳蓋心苟無欺人情不遠處愛只如

安常正不必手忙脚亂也若元振因一夷酋之

宵遁則舉動不光示之醜弱或整兵相待則釁成

禍結是蹈其疑而自卽于殺也乃營中堅卧蓋不

待明日素服之往已知其胸中之預定矣

顏真卿守平原通知祿山且反因雲雨完城浚浚料

丁壯實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紆其疑祿山以其

書生易之及反驪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

兵李平問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非郡縣皆風靡

數曰二十四郡曾無一入義士耶及平至上大喜曰

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客探

賊賊探詣諸郡縣是諸郡多應者時平原有靜塞兵

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文統之以

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萬抗卽等爲將分總部伍

大營士于城西門懷慨泣下衆咸感勵饒陽守盧全

誠濟南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理李暉鄆

郡守王彥各以衆歸從兗州爲曹山守斬賊將李

欽渙等清比門十七郡共推真卿爲盟主統兵二十

萬拒絕燕趙會清河得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

所署魏郡守袁知泰連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外史氏曰初魯公以忤楊國忠斥外當祿山反嗟

嗟無前獨以區區平原櫻其鋒功雖不成然四方

聞者爭赴而唐卒以振者魯公爲之倡也在肅宗

朝數正言以宰相不從連輒斥李輔國還太上皇

居西宮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朝元載

塞嚴爲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

益惡而斥之猶不滿意遂爲所擠見頌賊手其英

列言論難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也曾子固嘗言之唐之朝臣見忤于世且起且仆至于七八竟成而不自悔者魯公一人而已今何以易斯言哉又國朝伍文定崇尚節義善騎射知兵法議論慷慨初仕以事件劉瑾建詔獄瑾誅起官爲吉安守知宸濠必反預備軍需及濠反移檄遠近人心洶洶文定發卒迎王守仁至進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若號召各郡邑義勇爲進取國賊不難破也日夜籌畫器械糧草旬日間督具諸路官兵響應濠既出文定遂將前鋒攻破南昌濠師還救迎戰于王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砲火燎其鬚不動濠爲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乘風舉火烟焰蔽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堅建如擒水豐巨寇賴招毒等四百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爲而不能與時爲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觀靜終其身爲志士所深惜也公不但倡義與真卿同其節烈貞介無往而不真卿同也故錄此以見忠義之氣無分于古今也

張巡令其源守雍丘賊將令狐潮攻城巡數敗之巡一夕堂上設天子畫像即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橐爲人十餘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失數十萬其後復夜縋要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成士五百所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裨將雷萬春于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見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

如天道何巡應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遁後守睢陽賊將尹子奇復徵兵數萬來攻巡乃脩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于城內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竿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鎖大銀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鐵汁灌之賊又以土囊柴爲磴道欲登

城巡潛以明松投之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潘麟長氏曰均是人也夫何以有亂臣賊子斯皆

不明乎人倫天道者也巡惟于此四字持之愈力

明之益貞故當天道勝蒙之日雖刀鋸鼎鑊之

易而卒成其為討賊之義士為報國之忠臣為敦

倫明道之完人而決不與亂臣賊子同其俯仰矣

嗟嗟人倫天道可不于平昔一講究乎○又按巡

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

康濟請

卷十五

軍政上

主

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

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

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

雲合鳥散變態不常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

猝在于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

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役之而在

如手之使指兵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自與

兵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敵未嘗自脩每戰將士或

退散巡立于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為我還

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成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懼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其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效力

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

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賊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

日出浴河渚以示其多弼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

其駒于城內俟賊馬出浴盡驅之出馬嘶不已賊馬

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乃屯兵河渚絕弼

糧道弼軍野水渡備之弼謂諸將曰賊將高廷暉李

庭濟請

卷十五

軍政上

士

日越皆萬大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

莫喻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

長于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

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棚下問曰司空在乎希

顏曰夜去矣日越曰夫光弼而得希顏吾必矣矣速

請降希顏與同見光弼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暉

聞之亦降或問弼降二將何易也弼曰思明每恨不

得野戰聞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必不敢

歸廷暉才勇過于日越聞日越被以寵任必思奪之

矣時弼屯中潭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以短兵置戰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二公不可必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歟敵我自劍不令諸君獨歟也率諸將矢歟擊之賊大潰思明乃遁

李晟除河中同絳節度使受命拜哭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陞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時李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強寇廣濟諸

卷十五 軍政上 五

之門內無獨外無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軍中凡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泚間立新之是時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飯志六月李晟大陳兵收復京城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衆大潰遂屯兵于含元殿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充清宮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至家相見非曉五日內無得通家

將士不能  
奮擊只爲  
身家自重

信公私安堵秋毫無犯

迂菴子曰晟以孤軍處二寇之間於斯時也危亦極矣而猶能以忠義感激將士卒之克復宗廟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與之敵哉

李抱真爲澤路節度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募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三萬既不廢農給府庫實遂

卷一 軍政上 六

雄視山東錄是天下稱澤路兵爲諸道最

迂菴子曰按漢制材官騎士皆家人子起于田中者爲之猶有用農爲兵之意抱真能師之此其所以稱最於澤路也至李德裕守西川率戶二丁取一緩則農急則戰名曰雄邊子弟而南詔不敢犯邊悉怛謀亦降他若晉齊王之武定軍宋慶府之保毅軍宣毅軍景德之廣銳軍治平之義勇軍皆兵之出於民而隸之州縣者也轉餉既易桑梓情殷有父兄室家之念祖宗丘壠之思心固與客

口上內  
不日  
估資  
兼運不  
首人生  
居安社  
我信非



異矣。今日之士兵。曰保甲爲守鄉也。有司伺而保之。充張導耳。曰弓兵爲防險也。追呼走鄉聚。逐之耳。曰機兵爲城守也。守令閱視。環中爲戲耳。噫。豈能如李抱真之賞罰必信。兵豈有不情者乎。

裴行儉大軍次單于。比暮已立營。營濠既周。儉更命徒營高崗。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儉笑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也。

迂菴子曰。按孫子云。犯之以事。勿告以言。故儉不

虞濟諸

卷十五 軍政上

七

告士卒以徒營之跡。然非不告也。正使人神其不測而愈傾向之。此亦行兵之一法耳。

王式爲安南都護。時浙東賊裘甫攻陷象山。王式討平之。式擒裘甫。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公破賊。然私有所不喻者。敢問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義以誘。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庫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

亂耳。再問使驕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至。勇力而關關。必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外史氏曰。先時上每以越盜爲憂。夏候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至是卒成其功。然甫雖破而。雁勛芝巢之徒接連而起。唐遂不支。嗚呼。唐室其自此亡哉。

張齊賢知代州。時契丹自朔口薄代州城下。齊賢先遣使納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

虞濟諸

卷十五 軍政上

大

使至。云師出并州栢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夜發兵三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該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鏐。若掩擊。大破之。潘美長氏曰。齊賢以微弱之兵能抗方張之虜。在太宗可謂任用得人。而齊賢亦爲不召所托也。至列幟束芻。又與虞詡埤窺同一應變之智矣。張詠知成都。平李順之亂。西川都巡檢使爲部卒劉

始傳錄功  
不以百戰  
重威軍  
可戰而  
有祖矣

肝所逐詠道兵誅之兵同有以斬首級求賞者詠曰  
當奔突交陣之時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剪來知  
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先用命摧賊者  
皆中傷破體生帥今付營將理詠悉命昇以來先錄  
其功凡帶首級者次之于是軍中悉服

潘鑰長氏曰我朝洪承嗣每戰以當先破的  
為奇功生擒斬首者次之而何栢齋與楊遂恭論  
其曰兩軍相接兵刃交鋒縱有殺傷豈暇使斬首  
殺獲賊衆大敗我軍若務斬取首級其好惡必從  
風澤詩

卷十五

左

容逃去斬首雖多亂絲不意泥揮刀雖在於一人  
成勝實錄於衆力今有首級者方論功無者不錄  
亦非所以使之并力齊心也且中隱微機使賊知  
餌兵之法則破軍殺將其機皆錄於此是尤不可  
不慮合宜別立賞格戰勝之後總計首級多寡而  
次第其實將領作一等先登陷陣作一等衆人作  
一等其前驅立奇功太所共見者另賞不拘賞格  
則接戰之機勦功之道爾不悖矣此亦張乖崖之  
遺意故錄之以見古今人同識也後狄青一議

更詳○又按戰後論功先死而後問傷傷處優  
於俘斬刀傷優於箭傷重傷優於輕傷而傷在前  
者迎敵傷在後者避敵因而第其賞罰此激勵之  
大端也至如唐杜伏威用兵選取死士與均甘苦  
厚遇之○大戰罷驗創在背者盡殺之故人人思  
奮戰無堅敵夫如是自無虛功冒賞之士也

曹瑋知奉州屢請益兵帝不悅問李迪邊將誰可代  
者迪曰曹瑋知勇斷羅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  
怯也乃詔發關內美兵赴瑋未幾吐蕃結連入寇瑋  
康濟諸

卷十五

三

大破之自是哨廝羅退保積中不出瑋沉勇有謀馭  
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每以奇計用兵所  
向克捷善撫士卒能殺復邊人故羌戎畏懷之  
潘鑰長氏曰曹瑋之敗吐蕃謝玄之斬苻堅也一  
則以叔安之薦一則以父彬所稱嗚呼若二子者  
可謂不負所舉而謝曹二公誠所謂公於舉人者  
哉

狄青為荆湖宣撫使行之日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  
曰從青之士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若往不能擊賊

不旋踵狀  
僕青可謂  
知兵矣

卷五十五

智高平矣而又有金龍衣可証狄公獨不以疑口欺朝廷如此

良齋譜  
卷十五  
子

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學不可悔不止

外史氏曰宋至仁宗時承平已久武夫營士遭時致位雖有之起捷卒至政府隱然爲時名將郭達之外狄青一人而已而遠似不及也青在邊境凡三十五戰如破金湯略宥州多膚功城橋子築豐林大郎諸砦堡皆獲賊要害最後崑崙一舉頗着奇雋至嘉祐功將佐經制餘事悉委瑋汚爲所哽服猶不馴及至嘉祐時青自請征高臨行上言

風水書

卷十五 軍政上

三

謂古之師還以詠獻告割草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生事磨倖莫此爲甚故軍士爭首級者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勵一切請擬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決勝之道也智哉狄公此其所以成功矣至今日疆場之事則樞臣爲政旌鼓之間則登壇者主之報捷而鐙角之齊放於諸臣金吾之

叙濫及覆祿則敵在冒功藉寇膏糧而虎冠如故表師辱國而餽印猶懸卽有神手獨之復有社鼠獲之則敵在蔽罪斯又張乖崖狄漢臣之罪人也

韓琦徙定州定州久用戎將治兵無法驕不可使琦至卽以兵律裁之察其橫不可教者皆首斬之士死攻圍聘其家恤其孤兒使繼衣屨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教習之自是定州兵皆精勁可用冠於河朔後爲西路經略使駐延安琦盡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

康濟詩

卷十五 軍政上

三

威不敢輒犯邊境諺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胆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胆天下稱爲韓范所歷大藩皆有遺愛戎狄每南來涉其界卽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勿多索也爲虜所畏服如此范仲淹知延州築青澗城壘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藏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公之所在賊不敢犯其城大順也一日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

思不必自  
已出尊朝  
廷而大國  
體非吐瀉  
臣不能也

務持重二  
語還將不  
可不知

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旣失計乃引去諸將皆服所得賜褒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鈴轄領五千人都監三千人有寇則官軍發屯中絕曰不量城寨寬

出戰而以官爲先後取賊之道也乃分州兵爲六將  
三千人分部較之量糧樂寬使更附禦賊不敢犯既  
而諸路皆暇法焉故賊起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

康濟譜

卷之五

主

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

也。仲淹務持重，不念近功。小利，此其所以成功也。

潘麟長氏曰先是范雍守延州節制無狀故韓琦

力言召仲淹代之且云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

觀此則韓奇却人之器料敵之心皆可見矣○韓

少司馬衡湘疏云古之詔爵也以功今之叙功也

以爵二語極切時弊夫臨陣則卑者居先叙功又

單者居後是直以性命婦人耳仲淹分符送出之

李光則守雍州一日出軍庫錢千緡復欲民間錢起  
浮屠卽時飛詣至京師眞宗遣中使密諭之則謂中  
使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南  
上講和憂兵星下歲次則下次庚子

河北二寸餘年境內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  
 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當資屋材耶  
 又歲脩穰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游觀而不  
 虞唐諸

康濟譜

卷十五 軍政上

美

知其習水戰也

按允則當南北講和之日而委曲脩備如此所以

虜不敢南牧朝廷無西顧之憂良將哉今世居邊

關者賊至尚不及偵探烏得起望樓于息烽罷戰

之時乎可慨已

馬知節監博州兵馬時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

歸矣知節方料丁壯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

以其生事也。既而契丹兵至，度不可攻，乃去。後知延

州羌以兵覷邊會上元節令開門張燈示以無爲而

類知所以不能爲也

卷之五  
防盜非宜  
也

差卒不能為

金孝章氏曰治兵者人閑我忙則人忙我閑矣人

閑我忙時中有寇也人忙我閑日中無寇也若知

節者猶有各將之風流焉

何承矩守瀘州瓦橋關其與遼為鄰素無關河之阻

始讓因故澤之地蕭水為界欲自相度恐其謀泄乃

築愛景臺植梨花日晷條傍此晷置酒作梨花吟數

篇令座客屬和書以為圖刻石傳至京師人謂何宅

使愛梨花不知其經始意也

其詳書

濟子是自保州西北施遠處盡瀋州沱枯海口幾

八百里悉為諸涼所為藩籬

此與顏真卿託秦雨修浚城濠李允則假岳祠以

修舊襄城同一機也

孟琪知江陵既至言江陵所恃三海而沮洳有變為

桑田者敵將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

直至三次無所限隔乃復修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

于外有矩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

障而東之俾遊城北入于海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

如此教習  
則人人可  
將矣推而  
行之凡守  
今官每年  
從軍民自  
衣中五五  
有勇力知  
謀者與以  
獎功名色  
石無事則  
今其備邊

高下為渠蓄池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

十萬民不知役遂為江陵天險

神世衛知青陽城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

習以銀為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

如故而漸厚且小矣或雖儒僕亦使之射射中者

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錄是人人肯

能射胡曹蘇某恩部落最難世衛嘗夜與飲出侍姬

以佐酒忽世衛入內慕恩與侍姬戲世衛遽得掩之

慕恩漸規譴罪世衛笑曰君欲之取即以遺之錄是

其後則今  
其後則今  
功則官之  
如此法故  
何處乎無  
將才也

諸部有貳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青陽河北有

房寨房寨河為患世衛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

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秦魯勞士卒也建營田

三千頃歲取其利募商使通其貨或先貨其本速其

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連白城中糶糧錢帛軍需

城守之具皆不須再計二請自裕

神世衛知環州番部奴說者素強未嘗出謁部守

聞世衛至乃郊迎世衛約明日進帳慰勞部落是夕

風雷大作平地雪深三尺左右皆曰地險不可往且

奴說幽計難信世衛曰吾方結諸卷以信詎可失期遂冒雪緣險而入奴說尚衆世衛令蹠之起奴訛曰曰吾世居此山素號險峻漢官無入敢至者明公冒雪單騎至此固亦不我疑耶舉部羅拜皆感激心服置酒具世衛飽啖醉臥奴說懷中奴訛率妻與衆衛之不致叛離左右世衛醒謂奴說曰我醉臥此爾何不就乃我耶奴說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耳蹠是棘邊諸族獨環不增兵不益糧而武力

卷之五 軍政上

美九

潘驪長民曰世衡才智膽略迥出人表故多成功  
觀其城青澗示重賞以鼓鑿泉之卒教習射則使  
僧道婦女皆聚的賞而投精服奴訛則陰歷雪徑  
示以誠信而爲壞之保障斯皆以膽略行其才智  
者也至不罪蘇慕恩之戲侍姬竟遺之以釋其媿  
而厚有以結其歡心此又唐李晟所不能割者而  
世衡能之故慕恩幸爲世衡用乃能克服諸部而  
無李晟與張延賞之階矣嗟嗟色亦能成敗人也  
如斯夫

張方平知益州。知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像有高鬟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大懼。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終釋於道。詔使公行。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安得爲智高。定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輒遣歸入境下。今邛部川曰。起程吾自營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謂兵。罷築城之役。食盡。盡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川澤人。始造此言。方於是。具言。罷去。而流其餘黨。劉大遂安。

木

三

西南荒太應從知秦州護告蜀人將犯境據振甲而出  
出主馬鼓勇寇聞之宵遁  
潘麟長壽尉按史云方平慷慨有氣節當少時宋  
綬蔡齊起稱其爲天下奇才及兩策制科爲仁宗  
所識覽傳愛知神宗王堯召方用事方平疑然不  
其少屈以是望高一時旣告老請事益切至於用兵  
起微志願言之異曰臣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  
其矣其他應劇決疑之捷豈在張乖崖之下哉  
司馬光知承興軍時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

軍號勇士募市井惡少爲騎兵調遣乾糧悉修城池機柙關中驛外尤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

此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命皆未敢從軍興

若之臣當任其咎於是獨得免

楊簡知温州有私鑄錢者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官

徵永嘉尉及水寨兵捕之巡尉僥倖易事不白郡簡

驚曰是可輕動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翅二千口拒

捕相殺變在頃刻耳萬一召亂爲朝廷憂且兵之節

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旗立巡尉

度清藩

卷十五 軍政上

主

吏下召劍手兩行夾立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

改悔罪意良久得釋因奏罷分司云

沈括知延州時神諤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嚴直

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寨居民怖駭

括出東郊餞河東帥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

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也未旬

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

不持兵符因斬以徇

迂菴子曰按括在延州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屬市

夏家子貌特勇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勞之

遊人感激執弓傳矢皆恐不得進越歲得拔距超

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大震真有用之才

也嗟乎近日聞警便讓鄉鄰然捐錢費酒自起

慰勞者誰乎兵以氣勝口談鼓舞當不能得死士

耳至括斬歸仁一事經濟吏卓然矣

蘇軾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走弛武衛卒驕惰不教

軍較饑食其廩賜者不度間軾厭其貪汙甚者配隸

遠地然後繕修營房築出餽軍中衣食稍足乃部

晨清藩

卷十五 軍政上

主

勤以戰法衆皆畏服無請饒者不自安者有卒史服

以賊語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告軍中亂

矣亦決腹之衆乃定會春太閭軍放久廢將吏不識

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元帥嘗服坐帳中將吏戎服

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

軾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說事無敢慢者

定人言自韓魏公後乃見此禮云

潘驥長貳日從來號令賞罰之不行其弊皆坐於

不議主重之分被公命舉舊典此最得軍務大體



者宜定人稱嘆爲韓魏公後僅見也

劉子羽守興元金人犯境有言從治變者子羽叱已  
孺子可斬也乃築壁壘於潭毒山方成而金兵已至  
距營十數里子羽披胡床坐於壘石諸將泣曰此非  
待制坐處子羽曰吾今日當死此以禦寇敵尋以餽  
餉不繼遁去羽卽出師掩擊其後墜谿澗歟者不可  
計興元賴保全

潘麟長氏曰按子羽天性孝友慷慨自許每有捐  
身殉國之願方張浚之退保興元金人之大攻饒  
慶濬諸

卷七五 軍政上

三

風也諸將已多散亡吳玠且邀與俱去子羽單騎  
之出壘口之據此猶父子真定之故守乎故金人  
雖入三州而失不償得論者以爲是役也浚雖師  
師而卒全蜀子羽之功居多然高宗偏信檮議且  
退而渡江退而航海卽兩河亦置度外安問蜀哉  
又何怪乎白州之置也

虞允文奉命性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騎師米  
石時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  
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

日金帛諸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以  
效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非命督戰他人壞之  
公任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  
將列陣部分甫畢敵麾數百艘直薄宋軍軍少却允  
文入陣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戰後  
則見女子爾後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宋軍以  
海艚船衝敵舟皆平沉敵衆歟牛戰日暮未退會有  
濟卒自光舟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  
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

慶濬諸

卷七五 軍政上

三

外史氏曰按允文慷慨磊落有大志言動可則人  
望之而知其爲任重器早以文學致身遭際時艱  
遂克奮勇方金亮之將渡江也王權首棄廬州劉  
錡亦以疾不克進師盡失兩淮矣允文一舉而挫  
之亮乃自斃替赤鱗一勝而三國孰成淮淝一勝  
而南非欽定允文米石之功宋室轉危爲安實係  
于此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刻期而往孝宗嘗謂  
之曰丙午之敗當與丞相共雪之嗚呼使允文不  
卽死必不至以軍需未備虛密詔之趣也雖有志

不就其懷任重豈易得哉

趙方使襄陽副急與其子范葵曰朝廷初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夾戰以報國耳廷抗疏主戰時金人圍襄陽堅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而來若攜其虛則襄陽之圍自解乃命扈再興及許國孟宗政陳祥等引兵三萬餘分三道出攻唐鄧二州復申訪諸將當退于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復拒之于城下金人求自闔山就如風雨再與宗政等勢至陣設伏陳待既至再興佯却金人逐之宗政與陳祥為兩翼掩擊金人三面受敵遂大敗而去十二月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分道帥師伐金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堡空其資糧而已

史論是時襄陽之危奚啻焚溺趙方分將救之不去襄陽而攻唐鄧此吳子穀蔡之義春秋所以為善救也

孟宗政權知襄陽軍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

發倉贍之給田棚屋與居藉其壯者號忠順軍捍出受唐鄧聞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為孟爺信實必罰好賢樂善為一時名將循吏云

按襄陽之勝宗政竭力于內再興合兵于外二將之功偉矣但此後二將不久皆卒宜宋金未運天將兩促其亡耶

孟琪敗金武仙于順陽言于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

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民大悅

按琪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琪徐以片

言折衷衆志皆服謁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

撫按名位雖重惟建旗幟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

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肅然事外者

遠貨色絕滋味尤遠于易學自號無菴居士觀琪

立身行己如此故宜其屢建奇功而士卒蒙其澤者多也

不先著民  
以求金也

吳輔司理道州會審僚驍勳邵僚欲毀其橋梁以便

如仁仁  
即王  
不爲  
見今  
故失  
故失  
故失

城守輔曰有鑄而南皆吾民也安可先棄民以求自  
全耶即者壯其言而范卒不至

陳規守順昌城登招流卒立隊伍以爲備虜計會  
劉錡引兵運規出迎轉金兵見主帥告錡有米數萬  
斛地同爲城守計乃躬振押漕相與登城區畫諸將

謂東京已陷將欲還江南錡曰東京雖陷吾全軍在  
此且有城可守奈何素之敵信者斬乃置家寺中

積穀於門城守者曰版有軍則即發吾家于是軍士  
皆奮慨而金兵亦以兵志爲激城始以破敵弓翼

投擲皆奇射那之後以步兵進擊之謂河城者不可  
勝計虜乃殺若于李村衛遣闖充募壯士五百夜砍

其臂是夕天欲雨僮僮四起見辦髮者輒躍之復募  
百人折竹爲障如兒戲入持一爲號直入乘電奮擊

聞吹鼓即殿前止則器不動敵衆大亂于是終夜督  
嚴積屍盈野退軍老澤焉凡木在汴間之帥十萬衆

未幾劉錡請開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執全軍而  
歸規曰朝廷養兵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

稍震規已分計敵進亦必退亦必不如進爲忠必綺

日府公文人猶苦於字況汝曹耶且敵營甚通凡木  
又來吾軍一動彼騷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

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爲誤國之罪衆皆  
感動思奮迨凡木至城下錡謂凡木必不敢濟河乃

具浮橋五所於河上敵露之以濟錡遣人毒橋上  
流及草中武軍士雖渴必毋得飲于河時大暑規謂

虎濟諸

卷十五

軍政上

文

今犯之敵敗走自是凡木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  
損入九矣錡奏規功詔褒諭之

迂菴子曰陳規之佐劉錡奏功于順昌也大類張  
巡之有許遠雖以錡忠盡之志非規始終力贊亦

未免紛于衆議矣規豈獨有功于宋乎及讀規傳  
而將才更精無不卓然可稱其守德安屢退羣寇

大堯所蓋耳

魏勝知海州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楊旗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敵至士卒精銳有自北方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其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

魏勝乘時崛起號召豪傑委身百戰遂復海州可謂致命遂志者矣非明于君臣之大義曷克臻此哉○按當時以義兵崛起者猶還魏勝高平王友直皆負大義以宜朝廷之德意而成此恢復之志

康濟譜

卷之五 軍政上

五

也勝嘗諭金兵自謂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友直有曰權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于理夫古之名將知仁義知權變者寡矣惜當否運各無成功友直幸而令終勝則不幸而戰歟雖然勝不幸而戰歟賢於紹興貪生無恥者多矣

李綱兼樞密使時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得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

于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制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戰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

其車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陣止則連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操竿以軍車一本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旁每

康濟譜

卷之五 軍政上

四

陣二十五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卽布方陣則四面合二十乘而輜重處中次用團結之法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甲百人爲隊五百人爲部二千五百人爲軍伍長甲正隊將部軍統制官各以牌書所轄姓名各招置新軍衛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山東山西諸路師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進

康濟譜軍政上卷十五 終

康濟諸軍政卷之十五下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泰評

潘鯨長氏曰孟氏有言矣有人曰我善為戰我善為陳大罪也夫善為戰陳猶以為罪況不教民而用之者乎有軍旅之任者陣法亦何可不講也

周禮大司馬四時之教仲春振旅仲夏蒐仲秋治

兵仲冬大閱

按仲春振旅者執鼓鐸鐃以教坐作進退徐疾

康濟諸

卷十五

軍政下

一

疏數之節仲秋治兵者所載旗物若太常旗禮旗

族之屬仲冬大閱者所以立表陳車徒坐作馳行

此三時之教皆所以習為行陳之法也若仲夏之

蒐則所以選車徒讀書習稱號名而凡縣都

之名百官之事莫不辨之又教以止營之法也

曲禮前有水則戴青旌書青旗前有塵埃則戴鳴鳶鳶生風也

有孽獸則戴貔貅以上因李任衍校不能辨進退且人

為防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北

也

第七 在上急繕其怒隨四方之色繪四方之宿而各星引先雷言急繕其怒也寓其所聚而標此于其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鸛弩節如發機

紛紛紜紜闖亂而法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

散也吳起教戰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

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廩養智者為謀士鄉里相

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趣食四鼓嚴

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康濟諸

卷十五

軍政下

二

北征錄曰見危授命古人臣節殺身成仁君子不恤

是以忠臣義士每以所欠一死為懷苟無愧於忠義

則必奚足新哉至於將帥則不然操兩國之生歿司

三軍之性命吾之安危係社稷之存亡吾之憂樂係

生靈之休戚別將遠征恐敗於無援漢武所以戒李

廣孤軍深入慮有危困後世所以謀鄧艾龐涓趙括

不恤一俘遂至身殞國辱為萬世笑今之為將者每

有委命不曰死節則曰死敵不曰以一死答國家則

也

五、腰之痛

此愛也。也。寇將李其聚來降此。畏寇也。愛寇者足以  
害人。畏寇者卒以寇身。郭倬不效於符離而效於市  
朝之費。皇甫斌不效於下蔡而效於南郡之圍。周是  
皆不效其所當效而效其所不當效。抑又可爲將帥  
倖生者之戒。

按宋李綱曰。兵家之法。戰則敗。不戰則勝。兵家之  
秘。有戰則有敗。不戰則無敗。非兵果不事夫戰也。  
戰則勝負均矣。伐謀者。孫子謂之上兵。而攻城  
伐兵之策。皆爲次下。故齊人之得舒。不曰戰而曰

北征錄曰：孫子論開篇有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采在殷。夫殷周之王國，天命所攸歸，何伊呂之能爲興亡哉？蓋天命之去留，係豪傑之去就。羅其英雄，則敵國自下。秦實無太始，爲可圖。季梁猶在，則腹心之憂未去。故用間之法，不以人材之未附爲國家之急，而以人材之外附爲國家之大患。五就湯，五就桀者，所以爲造邦之臣。去虞而處亡之秦，而秦伯者，所以爲霸者之佐。韓信不用，燕楚而用於漢，此

高祖之所以得天下。樊若水不官於南唐。而官於宋。此藝祖之所以得江南。蓋豪傑之士。用之於朝廷。則可以爲忠臣。爲義士。棄之於山林。則可以爲亂臣。爲賊子。所以古之聖賢。務繫英雄之心。如黃石之著三略。近境英雄。如鄧禹之告光武。解衣推食。以固其樂。爲我用之心。吐哺握髮。以旌其難。鄙我之意。斯爲善耳。夏雖未亡。而摯去。則在周雖未興。而堅至。劍典豈不可畏哉。自秦宜廣。將招致。募將帥。精加延攬。使無遺於草萊。復無逸於郊野。版之不拘。勢分用之。不

五

微細故。將見裏淮之翹楚。江湖之豪放。荆楚之留客。烟波釣徒。風聞露集。臂奮龍鼓。求備吾之採擇矣。李筌曰。勇怯者性。強弱者地。秦太勁。晉人剛。吳人怯。蜀人懦。楚人輕。齊人詐。越人澆。薄海岱。人壯。淮泗人儒。崆峒人武。燕趙人銳。涼隴人勇。韓趙人厚。地氣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弟勇怯在謀。疆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既秦人勁。申屠之子。敗於曉關。社洪之將。北於隄水。則秦何得而稱勁。既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艾陵。

長晉於潢池。則吳何得而稱怯。既蜀人懦。諸葛亮振巴蜀之衆。窺兵中原。身爲僵屍。而威加魏將。則蜀何得而稱懦。既楚人輕。項羽破強秦。虜王離。殺蘇角。威加四海。諸侯俯伏。莫敢仰視。則楚何得而稱輕。既齊人詐。田橫藏五百。來士東奔。薄島及橫。水同。日仗劍。則齊何得而稱詐。既越人澆薄。越王勾踐。以殘亡之。而恤孤之衆。凡九年。滅吳。以弱交強。以小取大。則越何得而稱澆薄。既燕趙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敗於易水。玉瀝鏖於鉅野。公孫衆於上谷。尉繚趙之人。

六

何得而稱銳。既涼隴人勇。秦堅推全晉之師。百有餘萬。投鞭定偃。江水憐其勇也。及淮泗之敗。草行露宿。夜聞風聲。鶴唳以爲王師。將至。則涼隴之人。何得而稱勇。可冠勇怯在勢。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則勇人使之以賞。則衆能移人之怯。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勇之與怯。於人何有哉。大都世之危亂。民患失業。與夫兵之消滅者。多聚而爲盜賊。誅之則不可勝誅。且力有所不給。惟因以而招納之。以爲我用。其利有五。以內患一也。以

禦外敵二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田畝三也。強  
猪勇敢者可籍以備行陣四也。以盜賊攻寇讐勝  
則享其功敗則不足惜五也。皆光武用緣林而致  
中興曹操用黃巾而破紹術太宗起晉陽取關中  
以定海內亦多招徠羣盜而用之然非恩足以結  
其心威足以警其氣則用盜賊有五難已嘗放肆  
而欲收其忿戾之心一難也。已嘗虜掠而欲室其  
貪婪之意二難也。易置將帥則懷疑三難也。界之  
部曲則易叛四難也。恩過則驕威勝則怨而反以  
爲患五難也。惟善駁者恩威並用寬猛兼施內得  
其心外得其力使殺敵如殺人取敵如虜掠雖易  
將帥而不疑雖界部曲而不叛與正軍相爲表裏  
而無驕怨之患不幾乎光武太宗曹操之妙術也  
乎哉

○選兵

齊有內政匡合成楚有荆尸郢敖霸奉有銳卒六  
王并魏有武卒大梁強趙爲胡服拓地千里吳越  
車戰主盟中國此兵以選而精也有孫武而官人

可陣有韓信而市人可闢有李抱真而臨敵皆兵  
郭子儀領朔方而一軍皆忠義岳家軍難於撼山  
此兵得將而練也

賊繼光曰方今承平日久編民忘戰卒然選兵兵有  
額數餉有限給切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  
光白行動輕利者是也最宜用鄉野老實之人黑太  
粗壯辛苦手面皮肉堅實有土作之色畏官府法度  
易於訓伏今專取豐偉或取力大或取武藝或取伶  
俐不思苟無膽氣豐偉不便疾趨武藝或至倉皇伶  
俐或至規避惟膽氣之蘊蓄必有精神透露而相法  
尤忌灰囚之形重福氣之相此盡選人之法矣  
又曰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時一日  
內了當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  
何則新集鄉民不知法度惟聽熟人之言倏起投兵  
之思則一時慄不入選威嚴之臨或有人恐以禍  
候生畏悔之念便又要回家謀此時既未受約束又  
未食錢糧不惟無所繫抑且無所畏日選日更其  
可定矣



又曰選兵既得其道矣其法不過相貌精健而四十上下皆健也二十以上皆健也所用之器必長短相雜刺衛兼合而我之選士者無分辦一槩給之則如藤牌宜於少壯便健狼筈長牌宜於健大雄偉長鎗短兵宜於精敏有殺氣之人皆當因其才力為授習苟一槩給之則年近四旬筋力已成豈能以圓徑二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追息以蔽堂堂七尺之軀伸縮進退神出鬼沒以縱橫於鋒鏑間耶昔狼筈長牌等授之以少年健兒則筋力未成豈能負大執重

老成成立於前行以為三軍之領袖翼蔽也又曰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於場肆雖閒居坐聽婦戲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氣性活潑而不至於謹謹散野或勉而冗之或勞而息之又必須收其放心欲使之秉與兢業而不至於懈若不振故夫為將之道使人樂成而惡生是拂人之情矣蓋必有生道有手其間令人悉知而不至於歎也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為恩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為威兵之勝負

者氣也氣無營盈勝則洩而敗則餒能治氣則膏肓矣

迂菴子曰古謂兵練者愈強愈戰兵不練者愈弱愈驕練而戰如人家子弟稟父兄之訓肅肅雍雍東西南北惟命不則為驕子而已矣夫驕子未有不敗家者也今日之事棘矣兵以戰為選將以食為練不至無兵不已試壽急看則合土著而訓練之似無別笑夫練土著則人皆可用家自為守急則為兵緩則為農聚散之間兩有歸着此李抱真

神世衡所以稱雄於唐宋耳余有能如李神二公猶土著而應賞敘射天下無不精之兵矣

○八陣圖說

嘗觀握機經馬隆贊即魚腹圖八陣畫隊陣地軸十二居中天衛八隊居前又八隊居後天前衛四隊居右地前衛六隊次之天後衛四隊居左地後衛六隊次之風八隊居四維雲八隊居四角此天地風雲四陣為四正也天地前衛為虎翼居右天地後衛為龍居左又風變為蛇蟠雲變為鳥翔此龍虎鳥蛇四

陣爲四奇也。然八陣中有握機之數，寓於地輔，共爲九陣，卽九夫爲井之制也。八陣外有遊軍或警其左或警其右，或分爲疑兵，或設爲伏兵，或絕敵糧道，或邀敵入，或夜擊敵營，或尾擊敵後，或軍行未止，營舍未定，行列未正，必先巡警八面，斷敵來道，以防卒然之衝突。皆臨時別變，錯綜八陣而用之，卽井田有溝洫爲之經緯者也。此法古人所未言，然其效則起於參天兩地兩地之數衍而爲四，爲八，參天之數衍而爲六，爲十二，合之爲六十四，總之八十八，其部隊則有戰前隊，迎敵有正隊，更化有奇隊。若非奇隊，則正隊不能以更化，又有駐隊，自固有輔隊爲駐隊之衛，有殿隊爲駐隊之後拒，若非殿隊，輔隊則駐隊不能自固。要之隊間容隊，陣間容陣，隅落勾連，曲部相對，四面八向，隨感而應，嘗以遞而致勞，以實而擊虛，其法可謂密矣。近年諸將併與陣法而失之，乃謂古與今異，戰則戰耳矣。以陣爲易，不思陣法果何從而起乎？衆則易亂，亂則易潰，於是隊伍之法生焉。苟謂陣法無以用之，則三軍之衆若何而布列，是以士卒

自古其地而布列無法也，使士卒自占其地，則隊伍必然紛亂而不整，布列無法，則勢如風痺，左右不能相顧，首尾不能相應，豈是奇正生生之妙行陣無奇正隊伍不整治，皆必敗之道也。項羽二十八騎猶有陣法，分爲四隊，四面馳下，期山東爲一處，況兵計十萬，豈可無陣法？自黃帝迄本朝，皆用陣法，豈今一旦獨不可用乎？迂菴子曰：歷考兵戰用陣法而勝者多，不用陣法而勝者少，凡不用陣法而勝者皆出於彼此浪戰，均無法制，其間有以勇而遇弱，以衆而遇寡，以治而遇亂，以和睦而遇怨離耳，烏可執一廢百，指其倖者以爲嘗哉？丘文莊有曰：時勢不同而勢不一，地之險易，卒之多寡，敵之強弱，知愚勇怯，多不同，陣法未必一一可用，但用之雖在乎應機習之，則在乎有數譬之學矣。然局面雖不可預料而行動機變則不可不預知也。凡軍行止布宿，皆以方正爲體，其法用三十五隊，合爲一陣，以十五爲戰隊，十爲駐隊，四爲電擊，三爲中

軍三爲殿後及左右踵中軍居中電擊若四路戰隊  
居前駐隊次之殿及左右踵又次之其形勢如臂  
足互爲羽翼故能相救而無孤守之患也

凡兩軍相迎在百步外戰隊整肅電擊先出乘敵未  
定攻弱搗虛或擊其左或擊其右倏忽往來迅速如  
電利則大軍繼進不利則退居四隅

有電擊破敵有戰隊應敵又有駐隊代損則我軍營  
逸而彼軍營勞我士嘗飽而彼士嘗餒我氣嘗足彼  
氣嘗乏此已足以破賊而又置殿後與左右踵何也

康濟語

卷十五

軍政下

三

蓋防敵入分兵驅我後也若敵二而已一則敵必分  
兵襲戰若分兵當前而來則以戰隊爲正兵電擊爲  
奇兵若分兵自後而來則以駐隊爲正兵殿後與左  
右踵迭爲奇兵若分兵自左脇而來則戰隊左脇引  
而向上駐隊右臂引而向下合以圍之中軍三隊便  
爲正兵從中出奇以破之若分兵自右脇而來其戰  
如前法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也八陣戰法大部  
如此每一陣中各有奇正奇正之外又有餘奇餘奇  
兵或用爲伏或用爲襲或用爲躍或用爲疑或用爲種

關敗皆非正隊數俱藏於中軍大將親敵變動臨時  
分遣其法益存於分數此乃武侯秘而不傳者黃帝  
所謂餘奇爲握奇是也

凡布大陣當以十分之三爲奇伏設有萬人則以一  
千五百人爲兩奇一千五百人爲兩伏正陣如身奇  
伏如足三者一體迭相救援八陣則風雲在兩旁即  
兩奇遊軍在陣後即兩伏也裴子野有揚奇備伏四  
軍皆奇兵分而爲八逐便而居大約揚以設疑奇以  
續戰備以補缺伏以設覆然亦不出奇伏二軍也

康濟語

卷十五

軍政下

四

大都先王之兵不過不列行陣以教聲容號令而  
已不教以分合變化之節也其防微杜漸如此李  
唐之初番漢雜處塞內李靖兼領其將卒不得不  
姑設爲詭道以愚其耳目乃創而爲六花陣一以  
爲營五以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教開一陣各五  
變凡二十五陣而止雖教之分合變化之節特爲  
花步耳至於臨敵無所用之臨敵之時相視地形  
或丘陵阪谷平陸斥澤之不同或高下險易廣狹  
或生支背之不同而因以制夫步騎多寡疎密輕

重分合奇正之所宜而已非真有方圓曲直銳之地形方圓曲直銳之陣勢也黃帝之陣前後左右中五軍分五方而布之號爲五行者乃俗人不知其理而加之名耳黃帝未嘗有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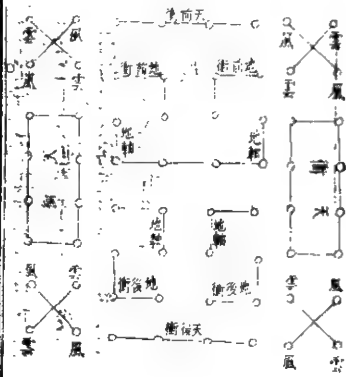
○武侯八陣圖附後

廉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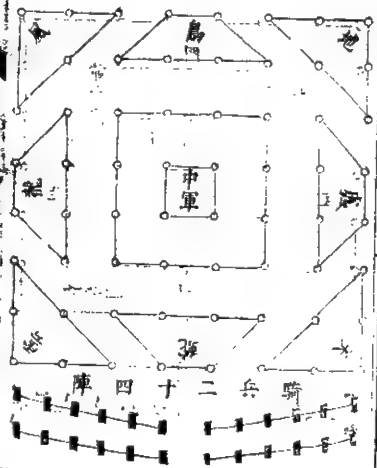
卷之五 軍政下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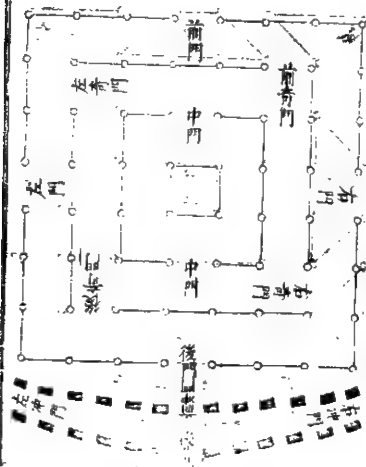
武侯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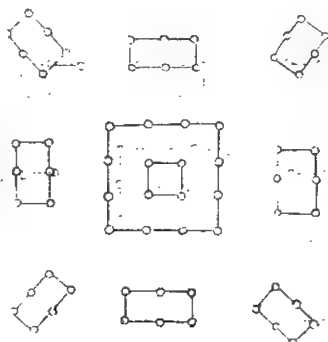
武侯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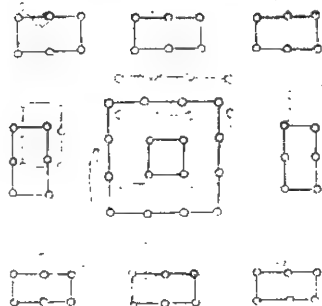
武侯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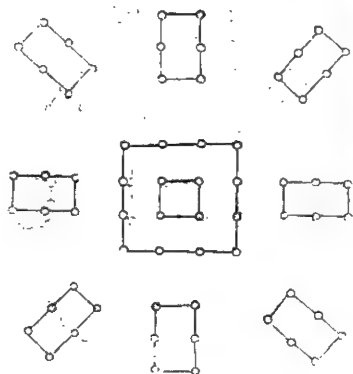
武侯曲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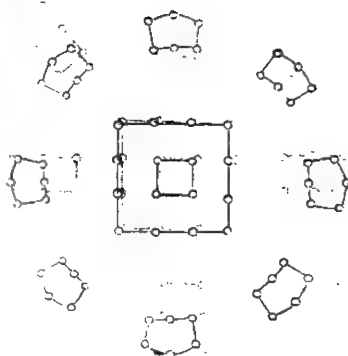
武侯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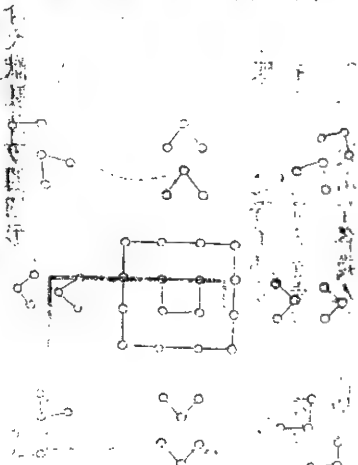
武侯直陣圖



武侯圓陣圖



武侯鏡陣圖



俞大猷駐陣方圖圖形



此為駐陣於曠蕩之野不外方圓二形或因地勢不便為曲為直為銳則在隨時演布也若夫重疊六層多寡懸殊大小隊各幾人則又在酌量我兵

衆寡之數隨時演布而各如其號安得以一團為隊一畫為行先聲之氣亟期故今只具方圓二形不用圈點為數者要以活心活法聖於人者也夫陣者定也古人制陣難有定聞其中要妙之法惟在乎變與相應首尾相救陣隊相容形名相別立宜舉古人可用之法按而行之可也若穿鑿附會強執一圖謂是取應永制勝恐徒讀父書以誤國事者與不獨趙括一人而已

俞大猷駐陣三疊勢圖



右二形不同而數皆用伍乃見敵之時於駐陣之中發其精銳以接戰者其發敵在五百步或一千

步之外則鼓聲和均徐徐而行各以後隊之兵行  
出前隊之前而止者謂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  
焉是也及敵至五十步或一百步之間則鼓聲奮  
急踴躍前衝各以後隊之兵衝出前隊之前而止  
書謂不愆於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先合爲正  
後衝爲奇奇復爲正正復爲奇如環之循而不可  
窮如圓石之轉千仞之山而不可禦地窄只用一  
伍寬則用十伍百伍千伍亦齊也地窄只用戰隊  
寬則加以翼隊包隊伏隊應隊亦可也然兵進輕  
退重進易退難焉奎而退乎如進法各以前隊之  
兵退立於後隊之後更番止齊盡如迎戰之勢乃  
可也隨進退之際不止則不齊不齊則不整敵皆  
得反而乘我止以齊之節以制之千古兵法盡在  
茲乎

○附練兵

嘉靖之季海上中倭制陣威繼光立功台紹間初  
爲陣法有驚奮陣屢用屢效其式詳紀效新書  
其法曰平時用破格之號令施極重之賞罰嚴如

此段微特  
時時可用  
之可見

霜雪以立威信或以教場中行臨陣事或以談笑  
間陳刀斧威其所以佐威信之必行而無他虞者  
或親執湯藥以調下卒或同勞苦以供跋涉雖士  
卒一尺之器亦親經較驗而身先習之爲諸士倡  
夜無終寢之席日無不吐之哺此心無時刻少怠  
雖累勝之卒而馭之更百倍於未勝之先也夫方  
寸之微出入無鄉六少恃其舊氣便有障根以漸  
變去便至不可收拾是故世未嘗無百戰百勝之  
卒惟在我無百戰百勝之心耳及於用兵臨敵則  
去戰期至三日之前先以塘報約之重期厚賞追  
隨賊之動靜圖報賊之地利凡賊一舉動必有報  
凡踰一時辰必有報又至舉戰之日之前則所部  
親兵能卒多至一二百人盡數分遣四布賊之左  
右及或有入賊之腹心者凡賊分合出入多寡向  
往進兵路徑舉皆洞然方以其所得情形或以泥  
塑爲山谷巢穴狀或以硃墨筆圖別分布使各頭  
目了然如素履然後始分路如所議給信票口  
令以進於敵所未陣而恐其遷及陣而恐其殺交

亦得以資其效用

補伍兩軍缺士器不悉錄後及爲再出巡舉八

得之用兵  
必張此  
以制敵  
之師也乃  
至物吳王  
受此又  
法行自近  
之道故曰  
臨所欲用  
之羅赴水  
其猶可

應計等定若無損於營陣然什伍隊哨之法則



虞齊譜

卷十五 軍政下

五

把總居之。設與五方旗一付。高招一付。巡視旗四件。掌號一名。金鼓十二名。初謂銃手自蒙自點放。不惟倉卒遲延。且火繩炮管不及。每將火藥燒發。嘗致管中自亂。且一手托銃。一手點火。點畢且托之。即不中矣。命砲手自聚為伍。四人給砲四管。或專一人擎一人點放。二人專管裝藥。抽換其點火。十人兼傳通。庶無他失。可以成功。但此法只可施於城守。若臨陣。不無人路錯亂。引軍奪氣。邊銃可用此法。為銃還是單人自放。表便。

此法前代  
亦曾行之  
治五兵文  
明自可以  
通曉之矣  
也

如何要  
此水火  
之思之  
也

虞齊譜

卷十五 軍政下

三六

選於無警之日。非選於對壘之秋。一營之內。未嘗盡強。而無弱兵家。亦未嘗棄弱而不用也。其號令。說曰。凡你們的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使看高招。雙燈。如某色旗。豎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攢起。擅動。若旗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只是一味看旗鼓。號令。兵看各營把總的。把總看中軍的。如播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播鼓不住。便往水裏火裏。也要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若金鳴不止。也要依令退。回肯是這等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其對敵。說曰。兵所以敗有三。素無節制。一也。未見敵而先走。二也。既無營壁。可恃人膽先怯。卒皆野戰。即使勝之。不足以當賊。更番終於敗潰。不勝亦無所奔依。故奔北長往。所謂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三也。今部前營已定。如賊來衝。或二三

展禽論

卷一 五 軍政下

主

或五六人我兵俱伏旗息誠。器械俱偃肅不動待彼衝到六七步內亦不動。賊必退去。新益前來如加至百十以上砲手照依對敵次第俱隨牌立於壕畔高土之上。如今打放空者復裝飽者續放放者復裝裝者又發如此則雖終日放砲必無放盡不續之失。弩射手坐於壕土之下亦如令間各准射射者後續亦不歇竭比至去步之內長牌聽賊堵牆而進鎗刀短棍夾牌而入大營相應。金鼓火狙此節制陣戰也。戰間旁擊以發其力游伏以疑其事出奇以乘其窺更番抄處俱在臨時制變將所自出。

又天下夜營說曰兩湖自用兵以來每遇敵晝則空腹圍戰夜則又饑奔二三十里外或人家或入城郭宿歇至曉復合而賊於一夜之內預設奇伏轉移流突我兵及明尋覓賊所行疲氣息又有未戰而已過其賊者有之即不入其伏定失其地利。是以我勞而不及謀賊逸而伏多中為今之計夜營計熟復有炊竈宿飽於野遇敵即與晝夜相持。

不計敵情  
不計地利  
不計人馬

展禽論

卷一 五 軍政下

主

遇倦以奇。遇之遇暗以死。士乘之將見賊欲散掠而畏兵相守不敢分其勢欲聚戰而我有所守具不得與我戰炊竈無所饑竄必矣。犄角上策無出乎此。後開旗土燈籠布單者夜操之具也。布城蒺藜拒馬者立營之壘也。炊鑊等者治營之器也。陳絳曰兩將相敵則賢者勝兩賢將相敵則主之能任賢者勝。范蠡之於伍子胥也田單之於樂毅也白起之於廉頗也王翦之於李牧也韋孝寬之於斛律光也主有任有任也諸葛孔明之於司馬懿皆任也故功不能獨成焉。

○今按唐李靖有曰古之善為將者必能十年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三者威振於敵國一者令行於

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如。盡忠。及。時。輕。利。重。節。者。雖。警。必。賞。犯。法。怠。惰。敗。事。貪。財。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質。直。敦。素。者。雖。重。必。捨。游。辭。巧。說。飾。偽。狡。詐。者。雖。輕。必。戮。害。無。微。而。不。資。強。無。纖。而。不。貶。斯。乃。勸。衆。勸。功。之。要。術。昔。馬。謖。率。敗。諸。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呂。蒙。先。治。而。後。斬。馬。還。犯。麥。曹。公。割。鬚。而。自。刑。兩。揅。辭。留。黃。蓋。詰。問。而。俱。戮。故。知。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愛。勝。其。威。雖。多。必。散。蓋。賞。罰。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教。在。必。當。故。尉。展。濤。詩。

卷十五 軍政下

元

孫子曰。吳起與秦人戰。戰而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乃。怒。而。前。獲。首。而。還。吳。起。斬。之。吏。曰。此。壯。士。也。不。可。斬。吳。子。曰。雖。壯。士。然。不。從。令。者。必。斬。之。故。須。勸。之。以。重。賞。威。之。以。嚴。刑。隨。時。而。與。之。移。因。機。而。與。之。地。可。謂。不。濫。矣。

許洞曰。大將既授命。總專征之柄。宿師於野。畢而下。令焉。

一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低不伏。此謂。特軍如是者斬。

一呼名不應。召之不到。往返愆期。動違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

一夜傳刁斗。急而不振。更籌半度。聲號不明。此謂。怠軍如是者斬。

一多出怨言。怨其不賞。主將所用。屈強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

一楊聲笑語。若無主將。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

展濤詩

卷一 五 軍政下

辛

一。所。學。器。械。弓。弩。絕。絃。箭。無。羽。鐵。鉞。鐵。鎗。鐵。旗。鐵。鼓。此。謂。欺。軍。如。是。者。斬。

一。妖。言。詭。詞。撰。造。鬼。神。假。憑。夢。寐。以。流。邪。說。惑。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

一。奸。舌。利。嘴。鬬。是。摺。非。構。怨。吏。士。令。其。不。協。此。謂。謗。軍。如。是。者。斬。

一。所。到。之。地。凌。侮。良。民。逼。勒。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

一。竊。人。財。貨。以。爲。己。利。奪。人。首。級。以。爲。己。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

一將軍聚謀。遍帳囑垣。竊聽事情。此謂探軍。如是者斬。

一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啓於外。使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

一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俯首。而有難色。此謂狠軍。如是者斬。

一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言語喧譁。不馴禁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

一託飾詭辭。以避艱難。甚或佯死。因而遂趣。此謂詐軍。如是者斬。

一主掌財帛給賞之際。阿私所親。吏士結怨。此謂黨軍。如是者斬。

一觀寇不審。按寇不詳。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謂誤軍。如是者斬。

一營壁之間。既非徧勞。無故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

此今既立。吏士有犯之者。大將論諸將曰。某罪當斬。推出斬之。隨傳告諸吏士曰。某犯某罪。與諸將

虞漢書

卷十五

五

孫子曰勇  
怯勇也  
而無  
怯是也

議當斬。已處新訖。汝等宜觀此。為戒。是大將以禮行罰。士卒無冤。衆心知懼矣。是以呂蒙涕泣而斬。鄉人。復直立表。而誅莊賈。此皆先遵法令。後收功名者也。可見軍法無貴賤之差。要在賞罰當而號令明。故士多樂於勇敢。雖殺之亦不怨也。

○料敵  
宋李綱有曰。善用兵者。以料敵為巧。非策料其強弱虛實而已。能料敵之情。而樂必至於此。斯為巧矣。

虞漢書

卷十五

五

孫臏為齊救趙。引兵以趨大梁。知魏數輕齊也。故滅魏。以誘之。魏將龐涓果棄大軍。與輕銳倍日並行。遂賔。又能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伏萬弩夾道。期見火俱發。而破魏軍。遂殺龐涓。

韓信擊趙。引軍東下井陘。知趙軍未見大將軍旗鼓。未肯戰也。故使萬人先行。背水陣。而棄旗鼓。趙水上軍。以誘之。趙軍果爭漢旗鼓。逐信。又能度其空壁。遂利。先出奇兵。馳入趙壁。拔趙旗幟。立漢赤幟。而破趙軍。遂斬成安君泚水上。

寇恂之降高峻李光弼逐史思明已載才識卷中茲不復贅蓋料敵若四君可謂巧矣惟料敵之巧如此故足以立奇功若兩軍相持不能料其強弱虛實而欲能制勝者未之聞也

### ○採按

北征錄云兵家之有採按猶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則為廢人採按不設則為廢軍故杜預設絳白之旗而見敵有辨馬成設烟火之隊而事皆預知趙充國之破先零得高山遠望之便呂蒙之襲關羽得

### 卷十五 陣戰下

三

縛也疾之計渾越之計義武因邊備不設故漢入賊境而敗其師李愬之入蔡州乘疾更不知故直入賊營而擒元濟彼有賊至帳中軍吏未覺賊至帳內箭鼓未絕者皆諱採按不明也今廟堂惡聞邊備將師不買間諜無事而修邊防則謂之引惹邊事有事而論形勢則謂之漏泄兵機所謂夾山之張合肥之魏磨盤之王正陽之邊塗山之石花廳之解安豐之倪小王衛之張蘆塘之朱桐才之周九里關之胡石門之王桐柏之吳界山之江故家遺俗世相傳襲其所

有光二卷  
以戰陣  
之說亦可

可於一洗  
之弊也

為子弟非過淮盜馬則越漢運鹽其所謂牙爪非私販銅鐵則私通淮貨淮河之地如其室家商號之間即其堂閭紹興年間如張劉諸臣皆廣行招致以備緩急近年以來諸將例皆庸懦不材之士上自宣召三司帥臣下而江上諸軍將帥未聞有一人能搜訪間諜收拾遺逸以資聽聞者甚至邊城不嚴邊備不設無賞資以維人心無金帛以壯士氣得事者無功誤事者無罪士不出境懷不入賊肝胎山陽之於運海安豐花廳之於壽春桐柏唐城之於襄信招信濠

### 卷十五 軍政下

四

### ○規敵

李靖曰凡是賊徒奸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匿山原窺其聲聽其跡或刻為獸足而印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

傾耳以遠聽。竦目以遠視。專志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寇來之遲速。故烟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爵賞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我必有其備。敵之去就。我必測其微。又必須先覘敵國道遠近。涉山川。路各險阨。城邑大小。溝渠溪澗。畜積多少。豪杰姓名。審而知之。用兵之要也。

按許洞云。敵使來。目數動。色數異。而言肆者。刺客也。敵未困而請和者。謀也。敵卑辭厚幣者。驕我也。

原濟語

卷十五 軍政下

五

使雖頻來而為寇不止者。侮我也。厚貨啗我左右者。欲搆我密謀也。使來言語便利。欲兩國休解者。將掩我不備也。使言屈強者。欺我也。敵有此七者。宜細詳之。將為刺者。挾之。謀者。反其。謀驕者。反其。驕衛者。凌之。構者。示之。掩其不備者。復之。欺者。誅之。望使者。不可久。久則知我微。不如殺之。觀此。則覬敵為兵之本也。

（初地）

武經曰。詳諸兵書。安營之法。和視地形。各有所宜。令

原濟語

卷十五 軍政下

五

大河之北。至於石北。平千餘里。三關南北。幽燕恩。之。間。地。平。如。掌。頓。軍。置。營。方。圓。自。取。其。便。惟。溪。溝。高。壘。大。車。為。固。今。西。北。銀。夏。麟。府。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地。接。隴。蜀。南。北。數。千。里。地。無。百。里。之。平。置。營。多。在。廣。原。大。隴。高。坂。之。地。或。尖。斜。或。屈。曲。或。披。大。山。或。臨。溪。澗。就。其。地。形。坡。坂。遞。互。相。掩。人。馬。咫。尺。不。相。見。可。以。登。高。視。之。遠。見。人。馬。易。為。設。備。今。二。廣。之。地。自。荆。湖。之。南。桂。嶺。至。邕。廣。之。地。山。水。重。複。雖。有。平。原。盡。為。水。田。少。有。平。陸。江。山。雖。固。安。營。亦。多。占。高。原。平。曠。之。地。可。以。固。守。近。者。儼。智。高。亦。使。丁。壯。沿。山。穿。道。中。夜。研。亂。營。寨。潰。散。人。馬。又。西。南。巴。蜀。之。界。地。接。蠻。夷。昔。樊。韓。雲。書。云。高。山。峭。壁。萬。仞。連。天。溪。澗。有。底。莫。測。其。原。昔。武。侯。屯。兵。舊。迹。亦。隨。岩。穴。礪。道。屈。曲。坡。坂。之。中。凡。置。營。陣。之。法。但。求。其。地。形。穩。便。臨。時。相。度。人。馬。多。寡。有。無。出。入。通。糧。之。路。四。面。無。高。岡。大。隴。視。下。之。勢。者。可。置。營。寨。亦。不。離。九。地。之。法。也。意。欲。揚。威。示。人。則。虛。列。廣。張。旗。幟。勢。弱。減。竈。以。旗。伏。戈。詳。在。主。將。目。視。心。生。隨。四。方。山。川。水。陸。形。勢。應。時。之。變。也。

康濟詩

卷十五

軍政下

五

許洞曰古法曰散地無戰散地者境內地土也士卒顧家其意未專不可戰也輕地則止入敵地淺士卒意未堅不可以進敵當自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山谷隘險之口以弱勝強以少擊衆之地也交地則無絕俱可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絕之衢地則合交有路往來我可以結交於諸侯也重地則掠深入敵境士卒意已堅固可以掠取財物圍地則謀士卒困於險隘關則兵弱持久則糧食之絕則當用謀以免難死地則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糧食之絕進退守備皆無所利當此只得死戰也此八者古人用八地之法若地協於用則用之不協於用則反之反之謂何若敵衆深入吾境城壁不完芻糧寡少守且不利詎可以散地而不戰乎在我當以必戰爲約怯還示以必死擒獲示以必賞立令告諸吏士將軍之際後顧者斬之臨敵而身不定日數移者斬之有憂色者輭寒者相示而動目者遺器械者金鼓不應節者皆斬之獲一首級者亦厚賞之如是則有散地之用矣

康濟詩

卷十五

軍政下

五

入敵地尚淺險則據而挑夷則守慮士卒心不嘗固擇左右前後皆險絕無生路肅部伍嚴節制使人入欲自戰如是則有輕地之用矣山谷險隘敵人先得以撿撿我勢我當屯師爲大營廣陣務攻其露其氣養狀如不密俾敵見之欲敵備在前陰出精銳敢攻者循間道或扼其糧運或搗絕其後凡間道必多險阻或有巖岸峭壁之地則爲懸梯竹索以陟降之或有深澗絕澗則爲木桶壘在渡之敵覺內挑則自營陣中出精兵爲應內外夾攻有爭地之用矣道路相錯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利設伏進戰佯北俟逐北過半則舉號發伏衝擊之反佯北之師以應有交地之用矣頓泊之地逕達四面當選腹心勁勇者各將步騎以扼四衝人數隨多少使之雖無交應有衝地之用矣致兵敵境凡屬守備者順時安之否則夷之資食所獲必付吏士內以悅師人外絕敵所恃豈直突

人然後用掠乎如是則用掠非止重地之用矣。大兵將動先料其強弱觀其雲氣察地勢順逆人心向背而後舉焉兵法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故得失之道利在先知謀勝於未勝機失於未失者善也有成地之圖始謀於軍者必有後機之圖矣設能反後機而達先知必無闕地之患矣

高山大澤險阻峭壁沮洳谿運斷無可生近此乃知士用謀之利也當出其不意以衝寇敵而後擊

康濟譜

卷十五 軍法下

元

之出奇奔衝或利用騷馬蹇牛如田單揚班之類是也或候夜昏詐為號直奔衝敵師混服飾軍伍使不辨認之類是也如此夾戰以為期苟敵兵益壯我後不繼李陵有攻折矢盡之困矣戰極力弊當自阻陷竭智用謀萬變不極則無成地之憂矣孫子有曰兵貴設變倘臨敵不能以變用兵雖得利無益也

北正錄曰爭山不得上則利在趙而不在秦爭水不得渡則利在漢而不在楚兩軍相遇不據地利以抗

二條皆理勢之說也

之詎能扼於倉卒哉此據地之利有三不可不知

一曰據山謂三軍遇敵既無城邑又無溝壘近便有山不拘高低急遽以為險靜以待敵登高望遠可見虛實而施吾破賊之謀發石斷木可避鋒銳而扼其逼我之勢

二曰據水謂三軍遇敵無可依退無可保近便有水不拘淺深急遽以為險靜以待敵敵淺則伺其半渡而擊其濟薄之師繞過賊營眾以疾而擊其背水者驍三軍遇敵無山可依

康濟譜

卷十五 軍法下

四

三曰據林謂三軍遇敵既無山阜可依復無川澤可據近有林木掩映急遽以待敵敵將而愚則依林設伏而敵不及備敵將而智則緣林發矢而敵不可入林據則畏焚而敵兵不敢搜林密則畏絆而敵騎不敢逼然後張翼偽退而反擊之是謂之急遽也

○賞

兵法曰以賞為表以法為裏又曰今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統軍領眾賞不明則士卒不盡功



罰不嚴。則士卒不整齊。故曰賞爲陽。罰爲陰。賞罰  
平。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寒暑不差。寒暑不差。則萬  
物得時。軍賞在上下。和上下。和則三軍如一。三軍  
如一。遇戰。齊心齊心。則必勝。故孫武獲其賞。問明  
則威加敵國也。至我朝。其賞之  
明陞賞功。次軍職官有功。查勘明白。造冊到部。當陞  
賞者。各昭立功。他方則例具奏。陞賞其論功。以剿  
殺北虜。爲首。遼東。爲直次。西番。及苗蠻。又次之。  
內地。及賊。又次之。其捕盜。并緝獲。妖言。亦有陞賞

康熙十五年

之例。附見於後。

洪武十九年。令從征官。沒於陣所者。子孫襲職。陞一  
等。三十九年。令各衛指揮千戶。獲倭船一艘。  
及賊者。陞二級。賞銀伍拾兩。鈔五拾錠。在船軍士。  
生擒殺獲。倭賊三。及者。賞銀五拾兩。陸地交戰。生  
擒殺獲。六人者。賞銀貳拾兩。三十五年。令官軍  
討敵之際。能立奇功者。陞二級。頭功陞一級。次功  
不陞。

永樂四年。令一家陣亡二三人者。陞一級。

宣德九年。定南方殺蠻賊例。凡斬賊首三顆以上。及  
斬獲首賊者。俱陞一級。斬首二顆。俘獲二人。斬從  
賊首一顆以上。及目兵兵款有功者。俱加賞。不陞。  
景泰元年。令馬邑等處。當先殺賊者。百戶所鎮撫。以  
上。陞署職一級。總旗以下。陞實授一級。不賞。軍職  
合人有冠帶者。陞實授百戶。無者。陞所鎮撫。文職  
合人。陞其所領撫義男。餘丁人等。不分有無冠帶。  
俱陞小旗。有不願加陞給賞。其南方金沙江等處。  
頭功四大三次。及衝冒瘴毒亡者。陞一級。陣亡者。

卷十五

陞

陞二級。人二年。令從東官軍二次。當先斬獲賊首  
馬匹者。陞二級。加賞。被傷及戰而死者。陞一級。陣  
亡。陞二級。俱給賞一次。斬獲者。陞一級。不賞。  
三年。令貴州香爐山等處。獲功九次至十七次者。  
陞一級。內百戶所鎮撫以上。殺獲三名。額者。陞實  
授不及數者。陞署職。四年。令父在而子孫隨軍  
陣亡。別無應繼者。陞其父三級。五年。令自己獲  
功該陞而同籍親人。有陣亡無嗣者。許併其功於  
兄存之人。通論陞賞。六年。令浙江福建殺賊官

軍獲功五次至七次者陞士級。不賞。民快人等冠帶本身陣亡者與其子冠帶仍給賞一次至四次。給賞不陞。

天順元年秦陝西殺虜領軍官并敵退劫營達賊當先敗及擒斬賊級爲首并陣亡者俱陞七級給賞。其力向前并生擒斬獲爲從者給賞不陞。其南方誘獲苗蠻僞王侯殺賊三十五次至三十九次斬首三顆擒賊首一二名及陣亡者陞一級給賞。十王次至十五次斬首五顆者陞二級不賞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次斬首不及數及陣亡主官人等俱加賞不陞。凡土官有功無陞例。六年令擒斬達賊七名顆爲首陞一級不賞爲從及傷故者給賞不陞。七年令六次先登致敗達賊者陞一級加賞。三次及陣亡者陞二級給賞。齊力策應者陞給賞不陞。

成化二年參官軍安報功次員受陞賞者事發革去。仍降原職役二級調備差操。四年令四川平山都掌官軍擒斬八名顆以上及俘獲男女者陞二

等去男  
亦要  
不無  
詐之

級加賞。七名顆以下有俘獲或陣亡者陞一級。賞五名顆以下有俘獲陞一級不賞。三名顆以下及土官擒斬四名顆以上與陣亡主兵俱加賞不陞。六年今夜不放出境哨探被賊殺或者陞賞。依陣亡例。去馬疋免追。

十四年申明陞賞功次。  
甘肅寧夏陝西延綏偏頭關大同宣府山海關一帶虜賊一人擒斬一名顆陞一級至三名顆陞二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署職爲從及

四名顆以上俱給賞。  
一遼東女直一人擒斬二名顆陞一級至六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自七名顆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不陞。  
二陝西甘肅四川貴州湖廣兩廣番賊苗蠻一人擒斬三名顆陞一級至九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自十名顆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  
三內地反賊一人擒斬六名顆陞一級至十八名

斬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初男婦女自十九名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

其功次須驗不係一日一處者方如前例。若係一日一處之數止擬一級。其餘給賞陣亡官軍與哨探被殺夜不收人等俱陞一級。

一陣前刀箭重傷者陞署職一級。當前次數多者分別等第加賞無傷而當先數多者止給賞有輕傷者亦加賞。

一俘獲賊屬人口舊獲頭高器械并齊力助陣者

量賞人口就給俘獲原主

康濟譜 卷十五 軍政下 陞

一把總領軍官所部五百人擒斬達賊五名類陞一級每五名加一級所部一千人者十名類陞一級每十名加一級俱至三級而止二級實授一級署職若係都指揮使以上止陞署職二級其餘加賞別種賊寇推類而行已陞之外功次不及數者給賞

一陣前當先歿後斬將奪旗擒斬賊首等項奇功臨時奏議陞賞

一土官功次各照前項地方則例陞散官至三級而止其餘功次與土人俱厚賞不陞不報捷官舍人等以擒斬虜賊多寡為等第七十名類以上賞

衣服一套九十五名類以上賞鈔二千貫陞一級一百十名類以上賞衣服一套陞試所鎮撫別種賊寇遇加女直三倍土賊前變六倍番賊十倍

一軍人有功陞二級至小旗舍人陞一級至冠帶小旗小旗陞一級至總旗冠帶小旗陞一級至冠帶總旗總旗陞一級至試百戶冠帶總旗陞一級

康濟譜 卷十五 軍政下 陞

至實授百戶試所鎮撫陞一級至實授所鎮撫實授所鎮撫陞一級至實授百戶百戶陞副千戶副千戶陞正千戶正千戶陞指揮僉事僉事陞指揮同知同知陞指揮使該陞都指揮都督者類推而行其軍人舍人至小旗小旗至總旗舍人至試所鎮撫總旗至試百戶俱無署職惟百戶以上聽以次署陞其署職至實授亦作一級有緣事該降節以此為則通降

一官軍人等爭奪擒斬功次者不許紀錄

前次通功  
三三官  
光緒中  
光緒

一詐冒功次者。勘問降一級功次不准。  
一出師監督總兵等官。并鎮守總兵巡撫紀功。供  
給等官。班師之日。部照功次冊具奏。駐賞。凡違  
年功次不許奏。揭

弘治元年令領兵守。不得自報功次。所部旗軍

此水不  
以計不  
以計不  
以計不

斬獲不及五名。類者領軍官不准陞賞。十三年  
奏准跟隨內臣將官頭目不分有無職役者。非奏  
帶不許報功。果係奏帶獲功。該陞職役只合註於  
本管衙門。不許希求註於錦衣衛。違者該陞職役

康濟譜

卷十五 軍政下 罕

但革罷扶同勘報者。參究治罪。

一凡臨陣報有斬獲賊級者。紀功官從公審驗。若  
用錢買者。賣者俱問罪。係官旗就在本衛。係軍發  
邊衛民并軍丁人等發附近俱充軍。若虜寇犯邊  
官兵明知被虜人口遺棄在彼。因而妄殺冒作賊  
殺者。與殺平人者一體論斷。

一凡擅殺平人報功。其本管將官頭目失於鈐吏  
者。問罪。量其所殺多寡。輕則降級調衛。重則罷職  
充軍。俱奏請。

功部  
詳按  
定為  
然陳  
行而  
難矣

一將士得功主將即時討定。明具姓名申奏。不得  
以隨身牙隊親識。接換有功人姓名。致抑壓先鋒  
遠按及臨陣効命之人。如士卒勤有功狀。為人移  
易抑壓者。許經隨處官司自言。

一申得功將士使臣及奪到軍資器械。并戰時月  
日戰處。去州縣遠近。仍具訴預等姓名。聞奏。亦須  
文字簡述。不得淹滯。  
一定將士戰傷內。臨陣者如背後傷中。不在賞例。  
若深入殺賊。研營陷陣。雖傷中在背後。不緣退怯。

康濟譜

卷十五 軍政下

吳

亦與賞

一應隨軍賞賜錢帛袍帶等約數。將署備軍前合  
要。即時支給。外若將士得功應賜者。並主將先給  
印紙。開坐色件付身。其印紙不得臨陣對壘。給散  
別致喧擾。軍回日所在州軍疾速申請。若有違約  
束者斬。

○罰

夫三軍之衆。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此賞  
罰之所以設也。明將知其然。故彰利示害。以曉衆。

信賞必罰以勸功及對陣交和咸見斧鉞爵祿之具在則士卒雖欲勿戰亦不可得也故使拔者勇儒者決進無倖生遇有必死焉昔戰國時秦人兵力最雄蓋能赦者銳士令之以慶賞齊之以刑罰凡民欲要利於上者非闕無繇其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五甲首而謀伍家以此爲賞民無不勉也若軍大戰而大將失吏自五百名已上不能夾隊皆當斬大將左右吏卒軍者皆斬士卒有軍功者奪無軍功者戍三年歲爲伍五十人爲行戰而亡其伍同五人聲功無功者亦戍三歲以此爲罰民無不恐也所以四世有勝衝擊六國六國莫敢抗之非幸也有術教然也是以善用兵者誅大以爲威賞小以爲勸刑主極而不避責重賞下通而不遺屬屢誅戮士卒而萬衆畏勸者用此道也水樂十二年冬凡有營之時遇有戰馬衣服器械不同者未卸器械相同而喝問答號不同者皆卽擒之未降虜賊所縛臥耳對敵分毫不許侵犯卽時

率報上

凡隊伍已定不許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違者重罪如臨陣混戰失其本隊插入別隊者不拘凡對敵之際一隊觀看一隊有不齊力進前者戰勝之後許連隊之人首告治以重罪容情不首者罪同

凡管軍頭目須愛惜軍士軍士聽令不許怠慢如伍中有一人不在小旗報總旗總旗報百戶以次報知總兵官總兵官奏知從征官軍有在逃者斬該管頭目不報者重罪

凡軍士須人馬相應不許以軟弱不堪者插入隊伍如人壯馬弱或馬壯人弱者許弱者以馬與壯者若自己已有馬臨陣之際能借與驍勇者殺賊有功許借馬人分賞不願分者聽其戰馬臨敵許騎無事騎者治罪各管馬驢須愛惜馱載該管時宜點問有故違及將軍器拋失或盜賣者俱重罪凡軍士行糧該管官旗時行照問有過用及遺棄者失該管頭目皆斬

凡軍行及下營之時須入認隊伍不許擅離及離

入別營別隊違者并該管頭目俱重罪  
凡軍中遇夜以各樣大小銅角笛聲爲號不許聲  
音相同答聽號聲識認隊伍不許叫營違者論罪  
但夜間有諠譁者卽問所起之處及左右應聲之  
人與該管頭目皆治以重罪

凡行營須待大營旗纛起行或聽駕前銅角聲各  
營方許起行每日下營量撥步軍或五隊十隊馬  
軍五隊或三四隊步軍披甲馬軍不摘鞍伺候長  
圍及架砲者布列已定方許入營休息有盜入本  
營濟諸

卷十五 軍政下

搜諸物及盜驢馬宰殺并簡括隱藏人遺失物者  
俱斬知情首實者給賞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  
驢馬驛探者卽送該軍轉送大營召人識認如有  
遺失被後哨官軍收獲者收者治以重罪  
凡軍中有病者管隊官軍卽令醫療掌藥料官及  
醫士當加巡視不許勒取財物違者重罪  
正統十四年令每隊伍中立公正掌令官二人務令  
頭目軍士夾生相顧臨陣有進無退若頭目不顧  
軍士先自退怯者掌令官卽斬其首別選頭目代

遇有以後  
斬前卷亦  
同於此隊  
同歸方可  
論罪不爲  
違者論罪

大易以  
之爲印不  
可爲人  
意其時

康濟諸

卷十五 軍政下

至

之若軍士不顧頭目先自退怯者許後隊斬前隊  
准賞功陞賞軍士不勇不進致頭目失陷者斬其  
全隊頭目不勇不進致軍士失陷十人者斬首至  
二十人者斬首不與承襲至三十人及全隊斬首  
籍沒其家凡軍士頭目應斬而有奇功者量與贖  
免其總兵官申令不明不嚴致十隊退怯者罰俸  
一年至三十隊者降二級至五十隊以上罷職全  
軍退怯者斬但降敵者全家斬首籍沒財產行軍  
之際有敢搶擄民財至十貫以上者斬首示衆頭  
目縱容軍士搶掠至十人者罷職充軍二十人以  
上至全隊梟首營門軍士並皆處死軍中及新募  
來之人不知軍法敢有造言惑亂人心阻撓號令  
致壞事機者凌遲處死籍沒其家臨陣在逃及不  
聽總兵號令者斬

成化元年令總兵官出師臨敵軍中有違犯號令者  
聽以軍法從事

凡各營有失火者卽是與賊遞送消息并該管頭  
目俱重罪其每日行營不許在途炊飯違者并本

一、戰時  
一、戰時  
一、戰時

管頭目皆斬。下營掘井，必令人監守，不許作踐。井  
占截自用。

一臨陣井主將命輒離隊先入者斬。

一賊軍去陣尚遠，謂射力不及之地，弓弩亂射者  
斬。

一臨陣聞鼓聲合發弓弩而不發，或雖發而箭不  
盡及拋棄餘箭者斬。

一臨陣弓弩已注箭而回顧者斬。

一將帥士卒臨陣雖稱病者斬。在邊鎮詐有所規

康濟講

卷十五 軍政下

重

免者絞。或副或署以上詐病者奏裁。

一臨陣或在賊境，非應得傳言而輒高聲者斬。非

臨陣在賊境者杖一百。

一下營訖井正門輒出入者斬。

一候候謬說事宜更相托及漏泄者斬。

一將卒有私讐至臨陣以相報復者斬。

一臨陣失馬者斬。或戰馬被傷殺者不坐。即軍員

將弱馬換軍士壯馬者亦斬。鈴轄已下除名決配。

副鄧署已正約取奏裁。

一合戰爭他人所獲首級者斬。若來力殺獲不辨  
主名輒取首級者亦斬。

一逐賊將帥指定遠近處所而輒過者斬。或不及

指定處所者亦斬。

一不戰而降賊者或背國歸賊者父子年十六以

上皆絞。仍沒其家。沒者男子年十五以下及母女

妻祖孫兄弟姊妹資財田宅並沒官。餘凡沒官准

此。

康濟講

卷一五 軍政下

重

者並科違制之罪。

一漏泄軍情或散號漏泄者斬。

一危日會戰或計會軍事後期者斬。計會軍事如

大雨雪及水火力不能赴者不坐。

一軍中非大將令副將下輒出號令及改易旌旗

軍號者斬。若號令未便須令改易者先申人將如

事當機速不及先申其改易實便者不坐。即呼

或吹物涉為號者亦斬。

一排陣已定都監使臣軍員以下輒抽一人一騎

者斬

一會戰或臨賊下寨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鼓不鳴主者及所犯者皆斬敵陣而還者杖一百

一下營誤不如法主者杖一百在賊庭者斬

一背軍走者斬非雷軍臨陣者依前禁軍勅罰

一邊塞有警急及提得賊中事被不取主將節度而擅發者斬若賊已臨境即時須兵馬策應關

報主將遲誤者勿生

普不候關符木契與前令文牒相勘合而輒發兵

康濟諸

者斬得符契不發及亦即發謂出軍臨陣之時若

尋常抽發發者自依常程日限或雖得符契不依

次第及無宣命文牒相副而報發者亦斬

一臨陣先退者斬

一逐隊部被攻危急前後及左右隊部當救不救

因至陷者全隊部皆斬

一失旌鼓旗節者全隊斬或為賊所取者亦全隊

斬

陣定後輒進退亂行者前後左右所列之將聽

便斬

一設奇伏掩襲務應機速發前將先合後將即赴

進退應接乖者斬

一令遠候卓堅不覺賊來者斬

一賊來可出軍而不出者斬

一差換賊軍及入賊境可往而不往更相推托及

回不以實者斬

一有警急不舉烽及見前烽已舉後烽不應者斬

或無警而誤舉烽致警擾城寨及舉烽多少不如

法致誤事者亦斬承誤而應者不坐

一守城不固者本地分及主者皆斬或圍賊城不

固亦斬

一更鋪失候夜巡失號止宿他處者斬

一行軍不赴隊伍犯前後馬者斬

一器仗不預修整發臨陣不堪施用或給受之際

不即言上致臨陣敗事者斬

一部署鈴轄以下商議兵政發在和允即時裁遣違者以違制論若所執顯涉頗重者除名



之總其於  
成功也何

一部署鈴轄等每有行下宜勅文字並具承受日  
時疾速奏報違者以違制論

一出軍在道及緣邊賊寨支請受典級敢賊尅糧  
食草料衣資賞賜者不論多少皆斬

一吏卒與賊私交通或言語書疏者斬沒其家

一主吏役使不平者斬

一不伏差違者斬

一自相竊盜者不計物多少並斬非出軍臨陣自  
從嘗法

康濟諸 卷十五 軍政下 聖  
一巧詐以避征役者斬

一避役自相殘者斬

一將吏受賊狂法及論功定罪故不以實者斬失  
者委主帥量罪斷遣妄張賊數至悞奏陣獲者亦  
斬

一隱欺破賊收獲及灰亡兵士資財者斬

一以強凌弱忿爭鬪酒喧持惡罵或煽搖恐嚇軍  
伍及犯階級於理不順者斬

一賕賂錢物者斬非出軍臨陣自依嘗法

一失去衣甲器械者斬主將見而不收者違制之  
罪及故毀棄軍裝或盜賣器械軍裝而詐稱失去  
者亦斬

一大軍在路遺落器械衣物皆須移在道傍令後  
人收候下營處召主分付如他人妄認及隱匿者  
斬如後來人不收者杖一百

一軍中奔車走馬者斬自指揮使以下並須步入  
營寨違者杖一百營寨謂主帥所在

一貪爭財物資畜而不赴殺賊者斬

康濟諸 卷十五 軍政下 聖  
一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災祥以動  
衆心者斬

一無故警軍叫呼奔走妄言賊至及夜呼驚衆者  
並斬即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亦斬

一軍中有卒收急及失火所在軍人輒叫呼奔走  
者所在官司得斬之若在城守園中亦斬

一放火者斬仍沒其家或遺火燒屋宇軍幕及財  
物積聚通計錢二貫定已正者斬

軍中失火除救火人外餘人皆嚴備若輒離本

食糧作爲  
軍士最易  
犯者宜者  
之謂主將  
以謂明備  
軍士者

職掌部隊等處者斬

一入賊境軍士擅發冢墓焚廬舍殺老幼及婦女

踐禾稼伐樹木者斬如主將有命令踐踐賊地禾

稼伐樹木或焚蕩廬舍者不坐

一軍士雖破敵有功擅掘冢燒舍掠取資財者斬

一姦犯居入婦女及將婦人入營者斬

一賊使入軍非主司輒與語者斬若擒獲敵人

及來降者並領是若帥不得詢問敵中事宜若違

因而漏泄者斬軍中事宜者

康濟諸

卷十五

差

一行管吏卒私議軍中事宜者斬

一行管吏卒受他人賄賂情涉交通者斬親戚供

饋者不坐

一得賊射書吏卒即時封送大將輒開讀者斬如

士卒有親故贈遺書信者領赴主將驗認給付遠

者杖一百

一賊軍棄仗來降而輒殺者斬

一破賊先虜掠或大賊境擅處掠者斬

一破賊後因爭俘虜相傷者斬

一戰罷抽軍須徐緩而行輒走者斬

一違主將一時之令者斬

一軍行下營亂行失伍及獵牧汲飲出表外者杖

一百

一凡見奇禽異獸怪物入營壘及捕獲者當時報

主將不告而輒傳道者杖一百

康濟諸

卷十五

卒

康濟諸兵制卷之十六

松滋 潘游龍

輯

吳縣 金俊明 泰評

國之大事惟兵與農。農有成法而兵多變通。故運用之妙不可窮也。施設之方所可求也。次兵制第十六。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審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凡起徒役毋遺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潘麟長氏曰。按兵制至周而大備矣。鄉遂之民以四起數。一家出一人爲兵。都鄙之民以七起數。十家出一人爲兵。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軍師兵農無彼此也。計候之兵不足而後發。六遂六遂之兵不足而後發。六鄉內外無輕重也。春振旅以蒐。夏芟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因時隙而簡兵也。克商以庸。

蜀平淮以江漢征徐以魯公追貊以韓侯隨地便而出兵也。亦以王畿根本之地。兵役不數發也。至晉惠公作州兵。而一鄉一軍之法壞矣。魯成公作丘甲。而一甸一乘之法壞矣。管仲欲速強齊。乃參其國而伍其鄙。作內政以寄軍。令國內無農國外無兵。而兵農始分矣。無一家不供軍。不瞻甲而民力始竭矣。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八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旅皆命卿。二千有五百。

康濟諸 卷十六 兵制

二

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丘文莊公曰。成周之世。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月之農也。士不待選。皆吾民。將不改置。卽吾吏。居則聯其宗。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仗節之。

士有事則驅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父老子繼無招募之繁而數充自耕自給無募餉之費而食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衛中國外足威四夷制軍之道無以踰此矣

潘麟長氏曰按小司徒之會萬民設爲伍兩卒旅師軍之各考其制伍卽一比也兩卽一閭也卒卽一族也旅卽一黨也師卽一鄉也此皆因農事而定軍令欲其服容相別音容相識恩足相恤義足相救也而又均地以起之則人無貧乏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懦此制既定遇有征伐則起之爲軍族常教閱則作之使趨田役有盜賊則比之使相追捕及閒暇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輪納每正卒之外皆有餘丁以爲之副或隨缺而隨補伍無有空也多則多起數無不足也且大司農之制軍將皆命卿而師族卒兩莫非統之以大夫上中士蓋皆平日鄉州黨族所孚信服從之人也利害之際固足以相成而不

康濟講

卷十六

兵制

三

至於相棄矣此所以爲萬世無弊之軍政與

○兩漢內外兵始末

按高帝時南北軍相制故太尉誅諸呂入北軍而不得南軍猶不敢發兩軍俱不收出征有事以羽檄召郡國之兵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事已則罷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以中尉材官出擊南粵于是分北軍爲八校以中壘領之又悉其權太重故於南軍增羽林期門之軍以相制然八校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於是有養兵之費而京

康濟詩

卷一六

兵制

四

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發及諸徒伍符不整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昭宣以來發軍益邊則南北軍從此出矣及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國有征伐終藉京兵至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羽林虎賁縱騎營士而京兵又衰永建間令郡五人教習戰射又募爲陷陳爲積射爲義從大抵非召兵良法矣至光武之罷都試因西漢韓延壽試士借擬以不遺詠而翟義之討莽李通之助漢皆乘秋試日起兵故也外兵既弱故安帝別

營順帝置塢總爲無拔桓帝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祿而京兵愈弱矣至於興廢之邊卒擊斃林萬里之寇李固亦嘗力爭之矣陳寶欲誅宦官北軍不助大臣而助宦官復助之殺何進後來藉外兵誅內寇而卓忠已成義兵四起羣牧爭政漢遂三分矣

○唐兵始末

唐高祖起衆開大將軍府以三子領之及得兵二十萬始置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折衝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爲軍以車騎統之天下既定更置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初更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六百三十四府兵數多家不同置折衝都尉各一左右果毅各一皆有各號而關內三百六十一皆隸京中十六衛焉所謂府兵也

濟陵長氏曰按府兵之制始於西魏因於隋隋正大備於唐唐之府兵共六百三十四所而關中三百六十二所是居重而馭輕也農隙而教閑則新

唐高祖起衆開大將軍府以三子領之及得兵二十萬始置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折衝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爲軍以車騎統之天下既定更置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初更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六百三十四府兵數多家不同置折衝都尉各一左右果毅各一皆有各號而關內三百六十一皆隸京中十六衛焉所謂府兵也

五

於張說矣

康濟諸

卷十六

六

衡掌其節度有事而調發則郡府驗其符契行京則甲冑自備裝糧自備無養兵之責也罷兵則省歸於朝兵散於府無握兵之重也此李泌所謂經畫得宜杜牧所謂法術最長是也奈何開元而後府兵之籍缺而不備折衝之將久而不遷一變而爲驍騎始於張說則關內有嘗屯之兵而番上之制盡廢再變而爲方鎮始於李林甫則邊塞有長征之兵而番戍之制始廢驍騎廢而有禁軍方鎮強而劫天子終唐之世遂至不振君子不惟不恨

而定之也楊弁之亂朝廷議赦馬元贄爲游說以沮師李德裕曰寧舍劉禪無舍弁也卒擒弁而殲其黨此用甲伸威而定之也陝統之亂李泌請勿授節而領轉運使以行賁佐請屏人言事盡不聽刑一人械五人反側以安是不用甲不伸威而定一之也然能定一軍而不能定天下無救其失也

### ○宋兵制

宋太祖懲累世藩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其分營於外者曰就養本京師兵而使廩食於外者

庚濟詩 卷十六 兵制

七

也邊防要郡之屯守亦遣自京師諸鎮兵亦皆戍更其額有四曰禁兵天子衛兵也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卽征討曰廂兵諸州之鎮兵也壯勇者部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在城戍更然罕於教閱充給使而已曰鄉兵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爲防守曰蕃兵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京兵多既苦供億至太宗時契丹橫其不可制而召募日廣仁宗時招刺復多將驕卒情往托國用故王安石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不

食而不悟籍兵之不必多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民既有養正兵之費又自充保甲之兵益復困踣元祐乃議罷之未幾復行徽宗時保甲兵數至六七十萬不能披甲荷戈女直挾兵僅萬餘長驅潰汴而以勤王至者散爲大盜矣蓋兵多而不精何益於用南渡後募召游手无數而已而復盡民爲兵實不能戰樓船載國以沉於海嗚呼彼謂宋都大梁無形勢之險而其險以兵者真誤宋也哉

### ○本朝兵制

庚濟詩

卷十六 兵制

八

丘文莊公曰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幸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疾蓋元起沙漢兵制簡略不可爲法我

太祖得國之初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即漢之南軍也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即漢之北軍也上十二衛爲親軍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事已則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卽唐府兵之遺意

康濟譜

卷十六

九

會計而食耗繁亦甚矣

太祖制營中軍左右披左右哨名曰五軍蓋兵戰之精兵也然五軍之制有六善焉一軍有變四軍足制一也統御既寡訓練易施三也人自爲將各愛士卒三也彼此相形必爭策厲四也分散盡一行伍不亂五也彼此互援聲勢相倚六也今五軍統而爲二不免偏重矣然而三營亦可以犁庭團營亦可以反駕何哉

○京營兵制考

按嘉靖二十一年上命兵部尚書毛伯溫提督團營軍務伯溫因言振舉戎政必先精擇將領撫綏士卒兵將相恤故法令得行邇聞將官往往剽取軍需以通賄賂士窮且欲驍以禦敵宜其敗矣請勅各邊撫按諸臣嚴行懲罰參遊守備等官洗心滌慮無蹈前弊一切軍需悉以給軍將官絕營求之路則政本清軍士裕衣食之資則士氣倍戎政急務莫先於此從之

尾澤詩

卷十六

十

萬乞募充補下兵部議尚書毛伯溫言今日之事不在足兵在選兵不在生財而在節財若所募匪人不特無益營伍且虛費糧餉臣謂募兵之議暫宜停罷第令見在時加訓練汰其老弱冒替使在營皆可用之兵無坐食之患爲可耳從之

又京營御史沈越疏言夫國衛于兵兵資于食京營之兵所賴以振揚武威控內馭外故轉天下之粟以供之嚴輸輓重費而不辭者所倚其重故也訓練精密則兵威自壯糧費不虛若老弱冒替

之徒雜處行伍虛糜無益豈國家養兵儲用之意哉但今邊地有事團營居重駁輕不可無通融作輿之道

葉臺山氏曰兵政之設易壞難脩其盛也南朝北伐威加方外而其弊也至尺籍空虛大司馬四顧張皇計無所設至厯廟堂宵旰之懷則豈非因循耗蠹之大驗哉蓋明興制兵有五軍營五軍營

變而爲三大營三大營又變而爲團營團營又變而戎政府之名立矣其沿革之繇盛衰之故大槩

康濟譜

卷十六

兵制

上

有可考焉五軍營者高皇帝所定也藉留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有右哨有左腋有右腋而總之曰五軍無事則戒弓馬習技擊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命守分統以出事已而休制至善也文皇帝時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壽等物下三千胡騎立三千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三大營之訓練如高皇帝時而河南山東大寧中部四都司之軍又歲以班操至春秋普練

三大營益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革不試將帥士祿日以廢壞至於正統韓佑益甚京營之兵幾不能受甲此已已之變所繇興焉于肅愍逢多難之秋漢惟良策適於三大營之中拔其驍銳分爲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官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而爲六十四陣纖微委曲咸有條理雖未能盡如祖宗之舊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爲強斯亦有足觀者矣大抵法久則蠹人

康濟譜

卷十六

兵制

上

久則玩以二祖之盡制曲防勢禁形格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以肅愍之忠勤景帝之責任日夜焦勞而僅僅得十萬之師爲國家用亦足以明兵政之易壞而難修已天順初年務反景泰之所爲遂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曰舊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效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萬人京兵八萬益以外兵八萬分兩班隸之期年二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各曰選鋒不任者歸本營



曰老家老家固已孱弱而所謂選鋒者歲久而其失其初供役於私門拊冠於主帥上下相蒙苟歲月無事愈益脆懦斯其與老家何異也庚戌之役虜叩郊關而無能以一矢相加遣都門晝閉燧燧燭天肅皇帝震怒責令廷臣博謀所以強兵禦虜之略諸臣迺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爲神樞統以勳臣督以樞臣巡以臺臣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時而規制爲備上是其議著爲令及今數十年矣其盡弊之端又有甚於曩日者當

康濟諸

卷十六

主

大營時提強超距之士不下三十餘萬一損而爲十萬再損而幾於無兵嘉靖雖復祖制而兵籍存者不能加團營之數又缺額者十之二三挂名投閑買差替役者又十之二三則當時亦已無兵矣況在今日而欲求抗旌揭竿拊石飲羽之夫爲國家用安從出乎此其故難言之矣夫將之於兵若家人父子之相屬也故必休戚相通而後能臂指相使今京營諸將非皆以才見庸素拊循士卒者也多賈人子厚金帛結中官權貴而爲之請託者

耳夫彼既輸財於此不得不取償於彼故有索月錢需膏禮恣意誅求若以爲當然而不可易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數百萬石以贍兵而兵歲出月糧之半以贍將將愈飽而兵愈饑甚有典衣鬻兒而枵腹待命者矣何以振士氣而鼓其銳乎此病在將領之侵奪也夫器不用則敝士不訓則衰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其下操也目不識進退之節手不習擊刺之方相與趨走納喊若角觝拔河起木扛鐵之戲已耳甚者

康濟諸

卷十六

古

扶無弦之弓揮無羽之矢懸無鞘之刀臂明而入未午而出以爲故事若此耳又甚者於下操之日責追賄錢漫無統紀又甚者豪門占役市井窺名冒支經費按牘而求其人皆不可考行伍安得而不消管陣安得而不廢乎此病在操練之寡實也文皇帝集班操之兵蓋強本浚根之大慮非以入衆飾觀爲也嘉靖間率供土木之役番鋪是勞未嘗操戈執銳以從事於戎行弊且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迄於今日因仍已甚領班之將復多貪漁而

主

の叙兵燹

○禁示丘八

六

之衛僕從之衛掌於衆僕守隸之衛掌於司隸官正  
官伯統於太宰虎賁掌於司馬司隸掌於司寇而皆  
聽命於太宰焉當是時也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御  
僕從盡是正人思漢之南軍衛尉主之景帝時  
之袁盎武帝時之東方朔皆以儒生而爲郎官掖後  
乃多用宦者將禁兵矣唐房宦官觀軍容於外何况  
官衛故南司日輕北司日重而橫不可制宋太祖當  
危迫之秋尚不欲親兵力戰而抑宦官致不得宣徽  
使以去後重貫出掌六師宦官肆橫然而親兵反弱

宿衛日少矣。國朝錦衣十二衛皆以世卒承之任也。黜衛皆以功臣子孫腹心之托也。

### ○畿兵

周之畿兵止於六軍。兵則民也。無坐食之費。無管屯之勞。制至善也。漢之畿兵始於青上。猶不勞也。變爲苦屯。爲遠征。兵益疲矣。是以京師單弱。藉州師以除闇宦矣。唐之畿兵初近周制。厥後府兵變爲長從。長從變爲禁軍。是以神策強盛。闇宦弄權。終藉藩鎮之兵以誅之。而晉梁成暴。唐不祚矣。宋之畿兵惟取其多而不知簡練。民疲於養兵矣。後以強者備周。弱者代諸路。京師之兵亦復困頓。虎翼與龍衛皆不能戰而祚不守矣。國朝畿兵左府所屬者留守等八衛。右府所屬者虎賁等五衛。前府所屬者天策等六衛。後府所屬者橫海等六衛。中府所屬者神策等六衛。蓋極盛矣。邇年或調外兵以衛內。則疲於戍。或調內兵以防邊。則失居重之體。皆非計也。謂宜以周家寓兵於農之意。厚撫三輔之民。選其丁壯。於官身耕於野。農隙則訓練之。以數戶而養一兵。

唐書

卷十六

主

不知困而兵不告病。隱然有金湯之勢焉。

### ○民兵

以民爲兵。古之常法也。而在今則爲權宜。周有鄉遂之兵。以備禁衛。有丘甸之兵。以備征伐。鄉遂役重而賦輕。丘甸役輕而賦重。皆寓農於兵也。漢人調兵之法。起田中者爲吏卒。爲衛侍者業農桑。唐人府兵之制。無事則執耒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戰。亦皆民兵。宋初以京兵隸州縣。京兵不足。則以民兵足之。振武保捷。宣義。毅勇。皆兵出於民。而隸之州縣者也。是故禁

唐書

卷十六

主

○郡兵屯兵民兵客兵總論  
國朝以郡邑治編民。以衛所統軍伍。世以田給之者。

爲屯兵月以餉給之者爲戰兵簡士兵之壯者日而備之曰民兵其他方之衆者緩急而用之曰客兵夫田爲豪侵則屯廢矣兵爲私役則籍虛矣游手無藝則廩糜矣然猶不若客兵之患爲尤劇也謹食逆途患一思亂幸禍患二僦居爲姦患三眠食無爲患四思家易滑恃健易動患五故議者與其廩他省之民不若廩土著之衆且豈客兵獨矯健而士兵獨孱弱邪顧教閱者有善不善耳苟監司嚴簡閱之令守今日親閱練之務則廉頗趙卒李牧葉兵不在北而

廉濟請

卷十六

兵制

元

按世廟時倭蹂東南當事者以發兵爲華亭公徐階啓階乃復疏云法當責將士戰而守令守令將士一不利輒坐矣而守令儼然自如及城潰矣將士復坐矣而守令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爲民者百奈何以戰守并責將士也夫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援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

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

迂菴子曰漢法之善民卽兵守令卽將故郡國能制寇唐之府兵猶有井田之遺法自張說變而爲彊騎而兵農始分流爲藩鎮有將士而無守令矣迄宋以來無事則專責守令而將士不講韜鈴之術有事則專責將士而守令不參帷幄之籌是戰與守兩俱虛也徐公此議極盡李世瑁冗之弊

○擇將

晁錯上言兵事曰兵法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繇此觀之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廉濟請

卷十六

兵制

三

按錯所謂擇良將亦未易也欲識而拔之必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警而疎不以罪而廢故管仲射鉤齊桓任之以伯孟明三賊秦穆赦之以勝穰苴發於寒微吳起用於羈旅樂毅之疎張孫武之瓦合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參軍平蜀李勣用於罪累收於降附其類固不一也然則擇將者可以形貌閭閻較量哉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

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始終要領悉備經綸於是觀其計謀較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則當退之于初不宜貽累于其後若謂方略可施則當要之于終不宜掣肘于其間故勞神於選材端拱于委任付受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諸軍諸班必有智勇之人多被管軍臣僚遷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致衰老伏乞專賢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將校長行試以武藝觀其膽略出衆便可遷轉於邊

卷一 六 兵制

主

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賜賞舉主或累賧軍事亦當連坐

歐陽脩曰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長合大隊將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令十裨將而又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三人之技勇乃爲

人之選又於其中擇有智謀者以輔之臣所謂只于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又曰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願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能以非嘗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嘗之效報國

富弼曰臣請近臣及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略堪任將帥者一二入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

卷十六 兵制

主

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既而召置閣下臺典遷擢隨其品位任于邊帥重難之地使其磨礪且以觀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處遺之無疑與夫臨事而命命而不果更相遠矣

張舜民言于哲宗曰自古守邊取將未必專以攻戰爲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故在趙則強秦不敢加兵在漢則鮮卑不敢南牧者此豈皆戰之功其間堅精神有以服衆者也然必素養乃可至此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純絀括節備時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雲

此後服人  
計在精神  
此至其論  
西祖家  
中未及

培之植之以充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惟其先  
幾有備之實故能免倉卒不及之患。

蘇軾曰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  
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  
夫既以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  
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  
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  
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  
治兵子玉釐兵于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薦買

尺錄詳

卷十六

三

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  
而猶足以取信於閭閻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  
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  
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  
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  
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  
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  
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

岳飛以馬喻將對高宗曰臣有二馬日啖藿豆數十  
飲果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  
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襁褓甲不怠不  
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  
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食不過數升而  
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數踴躍疾驅甫百里力  
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弩鈍之  
才也

○任將

康濟詩

卷十六

古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  
危實在將軍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  
鑽靈龜事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  
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  
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地者將軍制之見  
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  
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身獨而違  
衆勿以辨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  
必同如此士衆必盡厥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

聞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  
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  
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  
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繇將出  
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敵于前無  
君于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  
若馳騫兵不血刃而敵服戰勝於外功名於內吏還  
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

陸贄言於德宗曰貞元邊事去就多出宸衷選置戎  
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  
令分關責成之意廢死綏任咎之志衰若所置將帥  
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所意乎平兒靖難  
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軍相待事機之來間不容  
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  
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  
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  
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厲驛書上聞旬月方報  
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饒者以無詔不肯出師

此方全通  
以敵朝廷  
此方全通  
此方全通

逗留之間寇已奔還托於救援未至幸皆閉壁自全  
牧馬屯牛鞠爲椎剽嗇夫樵婦整作俘囚雖詔諸鎮  
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肯遞遞賊既縱掠  
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敗則減百而爲一其招獲  
則張百而爲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其罪累  
陛下又以爲大權繇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  
失於遲制矣

王鑒論重將權嚴法令曰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  
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二今邊方之軍者  
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二今邊方之軍者  
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二今邊方之軍者

陸贄言於德宗曰貞元邊事去就多出宸衷選置戎  
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  
令分關責成之意廢死綏任咎之志衰若所置將帥  
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所意乎平兒靖難  
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軍相待事機之來間不容  
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  
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  
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  
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厲驛書上聞旬月方報  
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饒者以無詔不肯出師

此也

將不賞其兵與無異同戰之際或生在在前不有或以聖之於後執肯向前而趨敵哉故進則有或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有主退則有或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獲宜斬陸賈則言師自退狄青斬陳耀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少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殊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之明驗歟臣以為既立總制關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日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臣非敢贊之以殺人蓋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矣

卷十八

御將

蘇洵論御將篇略曰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漢之衛霍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顯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用宅豐衣食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吏先王所以御才將者也將之才有小大傑然于唐之世者才小者也傑然于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

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審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取之術以稱其志

武舉

劉大夏議武舉疏略曰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其用武臣也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才近歲有保舉將才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為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為謀猷及委以重任臨以大敵僥倖事多而成功者少蓋求舉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未獲也且天之賦人以才綿于父母武優于武如獲其生於微夷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于疎賤顯布雖于典臺衛青辱于丞相去病育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為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表寧無斯人者在于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晉唐知求將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辛威再造之功宋制求將為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李繼振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志高之猖獗

卷十六

得狄青李繼振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志高之猖獗



異人傑士感奮而興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

迂菴子曰周之時庠序之教有射賓客之事有射祭祀以射而擇士賓興以射而興賢弓矢與禮樂之藝同列於學于戈與羽籥之舞並隸於教是時得人之盛如赴赴武夫公侯好仇矯矯虎臣在泮獻賦文武之途未有分也秦以前之將皆六卿也不特選也漢之時武帝以良家立選成帝以知兵召募平帝則有勇武明法之詔安帝則有堪任將帥之詔武猛謀議則明帝詔之舉能知戰陣則

靈帝詔之是時得志之盛如諸巡壽佛國趙克國

坐困西羌李廣以良家進馬隆以應募進亦未顯然以文武岐也唐武舉始於武氏之世其制有長槊馬射步射簡射又有馬鎗廻關負重身材之選已而增置武舉視進士科開元則有謨謀宏遠之科天寶則有明習孫吳之科遂與文選判而爲二途矣文選則州縣以鄉飲禮送之于禮部武舉則州縣以鄉飲禮送之于兵部武科遂得裝端服朝于儀靖論史之難而咸再造之功于唐宋詳定武

舉視制科設武學外舍生稱武選士內舍生稱武備士仁宗始親試焉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遂得狄青令狐挺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而有聲於宋乃今何如也武舉一科略與宋同而上輕其典下亦不務自重弓矢聊取充數論策徒勦陳言竟何益于用哉可歎已

金孝章氏曰論兵制則貴簡練豫教乎誠達愛而臂指使進以實不以客法無尚周官者今雖不能復古第事類本多初制每參點弊微加變通猶

爲不失其遺意耳論將則無勝於陸宣公王文格諸議之詳矣神而明之是誠在入又非格上之談所得竟也苟能君相善心屬精求治則文武兵農上下內外之間其講求必精其經畫必備其振刷而挽回之者必勤必力未見今之必遜於古人存政舉不信然哉

○附兵食

漢食貨志及紀傳所載高祖伐叛文景禦侮以中國之民足中國之兵十五稅一司農諸食布在

國算賦大半。卒更平價。亦在郡國也。卽武帝鞭笞四夷。亦惟算權作幣以贖用。賣爵贖罪以入粟。朔方六郡。廣開田官。以屯田六十萬人。而民田租稅。實未嘗加多也。蓋漢兵出於民。而其往來。縣戍者。猶未實發縣官。及調兵遠征。則食其所在郡國之粟。此所以無列屯坐食之費也。

### ○三國六朝兵食

漢末交兵爭霸。惟藉屯田以足食。然三國六朝北伐。有乏糧而還者。如諸葛亮攻魏。增糧而還。祖逖攻劉

虞濟諸

卷十六 兵制

三

虢。棄土爲米。檀道濟取河南。唱籌量沙。王鎮惡取給義租。朱脩之至食燕鼠。劉宋元嘉中。或借富民僧尼之資。或減內外官司之俸。元魏永泰初。亦減冗官之祿。或獻親王之給。誠以用兵固難。而養兵尤不易也。晉觀隋食貨志。歷叙東晉至于梁陳。皆收發首贖物珠犀之利。州郡任土之賦。王公佃戶之稅。編民租調之入。以供軍用。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嘗匱。不復有如吳蜀晉宋行屯之策矣。

### ○唐及五代兵食

唐初授人以口分。盡業而取之。以租庸調。故其舊兵以府衛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不溢而易。以祿及開元天寶。世業租調府兵三者俱廢。冗官濫。而兩稅之外。有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借商稅。間架進奉。獻助無所不至。乃知官民兵有常職。故費約而兼足。縣口分世業爲之本也。官民兵無常職。故食冗而俱食。縣口分世業之不存也。然世業府兵之法雖壞。而猶有軍府屯田以扞要衝。以助兵食。開元玄宗元和德宗太和穆宗之間。皆賴其利。至于五代易唐。漢諸

卷十六 兵制

三

置天子。皆以兵於是不聞有屯田者。天下安得不以養兵而困哉。此五季有犯啜茗食鹽之禁者。悉有官刑。皆爲養兵故也。

### ○宋兵食

按宋初之制兵也。欲強悍之民以爲兵。賦淳良之民以給兵。而宋祖嘗言吾家之事。惟養兵可爲百代之利。然其策有二。一曰冗兵。二曰兵弊。神宗時。張方平上疏曰。慶曆禁軍之數。比景德以前。增四十餘萬人。又太祖置莊城廂軍。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歲增衣

天下安得不困此冗兵之驗也。又章俊卿云宋明之兵自重貴高俸領之而勸阻之法壞驕惰之習成出伐則亡遇敵則潰。至於平居小則荷戈以逞大則殺將攻城此兵驕之驗也。論者謂太祖規模遠過漢高而羣臣無奉春之策惜哉。

○本朝兵食

國初九邊歲額一百餘萬有屯田本色中鹽輸粟成洪間二百萬嘉靖時增至三百萬今則四百餘萬矣前則兵多餉食足且無租之詭屢下後則兵少而食乏且歲歲增餉而未裕已也。又歲歲發內帑而未

康濟詩 卷十六 兵制

重

按國初洪武官二萬式手有奇成化而後業十餘萬不啻四五倍之有鎮則有官有官則有軍是占役之窟而冒餉之藁也初制領兵之官帶親兵不越五名今至四百名此四百名者練不及焉官之曲庇也冒濫在焉官之兼併也宜下令各營衛或止許親兵十名多亦不越五十名餘者歸之營操如一管軍之官止清出親兵五十名則一萬

管軍之官可清兵五十萬皆不得其用而今用之謂之增兵五十萬可也每軍月糧一石計聽乾沒於官而今實給之軍士則就五十萬之衆即謂之月增餉五十萬石可也况累積而通計之自不止此也。

兵食之弊總之曰冒兵冒餉濫則弱食冒則侵侵則餒救冒之弊在于覈之而已覈之者非槩汰之也京營之冒在卒邊營之冒在將冒在卒者法在分級諸管而覈之分則鈐轄各司簿核若賒斷

康濟詩 卷十六 兵制

請

養不得出糧癸糧不得齎廩穿甲而爲乙籍存而人亡者不得說法矣冒在將者法在合謀大將而覈之合則擁衆聚屯悉方奏功勁銳不得匿爲私隸羣疲不得驅以乘隙肅隊以入肅隊以出而什伍盈虛不得偽增而偽減矣覈食者非槩裁之也京師之冒皆益餉之冒嘗肅冒在盈者其數實而利有所散也法在覈其實而虛之陽具其數而陰收其名者黜私匿其力而公藉其資者退一切徂偷之奸統之肯不得贖而竊穴其中而贏者

有所散也。同在編者，其數虛而利有所聚也。法在覈而虛而實之實，則饑寒勞苦若燭照然，若頭虛兒不得買聞而輸月錢，壯士銳士不得擁旂而守空寨，一切首功之賞，冬夏之賚，不得踞而漁獵其中而輸者無所聚矣。

又嘉靖時給事中鄧綬奉詔查理薊鎮軍營，盡得官吏侵剋兵馬虛實之數，以巨萬計及還，乃言邊餉日虧，皆原任總督許倫調度失宜。管糧郎中閻光濟劾出納不明之罪，有十大略：虛填籍伍，濫收家丁，偵報不實，調遣不時，主兵或待客兵出戰，客兵或代主兵入守，門皂官承盡食軍門之餉，商民特領胥成影射之風，其他無名冗役，無益濫費，不可勝數，皆當革報聞。

三年九月，上問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省減納之數幾何。戶部尚書劉體乾言：防守上三各鎮原自有主兵一鎮之兵，足守一鎮之地，餘兵不可守，增以募兵，調集多於往時，而生食者遂衆，合用銀糧，各鎮原自有屯田一軍之田，足勝一

康濟譜

卷十六

兵制

三

軍之用，後屯糧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以鹽糧，鹽糧不足，加以京運餉餉，溢於營額而橫廢者，日甚。因以元年至三年，太倉各省歲發兵餉，及本鎮屯糧之數，備造進覽。

又五年御史劉翺言：臣頃見廷綬下班軍士，頓連樵悴泣而訴曰：行糧月糧，朝廷所以養吾輩者，非不厚也。年例新增兵部，所以請給發者，非不時也。本色折色，督撫所以憑冊報者，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至困斃者，十過於倉撥之，皆例而支放。

康濟譜

卷十六

兵制

三

丁之抑勒而額外取贏，四害於主兵之好過而分，樞於極衝無暇之地，五迫於修邊之太急而督責，以繁關難竣之工，六苦於撤放之太遲而跋履於暑雨怨咨之日，枵腹以稱戈裂指以荷鐸，故困踣至此，推之他鎮以及天下，無不皆然。邇者取之官而搜括已盡，取之民而科派已極，吾願當事仰體朝廷優養之意，勿使窮軍遭此毒苦，則禦寇有人矣。

康濟譜兵制卷之十六

康濟諸兵制攻卷之十七

松滋潘游龍輯著

吳縣金俊明參評

唯敢備我攻斯乘之孰堅執瑕莫先自知善攻攻心則無形之師次攻第十七

按兵法云用兵之法全國爲上被國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皆謂用謀以降敵必不得已始修車櫓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踴土距關又三月而後已恐傷人之甚也故用攻城爲下然攻亦有道必在

康濟諸

卷十七

乎審彼之強弱量我之衆寡或攻而不圍或圍而不攻知此之道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必守與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緩而克之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處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強彼弱外無救援力足以制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是謂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今其自援令其自毀若城堅兵衆欲留我師外援且至則表裏受敵援之未足爲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而將有不勝其忿而囂附之士卒被傷

城終不拔者乃攻之災此所謂審戰之強弱者

也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兵少則不可久圍環

而圍之離而令之此所謂量我之衆寡者也又城

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謀者

求知城中之糧數計人爲費糧多而人少則攻而

勿圍糧少而人多則圍而勿攻也此所謂或攻或

圍者凡欲攻城備攻具然後行之得主地然後臨

之趨其所邑謂攻其軍主之解在絕其所恃謂斷

其糧道而守其歸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圍兵必

康濟諸

卷十七

二

去城三百步外則攻失不及森傷不通賊出突圍

勢力已困欲攻其一面則四面撓之使敵不知所

備此兵謀也不發掘墳墓不殺老幼婦女不焚廬

舍不污井甕不毀神祠佛像恐怒敵也破城鼓聲

未絕不許散掠俘虜俘虜須限以時及時擊鼓三

通軍人便須歸營若捉獲有婦女者三日外不許

留置在營此軍禮也得賊城堡非有要害可恃者

不分兵鎮守得賊城近境者則固守以積糧儲薪

芻中備之物所以是轉輸之勞也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破城。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後於成功。故攻者有三道焉。一日正。二曰奇。三曰伏。但坦之路。車戰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擊鳴金。不揚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進之兵。格於奇道之兵。不必猜也。伏道則無兵也。突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劔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長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劔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守備者素也。劉備反攻大梁。田豫伯請以五萬人。閉諸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渾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游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遠出延岑軍後。疾以精勁。赴廣都。拒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尋精兵以扼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城。

破蔡。蔡疾馳三百里。復半到蔡。蔡明橋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發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孫景谷。擊木緣磔。魚真而進。至泝江。而摩馬道。至餘竹。而斬諸葛藤。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知偷林。尚讓入之。夾攻關。破關兵潰。此用伏道也。此三者。皆機安危所繫。可不細乎哉。許洞曰。運籌於城隍。墨墨。逼而圖之者。踰數句不覺。非克敵之術。謂圖中士馬精壯。器械堅利。得糧豐溢。外有援。內有儲者。宜樹上山。濠溝池。却圍。百里。廣爲間道。築壁。備之人數不可多。應起小用之。盛其遊兵。分部往來。提舉。遇急則救。應之。圖中寇敵窮。慮以死守。復生僞計。則伏將兵於敵路。以待。本圖三面兵士。嚴爲備。擊。窮圍一節。今得生路。敵不奔。則戰。奔。則伏。兵發。戰。則中心。策。此可以必克矣。是故圍寇之道。不可以堅守爲事。

按兵書曰。攻城者。選強壯。有若雷震。使壯士不。及。掩。擊。請曰。兵貴神速。經久變生。三略曰。拔而。

勿久夫疑虛者可持疑實者不可守虛者謂其無  
人馬糧草不足戰者守具不完又無外救止可以  
深溝高壘待之其賊計無所施有然求出則易擒  
或城中糧絕旦夕憂出我設詐為抽軍點集入馬  
空闕一潮夜則詐燒火炬令賊望見必從空處突  
出乃於要害多設奇伏兵勒強勁者邀截斷其首  
尾不使相救則使偏將領步乘衣城安撫居民守  
護倉庫城實者謂城守足食足兵求戰不出必有  
外救不勝守守則攻變生外救必至所謂停囚長

知是也可多設詭譎疾速來矣然破城之法攻城之具各稱各具噴濺用之食取

一用鵝車洞子進至城濠作距墜土山於洞子內使人分作左右兩行六行轉壘入濠填城下一行轉壘器洞子別使壯士聚生轉壘不可使人往來搬運出濠不便有罪墜可堅却採研木植用布袋盛止難發生城其洞子邊設泥漿桶麻搭防偷猛火點燃草丁子海普中具深宗

一用尖頭木柱此頭取紅漆城下鵝嘴鑿土開

作一窟穴，令自崩摧。

一用三脚雲梯上城則檣木不能害

火砲打敵樓，撞車衝門破柵。

一火砲火箭火禽燒城中積聚

一鑿城作孔夜健壯士入城砍關偷門。魁燒積聚。

一嘗於要害處設奇伏防外救如無則不必也

一能知賊魁所用腹心謀主及左右輔佐可於箭

上貼寫文字相約會合之意射入城中反間令上

下自相殺伐也。

詩

一車駛

一弓馬文

一 弩 第

旌旗

一 金鼓

一、鐵角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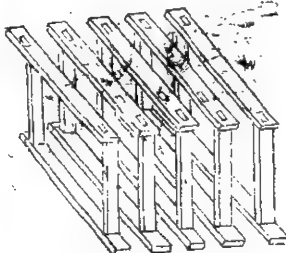
六、

100

Figure 1.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a standard 12-week training program,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a modified 12-week training program. The modified program included a 4-week pre-training period followed by an 8-week training period. The subjects were then divided into two subgroups: the control sub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subgroup. The control subgroup received a standard 12-week training program, while the experimental subgroup received a modified 12-week training program. The subjects were then divided into two subgroups: the control sub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subgroup. The control subgroup received a standard 12-week training program, while the experimental subgroup received a modified 12-week training program.

地道

高七尺五寸，廣八尺，凡頭車抵城，鑿地道，闊尺餘，便施機，地機立排沙柱，架囊，經防城土下，置鑿之漸深，隨盜設之，更不待預車，諸洞內外來往，穴城欲透，量留三五尺，積薪於內，縱火焚之，則城自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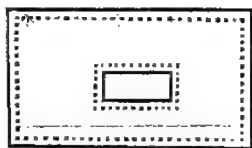


距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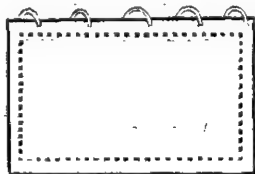
卽土山也。凡頭車穴城，取土堆阜，非穴城者，亦可鑿土爲之，使人聚城而上，亦謂之鑿道。仍用生牛皮作小屋，四面蒙之以鹿矢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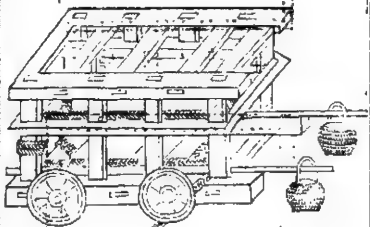
綳棚蓋



綳棚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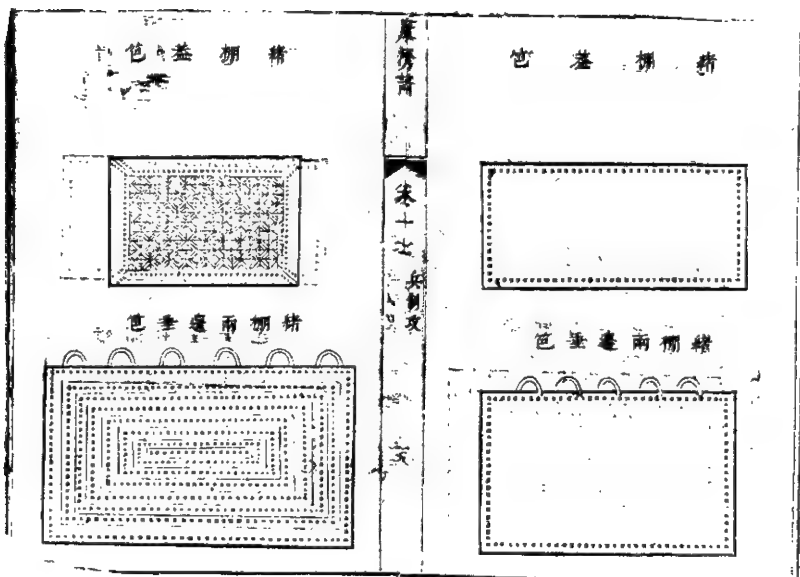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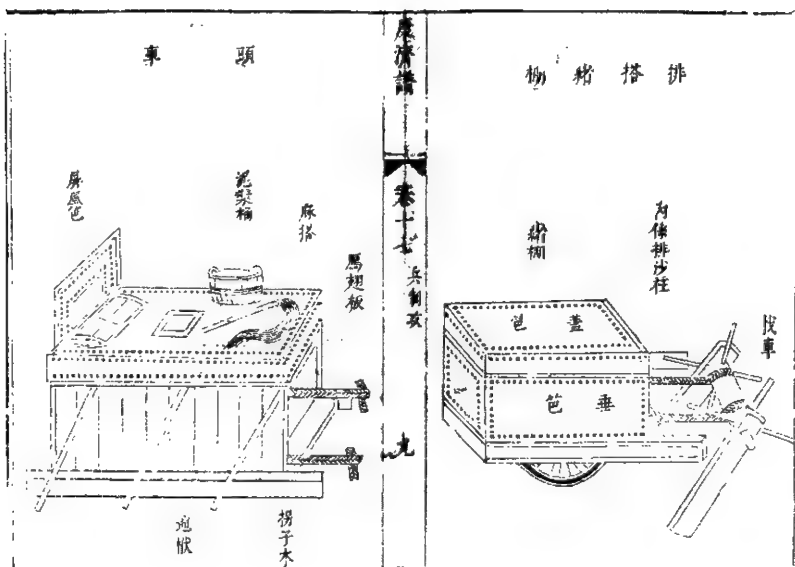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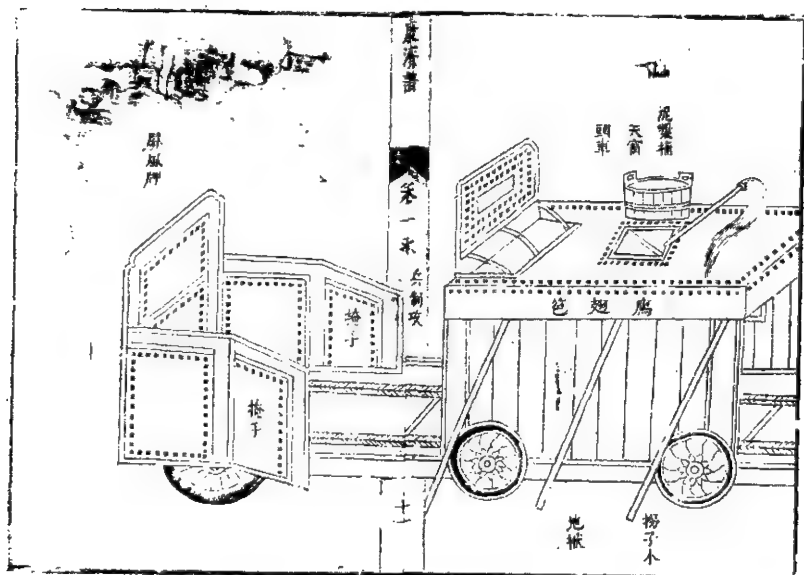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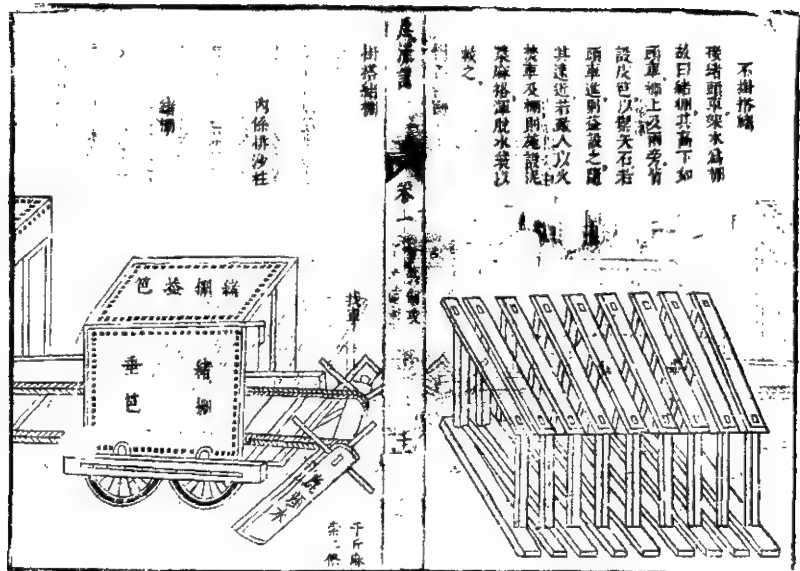
不排搭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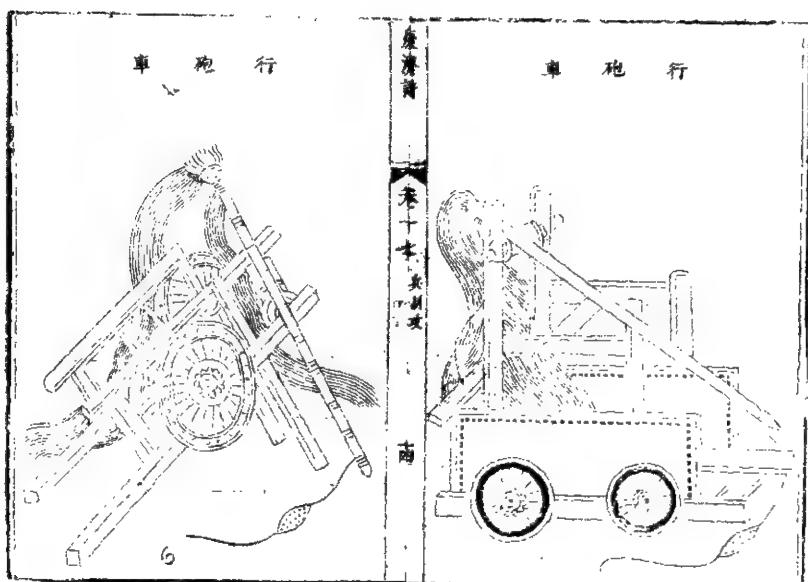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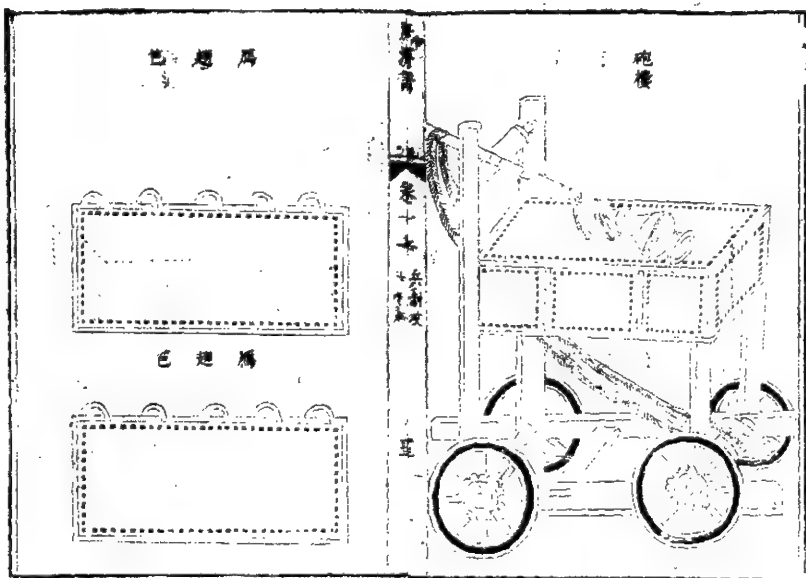


土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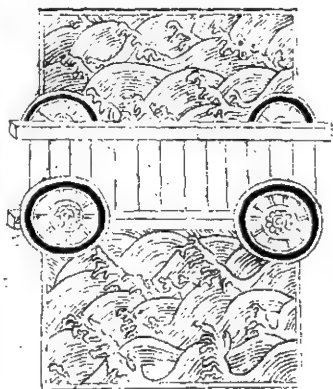








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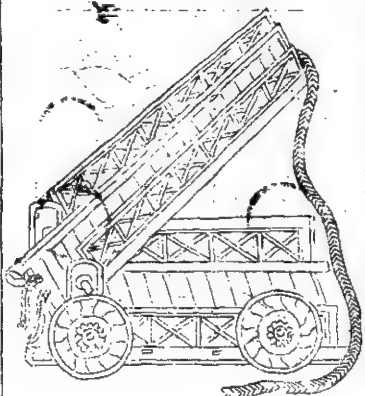
廣濟書

卷一 兵制

五

搭橋

大橋以梁為基下  
施兩已輪百貫兩  
小輪推進入壕新  
陷則橋平可渡石  
壕闊則用橫疊橋  
其制以兩壕橋相  
接中施轉軸用法  
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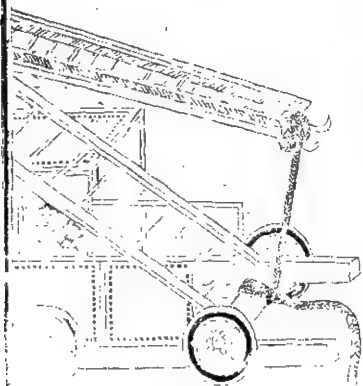


廣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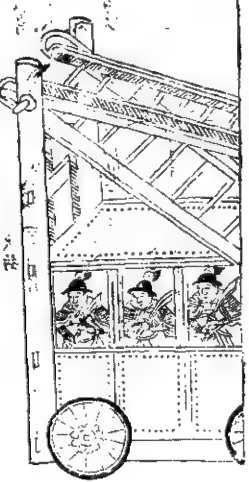
卷一 兵制

一

雲梯



繩頭飛梯如飛梯之制為  
兩層上層用繩竿在下施  
轉軸以起梯竿首貫雙輪  
取其附城易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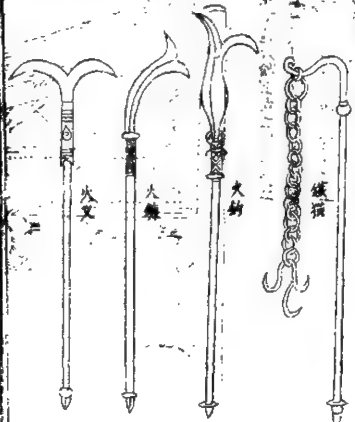
以水為熱下施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一丈餘中有輪軸四圍以生牛皮為膠帶內以人推進及城則起將梯於雲梯之口以繩攝中故曰雲梯

廣濟書

卷一 兵制

火

凡攻城將遠種薪頂松明麻繩於池道中加以青油縱火焚城鎗之令不斷圍進四物以備用燒之三曰其城自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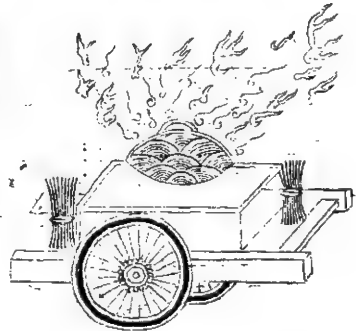
火車

以兩輪車中為爐上施鐵鍋盛以油燭炭火香今流仍四面種薪推至城門橋下縱火而注敵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其焰益高無權可避也

廣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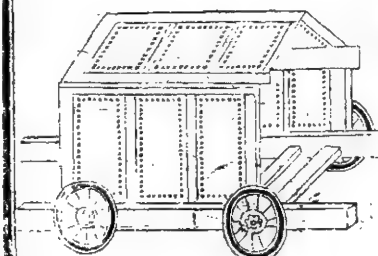
卷一 兵制

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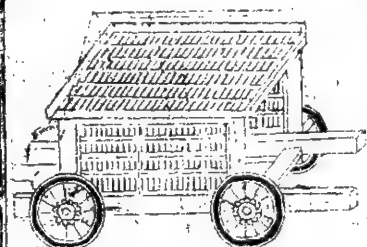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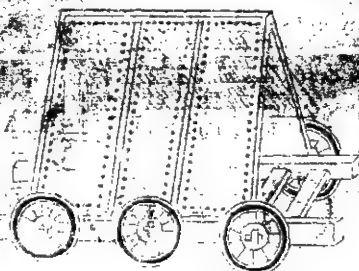


桔槔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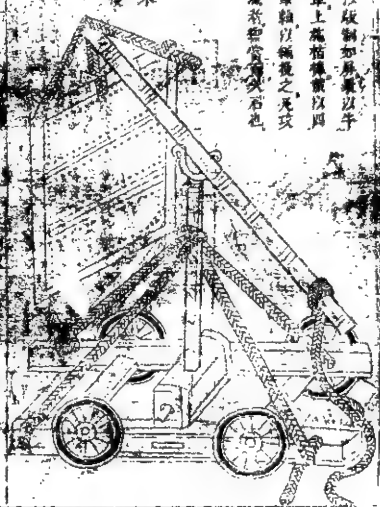
下屈上昂如斧刃其車秘經勿施木板中可容人新能推車前以四車輪其軸以繩繫為索以牛牛皮索之中可藏十八塊隨推之直抵城下焚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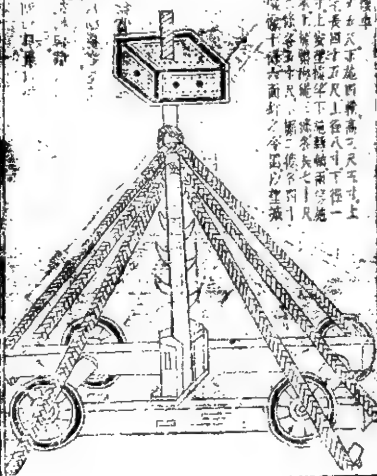
本年車  
以堅木厚板通  
平屋梁以爲車內  
車下施四車輪  
自內推進以爲  
攻城人亦在車內  
之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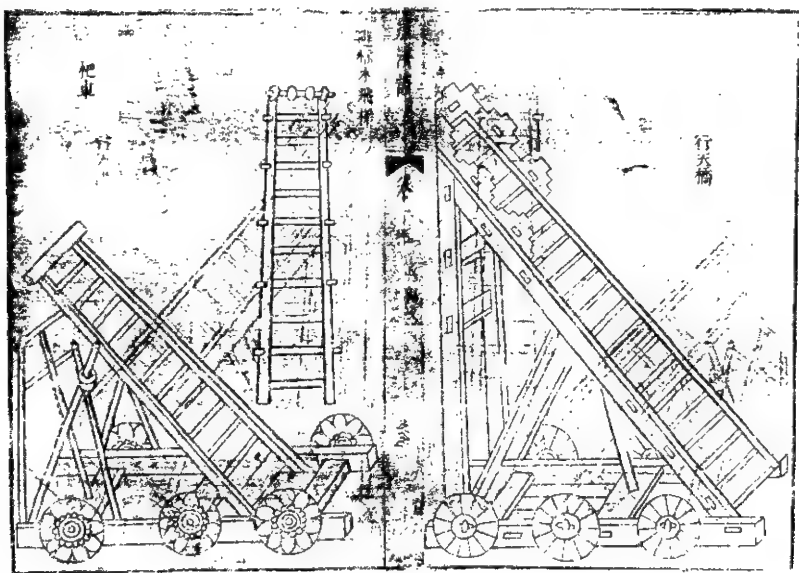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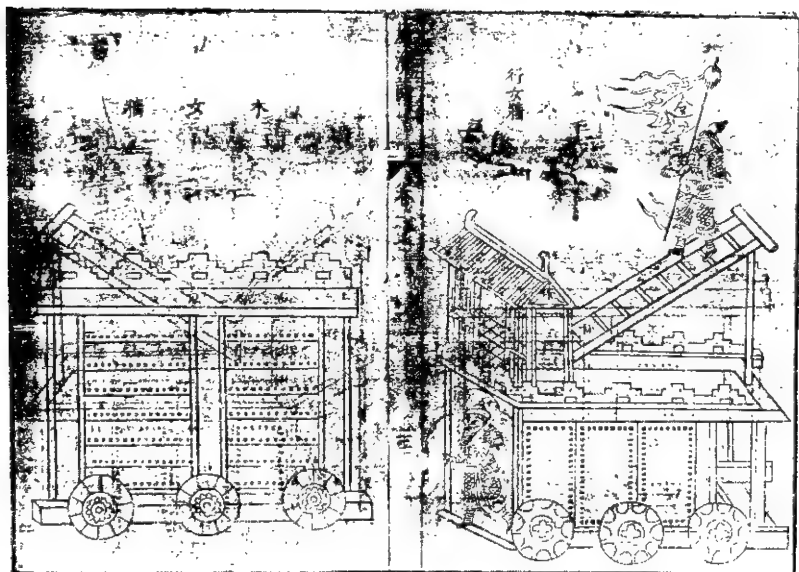


以版制如屏以牛  
革上施栝橈並以四  
車輪以編覆之是攻  
城者御賞也矢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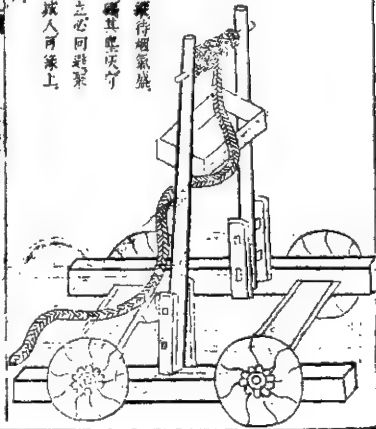
長六尺下施四橫高二尺一寸上  
建寧宅長四十五尺上徑八寸下徑一  
尺二寸上安理檼竿下施軒轅兩旁施  
文十木上安理檼竿上施軒轅兩旁施  
中欄二條各五尺八寸下施二條各四  
尺下施檼竿十條六面釘之今因以建寧





輿盛車

其由與理開礦待烟氣盛  
即能運通城礦其車皮中  
藏人不能存之必同避家  
向一運則改藏人可家上  
用石灰最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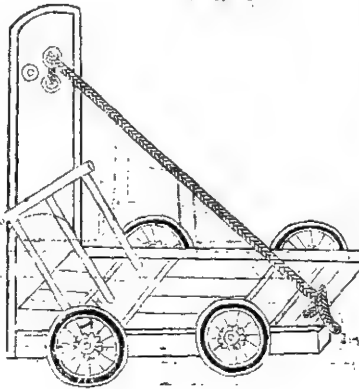
廣濟譜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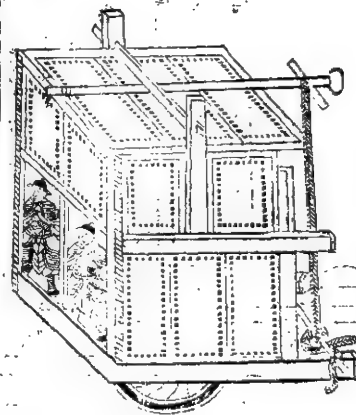
兵制

車

漢車



輿皮車



廣濟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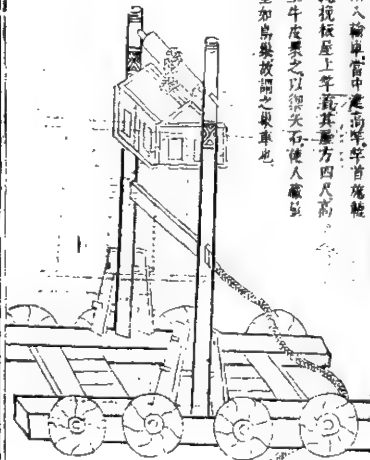
卷十

兵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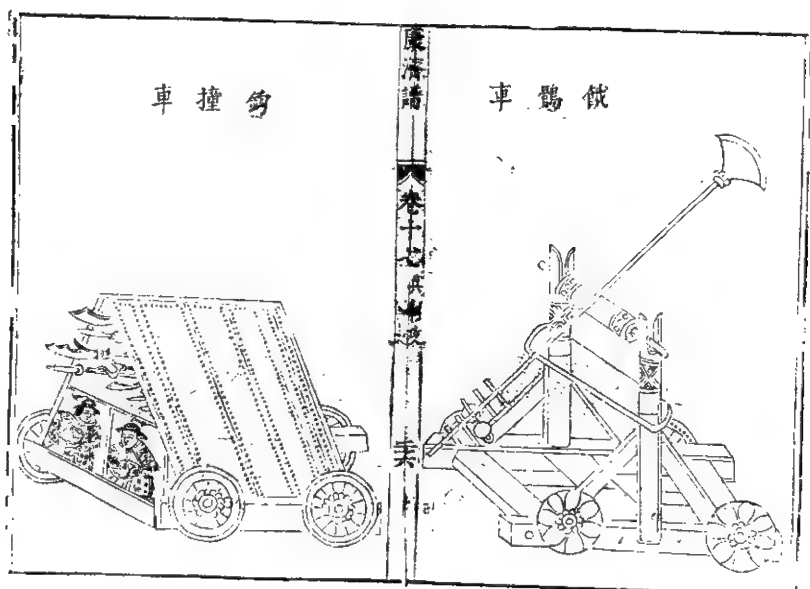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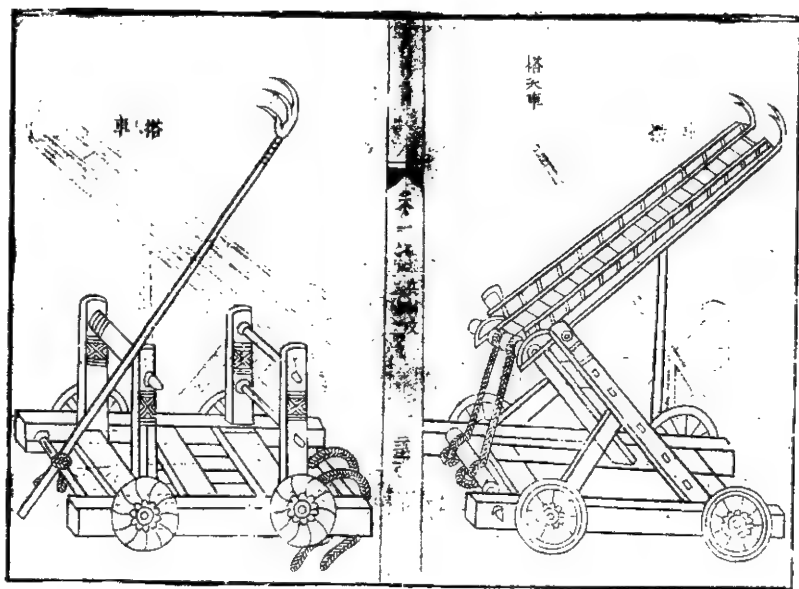
車

其制以八輪車中應而後年首施輪  
鐵以繩挽板屋上年其方四尺高  
五尺生牛皮裹之以御矢石使人藏身  
上遠望加鳥舉故謂之輿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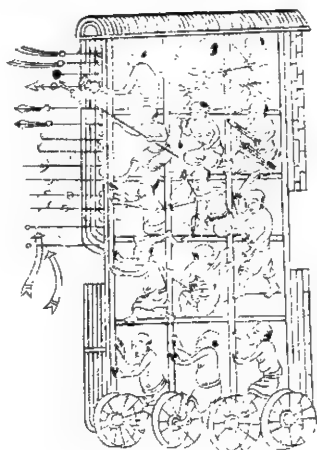
輿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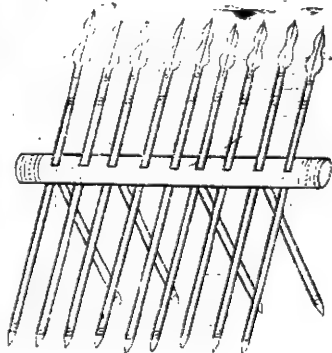




車公呂衝陷



鋒馬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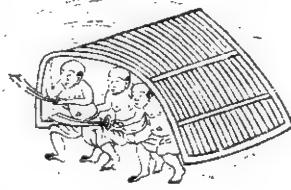


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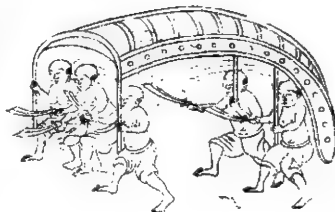
卷十七

兵

庭園竹厚



船裁半



唐書

卷十七

兵

牙

○車戰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

作牧誓武王戎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車重一乘也

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陝

隱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

施於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按晉馬隆擊鮮卑有所謂鹿角車營者以車爲營

而入居其中架鎗刀於車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

康漢詩卷一

雖不可考然自古車皆有兩箱而此車獨以偏箱

名則其偏爲一箱可以意推矣蓋兩箱者大車也

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之小故可行於陘陁之地

而且戰且前焉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搬運者

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爲戰

具然其制亦爲兩箱偏載則傾欹推行頗遲滯領

南海北地所造有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而改

爲戰車二可以戰三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

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昇病卒且其費不

多千錢以下可具二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

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

辛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

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

則以人昇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

士卒夜夜立柵挑寨之擾其車之式具於衍義補

小註倘能依式造製其於行軍不爲無助焉

丘文莊公曰按魏勝所製之車其制今不可考然

大率有五曰如意戰車曰弩車曰砲車今不必盡

康漢書卷一

如其制誠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息之合三者爲

一制用數人推之樹牌垂瓊列鎗駕砲每兩必須

蔽數十人略如勝所製者每邊城製三百兩歲

遇農作之時運真田所障蔽官軍得耕獲戰以

爲陣居以爲營收獲以爲載不爲無益

迂菴子曰房瑄以車戰取敗遂以爲用車不若用

人與騎之善不知古者車冒以革而瑄用木故車

見焚古者駕以馴而瑄用牛故謀則僻懷古者射

御必精而瑄用劉秩等皆書生故一敗塗地然則

其不用車  
則人原有  
衛非不用  
人則亦恃  
不盡在車  
之利也

晉人之克非什車之利用什之利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兵之罪也。總之行師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軍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可以事。可以人。或兼人車而用之。精於兵者當自有衡矣。

通說今日凡戰卒不如騎。長其凌踐也。騎不如車。與其衝突也。此皆其勢然也。古者百人爲卒。大車兵車各一乘。車十五乘爲偏。九乘爲小偏。二十五乘爲大偏。二偏爲卒。卒亦曰廣五偏五。偏將大車者三十五。廣濟謀

卷十七兵制車

三

八族家子十人。熊汲五人。固守衣裝五人。兵車之上三人。中爲百夫長。詩所謂中軍作奸是也。左轉弓右持兵。左傳左射以取。周禮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於司右是也。七十五人先後於兵車。一爲前拒。一爲右角。一爲左角。戰則卒車相參居則以車爲營。故詩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三千年未有易者。戰騎出自戎狄。所謂控弦引弓也。管子載騎寇始服。專指北狄。唐太宗謂蕃兵惟勁馬奔衝。則兼西北之勇。中國用騎始自燕趙。以其邊胡秦漢時乃專用步。

康濟謀

卷十七兵制車

三

衛青言武剛車。李陵言大車。皆主自環爲營。曹操始爲戰騎陷騎。遊騎操且云。車徒當救以正。騎隊當救以奇。武侯入陣在四角。戰則居陣旁翼蓋亦救奇之意。惟馬隆言地廣則爲鹿角車營。地狹則施木屋於車。且戰且前。衛公七軍騎分布各軍。戰則居陣後爲繼。其十二辰陣。一法騎居四角。一法騎布各軍。是後不復用車矣。愚以謂後世之兵車步騎三者咸不可缺。蓋苟朱古人前拒左右角之制。去步卒而專用車。則馬易傷。而車易仆。如元木揚子爲武穆所破。此房琯所以用車太敗也。無卒而專用騎。下馬則不能行。此亦戎狄所短。故步騎相兼乃中國之長技也。無卒而專用卒。則爲戎馬之所馳突。此後世所以畏戎狄如虎也。奈何車法一廢不復。始有其故。蓋小車五乘。人所不便一也。駕乘勞重。不如肩輿馬騎之輕捷。二也。車制久廢。用失其道。或以取敗。遂爲口實。三也。夫一車駕四馬。一馬破傷。全車遂頓。此所謂用失其道也。若如古者一車有前拒左角右角之七十五人。爲之先後出入。以相應。援人以車爲依。車以人爲

輔又何有車什馬斃之患。唯夫肩輿馬騎用之既久而立乘果非今人所便耳。然天下事豈有古能之而今不能者哉。世人亦每言之。顧言之者不任其事任之者不知其術。非有心計雄略之士安能爲之。無弊用之輒效手。莫要召諸邑吏巧思者。推魏勝如意車之意而爲之。造成演習。務輕捷便利。上施利兵火器。以長竿在後。用人爲御。專用騎馳敵衝陣。誠勝敵之一奇。止則與大車相參爲營。行則與大車共載兵甲。戰則別爲編伍。乘便襲發。與矢騎相表裏。或寧急不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車

及成造。卽民小車。上施木板。以爲爲障。亦可備緩急之用。庶乎人心有所依。不恐朝馬之凌突也。按考索曰。戰國以來。乃用騎兵。車猶有閒見者。漢置錯以輕車突騎。爲中國處長技。衛青與匈奴戰。以武剛車自環爲營。李陵征單于。亦以大車爲營。此車之用於西都者也。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數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帝之時。楊璇爲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此車之用於東都者也。曹操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車

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而戰。晉馬隆征羌。八陣圖。用偏廂車。地廣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此車之用於魏晉者也。劉裕伐南燕。亦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朱超石戰河上。以車百乘。抱河爲却月營。魏大武北伐蠕蠕。用車十五萬輛。隋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此車之用於南北朝者也。唐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敵易。則唐固嘗用車矣。唐裴行儉突厥。阿史德溫傳反。行儉詐爲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虜果掠車。車中士突出。殺獲幾盡。初李光新在太原。乃徵民屋爲糧車。二百人悅之。矢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初馬燧爲戰車。行則以載。止則爲陣。討田悅。燧乃推大車。焚悅將陽朝先柵破之。宋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夫匈奴所長者騎兵。苟非造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爲便。其制取嘗用車。按其衛紀。駕以牛車。上置櫓。以爲

向列士卒于車外賊至身之賊退乃出奇兵  
此制虜要術也

總制劉天和奏曰：歷攷前代名將如漢衛青之破匈奴，出塞數千里；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唐李靖之擒突厥，自謂越險數千里，未嘗敢易車騎相兼之制。晉馬隆作偏箱車，以三千五百人轉戰千餘里，破樹機能敵萬之衆，李平涼州其餘以車戰勝虜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輕車將軍之官，況臣今用車，非深入廣沙絕漠數千壘之地，亦難用也。廷寧邊花馬池一帶，奈

虜頻年大舉深入要害之地靖蘭等處臨河渡口虜  
嘗路米入寇之地及他處虜嘗出沒。有險可據之地  
爾及訪寧夏先年總兵官仇鉞曾用屯田車以解寧  
化寨之圍。近年總兵官王効曾用搜柴空車以遏興  
武營套虜之入固歷有成效矣。非臣創爲也。查今各  
邊亦有國初以來歷年所造戰火兵車其制度多寡  
不一甘肅見存一千一百五十九輛寧夏見存千輛  
其餘邊堡亦多收有兵車但皆雙輪大車每輛二十  
餘人挽之其行甚遲少遇溝澗輒阻卽不能越。以是

不適于用惟弘治年間前任總制尚書秦鑑造隻輪  
小車以保車上諸孝宗皇帝重嘉獎命名全勝  
車今幸存破損數輛略備規制臣因再加損益其制  
輪高三尺六寸輪較長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  
三足釘以圓鐵軸行則懸之左右箱各廣九寸五分  
止安熟鐵佛郎機八流厘炮一窩棒炮各一上馬架  
用安銅鐵神鎗一及近年所造萬字鐵銃一飛火槍  
萬字箱交兩角掉倒馬長鎗開山巨斧各二斬馬刀  
鐵鎗各一併夾緊鉛彈板鐵鹿角等器通不過重一  
星漢語

有置十餘彪箭前懸餘面牌繪以夜視之象及旁各樹虎頭旗牌戰則張之以蔽矢兩車相連可蔽三四手大弩車三人推之挽之二人翼之戰則隨地形環布爲陣軍馬居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則施強弩弓矢逼近則用鎗斧鈎刃短兵出戰敵敗則馬車出追遇夜則用火箭箭騎圍繞則火器弓弩四面各發勢如火城虜不敢逼進退所向無前虜不敢遮其火器安於車上點放安穩不搖審定苗頭高下以高五六尺爲準所射非人卽馬較之手申點放戰捷百不一

中者大不侔矣。蓋馬步兼用長技，並使戰守皆宜，誠可萬全取勝。止則環列爲營，俯施鹿角，進以鐵鉞，巨復制爲隨車小帳，以免軍士露宿，用存恤愛。是雖不能追奔逐北，至馳電掣，然擺列邊牆，以遏虜入，俾扼險要，以邀虜歸，占據水頭，以拒虜馬，誠可化弱爲強，以寡敵衆，修邊耕獲，俱可用以防衛，而車製輕便，前遇阻陷沙，可以扛擡而過，久之情熟，將直衝虜陣，徑攻虜營，較之以格釘地，以絕繫格，自保不暇者，誠萬萬不侔矣。愚謂輕車爲中國長技，此也。且每輛止費銀二兩餘，每車千輛，僅需馬軍人千名一月之費耳。本朝丘濬、李賢、馬文昇、余子俊、許進、傅順及副使陳大綱、胡松諸公，業已歷歷言車，而竟未身試，查會典，洪武四年，令造獨轅車，永樂十三年，宣德十四年，申明其制而倍益之。至天順八年，成化二年，弘治十七年，以及嘉靖隆慶萬曆初年，俱各有造。然皆徒造而未發，各邊有發，各邊而未試戰者，有試戰而造未得法，竟以重大敗輪動，稱不便者，故造送虜人至，便蹂躪千里，其險不可言。或謂車便曠野，

不便險隘，奈何？愚曰：兵法易野險野，易戰險戰，皆因車馬特其法少異耳。或又疑車畏火焚，卽如唐房琯敗春狄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溝，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咸亡，奈何？愚則曰：夫舟豈不畏溺也，而世未嘗廢舟也。在吾有以防之，何如耳？今九邊要害皆同，姑無詳及。試舉大同一鎮言之，其地川原平行，可以橫布馳驟，賊亦利焉。故歲多大舉，賊纔出塞，便涉偏關入老營堡，平虜城，威遠城，皆稱要害。若庸犯，則應朔諸城，必懸危地也。東走則陽和諸城，獨當其衝，順聖懷來之莫過。皇都震矣。故宣府爲皇都之後輔，獨石馬營，葛谷，萬全，張家口，新河口，洗馬林，爲宣府之後衝，所宜申防車陣之法，教演將卒以鞏固。皇都者，密大同爲首，皇都之右臂，偏關老營堡，爲大同之咽喉，紅門，木果，小營，見八柳樹寺塢等處，三牆，適兩徑之險隘，乃虜騎天阱，天牢，天羅之地，多設埋伏，以殺之，則無不中者。我國設大同左右衛，暨威平等城，實爲偏關之內應。

其永興鎮西等爲偏關之外援。焦家坪、娘娘灘、羊子、皆套旁渡口。往來蹀躞，歲無虛日。入寇第一關頭。穰在防禦，今防禦之兵，果能按地如車陣法。建一營城，移大同等處遊擊將軍，偏關守備，分戍溝、五、花、得馬、河曲、保德等兵，更多召土著者，住割留屯於此，與老營、遊擊相爲表裏策應，沿河所築，爲高是錯，錯樹以數十萬柳，以折胡馬，毋賊一出，乘其水涉，將涉而擊之，誠萬全之策耳。就謂車戰之功，可以忽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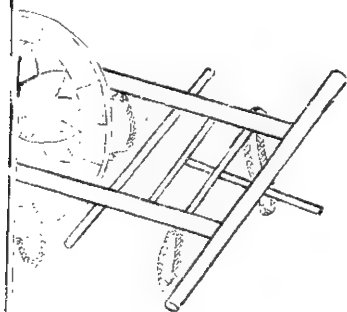
附車式

車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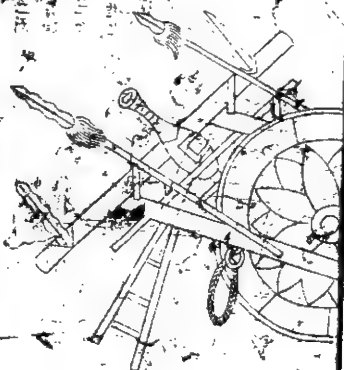
卷十七 兵制

三

車第一式  
車前裝大鐘頭  
四件大佛郎機  
一件小佛郎機  
二件。



此車係用四牛拉之  
其車前裝大鐘頭  
四件大佛郎機  
一件小佛郎機  
二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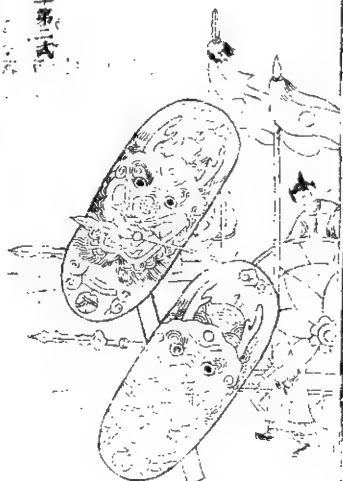


此車係用四牛拉之  
其車前裝大鐘頭  
四件大佛郎機  
一件小佛郎機  
二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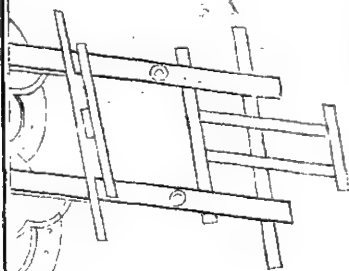


車第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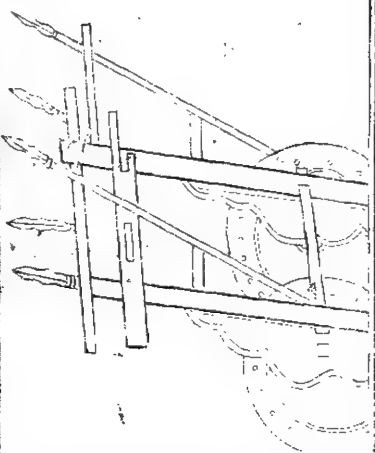
精製雙輪戰車式

雙輪戰車身而板俱長一丈一尺，車內橫寬二尺六寸，推竿并車頭橫木各長六寸，推竿兩頭各用一人，中間亦用一人，二竿共用六人，推之既用雙水一人，主之兩輪各大二尺八寸，輪心軸亦長六尺，其輪俱與車輪式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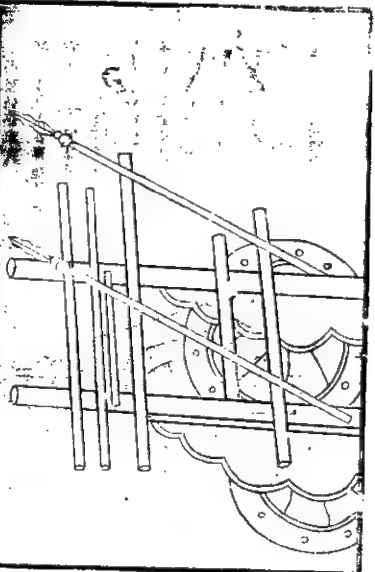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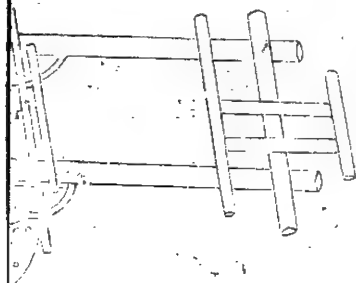
車第三式

每傍推車四人，執大旗二人，執旗牌二人，執虎文一人，執鉤鏢刀一人，執神鎗二人，執易銃二人，車後把舵一人，馬兵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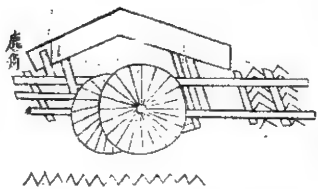




繪製雙輪車式  
 樞車身所股長各八  
 尺自車心軸至車頭  
 橫木二尺二十至德  
 前木五尺六寸其餘  
 與雙輪車式同也



馬匹編排車式  
 晉矢老和河西歸德管各  
 有西和委馬匹諸募勇子  
 三千車之設竹西處遇水  
 先廢水破脫制敵萬計其  
 乘船以過前或設供以載  
 後得仍入陣圖作扁軸車  
 先則為鹿角車公地狹  
 則為水岸施於車上以載  
 矢石且置且前斬木機能  
 從德千數涼州遂平



○馬壯

武經總要曰凡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  
和其肢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故曰莫患  
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贏嘗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  
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射者必先學持滿須能制  
其弓定其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  
中寸以加之漸至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爲衛成矣或  
升於高山或置的於溪谷或曳或擲使其的縱橫前  
却不失所準乃可射禽與敵凡弓惡左傾箭惡右孺  
慶海詩

卷十七 射法

望

顧惡旁引頭惡却垂胸惡前凸背惡後傾此射法骨  
髓之病也身前疎爲猛虎方騰額前臨爲封豕欲闢  
出弓爲懷中吐月平箭爲弦上懸衡此皆有容儀之  
害也

不治則射。攝中理法。得有不心應之妙手。蓋心一不可妄走。而至不可。醉不可。飽不可。怒不可。不飲射。不可。好。多。而。好。不。喜。不。可。爭。事。不。可。成。此。十。射。不。使。射。失。則。中。好。不。喜。不。可。爭。事。不。可。成。此。十。射。勿。交。憂。則。心。應。而。無。主。手。欲。其。強。安。其。前。目。注。其。的。心。可。運。之。不。若。假。目。更。當。調。其。氣。息。節。其。欲。食。進。其。飲。以。持。其。真。意。或。其。嗜。飲。此。射。之。至。要。

○馬壯

大抵馬射比步射稍易但要居嘗調息馬耳平日先慢行次驟行務使人得馬之性馬勝人之任然後馳之調度蹤躍聽令進止觸物不驚馳道不削前兩脚從耳下齊出後兩脚向前傳之則疾且穩而人可用器矣故馬者人之命胡馬慣戰數倍中國居嘗調度之功也

大凡射敵射箭只是箇磨大力定勢險節短則無不中人亦無人能避矣

○附弓馬圖式

長清閣

卷之六

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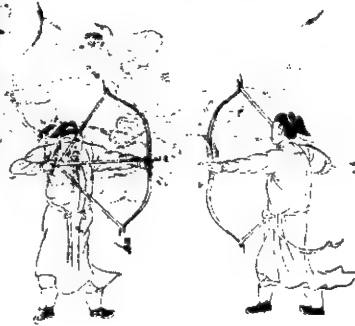
### 實握射式

此柱弓滿左  
肚直如弦而  
弓斜如月前  
平初頭



掌 心 程 躬 式

此法弓滿則肱之  
曲心對下肘平如  
額而弓須兼八分  
平勢



馬 箭 分 駢 式



馬 箭 對 歷 式



馬 箭 林 鞦 式



弩之八

武彘總異曰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也古者有黃連百竹八檣雙弓之說絞車學張馬弩之差今有三月合機手射小黃皆其道法若乃射堅及遠爭險守隘經募勁勢趨衝刺來者非弩不克然張運難以應卒臨敵起三發四發而燃兵已接故或者以爲戰不便於弩然則非弩不便於戰爲將者不善於用弩也唐詩寒食微管軍利難短兵必力張戰大噪爲前列機弩齊發奔奔手具及機若戰薄陣短兵交則於弩而用爲機與戰機弩八音聲當先定駐隊人收弩近者盡前駐射則前無並兵射無隙陣若房騎來突駐起而望不動於陣前義好之中無不能踴躍躍動不能戰是以戎人畏之又若爭山奪水守隘事以被號陷勇非弩不見明弩之法不可雜於短兵地利處高以臨下但於陣中張定陣外射在起則敵自旁陣後攻輪迴張而復入則弩不經聲而無奔戰與弩皆中國之機兵也

按法曰弩者怒也一定之力毋有增加如常用弩

康澤詩

卷十七

力有一百五六十觔者用箭不過重二錢在五十步之間發則準而有力苟貪射遠雖必命中其力弱不能洞堅古云張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是也弓者窮也最與人力各得窮盡也如弓力四十觔人皆可用能發五錢重箭何也箭長二尺三寸搭上弓弦弦去弓背五寸除去五寸仍餘一尺八寸批滿至發弓來合淡力盡又加射者撒放之巧力故箭發百步仍能殺敵其弩上弦只餘五寸至機箭法只有五寸之力弩機已不能如弓求守合淡又

五

若弓似不及矣

腰斜上弩式  
一人坐地上用絆索  
安在腰間對頭圓  
金套入弩後兩膝橫  
內用兩脚蹬在弩托  
上兩手扶弩柄往前  
慢慢推牽如弩發來  
令一人將弩扳入扣  
內



脚踏上弩式

弩力弱者用脚踏上此  
即踏蹠也將右腳橫立脚  
尖略向左使有大腿向外  
等處礙上兩手攀拉緊後  
弩才扳得低頭看弩將右  
腳前後踏住將身往後一  
掙其蹠自起此法可上三  
百兩力之弩



腰上土弩式  
弩力弱遠起右膝斜各  
膝上左足立地兩手攀拉  
緊後弩身如兩手離弩身  
開闊其力不及又年得低  
頭看機右膝下一跪身  
緩往後一掙使弩用力弦  
至機口其蹠自起



掛弩式

左手持弩頭將弩柄抵  
在左乳下右手取箭搭  
大箭槽中心或用藤或  
竹蔑削一絲長七八寸  
如線紐兩頭縛入弩等  
槽繩索之中橫壓箭上  
則射箭低而不失



輪流發弩式



廣濟譜

卷十七

聖

弩式



輪流進弩式



輪流上弩式

先百人發弩退後次百人進弩變為發  
弩後百人上弩變為進弩先百人發完  
退後變為上弩如此輪流則弩不致竭  
矣



上胸開鑊式

身坐平地，雙面而前，左右兩掌入腹內，緊夾雙身，挂上腰鉤，住等結，兩手拉腰鉤，當一胸膝，撐直往前，俟身位後，倒一齊用力，其機自起。



應濟譜

卷十七

五十一

式



○鎗

紀効新書曰：鎗法之傳，始於楊氏，謂之曰梨花。天下咸尚之，妙在乎熟，熟則心能忘手，手能忘鎗，則神而不滯，又莫肯於靜，靜則心不妄動，而處之裕如，變化莫測，神化無窮。後世鮮有得其真者，蓋有之矣，或秘焉而不傳，傳之而失其真者，卒皆沙家馬家之法，沙家唯高竿而長短異其用，惟楊家之法，手且有虛實，有奇正，有虛實。

應濟譜

卷十七

銳其退速其勢險其節短不

日二十年梨花鎗天下無敵手

行陣則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簡立

以解亂，分利非疎，無以細柳進退左

兵相衛，使彼我有相倚之勢，得以靜止，氣其

而不至於敗，其冒法以世多曉此，故不復

（旗幟）

按虎鈴經旗幟篇曰：旗幟者，軍中之標表也。以門旗為首，竿上置全銅珠大纛，淺紅八幅，樹大將牙



帳前鼓坐旗下五方旗各按方面將有事於戰陣大將齋戒潔心淨服俟天清星皎中夜立壇率諸將較宣祝文隨方面祭之大將之行先以五色旗導引之衝向方位甲乙日青旗丙丁日紅旗戊己日黃旗庚辛日白旗壬癸日黑旗五方旗所向在後或前後林鼓臉監下斧鑕刃伐開

有山峽高峰深谷無避賊寇處度風

兵衆逐風燒草以蹙賊舉紅旗前遇敵如

列輪重引兵列陣舉高勝地之字監以拒賊

康濟詩

卷十七

五十七

前值山川地濡卑濕溪澗不平舉七旗並

澤無他患害舉黃旗五色牙帳隨天氣

色舉之見青雲舉青旗餘倣此壓土以青

以皂旗壓金以紅旗壓水以黃旗壓

旗之上文以熊虎者取其猛也文以熊難者取

圖非次不止也文以日月星辰者法天文也文以

鬼神雲氣者以其變也坐罪人於白旗之下殺之

於黑霧之下初得敵人剖其心以祭旗塗其血以

暴誠爲我之號者隨我所至焉故春秋傳曰晝施

旌旗以威其目夜施大鼓以威其心是故旗幟之

○金鼓

按金鼓篇曰周禮六鼓樂人掌教六鼓以節樂和

軍旅一曰銅鼓二曰鐃鼓亦在軍中金之制有四

司馬法曰卒長執鐃兩司馬長執鐃進軍鳴鐃退

軍鳴鐃大戰之時擊鼓以進擊金以退

禮曰以金鐃和鼓四曰鐃以節鼓節

軍行鳴之以節鼓也五曰鐃周禮

鐃鈴也六曰黃帝大傳曰史

康濟詩

卷十七

五十八

史六曰金鼓志曰加牛鐃

以和樂

○金鼓

飛龍篇曰黃帝戰蚩尤吹角長六

承鹿之獸帝問曰所吹何物蚩尤曰

風霧俱集後以六尺曰角五尺曰鼙近世陣列

鼓之外餘無他聲號或陣形長爲山所掩映慮不

能招宜於陣兩稍爲鼙角隨大小牌增值敵攻稍

則吹之爲號中軍吹而應焉

康濟詩軍鼓下卷之十七

康濟諸兵制守卷之十八

松滋 潘游龍

吳縣 全俊明 泰許

將欲攻人務先自守趨趨輕動或擊其肘翁張進  
退於守則有次守第十八

按兵法曰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其有以待之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者敵不  
所攻非獨城高池深兵強糧足而已必在  
周密計謀百變或彼不來攻而我守或彼

康濟諸

卷十八兵制守

一

而我擊或多方以謀彼師或發出以疲彼  
未圖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懼我裝若此  
人所以坐而役敵國之道也

武經絕要曰凡守之道敵未逼城暫默以待無輒  
拒候其矢石可及則以衝破之若遇主將自度其便  
利以強弩策射飛石併擊斃之則軍聲聞喪其勢必  
遠若得敵人稱降求和切勿弛備當益加守禦防其  
詐我若敵攻已久不拔而去此為疲師可蹕而襲之  
必受此又在明哲見利而行不可拘以常法也

許洞曰我師為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  
可守也人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池城完固民

人富實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  
也人勁馬壯兵甲堅利儲蓄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  
完士民窮匱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即戰何

謂必守盡我力焉援兵不到即俟敵懈出奇以戰如  
光武昆陽水上鼓譟而出如田單即墨火牛之類是  
也何謂即戰既圍即戰謀未備也圍入則固無破圍  
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

康濟諸

卷十八兵制守

二

數里者謀也示以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  
西謹備其東敵示以閒暇者此必緩我而欲乘懈  
將衝突也夫被圍者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

○一清四野

凡寇賊將至於城外五百步內悉伐木斷橋焚粟  
宿草撤屋烟井有水泉皆投毒藥木石磚瓦焚傷  
饑饉畜牧與居民一切私財什器盡徙入城徙不  
逮者火之

○一重開整

凡賊寇哨嘯攻城靜待勿動候到五步內以噴筒火箭烏銃藥弩擗石快鎗應之切不可亂放鎗砲矢石自相驚慌此守城第一大戒也

○一據險要

凡聞賊警須擇各城外要害處依山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津賊知堵截自然宵遁隨軍精騎併擊賊寡就擒矣

○一廣儲積

地遇寇難平時須懸糧米爲食爲兵

康濟譜

卷十八

守城

三

城之用併令在城人戶進城鄉民只許堆積城中不許搬運城外或有遺棄在鄉者即令互和買運勿致貽資盜糧敢有以牛酒財米延寇者軍法從事

○一嚴保甲

保甲統制煙民鄉民擁護城池人心不固城誰與守當再三申令保甲各閱精壯鄉兵上城宿守毋得聞警逃避

一緝奸細

上城宿守

城守之策急防姦細此輩多粧爲客人僧道及算卦傭工皮匠裁縫賣菜販菓脩脚篋頭之類假寓城中窺探道路採訪虛實其者包攬皂快營求守門及至圍城或舉火內應或揚言惑衆爲害不淺急宜嚴防沿門接逐若容隱混留者登時打殺

○一立主營

三軍之衆在於一人須擇城內高埠四望處設爲主營旗竿三根高五丈懸黃旗二面下立帳舖營將主之德兵輔之三應旗幟失菓器械無所不滿

康濟譜

卷十八

守城

四

晚懸燈籠懸聖天明吹滅換兵下城將曉吹打催兵上城更聞吹會箭三通放銃三聲號令嚴明是爲一城之望

○一借鄉紳

城內鄉紳士夫舉監生員省祭與衛所等官誰無君臣之義誰無身家之情請赴城上各就家之便者分地併守大姓如此小民方肯同心以守

○二分信地

將有專令地宜分守掌印官提督中軍號令佐二

官各分城謹守或擇指揮千百戶中智勇兼全者委以險要重地其餘各鄉分派一心專守無敢懈

## 二

○一編塚夫

每塚派用二三人大書姓名塚牆以便查點各備號衣手執長柄刀鎗斧鋤等器五塚設一廠擇一勇敢之人立爲塚長等更輪流出入敲梆瞭望不許偷安貪睡遇有奸細隨執器械呐喊擊打仍委官巡點以便賞罰不許派及老弱病苦之人派有

康濟譜

卷十八

兵制序

五

刺丁加於扼險塚口

## ○一委巡警

守城官兵勤惰相半擇職官數員以司巡邏分管四門夜則交領更籌同心守巡再各設巡邏兵數各各給一巡邏令旗睡者呼醒不到者記名報知巡官次早彙報中軍治以軍法不許生事擅行喝

## ○一屯外拒

戰不固當寇賊猝至所宜電擊勿致流爲寇

去城四五里許設伏待之賊兵遠來新至行則未定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

## ○一增磚石

守城之具磚石之利博不但放時易得無窮即放去賊亦必傷每塚石塊二斤以及三四斤者各令堆積二三十斤以至四五十斤亦令積數塊但發之不宜大早須待賊至城下擊之方中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勿放箭石此善言也

庚澤詩

卷一八

兵制序

六

## ○一儲器械

兵器不廣無以滋變然造之公府恐不足用更宜嚴令大家小戶各備鋒利鎗刀大斧弓箭鳥銃之類各各調習慣熟中嚴保甲設立隊長烟兵因時團結其各認器械印註之烟冊書之域垣實寓兵於農戰守之第一助也

## ○一設梆鐃

城上宜旌旗夜需梆鐃故每塚設一梆每百塚設一鐃一鼓無事敲梆以守有事鳴鐃鼓衆以拒

不可輕易虛驚人心

○一招各匠

軍中器具多臨機造用。凡各匠須廣招集。以便用。如銅鐵木石弓矢諸匠。及藝能之人。無不宜備。又當先訪奇謀勇力。機捷耐勞。精伎口辯之士。如雞鳴狗盜之類。無不加禮。以備防用。再有曉星氣數術人。悉收隸官府。更禁論異說。以惑衆心。

○一運油薪

油蠟柴薪燈籠炭燭等件。昏暮所需。絕不可缺少。

廉濟譜

卷十八

兵制守

七

而燈籠又爲城內之嚮導。堅杆上。必徹夜高張。然物小而用大。須令在官在民。各早屯積。

○一藏硝磺

兵家長物硝磺爲最。極宜廣積。遇警之時。凡城內硝磺鉛鐵等物。盡數查收。依值給價。若城外舖行發賣者。必須嚴令搬運進城。不准自多。其用切不可以子賊。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一煮人黃

每五梁口挖一大坑。多積人黃。用鍋煮滾。待賊近

城。或柳筒或礮杓。盛以擲之。爛痛至成。

○一添井泉

水以救火。亦以濟渴。關係至大。凡將開關時。穿井無數。以便汲飲。但無近城。再城門之下。當置數大水缸。城牆之上。每五梁當置一水缸。或大小水桶。俱備滿注。以俟不時之需。慎勿臨渴掘井。致煩耿恭之拜也。

○一積區柴

守城日久。風雨晦明。無不畢應。故風起賊至。撒灰

廉濟譜

卷十八

兵制守

八

迷目。亦其一事。石灰重。雖能傷人。而不能遠飛。柴灰雖能遠到。不能傷人。當以石灰黃砂和拌柴灰。爲功較大。

○一用標鈞

守城之策。無窮。敵或帶偏筏而攻。與乘高車而攻。及用巨木以撞垛牆。是攻城之策。亦無窮也。如遇扁筏。急用丈長木柄鐵標。掛鐵線頭。或鎔化熟鐵。澆下極力鑿破。車攻木撞。急以鐵鈞。挽彼繫木之繩。利刀割斷。其木自墜。

○一箇濕沙

賊若以火具猛攻。宜爲水袋水囊。以投沃之。或草麻搭以潤護之。倘以火車燒門。切勿以水加之。水加則油焰愈熾。急下濕沙。自滅息矣。如縱烟向城。則列甕缶。以醋漿水各實五分。人覆面於上。其烟自不犯鼻目。

○一建柵欄

通衢小巷。遍地建立柵欄。該地保甲。輪撥鄉民執械守鎖。嚴詰奸細。更令每十家共造陷板。大小隨

康濟詩

卷十八 兵制

乙

地板上釘密長大鐵釘。遇晚卽布地上。再用樹木磚石填街塞巷。以防內變。地方豪右。阻撓不遵。重以軍法。故曰城門以內。迂迴曲折。便是賊的陷穽。

○一垂簾戶

垛口不垂簾戶。遮避其前。賊弩齊發。城上何能站立。懸簾則以遮毬棉被。臨用水濕。懸戶則用水門扇繪以虎頭。亦須開小孔。瞭望懸設。最要得法。恐防外掩。更不宜高張。恐防旁箭。簾與戶。當各立架。架脚豎立城上。樞機懸出垛口。以補不及施放。

處。督雷將軍面中六矢。正少此也。

○一築馬牆

若有城無池。則牛馬牆勢不可無。當於城外濠塹處。離城約一二丈許。或石或磚。或三和土築牛馬牆。高可一丈。厚可五尺。每橫一丈處。就地開一孔。止可用大將軍銃一位。漸高至三尺處。平開二孔。僅可容一小銃。及佛郎機。此孔之上。各開直孔。高不過三寸。橫不過二寸。便於瞭望。再高至六尺。又間開孔。三層尺寸。同前。牆脊盡置刃斧磚石。使不容立。遇賊勢衆。急用下大將軍銃擊之。中用小銃。佛郎機。上用手銃。或賊將登馬牆。大城上軍兵急用矢石刀斧擊落。是馬牆倚城兵爲救援。本城又倚馬牆爲衛護。倘有城外遊難人至。暫容馬牆內查明來歷。如婦人。則不候查問。用弔車上城。以全民命。如事勢緊急。卽造鹿角柵亦可。故曰牛馬牆比大牆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功。不在大城之下。

○一增敵臺

康濟詩

卷十八 兵制

十

城上雖設堞口。然正面對賊。難避鋒矢。須設敵臺。其制當於城身傍。築臺宜高過城三五尺。長出城一丈五尺。橫過一丈。敵臺上築牆。正而不開。築口高五尺。處正開小莊。牆壁。脚下開將軍銃眼。左右築牆。須登平。腰處各開三堞口。皆一尺五寸。以便發擊。左右脚下仍開銃眼。使賊正面不能施力。我可以左右合制敵。若礮石。便不及造。此卽以木門板扇。築成棚。亦發。使使登。其得避寒暑風雨。昔王襄。築太原。破粘罕。恃有此也。

康濟譜

卷十八

兵制

主

○士懸毯水原。破粘罕。恃有此也。

○士懸毯水原。破粘罕。恃有此也。備禦之策。最懸夜襲。故火懸之。與奈何木。以及浮籬。皆防於營後。所以警城兵之情。而備敵之乘也。加鐵火毯。懸於南松。而或垂至城半。火光下。不能上。招起。我可見賊。而賊不能見我。且懸以繩。校。非若油。懸之。費。但恐斜風。猛雨。各預種火。以防。滅。急奈何木。則身釘以鐵。利用草繩三四尺。長一。頭繫石。代。懸。繫。芳。掛。手。奈何木之上。芳石垂于。城之外。再。繫。奈何木之下。架。間。浮籬。浮籬之上。又。

置以亂石。賊或觸犯。奈何木與浮籬。皆墜下。擊賊。且警醒城兵。隨加矢石。敵自敗亡。

○一布浮橋

城內城外。暗伏機。奔何地。不宜故浮橋吊。樣式如兩肩門。以。索。橫。懸。抗。之。上。抗。渡。丈。餘。內。廣。釘。鋒。利。錦。頭。釘。板。之。類。踏。浮。橋。賊。衆。落。奔。自。相。踐。殺。我。兵。驅。擊。不。戰。而。勝。然。宜。暗。伏。不。可。使。細。作。覷。破。退。令。我。兵。各。迴。避。

康濟譜

卷十八

兵制

主

遊軍上下。皆從吊車。每敵臺須設吊車三五架。以便急用。投避難人民登城。亦可同守。

○一具火攻

守城之利。火器爲最。如西瓜炮。佛郎機。如鳥嘴銃。鷹爪銃。一鞭銃。皆極利害。但舊頒有大將軍。雖稱美器。然日久鏽傷。多有隙孔。未免滲洩。用之宜慎。

○一安那機

部機位置。最宜得所。城樓之上。與對外城。皆陰要之處。每一扼要。盡置一座。須選精悍之兵。司之。製。

備大藥用桶收貯。臨用裝藥。相機點放。又多備火器。及鈎利器械。協力拒敵。

○一製弩箭

強筋勁弩。最爲利器。如白頭箭。割竹爲之。亦須鹽水浸過。淬以毒藥。鐵鏃。則有寸金鑿。破甲鏃。幹用圓小竹爲之。裏以毒藥。人雖拔其箭。而鐵與藥已入骨。而不出。當念者死。

○一禁開雜

城上各設柵門。敵動不許開。及潛止。亦不容聚兵。

康濟譜

卷十八 兵制

三

私下。止放飯輪班。懸旗靜。瞭城內。可以聽外之聲息。城外不能測內之虛實。軍民更得靜存神氣。並不許輕聽訛言。擅自傳布。

○一休士衆

士卒夜息。眠便乘怠而入。若令苦守。神必疲倦。惟夜不許貪睡。白晝可令輪班休息。遇警易覺。

○一募勇敢

兵有強弱。在簡練得入。須選壯健疾馳騎射。者時加訓練。更懸賞格。鼓舞其心。自肯用命。

○一置塘報

兵家緩急。恃有塘報。音耗不通。何以應變。若攻城不下。自去來不定。急設健足。塘報數十員。晝夜窺探。或寇從某處來。或寇於某處去。以便相機應守。

○一備救火

裏應外合。舉火爲號。城內奸細。杜絕不盡。則陰謀放火。駭衆奔救。乘間攻擊。爲害最大。故宜預設一枝兵。擲人竊領。專管救火。本境保長。烟民協力救。

康濟譜

卷十八 兵制

四

護守城兵。不許一卒下城。卽城兵本家被火。亦不許離次。一應救火器具。嚴令預備。如各積水缸。水桶。火鈎。鋸斧。麻搭之類。官兵救火無功。及保甲乘機搶劫。均重以軍法。

○一多夜鼓

焚火夜鼓。可奔軍氣。將心城內。當多設不時。宵櫛敵必疑我進兵。抖擻。准備。終夜不睡。我軍實知安寢。無恐。此不戰而示之以戰。敵或識破。不爲准備。我亦可致彼其不備。



○一破雲梯

敵造雲梯來襲我城。敵必先遣人運土填壕。即當准備衝擊。或選勇敢多備油薪以防焚燒。不可怠緩時刻。

○一設疑兵

擇精壯勇敢之兵。裝成敵人哨兵。一挑號衣器械。遇風雨晦朦之夜。來敵困倦。二更時放出城外。潛入敵營。亂斫順風將帶去火藥。縱火焚燒。不許貪取一物。訖則與敵同亂睡。則與敵同睡。約五更鐘

康濟譜

卷十八 兵制

五

鳴入城。暗遣計號以便識認。亦須防敵窺破。恐將計就計。進城之時。撤去機橋。舉兵近入。不可輕放。

○一防襲攻

敵人攻襲。每出不意。如三更半夜。欺我兵疲困。五更黎明。乘我兵散。班故每至日暮。則夜巡呼醒。天明吹打方計散班。

○一恤貧困

兵馬荒亂之時。各愛性命富貴之家。須平日憐惜貧苦之人。遇警則相聚保護。若素無恩愛。何以聯

之頃刻。其臨用器械。必須代備。遇乏亦須分糧。未  
有肯枵腹從事者。主將之遇士卒亦然。

○一明賞罰

將能立威。惟在賞罰。然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必先賞。不論時則士卒用命。故凡守城出陣。須委一官將銀包。參錢伍錢。參兩伍兩。至參伍十兩。及花紅之類。遇殺夫擊賊退賊。或報賊消息者。量功賞之。人方鼓舞。

○一設伏機

康濟譜

卷十八 兵制

六

查城外四面要口。共有幾處。每處警五人。每人支一更。每日午時。領起火六枝。手銃四口。各招派定信地守伏。如遇賊時。即放銃三箇。起火三枝。本晚平安。次日午時。候人交代。方許回寨。

○一火月城

賊若破月城。未破內城。城上須用火炬。擲月城內。以月城爲火池。多添竹木。賊不勝烟火。自然退走。

○一別男女

城內老少婦女。除營城外。皆令應役於城上。分

爲八隊使識文字者點簡書旂與八部披掛樹立切不可與少男婦女相雜恐生姦邪

○一妻膽壯

凡守城要膽壯賊之膽略與我一般賊之性命與我一般彼不皆勇我不皆怯彼不皆巧我不皆拙但彼以檢命成功我以食生得死耳彼在城下仰攻有十倍之難我在城上打有十倍之易人只見賊扒城便是膽戰見賊上城便欲驚逃不思一人驚走手太皆散散之間賊俱入城父母妻子康濟諸

卷十八 兵制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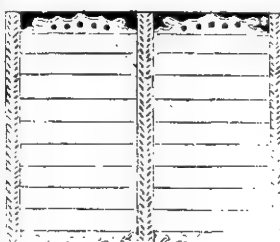
士

箇箇殺賊若放開膽力站住不動與賊夾剿賊安得上城是站住者滿城得活走散者大家同死但有一人見賊退走一步者登時斬成示衆  
杞人氏曰守城之法斯稱備矣其責任固在將領然獎緊實在守令使守令聞賊震隣之日不先營家眷而嚴富貴家逃縱之令城何得潰也故晉人云得一賢令可當勁兵三千得一賢守可當勁兵三萬則是城之存亡實關乎守令之賢否也  
○附守城圖式

夫書藏卷末

鈞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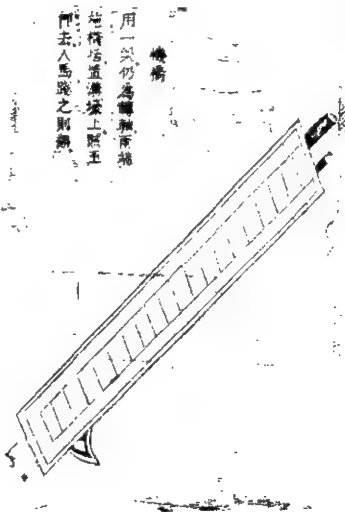
造以爲橋其制如橋上滿三  
餘城頭以二鐵索以爲橋索  
屬於城樓上橋後去城約三丈  
之二柱各長二丈五尺上二山  
口置熟鐵輪爲橋以架鐵索  
并繩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則  
橋上使人挑起以斷其路亦以  
爲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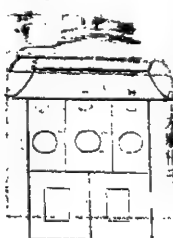
康濟諸

卷十八 兵制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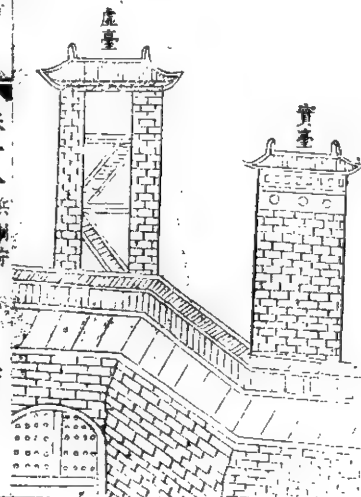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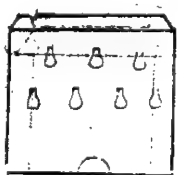
六



用一梁仍爲橋樑而地  
地橋活道橋樑上則五  
何五人馬路之則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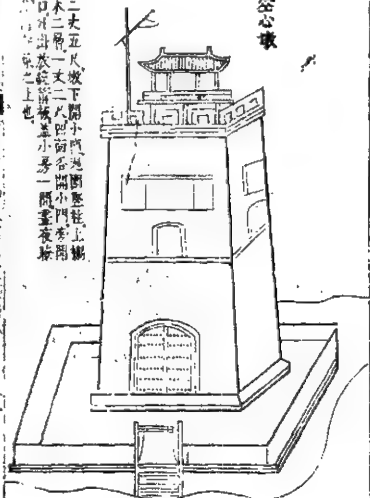
$$\frac{d}{dt} \left( \frac{\partial L}{\partial \dot{x}} \right) = \frac{\partial L}{\partial x}$$


外到左右  
如比裏到  
方舉橋子



空心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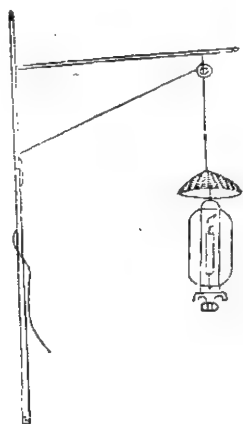
前二丈五尺，後下開十門，地圍壓柱上，鐵板木二層，一丈二尺，四角各開小門，李開方口，以放箭，箭小者一開，重者除二上，也。



卷十八 兵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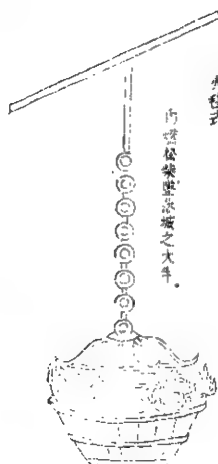
主

機機製



火柱式

內設松葉，壁添城之大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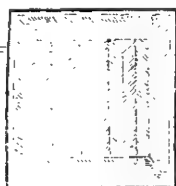
濟諸

卷十八 兵制

主

手建版

長六尺，高一尺，厚三寸，用少牛，少者開箭，此於箭前，後有快走楊子木。



鹿絲

以刺絲，鹿絲，長五尺，闊四尺，厚以生牛皮，此板，長六尺，闊四尺，厚以生牛皮，高八尺，闊四尺，厚以生牛皮。

以生牛皮  
條編江竹  
為之長八  
尺闊六尺  
施於白蠟  
屋兩邊以  
木馬銜定  
開闔則可  
以射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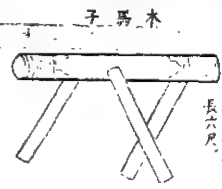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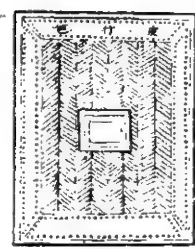
木製仿

廣濟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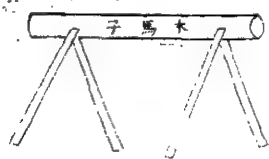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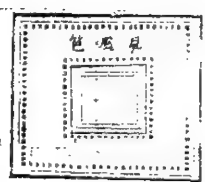
卷十八

其制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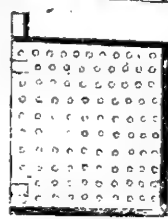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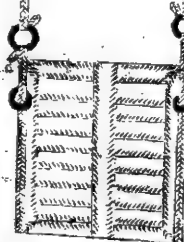
蓋



一踏木上五  
三足均二  
長六尺



版揮



其制用榆槐木廣狹準城門轉以生牛皮繫以鐵帶兩旁施鐵環帶約索花大  
城門去門闊五尺立兩頭木木間施橫亦用條繫其之冠至即以役車向後樓  
上抽所貫鐵帶下推縱於橫中射貫以土階火攻內擊以杜防備折

廣濟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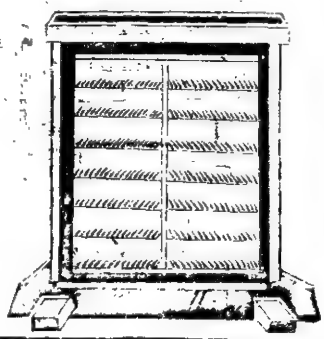
卷十八

其制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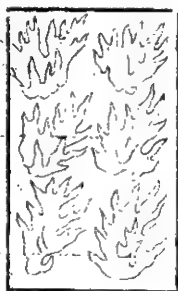
蓋

暗門

鑿門為數十孔微通  
微門則出子嚙以還  
等射之謂之鑿盾暗  
門更分兵出入便處  
潛望城為門射存尺  
並勿遠以備出兵聲  
敵其制高七尺闊六  
尺內施沙柱上施  
橫木格頭下施門門  
圖常候候開出



坑馬所



陷馬坑  
長五尺，闊三尺，深四尺，坑  
中植鹿角椿竹簍二物皆  
斲尖，入火令堅，其坑狹如  
十字，武解椿爲之，覆以芻  
草，或上種草苗，誘令敵人  
下，墜在坑，乘隙及城門內  
外，皆設之。



以連鐵釘布版上版厚三寸長  
闊約三二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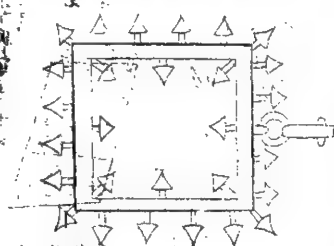


鹿角木  
解堅木如鹿角  
形者斷之長數  
尺埋入地深尺  
餘以聞馬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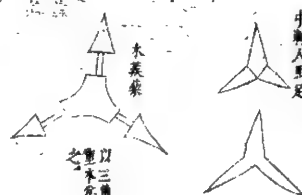


並以覆腋  
來要路使  
人馬不得  
馳古所謂  
渠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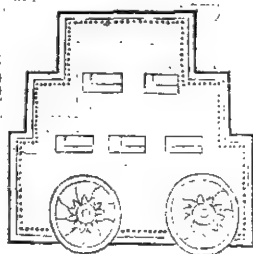
關四本爲  
方形徑七  
寸中橫施  
鐵逆續釘  
其上亦種  
馬路之具



如鐵葉藥布水  
中刺人馬足



木女譚  
形制如女牆以板為之而  
六尺闊五尺下施兩輪軸  
施拐木二條凡敵人攻  
據壞女牆則以此木女代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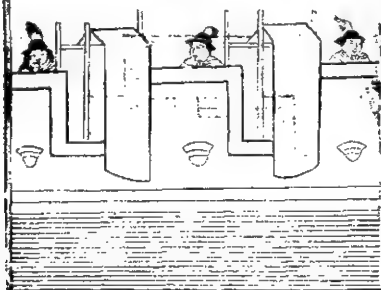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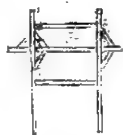
康濟譜

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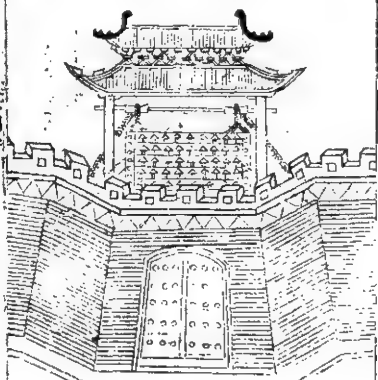
兵制守

夫

護城通箭架  
每城口如式造木架一副如該及  
城上拾運後傳箭架以子軍  
得以擲石滾木亦防下天不能傷  
上之人也



機甲  
其城門下開牙堅  
木之厚四五寸外用  
鐵索釘繫其城上形  
門兩之中挖一尺闊長  
一兩者此係機索二條  
架兩木柱中安二滑  
車用繩繫以防其門之  
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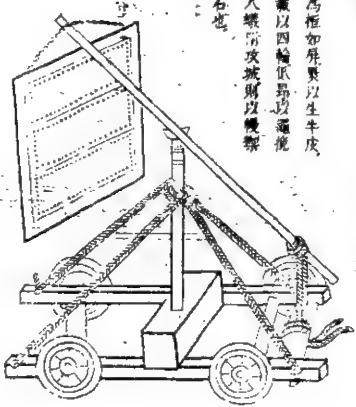
康濟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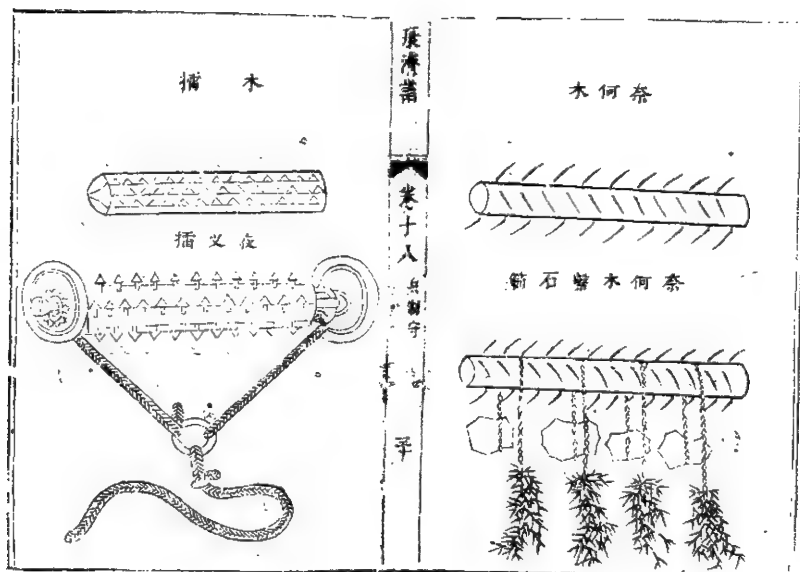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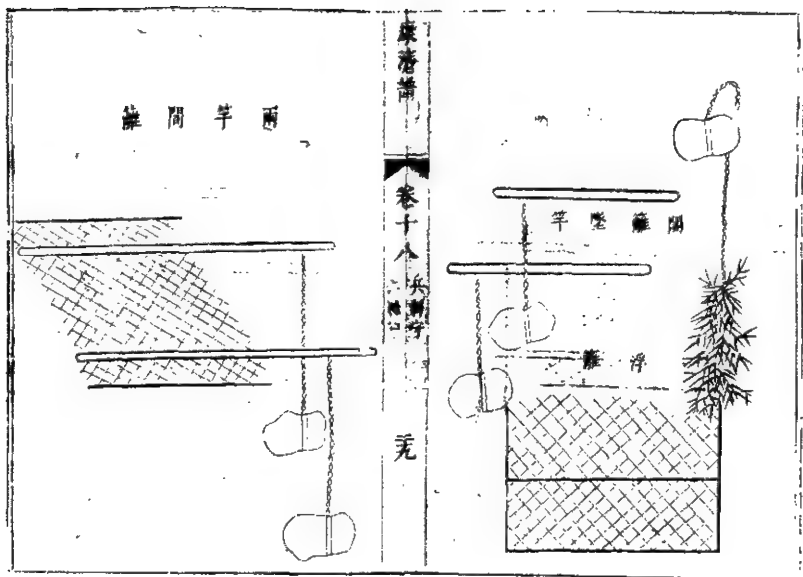
卷十八

兵制守

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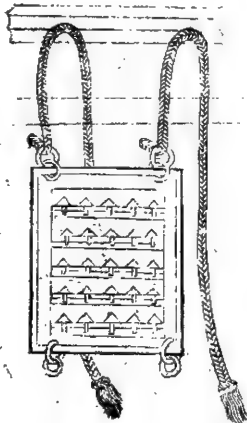
水櫃  
以薄板為櫃如屏其以生牛皮  
施結繩繫以四輪車以通  
之凡敵人燒箭攻城則以機  
當面矢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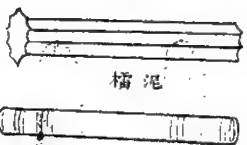




伯牙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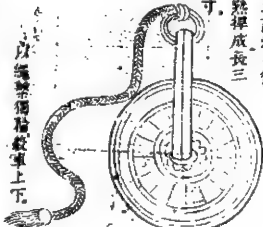


如槓形燒磚  
為之長三尺  
五寸徑六寸



桶泥

用駝樓土調泥入街  
馬毛獨熟揮成長三  
尺徑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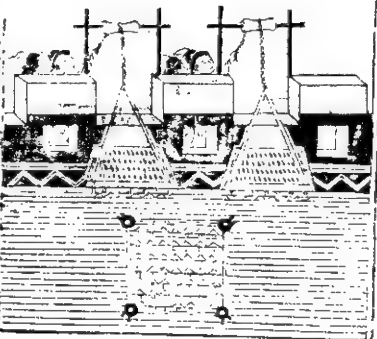


以繩帶獨輪轆轤車上下

車脚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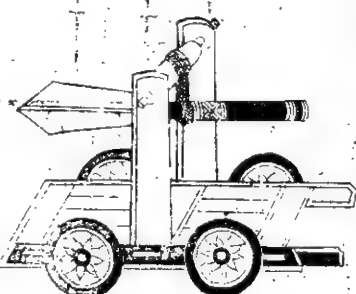
用狼牙槍式

用榆槐木枋造長五尺  
闊四尺五寸厚三寸以  
狼牙鐵釘釘個背長  
五寸重六兩布釘於枋  
上出水二寸四面鑿  
刃以四面釘鑲以繩繫  
較於滑車鈎於城上敵  
人燒毀攻城扯起拍落  
下口難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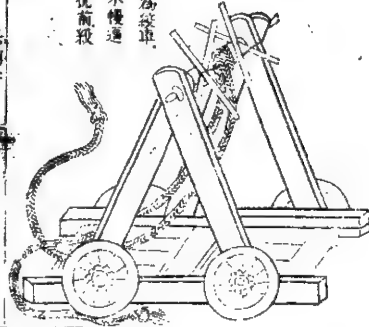
撞車

上設撞牙制作機油撞  
法以鐵車最壯者運便  
彈流何飛傷敵城則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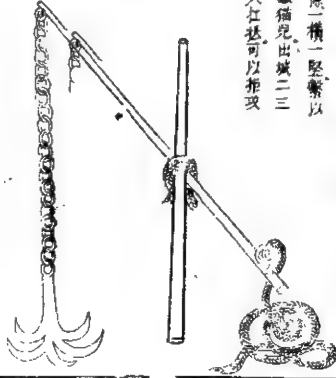
絞車

合大水為床，前起二叉手柱，上為絞車，下施四輪，可挽二千斤，凡飛梯、水機、通城、用者約需百通，拖鉤掛梯、刀提、前殺之入城，穴下水石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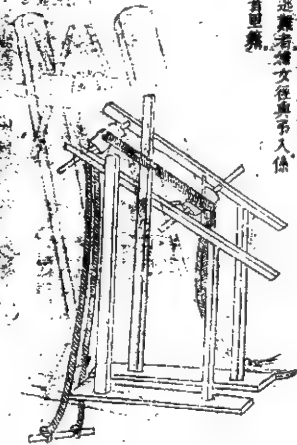
另根

狀類粘，用大杉木二條，橫一堅，繫以大索，前用鐵釘，石或鐵錐兒，出城二三丈後，用大繩長丈餘，數人上柱，可以拒攻車。



吊車

每般左右，仿置小吊車四五架，以便遊兵上下，及巡邏者，婦女便與引入，係男子，須着聲響，更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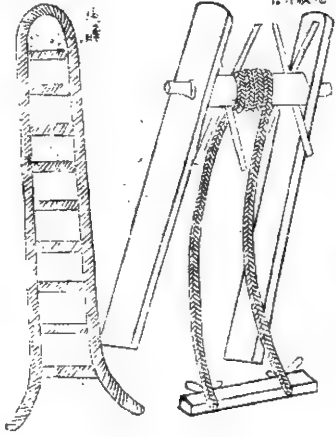


下城絞車

立兩根木，橫能轉軸，施十字絞，木索可通上下，而後舉之上下。

繩梯

以巨繩繫橫，枕為軟梯，凡高則用之。



○附表

十國戎夷。五方之民俗。皆有性。不可推移。剛柔異。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故朝陞積陰之野。食肉飲。辭其人。密理。故耐寒。百粵多陽之地。其人疎理。故耐暑。是其天性。然也。古之名將。受命伐國。必度其俗之強弱。能之長短。嘗以我之長。擊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誘之。因其所惡而攻之。則勝算在我矣。大抵北方之狄。與西方之戎。其性相類。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急則習戰。攻以侵伐。爲事。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劍。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其擊之。法利爲伏兵。相其險阻。隱匿之地。或叢林蒼莽之處。擇精兵利器千人。爲奇。各伏其要。以猛而不堅者。從其弱卒。佯爲不利。以數百千人委之。必貪其獲。俟其就進。發伏以擊之。必克。若與之平原廣野。度長驅大進。一切之利。則非我所長。又彼之能在弓矢。我當以強弩邀之。故春秋時戰法曰。使勇而無剛者。皆冠而速去之。爲三翼以待之。戒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獲。敗不相救。先

廉應譜

卷十八

兵制

五

若見獲。必務進。進而遇擾。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此已試之效也。其俗亦好爲誘兵。贏師以致我宜。謹視之。故漢高帝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漢悉兵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萬。圍之白登七日。此已然之驗也。近世戎狄奇策。亦不過是。此名將之所察。而愚將之所陷也。然其技藝。與中國異。匈奴之長技。中國之長技。五前史稱。胡兵五而當漢兵一。本雖頗得技巧。簡三而當一。是中國之利器。居匈奴且其人善騎而不善步。中國步兵有強弩利刃之銳。足以抗之。然中國之不敵。奴者。人性習安。不若其耐勞。若於霜雪沙磧不毛之地。又其性不善攻。攻不久。爲利衝擊。故前世名將。必以奇制之。而不與爭馳騁逐也。南方夷蠻。其性剽悍。很怒。舉爲盜賊。而勢不能堅。惟用標槍。旁牌。飛刀。環刀。木弩。以爲兵器。善爲藥箭。中者大呼。信宿輒歟。依山阻水。怡恃其險。急則竄伏。緩則抄掠。泛船則水道多絕。陸行則險阻不進。非中國之所能擊。然其法利於平地。以奇略誘其人。隱伏精

廉應譜

卷十八

兵制

五



舊戰則勝。自今莫不。一。二。

敵軍二太子，優劣雖殊，皆將領，皆紀律嚴密，敵下皆用命。項在殿前，見御寶批，降到奎人三生陣，同命陳法，令姚友仲已下，各腹所見，以聞。元敵入遇我師，必有圓陣，當鋒，次張兩陣，左右夾攻，故謂之三生陣。每隊一十五人，三衣為鷹頭，四人為角，三人為從，四人為副，五人為徽，每頭或從不得生還。還者并斬。得勝受賞，亦然。謂之圓敵隊。諸將亦有畫陣圖，詣殿前，請討敵，欲以方陣進，敵來圓陣，夾其左右，敵兵

卷十八

元

厚重，復用兩圓陣掩其後，並五行陣法也。或欲分爲六陣，擊首則尾應，擊左則右應，擊中則首尾皆應，此六陣法也。僕笑而進曰：自古陣必相其地之利便，敵人必多寡，或拔山，或背水，或設伏，料敵應援，在臨時。豈可預爲之？若僕敵來拒我之情，別有他陣，將何以禦姚友仲？以爲然。復問：命陳法奈何？僕曰：陳家保伍連法行之舊矣。且料其必爲伍，積五十人爲隊，押隊引於前，擁隊驅於後，金伍腰，推却隊有賞，全伍有誅。如此，則自然用命。夷狄之法，不足遵也。姚公友

仲漢爲默然。

黑錠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百騎環繞，可裹萬衆，千騎分張，可蓋百里，推堅陷陣，全精前鋒，征軍當先，例十之三。凡遇敵陣，則三三五五，不分斷，不簇聚，爲敵所包，大率步宜整，而騎宜分散，亦分敵，亦合，故其騎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電逝，謂之鴉兵。敵星其合而分，視馬筆之所向，其乘而各聽，若說之，錄以自爲號，首進而遠，敵項千里，其夜則警，察烟

卷十八

平

而知其所戰，其極素無害，則磨石而禱天，其變敵則登高眺遠，先相地勢，察敵情偽，專務乘亂，故交鋒之始，每以騎隊徑突其陣，中衝擾動，則不論來寡長驅直入，敵雖千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橫過，大隊再撞，再不能入，則後隊知之，方其衝敵之時，乃遷延時刻，爲布兵左右與後之計，兵既四合，則最後主者一聲結，說四方八面，擣應齊力，共時俱撞，此計之外，或等圓陣，下馬放射，一部中臂，則兩旁俱潰，潰則必亂，從亂疾入，敵或見便，以騎蹙步，則步後駐隊，馳敵迎

擊敵或登壁百計不中則必擊牛畜或鞭生馬以擾敵陣未有不敗敵武森戟外列拒馬紀其奔突則環騎疎哨時發一矢使敵勢動相持稍久敵必絕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動則進兵相逼或敵陣已動故不遠擊待其疲困然後衝入或其兵寡則先以土徽次以水施使塵衝天敵疑兵衆每每自潰不潰則衝其破可必或驅降俘聽其戰敗乘敵力竭擊以精銳或緩交刀佯北而走詭棄輜重故擲其得敵或謂是誠敗遂北不止衝其伏騎往往全沒或因寡敵而巧計取勝

卷十八

兵制

聖

勝只在乎彼視此情之閒有古法之庸未言者其勝則尾敵襲殺不容遺逸其敗則疎散逃走追之不反十倭賊本無長技但聞官兵進剿輒將賊黨或十名或四五十名預於土堆溝旁叢林茂草人家僧寺等處凡可隱藏身者各先行潛躲謂之伏兵一遇官兵則伏兵四起或自後邊圍進以致官兵眩惑紛錯務先遣騎導并精銳馬兵四望爪按搜捕行陣對敵嚴加防備毋墮計中

倭賊臨陣先以數十人前來衝突官兵進剿仍佯

敗即回使我兵輕視遠追入其套中賊復擁衆來攻謂之誘兵宜相度地勢審察機宜可追則追可止則止毋得輕率致有違失

一倭賊防我官兵進剿先將錫塊銀爲銀錠及將粗惡衣服雞子蒿草罌爲大包遇兵戰賊勢不支之時即將錫錠衣服包拋擲在地使兵不察其偽羣去拾奪賊將乘兵淆雜肆其兇殘謂之餌兵如遇賊拋棄物件在地不許爭取敢有違者統兵官即于陣前將本犯斬首若獲功取勝之後所遺財物監督官查給

廣濟謠

卷十八

兵制

聖

軍士並不入官一倭賊詐多端每造奸細撲和我兵號色衣裝輒招號衣色搖靡陣混入及至陣中方去偽衣露出本色衣號謂之詭兵凡我發去號衣俱臨進兵之期方行縫綴自相認識不得先期呈露爲賊規接以售其姦大抵胡北狄者先制其馬制東夷者先制其船制南蠻者先制其標牌耳

附金鈴諸方

許洞曰人爲兵器所傷出血者必甚渴即不可與水

飲所食之物旋毛在吻須乾食食肥味之物無所妨  
害貴解渴而已不可過多飲粥則血滯出人必灰矣  
所忌者有八一日真怒二日喜笑三日大言四日勞  
力五日妄想六日熱羹粥七日飲酒八日酸醢犯此  
八者鮮有生矣夫金瘡不可治者有九曰傷腦曰傷  
天倉曰傷臂中跳脉曰傷大腸小腸曰傷五臟此九  
者皆灰處又有不可治者四曰腦髓出曰腦破而咽  
喉中沸聲兩目直視曰痛不在傷處此謂傷經曰出  
血不止前赤後黑或自肌肉腐臭寒冷堅實其瘡難  
康濟請

卷十八 兵制醫 聖

愈此四者皆不可療矣除此之外援論其脉脉虛細  
者生數實者死沉小者生浮大者死其所傷在陽處  
失血過度而脉微緩忽疾者灰矣  
按金鎗乃刀各刃之所傷其色喜淡紅色者良  
萬不失二所惡者紫紅色百無一生金鎗屬金主  
與肺患金瘡者則忌咳嗽嘔噦翻胃肺之症亦宜  
避風爲要蓋風入瘡口則至瘡口浮腫潰穢穢爛  
而成破傷風則變生餘症多致不放雖有治法宜  
辯瘡口淺深脉之虛實吉凶見矣所喜者胃氣六

旺胃氣旺則元氣壯氣血生最宜戒怒遠色怒則  
瘡迸裂變生疔肉然則瘡口腐爛以損新肌凡治  
金瘡用數口藥當以乳香沒藥血竭天靈蓋乳石  
之類爲主可保無虞凡服湯藥必助胃補血爲主  
金瘡雖有變易各有治法若邊陲爲刀箭所傷非  
得此聖藥安能治之塞垣軍旅之間罹於毒者若  
非秘方必至危殆者多矣醫者宜細觀之

○金瘡乳香方

乳香 兩 沒藥 三錢 天靈蓋 五錢 血竭 錢 黃  
連 二錢 花蕊石 二錢 珍珠末 二錢 金箔 五

黃丹 錢 右方用好真降香節松脂加舊毡帽蓋  
燒存性加五倍末用之

○治金瘡至重者

天花粉 三兩 姜黃 兩 赤石脂 兩 白芷 兩  
右爲末凡筋斷脉絕血盡入危須用繩索及絹帶  
扎住血路然後用此藥以茶清調敷用軟絹縛之  
其血立止其腫頓消若金瘡着水番花者可用薑  
汁調敷瘡口兩傍以火微炙之或用稻稈燻之

瘡口水出即愈

○治金瘡初傷者用避風止痛方

當歸

五錢

川椒

去目及閉口者澤瀉五錢

錢五錢

附子

一兩

右搗爲末溫酒調一錢日三服

○治金瘡疼痛不可忍者

防風

天南星

等分

爲飲片每服五錢水酒各一盞生姜二片煎八分食遠溫服三服有效

○治金瘡血出不止可二錢日三服

龍骨

一兩

芎藭

一兩

烏樟根三兩

鹿茸

一兩

共爲末

傳瘡上血

即止

如服以溫酒調下二錢日三服

○治金瘡去血過多昏暈等症

川芎

五錢

當歸

共爲片水煎

隨服入童便酒各二大杯熱下

○治金瘡內爛生蛆方

用皂莢飛過爲末乾摻其蛆即死

○治金瘡腐肉未去方

土丹

水飛淨一兩

天一石

一兩

水飛淨一兩

土丹

水飛淨一兩

天一石

一兩

水飛淨一兩

共爲末用磁瓶收貯傳瘡上待腐肉化爲黃水去

○斂口生肌散

花蓋石

一兩

乳香

一兩

沒藥

一兩

石放炭火中煨紅於二末內蘸金烟再煨再蘸以

木盡爲度置地出火毒

○治破傷風癰瘡疼痛體發表熱方

天南星

一兩

防風

共爲末

傳瘡口又以香油

潤之

後以溫酒調一錢服

○治破傷風牙關緊急如角弓反張者

即用前方藥二錢以老酒入童便少許囓服立效

不愈再一服有驗

○治破傷風瘡口不語者

赤箭

一兩

桂心

一兩

防風

一兩

巴豆

二分

去皮

心

研

細

水

中

以

油

畫

爲

附子

三分

去皮

吳茱萸

五錢

湯

洗

乾

蝎

五錢

天南星

三分

右

搗

爲

末

用

醋

三

升

熬

膏

九

如

每

不

拘

時

服

三

九

以

熱

葱

酒

下

服

後

汗

出

效



○治箭頭不出方

蠅螂自灰者土狗子三婦人髮灰少 先將蠅螂

去壳取其白肉與二味同研如泥用生油塗中箭

處塗後內作瘻即以兩手壓之其箭自出

○治肉中箭頭不出方

巴豆去油 膩粉分 砒少 礬石五錢 蠅螂

一為末以雞子清和丸如蠅豆大先以針探開

瘻瘻用生油子乳油化一丸再搗破處上用醋麵

紙封貼瘻口不可忍其瘻自出也多年者兩上膏

年者一發即出一方用雞子清和丸如蠅豆大先以針探開瘻瘻用生油子乳油化一丸再搗破處上用醋麵紙封貼瘻口不可忍其瘻自出也多年者兩上膏

○治骨中箭頭不出方一方用雞子清和丸如蠅豆大先以針探開瘻瘻用生油子乳油化一丸再搗破處上用醋麵紙封貼瘻口不可忍其瘻自出也多年者兩上膏

雄黃錢 木蠹錢 石炭錢 煅錢 威靈仙

朝錢 鼠錢 右四藥為末入鼠血內煉

蜜為丸如黃米大納瘻口中不論近遠自出

○治箭頭出後服食方一方用雞子清和丸如蠅豆大先以針探開瘻瘻用生油子乳油化一丸再搗破處上用醋麵紙封貼瘻口不可忍其瘻自出也多年者兩上膏

牡丹皮錢 鹽錢 五錢 右四藥為末每於食前溫

酒調下錢 五錢 右四藥為末每於食前溫

○治毒箭中拔方

○治毒箭及馬汗方

芋根一 鹽菜一 紫梗五 石炭二 兩研二

為末不時候肉藍葉汁調下一錢粥飲亦可

○治毒箭及馬汗方

蜜虫大者去翼於端午日收之陰乾為末每服一

錢挑破瘻口以藥傳之然後以醋麵糊紙厭面貼

之即退出毒也

○治中毒箭後皮肉癢痛者

梨母子一 新陳鹽麩子一 兩研二 更三 菜豆三

石炭錢 煅錢 威靈仙

右為末煉為膏每服一茶匙日三四服

○治打撲損傷神腫痛方

用蔥頭切爛炒焦搗極患處冷則再易止疼消腫

散瘻口以藥傳之然後以醋麵糊紙厭面貼

○治中百發毒方

用甘草同黑豆煎湯嚥之

○治中暴發中死者

即移置陰處急取路上熱土於成人肚上作窩多

令人尿溺於臍中又取路上熱土并大蒜同研爛水調去滓曬下切不可用冷水濯沃反以冷水物逼外得冷即灰

○治中寒厥冷僵仆者木炭燒灰以繩束葱二斤切去兩頭如餅式火上燒熱安臍上上用火熨之即醒無應則以湯濕布蓋臍下上用帶火熱灰熨之

○駢瘰

凡士卒洗米踏水蒙犯霜雪寒風所切凌凍所苦

康濟詩

卷十八

其

哭

或失於飲食肌體虛劣故頭目手足駢瘰血出也其治方以猪脂洗之立止

○治駢瘰已成瘡方

用羊髓熬成膏油入飛過黃丹攪勻令凝塗三五日即愈○治手足指節駢裂欲墮者用萊州青石作器物者以刀刮細末如指節尚有住紋微連即以末厚覆其上以帛纏之止痛

下月即安矣





鑄是亂陣則主於燒榮蓬帆如火箭火殿後則主於多設矢目如火砲神弩是也將得其人而隨機應變則無不勝者矣

### ○布陣

凡布陣如營三千人百二十步外酌用大小威遠砲視遠近打放令賊不得安營百步外用地雷連砲遇布大營四面先令哨馬四十二匹遠哨如賊從北來哨馬馳至即向北布器見賊打放用迅雷砲佐之賊來未有不披靡者若近營用銳棍劍鎗

### 康濟書

卷十九 兵制大略

五

火鎗三捷五雷分番疊打以威遠連砲爲正以銳棍劍鎗爲奇緩且遠則有威遠連砲急且近則用銳棍劍劍火鎗三捷五雷奇正相資攻守俱利

### ○用火

凡用火須用發竿遠近務要定準其火內藏鐵鏡發去可傷人可阻衝陣其火從地而起使賊不能伏地隨用火龍車開則排成陣勢合則作爲一城衝打一陣之後衆兵俱入城內觀賊聚散如何復再衝打至夜說賊圍結何所用火箭射入賊巢內

觀其虛實我兵暗伏三面多用火器發入巢內我兵暗處埋伏望火明處急發弓弩火器使賊自亂我兵各帶小燈用青布爲罩不露火光招行各散埋暗處見賊散走急急衝殺此決勝之策以遠待勞也

### ○兵戒

火攻之法用無不勝勢莫能固不可輕用亦不可妄用也且其家之要上顧天時王得地利中應人和三訣亦通情而爲將者不能知彼知己以仁

### 康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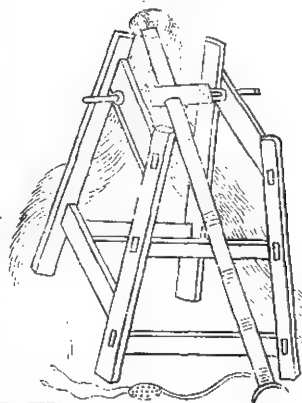
卷十九 兵制大略

六

爲心法以義爲軍聲以明爲賞罰以信爲紀律因時而制宜設奇而料敵凡遇古先王陵寢聖賢祠宇都邑郡居里巷輻輳用火攻之則非崇道之意仁民之心戒之一也前阻茂林進無可據後背水澤退無奔路逼已營寨軍陣未列凡遇此地用火攻之恐連焚及邑戒之二也風候未定地利未得及風烈滅火禍莫大焉火攻之法先據地險次候風信戒之三也彼兵軍欲歸降未得其間竟乘風縱火玉石俱焚戒之四也內有驍騎之將圖爲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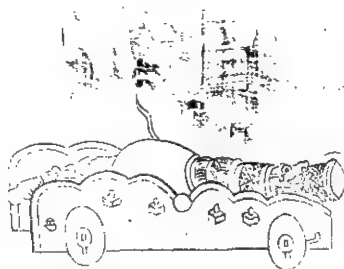
用必設計以生擒戒之五也。彼兵已降，必疑其叛，從而抗之，以失士心。如白起坑秦卒，不仁莫甚焉。戒之六也。喪敗之賊，掠奪吾民，以張其勢，必思奇策，拔脫民命，不脫其民，而適用火攻之謂之不智。不仁戒之七也。萌甲方長，鱗虫始螫，赤地焚燒，傷生甚衆，以損仁德。戒之八也。遵此八者，而雲飛鳥集，鬼神莫測，其機電掣雷轟，造化莫窺其妙矣。至火藥要方，水戰俱附載圖後。

宋人用從風車，皮筒等物，所謂火砲者，但以其車放此筒，筒中諸火器，以此為砲之祖。



銅發頻

每斤約重五百斤，用鉛子一百箇，每個約重四斤。此攻城之利器也。大敵數萬相聚，亦用此以攻之。其石礮如小斗，大石之所擊，兩邊無能留存，故欲發頻，須用土塊，小司火者，最中後燃，其火從大石處，但向上行，可以免氣，仍須得礮聲，令人掩護，可以防人掩發頻之思，若非皮發頻，則不必用此也。



佛狼機式

此亦是各船福星



針在此

步在此

動物重面見持形



木架內藏是勾勾可  
右半生右端噴火  
則此是之頭探火  
內藏是之頭探火

佛之外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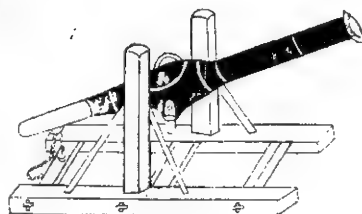
此訣與鳥盤同



虎鹿出之鬼原  
住鹿頭角石十  
獵者獵後後  
動鬼頭此見  
發自入龍彈落火

保佛狼機式

其銳以鐵為之長五六尺服夫  
躬服有長孔以小筒五個輪流貯  
藥安入腹中放之銃外又以木包  
鐵箱以防決決海船艇下每遠置  
四五個於船體內暗放之他船相  
近經一彈則船板碎漏此海船中  
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戰則  
無別失



威

遠

砲

婦果



火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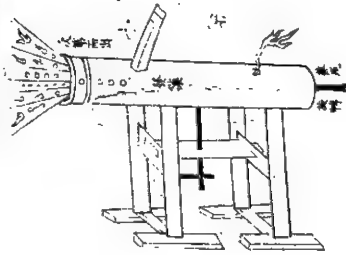


重二百斤婦果

高二尺六寸或十寸火門前五寸火門正  
後二寸二分口徑二寸二分重  
百二十斤火門上有活蓋以活蓋用

百子連珠

用清銅鑄成，約長四尺中，  
藏法藥一升五合，藥從口  
外，旁鑄一噴，長一尺有餘，  
約鐵鎗彈百枚，堅木為架，  
八面旋轉，架上架起，  
則彈落砲，點火，發出，以  
擊賊兵，能不得偷我營寨，  
砲一架，足抵強兵五十人。



履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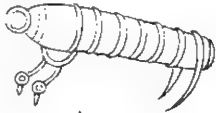
第十九

履帶

二

灰砲

長二尺重二十六斤，  
大缸每根長一尺二  
寸重三斤半，鐵桿每  
根長一尺二寸重三  
斤，火繩每根長二丈  
五尺，重四兩，鐵鏈每  
把重三斤。



分式



迅雷砲

每徑重十餘斤，如一管  
三千人用，百位，每位  
用藥名，人仍舊，統  
根二根，其製大約與  
普通砲同，如左。



砲底至發門處二寸五  
火門下可裝一大眼用  
鐵線釘，使不致生亦可  
作連砲。

履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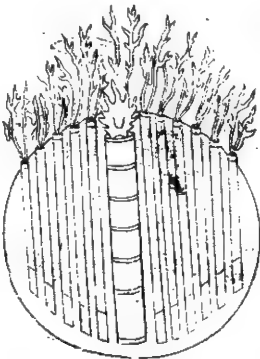
第十九

履帶

生

猛火無繩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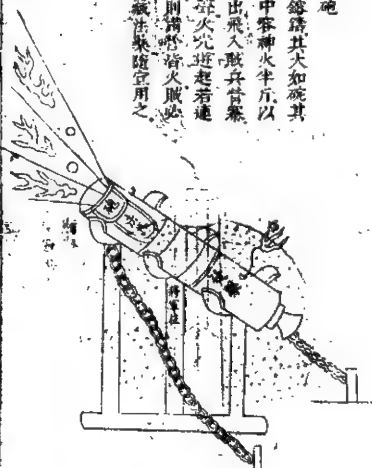
捲紙為筒，中藏神火，  
二三十個，發火不同，  
直飛或走或跳或躍，  
隨風四散，發聲如馬，  
勢不可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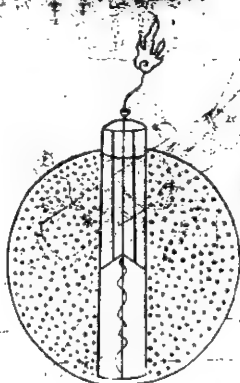
飛雲砲

用生鐵鑄其大如碗其  
開如匙中容神火半斤以  
母碗套出飛入殿其骨兼  
雲一發火光近起若連  
發十砲則諸將皆火服必  
白亂中藏法藥隨宜用之



火油神砲

用桐油銀絲細砂  
以汁拌炒製成  
砂磁粉海生鐵  
子砲發主一  
船砲有雙筒



卷十九

三

飛砂神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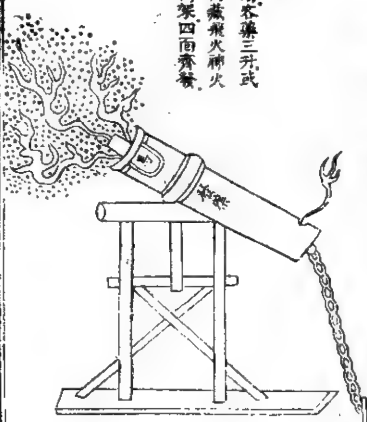
用燒酒炒製諸藥盛  
於磁罐噴發發藥  
於城下火舞鐵破烟  
飛霧障以弓弩擊  
之



中藏藥火一箇紙  
砲一箇元發

猛火砲

用生鐵鑄其大如碗三升或  
二升一升內藏神火神火  
烈火搭木爲架四面齊發  
可以攻城



卷十九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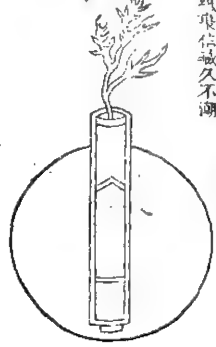
古

毒霧神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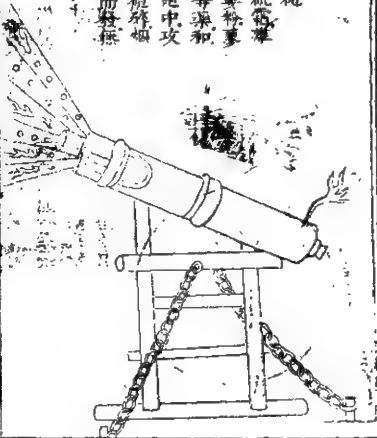
用狼糞文胸紙爲罩  
黃石黃皂末等粉  
屑撒沙巴酒等藥和  
合如法置於砲中攻  
打上城火發視煙  
霧四塞飛騰而無  
有不破

鑽風流星砲

生鐵鑄狀圓如罐中藏神烟砂毒飛  
注細等火藥堅木爲馬兩旁各開孔分  
四信引於中留空藏一信盤曲於中  
以藥線飛信藏久不潮



卷十九 火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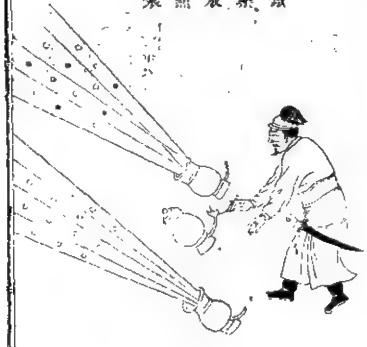
康濟諸

卷十九 火攻

十六

飛龍炸砲

用大鐵砲張火藥春實生鐵  
鑄小口空腹藥藥砲入炸藥  
梓蓋口進小竹筒安藥線放  
大砲上臨用先點小砲火點  
大砲以大砲送小砲至飛聚  
矣



砲中入小藥二三百粒大七粒十例  
大砲中藥入砲口內藥不可分  
人砲中藥入砲口內藥不可分  
藥後發口內藥除第一層外  
上正中第一孔又二十長細竹管大一藥  
線貫入其中使火中發線力均齊不致  
偏勝也



火藥飛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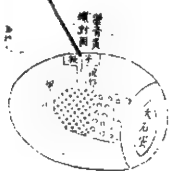


鐵藥



威遠石砲

每砲重藥二斤，小石彈一前，大石彈一箇，用漆黃泥，實藏火門，安走機一發，打積豆數里，人馬盡成毒粉，此不費分毫，不勞兵力，在在頑石可造，處處堪安，宜設。



鐵環砲

卷十九

兵部火攻

七

重三十斤，身長二尺二寸，有尾，柄長二尺九寸，用木兩斤，中刻槽，將尾入槽，助鐵鑄定，用藥二斤，四兩鎗子一枝，六錢鎗子三十，放時將圈棍一條，下有鐵鑽入地，上有木柄，中用鐵索繫用大鐵環一個，棍斜插于地，左騰來木柄，右手燃火繩，將砲頭穿環內，有定砲星面頭發之，無不命中。

重三十斤，身長二尺二寸，有尾，柄長二尺九寸，用木兩斤，中刻槽，將尾入槽，助鐵鑄定，用藥二斤，四兩鎗子一枝，六錢鎗子三十，放時將圈棍一條，下有鐵鑽入地，上有木柄，中用鐵索繫用大鐵環一個，棍斜插于地，左騰來木柄，右手燃火繩，將砲頭穿環內，有定砲星面頭發之，無不命中。



群蜂砲

篋編圓籃，以紙糊五十層，晒乾，再糊油紙十五層，開一竅，入火藥三斤，藥半斤，飛盡，每火燃，各十餘網，其威甚大，燒足定帳，水澆不滅。



圓籃分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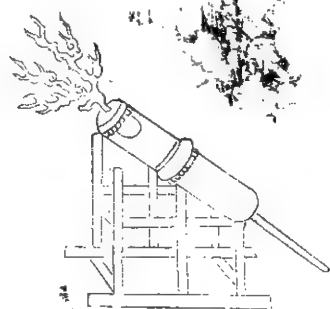
八面雷砲

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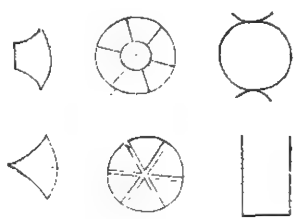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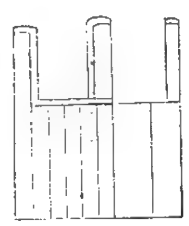
兵部火攻

八

用生鐵鑄，中藏神烟法藥，用母砲送入，賊陣，火發砲鐵碎飛，勁如鉛彈，人馬俱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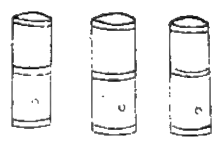


六 合 砲



木砲

用堅木造式無論大小  
潭鑿空瓶外鑿通四道  
下開線眼鑿火藥梓實  
口入黃土少許火連石  
鐵子擊線擊聯機穩火  
發砲碎飛傷使於守城  
事之易造耳



丸

以堅木六條做成內尖外潤如圓合圓體長三尺  
內自上口至腹深二尺底下實木內有肩長一尺  
子鏡一門厚五分徑五寸高五寸僅裝滿藥而已  
用過聽其炸損木鏡內口徑六寸要口再大任意  
必以鐵箍大小為准口上外木厚三寸口底實木  
自外至尖厚六寸石子用堅石合口軍中有匠隨  
時採用若在陸用先將木做完全為體用箍烙  
圖箍緊另將子鏡先安藥線用藥築實鏡外線眼  
處用藥一兩包線下入木鏡內置線眼稍大用粗  
二分藥線燃入不必透子鏡只對包藥所縛處燃  
外線入藥包藥包自燃又快又不致失候下合口  
石子一丸可以碎堵陸用必攻堅營城寨乃設  
發時遠亦不可過半里百步外更妙大遠則力牽  
少中水用以木為小船將鏡縛在上另用三板船  
或八槳哨馬之類以繩二丈繫鏡船一面預用粗  
火繩燃繫長竿杪點發擊賊舟此器任其沉小發  
時遠不過二十步近至五步內尤妙採水中毋盡  
風帆旋轉將遠則發後舟不可望中

無敵甲得道



分



鐵道必於厚一分重  
是丁造彈生起加  
可即左彈均不重



光通  
口火  
重光



戰後身  
戰後身  
戰後身  
戰後身

形



鐵道必於厚一分重  
是丁造彈生起加  
可即左彈均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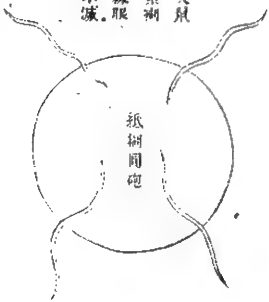


鐵道必於厚一分重  
是丁造彈生起加  
可即左彈均不重



鐵道必於厚一分重  
是丁造彈生起加  
可即左彈均不重

中含鐵是六十火  
二十後方人落  
其口每程開藥鐵  
四個便去落火不滅



抵銅同砲



飛礮

鐵道身長一尺徑三寸下柄二尺五寸內  
春火藥外小錢炮長四寸口徑二寸五分  
裝嘉火藥鐵道為滿用火抵銅口藥線通  
於大錢置之砲口大銃一發小銃自去大  
馬中之皆傷



荔枝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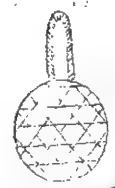
用細泥打製成如錫印大厚一寸腹空  
容納一分小指大一孔當內燒過將明  
一斤黃四兩杉木炭四兩為極細木慢傷  
磨入飽內約九分滿以小竹一節打入中  
孔處入藥宿燒頓定已每半帶十數個歸  
藏然之連他則毒沙能使人為無指



廣濟清 卷十九 五經大度 三

風塵砲用竹葉

將竹葉為葉形如西瓜外用紙糊止留一大眼  
將好石灰風化又用人糞晒乾足兩研為細末  
分兩不等共為一處為大鍋燒紅炒要墨色為  
度裝入已中自放小砲一個仍封固其口穿眼  
裝上藥條二軍可帶一二三個如對敵過順風炸  
砲一響舉火連拖雷方近較其全勝之器也



風塵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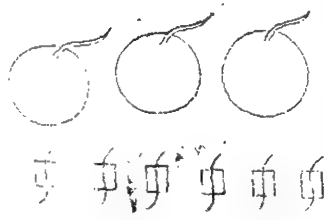
石灰篩選藥炭火  
炒用小火底底  
鑽一睡入紙砲一  
個當從以透出石  
灰山等牛底封以  
取下風乾之總炒



廣濟清 卷十九 五經大度 三

天堡砲

其大如馬用黑  
夜用法升至半  
天際云賊巢窠  
將如雷內有火  
砲數十能施賊  
之營寨必不能  
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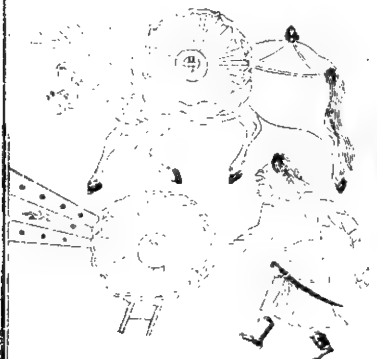
鹿雷砲

用熟沙胎晒乾，紙糊百層，則仁土，內藏半旁藥，半寸，熟并地鼠小紙砲，即全用綠漆，釘針包，於胎前，封大口，雖人言得此水陸宜用之。



車輪砲

每輪橫條十八根，長一尺四寸，左右修銳，每重斤半，長一尺，每輪三十六根，用鐵絲，后釘輪頭，裝平，一暨駁二輪，架旋，任以皮條，連同藥子，三軍附之，臨敵將藥置地，隨勢攻打，可抵九十二人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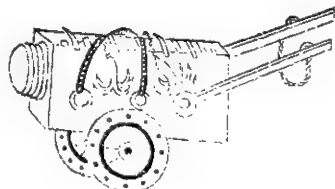
卷十九

兵部次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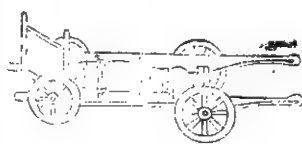
攻城砲

檢杉木作槽，最將軍在內，鐵叩五道，下安二輪，上帶四環，繩路，以口向前，車轆向後，強催跑地，看旗打去，最效。



千子雷砲

用銅鑄，長一尺八寸，徑五寸，裝藥六分，實火入，通土二分，置料，連藥，為子二，升，免用彈繩，扣於四輪車上，前安槓板，使敵不覺，臨放則去，極勢如摧枯。



卷十九

兵部次

五

三輪三  
鳥嘴銃全製

重六斤五兩  
三兩六錢  
長一丈重三兩



線轉立轉開火  
旋轉立轉開火  
旋轉立轉開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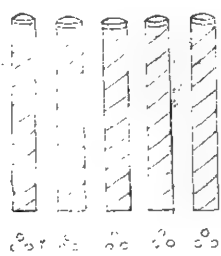
庫清語

卷十九 換彈火攻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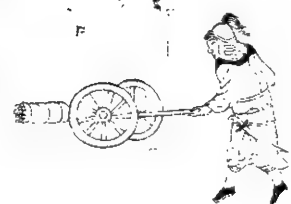
後敵竹銃

以堅厚竹小者佳外  
用生牛皮包裹緊  
乾將火眼引線入用  
火彈二十四個裝實  
火藥用木板鑲口若  
宛入槍窠夜多遠便  
卒和至腰窩或一更  
或二更發火筒外火  
光響聲震賊心見  
雷勢駐兵以混戰



七星銃

淨鐵打造七銃居中一大  
銃周圍六銃如快槍樣長  
一尺三寸各銃底總合一  
處外以厚鐵包環鐵鑄三  
道成鑄一鐵環上安木柄  
長五尺下二銃徑一尺五  
寸中軸鑄鐵橫杆木柄安  
上杆入大藥多裝成於手  
有高低底點火帶打其勢  
猛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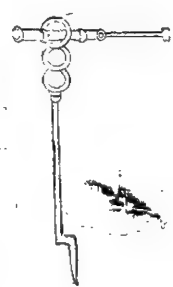
庫清語

卷十九 換彈火攻

天

獨服神銃

用熟鐵圓打工精  
短者二三尺長者  
四尺止于底鑽眼  
後安木柄拔前用  
鐵圈扶住搖準對





神錄

用開錢十斤與熟打成三斤餘形如瓦長一尺  
 要門地中包在二重光射二遍合利時水隨炮  
 入炮再噴連打谷務要光淨口上鐵鎗以火  
 鎗丁威借火門使不後生然後打或夾釘葉水  
 桶如為乾法打收止用細鉛絲填如豆大草易  
 就點經之待戰以松香末料放臨打或二十粒  
 八馬達之盡皆顯什

長約二尺五寸

長約二尺五寸

康濟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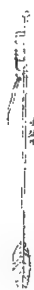
卷十九

兵部火攻

五

火槍

俱用小竹杆長四尺二寸鐵  
 鐵大口十五分上安毒藥有  
 指明火名胡後釘鐵嘴長四  
 分前此桶起火油氣濕就  
 時有穿龍形架式裝竹木桶  
 或架火箱取其便也



龍箭



為龍九矢而  
 發故名

康濟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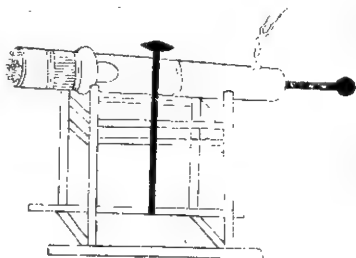
卷十九

兵部火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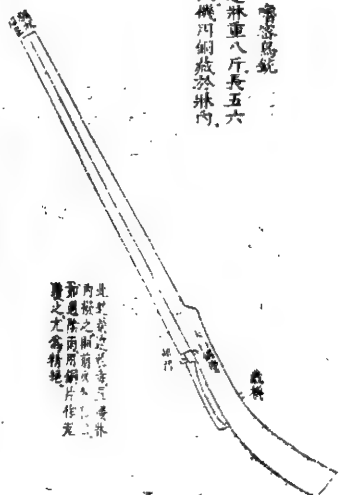
五

九女敵之砲

精銅鑄砲大二尺八寸  
 中藏九天破陣虎藥一  
 粒九女敵之砲將下米  
 一撮則箭不搖動此砲  
 最利害



滑石錐  
連林重八斤長五六  
尺機用銅絞於林內



此器用滑石等五種林  
內絞之則滑石片作瓦  
而燒之尤為精妙

揚子鏡  
用熟鐵鑄造長一尺  
二寸徑二寸二分後  
筒三寸安木柄柄腹  
而上繫一鐵線前是  
小砲二何每三寸  
徑一寸七分上連物  
釘入墜不滾壞線小  
也裝滿八分八二錢  
鉛子二個遇敵夾打



萬勝佛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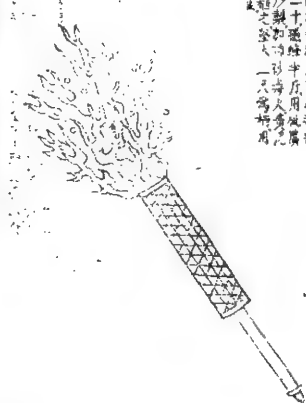


此旗係用熟鐵等五種  
每長八尺二寸二寸  
每寬六寸二寸二寸  
每厚二寸二寸二寸  
每重二斤二斤二斤  
每用三錢每  
每用三錢每

每旗長一尺六寸底上少有一寸半  
每旗重六斤一十六分半每旗一  
底箱上有門五十六門一十個每旗  
以指標孔廟生子地之間一萬四

竹發類

竹筒長三尺共用八人舉以燒  
竹筒內裝藥料每筒重  
五斤竹筒口用泥封  
塞口係用鐵線之線一  
每行重二斤



式餐何噴藥

此器係竹製長二寸長二八釐通直徑  
用五寸之竹筒下段長一寸半其口  
下段用銅製成其口徑一寸半其口  
下段用銅製成其口徑一寸半其口  
下段用銅製成其口徑一寸半其口

硝磺 松香 雄黃  
各分兩法製成



康濟譜 卷十九 法洲火攻 三

式實不滿

中竹二節厚布裹用硫黃硫磺毛紙  
子硝硫磺鐵角銅絲川椒半夏提此州  
紫石灰半兩藥草水服大碗分兩藥草  
砂玉則沙炒黑細粉頭上炮火守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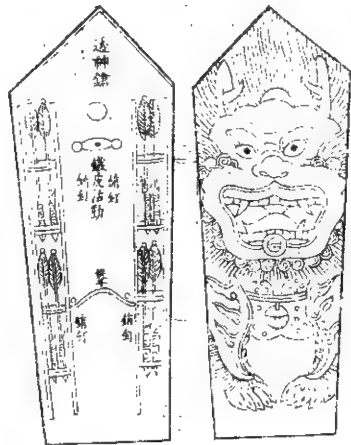
式飛砂神火槍

此器係竹製長二寸長二八釐通直徑  
用五寸之竹筒下段長一寸半其口  
下段用銅製成其口徑一寸半其口  
下段用銅製成其口徑一寸半其口  
下段用銅製成其口徑一寸半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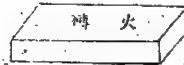
康濟譜 卷十九 法洲火攻 三

式牌木頭虎





用薄胎素紙黏成方磚每塊  
面一個長一尺闊四寸高二  
寸開一頭用松香熬化塗在  
匣內硫黃末條上入火藥一  
斤四兩裝滿與紙各二十  
條三三外用油紙四五  
層包固密無縫入版膠登  
開通蒸四散燒乾延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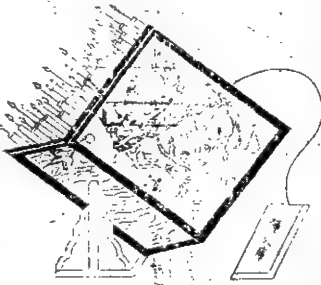


火棍

此藥能火時用  
行火外包固火  
切用松香固封

盛藥

神火符牌  
用木板造此箱  
尺丈可容火箭  
百餘枝下二座  
墩中以活轉機  
鐵軸凡遇火風  
預置要將機動  
火發制藏數百  
步這此數百只  
亦大助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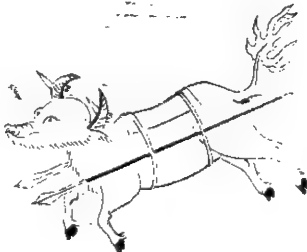
木水廠

用竹漏沙裝外  
紙糊緊密畫形  
高三尺長五尺  
二寸足踏四輪  
耳續用鐵口廣  
嘴筒左右有金錠  
四兩系與線落  
一人用繩搖鈴  
響發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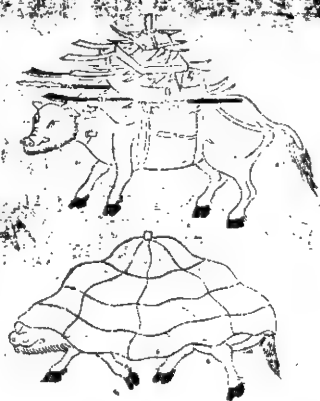


火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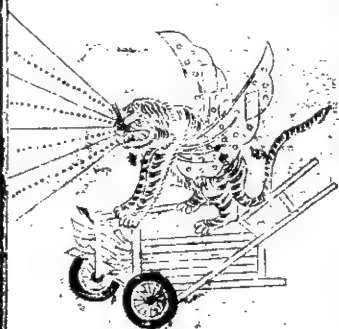
此古法也牛馬蹄鑄前外  
以擇皮細草注尾駝首向  
敵發火牛馬兩旁敵處必  
亂古又有經車火馬其法  
略同可度宜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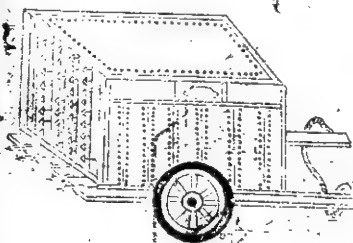
火牛  
綠木作張四面  
神利刀鋒袍牛  
項肚尾拴步火  
鐵柱上覆紅布  
唯臨敵燃火步  
不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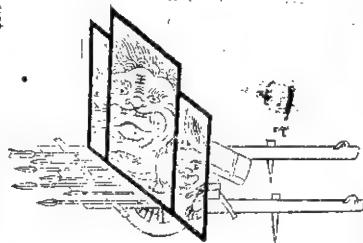
火龍拖地飛車  
車設雙輪土蓋箭  
隙形腹藏火器  
信以法盤曲兩旁  
設飛起彈留望服  
便親前榮利徑往  
士四人聯香推轉  
信發火起萬將真  
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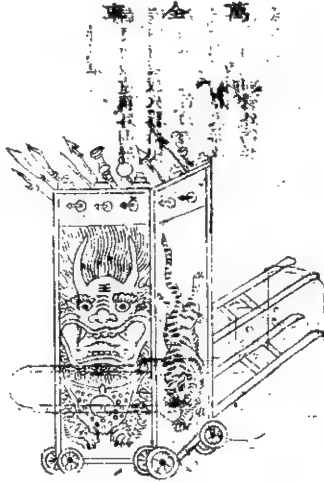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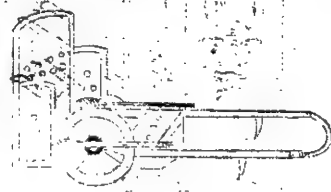
火櫃攻敵車  
較長一丈輪高  
二尺五寸櫃側  
二尺八寸高  
尺下架鐵五根  
上穿火箭發  
櫃蓋前側防敵  
兩手聯轉行  
兵隨時燃火進  
攻衝敵長捷也



衝牆藏輪車  
較長七尺屏高五尺前轆  
二層架鎗刀八杆箱中放  
火筒連通於外面內裝火  
箭四十枝用軍二馬輪流  
推行衝攻



屏風車  
 轉便可以遠近外則屏  
 內則藏火器器械  
 軍用第二名輪流推  
 行戰則屏後發火器攻  
 敵守則橫明營外為屏  
 風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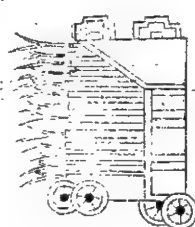


此車四輪長一丈五尺，闊八尺，層如  
 牆高三尺，中藏折疊望樓，旗杆幾時八人頂  
 竅內，由神機八柱高七尺，橫梁上鋪板射八  
 人於內，女牆高三尺五寸，八柱上橫井字，其  
 頂高七尺，中藏弩機二張，神機長三寸，帶一  
 小窩蜂，機砂鐵彈火弩，女牆間設安神機分  
 建旗杆，上行用五馬攻戰，以鐵騎九匹馳驟  
 若無衝衝，敵入固守，我於高處處機主擊  
 機以有索索之，陰風上文清仍用吊搭開竅，  
 以索牽擊其頂上，須斷水湖，恐風神機機過  
 迎立小旗二十四面，前後跳馬。

機機諸  
 第十九  
 史記

堅木製商  
 城等下設八  
 輪陣以牛革  
 內藏神機法  
 藥壯士守之  
 賊近火藥人  
 馬遇之便成  
 室粉守城第  
 一器也

萬勝火屏風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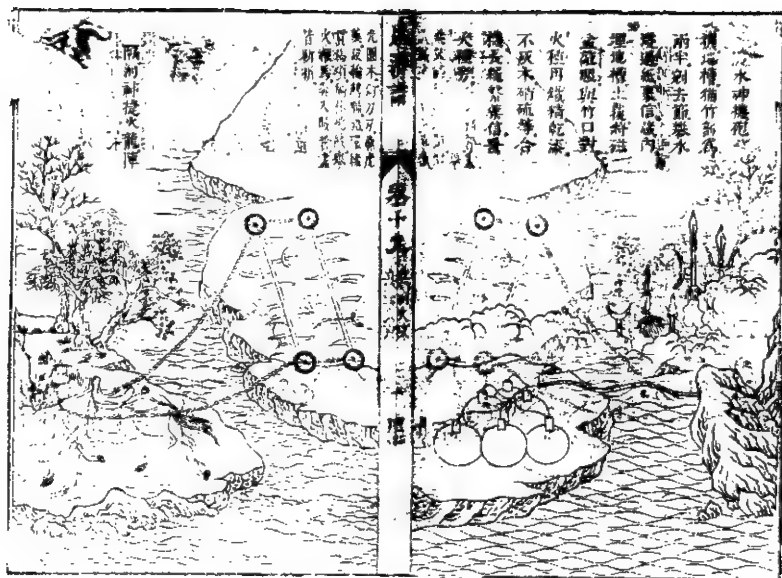


砲用銀造人法藥大強木  
牌戴之藥以牛解通以羊  
賜氣火砲上講香爲限上  
將鴉片煙波上下量斯  
船泊處順流暗放香到大  
發砲後水擊船底粉碎

砲長尺五徑四寸內藏  
燒華大澤信錠砲上黃  
臘封口牛皮索束信用  
大昔四口日草雷四兩  
炭之一斤不灰木四兩  
蜀黍二兩湯水調水  
調衆肉和勻晒乾其砲  
用硝泥頭上墊之下接  
法藥香到砲發賊賊碎

惠州

A line drawing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junk boat. The boat has a long, narrow hull with a flat bottom and a curved prow. A small cabin with a tiled roof is mounted on the deck. A large, rectangular sail is attached to a mast. The boat is shown on stylized wavy lines representing wa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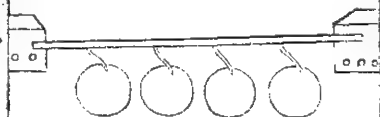
炸炮

製以生鐵鑄大如碗空  
腹上留指柱一口穿縣  
木杆填實入小竹筒穿  
水線於內外長透穿火  
槍標炮必避之路能坑  
產是數十埋於坑中藥  
槽通接洞牆上接便賊  
不知動靜機炮雷從  
下突起火燒冲天傾覆  
如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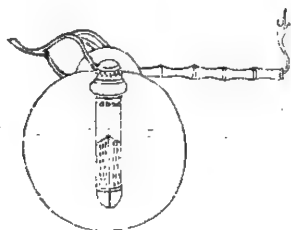
廉濟譜

卷十九 兵部

五



無敵地雷砲  
鐵鑄極固中藏法  
藥以堅木為法馬  
分引三倍令砲火  
戰埋地過是擊就  
發火勢如轟雷



石研砲

用石范圓形大小不等腹  
中鑿空少許藥埋實九  
分入小竹筒一節入引藥  
用鐵隔罩上少覆乾土土  
上用紙助泥泥平盤藥線  
於上平城放伏地雷用此  
炸砲火台砲碎且為久埋  
妙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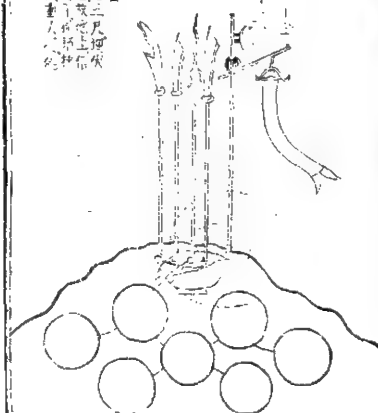
廉濟譜

卷十九 兵部

五



伏地雷天雷  
此砲三層地地二尺埋伏  
地雷三層地地二尺埋伏  
地雷三層地地二尺埋伏  
地雷三層地地二尺埋伏



鋼輪伏火櫃  
全式

式竹絲菜引砲鐵生砲石伏埋坑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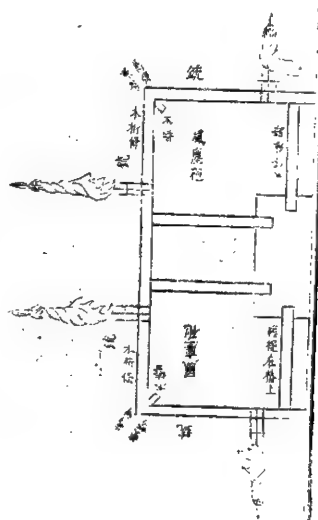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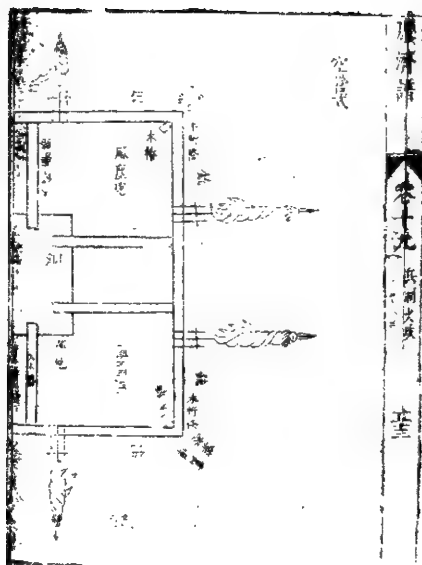
鑽石種上鋼輪  
開板式

## 形 分

鋼輪木匣石板木架全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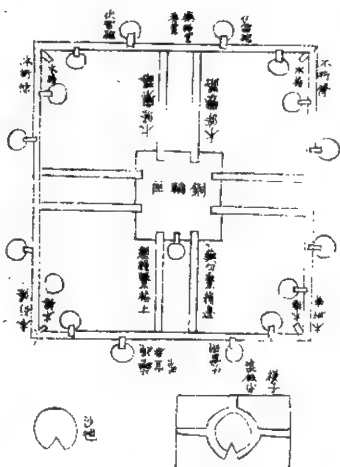
卷十九 上 兵部火政

此匣長尺五開七寸處出一孔穿過石架引火  
二眼繞阿地通每頭帶三眼通火改行條兩旁正  
處穿過路二條裝放開機其後四片定將二片先換  
路放下板上銼一口架上鋼輪橫條又將二片板  
定一口合上鋼輪下鑽火石輪條中間小釘可滾輪  
能阻蓋放後眼透能下裝石塊石用箱機千便  
底板下深潭後之一頭繫生繩之頭拴鐵鎖後因  
繩繫定引出水馬既自能引出機就木板自下千斤  
石從空降落鋼輪動轉整架當盤四處初能過盤山  
拆



中用鋼輪四圍木釘係嚴整公法準火紀每接處留角  
好線架四方為一大公約二尺當釘時埋入上用二方板  
為架放便與地平四圍行條條款鋼輪圓側入眼內分八  
處中有一處四面橫條分為四門旗所用竹羅底四尺鑿  
眼扣木條同二尺橫稍窄眼每旗下推薄一個將橫放倒  
齊合連上裝定字後用千金石一塊長繩一條當四角釘  
木絲繩此片四角將字併在齊放繩上將繩扯緊於鋼輪  
邊釘二大木椿更火藥一包四圍刻各色火藥繩索俱齊  
行條眼內輪中法第一就裝用土棧平好檢驗當開火  
齊候此武候所望願望先天有忌等語者尤宜加意

伏雷炮



生鐵製成櫃子鑄成放入炸藥裝上藥線  
將文長木割成槽兩旁穿眼數十槽中於  
發藥器好將砲安在槽眼處引入槽內  
發藥中水槽頭添水或銅輪一箇如法埋之  
廣化軍成軍時此埋伏最利之器

○附火藥

一提硝法 每鍋用硝十斤，煮沸二三次，同薑白或  
鷄子二個煮，次用河水或泉水，膠三兩，煎水六七  
碗入鍋內同煮，用單笠打去水上污物，分散五鉢  
內，上將竹掃蓋著三三日，即生硝，牙傾去水不用，  
取牙晒乾，不生牙者，即此煮之，取牙為度，不用井  
水，又曰，提硝用瓦烏盆，濾至一百斤得三十斤，乃  
可作藥線，用熬熟老桐油粘紙作藥線，水過水入  
地無礙。

一提硫黃法 每鍋用水五六碗，燒滾，然後下淨黃  
三四十斤煎開，出磁盆內澄一日，去黃底，坐用黃  
稍聽用。

○製火藥方

每料用硝五斤，黃三斤，茄桿灰一斤，共七斤，分作  
三槽，定要碾五千八百邊，方許出槽，每藥三斤，用  
好燒酒一斤成泥，仍下槽內再碾百邊，出槽拌成  
粒如黃米大，或菜豆大，須入手心燃之，不覺熱方  
可，尋常藥用一斤，此藥止用半斤，因藥力大，迅不

可多用如無茄灰柿條亦可去皮去節南方如無  
柿茄杉檣俱可

製火線藥

淨硝<sup>一兩</sup>黃<sup>六錢</sup>柿灰<sup>三兩</sup>茄灰<sup>五兩</sup>白硫<sup>五錢</sup>朝腦<sup>三錢</sup>  
如前合或止用前藥走線局緣暗用之但不作粒  
若作粒炮藥方硝黃如前煎減去五錢加白硫五  
錢朝腦三錢好燒酒和勻晒乾若作起火黃減去  
一兩三錢硝灰白硫朝腦如前洗毛匠錢為極細  
朱重羅<sup>各一兩</sup>用好燒酒拌乾再研一次仍  
用燒酒拌潤晒乾研細即起火若作箭藥黃減去  
一兩一錢柿灰四兩硝白硫朝腦如前茄灰<sup>五錢</sup>

卷十九 火藥

神火藥歌

神火燒營第一方石黃一味最難常燒酒浸來麻  
油炒足用三斤性大剛加止雄<sup>黃</sup>雄<sup>二</sup>并黑信<sup>雄</sup>  
藍花艾朮并松香豆末攪和銀杏葉更加乾膜與  
巴霜松香一斤餘四兩三七均分火藥強飛雲炮  
裏深藏貯落地噴天發火光吐霧噴烟紅滿寨門  
制賊兵盡著傷破陣衝鋒能利害又燒木甲及船

棍<sup>再加神火燒</sup>  
黃若灰柿灰

○毒火藥歌

黑硫先搗巴霜浸毒氣冲人嘔見心乾漆晒和乾  
盡炒松香艾朮更均停雄黃一味為君主透徹光  
明用一斤石黃諸味<sup>川烏草烏南星半夏銀朱蛇  
膽生汁石硫火硫黃杉灰柿灰並各四兩四六火  
毛阿膠皂莢汁烟膏蝦蟇油各底</sup>  
藥配分明裝入砲中攻打去破敵衝鋒更殺人

○烈火藥歌

銀杏松香各一斤五斤硫火要均停石黃雄信各  
三兩提過明硝要七斤每斤四兩灰<sup>第灰柿灰  
灰加並毛</sup>  
為使却寒傷營最有名

○飛火藥歌

藍花合用桐油并蠶室攤乾仔細藏一毫風日不  
可見見了之時放火光此物十斤不可少更配松  
香與豆黃銀杏細羅乾糞配更加皂末要相當松  
香三火<sup>硝火硫火若火加棉  
灰却灰並毛石黃</sup>各半斤一分明不  
可忘却用火藥三七配齊歷臨風烈燄揚燒人  
甲鑽入眼雄賊百萬一陣亡

仙訣

**薑** 乾姜 胡荽 芫花 皂莢 足十斤 一椒 胡椒 藜

細羅成白砒須用巴油并礦灰燒酒製須精

六味各加半斤。烏梅淨末一斤。勻諸味攪成合。

一處便將紙炮巧裝成周圍却把松香蘸霹靂小

砲在中心砲響一聲如吐霧迷人鼻竅瞎人睛眩

暈昏花無可奈噴嚏連天不絕聲一物不見不能

走瀟湘、掠亂自縱橫。指揮一擁前，退去個個生。拏

與活擒不與擒時用火砲

康濟堂

卷十九 兵部火器

手元

烟火藥歌

鐵子磁鋒先以粒礬砂銀誘入中汁連浸三朝火

焙乾再入桐油炒燥烈取背虎藥輕輕滾一砲不

過三合。假使賊兵十萬餘。此砲只須三四十飛。

雲行人賊兵中頃刻尸橫妙無敵

道風人集歌

浪盡多收并艾朮須教加入江猪骨骨煨爲炙肉

煉油油并硝硫灰三民性烈晒焙極乾加滾毛

逆風愈勁真奇絕還當一八配分明火攻陣裏神

○三火合一藥

飛火毒火神火合一每火一斤硝火一斤硫火六兩

灰荷灰榔杉灰  
入硃砂  
水銀  
硃不見星

○火種

不木灰斤一鐵衣兩三炭末兩三麩皮兩三紅棗肉兩六罌拌

米漬爲餅每兩管一月

錫鏡火藥

提淨明礬四十兩硫黃六兩柳灰或葫灰或茄楷灰六兩

展濟

卷十九

年

各另切極細末，焙前分兩配合，用水一盞，并濕拌。

十連車起喉氣如武三大爲維木每結用藥一

五分打遠加五分鉗下大小焰藥輕重用加皮

先以人精傳神內蓋東墨爭效之丁巳年三月廿二日

在幾內，每人需一千，用銀壽十打，重萬兩之重。

巴豆半斤，梔子半斤，批脂半斤，批黃半斤，批三兩。

兩石灰一斤，註曲半斤，入磚瓦，燒一小時，取出。

塞口、砲內放以擊破、人可遠避、故每首



仍以烏梅甘草置口中，以辟其毒。

○五里霧

木屑將桐油炒過，其和一處，加硝斤黃炭斤五十

木屑五松香斤鷄糞二狼糞二頭髮塊灰斤砒斤五

人糞斤艾肉斤其研極細，用布袋盛之，臨敵，人各

量帶，如遇順風，先領于地，詐退百餘步，用麝線點

火，結成霧，五里人馬聞氣，涕淚不絕，互相戕殺，

藥以火鎗火箭，烏銃精兵，追擊，無不勝矣。

○神藥噴霧

卷十九 兵制火藥 空

薑汁斤食鹽兩烏梅肉醋半右共斤

礪砂兩膽丸各白朮兩細鐵末各五右共斤

和前膏九指頂大，揚塵為水，每遇賊人，將一九入

口嚼爛，迎而噴之，兩日立腫。

○水箭法

川烏草烏狼毒南星麻茹砒砂

半夏皂角紅砒膽凡各一巴豆二藤黃

人椒收貓右咀片入布袋中，焚之，

用釘罐吹下，候煙盡，備聽用，先將藥袋同入

大壩內，却將石灰水，鍋內燒滾，傾入壩內，速將泥

頭封固，過十數日，將藥袋取起，分作三四壩，封固，

臨時取用，以噴筒噴之，最好。

○神烟

火硝斤硫四兩用小樟腦兩輕粉一陽起

石兩石黃斤砒兩右為細末，緊裝藥于竹

筒內，發之，可迷百步，良久不散。

○神火

烟硫一斤為木好燒，硝砂一斤砒砂

礪砂兩炭兩右共研極細，緊裝藥于筒內，

敵發之，可燒賊人也。

○附解毒聖藥

明雄半好箭頭砂兩右將白鴨取血并浸，九浸

九晒，又菜豆漿三浸三晒，又白蘿蔔汁三浸三晒，

又藍根煎汁三浸三晒，又含春水煎汁三浸三晒，

研極細末，用烏梅肉四兩，甘草半斤，熬膏為丸，固

眼大，凡製藥藥放藥膏密一九，仍用真阿膠末，

塞耳鼻竅。

○大藥製法

硝一兩黃一錢四分柳灰一錢八分

通共硝四十兩黃五兩六錢柳灰七兩二錢用水二鍾春得絕細爲妙秘法先將硝黃灰各研爲末船數完合二處用水二碗下在水桶木杵春之不用石春者恐有火也每六拍春可萬杵若春乾加水二碗又春以細爲度至半乾取出日晒打碎成豆粒大塊此藥之妙只多春數萬杵也好清水春換出硝中鹹氣至盡次猶如製漆好墨法相類若添水春至十數次者則將一分堆于紙上用火燃之藥去而紙少傷如此者不敢入銃矣只將人手心掌染一錢燃之而手心不熱即可入銃但燃過有黑心白點與手心中燒熱者即不佳又當添水春之如式而止

○水攻

按水攻者乃所以絕敵之道沉敵之城漂敵之廬舍壞敵之積聚百萬之衆可使爲魚故汾水灌平陽濟水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汴水灌潁川韓信大

灌水決沙囊而斬龍沮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

一邑布皆得用水之利也若乎陸引水勞力費功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

一水平水平者木槽長一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

池間相去一尺五寸間有過水梁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漏狹微小于池箱厚三分上建

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不轉爲關脚高

平與眼等以木注之王池浮木齊起耶目視之三齒

俱平則爲天下準或士步或六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炮散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謂之水平

炮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止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二尺可握

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

隨其分向遠近高下其竿以炮版映之耶目視三浮

木齒及炮版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進而往視尺寸

相乘山岡溝瀆水之高下淺深皆可以分寸度之

我城居卑下之地。敵人擁水灌城。速築塼壁。壅出  
門及陷處。更于城內促圍。周視水高下而濶築  
牆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于牆內。取土而薄築  
之。精兵備伏。守不得離也。如有洩水之處。則十步  
爲一井。井內潛通外洩。漏賊中。速造船二十隻。  
募解舟楫者。載以弓弩。每舟三十人。自開暗  
穴。御棹而出。所當敵處。卽懸于城上鼓噪。決其堤  
。報以精銳。急出助戰。

○濟水水經 卷十九 兵制水

聖

武經總要曰。渡之溢及入山谷。逢水暴漲。止則無舍。  
濟則無舟。太公對周武王以飛橋。輾越溝壑。飛  
天。雖濟大水。而不難制度。無以追究。然器用素具。乃  
克無患。或有急難。以齊持。故韓信以水壅渡河。而虜  
魏王豹。鄧訓以絁革置筏而繫胡。此又臨事制宜。而  
能利涉者也。今以所存法附之于後。

凡軍行渡水。上流有浮沫空者。須待其定。測水不  
漲。則渡。蓋慮半渡水漲。賊虜以壅。遏上流。欲絕吾  
軍也。

凡殊方異域。水勢有洄洑險惡者。及蛟龍水害之  
屬。兵師濟渡。須皆先待鄉導。問狀。預爲防慮。  
凡將渡。先牙岸上。四面陣列。仍令乘高遠望。以候  
動靜。之防寇之掩襲。後分隊旋濟。

凡濟必先戰隊。既升岸。勦爲方陣。令人乘高遠望  
如前法。

凡解筏。圍以竹木。及有屋宇處。可以毀折爲筏。浮  
渡。并束草芻。亦可用之。

○濟水水經 卷十九 兵制水

聖

索。推置水中。使前後積聚相挽。可以渡人。

凡大寒欲濟。流漸未合。以巨繩橫絕水面。約漸涸  
與流漸涸合。可以濟兵。至冬下。

凡軍行遇溪阪。未得濟者。則度水濶狹。以軍中車  
用鐵索相維。橫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勢。水稍  
淺。則諸軍可渡。

蒲葦以蒲束。九大圓。圓側爲寸道。轉如束槍狀。量  
長短。爲之無蒲。用葦。河以浮渡。

飛艇。葦蓋。遊水士。或使人披浮水。攀繩于腰。先浮

渡水。次引大繩于兩岸立大柱。急定其繩。使人挾繩浮水而過。器械載于首。如大軍。可作數上

浮囊以渾脫半皮吹氣令滿。繫其空束于腰。下人

浮以渡。近用猪尿

皮船以生牛馬皮以竹木緣之。如箱形。火乾之。浮

于水。一皮船可乘二人。兩皮船合縫。能乘三人。以

竿繫木助之。可十餘人。

木罽縛囊。以爲筏。囊各受三石。力乘一人。罽間

容五寸。下以繩勾聯。獨槍其上。形長而方。前置筏

康濟諸 卷十九 兵制 辛

或作 板 頭後置梢。左右置棹。

械。筏以槍十條爲束。一束力乘一人。且以五千條

爲率。爲一筏。槍去縛。并鋪次而排。縱橫縛之。可渡

五百人。或左右各以浮囊三十。先令水工至前岸

立大柱。繫二大繩。屬之兩岸。以夾筏。繩上以木繩

環貫之。施繩聯者于筏。筏首繫繩。令岸上牽挽之。

以繩爲約。免漂溺之患。

早船遇水。用布周方各四尺。雙層十字。縫柱四方。

每方用猪胞四個。各殺口抽繫。放于水上。如站立

過水。用皮做棍連襪。當中各放食物。用搭包一條。以布做四小袋。乘猪胞四個。繫放腰間。過水。

○禁涉

井征錄曰。江湖禁涉之法。不六而足。懼其淺而步崎

可涉也。吾則曲鉄爲鈎。曳之以索。謂之取鈎。所觸無

不灰傷。直鉄爲針。透之以木。謂之涉針。所過無不殘

滅。編竹爲索。紐覆爲刺。謂之水毛。謂之涉毛。所以

肌膚斷木爲軸。釘鉄爲維。謂之水蒸。繫所以刺水兵

之腰股。煉竹爲竿。植之泥潭。謂之踢竿。所以毒人之

康濟諸 卷十九 兵制 辛

脚面。埋木爲距。置之沙淺。謂之離距。所以碎人之腳

板。凡此六者。雖有離。賊安能涉我境哉。懼其深而

舟楫可航也。吾則綴鐵鈎于浮筒之上。謂之浮鈎。遇

賊船。則底板可沉。繫索網于江流之中。謂之拒檣。遇

賊船。則檣棹可得。採棉撻。採木程。以累賊船之柁。航

而杆檣難搖。割繩蘆。割藤。以礙賊船之划水。而車

版難距。水勢湍急。則立刀口木。而使賊船之底不鑿

自破。水勢浩渺。則立曲屈。雖而使賊船之板不維。自

遠。置挽索于水底。使賊船遇之而尺寸不移。兵家謂

之神擊卓倒寨于水渦便賊船接之而旋轉于順兵  
家謂之鬼鐵此北十者雖有舟楫賊安能及我岸哉  
懼賊兵浮罽洋環以襲我之津岸也吾則造木竹造  
爲木干灘傾而賊不可用懼其駕飛翼搭浮橋以跨  
武進河道也吾則造火礮造撞筏于急流而賊不可  
進體基紐東岸以濟也吾則斷冰爲查手木穿木  
爲窠角木置於中渡之處而賊其物之不可行懼其  
附纜結罽以濟也吾則精冰結欄連木爲截河置  
爲木渡之射而使其具不可進懼吾步岸之易登  
也吾則立伏在交馬使斯人之船造岸不得以下作  
懼吾豪整逐易過也吾則釘暗礮使賊人之船曳  
可以順流懼賊船之乘風而前也吾則有替風揚  
水以絕其聲之不可使懼賊船之相辨而至也吾則  
有破卒虛米以阻其鋒索之不可通止流高而下流  
從者則佔其江流立堰放以獲其軍彼勢濶而我勢  
狹者則因其勢堆沙壘以沒其營賊過岸則立四索  
番軍以鉗其船賊卒上岸則立獨頭礮以掩其卒  
此其爲制敵策偉然勝在守敵人之不虞知事敗

于吾軍之不能秘事機之無窮一或不密則我之所  
以制敵者敵反得以制我矣公孫述拒岑彭述爲浮  
橋攢釣以拒彭之船其術似矣未幾彭乃預知縱  
火焚橋釣而述兵以敗韋昭達征嶺南賊爲竹籠盛  
沙石以拒招達之舟楫其智非不巧也不知招達得  
以預知使士卒持刀砍籠而賊兵以潰吳人之禦晉  
可謂得策然鐵鎖截船之術一泄而不能免王濬燒  
大筏火拒之燒焚是皆敗于輕泄而貴于善秘也

康濟諸弭盜卷之二十

松滋 清游龍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嚴重關。慎擊柝。局制之源。清濁。次弭盜第二十。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鄉合者鄉所合也州黨族閭比之聯。

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丘文莊公曰。先儒謂聯比其居什五其人。鄉士之事也。而士師掌之。比追逐胥伺盜賊之事。可見成

康濟諸

卷之二十 弭盜

一

周盛時。雖稱極治。而聖人爲民防患之心。無所不及。故鄉各有所司。而士師又合而治之。以比合比。

以閭合閭。以聯其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聯其人。所以然者。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聯比。

閭者矣。使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子是即其相安相受之同什伍者。比而合之。

捕盜賊。晝則追逐之夜。則胥伺之廢事者。則士師施之以刑。而有功者。則士師施之以慶賞。後世于

里巷設爲火鋪更夫。使之互相覺察。以防盜賊。其

原蓋兆于此

士師掌邦之八成。一曰邦治。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

曰犯邦令。五曰擄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

曰爲邦誣。

按八者而謂之成。成者國法之成事品式也。朝廷

爲此八者之成事品式。以禁制大臣民。其事皆謂

之邦者。以見此乃國家之大事。所以係安危治亂

康濟諸

卷之二十 弭盜

二

者。非但郡黨州閭之事也。八者之中。邦治邦諜。是

交通鄰國之事。犯令擄令。是于犯王法之事。邦盜

不過竊取國寶而已。其間最是爲邦別者聚黨以

亂民。爲邦誣者。訛言以惑衆。爲邦賊者。搆逆以擄

亂三者。乃國家之大惡。生靈之禍。本有天下國家

之入于司兵。

者。所當預懲宿戒者也。先王立八成之法。使士師

掌之。所以杜其幾微。遏其萌蘖者。豈不預哉。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

之入于司兵。

丘文莊公曰。司厲一官。專主追徵賊贓。任器貨

兵。若今時殺傷人所用兵器盜賊賊。加責沒入也。賈而揭之。定其所直之價而議之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之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塗地之人聚擽之。有相翔者誅之。

司籍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擽者。與其國將而比其退胥者。而宵司之。禁經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

康濟諸

卷二十 刑盜

三

國中者。亦有故則令守其間互。唯執節者不議。

按周官士師掌追胥之比。司屬掌器貨之辨。野廬掌畿內之守。修閭掌城內之禁。古昔盛時。所以防盜者。無所不至。非但以示國威之嚴肅。實因以防非常之猝變。蓋天下事孰有不起于細微哉。盜賊之患。人類以爲不足惜。而不知禍當起于不足恤。而馴至于不可救。然而其致之也。靡不有因。或起于征役之窮。苦如秦之勝虜。漢武之群盜。隋之王薄。並宋之方臘。元之方國珍。是也。或起于妖術之

惑。衆如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宋之王則元。韓山童。是也。或起于才能之遺落。如唐之黃巢。宋之張

元。吳昊。黃師。宓徐伯祥。是也。其治盜之能。莫如龔。進之教化。張敞。張綱之名。望賈琮之清平。不煩刑而自定。他若虞詡之三科。李崇之樓。破呂元膺之

誠信。竇儼之義營。張詠之恩威。皆足稱焉。苟過于嚴。則爲漢之范昆。而沈命之法。起過于寬。則爲宋之王繼恩。而縱敵之弊。生蔑有濟矣。若夫置州郡之兵。選捕盜之官。明賞罰之法。去冗官。用良吏。以

康濟諸

卷二十 刑盜

四

撫疲民。四事則歐陽修之策也。廣修遺逸之路。則富弼蘇軾之策也。而其本則不出於范祖禹所謂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範。抑遊惰。正風俗。能取其豪傑。而不窮治其黨。如秦觀所云。則嘯聚之風。庶其可息矣。有斯民之責者。當三復之而勿忽焉。

端木賜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不肯恤

賢是謂之奪。以賢伐不肖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獨取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如平。聽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陸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者已有之言人之惡者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以是道行之信陽信陽大治。

龔遂守渤海時左右郡歲飢盜賊群起二千石不能

廉齊譜

卷二十

龔遂

五

龔治。丞相御史舉遂可用召遂見上謂遂曰渤海盜亂朕甚憂之卿欲何策息彼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于飢寒而吏不知恤故今陛下赤子弄兵於溝池耳今將欲使臣勝之耶遂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耳遂曰臣聞治民猶治盜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行事上許之賜黃金百兩遣遂傳治渤海界移書屬縣悉罷逐盜吏諸所誅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民屏得聞其言者

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中余然盜賊亦皆罷散棄其弓弩而持鉤鉤民乃安土樂業遂即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

外史氏曰漢制太守皆專制一郡生殺在手而遂猶云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況後世十羊九牧欲冀卓異能乎哉○按自治渤海者論則安之於勝之乃安之流爲招安則安窮而計不得不出於勝之亦其勢則然耳弟不急爲撲滅而養成其亂以致橫行天下如正德間劉齊之窮兇陸完集

廉齊譜

卷二十

龔遂

六

遂兵十萬而後張之則勝之又窮而食費安之之爲也愚嘗謂安之之說也下未務盜之先固牛之先也道爲盜而招安之則已晚况又未必招也罪之之說死于未成大盜之先則預承之也也遂張而力勝之則尤晚况又未必勝也善乎王守仁之曰治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與盜之本故其同起處而掃除盜也其法以與軍甲爲首務人成迂之不知點盜必用間用間必用近保甲鄰里間無所匿又或得留手索間盜之因而除



康濟譜

卷二十 刑賞

七

陽其術以愚之王公勝算全擬於此夫邦均邦  
禁在局官業以先示保甲之意王公而迂則公才  
迂乎邇來虜寇得以橫行而無忌者良繇內應合  
之倘保甲之法不以空文相目而設等至虜寇累  
民開民爲虜寇用相行而化爲賊乎大民舍桑梓  
墳墓之戀而甘心虜寇則守土之不能安可知也  
丘文莊公曰弭禍亂者必折其萌國家無事之時  
齊民無故首興禍亂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過  
絕其萌使勿致于蔓衍衆不可用招安之策也萬  
康濟譜

全元之季自其渠帥授以土地假以兵權更或明  
其解弛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復事帖息是以賊  
信兩失耗綱大壞坐後宴傲耳  
郭俊守瀋陽先時瀋陽羅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  
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便到示以信賞料致渠帥盜賊  
消散後移相州帝特徵拜召見辭謝帝勞之曰賢能  
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朔九里冀京師蒙福也卿雖藉  
於追捕而山道險阨深宜慎之俟到郡招懷山賊陽  
夏趙宏等數百人皆奉表請降遂遣歸與後宏等當  
康濟譜

卷二十 刑賞

八

與聞使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兩冀不期俱降終經不  
紀十一年調并州牧爲京師是帝帝印引見并招皇  
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賜車馬衣車榮之  
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  
要據師錄後以爲盜鑑其言曰平盜賊與擒賊  
不狹之術異情則異故秦兵中馬如雷矢石如雨牛  
耕牛曉轉輪不絕其爲便而整其器軍利而精  
故乃其紀遠也刺應賊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  
阻是爲恃有是貪亡命是象勝則烏合非有法制

相療。賊則欲逃。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鄰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棄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

康濟譜

卷二十

九

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于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蓋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致其命。夷狄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戰。故曰。平盜賊與撲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于招降。莫深于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

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使奸惡之民。見其

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偃首下氣。以并饑寒

之辱。孰若剽奪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蓋是言之

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患莫大于招降。凡盜賊之

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

節而疎目。則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彼汚

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網金木束手而就斃。

孰若逃遁山海。脫身而求生。繇是言之。是驅民以

爲亂也。故禍莫深于窮治。且王者所以畏服天下

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無辜。則損威。

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

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維新。蓋渠魁盡殺而罔放。則足以奪奸雄之氣。脅從污

染不治。而與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途。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自古逮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于秦觀之論也。

康濟譜

卷二十

十

皇甫嵩。領冀州牧。初。鉅鹿張角。以妖術惑衆。聚徒數十萬。皆着黃巾爲標幟。兄弟三人稱天地人三公。將

軍旬日之間。天下響應。嵩與中郎將朱儁合兵進討。斬首數千級。角等悉擒。嵩奏請冀郡一年田租以贖饑者。百姓歌曰。天下大亂。今市爲墟。母不保子。今妻失夫。賴得皇甫。今復安居。

潘鱗長氏曰。每聞殘脂之地。諸常爭望。上軫恤之。疏不減鄣侯流民園。雖明詔頒頒。然未嘗奉行之者。果能以虛文克廣。朝廷德惠否。夫民生之安危。肥瘠係于守令之賢否。守令于民最親。宜上達下。誠無忘于此者。孰謂今之留心民瘼。

唐詩

卷二十

土

無皇甫嵩其人乎。予竊有厚望焉。又按丘氏海曰。盜賊之禍。發往往以妖術惑衆。伏讀

聖祖律文有曰。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輔勸。佛白蓮。誣明尊教。曰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伴修善事。煽惑民人爲首者。絞爲從者。流其法可謂嚴矣。其處一何遠也。然欲禁絕其源。當自京師首善地始宜。勅巡按御史及兵馬司官。凡京城內外。有假鬼神降神書符

卷二十  
唐詩  
人亦不  
知如安

以救病執事爲名者。卽今街坊火甲具名。報官究治。驅遣之。其當禁治而不禁治。與容而爲之者。以重罪。及通行天下。凡人家有收蓄異書者。皆許起官受直。半月之後。不首者。他人首發重罪之。是亦治朝退亂之一術也。可不慎諸。

寇恂爲河內守。時井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鄧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樂衆之才。非此人莫可使也。乃拜河內守。恂至。移書屬縣。請兵。射伐淇園竹爲矢。百萬餘。養馬二千匹。收稅四百萬。解轉以給軍。

唐詩

卷二十

土

及破朱貽將蘇茂軍。恂微至。光武大喜。口吾知寇子翼可任也。又斬賈彊於雒陽。降衆一萬有奇。後入爲執金吾。從車駕擊颯。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焉。念獨卿能之。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險有事。罷。故狂狡得以乘間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臣願執銳前驅。卽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不一年。乃留恂長社。安撫吏民。受納餘降。移黑鵲將高陵。既降

廣濟詩  
卷二十  
齊盜

屬大司馬吳漢及漢軍退亡歸助。拒賊處。交贊死。  
破遣軍師皇甫文出誘。辭禮不屈。恚怒斬之。峻是  
惶恐出降。請將問故。恚曰。文乃峻之腹心。其斬我者。  
計也。今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  
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潘驎長氏曰。問之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矣。而  
易者。實多也。故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惟君子  
能之。乃子翼之奉璽書于隴。本欲降峻也。而峻其

廣濟詩 卷二十 齊盜 十

使皇甫文賈後不嚴部將。不知謝過而欲刃子。  
軍在後也。領待以禮而還其鋒。庶幾所聞有副。  
折者乎。范史以夷齊不念舊惡。稱之非益美矣。  
張敞守山陽。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請治  
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  
捕有功。上召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繇是盜賊解  
散。轉相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居頃之。詔守京兆  
尹。自趙廣漢誅後。守尹皆不稱職。長安市偷盜尤衆。  
百姓苦之上。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未問長安。

父老偷盜。會長數人。皆且厚。出從童騎。里間以爲  
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罷其徒。負令殺諸偷  
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諸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  
受署。敞皆以爲吏。是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負且飲醉。  
偷長以精汚其衣。張吏先坐。里間出有盜者。悉  
收縛之。一日捕數百人。窮治之。繇是抱鼓。稀鳴。市無  
偷盜。天子嘉之。

潘驎長氏曰。賞格既信。人自樂趨。且吏有功。輒得  
請補縣令。其不奮力希進者。少矣。至其治京兆。勝

廣濟詩 卷二十 齊盜 十

尤妙。在以盜治盜。全不費力。所以自信。其可禁也。  
○按。敞爲人。敏。安。賞罰分明。見惡輒收。時。法。法  
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廣漢之跡。方略耳。  
目。發代禁奸。不如敞。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  
輔。其政頗諸儒雅。往往去賢顯善。不醉用。未可以  
此能自全。竟免于刑戮耳。觀敞始終。則知廣漢之  
尊屬。壯。蠱氣。見事風生。而卒坐法。雖口有命。亦  
未可盡謂之不幸也。

廣濟詩 卷二十 齊盜 十

說科費士  
則智勇以  
力又善兵  
戰何難不  
似今日是  
謀而無事  
謀至束手  
無策也

屯聚數年，州郡不能禁，謂受命往，故舊皆弔，謂曰：不求易事，不遇難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利器。始到，謂河內守馬稜曰：兵不厭煩，願假密策，不令有所拘閔而已。稜許之，謂乃設令三科以募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得百餘人，謂為饗會，悉費其罪，誅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能縫者，縫作賊衣，以絲線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繇是散，咸稱神明。

康濟譜

卷二十 彈道

三

潘麟長氏曰：謂設三科，以當理論之，皆王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用，平難平之賊，譬猶以螢夷攻螢夷也。又使此三利之人，因立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馬稜知謂之賢，寬其策，使無拘閔，謂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為難，而能薦李邵楊震矣。乃以異同之議失之于謂，惟而知其善果不易耶。按：謂謂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也，當謀議廟堂，反在朝歌耶。謂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謂等之，知其無能為也。夫

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嚴舍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舍招聚，劫庫兵守城，卒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折，盛難與爭鋒，然亦不厭植也。故足破之，嗟嗟若使謂至今日，縱能行此議，以討賊，吾恐蕩平之後，腐儒又未免以是功失賢耳。悲夫。

康濟譜

卷二十 彈道

六

度尚刺荊州，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討之不克。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還費難種，暨表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渠帥卜陽等畏尚威烈，從入山谷，尚欲窮追，而士卒所殺資寶甚多，因於富，其有圖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遁之，則逃亡。乃宣言卜陽等作賊十年，習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輕進。當須諸部所發悉至，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悉殺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會尚乃密使所親潛焚其營，珍積俱盡，狼還莫不涕泣。尚即人人慰勞，還自咎責，徐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踴尚勸令往，車食明日，徑赴賊屯。卜陽等自以為深固，不意諸兵

士衆銳遂大破之

潘鑾長氏曰：慶荊州以奪爲縱，橫權妙矣。則當人情所珍，一旦焚毀，累虛破其現在之恃，誘以將來之欣，勢既處下，無可奈何，則亦不得不更奮正所謂靈活在手者耶。

魁未救得時南上尚多寇暴承以吏人傷痍之衆  
令緩其衙管示誅強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  
去冬以明堂與猱弟

金華黃氏曰史稱永事後母至孝更始之亡恥以

求學

紙  
二  
十

十

其衆皆請責悉罷之彼殺其衆引車入關哭盡  
西平拔五椎牛上苛諫衆雖天子忌之衆顧  
始終益亦篤于性諠者耶夫既大節不奪如  
此以去爲心不畏強禦所辱不侮於衆也足  
之更建也夫有不自于其本者也夫其財也  
中

馬關大敗 恩同再造

敵對守邊將帥，以爲製寇亂揚徐熙十餘年，前宣  
之任，卒多未兵馬糾閣請單車以行既到徑造界  
嚴密速赴聞壘洞罷遣兵吏以書諭要約與民要安

六日庚而  
不悟並得  
六龜

出拜謁。延嬰生。彌日。前二十石。肆食暴致。爾。憤憤。嘯聚二千石。信有罪。天然。等。亦非。義。

也。公主上仁聖，微以文德服之，故近太守思以忠  
諫，節卒不願以刑罪相加。此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  
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綱擗充豫，大兵雲合，豈不  
危乎！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夫顯勅逆  
非忠也，身絕血祀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  
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機，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  
聞而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

卷二十一

大

升顯爵不幸早卒朕甚憫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

治鱗長氏曰奉少解嘗言任法不如任吏爲弊至

多而于盜賊尤甚若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吏將惶

恐救過之不暇何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

信哉余觀文紀之於張嬰非所謂縱反者耶綜其

官則頗宜德信降集歸賊以寧南州較之龔遂之

治瑯琊又有加焉彼龔舉少年惡子一旦收捕虎

穴中與其耳目具知主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若

康濟諸

尹實趙廣漢之治盜就文紀斯其下矣

卷二十一

九

治此與文紀特罪前二千石意略同所謂文問狐

狸者耶是知邪盜之要當以招徠爲最解而俗吏

專務驅之使聚豈惟受賊不死日者傳云此夫

盜不操牙張者也

羊續守廬江揚州黃中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

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其老弱者悉使負水灌

火會集數萬人并勢力戰大破之平後郡界有賊賊

風等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生獲渠帥其

餘黨願爲平民即與何器使就農業郡乃安

卷二十一

七

潘鱗長氏曰親羊與祖破賊雖稱萬餘益不付戰

陣二十以上之男子也矧又雜以泄火負水之老

弱何以使之擊黃巾而被擊戴風而破且能斬級

三千生獲渠帥不猶愈于素訓練者乎是不然矣

賊智小而烏合之衆斯皆迫脅而從者耳廬兵雖

則新集而銳氣方盛典祖又能乘其銳以用之故

不勞餘力而破賊必矣觀其誅渠帥後即驅餘黨

而之農不復窮治斯真老成人長領却慮之上策

也

不昭然在乎○按宋秦觀有曰自古盜賊之所以興皆緣仍歲水旱賦歛橫出橫殺數倍故愚民爲盜弄兵于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所可慮者其間有豪傑耳然則銷亡大盜之術要在龍取乎天下之豪傑矣○漢靈帝時黃巾餘黨賊帥韓忠復據宛拒朱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實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

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聞逆寇。使賊利則迫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策也。傳見甚卓。錄之以爲納降賊之戒。

韓韶爲歲縣長。時泰山賊公孫舉僭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韶至。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其境。

潘麟長氏曰。唐李涉逢盜。盜舉其詩名也。因乞詩。涉貽絕句云云。相逢不必相迎。避世上而今半是君。盜大喜是盜亦知愛才也。正德間大盜趙鏐。剽掠河南鄆縣至禹州。戒其曹曰。馬尚書家此州不



行出矣  
若抄于先  
則則之

不知是何  
月之

源之考

其劫胡家徒倡混雜終惡淫露今欲首伏懼不免  
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膠居二  
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  
金孝章氏曰此尚是鈎致法未見弭盜之本然而  
盜畏之矣夫能得人情者不過能用入之情耳盜  
亦人耳何獨無其情乎

韓德刺北雍州多盜賊袁至審訪之皆州中豪左  
也袁陽不知並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  
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素為鄉

廣濟諸 卷二十 弭盜

三

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即以  
故縱論于是諸夜署者莫不惶懼首伏曰前盜皆某  
等為之所有聚聚姓名及逃亡隱匿者悉列簿所在  
呈袁袁藏之榜示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  
除其罪否則顯戮其身籍沒其妻子以賞前首者旬  
日間盜賊咸自首獲取簿勘之無異並原其罪以自  
新縣是群盜屏息

潘鑄長氏曰甘坡公代淮南李琰言于神宗曰楊  
雄有言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故而班固亦

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于  
道德苟放縱于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  
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臣切為朝廷計  
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若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  
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帝嘗遣捕  
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  
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也其黨固不盡也

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上可  
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

康濟諸 卷二十 弭盜

三

繼為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  
庸才而能于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奸  
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  
願陛下精選清鄴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  
離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  
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  
富而奸險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焚  
藉其姓名以聞于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酌賞若獲  
真盜大奸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盜即累其人

數耐以一言使此輩歆聽其利以爲運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罷動而何之遺才皆爲我用探有英雄嘯聚亦自無從矣坡公此疏專主求豪猾告捕自効亦幹察之遺意也

丘丈莊公曰蓋盜賊竊發古今代有彼其紛紛擾擾之徒爲人所劫制者心無定志爲利而動既可以誘脅而來亦可以哄嚇而去無足慮者所慮者粗知文義識古今者爾其言足以動衆其智足以設謀其縱橫詭秘機變幻尤易以惑世而欺民

康濟譜

卷二十 海盜

五

此等之人苟非平時有以收拾之使其有所顧藉而不肯爲非卽不幸一旦有事則彼在中國則爲盜賊主謀出外境則爲夷狄効力其爲禍害有非旦夕可已者仰惟祖宗用人于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脩諸科下至官戶老人亦在使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才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之咸盡所用而無遺也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頗顧用科目二途甚非祖宗意也臣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恰天下遺才又

官之而止  
亦未聞有  
無數廢  
但過非其  
者何今可  
已矣今則  
各六科皆  
人而止  
之乃至  
此

勸有司凡士子有習聲譽者存他才能藝術可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其大江以北人才朴魯固有心得而口不能言言而手不能書者其中有知邊情諳武事者亦能過人者亦許以各開量用以爲節司幕府或諳任或添設或手武職中試其才能出衆者亦有野效則不次用之以爲將帥以爲方面異日乃

國立功名懷夷狄亦未必不賴其用也夫然則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無出位之思國家之所

康濟譜

卷二十 海盜

五

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爲奸能草書檄樊若水必不量江而張元吳昊必不爲夏人之用黃帥必不主僕氏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此亦坡老之遺李崇剛竟州竟土舊多劫盜崇剛乃置一樓櫓懸一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限次二次三鼓頂之間聲聞百里其中險要悉有守伏詎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

清鮮長氏曰崇置樓之法亦善往昔胡寇胡亂

據于天越之要路皆阻也。余謂大江以南，沿岸停泊，及略可以消寇，假胡總制設機式而各之。其一不惟可以驅弓弩大炮以禦敵，且防要之士卒亦可以充露宿風餐之苦矣。○袁了凡先生有口，昔季宣令武昌，鄉置一樓，盜發伐木，始修，始自過百里事與李崇合。觀世弭盜之法，莫良于此。宋國子部知吳江太守公孫傑，令袁堡置一鼓樓，守下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相聞，于鼓樓上自北始矣。是亦一見也。大抵相機設法。

卷二十一

○方器何如，惟明刑薄賦，裕民弭盜之本。此亦保盜之一法也。須村社有一心之民，則所服者領袖之德，不假事後孝明則盜自克。○因居托輟，而微六年和調，倘不足，稅及邸唐。○姓忠嗟，即中辛辛上疏，謂夷夏之人相聚為盜，無他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害也。嗟，字輩一疏，知盜源矣。○又問世宗時，曾上疏請令盜賊自新，許告以其所告資生之半賞之。武則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罪。

盜不能失矣。又新鄉鄉村團為義，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依盜累其一村，每有盜發，則鳴鼓聚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雖是隣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王敬明守吳興，郡多強盜，敬明錄得一偷兒，兄親于前，疑之，數十使之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為所告，皆逃走境內，以清。

卷二十二

○王敬明守吳興，郡多強盜，敬明錄得一偷兒，兄親于前，疑之，數十使之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為所告，皆逃走境內，以清。

劉漢舉還禮部郎中，大和中，許堂項亮軍食乏，宰相欲以漢為使，難其遣，漢見宰相曰：「上念邊饑，議遣使，畏不稱耳，安敢憚行。」遂命為供軍使，歷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為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懼，漢曰：「陛下赤子，迫于饑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也，請遣使諭釋之。」詔漢馳往，漢挺身直叩其壘，曰：「敕，罪盜皆別拜，約漢就館而降。」

康濟譜

卷二十

元

按唐末盜亂至黃巢而其矣初與王仙芝相應行山東民之困于重斂者爭歸之已而黃巢陷五都尋自潼關入長安逐天子稱齊帝改元金統此從古未有之盜也按巢少與仙芝以販私鹽為業巢任俠善騎射粗涉經史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范祖禹曰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自暴虐賦重歛而民之失業者衆也丘文莊公曰明聖之主必多方以取士不盡利以遺民又曰黃巢入潼關時唐之兵儲無一有也不知平日舉朝臣寮分曹坐局者所營何事舟車之日華月輪者其物何在云承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六七十年矣帝雖不之省悟乃文武羣臣曾無一人言反之何也于是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即不為計獨不為身家計乎蓋思曰寇若入關今日兵皆市井小人安能禦寇縱有人倚于何索乎諍門無備賊必長驅入京師天子必出走我一人隨行家屬置何所乎文莊此論可謂至凱切矣

金斧章氏曰今日之賊不能撫亦不能討有大都

康濟譜

卷二十

辛

性也疑也全不講實也任事者少而持其短長者多也我往則彼將益強先自疑則又孰從而能全不講實則費講實任事者少而持短長者多此天下事所以無成而卒歸于決裂而不可言也諫哉呂元膺為肅州刺史新多盜嘗錄因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下元膺惻然悉釋歸之而戒還朝吏白不可谷曰吾以誠信待人人豈違我耶如刺而至自是羣盜感懼悉避境去

潘鑰長民曰古人之為此皆實有以自信非僥倖于萬一者也第未盡得元膺其人耳不然則誠能動物之言亦為虛設而有恥且格之風必不能再見于今日矣豈其然乎

馮贛知梓州幾數日會僞蜀軍將上官進端亡命二千餘眾劫掠村民夜攻州城贛曰賊乘夜掩至此易合之眾以蓬楚相擊耳可恃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皆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于市餘盡不根治郡內以安

潘鑣長氏曰孫賈滅竈虞謝增之段秀實延更馮  
瓚促之事雖相反而成功則一此皆留唐時相機  
之妙用豈腐儒所能乎

張詠守蜀值王小波作亂尋中流矢死其黨推小波  
妻弟李順爲亂寇掠州縣僭王號詔諸將討之順主  
激諸將深入蕩平之時寇掠之際民多將從詠移諭  
以恩信令各歸田里且曰李順脅民爲賊我今化賊  
爲民不亦可乎此亦治渤海之道也

留輩知齊州務去民疾苦急解輜而寬貧窮曰爲民  
康濟諸

卷二十 齊益

三

害者不去吾民不寧有章丘人聚黨村落間號霸王  
祀權聖奪四無不如志聲配三十一人賜爲保伍使  
稽察其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有籍記有盜則鳴鼓  
相振設方畧明購賞急追捕且令自首忽有葛友名  
在捕中一日自出首羣假以飲食冠裳及騎從葛所  
購全軍悉視四境盜聞多出首遂息

潘鑣長氏曰子同假冠裳購全軍悉視之意此  
不過外示章顯而實以稽覈其徒衆令其不能復  
合耳子同洵有心人也○往僊李孫巴漢那吉與

使李和  
留必老平  
謝符定知

其初公阿力哥率千餘萬騎來降督撫尚未聞  
江陵已先知之胎書王總督察其的否往復  
日此事關係甚重制虜之機實在於此頃據報他

首臨邊索票正恐彼囊而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  
怨于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弟戒勸將士堅壁清  
壁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彼卑辭款款或斬我  
叛逆趙全等之首誓以數年不犯吾塞乃可奉問  
天朝以禮遣歸但聞老酋臨邊不捨又不明言索  
取其謀此必趙全等教之誘吾邊將而從之以爲

度濟請

卷二十 齊益

三

質何吾聞隙而掩其所不備唯當并集堅守勿輕  
與戰即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  
心或遣精騎出他道揭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  
出十日勢將自遁固不必以斬獲爲功也續據巡  
撫方金湖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酋云云其言未必  
皆實然老酋戒慎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諸邊易  
其孫養取以輕博重非不忍於諸邊也孔犬驚駒  
昔之何用但欲挾之爲重以規利於虜耳今宜遣  
宣布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

此等則  
在彼之  
在彼之  
在彼之

康濟

卷二十一

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  
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奉在彼然後重  
爲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俺酋吉雖家怨身不  
擁兵駐戍事同強執未見誠款必責公將有急  
犯盡數先送入境擊回游騎然後差官以兵  
歸其并若擁兵要質兩相交易則夷狄無親事或  
中安即不然而聊以脅從數人求責於國家威  
豈不大損至于封爵賞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間  
竊意則以爲邊防利害不在那吉之與不與而在  
彼之與不與誠若彼果出於至誠假以封爵  
計其貢市我亦以開脩其戰守之具與屯田之利  
還而不登猛人成功彼若尋盟則我不過厚之  
彼若背盟則典罰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  
者之入境即可執送關下獄俾正法諸酋於  
他  
知夷先將那吉利駐邊境使人先入那吉  
後  
不封賞即斬那吉首示之開城與戰從前  
我  
無不克矣阿力哥本導那吉來降與之必  
至學觀令彼既詔周元二人則此人亦可執之以

相當所不可與留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唯公  
得之此可見弭盜安邊非人有心計人爲之違當  
而國恃戰以決勝難矣

康濟

卷二十一

廣

督顯知扶清俗多盜竊乘歲亦嘗發顯在官二年無  
盜廣濟察河出界境源河不足之民不治生業專焚  
脅所人則劫以百或劫必十數次顯始予積得  
人使引其力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使  
以挽其爲某日察河惡者自是境無失舟之患有  
下  
謂曰汝能改行治薄汝罪盜即顯自新  
後數月復行竊捕更及門盜向事曰我已受程明府  
約今自新今如此何爾以見遂自經而死  
論婦太氏曰使盜挽舟此與王機則命途地意  
河而信者夫子之仁化則遠矣嗟乎賊盜之不  
急者約卒以自相誑謂盜無人心而不可化哉  
張城知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遼夏荒殘賊多盜賊  
城外強夷俗尚習殺聞入衆侵掠而州兵皆脆弱  
備似至能築城而開州兵次允備聞指諸州縣卒  
自健者乃思里口首月按申嚴保伍之

豪強怨睦。毋相殺掠。于是羣蠻帖服。改知江陵。湘  
北尤多盜。府縣往往統釋以病良民。斌入境。首効大  
吏之氣。賊者罷之。捕嘉民之令賊者。斬之。令其黨得  
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湖北分屯主將。與紳  
守。每不相下。斌以禮遇諸將。得其驕心。又加恤士伍。  
勉以義。每案親兵。必令與大軍雜試。以相激厲。均  
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喻以農隙習武事。候  
不時賞。加賞罰。上咸感奮。江淮好民。出塞為盜者。  
法皆處死。異時官吏多獲匪不治。斌捕得數人。有北

方。及下在盜中。斌曰。朝廷未能正名討盜。無乃  
過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得其  
之。其人嘆曰。南朝有人。  
。其。則。南。將。過。高。郭。知。是。也。  
。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遇。之。  
。去。。富。強。欲。誅。仲。約。范。仲。淹。曰。使。高。郭。有  
賊。也。士。至。而。仲。約。不。禁。之。使。之。越。過。其。境。同。有。罪  
矣。今。既。無。城。郭。可。為。屏。蔽。無。上。卒。可。以。守。之。  
無。隣。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受。害。曷。若。以。

不猶愈于坐致一郡生靈哉其所乎。余謂州郡之  
罪。在未事之先。不在臨事之際。夫受人牛羊為之  
殺。而不為之問校。使為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  
也。責其不能為問校之罪。則可。今盜至而彼能以  
計却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則過矣。  
自今以後。凡天下州縣無城池。當要害處。即議  
與築城置軍。其不可置軍處。即用附郭市民。免其  
雜差。編為丁壯。夫甲量其額數守之。異時為寇所  
攻。劫則罪有所歸。而彼亦無詞矣。為國家遠慮者。  
所宜深致意焉。  
。以。募。盜。多。寡。為。縣。令。殿。最。法。謂。巡。簡。縣。尉。  
捕。盜。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其。不。為。盜。者。縣。令。也。  
州。縣。務。藏。謀。藉。勢。官。仍。有。罰。令。民。罹。剽。劫。之。害。稅  
民。官。獨。不。可。任。其。責。乎。時。論。高。矣。  
潘。驥。長。民。曰。謂。蘇。子。答。能。使。其。不。為。盜。者。縣。令。一  
語。不。覺。大。笑。因。嚴。官。訊。盜。曰。爾。試。自。言。盜。狀。盜  
悍。不。省。何。名。為。盜。驥。曰。盜。得。不。自。知。法。匪  
竊。財。是。為。盜。耳。盜。乃。笑。曰。如。余。言。余。何。能。盜。若。官

人真率也。儒生呶呶帖括。曾不考古今。究天人。經濟皇輿。惠澤黎庶。日夜望事權入手。借以擅大利。父師所以教。友朋所以學。習盜也。薦賢書。登公車。臨里美親戚賀。所慶何事。嘗貴到矣。公服手板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輿臺下擁尊嚴如天帝。官錄利出。政以賄成。原郭巨豪白晝殺人。苞苴一入三尺安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臺里中矣。聞左賤。恨罰贖貧苦。被髮剝膚。室虛不保。窮及妻孥。赴海填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怨。錢神通

天官輿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樓地。儻奴如蜂。粉黛塞房。與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窗竊人。一錢即以盜論。刑官人高坐拱手。搜括鉅萬。而猶不失官。盜冠裳大盜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乎。于是問官立釋此盜。盜亦點簪矣哉。借盜諷貪。其說最爲最快。未審世之爲令者。亦能禦此盜否。

查道知果州。有偷寇何彥忠。集徒二百餘。詔諭未下。咸請發兵討之。道曰。彼愚人也。迫于饑寒。欲延命。求食耳。其黨豈無誑誤耶。遂微服單騎。致僕不持尺刃。

趨賊所。踞胡牀而坐。諭以召意。或識之曰。郡首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卽相率投兵羅拜。請罪。悉給券歸農。按道侍母以孝聞。母嘗病。思鰕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乃泣禱於河。鰕永取之。得鰕尺許。以饋。又于僧寺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又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卽計直掛錢于樹而去。官終右司郎。

潘鏞長氏曰。經濟事業。必從至性中出。者方有根據。幽格天神。明喻百物。皆是道也。人惟仁有所不足。于中則猜殘之理。先在我矣。又安望其爲人信。爲人托處耶。今夫天未嘗無雷霆霜雪。而人卒不以此疑其不仁者。良雖本無害物之心也。于何辨之。辨之于公私之間而已矣。

宗澤知開封府。時敵騎屯留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威望素著。旣至。捕誅盜賊。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擁衆七十萬。澤單騎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



有敵患乎。今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河北。侵掠爲患。澤悉招降之。

楊邦乂攝宰深陽。訓民爲兵五里二墩。號令期會。明信而肅。抱鼓三鳴。遠近畢集。未幾府兵叛。公率民兵首集士整而奮。觀者偉之。而郡兇校首領邑請留於太宰。尋命爲貳。時有私販摘仙趙明坐縣獄。公引坐至庭。欲誅之。因謂審問爾爾。爾所與甚衆。且悉康濟請。

卷二十

元

里中豪健。誠能其爾。德爲邑人。謀賊不惟赦。爾罪當上爾功。昇爾官。明即取所與。偕往。公飲之酒。縱使自去。衆皆危之。公曰。弟視吾珍賊。勿恐也。越翌日。明果得衆若干報。公當詣賊。給而執之。于是諭富民出財。以須給賞。賊就擒。公悉斬于市。留其首二人。上府以正刑。部刺史議奏功。公悉推遜。僚佐曰。殺人而利賞。非吾志也。邑人德公。肖像祠之。其後卒以身殉國。謚忠襄。

張受先氏曰。獄日簡記。實心許。開以備應變。古人

作令如此。

牛德昌遷萬泉令。屬蒲陝薦饑。群盜充斥。州縣城門盡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乃感激解散。縣境以安。

嘉靖之季。浙苦倭。又苦內盜。時胡宗憲爲開府。有趙汝新者。訟言軍門。其略曰。養亂致寇。皆長民者之咎也。其始也。驅民而爲賊。其終也。縱賊以殃民。何謂驅民而爲賊也。天災流行。一切軍興諸費。皆出額外。饑民既困于供億。貪汚官吏不從。繭絲中存保障。而科派百端。糧里苦之。貧富不均。差役苦之。又長刀熨訟。無詞不准。一紙牒連。或至十數人。輒借積穀爲名。多坐罪。賄納贖例。加火耗。其重等。于納報。無敢抗者。每見持牒追呼之胥。接踵張牙。屯啖閭里。雞犬一空。兒女盡鬻。猶無以償公私之逋。負其能。其心餓死者惟良民耳。悍夫不勝其忿。遂至生心。亦知爲盜。猶冀假息于旦夕間也。此之謂驅民而爲賊。何謂縱賊以殃民也。盜捕兵快以

大盜爲衣食勢必不捐棄木以胸之求其利之名而納至公庭者大抵木與交通之難盜耳則列庭下雖若輩匪取之餘件然亦足以正賊之辜矣乃不務立決而因之老囚或是老盜教以扳扯嚇以微門外于是乎畏事之富民其取數而小賊是以固固爲劫場也久之官武遷去前之爲官有以故是似官得實冠竄出者往往有之夫大盜以爲彼爲富戶既不受捕雖盜又以大盜爲前才不自愛拘實繫并徒是志無忌其禍不知所底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授權兵快厚虎狼之毒而忘其吞噬牛羊何罪人攻何名此之謂縱賊以殃民蓋趙汝新之言其略如此然而欲政疏傳今猶昔也安得望盜源者與之論吏治乎哉

金孝章氏曰以民視冠則冠亦可恨以冠視民則民亦可殺縱冠不義殺民不仁善撫民者只是使之不能爲冠耳夫冠可轉而爲民後世或乃驅民而爲冠亦獨何哉

潘驤長氏曰當其民俯首字下耳一人制之有餘及其成定居然樹一蔽固雖御以百萬之師而不足爾心司牧者何以策之

○保甲

弭盜止有兩法不令盜無以生則令盜無所容法莫善於保甲是以

朝廷未嘗爲功令非家插一牌戶設一架點集名數如今之所謂保甲也要在發奸剔伏一坐連十一家舉動十家覺察有犯即首使人安生理戶絕年爲與鄉約舉善刺惡同意錄是內盜不生外盜不容地方自然安枕矣誠能變如王陽明之議謂是偏而救其弊賦役均可均善其薄而勤其厚風俗可淳等以義而誦以禮禮樂可興而提其要在修舉其實然而修舉非他也在于省事端擇長正而已苟長正任誦呼號叫之徒小甲率同法行私之輩欲以懲惡而所用皆非類之夫嗚呼雖有良法亦末如之何已矣

保甲之利有八得起救援禦其衝避其歸盜將笑

利一互相覺察出稽所往奸難萌利二有託宿于其家者必互審詰利三貧富壯老俱可稽察利四互相勸誡如蓬生麻中士行歲同可以資與利五成義相恤可與鄰睦利六朝廷恩恤果帛可與利七陰黨兵卒可具辛乘利八此惟在賢有司實心行之不致如今日之相室令前官勸與放行施祀又如後人之舞鼓曲一曲而終竟罰高閹而已

立保甲先明親守職守則則人心信服而責有所歸彼有半於從事也若止憑國總之填亂報則匪

康清譜

卷一十五

星

此乃老滿富為貧掩蔽之巧排讀罷輟報維時  
其下畏而畏吏而吏之運迎稍不設故誣以已  
上鄰自為利藪至于貧寒鄉落守宰不及及從是  
上之人進是下飲德之道也即如一街一鄉以  
一甲為一甲長出眾者一人為甲長再舉  
也本甲三父長出眾候外仍於本鄉把其勞結  
獎賞之如甲保長能於朝望聚其小富甲中人等

謹明

聖祖六化道不善之人為善者即為申請上司  
給冠帶匾優異之否則有罰夫如是則人知所防

懲務出實心以期一當不致日為故事虛文矣

夫保甲長須要按其素無過犯為眾所推服者充  
之不勝助使保甲長之名色乘機請賞官商

稟以自強強凌弱須有資嚴禁之嚴不為民害

一凡編甲不論貧富貴賤客舍僑居逐一編入勿漏

一戶一人實填上中下三等以恤窮民其一應器

械鐘鼎等上中戶各自備房以防不虞下戶免備

廣濟譜

卷二十一

星

其輪之之安泊等費俱上中戶給之有家人看  
更分遣家人助其勞其最貧困者則前出酒

一勞之于寒天雪夜信宜體恤勿使有呼嗟之聲

法可行也不然則彼解民囊後目且不給又何

此重困耶即如一鄉一街三十家中富者一二家

次子富者不二三口家餘則非傭來負販之人即

為人寬贖之白役也宜令保甲長傳示富戶欲各

目為計先此解民益窮民身家之念甚輕原無

所事備今既勞力終日體已疲矣又復不得休

一息則明日路幾而歸。其甘之生活。是一日亦坐耗其兩日之資也。今不得已欲藉其守望亦須喻以富家失盜則鄰里終亦不寧之意而仍惠結其心曲加體恤庶乎行之可久耳。

一立柵門乃禦盜賊之表誠也凡街衢首尾橋巷左右宜多設立晨啓宵閉務要堅固牢實非奉差往勿令擅開每日定更時分於近倉庫處嚴巡捕官封鎖開閉于倉庫較遠者嚴保甲長啓閉不得失時以致不測柵門內人家宜多藏堅利器械矢石康濟諸

卷二十 刑禁

望

以便遇警截堵仍令輪巡火夫平時只用柵遇警則鳴鑼使各甲執器齊救如此嚴防豈直外盜風聞不敢潛入即監舖雄逞之徒亦知有禁而不取萌斬開之念矣其輪巡火夫每更令高聲大誦云凡我甲戶欽奉明文謹守律法嚴禁盜賭有犯連坐如是者三復大聲誦

聖諭六言一遍仍大書欽奉明文十六字于柵門之上以示衆

一嚴勸諭夫盜賊大半生於貧情保甲嚴則人安生

理矣其各保甲宜置舍舊自新簿一犬將貧情不理本業之人逐一開名報官用印鈐記甲保互結許今自新印一亦時加點名省諭逐日令保甲長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或佃或僮悉聽以方自食捕役不許借此作圖大力之家正宜收用煙管資其衣食或量給借本以安其生理仍同甲保糾衆與公所將

聖諭六言講解二遍汝自令改行爲始本甲地方凡有竊發皆汝勾引爾其改悔爲此良民勿違伊恩康濟諸

卷二十 刑禁

哭

如再犯即送官加等懲治決不爾留如我甲保中敢有容隱不舉者事發亦送官加等懲治夫如是體恤周至人豈有不改行自新甘爲非類者乎甲中果有孝德節義者許甲保長核實報縣即行嘉獎其有貧不能自存者本甲中當協力扶助資其謀生正印官亦稍給銀米資之仍令甲保中無期堂講解聖諭時當以是人表彰爲一甲之倡此亦風一警百化器返淳之大道也

一賭博乃盜賊之門。其間有家而以賭爲業者。有一無家而以賭爲生者。宜令保甲長。勿論權勢豪族等。逐名開報到官。嚴加懲誅。將有家好賭之人。名下諒罰銀兩。以給貧不能治生而賭者爲資生之計。庶不致呼朋引類。敗此有家樂賭之人。是亦行保甲之實際也。

一甲中有精壯勇。大委置無用。或爲奸賊。或爲打行。或爲天罡。或爲百捕。甚且變爲盜賊。今有司奉旨訓練民壯。簡汰老弱。宜令保甲長開名報官。如法

訓練。用以防守城池。協拿大盜。誠舉而兩得。即不然。就其實力所近。部入兵籍。時加較試。漸次升選。此亦寓兵于農之意也。至甲中有豪家怙勢。喇棍潑賴。明明爲盜。窩賭窩販。畏不敢舉者。俟保甲長通結之時。開誠詢問。彼縱不敢明舉取禍。未始不敢密吐以除害。實則督捕立擒。此亦善行保甲之一也。

一連坐之法。非責小民以搜盜鋒也。謂甲中之人。爲耳目甚親。類或遊手好閑。花酒賭博。或假接鹽。武

假販鮮。以致假捕假勢。械船外出。携資回家。因而浪費無度者。卽密察行徑。細詰來歷。公同密首。添捕立拿。眞實者賞。否則反坐。如或明知不舉。不問受賄畏禍。定行連坐。強盜強窩。連坐十家。夫如是。人孰不自爲計也。

一行保甲。切不許優免。夫保甲之設。蓋所以保全富貴之家也。若富貴之家。一舉優免安居。而責貧賤人守望救助。不惟情理不通。恐亦非善于處富貴之道也。

康濟譜 卷二十一  
按保甲之名。始于熙豐。而實不自熙豐始也。周也。而比閭什伍矣。齊也。而軌里連鄉矣。秦也。而牧司連坐矣。但周主于輯睦其民。故民生和同。而牧司承寧。齊主于寄庫令。故民守相固。戰相強。而齊以霸。秦至于使民告姦。其民比居而有相仇之心。故雖盜竊而秦卒以亡。安石之用保甲。初以彈盜。民未稱厲已。而勒令耕習武事。而民始稱困。蓋安石徒知寓兵于農。而不知古未嘗令民輸兵費。宋則賦民募兵。又今自爲兵。是再役也。焉得不困乎。且

周止一時○安石以十日番休周八百家出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安石以十丁取一周  
族師黨正以至兩司馬皆簡賢能而安石置巡簡  
指揮使多為奸利其法亦大異矣為今之計莫若  
重守今擇長正一遵  
太祖之功今兼約講而實行之庶不失周官輯睦民  
生之至意耳否則非所以望于長人者也

康濟諸卷之二十終

卷二十 齊

兗



周止一時  
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  
而安石以十丁  
取一周族師  
黨正以至兩司  
馬皆簡賢能而  
安石置巡簡指  
揮使多為奸利  
其法亦大異矣  
為今之計莫若  
重守今擇長正  
一遵太祖之功  
今兼約講而實  
行之庶不失周  
官輯睦民生之  
至意耳否則非  
所以望于長人  
者也

康濟諸矜恤卷之二十一

松澄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父母於子不廢教管怒至折變亦留其慈得情勿喜反省懼思鑒此嘉師次矜恤第二十一

潘麟長氏曰聖人懼民之有爭也則立法設教動緣民情然威實輔德刑以助教自禮教既衰用法一切嚴辦至于網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其有議者乃參酌古刑悉蠲文致細密之法使刑可

康濟諸

卷二十一 矜恤

畏而禁易避亦深有意焉故書之甫刑曰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又曰受王嘉師監於茲祥刑且夫民之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者民受中以生未嘗不盡其陷于罪非本然也失其教也仁人視之則皆嘉者也刑本不祥器也而謂之祥刑者刑期無刑民歸于中乃所以為祥也夫誠嘉視乎民祥視乎刑而有不慎重矜恤者乎苟知所慎重而矜恤焉則庶乎肺石無額梧近無夜號矣

易噬嗑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責象曰山

下有火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豐象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中孚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丘文莊公曰易卦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也噬嗑賁豐旅皆有離明之象而噬嗑豐則兼取艮益獄以明炤為主必先得其情實則刑不濫然非震以動之則無以威斷非艮以止之則輕于用刑惟中孚三卦則有取于巽先先儒謂中孚全體似離體有震艮蓋用獄必明以炤之使人無隱情震以威之使人有懼志而又當刑而刑當止而止不過于用其明而恣其威也夫然後兌以議之

康濟諸

卷二十一 矜恤

以三有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士師甸而聽之三月而上之議而又議緩而又緩求其出而不可得然後入之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後死之本乎至誠孚信之心存乎至仁惻怛之意而在人者

震遺獄案

森森象以異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

其罪之謂也後世之赦乃以補過負舉隱遜蓋子

孫封祖考甚至立法制行皆于被令行焉失古人

之初擬也必須會集執政大臣各擬所司合行條

其從公計議必于律例無碍必于事體無違必于

人情不拂顯然必可行的然必無弊始露通也其

物必可除後決不至于復追如寬征也其事必可

已後決不至于再作其文意必不至解而兩通其

前後必不至言而相戾既處置其事宜復講解其

未理明白切實然後著于赦又待于天下則上之

所謂頒者無虛文下之所沾者皆實惠也

帝曰卑卑陶鑄夏冠賊姦充激作士五刑有服五

服三就五流五等象刑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焉讓帝曰卑卑陶鑄夏冠賊姦充激作士五刑有服五

服三就五流五等象刑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焉讓帝曰卑卑陶鑄夏冠賊姦充激作士五刑有服五

服三就五流五等象刑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刑以罰至執期科士治刑期登無刑民協於中時

乃功懋哉車陶曰帝德開意臨眾以簡御眾以寬罰

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罰故無小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茲用不犯于有司

商湯制官刑儼於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歌舞無節敢有侮聖言逆德直遠者德比頑童時

謂亂風理只歸罪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二於身家必

委罪有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於

衆士欲其入官

周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語四

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始用柔道二曰刑平國用

中典習俗已成三曰刑亂國用重典頑俗暴悍以五

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爭

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

上禮糾暴其

茲按劉襲言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豈聖人所樂哉蓋

力不懲則財不生而野荒民散矣亂不除則民不

力不懲則財不生而野荒民散矣亂不除則民不



安而民散國離矣。孝不盡則忠不純而家破國微矣。職不舉則治不成而政衰俗薄矣。禮不行則中不建而君弱臣強矣。此野軍卿官國刑之不可已也。然則刑之爲刑雖屬於秋官而五官不得不治焉。先王所以化成天下而保其終不息而久不廢者職此之故矣。

以圜土聚教罷民

不昏作勞有以於罷

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

禁民獄以嘉石平罷民以麗石達窮民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

刑用情訊之

五

刑以至於旬

刑之請書則用法以五聲聽獄訟求

民情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

士師之職掌國五禁以左右刑罰以五戒先後刑罰

掌邦之八成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各

掌其鄉遂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

按五禁以誅其勿爲施於未然之前五戒以勸其

勿怠施於事爲之際則使無進而麗於罰一則

使無退而麗於刑所謂在右先後刑罰者也士師

所掌者又止亂之成法也使其知有犯於此者必

刑之而無赦亦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之義也

先王之不難刑人也如此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

百官罪五百刑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辨訟

則以五刑之法詔其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書君陳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休勞作威無

侮法以制其罰有制以和殷民民在辟子曰辟爾惟

勿辟子曰爾爾惟勿宥惟朕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

廣濟諸

卷三十一

刑

於汝訓餘服正辟乃辟

亂俗三細不宥

書呂刑王曰嗟來有邦有出告爾詳刑兩造具備師

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

罰不服正於五刑五過之說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

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

赦其審克之問孚有辜惟說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

威臨之

○欽朝律全二內

太祖始立金陵除穢職執令中書詳定律令貴在簡  
實使人易曉吏不得貪緣爲奸非大道不道則罪  
止其身毋連坐又論羣臣刑本生入非求殺人惟  
欲恤二字爲本洪武元年頒行大明令以爲令教  
於先律齊於後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  
法具則意寓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悉其曲折故  
明示以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既以備其制  
慶後詳觀其法之所存律是也於所設刑官有大  
理寺詳議審察院詳議之要之以刑部爲本雖嘗令  
錄衣衛錄撫司推轡意即旋因其虐悉焚刑具罪  
厥官送國刑部後申勝鞠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  
司各法司曰貴城象夫之貴索也是星七宿而貫  
珠璣成象若中座無凡星則刑官無私政平訟理  
獄德囚者悉星處罰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  
實太無罪高獄若止爲法司官法天建置之意俾  
其身志法去道如實若虛則獄清而無事心靜  
而神安於都哉聖教合天下爲一體以禮爲梁肉  
而飲章意以刑爲藥石而律平之以貴城爲醫所

而刑官貶劑之要以全其體而已嘗諭刑部尚書  
開濟都御史詹繼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添入人  
罪嘗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况深文乎自今凡有  
論決必再三詳議覆奏而行後濟議法巧密  
上惡之以枉殺獄吏誅獄請重犯法之刑不許又請  
誅再犯罪軍人命杖釋之微不悛亦誅擢周清爲  
大理卿論以推情定法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當  
時法司咫尺天威誰敢不飭又論按察司入朝諸  
臣曰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道  
御史林愿等分案各道罪囚重者械送京師令大  
理寺詳議期於律應天理法官人心而止  
教英論曰我  
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  
法也八議末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  
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猶追贓証者法也罪可  
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  
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者義之盡也凡情之  
所在而必體恤之者仁之至也我

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稷靈長終必賴之矣

○慎刑

高皇於民矜之切故臣論之懇故廣設乎喻

為之喻焉曰婦草萊者施鋤不謹必傷良苦繼奸

惡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為之論焉曰民之為惡

譬猶衣之積垢加之澣濯則可以復潔為之喻射

曰臺憲揭犯綱法度以示百司猶射者之有正鵠

也百司底府操弓矢以學射者也於臺憲乎取法

為之喻曰漁曰竭澤而漁害及鯉鮒焚林而田禍

及麋鹿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為之喻索魚曰

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活難矣為之

喻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

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濟

太祖訓羣臣者大畧如此

成祖諭執法諸臣有曰司理之職重民命為本輔君

之道於行政務有曰古入不得已而用刑故常

獄恤後世以治刑為能事則必流於刻有曰匹夫

匹婦亦繫繫焉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有曰

不謂人  
所及知也  
不幸及人  
不及却也  
有李晃即  
有李晃即

謂之欽恤者欲其敬慎獨但使有罪者不倖免  
罪者不濫誅一歸至當而後已

成祖之諭憲臣者大畧如此又

成祖御奉天門錄曰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

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論曰因昔久於獄而初至朕

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辨初至朕前則畏威而

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

從容察之果尚有冤即來白鑒乎使天下之為人

狹者能以文皇之心詳識則何冤不理矣

世宗登極內一欽凡聞囚犯今後一依大詔書明律

斷不許濫文妄引恭語濫及無辜後因司狹者不

慎聽職主使小民寬額乃推慮天下大矜無辜

勅諭憲臣曰司民牧者未盡得人或道理不明或律

法不通或任情以作威或濫文以銀鍊其或貪賄

聽囑顯例是非不顧冤抑是何心與又曰有改前

愆惟公性慎盡心聽讞民以不冤嗚呼公慎二字

誠用刑之要旨矣

高柴仕衛為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剽賊之難子

此有不可  
言者  
人

一處中  
與

康濟諸

卷二

十一

蓋逃之走郭門勝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羔曰  
 君子不論冬曰彼有資羔曰君子不遂又曰於此有  
 室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  
 虧主之法而親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  
 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  
 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  
 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  
 知之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  
 君也孔子聞之曰義在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  
 樹德加嚴暴賊樹怨公以行之耶子羔乎  
 鍾離意令宗邑邑人房廣爲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  
 廣哭泣不食意憐之乃聽廣歸獨丞掾皆爭不可意  
 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歟母訖果還獄意  
 密以狀聞遂減死後令股吏有權建者盜竊縣內  
 意屏人問狀建叩頭伏罪不忍加刑遣令兵休建父  
 聞之爲建設遺語曰吾聞無道之世以刃殘人有道  
 之世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  
 潘麟長氏曰觀鍾子阿自爲小吏加封過府記求

康濟諸

卷二

十一

病徒遣植建聽房廣歸願大抵皆爲人所不敢爲  
 及其音尚書而後陳報樂事止北宮作土變異疏  
 亦多言人所不敢言乃其委珠璣一事余獨爲之  
 變異方交趾之坐賊伏法也詔班賜資物於羣臣  
 子阿得珠璣委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之對曰臣  
 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同車於勝母之門  
 惡其名也此賊汚之實臣以是不拜也帝歎曰清  
 平尚書之言嗚呼此真可以愧世之貪夫矣遷史  
 不美其大而獨以釋衣就格奇稱乃特表之  
 虞延冬細陽事以德懷下每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  
 各歸家吏執案爭不可延曰彼豈無人心者邪倘不  
 盡歸咎在令爾等奚與焉並皆感泣應期而還有囚  
 於家忽病自裁詣獄既至而死延率吏掾史詣於門  
 外境內強暴無不感激泣下  
 潘麟長氏曰史傳所載如鍾離意虞延等釋囚起  
 期之事最著余謂君子之所爲必先有以仰法於  
 古必繼可以垂法於後稽之千古無所取法垂之  
 于後不可以爲法皆不可爲也孔子嘗爲魯司寇

和此聖  
陳氏事  
得一師

矣必也使無訟而已卓陶官為士師矣茲用不犯  
于有司而已易聞以放囚剋期為美事乎磨君之  
命以治民貴乎守誓之法以郵民而已有過則施  
之刑既刑則捨之所謂法也其遇未麗於法者無  
故而釋之又冀其至而後刑之豈法之所在哉吾  
不解諸君持何術而使罪人應期如此倘不得其  
術而踵行之反為強暴者開之徑也

有所平反活幾何人邪幾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  
康濟諸  
卷二十一 裕生

食語善異於他時或無所平反幾怒為之廢食故不  
疑為吏吏經斷微服而怒怒為之廢食故不  
潘麟長氏曰吏之視民猶母之視子也赤子蒲伏  
入井豈其罪哉彼民無知而棄法何以異是子民  
者能以爲母焉必保抱携持惟恐無辜之溢及此  
真謂之民使母矣  
路溫舒等律令少為獄吏縣中疑獄皆問舒乃得其  
平民有行縣者之署決曹受春秋算吏儻斷以春  
秋大義吏釋疑舒願意為卒免於刑戮子孫亦多

唐書者不  
明律法則  
吏得得以  
因緣為奸  
其法愈出  
人有下  
可勝言者

顯擢遂為世家蓋用刑正大之報云

潘麟長氏曰近世儒者於法律之學謂為獄吏之  
事不甚留意雖科舉選士試以判語皆掇拾浮言  
茫昧本旨及出而臨民果能離願意篤如路溫舒  
者乎齊王作律書頒行有司於是廷尉孔稚圭言  
于上曰古之名流多通法學余之士子莫肯為業  
縱有習者世議所輕竊恐此書永淪吏胥之手矣  
宜設博士一員專掌其事有能熟讀精通者策試  
擢用我朝大明律頒蓋重

康濟諸  
卷二十一 裕生

聖祖之世詞嚴義正百配春秋誠做齊王立法以教  
諸生豈非一治世之良術乎特附此以告治世之  
大君子  
史弼相平原時詔書下舉鈞黨諸郡承望風旨株至  
數百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切責曰貴州六郡其五有  
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覆瓿天下書界分  
境水土異齊民俗不同它郡自負平原自無胡可相  
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豈首  
原之民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從事怒奏弼匪隱會

分出皆吏  
一種異快  
心之出山  
本所公惟  
俗不可醫  
者

此一舉  
其逆順  
天千百事

棠棠中解以律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性  
拙抑滌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

潘鍾長氏曰。青州六郡五郡有黨。夫此五郡長吏  
何人哉。而平原相之客遂于吾。蓋天下酷吏之多  
邪。良縣俗吏殺人媚人。自營巧脫耳。寒朗所云心  
知其冤而仰屋竊歎者。皆俗吏。露之皆恨俗吏之  
殺機甚于酷吏。爲酷吏者。深文自快。至併殺其身  
不顧。而俗吏殺人。乃專媚人。巧自脫。是俗吏之  
殺人。更多於酷吏也。嗚呼。可勝歎哉。

廉蔣譜

卷二十一

去

朱令古氏曰。黨禁也多濫。及時非不知特以承上  
意旨而希容之。即寬濫有弗顧耳。史平原乃至死  
不撓。手骨挺然。真宰相也。

袁安守楚郡。承平中。楚主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所  
逮繫者數千。太史按察。急自誣死。皆甚衆。安到郡。不  
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係上出之。府丞掾吏  
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法與同罪。不合。安曰。如有  
毋自當坐。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  
傳出者四。百餘家。

潘鍾長氏曰。自魏王英逆謀事覺。死徙而免。誣者  
亦已數千矣。逮繫者尚數千。被禁錮者五百餘人。是  
時天子震怒。獄吏惶懼。殆非嚴安誠能悟主。案理  
而條出之。則斯四有餘家。豈能更生于人。世乎。按  
楚王事。鍾雖譴然。竟不能迷其身之死。或者佛亦  
罪王。珍滅彝倫。非逮其禍。無以警天下崇事之虐  
乎。夫玉以替人而延及無辜。佛若有知。恐亦當惶  
愧。懺悔之不暇也。佞佛者鑒之。

廉蔣譜

卷二十一

去

陳臨守蒼梧。僇辱。時民有遺腹子。爲父報怨。繫獄  
律應死。然因父報怨死而無後。情猶可憫。乃令其妻  
入獄。遂生一子。民感其仁。爲之歌曰。蒼梧陳君恩。廣  
大能令死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其後。子孫繁  
庶。並登榮。果如所祝。

喬智朗爲懷遠三縣令。三縣民愛之。號爲神君。部人  
張範爲父報仇。母老羸身無子。智懸之。停其獄。歲餘  
不絕。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免。迷者。兄曰。有君  
如此。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後子  
獄產一子。會赦得免。

金孝章氏曰張允能爲父報仇世有自過備生以員令長但母老身單無子不得不動今最之矜哀耳使之有子雖就死且甘心況敵而得見乎

潘麟長氏曰子復父仇天理當經人心之通義也而俗吏往往據法而不常無乃與鬼神無告之心相刺謬乎因按唐元和中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仇殺公府按縣請罪勅復仇殺人固有葬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生寧失不經特縱死宜決杖一百

康濟請

卷二十一

七

配流循州當時韓退之獻復仇議又按唐書孝友傳載徐元慶復父仇自囚詣官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而旌其聞當時題其言後柳子厚有復仇駁議夫柳之闢陳以爲可廢顧不必詳可誅則不必旌是矣然以爲服孝死義事可以爲戮宜者於今是者救天下交相殺斃往來報復無已時也若韓之言謂守復父仇以其獄上尚書者使事官集議奏聞得焉得之然論者猶以爲不能明先王之微意欲使世誅人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不計則

傷孝子順弟賢人義士之心故先王建官并設調人士師之職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弗仇調人之職是也殺而不義則殺者當死宜告於有司殺之士師之職是也可見先王治世必情法兩得仁義并行故人知警之必報而不知相殺害以全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振專殺以犯于法則人世無不報之仇地下無枉死之鬼矣余因是折衷退之于厚之議而又一之以丘文莊焉

康濟請

卷二十一

七

丘文莊公曰按復讐之義及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何則人稟五行以相生有以生之必有以報之人知所生者必報其所報生是以相保愛相讓衛不敢相戕殺非但畏公法亦畏私議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入所以與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樂也然人世有無窮之變王法有未到之處天理有未定之時或相殺焉殺而不以其罪況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審其緩是故所殺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殺之是無我也我何以生爲必殺之以報我所生所殺之人其

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殺之是蔑我也必殺之以報我同生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兄弟不爲報吾謂之何所殺之人其交好游從也其交好游從者曰若與我交好游從彼非不知也而殺之是蔑我也必殺之以報我所知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交好游從不爲報我謂之何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爲死則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輩不敢起不仁之念蓋慮其人之有子若孫矣兄若弟若愛好若游從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赴愬於有司聲寃於鼓石也而王法雖密刑官雖明然無愬告者則其寃亦不能以上達此聖人制其法於禮使凡爲人子爲人兄弟有父母兄弟之讐則必赴愬於官不幸而無子孫兄弟則其所交游者雖非血屬亦得以爲之伸理焉苟望於公而公不爲之報或其勢遠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時不能達諸公當其義而報之則亦公義之所許也禮所謂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國蓋謂爲人子爲人兄弟若弟爲人交游恒各以是存諸心殺

屏吾父者吾報之以不共戴天殺吾兄弟者吾逼之必不反兵殺吾交游者吾與之必不同居此國甚言必殺之以報所讐不但已也解禮者乃專以爲私報所讐狹矣禮蓋兼公私言也不能報以公必報以私斷斷乎其必然此先王立禮之意也三代之時皇極建而公道開非士師無擅殺之吏非天命無枉死之人非獨無不報之讐而亦無讐可報也然先王以好生爲德恒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以戕害生者故既奈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罰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報復之義以垂訓使人知殺人之親交者必死殺已之親交者必報而不敢相戕害以喪其生相客隱以忘其死此古者盛時所以太無冤讐天無戾氣而世無禍亂之作也自此義不明夫切以法律持世惟知上廷有法而不知下之有義矣謝方朔相南郡每歲終悉放獄囚歸家使過年三日緡絕以下皆疑懼然囚之父兄莫不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囚一人醉不能歸連三日乃反



壹不實  
發其疑  
地自然  
初

十四十日不來達起城壘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  
將送竟無逃者遠近數服

迂者子曰放歸度歲此囚之所不敢望者也如期  
自到亦吏之所不敢必者也未能與人以所不敢  
望之事而遂致人所不敢必之期又豈一朝夕之  
故乎噫此中關鍵殆未可與俗吏言也

金孝章氏曰能放囚還家期之自來必非無故而  
漫然者古來此等事多有之大都能放之去者必  
能使之束縛未可以爲常然未可輕議其得失矣

卷二 王

陳太素爲大理評議官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  
不變或止志嘗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也

辛公儀利乎州下車先至獄所決斷十餘日囹圄一  
空訟有應禁者公儀即外宿人問其故公儀曰吾不  
能使民無訟豈忍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間  
之戚感激泣下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此小事也何  
忍勤勞使君多兩諫而止

王儼開皇末爲齊州參軍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  
十餘人詣儼時制并枷鎖傳送如憫之呼參等語

卷二 王

曰爾輩既犯國刑身嬰縲綬此其職也今復重勞其  
卒爾等獨不愧於心乎吾與汝等脫去械領行至京  
師總集能不違期否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參等  
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  
稱善久之乃下詔曰死在有生含靈秉性咸知好惡  
若臨以至誠則俗必從化而伽誠心宣導參等感悟  
自赴憲司明幸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意  
示曉致令罪陷無繇自新嗟乎若使官盡王儼之儔  
人豈無李參輩者哉

後越王兵敗支黨二千餘人坐死仁傑釋其械密具  
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  
恤意然此皆非本意謹談至此有詔悉請戍還出寧  
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  
三日乃去

潘麟長氏曰相與哭碑下何其哀也齋三日乃去  
何其誠也此一片石遂存之至今嗟乎感恩衛怨  
歷劫不渝嗟顧之龜猶通靈于鐫印况二千人之

福惠德人  
乃能如此  
居者皆足  
然而吾足  
於罕矣

仁人孝子  
千載同慨

釋然可通  
孝慈之源  
廣矣

生命乎是故君子必慎所以加人者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具案踰年杖之人莫知其於  
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為不利  
而朝夕詈之矣其何能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廢

全孝章氏曰杖一人耳而念及所杖之父母與妻  
似此用刑真有如不得已者哉抑可謂善處人舅  
姑夫婦之間矣

歐陽觀為酒州司理歲時祭祀必泣曰祭而豐易若  
養而厚官東燭理刑案書屢廢而數妻問之曰此死

展濟譜

卷二十一 終恤

三

獄我求其生而不得耳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  
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  
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無憾也夫常求其生猶失  
之死而世固常求其死何也時歐陽修方三歲乳者  
抱立在旁觀曰術者謂我在戌將死使其言驗則不  
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吾言告之後修亦多惠政

潘麟長氏曰我朝夏公元吉天性寬平嘗夜閱  
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  
曰吾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生決矣是

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余嘗謂居官理案不在依  
違二三而在虛心體察致使殺之而不怨縱之而  
不肯有能如歐夏兩公詳讞又何冤不理哉

孫覺知徐州徐多盜嘗有五盜殺人而乙僅勝衣訊  
之云遇甲於途中以四尺挺授我半夜持我東使候  
諸門他不與知也覺問吏法當何如曰死無疑覺憤  
然曰請誅其首如乙者宥之遂為令

金孝章氏曰凡執鞫者與以法掩情寧以情通法  
以情通法所謂失不經者也以法掩情必至于

展濟譜

卷二十一 終恤

三

不辜若孫覺因甲坐乙便爾加誅冤冤冥冥能無  
號痛于凄風苦雨之夜乎惻然一念倘亦鬼神之  
式雲而來告耳

王質判蘇州與守黃宗旦數爭事旦曰少年乃敢與  
丈人抗耶質曰吾受命佐公事有富爭職也嘗以病  
告居一夕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人吾以術  
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余殺數人而  
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旦矍然大驚曰公真  
君子也為貸其死罪而餘悉釋出

君子也為貸其死罪而餘悉釋出

潘麟長氏曰以術釣人固非仁者寘之死而又喜  
豈仁者如傷之意乎假使旦不受善非直不能緩  
其獄亦將以質爲逼已矣吾故曰旦亦賢者也

馬默知登州先是沙門島罪人舊制有定額官給糧  
者三百人溢額則取其人投之海中默建言朝廷既  
貸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還  
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孩登州以彰朝廷不殺之  
德神宗深然之即著爲制自是多全活者

潘麟長氏曰一言而全活甚衆寘仁人也夫敷奏  
康濟請

明代自默登陸明主司與理悟而庸臣則猶舌不  
敢直言宣徒寘之民於腹外抑非忠愛其言之不  
矣

趙抃知成都茂州番部虎鳴王等蜂聚境上肆行  
劫掠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  
盟抃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  
引弓將射心取血聞抃命謹呼以聽事詎不殺一人  
又判宜州有卒誤殺人法當死方繫獄病沮未決  
使醫療之得不死尋遇赦得出一郡利爲慈母

潘麟長氏曰趙清獻醫病卒事與葉南巖先生刺  
蒲時親揭藥以醫訴者同一仁心惜趙先生其

時有羣開者訴一人一而面被面顴幾裂公見之惻  
然因人衛自持刀港藥令昇至幕廡委謹厚廨子  
及幕官曰善視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  
人不令前乃畧加審察收仇家於獄而釋其餘友  
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聊救死矣  
此人死即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証  
連繫不止此人破家此人愈得一關毆罪耳且人

康濟請

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  
相近也未幾人愈訟息保全者甚衆請此數語可  
謂曲盡人情世弊爲吏者不可不知

歐陽修知保州時叛兵既降其從二千餘人分隸河  
北諸州富弼爲宣撫恐其復生變欲委諸州同日誅  
之會修過弼將以告修修曰禍莫大于殺降昨保州  
叛朝廷許以不死招之今又戮之矣且無朝旨若諸  
郡不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趣其爲亂也且修  
至鎮州亦必不從命獨惜而止



一○念○有○以○感○之○死○者○尚○當○爲○之○求○生○况○法○不○至○死○  
一○耶○律○有○故○誤○二○條○如○淹○繫○以○斃○民○者○是○則○故○而○已○  
矣○

范純禮○今○永○安○中○官○鞠○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  
入○錢○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俑○取○戴○于○首○曰○與○劉○先○  
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  
愚○人○村○野○無○知○若○定○以○叛○逆○則○辜○好○生○之○德○以○不○應○  
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曰○正○欲○外○人○知○陛○下○刑○罰○  
不○濫○足○以○爲○訓○耳○上○從○之○

庭○辭○詩

卷○五○上○ 勞○恤

元

沈○時○值○蔡○京○當○國○時○會○吳○門○盜○鑄○獄○起○京○欲○留○劉○達○  
婦○兄○章○疑○輩○遣○私○人○鞠○之○株○至○千○餘○命○時○爲○御○史○往○  
勘○時○至○吳○即○日○決○釋○無○左○驗○者○七○百○人○歎○曰○時○爲○天○  
子○耳○目○豈○可○以○權○要○之○喜○怒○殺○此○無○辜○而○苟○富○貴○乎○  
迂○菴○子○曰○沈○公○侃○然○不○阿○至○今○誦○其○言○猶○覺○生○氣○  
滿○堂○嗟○乎○人○可○不○自○立○乎○哉○

康清講理冤卷二十二

松滋 潘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泰評

獄吏尊矣罪人財多苟云法然豈其網羅仁者燭

幽乃發天和次理冤第二十二

清麟長氏曰昔人謂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蓋有  
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  
明持姑息以惠奸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  
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

康清講

卷二十二

理冤

一

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  
求其冤之不滯者少矣故余謂君子之理獄也須  
平心靜氣務曲盡其下情乃可以言平反之道不  
然直謂之忍人也于斯民何賴焉

崔篆爲新建尹篆單車到官稱疾三年不行縣門下  
掾倪敞諫之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  
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于阱斯皆何罪而至於  
是遂平理所出三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  
州牧峻刻宥過申杜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

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  
如殺一大尹贖此三千人蓋所願也

潘麟長氏曰崔公真仁人也以三年疾不視事之  
官一旦強起致脫三千人獄犴之苦使公不緣疾  
則三年之內其平反者當不知幾千人矣

朱暉守臨淮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冤  
以義犯者悉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卽  
時僭什吏人畏而愛之歎曰潏直自遂南陽朱季吏  
畏其威人懷其惠

康清講

卷二十二

理冤

二

孟嘗仕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  
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適誣婦厭苦養姑以鴆其母  
訟之縣郡守不加察遂擬罪孟嘗備言枉狀於守守  
不爲理孟嘗泣於外因謝病去婦以冤成自是郡大  
早者二年禱請無應後守殷丹到官訪問婦故孟嘗  
乃詣丹具陳其實因進語於丹曰東海孝婦感天致  
旱于公一言甘澍立降今宜戮訟女以謝冤魂庶幽  
枉可申時雨有期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其冤婦  
之墓天忽雨注歲大稔

難得此佳

正氣不  
屈其具人

潘麟長氏曰孟嘗以下能為孝婦白寃至於飲泣去職懷之二年必俟後守白之何其誠也荷郡守之蔽可以早達小吏之誠乃以而訊者固足動天彼蔽者而為民災不大悔乎哉然則高官亦何榮小吏安足辱榮辱之問在人不在職矣

盛吉為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斬妻執獨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與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世稱平恕潘麟長氏曰按囚有罪斷之當矣乃至夫妻相附

虞濟詩

卷二十二 理竟

三

垂泣者是誠何心哉良以死不復生斷不復續其若病瘵之在身即大禹下車泣囚之心也

王忱為郡令到官至縣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未可宿忱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

宿夜半聞女子冤聲忱叱曰有在何不前求求理鬼女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利其財貨殺妾半餘口理之樓下忱問亭長姓名曰即今門下游

微是也忱曰汝何數殺過客曰因往求訴客自寃死耳忱曰今為汝理冤勿復再訴過客忽無聲寶明曰

家亦有

游微詰問具服其罪即收繫所同謀之十餘人悉伏辜忱乃掘其尸而棺之遣吏送葬於鄉里亭遂寧靜○按忱嘗遊學京師遇一生病困語忱曰豪中有金十斤願以相贈乞殯我忱即解一斤營其殯餘悉置棺下後署大度亭長忽風飄一繡被墮忱前項之有馬突入忱僇自令即以歸忱馬主訪至忱所得其狀歎曰卿何陰德而致此因告書生事驚曰是吾子也遂與其迎喪餘金封識如故眾皆義之

虞濟詩

卷二十二 理竟

四

之手而且為之申寃矣不然女鬼之殺過客終無已時耳人可不以飾義自勵乎○傾蓋周恤氣誼器更高且見金不取植節於不見不聞之中又非要譽買名者所可彷彿止馬飄被上天巧彰陰德自不真耳

曹德令臨淄有寡婦事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堅守不移姑憫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婦恐刑不過乃自誣服罪當梁而獲至辨得其情立白蓋每於歲夕繼歸家探吏咸謂不可遽曰此雖小人

一此白雲  
無少東  
不亦與  
子下

此謂善  
二此可  
五千人  
小人者

我。不。我。負。果。尅。期。而。還。獄。無。一。人。違。者。稱。為。聖。君。

潘。麟。長。氏。曰。姑。之。憫。婦。至。于。自。殺。情。亦。極。可。憐。矣。

若。反。以。此。陷。婦。即。姑。之。靈。能。獨。安。然。已。乎。德。之。辨。

得。其。情。也。有。二。善。焉。不。獨。明。婦。之。冤。且。以。見。姑。之。

愛。不。肯。負。人。者。所。以。不。見。負。于。人。耳。

狄。仁。傑。為。汴。州。刺。史。有。誣。訴。聞。立。本。者。召。訊。異。其。才。

而。歎。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寬。立。白。俊。貶。令。彭。澤。秦。

赦。大。辟。三。百。餘。人。已。人。德。之。立。堅。雲。亭。以。禮。

徐。弘。敏。初。為。蒲。州。司。法。迭。代。不。辱。一。人。累。遷。司。隸。水。

虞。濟。諸。卷。之。二。理。竟。五

酷。吏。所。誣。者。弘。敏。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

以。出。反。囚。免。俄。起。官。天。下。聞。者。清。然。相。賀。轉。秋。官。

中。理。實。孝。讓。妻。龐。氏。寬。薛。季。和。効。其。黨。逆。當。棄。市。今。

史。泣。以。告。弘。敏。曰。豈。獨。吾。成。而。諸。人。長。不。赦。邪。安。步。

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對。曰。失。出。臣。之。

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後。起。司。刑。少。卿。皇。甫。文。

簡。坐。事。下。獄。弘。敏。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

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

害。公。世。稱。弘。敏。仁。起。過。漢。于。張。千。載。未。見。其。比。又。弘。

此。新。評。理  
可。與。潘。麟

敏。嘗。謂。所。親。曰。天。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  
苟。免。故。弘。敏。斷。獄。獨。持。平。恕。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  
不。受。赦。之。亦。不。喜。所。全。活。甚。衆。酷。吏。為。之。少。衰。然。疾。  
之。如。讐。矣。

潘。麟。長。氏。曰。按。當。時。鹿。城。主。簿。潘。好。禮。幕。有。功。為。

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今。有。

功。斷。獄。亦。天。下。無。冤。然。釋。之。當。漢。文。時。中。外。無。事。

守。法。而。已。有。功。勞。革。命。之。際。局。來。等。掩。義。隱。賊。弘。敏。

餽。惡。言。以。誣。盛。德。有。功。爭。來。明。道。身。演。殆。者。數。矣。

虞。濟。諸。卷。之。二。理。竟。六

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于。張。盧。若。

虛。曰。有。功。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

其。比。而。史。氏。亦。贊。曰。有。功。不。以。唐。周。二。其。心。惟。一。

於。法。身。陷。獄。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精。后。酷。吏。之。間。

以。起。自。將。內。挂。雷。焰。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

也。哉。合。三。說。觀。之。而。有。功。之。過。于。張。諒。矣。

金。孝。章。氏。曰。以。小。過。全。大。德。則。過。亦。可。若。不。以。私。

忿。害。公。法。則。忿。亦。可。釋。斯。好。惡。無。作。而。蕩。平。正。直。

之。途。不。遠。矣。



仁師於貞觀元年青州有謀反者逮捕而獄詔仁  
師之仁師至悉去桎械與飲食湯沐止其憂  
仁師人強伏仰謂仁師平反者多仁師曰凡治獄  
所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寬而不為伸邪  
萬一誤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至勅使問  
曰皆曰官公平恕無枉

唐臨初為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作臨謂  
可曹出因寬就獄今不許臨曰有所疑承執其  
罪今長疾臨恐縱歸與之約因果如期還累遷大理  
廉濟評 卷三

卿高宗嘗錄囚餘司斷者輒紛訴不服獨臨所訊無  
一言上怪問其故因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帝欲曰  
為獄者固當如是乃自適其孝謂曰形如灰灰心如  
鐵石云

潘齡長氏曰形如死灰則其動無妄心如鐵石則  
不惑於是非利害之聞二語可為唐卿傳神亦凡  
為獄者所當有也

李日知歷司刑丞平冤無文致皆免囚少卿胡  
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因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

曹因無依法皆以狀識而武后用日知議及為刑部  
尚書之骸骨詳之初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  
利空容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  
厭之有若厭於心無日而足也

金孝章氏曰觀李公之不謀妻子辭榮趨歸其議  
論高過如此此等人司刑安得有刻薄不平事乎  
善哉昔人之談離趾也曰跣者離之餘也離以仁  
為性至趾而不得忍含獸且然而況於人是以人  
之不可以不仁也

廉濟評 卷三 八

顏真卿開元中御史行部伍原時有冤獄久不決早  
甚真卿立辯其冤雨即至郡人呼為御史雨

潘齡長氏曰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言陰陽和  
而致然也冤獄積滯不和執甚一為清決而雨隨  
之山川出雲清明在躬天人和感真呼吸聞事耳  
誰謂上下之懸絕乎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不知父母  
訴于州命錄事鞠之錄事嘗貸錢于富民不得乃劾  
富民父子共殺女奴殺藏水中法外凌窮不勝其苦

不悅服  
何難也

出處詳  
見前卷  
不悅服  
何難也

自今以後  
勿謂之  
名者又  
一失矣

自誣服其土州官審獲亦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獄不決錄事謂若水詰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處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狀耶耶一夕若水誦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使人送女奴於州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否曰安有不識因從簾中出示父母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君莫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其人傾家貲飯僧為若水康濟詩

卷三十二 聖覽 九

祈福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初心正欲被寬非敢希賞萬一弊奏在某固好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益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太宗聞之驟加褒擢

潘麟長氏曰觀錢鏐成訪女奴事錄事誣告上下疑怪方是時一有避嫌之心則富民立登鬼籍矣乃忻然以譏笑處之卒獲女奴出富民罪又不欲論功以病錄事何其見定而處心厚也陳圖南謂神氣清爽可以學道倘亦異人耶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為數道所  
動何所  
為數道所  
動何所  
為數道所  
動何所

錢即為睦州判官曾有大獄久不決部使者以宿怨微即往挾薦騰動之意在羅織也即曰吾寧老死寧中豈忍殺人媚人以博一薦乎獄皆平反

林積判循州嘗覆大獄多平反忤部使者意使者初欲薦積固是已之積曰失一薦刻而活五十餘人所傳孰多吾復何憾焉

潘麟長氏曰嗟乎獄之難平也如此一挾薦刻而動其羅織一止薦刻而怒多平反夫士之人既已審覈之能而徒織誣服之罪抑何喪其良心乃爾耶苟如此存心而冀下官之承奉意旨吾恐奸還之天道縱遲爾身以時刻之報亦必殃及於爾之子孫矣

向敏中判西京有僧暮過村求宿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夜有盜於牆上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念不為主人所納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到官因亡去忽墮背井而婦人已為盜毀棄井中矣明日主人搜得之執詣縣僧不能辯自誣服與此婦姦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賊不獲致疑密使吏出

康濟詩 卷三十二 聖覽 一

訪史食村店。店規屬府差。問僧獄何如。吏給曰。已

訪史食村店。店規屬府差。問僧獄何如。吏給曰。已  
亦不問也。輒曰。然則言之無傷矣。蓋彼婦人者。乃此  
村少年某所殺也。吏就掩捕獲之。并得賊案。問具服。  
僧遂得出。

清鑒長氏曰。前代明審之官。其成事往往得吏力。  
益吏出自公舉。故多可用之才。而吏亦借此以結  
知上官。今吏皆出錢所納。是吏以吏爲市耳。使之  
訪獄。便需獄矣。況官之心亦猶吏也。民安得不冤。

康濟諸

卷二十二 聖覽

二

矣乎嗟乎。藉非數中推誠屬吏。周訪則墮井之脩。  
久已膏斧鎖矣。

張逸知益州。華陽驛長役人誣違旁行者。縣令受賄。  
獄既具。乃使殺者守囚。還曰。囚色寬守者氣不直。豈  
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詠之。蜀人呼  
以爲神。

金孝章氏曰。是蓋有得於五聽之道者。雖然亦以  
其無私耳。彼縣令之智。豈真不若州守與。

周敦頤爲分寧主簿。疑獄久不決。敦頤一訊立辨。已

人警說曰。老吏不若也。後調南康司理。大姓黯吏。皆  
跋跡。百姓舉相慶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曹得所訴  
矣。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蓋不惟以得罪爲憂。實  
以汚善政爲耻也。獄有因法不當。或部使者欲淡治  
之。願立爭之。不能。乃置手版。歸取告身。委而去。曰。如  
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使者王遠感悟。  
因遂得生。

趙抃爲武安節度推官。人有赦前造僞印。更赦而用  
者。法吏當議。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議。獄  
康濟諸

康濟諸

卷二十二 聖覽

三

而生之。

清鑒長氏曰。按印頒於朝廷。僞造者久法也。乃造  
在赦前。而其時未用。用在赦後。而造非其時。於法  
皆得不宥。此雖法外之仁。而其論斷精確。豈俗吏  
可及耶。○又清獻公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獄。十  
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禁中夏有疫疾。  
濕蒸。冬有痲痺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  
繫。迫於就亡。獄卒囚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  
人馬上飛弔。監簿查勘。以獄囚多。家定有司之賢。

石行之期年州縣屬吏無敢妄繫一人者邵堯夫  
每稱公益仁於存心而善化酷吏者信夫

程琳知開封會禁中失火延燒兩宮宦者治獄得裁

縫火斗已誣服乃命琳具獄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

乃命工圖火所經蓋宮人多而居隘其生靈多近板

壁歲久板燥而焚曰此豈一日之火哉乃建言此天

災也不宜罪人仁宗為緩其獄卒無敢者

蔡高為長谿縣尉有嫗二子漁於海而亡嫗指某氏

為誓告縣捕賊高難之曰海有風波焉知其不為水

火乎高謂嫗色有冤不為理乃陰察警家得其跡

嫗約曰吾與若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嫗受

賊之責凡七日潮浮二厥而出詳驗之皆蔡也乃

警家伏法後罷太康主簿時開封尹尹吳路素以嚴

譴名下吏鮮當意者獨重君山未幾卒於官人

錢二百千為聘妻程氏却之不交曰吾家以廉

惡可以此汙來者於地下乎所著有書行世

朱壽隆知九隴縣吏告民一家火焚七人壽隆曰

有合室盡焚而無一脫者殆必有奸逾月獲盜果殺

其人而縱者也

滿麟長氏曰合室被焚而委其毒於火火神有靈

其肯受此惡名耶然非朱公之明識則亦無以察

其冤矣

范純禮為永安令趙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旦夕侯

謀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密使僧之吏遂全

滿麟長氏曰既釋民疑又遣吏責非明理之人兼

其大度者不能也

李德輝元世祖命德輝錄因山西河東行至懷仁民

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求之為厭謫謀不利

於已移教訊詞皆具德輝察其冤知其有愛妾疑必

妾所為將構陷其妻也召妾詢之不釋時而服遂杖

其夫而歸妾以灰

潘鑰長氏曰治獄不當徒寬貴能為民辨冤耳蓋

獄詞之罪不過一皮一毛之問有受誣者即有使

倖幸何以遏惡而伸善賴使兩服其心無憾乎制

官而欲高大其門欲裁欲裁

張昶字尚節尹門無私謁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

小婦所諾虐其鬼也七女諸等  
產其處顧率吏卒即其所  
斃之皆伏辜人以爲神

金孝章氏曰世不乏冤死者矣何不盡憑小兒女  
向縣尹訴自邪蓋所謂縣尹者未必人人如神也  
大必門無私謁而後爲之民若生或賴之不然謂  
之父母亦莫我有我躬不烈遑惜我後

潘麟長氏曰佳兒日纂有云人命關天誰能輕一  
節最極慘酷下輩恃此故刁至奴僕賤主人頑佃

史記

卷二十二

五

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橫臂  
精神因而磨牙捨家私辱婦女婢媵淫計以未墮  
時則有子激死母妻氣殺情多男爲賴死之根  
指富家爲甘脆之會則有鴆神視奴婢衣冠族乞  
丐墮施陽設朝怒夕喜則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  
貧窶對神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  
述世之官長獨謂風場一檢足  
和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輩不學小  
敗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爲利暴是

其法也子月無異今難舉置不理但嚴  
如等之法凡氣死縊死投水死而不即首明者  
問如神其像親人逼成以爲圖賴之本者勒明重  
處有來亂索賄認打者嚴究於公親戚無  
利夾之心風族無投捨之害其保全不既多乎余  
喜其說誣類情弊詳盡逼真故錄此

康濟諸理克卷二十二

史記

卷二十二

康濟諸執法卷之二十三

松滋 潘游龍

輯錄

吳縣 金俊明 纂評

爲國存法實昭國靈屏私瑾阿執是嘗經不然而  
犯付冥冥感于物時生彼蟻蟻次執法第三十

潘麟長氏曰三尺法人臣所守以詰奸慝者也深

文巧誣者固近于刻而依阿典憲無所執持者又

廢法而長亂胥失之矣善哉陳處父之言曰宅心

不可不寬執法不可不嚴蓋深有味乎此也彼華

更下等

卷二十三 執法

宜強項子禮察姦李元禮獨持風裁處子大貴戚

敵手蘇張之不公故人與夫誅舞文殺胡雛杖衛

士斬猾吏拔鵠頭咸是類矣至若子文之无私其

族叔向之不隱于弟石奢代父以自葬斯又孔子

所稱遺直者更可風焉

子文爲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問其令尹之

族也釋之子文讓之曰禮立廷理所以可法也吾族

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而亂是吾不公著于國

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死而

已諸立以初治于是廷理懼子文而刑之

潘麟長氏曰人既身都貴顯縱不愛名亦思固位

敢于干法者原不數數見也唯是貴者之族有不

及知不及禁耳一人進士則族皆進士矣一人要

津則族盡要津矣或不賢者不知戒戒而又護其

短焉使司法者屏氣喪膽未得伸其直稍事詰

問而斥怒隨之寧復有若干文之用心者哉然吾

願賢士大夫之厚愛其族也不敢望有于文之事

庶幾存子文之心亦可也

康濟諸

卷二十三 執法

叔向爲令尹大夫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時

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

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

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綱也儒獄邢侯專殺已

惡而累笑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乃施

邢侯而尸雍子叔魚于朝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治國制刑不難于親讞難于遺直也

潘麟長氏曰叔向習于禮而勇于義以直聞于衆

侯雖不專任晉國而晉之執政趙文子韓宣子皆訪之而後行叔向區畫其間彌縫其闕救敗而已其才不盡用也平丘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感之以刑僂乃得之此足以觀其概云

孫叔敖相楚虞丘子之族犯法叔敖執而殺之虞丘子喜入見莊王曰臣言叔敖賢果任政矣王曰何以見其賢也對曰以臣之族尚不以臣私其法不賢而能之乎

黃蘗生氏曰舉賢所以爲國也以衆主之故而僂法以庇其私人是負國也于舉士之心何當焉使衆主而不賢耶固不宜與之凡周使衆主而賢耶必將視我如涕唾矣趙奢謂平原君曰今縱君家而不奉法則法削削則國弱此又可以告世之爲執政而敢于行私者

金孝章氏曰若薦出于其人耶敢不自愛以有薦者抑既稱其賢耶自當報之以其所賢之意夫真能自愛與其能報人者必不私其法以徇人彼所見者固在國家之大而人與我俱無與也

石奢相楚昭王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奢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成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于其治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歟臣職也遂不受自刎而死

潘麟長氏曰余讀石奢縱父自繫之爭而有感焉夫爵爲天子卑陶爲士譬觀養太非實有也

廣澤清

卷二十三 執法

四

遂執之乎曰非然也夫殺人者死法固宜然而非所以論天子父也尊尊親親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也以天子之父臣得而執之而其子弗禁是以亂教天下也竊負海濱是以逃教天下也若法而可以逃免則亦何取于執之也恐卑陶不若是其疎也然則若之何曰已哉者吾且奈之何哉第自殺人而後舜當幾諫卑陶當面諍制其左右防其起岳斯亦可矣至若石奢之不奉赦自刎無復視然人非斯誠無愧于子臣之節者史以奉職衡

理稱之是真能奉職循理之人矣

李離爲晉太公理有過聽殺人自刑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不吏有過罪予之罪也離曰臣居官官長不與吏謀位受祿爲多寡與下分別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乎吏非斷關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耶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大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自伏劍二以自刑

潘麟長氏曰李離過殺而伏劍以正國法離可謂

求善者不以法自好者也嗟嗟今世賦誣枉

以文其過諛上以固其位豈有上能

之罪而反辭令不受竟伏劍而效乎行

守東海明縣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

有記籍吏民小解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

行自新東海大慈郡許仲孫以得亂吏治

之欲攝輒以爲勢變詐自解終莫能治翁

其於帝一郡震怖莫敢犯禁東海大治

潘麟長氏曰按翁歸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所治多名譽守東海日過辭于定國定因家東海欲以邑人之子見託語竟日終未齒及翁歸朝去定國乃向邑子曰此賢而任事人也未可以私干嗟乎請託客庇仕宦之通病也翁歸持已以公而不可干定國諒人以公而不敢干君子蓋兩難之

云

王守安定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今長至尉奉法守

城爲民父母却還我弱宜思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

今官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改行貪鄙能

變吏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敕掾功曹

各自砥勵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退毋久妨

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閉內不理無以盡

外府亦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官賈人

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大

守視事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

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尊矣今將輔送獄數

日死盡得其黨治之威震郡中



邳都守濟南時囑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治都下車則誅囑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路不拾遺劾十餘郡守畏都如太府都爲人勇于義而公且廉嘗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效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迂者于曰班史敘酷吏有曰雖以酷烈爲聲然仇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廉者足以儀表污者足以爲戒皆彬彬質有渾文焉尹子心云丈夫爲吏正坐殘廢免尚追思其功劫則復進用一坐軟弱不康濟諸

卷三十三

執法

七

勝任免終身廢棄其序甚于貪污坐贓觀其言雖非雅馴合道然意尚在立功名裨益國家後世之酷者則不然唯知一味墨爾蕭令邳都見之必羞與之同堂矣嗟乎百姓苦吏遷而俗吏尚嚴酷以爲能已不勝其殘況復固之爲墨乎至讀邳君奉臨城節數語真令人有今古之感焉

趙廣漢爲京兆尹善爲鉤距觀事情豪猾之發奸摘伏如神治京兆政清吏畏稱之不答口以爲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何奴中皆稱廣漢名及平

丞相夫人殺侍婢法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曰臣等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使牧養小民

番鱗長氏曰按廣漢爲人強力天性猜于吏職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全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故者莫能及也○賢才之士千夫一人焉世所難得則當與世共惜之趙廣漢于丞相過矣然罪登至軟弱翁不少容忍坐以極刑雖漢法素嚴宣帝

康濟諸

卷三十三

執法

八

鼻恩若丞相消平忿心爲漢家蓄材從百姓之願或制爲士伍或免爲庶人或容其上印綬亡命而去會赦一解有謂起家既懲其愆又不廢其能理相之德度豈不稱其位哉至論者以鉤距爲廣漢病此固得爲政要在渾厚之意夫政貴知變又似未可槩論于廣漢之時也

周勃承平東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肯傳教黎民而性鯁狷吏志除豪賊且勿相害遂戮縣之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再遷召陵侯

且勿相害

相廷條憚紆嚴明微損其威乃晨取友人斷手足立寺門紆問便往至尸邊若與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者曰誰載棄入城者對曰惟有廷條耳又問外有疑與友人語者否對曰廷條乃收廷條考問其服不殺人取道邊人後人莫敢欺者其後令雒陽下車先大姓主名是問吏以閭里豪強對紆乃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輩豈欲知此責業備乎

潘麟長氏曰按紆廉潔無資嘗築塹以自給難則康濟語

卷二十三 刑法

九

任刑畧過以余觀處廷條之事實廷條自取之矣夫條既知憚紆嚴明盍躬自修省而乃斷戚者之手是欲損其威乎其慘更甚于生殺人者矣文仲子曰兄有禮于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如廢鵠之逐鳥雀紆斯得之矣  
康延今雒陽時陰氏有客為賊者嘗為姦盜延收移之陰氏屢請獲一書報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詣帝謝延寬托帝乃臨御道館親錄囚徒悉陳其獄狀可論者居東無理者居西成欲趨東延前執之曰爾

獲者如  
可杜請  
之於  
天子  
得此  
陽家  
陰氏

帝亦知其  
不私豈有  
私者而  
私人哉

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薰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陞戟即以戟刺廷叱使置之帝知廷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避之

任延拜武威守帝親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廷對曰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將兵長吏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紺繫之吏民大悅

康濟語

卷二十三 刑法

十

潘麟長氏曰嫺上博舉此居官之鄙行奉公履正乃人臣之大節若上下雷同此皆人所謂以水濟水者也其流至于寡廉鮮恥唯諾成風詭諛之計日精忠諫之途並塞國至此亦何幸乎故欲知大臣觀于其所選任者欲知小臣觀于其所仰承者而事上之道何為真善何為真不善尤當辨焉  
董宣令雒陽時寧平公主乳母子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盡地數主之失者三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

車入宮泣訴於帝帝大怒召宣欲重笞宣曰當聖世而縱奴殺人何以理天下臣請自殺叩以頭擊柱帝令小黃門持之曰痴令令叩頭謝主宣不從兩手據地堅不肯俯帝勃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旌之

潘鱗長氏曰董宣剛正吏也嘗格殺湖陽公主蒼頭其不畏強禦者能之乎及其歿也遣使臨視妻子對哭家無餘財光武稱之曰董宣廉潔故乃知之范曄乃列之酷吏傳於戲冤矣夫當時貴戚椒房之家無不倚恩執干犯吏禁使非邪董諸君直

廉濟諸 卷二十三 執法 士

迫不顧于主討姦不知世界當作何景乃忍斯人而與酷吏伍乎特爲圖之以表其操而訟其情李膺爲河南尹時河內張成善風尚推占當赦遂殺子殺人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立案殺之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乃逃匿讓宅藏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省時朝廷紀綱頗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後者名爲登龍

劉瓛者  
二十一人  
此兩紀平  
歷代餘著  
觀史或論  
成重痛者  
而爲之令  
應也重亦  
之潘公亦  
不免爾

潘鱗長氏曰鉤黨之禍史氏以爲始于甘陵汝南而成于李膺張儉豈不謂破柱戮朔案殺張成舉劫戾寬激而爲已甚之亂哉余以爲不然夫桓靈之世主荒政謬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

嚴公卿裁量庶政悻直之風斯已行矣矯枉過正卒成黨禍所必至也獨膺儉之激云乎哉乃其生則倚夷喜得爲御成則景殺自表免歸至于捐軀廉濟諸 卷二十三 執法 士

委爵破族屠身而爭爲之主若非兩人並賢而勇臻茲也

蘇章刺冀州有故人爲清河守章行部欲案其姦慝乃請守爲設酒餽陳平生之好甚歡守喜曰人皆有

一天我獨有三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正其罪州境肅然潘鱗長氏曰君子之處世事無重輕當以義裁之如受朋平交不簡則規諭之以成其德至于任君

之職義又重于法矣蘇張刺史一州當以執法義向使故入小過未形或可以矜全而不失其辜今則姦賊之罪已昭章即欲屈法以全受義職其自改得乎觀章亦不忍遽案尚從容于杯酒間夫何二天一言若有所使而畢露其情也若章能止之乎嗟嗟守法奉公雖于受誼少全而章亦可取矣

張鎮周都督舒州鎮周以舒本其鄉里到即就故宅多市酒餽召親戚與之酣飲散髮箕踞如爲布衣時

庚齊詩 卷二十三 執法

主

凡旬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隔不得復爲交游自是親戚故人犯法者一無所容培內肅然

蘇良嗣爲荊州長史高宗遣宦者採怪竹于江南上苑所過縱暴至荊州良嗣因之上書言狀帝怒遣使取竹棄之武后時還文曰左相遇僧懷義于朝義恃勢僣蹇不爲禮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聞之戒曰第向止門出入彼南衙宰相往來

范正辭

迂菴子曰宦官貴戚謹敢饗其鋒者而良嗣乃因採竹之天使擊恃勢之淫僧持守既正又何所虧足哉如此風裁真卓爾不群者矣

楊德餘令萬安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恣不避人承祿德餘杖之悉拔去鵝頭宦者涕泣初可以訴于帝帝曰情知此漢得何故犯他百姓

潘驥長氏曰能如此執法守正無論恃寵怙勢者未如之何即尊如天子猶不能奪如太宗之畏魏徵而佳鵠匿奴懷中欲幸南山而爲之中輟皆此

卷二十三 執法

主

抑也國家信不可無嚴憚之臣哉

許孟容爲京兆尹軍吏李昱貨富人貸八百監軍不歸歸孟容遣使捕詰與之期償曰不如斯且去軍吏訴于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罪當誅然臣司董較爲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豈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石大

金孝章氏曰國家執法之臣能爲天子引繩切墨其所禁嚴前復不少夫惟不畏強顏斯不侮於寡

存官制  
所以尊  
廷尉制  
人所知  
即云在  
式八也  
此之也

厥外剛方切直厥中必仁彼其所謂守正要以爲  
百姓耳雖天子且不敢阿況下是乎於以懲貪  
室路競若冰炭之于寒熱有不待戶告矣

柳公綽爲京兆尹有神策小軍乘馬不迎卽杖殺之  
大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爲輦轂師表令視事  
之初而小軍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  
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  
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  
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後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

康濟請

卷二十三

法

文二人同獄縣令以柳公素持廉必殺貪者公判曰  
賊吏犯法法在茲吏壞法法亡竟誅舞文者咸服其  
明斷

潘鱗長氏曰柳公綽據理陳奏絕不阿旨遂使天  
子折服不能曲護侍衛此真有膽有識之人可爲  
依違取容者鑒至誅舞文云犯法壞法法存法亡  
其創斷精析更微識確

嚴安之爲河南丞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  
者宜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

力士奏安之執法甚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  
地曰犯此者斬于是三日持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潘鱗長氏曰安之手板畫地遂至三日無敢踰者  
良誅執法之正所以人指畫而相戒也國有此臣  
上足以儆權貴下足以鎮粉黛一手板威于金吾  
白挺多矣然自開元之初大酺合樂左拾遺嚴挺

之切諫玄宗降勅厚賞美其忠直一時政事頗有  
可觀迨姚宋諸君子相繼罷去而聰明日損慶幸  
日隆矣國之安危豈不信錄哉哉

康濟請

卷二十三

法

崔隱甫令雒陽有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龍賞召昇  
居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以此人對  
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  
雛隱甫殺之有詔貴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緡旌之

潘鱗長氏曰玄宗謂太常禮樂之司不應與倡優  
而乃更置坊院選樂工女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  
子弟受直以天子而與倡優也樂工之重或以是  
哉隱甫一旦殺之不顧梨園體面可謂勇于持正  
者也

薛存誠拜御史中丞。浮屠鑿虛倚官監爲姦。關通賂  
遺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  
于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論曰。朕須  
此囚而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  
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卒抵鑿虛死。  
潘鑄長氏曰。大抵姦邪之禍。禍也。必先有所攀附。  
使其根蔓固拔。故捷於是。從而肆志焉。涓涓不絕。  
遂成江河。狐鼠之憑古。今所以同傷也。薛公不貸  
其僧。必抵法。乃已。是天剪憂毒。根之道。卒行其意。  
康濟請

卷三十五 法

十七

天子無以奪。豈非一大快也。當憲廟時。妖僧繼  
曉。挾近侍梁方。以秘術進。蒙殊眷。而言官往往被  
譴。則未若薛公之遇矣。

賈郁令仙游。邑人饒新業。郁曰。此獨非民間物耶。不  
納。臨代去。一吏酒酣。郁怒曰。吾再任。必懲之。吏揚言。  
公若再至。猶鐵船渡海。後郁果復任。適吏益庫錢坐。  
法。郁批曰。竊銅鑄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  
不假鑄鍾。

潘鑄長氏曰。每每吏實令代時。意旨急。忽郁之惡。

吏酣于酒也。固宜。然欲再任。必懲度斯。監矣。至于  
事有適然而吏復盜錢坐法。此自不能不問。亦非  
必因宿怒也。郁之處此。稍似有心。夫身既不受民  
間一物。則自持之正。可知。贓吏見治。豈曰爐錘之  
過乎。觀鐵船渡海之詞。此吏必豪猾之尤者矣。  
張詠令崇陽。一吏自庫中出。鬻旁有一錢。詰之。乃庫  
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我也。爾能  
斬我乎。詠援筆判云。六日一錢。千日一千。網羅木斷。  
水滴石穿。自杖劍不塔斬之。申臺府自効。

康濟請

卷三十三 法

太

潘鑄長氏曰。張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  
者。必先示判語。使人凜然不敢擅辨者。此類是也。  
又公每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嘗曰。彼有好惡。亂  
我聰明。但各于其黨。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  
咬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  
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留心民  
隱者。此又不可不知。

張詠知益州。時李順搆亂。詠以言激上官正。決計渡  
入。大致克捷。又移文以朝廷恩信諭民。脅從者各

田里且曰前月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李順黨有殺牛避罪逃者公許其歸省胸毋十日不出釋之拘妻一宿而出公斷云禁毋十夜留妻一宿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身首猶懷願望就市斬之

迂巷子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玆與劉玆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耶蓋蜀民勇悍又狃于僭僞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詠

康齋語

卷二十三

九

也乎劉玆之黨者亦詠也代以牛兒則李均反收守可非其人乎哉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皆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

胡順之知休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橫縣不能制歲租賦嘗不入適以訟逮捕不肯出順之曰令不行何以爲政命積薪環而焚之豪大駭少長趨出叩頭伏辜推其長械送州致之法

李益孝漳其曰余觀豪強未富之民積其資勢性性出足抗直諍然而法之廢者多矣夫以豪強爲有

法不行則是伸縮之失當也與其執法以爲人寧徇人以從法蓋徇人從法法之存也亦人之也執法徇人人將與法俱耗也已子產水火之說真惠人語可深思云

李承之調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執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然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爲之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守憚其言入權三司使商人犯禁貨非珠乃爲公主售三司又不散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

康齋語

卷二十三

十

系之帝聞之曰有司當如是矣潘鯨長氏曰不僭不濫若衡之乎如繩斯直是所貴于法者豈意所得而轉移輕重之乎蘇氏之言可悟上交不諂下交不賣之義迨後世有司知不得罪于巨室不連謗于上官焉耳撓之者紛紛而錮之者亦將種種吁豈特一王姬之可以范純仁令襄邑邑有牧地每衛士縱牧馬踐民田百姓病之縣令莫敢誰何純仁下車恩威著于上下百姓知公可賴一日民有訴衛士縱馬食田者公捕而

杖之衛士較長中殿前司中樞密院有  
公公申中書省曰豈不知衛士非議之小官所系則  
然養兵出於二稅二稅出於民田衛士牧馬而侵食  
民田則稅何從出身爲縣令職在養民若坐視不恤  
安用縣令哉章出特免罪仍令盡邑兼管勾牧自  
仁始

潘麟長氏曰：張忠宣愛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試  
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殊有父風。其在朝廷，專  
務獎進人才，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爲消長。其

卷二十三 奏法

論議下，恕不爲已。其言皆慨然豐愛，法太極元  
更之盡申于元祐中，則紹聖變後之禍亦不至  
是。知也古所稱大臣謀國甚遠者，公其人耶？  
寒邑恩威並著，百姓知公可親，故疾害得想  
不然，徒疾苦結舌耳。且卽言之，安知不重賈罪耶？  
請公申中書省，語不但據理特確，可謂洞恤民隱  
之至者矣。

程元鳳在政府，一契交于求，求令元鳳不許，乃以先

世言：元鳳曰：先公嘗言，相薦者以元鳳相，知治  
也。今予所求，願大益先公大意，裁刻以國家官爵  
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密遣元鳳論劾者，其後更薦拔  
之，每日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  
也。

潘麟長氏曰：有其才，不盡其用，則人可惜，非其人  
輒任其官，則官可惜。善用人才者，寧使人浮于官，無  
使官浮其人。人浮于官，則無弗勝之任；無弗舉之  
事，官得其人，則人將有非分之觀，而起越位之思。

卷二十三 奏法

人但知擢用，所以盡才，不知彈劾，亦所以成才。彈  
揚進退間，真有無限苦心，妙用非真爲國家愛  
祿惜人才者，未易深談也。

呂公弼知成都，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有營卒犯法，  
當杖，得不受曰：寧以劍死，劍曰：杖者國法，劍汝自  
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潘麟長氏曰：呂公以寬爲治，然觀其杖斬營卒事，  
又何屹然難犯也。乃知古來以寬服人者，原不是  
一味弛縱而武略繩下，亦豈立威之道乎？



陳希亮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后家與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拘治其僧法一縣大聳從知霽縣老吏曹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臆叩頭出血願自新希亮飛而捨之卒爲善吏知房州民懼盜藥禁欲亡去者咸賴以安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吳謀臣詔徙其族於房飢寒且死希亮密以聞言此皆疎屬無罪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遂書像祠焉皇祐初爲滑州會河溢希亮悉康濟諸

卷二十三

執法

主

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盧臥決水之去住吏民涕泣更諒希亮堅守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知臨川虞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連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六日有病人府舍將爲不利者亮笑曰此必醉耳食而流之盡以其餘給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之懼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爲亮死遷京東轉運使徐州守暴苛以細過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使必自誣抵死亮言其狀卒廢去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飢希亮發二十萬石貸民

有司懼爲擅發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

古今

潘鏞長氏曰按仁宗之世知州郡者多以在朝大臣逐身視爲罷出鮮有盡心於民事者其真領州郡者又罕所奏績稍得吏民如趙尚寬王蘇便作詩美之可見當時循吏絕少乃希亮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然政嚴而不殘如委房州民釋張元族盧臥決水不去用虎翼軍不疑貸倉粟二十萬活飢民欲以身任擅發之罪總歸於仁恕可不謂康濟諸

卷二十三

執法

詰

循吏乎而作史者概以入列傳何也希亮嘗語執政曰法吏寺文義所願願得二郡以自效夫誠曰效卽可以不負天子彼仕者可薄州郡亟冀內訌哉

郭附知新建俗健訟奸持吏短長附至問民疾苦皆以按獄暴橫爲言乃檄旁縣尉併力仍厚喚壯士果得數賊數千戶諸庭跪於衆曰有悍不率教如此賊者皆殺之無一人敢犯令

劉永年知代州契丹數西山承積十餘里釐戍留屬

于路前守不敢遏永年遣人焚之一夕而盡契丹移  
檄捕縱大盜永年曰盜固有罪然發在我境何預汝  
爲契丹寧然不敢復言上其事帝稱善

潘麟長氏曰我不侵彼彼亦不得犯我御外夷法

不過此耳後世往往先撻虎鬚致以中國之王息

子女供其婪毒而不暇顧利不盈背而害已溢爲

江河夷夏之防安在哉言及邊事真可爲之痛心

會華知齊州其治以疾姦詰盜爲本曰爲人害者不  
去則吾民不寧曲堤周氏擁贊雄里中子高橫縱賊

康濟諸 卷二十三 法 三

官良民州縣吏莫敢詰輩實于法州人大安

潘麟長氏曰按子固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

四弟九妹于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

其行誼可謂至矣及判越知齊福等州所至咸惠

並著政事殊絕人遠其然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

其倥傯不偶史官曰公若嘗告神宗曰輩爲人行

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入用則申公

之祀于固猶溫公之祝安道皆余所不可曉也故

余于子固始識其所不滿于申公者於此其文章

政績乃于固之銘要亦當世無兩云

陳處父知南豐絕私謁若公廉條綱整飭四野肅

嘗曰爲治者宅心不可不寬持法不可不嚴視民如

傷吾嘗有愧先民然苟犯三尺吾弗貸貸已有慣習

文法擾害平民者其辭支蔓不可辨詰往今莫能制

處父發其夙姦抵以重辟稱爲神君

金孝章氏曰寬嚴並濟則威惠兩行神明父母之

號于是胥歸焉彼嚙噬者或以養奸精察者又常

寡德益兼善若斯之難也若處父所言信爲治之

康濟諸 卷二十三 法 美

良規哉

徐兢攝雍丘民服其化移攝原武有挾其弟貴勢者

威震郡邑檄邑治市炭後至與慢令者兢嘆曰今不

能庇民其恐至此極耶乃疏其害聞諸朝願以身贖

無辜鄭燕公謂同列曰使縣令皆如徐兢天下其有

不治者耶

潘麟長氏曰天下郡邑之長聚矣其間有志更化

者固不乏人而同道相成者實不易得欲以一人

孤忠而廣之于天下是猶愚公移山精衛填海耳

步得如徐娘其人布滿州縣此行而彼效近作而遠感慈恭震動各摩厲其矧隱羞惡之心乎雖然天之愛民實甚必能生此好人不絕于世此則吾之所信者也

王說知蘇州發奸擒伏一郡肅然民歌其政有云吏從水上立入在鏡中行

胡朝穎判嘉興時鄭清之家奴暴橫朝穎實諸法道書于鄭云以天子之命提宰相之家臣罪當避位清之以書關王上喜曰得一佳士矣

卷二十三 執法

三

潘麟長氏曰觀此則世之諛宰相家奴者不第負天子之命當亦見節于執政耳娘曰宰相不盡鄭清之舉難執法此胡判官之罪人也

廖德明令莆田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許會僉僑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斯服還廣東提點刑獄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登封還之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行縣薄賦其知已置酒延之悉假富人餽豆甚盛德明怒曰一

主簿乃若是侈邪必貪也于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

潘麟長氏曰能為天子愛上地自能為國家惜名器作縣官不媚鄉紳自然不畏朝貴彼以土地名器徇人者非借以自濟其私則必懼人之制其私耳起倒絲人動多牽掣安往而得獨行其意耶至追還薦章一事略覺迫當實簿修奉一念有以致之矣于德明無嫌焉

康濟諸執法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執法

天

康濟諸水利卷二十四

松游龍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公劉館曲流泉是相文依在京陵池表壯既梅國

險亦海民眼火水利第三十四

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

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衢之林以爲阻

註曰山林之阻則開鑿之毋澤之阻則橋梁之五

溝即遂溝洫洫川五涂即徑塗塗道路也

康濟諸 卷二十四水利

周禮遂人治野匠人爲溝洫各言五溝之制

潘鑄長氏曰按遂之廣深各三凡而溝則倍于遂

洫之廣深倍于溝而洫則又倍于洫川則又倍于

遂其制大略如此然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于遂

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于陳陳傳良曰陳者播種

之地一畝三畝二夫三畝陳從則遂橫遂橫則

溝從自溝而達洫自洫以達溝其從橫亦知之說

者又以溝洫爲通水而設然溝洫之于田也可決

而決則無水溢之患可塞而塞則無早乾之憂于

以時決塞豈特通水而已哉

周禮匠人立凡溝洫地防謂之不行水屬注不理

孫謂之不行凡行莫修水聲新以參伍凡溝必因

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小激之善防者水活之謂

作康濟諸水利卷二十四水利

王昭禹釋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塞

防所以正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壞故爲溝者必

因水勢之曲折則其流斯無壅矣爲防者必因地

勢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壞矣善爲溝者水必激謂

康濟諸 卷二十四水利

之而無所壅以其因水勢故也善爲防者水必激

液之而無所決以其因地勢故也嗟乎言水利者

明此兩語而又盡心力爲之早塗可無患矣

周禮始人掌稼下地以溝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

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洫爲水

按鄭玄釋曰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以溝畜

水者積之以陂池以禦旱也洫防止水者增其隄

堰以防決也以溝蕩水者使水通行而灌注也以

遂均水者以夫間之遂均布溝水也以列舍水者

塞其町畦堅不決也。以澮瀉水者。會通諸水達之川也。夫遂人匠人既詳溝洫之制。而哲人又教民以作田與水之法。如此則雖天時之旱溢不害而地利之滂瀉有節矣。

○溝洫總論

迂菴子曰。昔人謂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不通則四體非復有矣。故大而江河川澤微而溝洫。吹澮其疏導不可使一息壅閉則一也。故成周溝洫之制與井田並行。匠人之職。方井之地。

康濟書

卷二十四

水利

三

廣深各四尺者。謂之溝。十里之城。廣濶四尺者。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深二仞者。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于二尋之澮。其指膏腴之地。以爲溝洫者。凡幾也。小司徒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說者謂田稅之所出。則百井之地。出田稅六十有四。而三十六井。則治澮也。萬井之地。出田稅者四千九十有六井。而五千有奇。則治溝與澮也。夫自一成之地。積而至于同。萬夫之衆。其相賦稅之入。以治溝洫者。凡幾也。成周之君。豈不愛高腴之

田賦稅之入。而素以爲無用之溝洫哉。誠以者小而所利者大也。至所以得溝洫之利者。治之非一官。領之非一人。營溝行水之制。則職之匠人。

俾任後導之功。止水蓄水之令。則領之哲人。俾專儲蓄之利。夫既有以浚之。又有以積之。此所以旱潦均無患也。自經界不明。而先王溝洫之制。漫無可考。至于後世。與水爭地。貪尺寸之利。而遂遺無窮之害矣。其間雖有才智之士。如說郭經引渭引洛。築鐵陂。疏雷陂。固皆是。以代天施長地力。衣食

康濟書

卷二十四

水利

四

元元而足公家之費。然總趨時務。功而用其私智。以經營之。其利澤之傳。未及古人。徧利天下之意也。故論者謂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但不泥陳迹。一如古制耳。宜少倣述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爲主。各隨地勢。爲大溝。廣一丈以里者。達于大河。又各隨地勢。開小溝。廣四五尺以里者。達于大溝。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里者。委曲達于小溝。其大溝則官爲之。小溝令業田者爲之。開溝則人各自爲于其田。毋成

此此原情  
通國宜與  
生計計而  
對文並列  
後漢書

卷二十四 水利

正月後。官遣役督其開。挑而又時常巡視。不使淤塞。不惟霖雨不能爲害。而亢旱亦得引以灌溉矣。如是而又遣專官疏通大河。使無壅滯。則水之患可寧。而田之利可容豐矣。雖然。余更有說焉。從政者。僅能懸德格天。使雨暘時若。無旱魃淫游之害。則所以利民者。不更大于蓋漢者乎。西門豹爲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漳水溉田。當其時。衆謂煩苦。不欲也。豹曰。夫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有是渠成。民賴其利。平令父老子弟。雖苦然百歲康濟。誰謂煩苦乎。後期令父老子弟。思我言也。後果然。

白公爲越中大夫。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樸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車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此甚言兩渠之饒也。季冰守蜀。行部至嶺山。見水勢漲溢。乃曰。岷山導江。爲四瀆之首。而水或爲患。蓋以未得治。論擇壩之方。

也。乃作三石人。以止江。水作五石。岸以壓水。惟壩。壩山避沫。永之害。分以灌溉。且無涸沒之苦。百姓樂其利。號爲陸海。蜀人德之。家立水像。歲得粒食。則薦之于祠。召信臣守南陽。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時行視水泉。開通溝渠。于獲縣南造鉗盧陂。累石爲陂。旁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灌溉。歲增加多。至三萬頃。因作均水。約束刻石于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著唐。發子儉。約按其不法。以視奸惡。其化大行。百姓稱。六

卷二十四 水利

杜詩守南陽。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善于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田土。郡內比屋殷足。時人方之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久居大郡。不安。求欲降避。頗受小職。帝惜其能。不許。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劉統。董崇等。身雖在。則盡忠。朝廷視事七年。政化大治。薛元鼎爲涪州刺史。州界有無垠。河隋末堙廢。大興

作郡縣者  
初能如此  
二治天下  
何患不治

薛元鼎爲涪州刺史。州界有無垠。河隋末堙廢。大興

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民歌之曰。新河通舟楫。利百達。滄海魚鹽。至。晉人徙行。今。聘。騎。余。哉。薛。公。德。潮。彼。時。與。冀。州。刺。史。賈。敦。頤。瀛。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鎭。脚。刺。史。

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先是運糧東。投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一斛得入斗。至者則爲成勞。受侵實。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至。萬。餘。斛。無。升。斗。沉。覆。之。虞。矣。

卷二十四 水利 七

者又州縣取富人督漕。輒謂之船頭。主部進謂之提。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晏。始。以。官。主。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歛。戶。口。繁。息。民。思。大。蘇。

金孝章氏曰。晏嘗言。戶口。茲。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嘗。以。養。民。爲。先。可。謂。知。本。之。論。其。去。桑。孔。遠。矣。王。制。公。但。知。理。財。而。實。無。術。以。理。之。自。負。養。民。而。反。多。方。以。害。之。是。上。不。能。爲。劉。晏。而。下。且。不。逮。桑。孔。也。明。道。云。有。關。靡。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

周官之法度。豈不信然歟。

潘齡長氏曰。海運之法。始于元之張瑄。朱瑄。瑄。之。而。效。者。也。嘉。靖。辛。丑。壬。寅。黃。河。變。遷。餉。道。以。之。羣。臣。建。言。謂。國。家。漕。運。由。江。經。淮。至。于。山。東。復。下。天。津。趨。于。御。河。而。直。抵。通。州。蓋。道。路。紆。迴。歷。數。千。里。其。自。濟。寧。而。上。地。多。高。仰。饑。河。湖。不。通。泉。源。暫。闕。往。往。停。滯。開。動。經。旬。日。將。士。暴。露。無。時。休。息。及。兌。運。而。回。多。在。嚴。冬。雨。雪。之。候。沿。途。遇。水。船。復。損。漏。計。其。次。倉。每。米。一。石。值。銀。三。兩。尤。爲。糜。費。莫。如。是。濟。南。諸。卷。二十四 水利 八

講求元時故道。修復海運。爲便。當是時也。倭夷效。順。江。洋。無。警。士。大。夫。一。聞。是。論。相。與。駭。嘆。目。爲。迂。闊。事。卽。報。罷。矧。今。虜。寇。交。訌。亦。斷。斷。有。難。行。者。或。曰。然。則。漕。運。奈。何。曰。國。初。行。搬。運。之。法。故。淮。徐。臨。德。之。間。皆。置。版。設。官。其。後。變。爲。長。運。二。者。皆。良。法。也。故。天。下。無。事。則。行。長。運。之。法。有。事。則。搬。運。而。已。或。曰。吾。聞。江。淮。者。運。道。之。咽喉。也。故。瓜。州。儀。真。有。壩。以。引。江。潮。高。郵。召。伯。有。堤。以。蓄。湖。水。彼。有。不。達。之。使。倡。爲。掘。堤。斷。壩。之。說。將。奈。何。余。曰。今。日。之。

此一嘆息  
與前數公  
相去多少

寇不起于江淮而起于海上。海上猶門戶也。江淮猶堂奧也。若不能禦寇于門戶之外而制之堂奧之間其可得乎。雖然三代而上治亂懸諸人三代而下治亂懸諸天。司馬光有言天若祐宋必無此事。直是謂也。茲者聖人在上功德無量。蓋爾小人行將殄滅又何慮焉。不則吾不知其何如也。此因劉發有緣水置倉轉相受給之說故言長運。搬運之法手後以備保釋焉。

何易于今建昌縣本漢晉地屬豫章匪岷江瀕彭澤

故多水患民貧上壽諸事于家歷數令弗以為意易于到職歎曰所貴乎令者布宣德澤以利下也吾民貧如是吾寧忍食茲土乃相視地形築隄防水又引旁水以灌膏田于是烏鹵之地悉為膏腴平原間蔬素藁藁秀者亦皆豐茂歲大稔百姓歌之曰我有父兮劉易子裕無儲兮今有餘

陳竟佐治涪州河決為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隄人呼為陳公隄徙并州每汾水暴漲川民輒為浸竟佐為築隄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後知開月

龜山云初  
其心必  
是不對  
不擇人

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奸擊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為政一以誠信為本

程顥為上元主簿江南俗種稻頗墾以溉盛夏墾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府稟之監司然後計工調役顥曰此如是則苗稿矣民將何食故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大熟後知扶溝以仁愛為本嘗于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顥每日有規于此臨民用刑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

按扶溝地形卑或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官乃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

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內以開其利後人知其利必有以繼之者矣先生亦嘗曰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于死亡飽食安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于扶溝興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興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而去豈非命與然知而不為徒青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觀此一段委曲苦心誠哉其視民如



傷矣

附岸厓說

南地形低凹既難受抗嘉興陵諸路之水又  
經潮沙往來塘浦每多壅塞故雨略過時輒駕堤  
上雖障捍之無法實水務之疏濶也至于岸厓多  
今業田者修築然人情恒慳吝時小費不顧異日  
大害惟多應故事夫岸善崩平時風浪衝激侵蝕  
既多迨經霖雨則路皆盡起而藉夷束手矣余謂  
當事之善務固在經理熟謂之大具要緒其次則  
疏支渠築圍堤急焉宜微郡縣相機宜援方略視  
定陸準事物計田役助以公費其爲岸必高與  
廣等然當掘而易潰者則斷水爲欄鑿石爲址必  
期堅固而後已如是而又歲歲修之俾勿壞則水  
潦有備沮洳之區可並沃壤矣苟徒理河道而于  
岸厓漫不加意則難得之于河而終失之于堤要  
必疏浚諸塘浦而後水患不致劇病也是岸厓又  
水利之最切者也

陳襄知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入江爲蘇

數邑民田害渠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  
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  
乃北流民害頓除旱且有溉歲多豐穰

趙尚寬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土曠民稀賦不  
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寬曰土曠可益開墾民稀  
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  
渠故迹益發卒役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頃四方之民  
來者雲布尚寬請以荒田計以授之及貸民官錢買  
牛糞種比及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萬餘仁宗下  
是濬書

詔褒之留唐五年民像以祠之

李若谷知壽春有安豐芍陂縣叔敖所創爲南北渠  
溉田萬頃民苦旱多侵耕其門雨水溢則溢決之遂  
失灌溉之利若谷乃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令平  
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溢決者

迂者于陂決陂之人以築陂既不擾民又足示  
警不動聲色而頑氓怙然攝志真興革妙運于也  
趙昌言治臨汝河民有時將交者將圖厚利誘一奸  
人使定其隄防歲傾決溢昌言廉知之一旦隄潰吏

告罷賜至下令徑取家資贖以給用自是無敢爲奸利者

趙奉子曰近日東南清務孔亟每冬築壩開河勞費無算丹陽一路尤甚若依李趙二公之策竭一年之勞費深加開濬曉示居民後有壅淤卽責成彼處自行撈掘民無不被其澤者也

### ○附漕運

隋開皇中詔于蒲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行隋法等置倉轉輸運往關東及汾晉之粟以

宋二十四水

上

給京師又鑿廣濟渠大業中煬帝開通濟渠又開永濟渠

迂輟亦曰按隋漕渠凡經歷之道則募丁夫運運粳害迂捷則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當時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亟轉而不衰運所漕粟亦得以隨宜發留可謂得漕法矣至其開廣濟渠則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里開通濟渠則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北河又引河達于淮海開永濟渠則引汶水達于北河自

是天下利于轉輸而百世之後亦賴以通濟矣世咸以隋無道亡不足深論若漕法者可少階哉

### ○國朝漕運

丘文莊論漕卒長運曰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軍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運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南湖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宋人漕法便易而同船有載鹽之利人之漕卒其

宋二十四水利

西

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師之停留輜輳之衝激陰雨則慮范滂淺蒞則費推移沿途爲將領之科索上倉爲官糧之阻滯及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漕卒難苦如此食此糧者其知所自哉

梁材論糧運輕濟曰夫六六三六輕齋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腳價也若腳價則一例矣漕中起糧使用則各總管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齋扣除于官是

則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阮鶚量河渠以備規則疏畧曰：臣惟天津河壘一帶河道近年以來中多淺阻在經紀則利于起刺在民船則苦于拘掣在運官則徂于冒破在軍士則減其美餉謂宜乘春時疏導以齊河洪之分則清舟至阻而起刺者解淺船之輕重係于水之淺深面腳傾之多寡因之謂宜標水則以測水勢之淺深點或刺或否或多或寡可坐而定而破目無所用其計矣。軍船起刺留民船拘留日久則費用日繁謂宜豐灘淺以讓腳傾之多寡則工力食用不缺而拘留者不擾矣。水夫兌運之期不獨嚴于運官尤當嚴于有司謂宜置長單以稽有司之遲速庶完糧不違其期而經年住條之罰不得偏緊運官矣。至于勤交盤以限官轡之法留均驗給以賞賞鈔之恩懲部運以避白糧之困和輕齋以免借貸之苦預給散以免阻候之艱購擊斛以省鼓動之費清軍伍以壯規矩之好此皆有便于軍民總則可行者。卷八 議軍便遵守。

○清河總論

按歷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塞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于海西暨于河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為我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邦溝由邦溝達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寧濟寧為運道之中所謂天井歸者即元史所謂會元糧起泗沂浹汶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于南赴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幾千尺為歸于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未六尺為歸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此蓋居南京之關南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入于海亂流而渡由邦溝渡江而達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沂流而主由白河抵潞而達于北流迤南接濟之水有自黃縣來者有自琅邪來者併進北接濟之亦有自金龍口來者有分漳沱河之水通論諸師天井居其

中臨清總其會居此者如人身之有腰帶總會者如  
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  
不通國家都止而仰給于南恃此運河以爲命脉  
濟寧居腹聚之地州縣師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有芻  
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牌于此乎盡衆  
流于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涸速是凡三  
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  
且于邊疆不遠疾馳之時不決旬可到焉國家深  
長之思者寧有而盡毋無而悔也兵以爲防守是亦  
慮患豫防之一事也

廣澤譜

卷二十四水利

上

○黃河運河總論

黃河發源于星宿海繞崑崙歷積石越西域踰關陝  
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始爲運道會汴沂之水望  
皖而至清河縣之清口又名南河口會淮而東經安  
東縣以入于海此黃河之大較也以運河言之內浙  
江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自浙至蘇則資蒼雪  
諸溪之水滄州則資宜深諸山之水至丹陽而山水  
絕鉅資京員所入江潮之水水之盈涸視潮之大小

故果河每患淺溢云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天長諸  
山所潄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清口所入淮黃二河之  
水俱歸瓜儀出江故果河之深淺亦視兩河之盈縮  
焉錄清口至鎮江間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歸  
鎮口關以至臨清則資汶泗之水即泰安萊蕪徂徠  
諸泉也然故河歸南旺南北分流並濟故天旱泉微  
每苦不足歸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歸  
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朱家灣則資潞河白河桑乾  
諸水矣此運河之大畧也若江甯湖廣運艘俱歸長  
江入儀真關止有風波之險而無淺溢之虞此又在  
運道之外矣

廣澤譜

卷二十四水利

下

○論運河隄防

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  
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定  
形人可以用其力湖隄之險則天也天無常變雖若  
非人力可勝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郵之湖  
南起杭家灣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爲  
淮南節度使始于湖之東而巨南北築平津堰以防

水患卽今寧路在宋時又有斗門水師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築以甄永樂十九年加以甄之大者嘉泰五年又護以木枋實以甄土以備風浪潮運之上下舟楫之往來皆沿隄行人以率百丈方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如行鏡中然一隅西風驟起波濤洶湧頃刻之間檣杆傾流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計者往往欲于舊隄之外湖洎之旁別爲長隄一帶約去舊隄二十丈許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椿以固其勢就浸其中之以土以實之用甄包砌一如舊隄焉

卷二十四 水利

九

舊隄其中藏有減水師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槽洞引湖水于內以行舟楫仍于外隄造減水師以節水勢如此則人力足以勝天天雖有迅歛之變人則有持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陪免人命之歿亡其爲利益實非小矣

○治河要畧

歐陽玄至正河防記云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

而治之之法也治之者使之

之性而使之流阻之勢也治水者使之流通

卷二十四 水利

卷二十四 水利

三

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蓋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故道有早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開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暴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短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繞水隄有石船隄治壩一也有岸壩水壩龍尾攔頭馬頭等壩其爲壩臺及推捲牽制羈掛之

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水用絃用繩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嘗爲水所溢水退則口下于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派也曰折者用古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傳也

按疏濬塞三法歐陽玄之說備矣疏支河以分水勢治河要法顧水有向背地有高下治水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斯善矣然河之所向不可限量趙皮

卷二十四 水利

三

塞口之開，冀少殺東流，不數年而全河從此南徙。苟非運道事重，是移曹軍魚臺之患于睢歸矣，不可不審也。開河而宜廣，俾伏秋水漲有所容，底宜深而狹，視面僅可四之一，形如鍋底，俾久春水落，流迅可免淤塞。近來率爲平底而淺，兩失之矣。潞河宋人鐵龍爪，近時滾江龍之法，皆不可用。惟先計濬廣若干丈，插標水中，次計所濬若干遠，及夫役之數而約計，然後用新製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爲一層船四維，各施椿橛，插繫水中，用新製長柄鐵爬，立船中齊濬之。每濬深數尺，卽移船少退，以次再濬之，後數丈復爲一層如前法，則雖水中與陸地施功畧同。若止以船隻往來河中，所濬十不及一矣。同方舟之製，非特便于濬河，且免役夫入水恤愛之意，寓焉。疏濬河泥，必遠置河岸數十步外，平鋪地上，免妨耕種。用隄者卽以之成隄，毋仍臨河，免致雨水衝洗，仍歸河內矣。

本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漸決無常治法，亦異有塞有疏，而疏之說，尤爲國朝凡治河者所必資。

卷二十四 水利

三

後爲張秋都憲徐公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之耶？使者至，益出二壘，一塞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昂之說得于見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爲憂，而河南復慮其塞，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其議，于是倍增下閘，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矣哉。

周用疏云：今黃河每歲冬春之時，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衝激于斯，爲其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于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者十之四五，冬月益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府砀山數里之間，拘而委之于淮，其不至于橫流潰決者，實微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泗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然黃河所以有徙決

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于海。霖潦無所容也。溝洫之爲用。說者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者。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于海。其爲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于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乎天下之大患矣。

余殺中全河說云。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緩則滯。滯則停。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

卷二十四 水利

五

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盡塞諸決。則水力合矣。竟築堤坊。則衝決杜矣。多設減壩。則通堤固矣。并堤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開壩。則淮不東注矣。堤柳浦繕西橋。則黃不南侵矣。修實應之閘。游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告陵以來。河身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併力以推。潞海於而海口之宜洩二漬也。急用是河。春秋漲而涯吟屹然。淮嘗夏盛而消耗甚速。貢賦艱。若履枕席。轉徙不遺。寔緣南畝盜借水攻沙之效。

甚較然顯白矣。

黃河自宿遷而下。河轉而流迅。治法宜縱之。必勿限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限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溢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不知者河南以隄治。是減趾崇頂者也。徐邳以埽治。是摩以消澁者也。其失策均也。○築隄有三禁。毋掘房基。毋古塚。毋割膏腴。

治。潛有八毋。因河之未泛而北。運因河之未束而南。還因風之南。北爲運期。因河之順流爲運道。因河安

卷二十四 水利

五

則脩隄以固本。因河危則塞決以治標。因冬春則沿隄以修。因夏秋則據隄以守。是謂四因。有三策。四月方終。舟悉入關。夏秋之際。河復安流。上策也。運艘入關。國計無虞。黃水蓄隄。隨缺隨補。中策也。夏秋水發。運艘度河。溝既愆期。河無全算。斯無策矣。是謂三策。上兩策而治。中策而治。黃河大捷。殆五不便有五。便舊以正月興工。二月竣事。則新運踵至。停積河流。既慮風濤。復稽程限。一不

便夫役并終徭役更換舊營舊滿新役未來王不便  
春事方興民無暇力迫之工作田野不安三不便未  
接青黃矣如懸磬頭會其斂王倉數窘四不便堅木  
初解時向最凝膠之泥淖之中責以疏鑿之功五不  
便若改期九月與工十月竣事則田空已盡築壩絕  
流疏濬前經將水封閉春融凍解河即有待是新運  
之便也舊夫未更拔冊可集正役者不勞于再籍催  
役者無事更張是役夫之便也秋事告成農多暇  
日既無私慮自覺公家是民力之便也新秋豐稔民  
樂輸諸

卷二十四 水利

多蓋藏開闢利以供驗夫役易于徵斂且工食之便  
也天齊秋高氣候清爽河鮮沮如鑿鑄易施是工用  
之便也  
黃河河南銅瓦廂陶家店練城口判官村空泥河  
榮花樹劉獸臂口若山東武家壩瓦壩口徐州曲頭  
鎮皆要害也以兩年平濬為次年之防二年積淤為  
兩年之用則桑土早備陰雨無虞矣慎之哉  
黃河四段今治水者多重通直而輕偏曲不知通者  
利于守隘而不利于深河偏者利于深河而不利于

守隘曲者多費而束河則便直者省費而束河則不  
便故太遲則水浸流而河身必墊太直則水溢流而  
河身必淤四者之用有權存焉變而過之存乎人也  
四防中風防尤宜慎之房村決風濤鼓擊不已黃呂  
梁以巨舟數十障于決口風濤連靜亦奇事然河隄  
千里舟不及也古有黃河風防之法如遇水漲濤擊  
下風隄岸則以林粘聚草及樹枝草蒿之類束成細  
把偏于下風之岸而繫以繩隨風高下巨浪止能掛  
擊擱把且以柔物堅濤遇之足殺其勢隄且晏然于  
康濟諸

卷二十四 水利

內排擊弗及丁夫却于隄外幫工此風防之要訣也  
網把仍可貯為掃掃之需蓋有所備而無所費云  
河決口之患二如上有所決下無所洩者曰隘決不  
必闢水槍築俟漲落水出而塞之耳若上決而下洩  
者曰通決此不可少需槍築可也否則流衝勢洩恐  
成河身則正河流緩而淤矣余于房村以槍築法施  
之正河即安  
附龍尾車記  
龍尾車者河濱挈水之器也治田之法旱則挈江河



之水入焉潦則挈田間之水出焉治水之法淺淵開  
挈水而入方舟焉疏濬則挈水而出舂鉞焉不有水  
之器不得水之用三代而上僅有桔槔東漢以來盛  
資龍骨龍骨之制日灌水田三由畝以四人之力早  
歲倍焉高地倍焉駕馬牛則功倍費亦倍焉溪澗長  
流而用水大澤平曠而用風此不勞人力自轉矣枝  
節一壞全車悉敗焉然而南土水田支分櫛比國計  
民生于焉是賴即茲器所在不為無功已獨其人終  
歲勤劬尚憂衣食乃至北地旱災赤地千里欲拯斯  
虞濟請

卷三十四 水利

三

患宜何進焉今作龍尾車物省而不煩用力少而得  
水多其大者一器所出若決渠焉累接而上可使在  
山是不憂高田築為堤壑而出之計日可盡是不憂  
潦歲與下田去大川數十里鑿渠引之無論水稻若  
諸水生之種可以必濟即黍稷菽麥木棉蔬菜之屬  
悉可灌漑是不憂旱濬治之功出水當五分之一今  
省十九焉是不憂疏鑿龍蟠之斗旱歲之年上源枯  
竭穿渠有引多用此器下流之水可令復土是不憂  
漚也蓋水車之屬其費力也以重水車之重也以障

水以帆風以運旋本身龍尾者入水不障水出水不  
帆風其本身無銖兩之重且交纏相發可以一力轉  
二輪通互連機可與一力轉數輪故用一人之力管  
得數人之功又向所言風與水能敗龍尾之車也在  
鶴膝斗板龍尾者無鶴膝無斗板落車水中環轉而  
已湍水疾風彌增其利故用風水之力而嘗得人之  
功若有水之地悉皆用之竊計人力可以半省天灾  
可以半免歲大可以倍多財計可以倍足方于龍骨  
之類大畧勝之然而于慮之以當起予可也智士  
之類當

卷三十四 水利

三

用之曲盡其變不盡方來或者無煩觀綴焉  
按龍尾者水象也象水之宛委而上升也龍尾之  
物有六一日軸軸者轉之主也水所繇以下而爲  
上也二曰漚漚者所以束水也水所繇上也三日  
圓圓者外體也所以固抱也四曰樞樞者所以爲  
利轉也五日輪輪者所以受轉也六曰架架者所  
以制高下也承樞而轉輪也六物具斯成器矣或  
人焉或水焉巧者運之不可勝用也

○玉衡車記

玉衡車者井泉挈水之器也。既遠江河必資井養。井汲之法多從緩而驟。猶朝夕未覺其煩。所見高源之處。用井灌畦。或加轉轆。或藉桔槔。似爲便矣。乃俛仰盡日。渴不終訖。聞三季漏動。汲井灌田。早獲之歲。人口之力。晝夜動數畝而止。他時晴情。既見其難。不復問井灌之法。歲旱之苗。立視其稿。饑成已後。非殍則流。吁可憫矣。今爲此器。不施緩而驟。藉轉轆。無事桔槔。一人用之。可當數人。若初獲畦。約省夫力五分。之四。高地種穀。家有井。緣今大旱。能救一夫之田。康濟諸

卷二十四 水利

三

數家共井。亦可無饑饉流亡之患。若資飲食。則童幼一人足供百家之聚矣。且不須俛仰。無煩提挈。器加輪運。其捷如抽。故煙火會聚之地。二井之上。尚可活一郡民也。

二 玉衡車

按玉衡者以衡挈其平。如衡一升一降。井水上田如酌矣。焉。玉衡之物有比。一曰雙筒。雙筒者。水所經代及也。二曰雙提。雙提者。水所經代升也。三曰白壺。壺者。水之總也。水所經續而不絕也。四曰中箭。中箭者。壺水所經上也。五曰盤。盤者。中箭之水

所錄出也。六曰衛輪。衛輪者。所以挈雙提下上之也。七曰架架者。所以居底物也。七物者。備斯成器矣。更爲之機輪焉。巧者運之。不可勝用也。

### ○水庫記

水庫者。積水之處也。澤國下地。水之所都。平原易野。厥田中中。引河鑿井。斯足用焉。若乃重山複嶺。涉澗迅流。乘水之急。激而自上。廢人用器。厥利尤大矣。別有天府金城。居高乘險。江河溪澗。境絕路殊。鑿井百尋。盈車載纒。時逢亢旱。涓滴如珠。或乃絕。激孤懸。恒康濟諸

卷二十四 水利

三

須遠汲。長閘久困。人馬乏絕。若斯之類。世多有之。臨渴爲謀。豈有及哉。計莫如恒儲雨雪之水。可以御窮而人情狃近。未或先慮。及其已至。坐稿而已。亦有依山掘地。造作槽池。以爲早備。而彌旬不雨。已成龜坼。徒傷挹注之易窮。不悟滲漏之實多矣。西方諸國。因山爲城者。其人積水有如積穀。穀防紅腐。水防漏泄。其爲計慮。亦畧同之。以故作爲水庫。率令家有三年之蓄。雖遭大旱。遇強敵。莫我難焉。又上方之水。比于地中。陳久之水。方于新汲。其蠲煩去疾。益人利物。比

往勝之彼山城之人遇江河井泉之水皆鄙不肯嘗也今以所聞造作法著於篇

按水庫者水池也曰庫者固之其下使無受漲也

累之其上使無受損也四行之性土為至乾甚於

火矣水居地中風過損焉且遇損焉夏之引大旱

金石疏土山焦而水獨存乎故固之故累之水庫

之事有九一曰具其者庀其物也二曰齊齊所以

為之和也三曰鑿鑿所以為之容也四曰築築所

以為之地也五曰塗塗所以為之固也六曰蓋蓋

康濟請

所以為之舉也七曰注注法所以為之積也八曰

抱抱所以受其用也九曰修修所以為之彌縫其

闕也

○水磨

農書曰凡欲置水磨必當選擇用地所先儘並岸

掘水激轉或別引溝渠掘地棧木棧上置磨以軸轉

磨中下綴機底就作臥輪以水激之磨隨輪轉比之

磨磨功亦數倍此臥輪磨也又有引水置開發為磨

磨槽上樹齒植木架磨水激輪軸輪要刷作豎輪

用擊在上臥輪一磨其軸末一輪傍機周圍木齒一

磨既引水注槽激動水輪則上傍二磨隨輪俱轉此

水機巧異又勝獨磨此立輪連二磨也復有兩船相

傍上立四齒以茅竹為屋各置一磨用繩挽於水急

中流船頭仍斜渾板木湊水龍以鐵爪使不橫斜水

激立輪其輪軸通長旁發二磨或遇之漲則遷之近

岸可計移借此之他所又為活法磨既與利者度而

用之

按水轉磨其制與鑿磨不同此磨須用急

流大水以湊水輪其輪齒齒輪軸則至合抱長則

隨宜中列三輪各打大磨一槩磨之則他俱列不

齒磨在軸上開以板木磨傍留一狹空透出輪輻

以打上磨木齒此磨既轉其齒復傍打帶齒二磨

則三輪之功互撥九磨其軸首一輪既上打磨齒

復下打確輞可兼數確或遇天旱旋於大輪一體

水列置水筒晝夜溉田數頃此二水輪可供數事其

強利甚博嘗至江西等處見此制度俱係茶磨間有

渠港太水做此輪磨或作確碾非得穀食可給十

家近楚永州水輪其制大約相類而爲功更大誠  
濟世之奇術也

義濟諸水利卷二十四終

朱二十四終

三

康濟諸屯田卷二十五上

輯著

吳縣 金俊明 參評

屯法不修兵農以漢感撫前事次屯田第五

潘麟長長曰昔人謂井通力也合之而無不合勢

也屯分力也分之而無不分亦勢也管壘相屬部

曲相保猶之井邑也農月管耕暇日講武猶之振

姜治閑也什七在田什三乘塞猶之鄉師司右之

制也今京師諸郡古燕趙地誠求元人渾漢

之遺跡築隄濬澤而用虞集水耕之議募民田

之倘亦有充國重華者出而在其事則士馬芻粟

可無煩倚辦于吳越而成周寓農之規可復見矣

漢文帝從見錯言募民相徙以實塞下此後世言屯

耕邊塞之始

按見錯募民徙塞其略曰臣聞古人徙遠方以實

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

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

田作為墾至旺附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

一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

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營壘以

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或相鄰墳墓相從

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

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擇其邑之

賢材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

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

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

相見則足以相識懷愛之心足以相成如此而勸

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

壯有材力但資木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

吏以和輯其心而勿侵刻猶亡功也

諸葛亮錄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

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省木牛流馬之運為久駐計

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司馬懿督軍伐吳欲廣田畜穀為滅吳資乃使鄧艾

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昔破黃巾為屯田積穀

於許都以前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今淮北也

二萬人淮南三萬人。田暨余歲得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供千萬之衆。五年之食。以此乘長。無往不克。懿從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訛淮揚百尺之渠。上引汴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既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通。接農官兵田。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半祐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祐也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暮年。乃有十年之蓄。然其政在減屯。還之農。善。冬三十五。屯田。三。

數厚牛種之。給平吳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涇渭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顧之。

### ○附屯營田論

安漢之屯田以兵。唐之營田以民。如張掖之屯。臨羌之屯。許下之屯。陳蔡之屯。其屯皆以兵也。如東晉用三吳之流人墾江西。迄曠土。後魏籍州郡戶十之一以爲屯。唐李絳請營田於張武王起營田於靈武。商佑以流民營田於襄昌。其屯皆以民也。

然屯田之法。非內外得人。則不可行。趙充國屯田。以諸其議者也。裴師德屯田。劉晏身衣被褥。以率先士卒。郭元振屯田河中。自耕有餘。將殺以是爲差。諸葛亮屯田渭濱。使兵難於軍民之間。百姓安。有不可應之田矣。

孟珙爲四州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珙至鎮。招集散民。爲軍。其後。蜀政之策。爲餘領。諸郡。且曰。不擇。要。立。粒。財。難。責。兵。以。爲。兵。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兵。以。爲。兵。乃。立。營。田。以。課。農。最。尋。大。興。屯。田。調。

夫築堰基。農給種。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秋之。諸年民皆知戰守。等馳逐無事。則種。而耕。敵至。則厲兵而出。洪下其法於所部行之。又建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棄。蜀四川流寓之士。後。蒙古也可。那延攻。趙。趙。遺。王。李。等各屯兵。備之。且。軍。令。應。出。成。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之。糧。還。司。洪。曰。是。盡。城。也。斬。以。殉。錄。是。諸。

將東命惟謹

潘麟長氏曰史稱其說禮樂敦詩書而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真知人哉至屯田之舉乃比之趙充國諸葛孔明何以過之亦確論也

○本朝屯田

太祖初命諸將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所屯尤何

乃下令申諭諸將曰興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昔漢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務農足軍食定伯興王莫不藉此兵興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

康濟諸

卷二十五屯田

五

兵食盡資於民則力重國疲金將士且耕且戰數年以禁未見功緒惟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以給軍餉尚餘七千以此較比地力均而入有多寡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宜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兵食充足有所賴

洪武七年正月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

武連年士卒解怠兵餉日取諸民謂都督會事三輔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令皆坐食民徂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況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

疲民力以供閑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

按屯田之設其利有三一曰固守禦之備二曰省

輸轉之勞三曰足國家之用然自古屯營之地或

用兵或用民皆於軍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

朝之制就衛所開墾之地分軍以立屯堡仰其且耕

康濟諸

卷二十五屯田

六

一且守益以七分守城三分屯耕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餘丁所受所納則降殺於正軍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曹佃糧籽粒則司於戶部又各道設風憲官以提督之誠重其事矣然總之始傷於嚴而卒壞於寬因循之故已非一日蓋自富豪乾沒而告許橫行自祖父侵冒而子孫認為世業者比凡也且番休之法不行兵久駐屯依憑威靈其實病民田屯相遠形禁勢裕兵不得田民亦病兵當一事徒見其相成或謂屯田可罷清查可已不知天

下無不變之法而利權盡歸於人宜早爲之謀制  
年以久近定限屯墾遠近遊歷見存之田履畝而  
正界服農之兵開闢闢代更亦庶乎其可矣其次  
則新屯之增置如南之斥鹵北之遊莽地凡可墾者  
隨地勢畧分田且杜操田之營和充國所謂乘塞  
列隧墾不能爲害者不然科制不早定將與覓存  
之田而殊失新屯不增置則墾臺可行之利而不見  
墾田之言不杜田安得成卽成亦爲寇資若夫將  
吏優游不爲墾田之行豈可憑信簿書不  
復念屯之虛實此又今日之通患不可不痛加振  
飭者也

丘文莊公曰我朝沿遼陽關屯兵制度卒資遠  
以綏遠滿中以實邊積聚固難而轉輸亦不易夫  
自古善耕闢者恒取足於有餘之地力而不取傷  
易失民心此屯營之田所繇起也今天下無田  
不稅而取稅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猶  
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  
用之內堪資京師於數之外以實邊儲於常

用之餘國家之利溥矣

永樂二年正月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等處管屯都  
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之數臣等計之一人所耕  
不足自供半歲之食宜罪之以警衆

上以法  
今初行姑宥之遂召英等諭曰屯田軍國之大務  
爾等不留心於此徒坐享食祿若復欲疲民以贍  
情卒則民愈困兵日情益商兵以衛民豈以兵而  
困民汝等其深思之若今歲仍復怠惰耕獲不前  
論罪如法悔無及矣

十二月上因管屯官不  
務勸率軍士額侍臣曰用人之道須先得其心然  
後可與圖功若養之於無事之時用之於感思之  
後未有不得其力者

九年鎮守大同江陰侯吳  
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屯田者多操練者  
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曰守  
衛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  
之險夷以定守備之多寡賜和留什之四兩州什  
之三蘇州什之二餘悉令屯種耕守以爲定制

二十二年十一月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



者寓兵於農。兵食自足。無待轉輸。漢之屯田。猶有  
雀擾之。既違農時。遂鮮收穫。以致儲畜不充。未幾  
轉運。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  
妨其農務。違者處以重罪。

按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等言。國家歲用糧。儲浩  
大。皆仰給江南軍民轉運。不勝勞苦。況河道難通。  
少有阻隔。則糧餉不足。實非長久之計。今在京官  
軍數多。除操練。造作應用外。餘皆悉令於北京八  
清空閒田地。屯種。倘遇豐年。必有蓄積。可省南方  
轉運之費。此國家經久之策。於是撥京軍三萬就  
近地興屯。

展下計

卷二十五

屯田

九

按景泰三年。學士商輅上言。邊移訪得口外田地  
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  
膏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閒田地。又被鎮守總  
兵。參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己業。軍士無近便田  
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胥年祐  
皆利已行之明效。今日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  
屯種之計。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

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  
議行。又言。各邊撥守官軍。家弱。艱難。夫家弱則  
不能戰。艱難則不能守。衣食不給。則壯氣沮喪。安  
堅其能守也。乞命戶部選能守官。分往大同。宣  
府。懷來。永寧等會同都御史等官。將田地盡數撥  
與軍士。令其分爲兩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種。收成  
之後。俾力備禦。如此。則轉輸之費可省。又豈有寡  
弱艱難之慮哉。部覆。請勅督撫諸臣。覈實舉行。敢  
有阻礙者。奏聞。臣等處。

展下計

卷二十五

屯田

十

按成化初。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李秉哲上言。  
邊城多空地。而守城諸役。外復有閒曠軍餘計。量  
支宣府官銀買牛。給與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  
買馬。騎操。遂於億萬庫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  
種。至天順初。有言勞軍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  
議。但稱且耕且守。經國遠圖。而大同宣府自雇兵  
變人畜。蕩盡矣。而朝廷大發帑銀。買牛給軍耕  
種。人稍得聊生。今宣府巡撫葉盛復申復先爭原  
買官牛。盛又以餘糧續買給軍耕種。宣府不煩

督責軍士不致貽憤此皆官田官牛之效驗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乞申勅守臣恪守俾久而不廢庶邊事克濟 上曰法既善宜永遵行

按成化十八年間八月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事復謀管屯 上曰國家做古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蓋寓兵於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於私家子粒不歸于公庫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責者所以故後來者之謀也汝等宜加究治自後兵部凡軍官有監設者悉退出差操

按嘉靖十年五月陝西巡按御史陳世輔言足食強兵莫善屯田濠塹堡寨烽燧又屯田要務木堡沿邊一帶宜行鎮巡官同守巡官遍歷邊地逐一開視城塹墩堡宜修設者置圖冊立功程扣日月以時興舉堡寨修始議耕種墾其土宜墾立大小屯堡大者百人立屯長屯副小者五十人立屯長令督責耕種缺種者官給秋還舊納糧者收稅不納糧者三年後起科近屯設小放場暇則屯丁習

射其間初築墩堡遇倭舉夾攻殺入高將今京運盛舉酌量分給奏討幣銀數萬解軍門委官買馬分各堡輪養專備追賊將前項工程約三年爲率不及一分者罰不及二分者住休全無修舉者別議留心報完者一體犒賞 詔准行

按隆慶初年總理鹽屯都御史龐尚鵬條上甘肅屯田事宜其一清撥補官屯丁有力者多處美田自便而棄疏瘠者以苦貧弱宜招近題號紙事例分別荒熟酌量丁力因人授地因地徵糧庶無偏累 給牛種言河西一鎮惟肅州衛有牛種之資故所墾田獨多宜做其法勸吏民運折銀以業貧民責以五年還官而徵收其息以後願得牛種者即以所收息給之 廣屯種言邊徼閒田宜責令將官督軍開種因租爲餉其餘入戶願受田者召爲土軍免其賦役止令防守今興水利言屯田可通水泉者宜委官修治溝渠以時蓄洩因循沮廢者重罪也 豁虛糧言往清理屯糧多增虛數而莊浪西寧之間尤甚宜悉查盤以固人心一權本

新言西寧殺賊軍士利於得銀莊浪殺賊軍士利於得穀宜將莊浪年例銀解西寧而以西寧糧運莊浪此有無扣資兩利之便計也其輸饒之費令彼此會通毋互生嫌異一後徵科言極邊荒田力能遠耕者聽爲世業毋得科糧部覆權本折一事宜下撫按議狀餘如尚書言詔允行之

按尚賜又條上屯田四事一開墾拋荒言屯田之廢棄土地饒薄人力不齊聚集無方科求太急也宜將力不足者官給牛種未成業者寬其租賦而

卷二十五 屯田

信召休之今後役使之勞逸悉省之規定其田之等別流移日復而荒每歲開矣其清理侵占言屯地膏腴者盡爲官家所據宜嚴清查重告好之賞免自責悉罪而占佳石此者處以重刑三查復原額言今屯田冊籍各存實官盡跡爭渡戶絕地主屢更承佃既久遂爲世業宜查照原冊沿垣履畝窮究失審審問地隣參考契券務足原額一追徵子粒言屯田積欠雖償屯田官有侵欺不納之嘆亦縣以奉衛之官侵奪衛之糧法難行而人心易

玩也宜令各衛所屯糧俱赴州縣完納折色嚴服解府本色收貯官倉聽府委官給散既管屯官不得利求而屯軍不得私免即遇查盤違負侵欺者舉無所逃罪矣 詔如議

潘麟長氏曰余輯屯田諸法可稱詳備至錢糧侵蝕之弊獨詳劉振賢爲屯馬御史時疏申其疏略曰屯爲邊遠亦屬瑣務必廉給能服衆必勤始能集平必審遺弊審給不據公以濫私通向來衛升

卷二十五 屯田

幹然惟慎以逃委自無斯弊至於屯官之去留定以錢糧之完欠決不以情面輕徇一人凡有屯缺看令該衛印官及經歷官公同保舉方行准備倘有別調亦必移會屯馬衙門查明經手錢糧方准另用如此不惟可絕鑽利之弊新舊相承自無首尾不明互爲推諉之弊矣

○果向高屯政考

屯政者自

高皇帝五年令諸軍屯種龍江始也其行於九邊自

立法未可  
不食者時  
奉行之非  
其人運以  
察夫可不  
察乎

宋訥獻守邊策立法屯布始也當其時邊境既寧  
敵守關士卒僅備饒饒外悉令屯田人受田五  
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瞻其入半給官俸并城操  
之軍其區畫何甚詳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至  
欲廣屯於邊陽而遣人徵牛於朝鮮且令各荒屯  
曠土能自開墾悉蠲其賦而寧夏總兵何福以積  
穀獨多下聖書褒諭其激揚何甚至也列聖  
相承遵而不廢宣德中屯法未行頻歲豐登邊土  
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戶部漕輸實糧多致二  
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而天順中都御史葉盛  
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  
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疋脩築屯堡七百餘所其  
收利何其博也蓋國家所以強本實邊禦虜安民  
酌成周寓農之規鑒近代養兵之弊法至善也其  
後奉行不善遂致廢弛然愚嘗考其廢弛之跡可  
為慨者四而其可以徐議未可卒圖者一  
祖宗時屯田諸軍給與牛具種子優恤甚且下許  
他役妨其農務其後邊事漸興多抽屯軍補伍於

可見墾墾  
與屯田相  
為表裏如  
此宜今日  
之交病也

是屯種之人失其本業而田遂就蕪此可為振舉  
者一也祖宗時沿邊曠土盡以給軍間有肥  
瘠不同則令視其歲收之數而考較之謂之條田  
其後貪漁將領多私其腴瘠而移饒瘠於軍士低  
昂寬易糧益不均重以豪右侵奪而農事益弛矣  
此可為振舉者二也祖宗時武備脩飭各邊多  
築城堡且耕且守得以為衛故人皆自完而不虞  
虜其後邊險稍失城堡多湮胡騎縱橫出沒擾我  
邊疆即欲方耕厚積徒為虜外府耳此可為振舉  
者三也祖宗時賞罰嚴明政不偷窳管屯之官  
皆覈所積之多寡而定其殿最故人自勵其後  
玩愒成風上下相承以管屯為職者優游城市而  
不見阡陌之巡以督屯而來者憑信傳書而不按  
倉庫之實踵襲襲偷恬不知怪屯政之廢又何惑  
乎此可為振舉者四也若其利病得失之原則又  
有大於是者蓋國初鹽政修明輸粟給引買人子  
以積粟為利各自設保伍募聚督耕春鉅盛於戈  
矛撤撤於農農民錯居守望相助屯田之興

此意顯明  
其勢不機  
不出於此  
熱久解之  
後世得者  
便當設其  
減稅之  
交財而  
可於法

泰○於○斯○為○極○其○後○納○銀○何○開○無○所○事○粟○商○既○散○歸○也○  
 亦○大○廢○新○數○年○間○邊○事○坐○困○矣○故○今○議○者○咸○謂○監○  
 政○不○修○則○屯○政○難○復○本○本○原○原○其○說○當○矣○顧○愚○以○  
 為○守○法○易○復○法○難○法○在○而○復○之○易○法○亡○而○復○之○難○  
 今○鹽○引○納○銀○從○來○邑○久○亡○且○督○粟○於○邊○吾○恐○度○支○  
 之○令○本○王○而○輸○餉○之○怨○先○興○也○兼○之○軍○國○經○費○半○  
 倚○商○籍○必○欲○以○粟○易○金○美○且○從○矜○見○附○吾○恐○邊○士○  
 之○腹○未○充○而○司○農○之○計○先○窘○也○所○謂○可○以○徐○議○而○  
 未○可○卒○圖○者○蓋○謂○此○也○嗟○夫○危○邊○重○鎮○國○家○根○本○  
 強○胡○跳○梁○日○睥○睨○其○間○而○空○虛○若○此○至○竭○天○下○之○  
 脂○膏○猶○不○能○給○主○計○者○徒○仰○屋○而○歎○是○不○亦○可○為○  
 寒○心○哉○今○鹽○法○之○舊○雖○未○能○盡○復○亦○宜○講○求○屯○田○  
 之○意○專○委○大○臣○督○以○修○舉○今○沿○邊○之○人○隨○宜○占○堡○  
 毋○問○所○從○來○但○使○荒○蕪○日○闢○穀○價○不○騰○不○必○紛○紛○  
 清○勘○以○盡○屬○階○侯○火○心○樂○趨○邊○境○稍○戢○然○後○廣○徵○  
 起○王○稅○舊○章○需○之○歲○月○遠○收○其○利○此○皆○卒○日○之○  
 所○當○亟○議○者○也○

東洋書院藏卷二十七



近日盡爲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地可牧請一切復之立爲厲禁政令異日徭行周人牧師之政舉而措之耳

馬  
閔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穢養廐始牧夏序馬冬獻

按古人養馬必順其四時冬寒則藉以避春暖則除以去又恐其所居之廐積穢之久或致疾故殺牲以血塗之而後以居焉又冬寒則廐之以廐

夏炎則簾之以廐其養馬也殆無異於人其馬安

卷二五馬政

三

得而不壯豈哉又漢武年倒光馬宜如法牧放春草發生時月馬或十疋二十疋三十疋隨草水草便利去處晝夜牧放如遇炎暑蚊蚋冰餐時月務趁高阜無蚊蚋水勝去處收放辰時飲水二次午時飲水一次至晚飲水一次每月二十日或半月一次將廐餵棧亦不許與牢拴一處至餵料豆熟務要涼多用料水與草拌勻方可餵馬不許熱料餵養飲水畢後緩牽行回轉約五七里然後於在牧場地隨意睡臥不許槽拴繫一

圉人掌養馬易牧之事以役圉師

按易以養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周官設官以掌玉馬之政不惟有政又有致有養政以正之教以導之而養以安之也養之則生息多而壯健教之則性習馴而調和是故馬質技人掌其政者也趣馬掌馬牧師圉人則以養之而庖人則又所以殺之者焉

月令季春之月乃令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

積舉書其數

卷二五馬政

四

陳皓曰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使壯者就牝者於易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養其中犧牲之用者及馬之駒牛之犢皆書其數者以備稽牧多寡也

游鯨長氏曰按先儒謂遊牝則牝雖在牧不得遊也蓋嗜慾不制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真性若壯則連之以羈馬縶之以阜棧亦豈可少哉然其可見先王于牛馬因欲遂其生育之性亦不徒欲其飲而損其真耳此則牝者生育多

而不失其時。壯者氣力全而威得其用。是亦至誠聖人盡物之性之一事也。

仲夏之月。遊北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陳皓曰。季春遊北於牧。至此牡孕已遂。故不使同羣。拘繫騰躍之駒者。止其踉蹌也。班布馬政。養馬之政也。

按月令。仲夏之月。班馬政。則其政以養為主。季秋之月。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為主。養之欲得其蕃息。御之欲得其調息。各因其時而班其令之宜馬。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及七驪咸駕。載旌號。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

即夏北面摺之。

孔穎達曰。七驪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驪。則六驪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驪為七。既班馬政。乃令戎僕及七驪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旗。既畢。校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于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陣。

潘麟長氏曰。按馬政載在周禮者甚詳。余惟略紀數條。以備參攷。夫成周之世。藉國馬以行軍。資公

馬以稱賦。然其牧馬之制。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養。所以法善而人可守也。至調養起第之法。又莫精於吳起之對。及武經總要二篇詳附卷末。以備畜戰馬者觀焉。

漢制太僕掌典馬。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幹。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索泉。駒駟。承華。五監長丞。

按太僕周官掌正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於漢馬。漢初鑄英錢馬匹。

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漢初民出算賦以備車馬。在官則京有六廐。在民則內地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邊塞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羣。橋挑居塞。則致馬千匹。于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羣。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征伐四夷。馬大耗之。今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而內郡民馬盡矣。令邊民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馬戶苦矣。又置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殺斬者。有以



民或匿馬不具而長安令幾生灰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驛驍負糧出玉門關輪臺之悔始修馬令此漢牧于民而用于官之制也

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令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自貞觀至麟德中有馬七十餘萬匹萬歲失職馬政頓廢開元初以空名告身易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許一遊擊將軍已而肅宗毛仲領內外閑廐馬復舊息至四十三萬匹後

卷二十五 馬政 七

更市馬于突厥馬雜胡種方益控安祿山陰選勝甲馬歸范陽而肅宗收兵乃詔百寮以後乘助馬則馬之畜反以資敵耳後代宗括民馬爲團練馬元和間又以絹市馬而坊地廢置不常馬亦無復初之盛矣林氏駟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衝折果毅歲周不任戰者焉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費難致乃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德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按監

牧之制始于唐初監牧有使始于儀鳳中李思文以官爵易馬始于開元初

按五代舊史記唐明宗開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六千匹帝歎曰太宗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戰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兵之不至也延光對曰國家養馬太多計六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可抵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何負哉夫明

卷二十五 馬政 八

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畜止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十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騎士爲無所施則宋祁對仁宗步騎之說是亦一勝策也其言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閱然聚忽然散雲奔馳鈔後掠前此馬之良也強弩巨挺長鎗利刃什什相聯伍伍相縫大呼薄戰此步之良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

矣。臣請損馬而益騎。故馬少則精步多則騎健。者惟用步所長。虜馬雖多。將無所用之矣。

按夏公良勝曰。大抵馬上從軍。非邊徼素習。適爲敗奔。所恃況經行。謂度馬之費可餉三卒。且自邊軍外。其餘調用軍士。不必給與馬匹。非僅奪其逃生之具。亦且堅其必死之心。今三說觀之。則步之勝騎明矣。

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羣牧之宰十有七。毛衛之種九十有三。其官司之規則太祖

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厰坊。又改爲麒麟院。以天駟監諫馬真宗置佑馬司。凡馬市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驢驘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按宋朝馬政。畜于監牧者曰官馬。散于編戶者曰民馬。市于邊郡者曰戎馬。其牧馬之制太嚴。始則

牧之官。而後則蓄之民也。夫養之官者。典守怠而侵牟起。則病國牧之民者。亡失多而賠償困。則病民。然病國病民之害。莫甚于保馬。此識者所以重慨於熙寧也。

丘文莊公曰。按宋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之法。但家太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丑逆其體。重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家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請他戶。其願與否。雖羣牧使微輪如故。况

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科賦徵役。非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里社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二役。既爲人而差復爲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今所養之馬。既皆小弱廢瘠。有之若無。馳逐數十里。固已困憊矣。况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夫養馬之念。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

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前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成者日繼而貽貧征已民何以爲生乎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之弊政其甚亦猶是矣司牧者鑒之哉

宋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冀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是馬之良者不必西北也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于中國而已申公巫臣使兵與其將御秋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如是則國博李

覺之言曰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調  
敵以騎兵爲意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  
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  
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  
草騰駒遊牧順其物性所以畜滋其馬至於中國  
禁之難也餉以枯槁離其牝牡制其生性玄黃彫  
暗因而減耗宜然矣昔晉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  
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不下

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于外夷而賤于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馬。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混雜龍又生駒乎。

按余懋衡疏略曰中國於畜無馬也每歲有河州  
茶易有平涼監牧俸民聞孳產苟以市馬者易馬  
亦足相當何必借騎於兩不德段弱故弟虜馬上  
下山阪出入溪澗至捷也驟雷風雨罷勞饑渴不  
困至健也取彼長技克我騎驢陰令匿牝明收實  
效此老成籌邊至慮終不可罷惟外修市款之却  
內蓄攻禦之略可收則納之不可收則謝之母始  
虜欲毋長虜騎聚聚非能惟我運用廣虜不得窮  
我而市亦不至忘備則亦可也

國朝馬政。兼用前代之制。在內解。御馬監掌。天子乘王閑。建政。其牧養之地。固有鄧村等草場。甘肅。陝西。有騰驤等四衛。初。都金陵。設太僕。

廣雅

卷二十五

三

寺於涪州。其後成祖定都於北。又設大僕寺於京師。乃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又每府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所轄之地。或計丁而使之牧。或進駒而備用。或點驗而俵散。其在外則設行太僕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或設苑監而牧之於官。或以茶糴而市之於夷。總之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北師宋戶外地則官牧以

給邊方之用。北師宋戶外地則官牧以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而易畜馬。亦為邊用也。國初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一馬。以丁多之家為馬頭。餘令津貼以備倒補。每二歲納一駒。又將馬戶另籍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一若馬草場歲免其牛。民得養馬之利。而馬常蕃。後衛馬之家許令輸銀。是為折色。又徵草場子粒。駒不用而使之買俵。賣馬之牛。固欲買種馬。遂使真北向稱馬多之地。盡棄其息矣。

廣雅

卷二十五

四

按舊例。凡華頭管領驛馬三百匹。為一羣。每年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為中制。每羣馬十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缺之數。今年不足。明年補之。其有種馬倒斃者。即以駒足其數。本廐生牝多。許他廐聞官。以牡來易。每廐兼畜驢驘。以馬為羣。牝馬二十畜牡驢一。牝驢四。所生或驢或驘。具數報官。官為造車。遇有搬運官物。許於各廐起情。無事之日。本廐馬戶借用者。聽按日計庸收。以為秣飼之用。每季本縣管馬官一行。巡視府官歲一行。太僕寺官罔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房序有不如式。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為修葺處。置違者治以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微寓官牧之意。

洪熙元年正月。諭李慶等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嘗思之。當與民同其利。民有即國家之有也。漢文景時。閭巷有馬。千百為羣。養民生業。庶物咸殖。馬自蕃息。先帝嘗聽民間皆畜馬。然有可急於官馬孳息。

故民不暇於其私。今宜寬恤之。使奉公之外。有餘力。可以及私。從容寬假之久。庶幾可堅民安物。阜今後民間畜官馬者。令三歲納駒一匹。著爲令。

嘉靖六年四月兵部言祖宗創養馬在順天所屬論

三

地派養此外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所屬論其派種此外別無他役如有倒失雖赦不蠲項有司怠玩不簡畧或地歸豪右而養馬累於細民或下多逃殺而種馬至於漸耗馬政之費實繇於此宜令順天府屬數地應天府屬數種有地亡馬奔者卽以其馬責佃主其種馬昔有今止者俟秋成以漸買補則數年之後馬可蕃息也詔如議行

三十二年七月御史徐坤疏陳馬政言寄養馬匹本  
以專備京操故歲收三萬而用有餘乃今各邊奏討

類仿外圍空虛專憑內廐然則苑馬太僕寺設於外者豈肯虛設乎請自京師之外至宣大極邊遇有秦討宜量給之餘則勿許各邊苑寺廢弛者亟行撫臣整理先補種額以裕孳生之源次查草場以清芻牧之地又專任守巡二員特加稽察則廐牧充於塞上而內圍不至空虛詔如議行

隆慶二年五月太常卿卿與李言種馬之說專爲學  
生備用今偷厯馬既以壯養斯種耳遂省且種馬有  
綽番之害有繼役之害有驅逐之害有歲例之害有

千

我先生之害有轡轡之害有陪償之害重之以官更之需索里甲之影射民日益勞溢糞至今滋弊尤甚亡命兵部驗記每年應解之馬若干某省若干某州縣若干俱照原數買馬按季查解如備用馬已足二萬則參每馬折銀三十兩輸太僕寺遇各邊缺馬分發佐買之馬折價可買戰馬二匹不必加賦而馬數自倍宜令各府州縣取前所養無用之種馬盡賣以輸兵部如欲定定價古爾則直隸河南山東十三府可得銀百口十萬其摹本令各府州縣每馬折銀云爾

計又得銀二十四萬。夫戰馬之數解俵之丁不及舊制而邊餉復急用之資百姓免無窮之害。是國裕民無踰於此。疏下兵部議。於是御史謝廷傑言。學生種馬乃祖宗舊制。軍機所係。但當修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萬一有警。無可調發。各將誰歸。全議非是。兵部主廷傑議。亦言金議不可行。上鈔可金奏謂。備用馬久已買俵種馬。徒存虛名。百姓乃受實害。茹革其半。以應民困。令行事宜。兵部覆議以聞。已而兵部言。明旨賣種馬之半。其半尚存。衛資民收養。養馬

康濟譜 卷二十五 馬政

五

者費多折微者費少恐有不均之歎。宜下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兩京太僕寺。令變賣其半。每馬價銀十兩。徵收草料銀二兩。如金言。其存留之馬戶為正頭。變價之馬戶為幫頭。養馬則輪流折徵。則權派庶惠。平均而法可久。上從之。

王守溪氏曰。國初馬有餘剩。地未盡闢。故可圖蕃息。今樊患漸生。民有編審之害。有二役之害。有交兌之害。有印烙之害。有賠償之害。至其所生之駒。又皆小弱羸瘦。無一可用。往往計丁出錢。每馬一

匹費數十金。而後可免于太僕之簡退。養馬之門。竟為無益。此一切折色之說所繇起也。

嘗見經世格要曰。宋熙寧保馬法。以馬給民。聽其所願。而又復其身。給其草束。今不問其願否矣。飼養芻牧之費。所餘無幾。而他費日益甚矣。宋之保馬。不供他役。今如故矣。又且監正固長臨之。羣長小甲統之。而股削無厭矣。且馬生有報駒之令。馬損有責償之條。不至流徙不止矣。蓋周官趣巫牧圉之職。皆以德行道藝之士為之。而今之苑太二

康濟譜 卷二十五 馬政

六

卿監正固長皆自以為散地。以故掣肘之虞。生展布之念。阻則北苑太以京師之重。處正長以科目之途。如楊文襄之議可行也。洪永間所定草場。自東勝至古北口幾萬里。多隄水草。便牧馬者。而鄆涇寧州與渭渭之境。又多閒田。不耕監坊可錯置也。則擇地以立監牧。設法以為俵散。如丘文莊之議可行也。洪武中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易馬賜金牌信符以防詐偽。每三年一差召各番合符納馬給茶。自金牌制廢而私茶易行。商茶多偽。

所易鮮得藉蹄其宜天西總志京市復賴以餒  
 故所償者多主黃甫淺遠而世不請本草待饑矣  
 則增馬直數喚羣胡捐微利以收騎發如李文正  
 之議刊箭也然總之得人為要焉昔張萬歲王  
 毛仲監極畜牧勤勞不憚遠戍以給糧易一馬而  
 雲錦成羅縠倘能得斯人而養其法以養之如周  
 官所謂執到戎特減僕養以養其法以養之如周  
 宜順駕馬也猶辨時之疾謹至醫之治如馬  
 不修舉則內重之勢外難禦虜之機而中原  
 之民亦無復宋懷昭之害矣  
 丘文莊公曰竊考五代時范延光屏言者李克用  
 之並國韓勝所蓄石遺七萬今東起自遼東盡岷  
 澧其間屬宜府大尉延綏與慶州之境遼城萬  
 里其馬有數千修矣然彼馬之數雖多未嘗以  
 之臨敵而陳往往走死於無用備資養生事之  
 貽後人者幸而生有邊界之苦寒而地瘠饑餒不  
 能殖而後畜焉下之今其言焉既其出力

所為千石  
 制如之矣  
 非以宜於  
 今也  
 唐詩所以  
 稱者功而  
 習之也人  
 馬湖望秋

以為國防寇又責其出財以為官償馬以每歲所  
 賜予之衣糧猶不足以償其過年倒死之馬匹  
 望飽煖其妻子乎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踐  
 之馬而坐困吾得用之食卒而使之失所離心益  
 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全為勝  
 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以人不以馬以智不  
 以力以守不以戰愚以為自李以後邊境以高  
 城深池為固拒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去則  
 不追凡制兵率以步為正騎為奇大率步十而騎  
 二步軍一萬騎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  
 驍勇不以為騎扼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進其出  
 拒之使不敢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騎兵無  
 非良而馬亦易辦矣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卒騎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  
 安其所處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庠  
 刻刷毛鬣謹落四下調其耳目無卒驚駭習其馳逐  
 閑其進止大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按勒銜轡  
 必不危堅凡馬不傷於求必傷於裕不傷於饑必傷

於飽日暮追還必數上下軍勢於人慎無勞馬嘗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按古人調養戰馬之法無出此矣畜戰馬者所宜用心觀焉

武經總要曰馬格凡五等有善走駐疲驂者名曰跳蕩馬聚爲一等可衝突敵陣追逐賊寇探報人馬遊奕捉生用之有精神悍悍又善馳驟者名曰哨脚馬聚爲一等可充奇兵隊陣翼衛主將應急使用有羣馬動而不鳴鳴則良者爲一等敵營相近可使夜

宋王馬政

去營寨使截賊寇而路亂營用也有壯健生性遲鈍不能遠走者爲一等可使作駐隊遞掩步兵使弓弩相射賊衆有不與上數等齊諸色額者與聚馬共爲二等臨時備諸雜役將各等馬匹看足步遲疾一般者分爲五等差定主吏專攻守幹若遇緩急不誤馳使

武經總要曰馬雖平安亦可每日騎習使之慣熟諸會金鼓旗色進止迴軍轉陣遇敵之法若遇緩急不悞驅使將軍出戰預於一月之內不住令其披著金

副本甲器械習逐務要演其勳力慣熟馬有病雖輕不可強令之行恐枉有欠損且留在營中塗聚將息臨陣出戰馬纔行且緩行看敵近遠臨時趨驟不致枉損也馬有斃古法合令管理今多開割肋肉食用如軍在彼割肋肉喫用之時毋令生馬見之轉生疾病雖是畜類亦與人性不殊不可不慎皆符堅兵敗堅凋其馬垂韁跪授堅得免難是其驗也馬之

康濟諸馬政

卷二十五下

馬政

馬政

馬政

馬政

康濟諸馬政卷二十五下